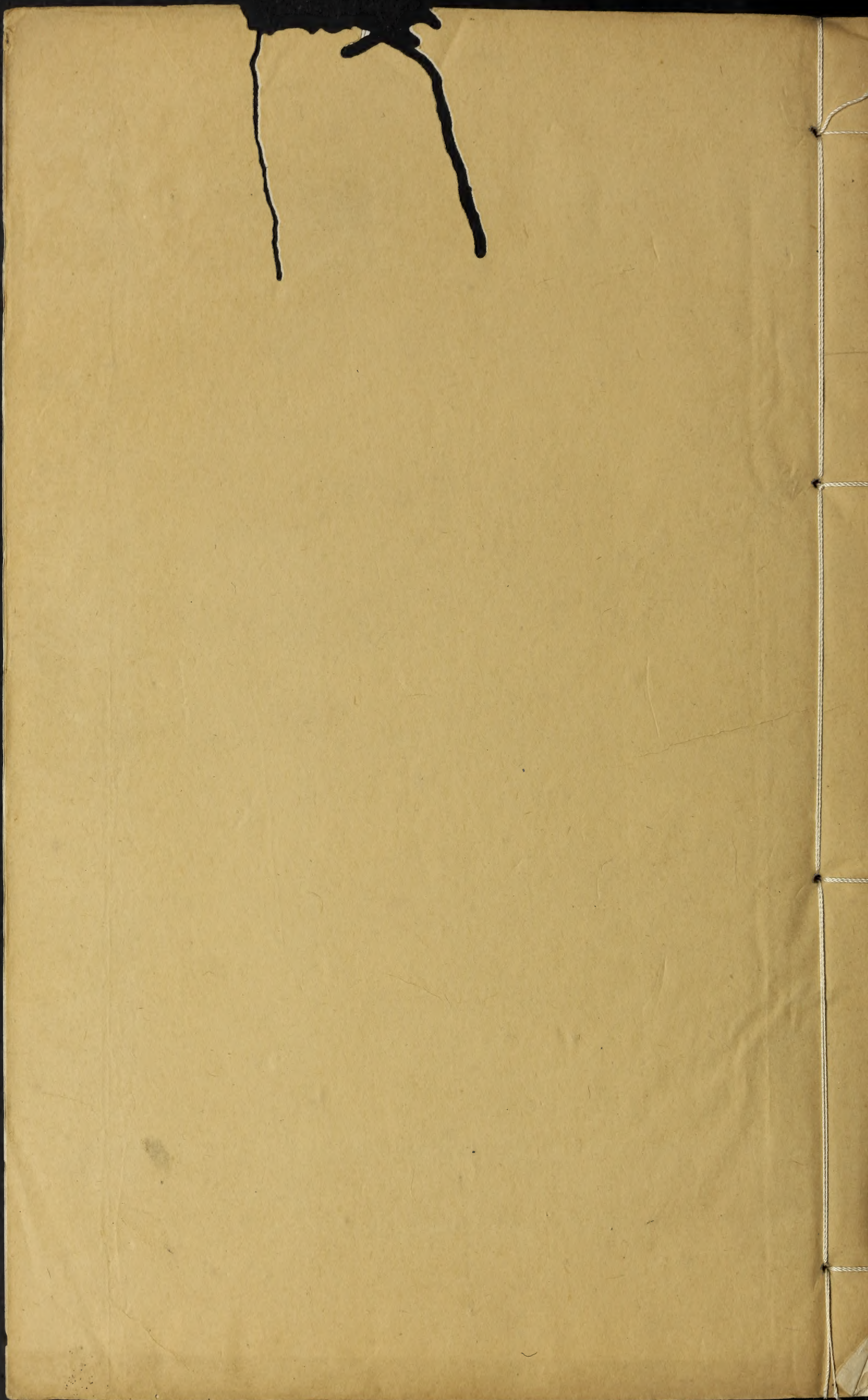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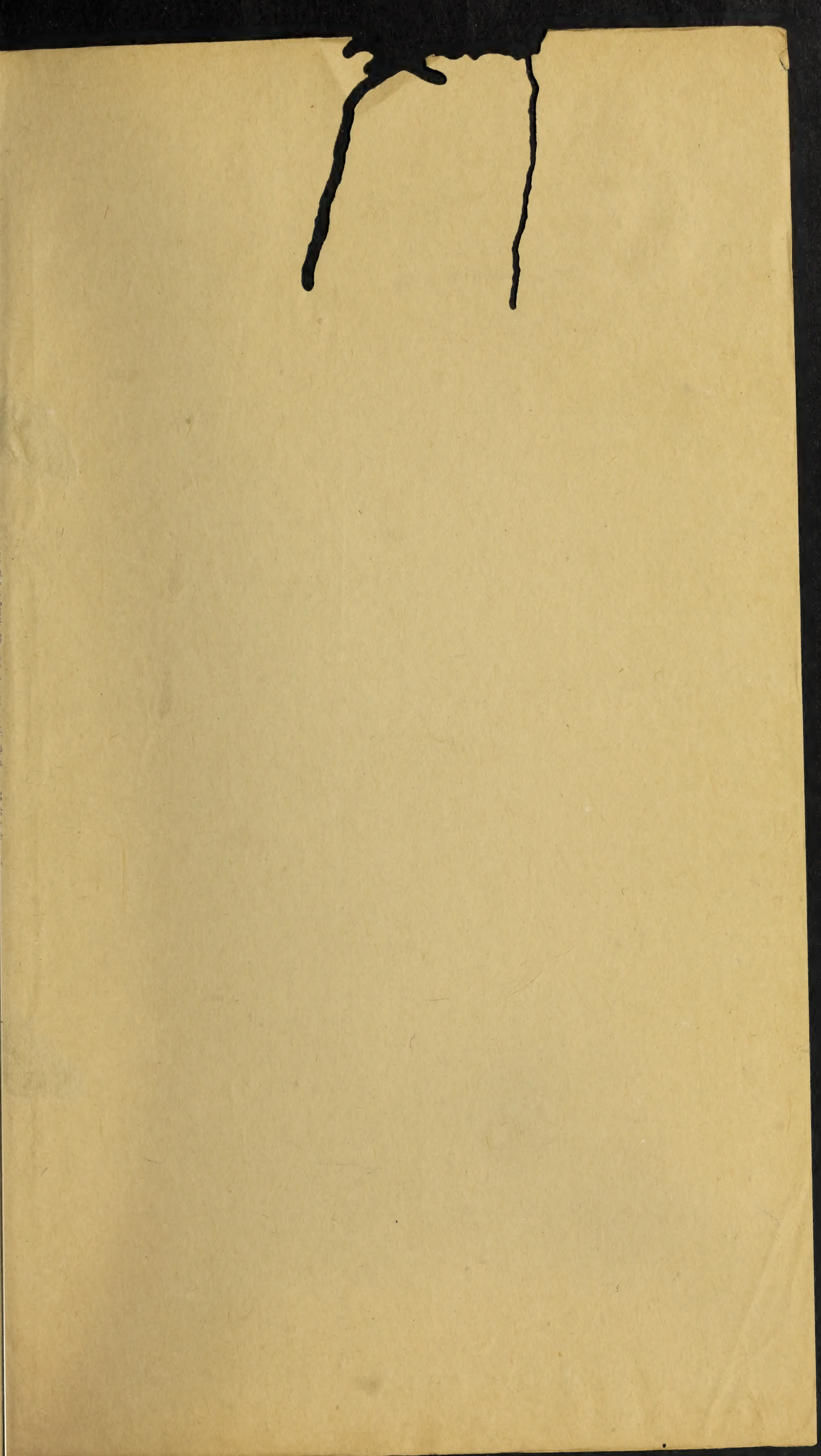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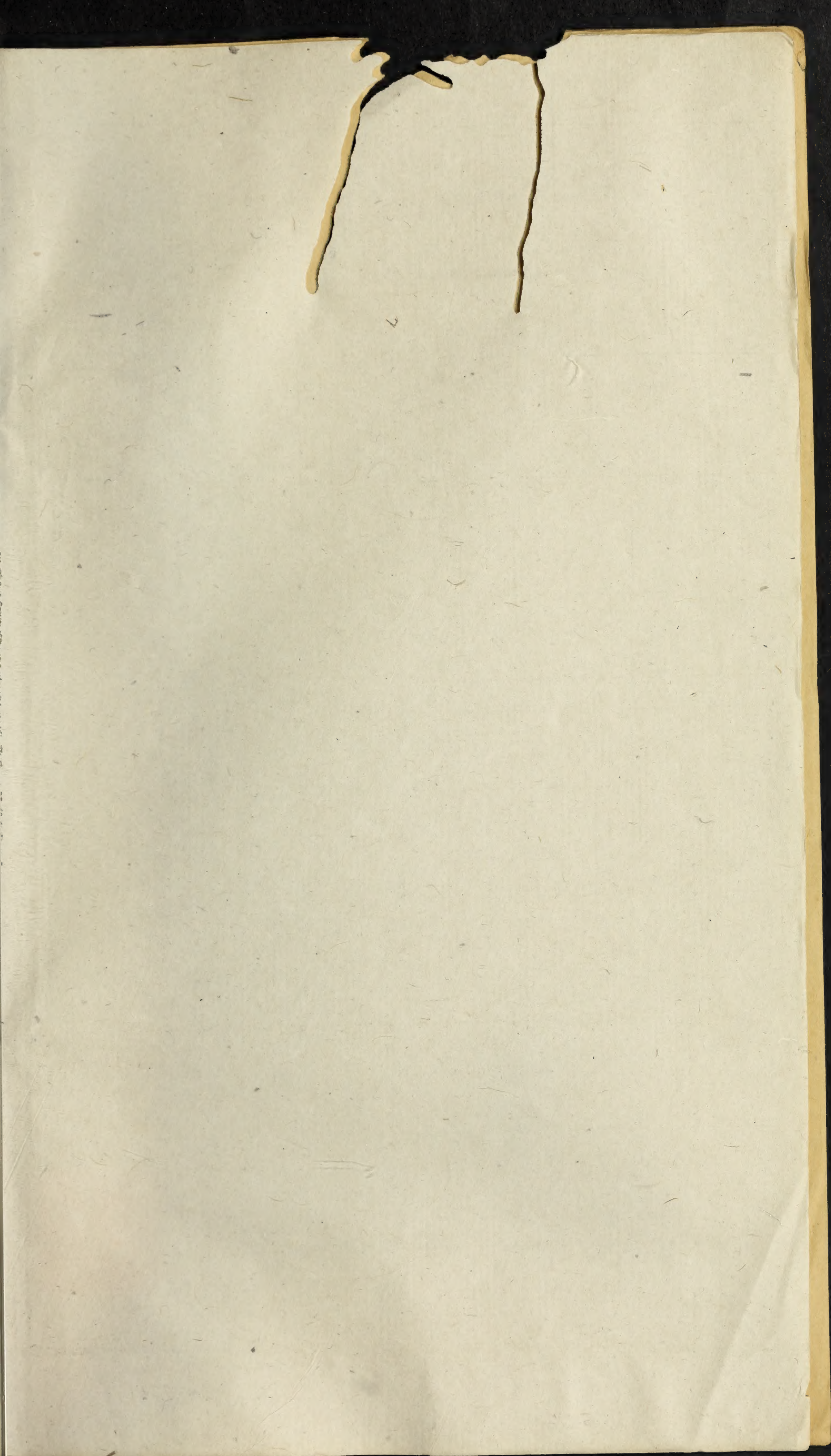








PL
2451
H3
v.63

風俗通義序

昔仲尼沒而微言闕七十子喪而大
義乖重遭戰國約從連横好惡殊心
眞僞紛爭故春秋分爲五詩分爲四
易有數家之傳竝以諸子百家之言
紛然散亂莫知所從漢興儒者競復



比誼會意爲之章句家有五六皆析
文便辭彌以馳遠綴文之士雜襲龍
鱗訓註說難轉相陵高積如丘山可
謂繁富者矣而至於俗間行語衆所
共傳積非習貫莫能原察今王室大
壞九州幅裂亂靡有定生民無幾私

懼後進益以迷昧聊以不才舉爾所知方以類聚凡一十卷謂之風俗通義言通於流俗之過謬而事該之於義理也風者天氣有寒煖地形有險易水泉有美惡草木有剛柔也俗者含血之類像之而生故言語歌謳異

聲鼓舞動作殊形或直或邪或善或淫也聖人作而均齊之咸歸於正聖人廢則還其本俗尚書天子巡狩至于岱宗覲諸侯見百年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俗孝經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傳曰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

戶異政人姝服由此言之爲政之要
辯風正俗最其上也周秦常以歲八
月遣輶軒之使求異代方言還奏籍
之藏於祕室及嬴氏之亡遺脫漏棄
無見之者蜀人嚴君平有千餘言林
閭翁孺才有梗概之法揚雄好之天

下孝廉衛卒交會周章質問以次注續二十七年爾乃治正凡九千字其所發明猶未若爾雅之閎麗也張竦以爲縣諸日月不刊之書予實頑闇無能述演豈敢比隆於斯人哉顧惟述作之功故聊光啓之耳昔爲齊王

畫者王問畫孰最難孰最易曰犬馬最
難鬼魅最易犬馬旦暮在人之前不
類不可類之故難鬼魅無形無形者
不見故易今俗語雖云浮淺然賢愚
所共咨論有似犬馬共爲難矣并綜
事宜於今者孔子稱幸苟有過人必

知之俾諸明哲幸詳覽焉漢泰山太
守南頓應劭撰

風俗通義目錄

彭城相袁元服

愆禮卷三

九江太守武陵威

大將軍掾燉煌宣度

山陽太守汝南薛恭祖

宏農太守河內吳匡

河南尹太守羊嗣祖

太原郝子廉

南陽張伯大

過譽卷四

[illegible]

江夏太守河內趙仲讓

十反卷五

太尉沛國劉矩叔方

陽翟令[illegible]

汝南[illegible]

東郡太守[illegible]

安平相汝南[illegible]

巴郡太守太山但望伯[illegible]

高唐令樂安周紃

豫章太守汝南封衍

河內太守府[illegible]周景

河內太守司[illegible][illegible]韓演

安定太守[illegible]甫[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蜀郡太守潁川劉勝

聲音卷六

鼓

管

瑟

磬

鐘

柷

琴

空侯

箏

笐

筀

笛

批把

竿

簣

籥

筧

籲

窮通卷七

韓安國

李廣

太尉沛國劉矩

司徒中山祝恬

司徒潁川韓演

太傅汝南陳蕃

祀典卷八

先農

社神

怪神卷九

沛

湖

陂

渠

溝

洫

目録終

風俗通義卷一

漢 汝南應劭著 應山陳嘉猷校

皇霸

蓋天地剖分、萬物萌毓、非有典藝之文、堅基可據、推當今以覽太古、自昭昭而本冥冥、乃欲審其事而建其論、董其是非而綜其詳矣、言也實爲難哉、故易紀三皇、書敘唐虞、惟天爲大、唯堯則之、巍巍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自是以來、載籍昭晢、然而立談者人異、綴文者家舛、斯乃楊朱哭於岐路、墨翟悲於練素

者也是以上述三皇下記六國備其終始曰皇霸

三皇

春秋運斗樞說伏羲女媧神農是三皇也皇者天天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三皇垂拱無爲設言而民不違道德元泊有似皇天故稱曰皇皇者中也光也宏也含宏履中開陰陽布剛上含皇極其施光明指天畫地神化潛通煌煌盛美不可勝量禮號謚記說伏羲祝融神農含文嘉記虙戲燧人神農伏者別也變也戲者獻也法也伏羲始別八卦以變化天下天

下法則。咸伏貢獻。故曰伏羲也。燧人取鑽木取火炮生爲熟。令人無復腹疾。有異於禽獸。遂天之意。故曰遂人也。神農、神者信也。農者濃也。始作耒耜、教民耕種、美其衣食、德濃厚若神。故爲神農也。尚書大傳說遂人爲遂皇、伏羲爲戲皇、神農爲農皇也。遂人以火紀、火太陽也、陽尊、故託遂皇於天。伏羲以人事紀、故託戲皇於人。蓋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也。神農悉地力、種穀疏、故託農皇於地。天地人道備、而三五之運興矣。

謹按易稱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結繩爲網罟以佃以漁伏羲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耜之利以敎天下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唯獨敘二皇不及遂人遂人功重於祝融女媧文明大見大傳之義斯近之矣

五帝

易傳禮記春秋國語太史公記黃帝顓頊帝嚳帝堯

帝舜是五帝也

謹按易尚書大傳天立五帝以爲相四時施生法度明察春夏慶賞秋冬刑罰帝者任德設刑以則象之言其能行天道舉錯審諦黃帝始制冠冕垂衣裳上棟下宇以避風雨禮文法度興事創業黃者光也厚也中和之色德四季與地同功故先黃以別之也顓者專也頊者信也言其承易文之以質使天下蒙化皆貴貞慤也嚳者考也成也言其考明法度醇美嚳然若酒之芬香也堯者高也饒也言其隆興煥炳最

高明也。推行道德。舜者、推也。循也。言其循堯緒也。

三王

禮號謚記、說夏禹殷湯周武王、是三王也、尚書說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詩說有命自天、命此文王、文王受命、有此武功、儀刑文王、萬國作孚、春秋說王者孰謂謂文王也、

謹按易稱湯武革命、尚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八百人、擒紂於牧之野、惟十有三祀、王訪於箕子、詩云亮彼武王、襲伐大商、勝殷遏劉、耆定武功、由是言之、

武王審矣論語文王率殷之叛國以服事殷時尚臣屬何緣便得列三王哉經美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王業始兆於此耳俗儒新生不能採綜多其辯論至於訟閔大王王季皆見追號豈可復謂已王乎禹者輔也輔續舜後庶績洪茂自堯以上王者也子孫據國而起功德浸盛故造美論舜禹本以白衣砥行顯名升爲天子雖復更制不知名著故因名焉經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僉曰伯禹禹平水土是也湯者攘也昌也言其攘除不軌改亳爲商成就王道天下熾盛

文武皆以其所長夫擅國之謂王能制割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王者往也爲天下所歸往也

五霸

春秋說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是五霸也

謹按春秋左氏傳夏后太康娛於耽樂不循民事諸侯僭差於是昆吾氏乃爲盟主誅不從命以尊王室及殷之衰也大彭氏豕韋氏復續其緒所謂王道廢而霸業興者也齊桓九合一匡率成王室責彊楚之罪復菁茅之貢晉文爲踐土之會修朝聘之禮納襄

冠帶裏戴天子孔子稱民到於今受其賜又曰齊桓正而不譎晉文譎而不正至於三國既無欺譽一言而繆公受鄭甘言置戍而去違黃髮之計而遇殽之敗殺賢臣百里奚以子車氏爲殉詩黃鳥之所爲作故謚曰繆襄公不度德量力慕名而不綜實六鷁五石先著其異覆軍殘身終爲僇笑莊王僭號自下摩上觀兵京師問鼎輕重恃彊肆忿幾亡宋國易子析骸厥禍亦巨皆無興微繼絕尊事王室之功世之紀事者不詳察其本末至書於竹帛同之伯功或誤後

生。豈不暗乎。伯者長也。白也。言其咸建五長功實明白。或曰霸者把也。駮也。言把持天子政令。糾率同盟也。桓公問管仲吾何君也。對曰狄困於衛復兵不救須滅乃往存之仁不純爲霸君也蓋三統者天地人之始。道之大綱也。五行者品物之宗也。道以三興德以五成故三皇五帝三王五伯。至道不遠三五復反譬若循連鐶。順鼎耳窮則反本。終則復始也

六國

楚之先出自帝顓頊其裔孫曰陸終娶於鬼方氏是

謂女潰甚孕而三年不育啓其左脅三人出焉啓其右脅三人又出焉其六曰季連是爲芊其後有鬻熊子爲文王師成王舉文武懃勞而封熊繹於楚食子男之采。其十世稱王。懷王佞臣上官子簡斥遠忠臣屈原作離騷之賦。自投汨羅水。因爲張儀所欺客死於秦到王負芻遂爲秦所滅百姓哀之爲之語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自顓頊至負芻六十四世凡千六百一十六載。燕。燕召公奭與周同姓武王滅紂封召公於燕成王時入據三公出爲二伯自陝以西召公

王之當農桑之時重爲所煩勞不舍鄉亭止於棠樹之下聽訟決獄百姓各得其所壽百九十餘乃卒後人思其德美愛其樹而不敢伐詩甘棠之所作也允世稱侯八世稱公十世稱王到王喜爲秦所滅燕外迫蠻貊內措齊晉崎嶇彊國之間最爲弱小幾滅者數矣然社稷血食者八九百載於姬姓獨後亡非盛德之遺烈豈其然乎　韓之先與周同姓武子事晉獻公封於韓原因以爲姓韓厥因卜者之繇陳成季之功紹趙氏之孤達陳嬰之義爲晉名卿寔天所相

其四代始與趙魏俱得列爲諸侯矣五世稱王到王安爲秦所滅　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畢公與周同姓武王滅紂封高於畢因以爲姓其裔孫曰畢萬事晉獻公獻公伐魏滅之以封萬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魏大名也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以是有衆不亦宜乎其六世稱侯侯之孫稱王到王假爲秦所滅　趙之先與秦同祖其裔孫曰造父於周穆王爲御驊騮騄耳之乘西謁西王母東滅徐偃王日馳千里帝念其功賜以趙城因

以爲姓子叔帶始生周事晉、其後簡子地過於諸侯。權重於晉君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呼醫扁鵲視之、出董安于問扁鵲曰、血脉治也。勿怪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策於是出、夫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之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所聞、今主君之疾與之同。不出三日、必必間、有言

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
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
心有一熊欲援我射之中熊死有羆來我又射之中
羆死帝甚嘉之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屬
我翟犬曰及汝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衰
十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亦不能有
也董安于受言而藏之以扁鵲之言告簡子賜扁鵲
田四萬畝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從者將
刃當道者曰吾有欲謁於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之

曰嘻吾有所見子晰也當道者曰屏左右願有以謁簡子屏人當道者曰主君之病臣在帝側簡子曰然子之見我何為當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羆皆死簡子曰是且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大難主君首之帝令主滅二卿夫熊羆皆其祖也簡子曰帝賜我二笥皆有副何也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剋二國於翟皆子姓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屬我一翟犬曰及汝子之長以賜之夫見兒何說以賜翟犬當道者曰見主君之子也翟犬代之先也主君之子其必有代及主

君之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并二國於翟簡子問其姓而延之以官當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耳遂不見無幾范中行作亂簡子滅之此熊之効應也簡子卒無卹立是爲襄子智伯攻襄子襄子奔之保晉陽原過從後至王澤見三人自帶以上不可見與原過竹三節莫通爲我以是遺趙無恤原過既至以告襄子齋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無恤余霍太山陽侯大吏三月丙戌余將使汝及滅智氏亦立我三百邑余將使賜若林胡之地至於後世且有伉王赤黑龍面

烏屬鬒眉髭髯大膺大匈脩下而馮上左任介乘奄有河室至於休溷諸貉南伐晉别北滅黑姑襄子再拜受三神之令三國攻晉陽歲餘乃以汾水灌其城不浸者三板城中懸釜而炊易子而食張孟談乃夜出見韓魏韓魏反與合謀而滅智氏共分其地於是趙北有代南并知山遂祀三神於百邑使原過主霍太山至武靈王竟胡服騎射辟地千里到王遷信秦反間之言殺其良將李牧而任趙括遂為所滅此童謡曰趙為號秦為笑以為不信視地上生毛陳

完字敬仲陳厲公之子也初懿氏卜妻之其繇曰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周史有以周易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厲公爲蔡所滅殺國內亂完奔于齊齊侯以爲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閑教訓而免諸罪戾弛於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詩云翹翹車乘招我

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使爲工正飲桓公酒樂曰以火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弗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桓公嘉之愛敬日新位比高國始食田采姓田氏焉六世田成殺簡公其三世曰和遷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祠太公以下後魏文侯乃使使言周天子及諸侯列言於周室其孫曰威王到王建用后勝之計又賓客多受秦金勸王朝秦不修戰備秦兵平步入臨菑民無敢格者遷王建於共國人歌之曰松耶柏耶于建共

若客耶疾建用客之不詳也

謹按戰國策太史公記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戮力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囊括八荒之意當是之時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恃猛將銳卒因間伺隙略定西河之城南并漢中西定巴蜀東割膏腴之壤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不愛尊爵重寶以致天下之士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夫四豪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愛人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

衆。其後復有甯越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陳軫召滑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廉頗之屬制其兵。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軍攻秦。秦人開關延敵。六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一矢遺鏃之費。而關東已困。於是從散約敗。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及至始皇承六世之遺烈。抗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兼帝皇而威四海。于時議者恨楚之疏遠屈原。魏不用公子無忌。故國削以至於亡。秦因愚弱之極。運震電之蕭條。混壹海內爲漢

驅除。蓋乘天之所壞。誰能支之。雖阿衡宰政。責有歸

戎。何益於事。且有彊兵良謀辯襲繼踵。每輒挫衄。亦

足以袪蔽啓蒙矣。始皇自以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

孫帝王萬世之業也。遂恣睢舊習。矯任其私知。坑儒

燔書。以愚其黔首。窮奢肆欲。力役無厭。毒流諸夏。亂

延蠻貊。由是二世絕祀。以成大漢之資。高祖踐祚。四

海乂安。世宗攘夷境。崇演禮學。制度文章。冠於百王

矣。

風俗通義卷二

正失

孔子曰、衆善焉、必察之、衆惡焉、必察之、孟軻云、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傳言失指。圖景失形。衆口鑠金。積毀消骨。久矣其患之也。是故樂正后夔有一足之論、晉師巳亥渡河有三豕之文、非夫大聖至明孰能原析之乎、論語名不正則言不順、易稱失之毫氂差以千里、故糾其謬曰正失也、

樂正后夔一足

俗說夔一足而用精專故能調暢於音樂

謹按呂氏春秋魯哀公問於孔子樂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以夔爲樂正始治六律和均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服重黎又薦能爲音者舜曰夫樂天地之精得失之節故唯聖人爲能和樂之本夔能和之平天下若夔一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行

丁氏家穿井得一人

俗說丁氏家穿井得一人於井中也

謹按呂氏春秋宋丁氏無井常一人溉汲於外及自

穿井喜而告之吾穿井得一人傳之聞於宋君公問其故對曰得一人之使非得一人於井中也

封泰山禪梁父

俗說岱宗上有金篋玉策能知人年壽脩短武帝探策得十八因讀曰八十其後果用耆長武帝出璽印石裁有兆朕奉車子侯即沒其印乃止武帝畏惡亦殺去之封禪書說黃帝升封泰山於是有龍垂鬍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者七十餘人小臣獨不得上乃悉持龍髯拔墮黃帝之弓小臣百姓仰

望黃帝不能復乃抱其弓而號故後世因曰烏號弓
孝武皇帝時齊人公孫卿言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
今歷正值黃帝之日聖主亦當上封則能神仙矣
謹按尚書禮天子巡狩歲二月至於岱宗孔子稱封
泰山禪梁父可得而數七十有二蓋王者受命易姓
改制應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平也所以必於岱
宗者長萬物之宗陰陽交代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
崇朝而徧天下唯泰山乎封者立石高一丈二赤刻
之曰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父以孝成名以仁四守

之內莫不為郡縣四夷八蠻咸來貢職與天下無極人民蕃息天祿永得祭上元尊而俎生魚壇廣十二丈高三尺階三等必於其上示增高也尅石紀號著已績也或曰金泥銀繩印之璽下禪梁父禮祠地主去事之殺示增廣也禪謂壇墠當有所與也三皇禪於繹繹明已功成而去德者居之繹繹者無所指斥也五帝禪於亭亭德不及於皇亭亭名山其身禪予聖人三王禪於梁父者信父者子言父子相信與也孝武皇帝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有玉牒書秘書

江淮間一茅三脊為神藉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獸飛禽及白雉加祠兕牛犀象之屬其享曰天增授皇帝泰元神筴周而復始皇帝敬拜泰靈其夜有光如流星晝有白雲起封中於是作明堂汶上令諸侯各治邸車駕前後五至祠以元鼎六年告封改為元封武帝巳年四十七矣何緣反更得十八也就若所云明神禍福必有徵應權時倒讀焉能誣招期乎奉車子侯驂乘上下臣不預封事何因操印沒不乃止暴病而死悼惕無已又言武帝與仙人對博碁沒不

中馬蹄迹處于今尚存虛妄若此非一事也于以空

僞承乏東嶽忝素六載數聘祈祠咨問長老賢通上

泰山者云謂璽處乾石文昧難知也殊無有金篋玉

牒探籌之事春秋以爲傳聞不如親見見之人斯爲

審矣傳曰五帝聖焉死三王仁焉死五伯智焉死其

隕落崩薨之日不能咸至百年詩云三后在天論語

曰古皆沒太史記黃帝葬於橋山騎龍升天豈不怪

乎烏號弓者柘桑之林枝條暢茂烏登其上下垂著

地烏適飛去後從撥殺取以爲弓因名烏號耳

葉令祠

俗說孝明帝時、尚書郎河東王喬遷爲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常詣臺朝、帝怪其數而無車騎、密令太史候望、言其臨至時、常有雙鳧從南飛來、因伏伺見鳧舉羅、但得一雙舃耳、使尚方識視、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每當朝時、葉門鼓不擊自鳴、聞於京師、後天下一玉棺於廳事前、令臣吏試入、終不動搖、喬曰、天帝獨欲召我、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宿夜葬於城東、土自成墳、縣中牛皆流汗吐舌而人無知者

號葉君祠、牧守班錄、皆先謁拜、吏民祈禱、無不如意、若有違犯、立得禍、明帝迎取其鼓、置都亭下、略無音聲、但云葉失史候望在上西門上、遂以占星辰、省察氣祥、言此令即僊人王喬者也。

謹按春秋左氏傳、葉公子高、姓沈、名諸梁、古者令曰公、忠於社稷、惠恤萬民、方城之外、莫不欣戴、白公勝作亂、子西子期、劫惠王以兵、葉公自葉而入、至於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冑、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冑、乃冑而進、

又遇一人曰何爲冑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日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人知不死其亦無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冑而進之與國人攻白公奔山而縊生烹石乞迺反惠王整肅官司退而老於葉及其終也葉人追思而立祠功施於民以勞定國兼茲二事固祠典之所先也此乃春秋之時何有近孝明乎周書稱靈王太子晉幼有盛德聰明博達師曠與言弗能尙也晉年十五顧而問曰吾聞大師能知人年之短長也師曠對

曰、女色赤白、女聲清、女色不壽。晉曰然、吾後三年將
上賓於天、女愼無泄言、禍將及女、其後太子果死、孔子
聞之、曰惜夫殺吾君也。後世以其自豫知其死、傳稱
王子喬仙、或人問仙、揚雄以爲虙羲神農黃帝堯舜
殞落、文王葬畢、孔子葬魯城之北、獨不愛其死乎、知
非人之所能也、生乎生乎、吾恐名生而實死也。國家
畏天之威、思求譴告、故於上西門城上候望、近太史
寺令丞、躬親靈臺、位國之陽之、安別在宮中、懼有得
失、故參之也。何有伺一飛凫、遂建其處乎。世之矯誣

豈一事哉、

燕太子丹天爲雨粟、烏白頭、馬生角、厨人生害

足、井上株木跳度瀆、

俗說燕太子丹爲質於秦、始皇執欲殺之、言能致此瑞者可得生活、丹有神靈、天爲感應、於是遣使歸國、

謹按太史記燕太子丹與秦始皇遇之益不善、丹恐而亡歸、歸求勇士荆軻秦武陽、函樊於期之首、貢督亢之地圖、秦王大悅、禮而見之、變起兩楹之間、事敗而荆軻立死、始皇大怒、乃發兵伐燕、燕王走保遼

秦使使斬丹以謝秦燕亦遂滅丹畏死逃歸耳自爲其父所戮手足圯絕安在其能使雨粟其餘云云乎原其所以有茲語者丹實好士無所愛恡也故閭閻小論飾成之耳

孝文帝

孝成皇帝好詩書通覽古今閒習朝廷儀體尤善漢家法度故事常見中壘校尉劉向以世俗多傳道孝文皇帝小生於軍及長大有識不知父所在日祭於代東門外高帝數夢見一見祭巳使使至代求之果

得文帝、立為代王、及後徵到後期不得立、日為再中、及即位為天子、躬自節儉、集上書囊以為前殿帷常、居明光宮聽政、為皇太薄后持三年服、廬居枕塊、如禮、至以發大病、卒後子不能行三年之喪、更制三十六日服、治天下致升平、斷獄三百八人、粟升一錢、有此事不同、對曰皆不然、

謹按漢高三年魏王豹叛漢附楚、漢使大將韓信擊虜豹、姬薄夫人、傳詣維陽織室、漢王見薄姬內後宮、幸之、生文帝、二年而為王者子、常居宮闕內、不棄捐

軍中祭代東門高皇后八年後九月巳酉夕即位就
未央幸前殿下赦令即位時以昏夜日不再中文帝
雖節儉未央前殿至奢雕文五采畫華榱璧璫軒檻
皆飾以黃金其勢不可以書囊爲帷奢儉好醜不相
副乎又文帝以後元年六月巳亥崩未央宮在時平
常聽政宣室不居明光宮及皇太薄后以孝景二年
四月壬子薨葬南陵文帝先太后崩不爲皇太薄后
持三年服文帝遭漢家基業初定重承軍旅之後百
姓新免於干戈之難故文帝宜因修秦餘政教輕刑

事少與之休息以儉約節欲自持初開籍田躬勸農耕桑務民之本即位十餘年時五穀豐熟百姓足倉廩實蓄積有餘然文帝本脩黃老之言不甚好儒術其治尚清淨無爲以故禮樂庠序未脩民俗未能大化苟溫飽完給所謂治安之國也其後匈奴數犯塞侵擾邊境單于深入寇掠賊害北地都尉殺略吏民係虜老弱驅畜產燒積聚候騎至甘泉烽火通長安京師震動無不憂懣是時大發興材官騎士十餘萬軍長安帝遣丞相灌嬰擊匈奴文帝自勞兵至太原

代郡、由是北邊置屯待戰、設備備胡、兵連不解、轉輸絡繹、費損虛耗、因以年歲穀不登、百姓饑乏、穀糴常至石五百、時不升一錢、前待詔賈捐之、爲孝元皇帝言、太宗時、民賦四十、斷獄四百餘、案太宗時、民重犯法、治理不能過中宗之世、地節元年、天下斷獄四萬七千餘人、如捐之言、復不類、前世斷獄皆以萬數、不三百人、文帝即位二十三年、日月薄蝕、地數震動、毀壞民廬舍、關東二十九山同日崩潰、水出河決、酸棗大風壞都、雨雹如桃李、深者厚三尺、狗馬及人皆生

角大雪蝗蟲文帝下詔書曰間者陰陽不調日月薄蝕年穀不登大遭旱蝗饑饉之害謫見天地災及萬民丞相御史議可以助百姓之急推此事類似不及太宗之世不可以爲升平上曰吾於臨朝統政施號令何如向未及對上謂向校尉帝師傅者舊洽聞親事先帝歷見三世得失事無善惡如聞知之其言勿有所隱向曰文帝時政頗遺失皆所謂悔悋小疵耳嘗輦過郎署問中郎馮唐以趙將廉頗馬服唐言今雖有此人不能用也推輦而去還歸禁中召責讓唐

頓首陳言聞之於祖父道廉頗李牧爲邊將市租諸
入皆輸幕府而趙王不問多少日擊牛灑酒勞賜士
大夫賞異有故能立威名今臣竊聞雲中太守魏尚
邊之良將也匈奴常犯塞爲寇尚追之吏士爭居前
樂盡死力斬首上功誤差數級下之吏尚竟抵罪由
是言之雖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及河東太守季布
治郡有聲召欲以爲御史大夫左右或毀言使酒後
不用布見辭去自陳曰臣幸得待罪河東無故而見
徵召此人必以臣欺國者既到無用此人亦有以毀

傷臣者令以一人言則進之以一人言則退之臣恐天下有以見朝廷短也上有慙色卒遣布之官及太中大夫鄧通以佞幸吮癰瘍瘓汁見愛擬於至親賜以蜀郡銅山令得鑄錢通私家之富侔於王者封君又爲微行數幸通家文帝代服衣罽襲氈帽騎駿馬從侍中近臣常侍期門武騎獵漸臺下馳射狐兎畢雉刺彘是時待詔賈山諫以爲不宜數從郡國賢良吏出遊獵重令此人負名不稱其與及太中大夫賈誼亦數陳止遊獵是時誼與鄧通俱侍中同位誼又

惡逼爲人數廷譏之由是疏遠遷爲長沙太傅旣之官內不自得及渡湘水投弔書曰闒茸尊顯佞諛得意以哀屈原離讒邪之咎亦因自傷爲鄧通等所愬也成帝曰其治天下孰與孝宣皇帝向曰中宗之世政教明法令行邊境安四夷親單于款塞天下殷富百姓康樂其治過於太宗之時亦以遭遇匈奴賓服四夷和親也上曰後世皆言文帝治天下幾至太平其德比周成王此語何從生向對曰生於言事文帝禮言事者不傷其意羣臣無小大至即便從容言上

止輩聽之其言可者稱善不可者喜笑而已言事多褒之後人見遺文則以爲然世之毀譽莫能得實審形者少隨聲者多或至以無爲有故曰堯舜不勝其善桀紂不勝其惡桀紂非殺父與君也而世有殺君父者人皆無道如桀紂此不勝其惡故若文帝之仁賢不勝其善世俗褒揚言其德比成王治幾太平也然文帝之節儉約身以率先天下忍容言者含咽臣子之短此亦通人難及似出於孝宣皇帝者也如其聰明遠識不忘數十年事制持萬幾天資治理之材

恐文帝亦且不及孝宣皇帝向以爲如此及至世間言文帝小生於軍中長大祭代東門外使者求得之因立爲代王徵當即位後期日爲之再中集上書囊以爲前殿帷常居光明宫聽政爲薄太后持三年服治天下致升平斷獄三百人粟一升一錢凡此十餘事皆俗人所妄傳言過其實及傳會或以爲前皆非是如劉向言

東方朔

俗言東方朔太白星精黄帝時爲風后堯時爲務成

子胥時爲老聃、在越爲范蠡、在齊爲鴟夷子皮、言其神聖能興王霸之業、變化無常、

謹按漢書、東方朔平原人也、孝武皇帝時、招延賢良文學之士、待以不次之位、故四方多上書言得失自衒鬻者、於是朔詣闕自陳、十二失父、長養兄嫂、年十三學書、十四擊劒、十六誦詩、十九習孫吳兵法、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三、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如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爲天子大臣矣、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由

是見偉稍益親幸官至太中大夫倡優畜之不豫國政劉向少時數問長老賢通於事及朔時人皆云朔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為凡庸誦說故令後世多傳聞者而揚雄亦以為朔言不純師行不純德其流風遺書蔑如也然朔所以名過其實以其恢誕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是柳惠其滑稽之雄乎朔之逢古射覆其事浮淺行於衆僮兒牧豎莫不眩耀而後之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耳安在能神聖歷世為輔佐哉

淮南王安神仙

俗說淮南王安、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鴻寶苑秘枕中之書、鑄成黃白、白日升天、

謹按漢書淮南王安、天資辨博、善爲文辭、孝武以屬諸父甚尊之、招募方伎怪迂之人。述神仙黃白之事、財殫力屈。無能成獲。乃謀叛逆。尅皇帝璽、丞相將軍大夫已下印。漢使符節法冠、趙王彭祖列侯讓等議曰、安廢法行邪、僻詐僞心、以亂天下、營惑百姓、背叛宗廟、春秋無將。將而必誅。安罪重於將。反形已定。圖

書印及他逆無道事驗明白丞相宏廷尉湯以聞上使宗正以符節治王安自殺太子諸所與謀皆收夷國除爲九江郡親伏白刃與衆棄之安在其能神仙乎安所養士或頗漏亡恥其如此因飾詐說後人吹聲遂傳形耳

王陽能鑄黄金

漢書曰說王陽雖儒生自寒賤然好車馬衣服極爲鮮好而無金銀文繡之物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不畜積餘財去位家居亦布衣蔬食天下服其廉

而怪其奢、故俗傳王陽能作黄金。

謹按太史記秦始皇欺於徐市之屬、求三山於海中、求神仙隱形體、自謂想蓬萊而不免沙丘之禍。孝武皇帝、兹益迷謬、文成五利、處之不疑、妻以公主、賜以甲第、家累萬金、身佩四印、辭窮情得、亦旋梟裂。淮南王安、銳精黄白、庶幾輕舉、卒離親伏白刃之罪。劉向得其遺文、奇而獻之成帝、令典尚方鑄作事、費甚多、而方不驗、劾向大辟、繫須冬獄、兄陽成、僕乞入國半、故得減死。秦漢以天子之貴、四海之富、淮南竭一國

之貢稅向假尚方之饒然不能有成者夫物之變化固自有極王陽何人獨能乎哉語曰、金不可作世不可度王陽居官食祿雖為鮮明、車馬衣服、亦能幾所、何足怪之、乃傳俗說、班固之論、陋於是矣、

宋均令虎渡江

九江多虎、百姓苦之、前將募民捕取武吏以除賦課、郡境界皆設陷穽、後太守宋均到、乃移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黿鼉在淵物性之所託故江淮之間有猛獸猶江北之有雞豚今數為民害者咎在貪殘居職

使然。而反逐捕。非政之本也。壞檻穽。勿復課錄。退貪殘。進忠良。後虎悉東渡江。不爲民害。

謹按尚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擒紂於牧野。言猛怒如虎之奔赴也。詩美南仲闞如哮虎。易稱大人虎變其文炳。君子豹變其文蔚。傳曰。山有猛虎。草木茂長。故氣之所生。備物致用。非以傷人也。然時爲害者。乃其政使然也。今均思求其政。舉清黜濁。神明報應。宜不爲災。江渡七里。上下隨流。近有二十餘虎。山栖穴處。毛鬣豈能犯陽侯凌濤瀨而橫厲哉。俚

語狐欲渡河、無奈尾何、舟人楫櫂、猶尚畏怖、不敢迎上、與之周旋、云悉東渡。誰指見者、堯舜欽明在上、稷契允懿於下、當此時也、寧復有虎耶、若均登據三事、德被四海。虎豈可抱負相隨、乃至鬼方絶域之地乎。

彭城相袁元服

俗說元服父字伯楚、為光祿卿、於服中生此子、時年長矣、不孝莫大於無後、故收舉之、君子不隱其過、因以服為字、

謹按元服名賀、汝南人也、祖父名原、為侍中、安帝始

加元服、百官會賀、臨嚴垂出、而孫適生、喜其嘉會、因名曰賀、字元服、原父安爲司徒、忠蹇匪躬、盡誠事國、啓發和帝、誅討竇氏、中興以來、最爲名宰、原有堂構之稱、矜於法度。伯楚名彭、清擬夷叔、政則冉季、歷典三郡、致位上列、賀早失母、不復繼室、云曾子失妻而不娶、曰吾不及尹吉甫、子不如伯奇、以吉甫之賢、伯奇之孝、尚有放逐之敗、我何人哉、及臨病困、勅使留葬侍衛先公、愼無迎取汝母喪柩、如亡者有知、往來不難、如其無知。祗爲煩耳。虞舜葬於蒼梧、二妃不從、

經典明文、勿違吾志、淸高舉動、皆此類也、何其在服中生子而名之賀者乎。雖至愚人、猶不云耳、予爲蕭令、周旋謁辭、故司空宣伯應賢相、把臂言易稱天地大德曰生、今俗間多有禁忌生三子者。五月生者。以爲妨害父母。服中子犯禮傷孝。莫肯收舉。袁元服功德爵位、子孫巍巍、仁君所見、越王勾踐、民生三子、與乳母、孟嘗君對其父若不受命於天、何不高戶、誰能及者、夫學問貴能行、君體博雅、政宜有異乎、荅曰齊楚之事、蔽聞命矣、至於元服、其事如此、明公旣爲鄉

里超然遠覽、何爲過聆晉語、𥳑在心事乎、於是欣然悅服、續以大言、苟有過人必知之、我能勝仲尼哉、元服子夏甫、前後徵命、終不降志、亞作者之遺風矣、正甫亦有重名、令見沛相、載德五世、而被斯言之玷。恐多有宣公之論。故備記其終始、

風俗通義卷二終

愆禮

夫聖人之制禮也。事有其制。曲有其防。爲其可傳。爲其可繼。賢者俯就。不肖跂及。是故子張過而子夏不及。然則無愈于路喪姊朞而不除。仲尼以爲大譏。況於惢能矯情直意而已也哉。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論語不爲禮無以立。故注近世苟妄曰愆禮也。

九江太守武陵威生不識母。常自悲感。游學京師。還於陵谷中見一老母。年六十餘。因就問母

姓爲何、曰陳家女李氏、何故獨行、曰我孤獨欲依親家、子威再拜長跪自白、曰子威少失慈母、姓陳舅氏亦李、又母與亡親同年、會遇於此、乃天意也、因載歸家、供養以爲母、

謹按禮繼母如母、慈母如母、謂繼父之室、慈愛已皆有母道、故事之如母也。何有道路之人而定省世間共傳丁蘭刻木而事之。今此之事豈不是似。如仁人惻隱。哀其無歸。直可收養。無事正母之號耳。

大將軍掾燉煌宜度爲師大常張文明制杖、

謹按禮記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至于路亦然請喪夫子如父而無服羣居則否今人乃爲制杖同之於父論者既不匡糾而云觀過知仁謂心之哀惻終始一者也凡今杖者皆在權戚之門至有家遭齊衰而生之痛俯伏墳墓而不歸來真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也無他也庶福報耳凡庸小生夫何譏稱然宜度涼州知名士吾是以云耳

山陽大守汝南薛恭祖喪其妻不哭臨殯於棺

上大言自同恩好四十餘年服食祿賜男女成
人幸不為夭夫復何恨哉今相及也
謹按禮為適妻杖重於宗也妻者既齊於己澄灑酒
以養姑舅契濶中饋經理蠶織垂統傳重其為恩篤
勤至矣且鳥獸之微尚有回翔之思啁噍之痛何有
死喪之感終始永絕而曾無惻容倘當內崩傷外自
矜飾此為矯情僞之至也但語婦死腹悲唯身知之
又言妻非禮所與此何禮也豈不悖哉大尉山陽王
龔與諸子並杖太傅汝南陳蕃袁隗皆制衰絰列在

服位躬入隧哀以送之延得禮中王
過矣
宏農太守河內吳匡伯康少
爲侍御史與長樂少府賁瓊共
書印成甚嘉異之後匡去濟南
比援舉起家拜尚書遷宏農班
池閒瓊薨即發喪制服上病載
謹按春秋大夫出使聞父母之喪徐行
還之禮也匡雖爲瓊所援舉由郡縣

諸子魏杖亦
事號爲敏達
清河王事文
瓚爲司空比
勸耕道於澠
車還府
而不反君追
曹州治中兵

曹位朝廷尚書也凡所捘選豈得復爲君臣者耶今匡與瓊其是矣剖符守境勸民耕桑肆省寃疑和解讐怨國之大事所當勤恤而顧私恩傲狠自遂若宮車晏駕何以過茲論者不深察而歸之厚多有是言及其人患失而亦曰其然司空袁周陽舉荀慈明有道太尉鄧伯條舉訾孟直方正二公薨皆制齊衰世非一然荀訾通儒於義足責或舉者名位斥落子孫無繼多不親至何乃衰乎過與不及古人同稱弔服之制斯近之矣

河南尹太山羊嗣祖在家、平原相封子衡葬母、子衡故臨太山數十日、時嗣祖上河南矣、子衡四從子昮慈復爲太山、士大夫用此行者數百人、皆齊衰絰帶、時與太尉府自劾歸家、故侍御史胡母季皮獨過相候、求欲作衰、謂君不爲子衡作吏、何制服、曰衆人若此、不可獨否、又謂足下徑行自可、今反相勸、令子失禮、僕豫慈古有吊服、可依其制、因爲裁縞冠幘袍單衣、定大爲同作所非然、潁川有識陳元方、韓元長、綦母廣

明咸嘉是焉、

謹按禮爲舊君齊衰三月、謂策名委質爲臣使者也。子衡臨郡日淺。無他功惠。又非其身爾祖位則亞卿。雅有令稱。義當綱紀人倫。爲之節文。而首倡導犯禮違制。使東嶽一郡。朦朦焉。豈不愍哉。由鄉人失兄子臯爲之衰。雖失於子衡。歸於舅慈者矣。

太原郝子廉、饑不得食、寒不得衣、一介不取諸入、曾過姊飯、留十五錢、默置席下去。每行飲水、常投一錢井中。

謹按易稱天地交、萬物生、人道交、功勳成、語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上相見之禮、贄用鴈、雖受而不拒而交答焉、唯祭飯然後拜之、孔子食於施氏、未嘗不飽、何有同生之家而顧錢者哉。傷恩薄禮。弊之至也。孟軻譏仲子吐鶂鶂之羹而食井上苦李。鮑焦耕田而食、穿井而飲。非妻所織不衣、餓於山中。食棗、或問之、此棗子所種耶。遂嘔吐立枯而死。世不乏異。惟其似擠孔子。疾時貪昧。退思狂狷。狷者有所不為。亦其介也。

南陽張伯大、鄧子敬、小伯大三年、以兄禮事之、伯卧床上、敬寢下小榻、言常恐清旦朝拜、俱去鄉里、居緱氏城中、亦教授坐養聲價、伯大爲議郎益州太守、子敬辟司徒公車徵、

謹按禮記十年兄事之、五年肩隨之、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朋友衎衎、誾誾各長其儀也、凡兄弟相愛、尚同輿而出、同床而寢、今相校三年耳、幸無骨血之屬、坐作兒怪、且朝言恐、論語恭而無禮則勞、且晏平仲稱善與人交、豈徒拜伏而已哉、易設四科、出處語

默傳曰朝廷之人入而不能出山林之民往而不能反二者各有所長而棄聖絕知遯世保眞當竄深山樂天知命今居緱氏息偃城郭往來帝都招延賓客無益誨人拱默而已飾虛矜僞誑世耀名辭細卽巨終爲利動春秋譏宋伯姬女而不婦今二子屑屑遠大矣

公車徵士汝南夏甫少舉孝廉爲司徒掾人間之事無所關也其後閉戶塞牖不見賓客淸旦東向再拜朝其母念時時往就之子亦不得見

復踰拜耳頭不著巾身無單衣足常木屩食止壃菜云我無益家事莫之能彊及母終亡不列

服位

謹按孝經生事愛敬死事哀慼一家之中踰若異域下妣聞拜遠於愛敬者矣祖載崩隧又不得送遠於哀慼者矣巾所以飾首衣所以蔽形此乃士君子所以自別於夷狄者也唯喪者訟者露首草舍餘曷有哉長沮丈人避世之士猶止子路殺雞炁見其子焉何有藏一室中不出戶庭以此爲高斯亦婞婞鯉趨

而過庭聞詩聞禮而陳亢喜於得三不當近之何乃若茲者乎

公車徵士豫章徐孺子比爲太尉黃瓊所辟禮文有加孺子隱者初不荅命瓊薨旣葬負笈并涉齎一盤醊哭於墳前孫子琰故五官中郎將以長孫制杖聞有哭者不知其誰亦於倚廬哀泣而已孺子無有謁刺事訖便去子琰大怪其故遣瓊門生茅季瑋追請辭謝終不肯還

謹按禮凡追喪者既哭與踊進問其故哀之至也孺

子所以經三千里越渡山川而親至者非徒徇於已
顧義報乎哭醊墳前是也訖當卽其帳衾問勞子琰
子琰宿有善名在禮無違儻見徵闕致誨可乎如何
儵忽甚於路人昔黥傲忽於嗟來然君子猶以爲其
嗟可去謝可食今與黃有恩兹矣孝子寢伏苫塊又
孺子到便詣墳無介夫何爲哉

風俗通義卷三終

風俗通義卷四

過譽

孔子稱大哉中庸之爲德、其至已乎、又曰君子之道忠恕而已、至於訐以爲直、隱以爲義、枉以爲厚、僞以爲名、此衆人之所致譽、而明主之所必討。蓋觀過知仁。謂中心篤誠而無妨於化者。故覆其違理曰過譽也。

長沙太守汝南郅惲君章、少時爲郡功曹、郡俗冬饗、百里内縣皆齎牛酒到府宴飲、時太守司

徒歐陽歙臨饗禮訖教曰、西部督郵繇延天資
忠貞、稟性公方、典部折衝、摧破姦雄、不嚴而治、
書曰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蓋舉善以教、則不能
者勸、今與諸儒共論延功、顯之于朝、主簿讀教、
戶吏引延受賜、惲前跪曰、司正舉觥、以君之罪
告謝于天、明府有言而誤、不可覆掩、按延資性
貪邪、外方內圓、朋黨構姦、罔上害民、所在荒亂、
虛而不治、怨慝並作、百姓苦之、而明府以惡為
善、股肱莫爭、此既無君、又復無臣、君臣俱喪、孰

與偏有君雖傾危、臣子扶持不至於亡惲敢再

拜奉觥、歆甚慙、

謹按禮諫有五、風為上、狷為下、故入則造膝、出則詭辭、善則稱君、過則稱己、暴諫露言、罪之大者、而歆於饗中用延為吏、以紫亂朱、大妨王命、造次顛沛、不及諷諭、雖舉觥彊歆可行也。今惲久見授任、職在昭德塞違。為官擇人。知延貪邪罔上害民、所在荒亂、怨慝並作、此為惡積愆。非一旦一夕之漸也。孔子以匹夫朋徒無幾。習射矍相之圃。三誓而去者過半。汝南中

士大郡方城四十養老復敬化之至延袤豐彰著。無與比崇。臧文仲有言見無禮於君者若鷹鸇之逐鳥雀。農夫之務去草也。何敢宿留。不即彈黜袤後而須於萬人之中。乃暴引之。是爲陷君。君子不臨深以爲高不因少以爲多。況創病君爻以爲巳功者哉。而論者苟駭虛聲以爲美談。汝南楚之界也。其俗急疾有氣決然。自君章之後。轉相放式。好干上佅忮以采名譽。末流論起於愛憎。政在陪隸也。

司空潁川韓稜。少時爲郡主簿。太守興被風病。

恍忽誤亂稜陰扶輔其政出入二年署置敎令無愆失興子嘗出敎欲轉徙吏稜執不聽由是發露被考興免官稜坐禁固章帝即位一切原除也

謹按易稱守位以仁尚書無曠庶官詩云彼君子不素餐兮論語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漢典吏病百日應免所以卹民急病懲俗逋慝也今興官尊任重經略千里當聽訟侍祠班詔勸課早朝旰食夕惕若厲不以榮祿爲樂而以黔首爲憂位過招殃靈督其舋風

疾恍忽有加無瘳稜統機括。知其虛實當聽上病以禮選引何有上欺天子中誣方伯下誑吏民扶輔耄亂政自已出。雖幸無闕罪已不容於誅矣爲人謀而不忠愛人而以姑息凡人不可況於君子乎上令輿負貪昧之罪子被署用之愆章悶洶赫父子湮沒執事如此謂禮義何稜宜禁固終身冉原非是

太原周黨伯況少爲鄉佐發黨過於人中辱之黨學春秋長安聞報讐之義輟講下辭歸報讐到與鄉佐相聞期鬬日鄉佐多從兵往使鄉佐

先拔刀然後相擊佐欲直令正擊之黨被創困乏佐服其義勇復與養之數日蘇息乃知非其家卽徑歸其立勇與乃至於是

謹按孝經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樂正子春下堂而傷足三月不出旣瘳矣猶有憂色身無擇行口無擇言脩身愼行恐辱先也而伯況被發則得就業卿佐雖云凶暴何緣侵巳今見辱者必有以招之身自取焉何尤於人親不可辱在我何傷凡報讐者謂爲父兄耳豈以一朝之忿而肆其狂怒

者哉。既遠春秋之義。殆令先祖不復血食。不孝不智而兩有之。歸其義勇。其義何居。

汝南陳茂君因、爲荆州刺史時南陽太守灌恂本名清能、茂不入宛城、引車到城東、爲友人衛修母拜到州、恂先是茂客仕蒼梧、還到修家、見修母婦說修坐事繫獄當死、因詣府門、移辭乞恩隨輩露首入坊中。容止嚴恪。鬚眉甚偉。太守大驚、不覺自起立、賜巾延請、甚嘉敬之、卽焉出脩、南陽士大夫、謂恂能救解修、茂彈繩不撓、修

竟極罪恂亦以他事去南陽疾惡殺修爲之語

曰衛修有事陳茂治之衛修無事陳茂殺之

謹按春秋王人之微處于諸侯之上坐則專席止則專館朱軒駕駟威烈赫奕就恂素爲官速謗當便入傳引見詰問糾其贓狀以時列聞文王日昃不暇食周公坐而俟旦且非爲已私皆公也何有忘百姓塗炭之急便乃光昭舊交之問乎鮑宣州牧行部多宿下亭司直舉劾以爲輕威捐命坐之刑黜今茂淚棄天常進止由已孰使毀之小人譽之自我爲之古人

病諸、以爲大譏、茂與脩善、由鴟鴞之愛其子。適所以害之者。

度遼將軍安定皇甫規威明、連在大位、欲退避弟、數上病不見聽、會友人上郡太守王旻物故、規素縞到下亭、迎喪發服送之、因令客密告并州刺史胡芳、言規擅遠軍營、赴私違公、當及舉奏、答曰、威明欲得避弟、故作激發、我爲朝廷惜其功用、何能爲此私家計耶、規後爲中郎將、督并涼益三州、時有黨事、懼見及、因先自上言臣

前薦故太常張奐才任將帥是附黨也又臣論輸左校時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爲黨人所附也昔有畏舟之危而自投水者蓋憂難與處樂其亟決

謹按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傳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事一君論語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立朝忘家即戎忘身身且忘之況於弟乎方殊俗越谿大爲邊害朝廷比辟公旰食覲義在出身折衝彈難而誅伐已定當見鎮慰何有

挾功苟念去位、第實售德、不患無位、而徒闒茸、何所堪施、彊推轂之、亂儀干度、孝武皇帝爲驃騎將軍霍去病治第舍、敕令視之、曰匈奴不滅、何以家爲、去病外戚末屬、一切武夫。尚能抗節洪毅。而規世家純儒。何獨負哉。又以黨事先自勞衒。如有白驗。其於及巳而形兆有不可得。唯是從何憚於病。曰畏舟之危、自投於水、憂難於處、樂其亟決、主宰必不坐、太誓有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天作孼、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人之所忌、天自取之、蓋撫揚揮動著王室、言事過差、

皆伏大辟、以隆主威、抑驕侵也、規顧弟私也、雖扃姦也。誘巧詐也。畏舟慢也。四罪是矣。殺決可也。

南陽五世公為廣漢太守、與司徒長史段遼叔同歲、遼叔太子名舊、才操鹵鈍、小子髡既見齒鄉黨、到見股肱曰、太守與遼叔同歲、恩結締素、薄命早亡、幸來臨郡、今年且以此相饒舉其子、如無罪得至後歲、貫魚之次、敬不有違、有主簿柳對曰、明府謹終追遠、與微繼絕、然舊實不如髡。宜可授之。世公於是厲聲曰丈夫相臨。兒女

尚欲舉之。何謂高下之間耶。釋見用弟此爲故
姨段氏之家。豈稱相遭遇之意乎。竟舉舊也。世
公轉換南陽與東萊太守蔡伯起同歲、欲舉其
子伯起、自乞子瓚尚弱、而弟琰幸以成人、是歲
舉琰、明年復舉瓚、瓚十四未可見衆、常稱病遣。
詣生交、到十八乃始出治劇平春長、上書臣甫
弱冠、未任宰御、乞留宿衛、尚書勃奏增年受選
減年避劇、請免瓚官、詔書左遷武當左尉、會車
騎將軍馮緄南征武陵蠻夷、緄與伯起同時公

府辟瓚爲軍曲侯瓚歸臥家軍功除新陽長官
至下邳相
謹按古無孝廉唯有貢士貢士恩義經傳無以也春秋諸侯朝覲會遇大夫亦豫其好禮記曰大夫三月葬同位畢至此言謹終悼亡不說子弟當見寵拔也魯有郈成叔聘衛右宰穀臣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酣而不飲送以璧其妻孥闢宅而居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乃辟孔子稱可寄百里之命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相與之義具於此矣語有曰白頭如

新交蓋如舊簞食壺漿會於樹陰臨別眷眷念在報効何有同歲相臨而可拱默者哉春秋因其可襃而襃之若乃世公二郡之舉斯爲過矣然世人亦多淺薄在者寡慇勤之誼亡者無顧覆之施饑寒緩急視之若遺非徒如此而已至有可否之際受刑誅者人各有心爾不可得夫孝廉平除則有社稷民人傷及民人實宜料慶以爲後圖

汝南戴幼起三年服竟讓財與兄將妻子出客舍中住官池田以耕種爲上計史獨車載衣資

表汝南太守上計史戴紹車後舉孝廉為陝令、
謹按禮有東宮西宮辟子之私不足則資有餘亦歸
之於宗也此言兄弟無離異之義也凡讓財者類與
弟子弟尚幼恩情注希有與兄既出之日可居冢下
冢無屋宗家猶有羸田廬田可首彊力者耳何必官
池客舍既推獨車復未其上為其飾僞良亦昭晰幼
起同辟有薛孟嘗者與子弟共居弟子常求分力不
能止固乃聽之都與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汝
不能使之田屋取其荒壞者曰我少時所作買意所

戀也器物取其久者曰我服食久身口安之也外有其分之名內實十三耳予弟無幾盡之輒復更分如此者數傳稱袁盎三兄子分而供其公家之費此其然矣論語泰伯三讓民無得而稱之焉何有讓數十萬畀人而不知欲令皦皦乃如是乎方之袁薛差以千里凡同居上也通有無次也讓其下耳兄若幼起仍斯不足貴矣

江夏太守河內趙仲讓舉司隸茂材為高唐令不乘轝車徑至高唐變易名姓止都亭中十餘

日默入市里觀省風俗已呼亭長問新令爲誰從何官來何時到也曰縣已遣吏迎垂有起居曰正我是也亭長怖遽拜謁竟便具吏其日入舍乃謁府數十日無故便去爲郡功曹所選頗有不用因稱狂亂首走出府門太守以其宿有重名忍而不罪後爲大將軍梁冀從事中郎將冬月坐庭中向日解衣裘捕虱已因傾臥厥形悉表露將軍夫人襄城君云不潔清當亟推問將軍歎曰是趙從事絕高士也他事若此非一

也。

謹按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左氏傳曰、舊章不可無也。凡張官置吏爲之律度。故能攝固其位。天下無覬覦也。今仲讓不先謁府、乃徑到縣、俱謀吏民、爾乃入舍、論語升車必正立執綏、不內顧、不掩不備、不見人短、見禮記戶有二屨不入、將上堂聲必揚、家且猶若此。況於長吏乎。君子之仕行其道也。民未見德。唯詐是聞。遠薦功曹。策名委質。就有不合。當徐告退。古既待放。須起乃逝。何得亂道。進退自由。傲很天常。若

無君父洪範陳五事以貌爲首孝經列三法以服爲
先仲讓居有田業加之祿賜勢可免凍餒之厄未必
須冬日之煖也利不體皆此也河內殷之舊都國分
爲三康叔之風旣激而紂之化由存其俗士大夫本
矜好大言而少實行

作邑自箴卷四終

十反

易記出處默語，書美九德，咸事同歸，殊塗一致，百慮不期相反，各有云尚而已。是故伯夷讓國以採薇，展禽不去於所生。孔丘周流以應聘，長沮隱居而耦耕。墨翟摩頂以放踵，楊朱一毛而不爲。干木息偃以藩魏，包胥重繭而存郢。夷吾朱紘以三歸，平仲辭邑而濯纓。惠施從車以百乘，伯扈徒步而裸形。甯戚商歌以干祿，顏闔踰牆而遁榮。高柴趣門以避難，季路求

入而隕零。端木結駟以貨殖。顏回屢空而弗營。孟獻高宇以美室。原憲蓬門而桃(株)楹。傳曰。人心不同有如其面。古今行事。是則然矣。此其舛曰十反。

太尉沛國劉矩叔方。父字叔遼。累祖卿尹。好學敦整。士名不休揚。又無力援。仕進陵遲。而叔方雅有高問。遠近偉之。州郡辟請。未嘗答命。往來京師。委質通門。太尉徐防。太傅桓焉。二公嘉其孝敬。慰愍契闊。爲之先後。叔遼由此辟公府博士。徵議郞。叔方爾乃翻然改志。以禮進退。三登

台袞號爲名宰、陽翟令左馮翊周燀叔都兄字威都、俱合純懿、不隕洪祚、叔都最爲知名、郡常欲爲察授之、燀耻越賢兄、懼不得免、因緣他疾、遂托病瘖、家人妻子、莫知其僞、人數恐灼持之、有度、後在田舍、天連陰雨、友人張子平吉仲考等、竊共穿踰、奪取衣衾、窮夜獨處、迫切至矣。然無聲響、徒喑喑而已。子平因前抱持曰、我某公也。謂汝避兄耳、何意真然耶。天喪斯人、吾儕將何效乎。相對歔欷、哀動左右。閒積四歲、威都

果舉遷安定長史、據輜垂綏、還歷鄉里、薦祀祖考、叔都沃酹神坐、顚仆因語、是月司隸太尉大將軍同時並辟爲侍御史、舉茂材、不幸早喪、咸都官至武都太守太尉掾、　汝南范滂孟博天資聰叡、辨於持論、舉孝廉光祿主事、京師歸德四方影附、父字叔矩、遭母憂、旣葬之後、饘粥不贍、叔矩謂其兄弟禮不言事、辯杖而起、今俱匍匐號兆、上闕奠酹、下困糊口、非孝道也、因將人客於九江、田種畜牧、多所收獲、以解債負、上成

家立祀、三年服闋、二兄仕進、叔矩以自替於喪紀、獨寢墳側、服制如初、哀猶未歇、郡舉至孝、拜中司勾章、長病去官、博士徵兄憂不行、司徒梁國盛允、字子翩、爲議郎、慕孟博之德、貪樹於有禮、謂孟博家公匽匽欲辟大臣、宜令巨人廉薦之、孟博厲聲曰、老夫年尊、絕意世事、又海內淸高當路非一、退而告人、子翩欲德我、我不受也、子翩亦以恨、遂不得辟、孟博病去、受事而常幹宰相之職

謹按禮父爲士子爲天子武王建有周之號諡大王王季言王業肇於此矣越裳重九譯獻白雉周公薦陳祖廟曰先人之德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

前漢詔曰海內大亂兵革並起朕被堅執銳自率士卒犯危難平暴亂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也今上尊號曰太上皇春秋之義因其可褒而褒之孝經曰敬其父則子悅叔矩則其孝敬則粥身苦思率禮無違矣則其友于則褒兄委榮盡其哀情矣則其學藝則家法洽覽誨人不倦矣則其政事則

施於已試靡有闕遺矣君子百行子產有四凡在他姓尚宜褒之況於父乎敬意之至猶用夷悅況於寵族乎抗爽言以拒厚旨抑所生以爲已高忍能厲然獨享其榮若乃不令之下毀流貲財於權嬖此罪人也田煇託疾上也劉矩屈體致也范滂吾無取焉耳

巴郡太守太山但望伯門爲司徒掾同產子作客殺繫望自劾去星行電征數日歸趨詣府露首肉袒辭謝太守太尉李固謝與相見頓頭流血自說弟薄命早亡以孤爲託無義方之教自

陷罪惡自男穿旣與知情幸有微嗣乞以代之言甚哀切李公達於原慶卽活出之○高唐令樂安周糾孟玉爲大將軍掾弟子使客殺人捕得太守盛亮陰爲宿留糾亦自劾去詣府亮與相見不乞請又不辭謝亮告賓客周孟玉欲作抗直不恤其親我何能枉憲乎遂斃于獄弟婦不哭死子而哭孟玉世人誤之猶以爲高

謹按春秋叔牙爲慶父殺般閔公大惡之甚而季子緣獄有所歸不探其情緩追逸賊親親之道州吁旣

殺其君而虐用其人石碏惡之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君子猶曰純臣之道備矣於恩未也君親無將王誅宜耳今二家之子幸非元惡但望誠心內發哀情外露義動君子合禮中矣周糾苟執果毅忽如路人昔樂羊爲魏伐中山歠其子羹文侯壯其功而疑其心秦西巴蜀命放獸而孟氏旋進其位麑猶不忍況弟子乎孟軻譏無惻隱之心傳曰於厚者薄則無所不薄矣

豫章太守汝南封祈武與泰山太守周乘子居

爲太守李張所舉、函封未發、張病物故、夫人於柩側下帷、見六孝廉曰、李氏蒙國厚恩、據重任、袷嘉休懿、相授歲貢、上欲報稱聖朝、下欲流惠氓隸、今李氏獲保首領、以天年終、而諸君各懷進退、未肯發引、妾幸有三孤、足統喪紀、正相追隨蓬𡑡墳栢、何若曜德王室、昭顯亡者、亡者有靈實寵賴之、殁而不朽、此其然乎、於是周乘顧謂左右、諸君欲行、周乘當止者、覓逮郎君、盡其哀惻、乘與鄭伯堅、即日辭行、祈與黃叔度、邳伯嚮

盛孔叔留隨轎柩、乘拜郎、遷陵長、治無異稱、意亦薄之、其官與所相反、俱爲侍御史、公車令、亭相位焉、

謹按孝經資於父母以事君、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春秋國語、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禮斬衰公士大夫衆生爲其君、乘雖見察授、函封未發、未離陪隸、不與賓子王爵、諸臨城社、民神之主也、義當服懃、闕其祀紀、夫人雖有懇切之教。蓋子不以從令爲孝。而乘囂然要勤同儕。去喪即寵。謂能有功異也。明試無效。亦旋告

退安在其顯君父德美之有。

河內太守府盧江周景仲嚮、每舉孝廉、請之上堂、家人宴飲、皆令平仰言笑晏晏如是三四、臨發贈以衣齊皆出自中、子弟中外、過歷職署踰於所望、曰移臣作子、於之何有。○河內太守司徒頴川韓演伯南、舉孝廉、唯臨辭一與相見無所寵拔、曰我已舉若、豈可令恩偏積於一門乎、

謹按春秋左氏傳、夫舉無他也、唯善所在親疏一也、祈奚稱其讐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舉其偏不爲黨、

建一官而三物成、晉國賴之君子歸焉、蓋人君者闢門開窻號咷博求得賢而賞聞善若驚無適也無莫也、周不綜臧否而務蘊崇之韓演不惟善是務越此一槩夫不擇而疆用之與可用而敗之其罪一也

安定太守汝南胡伊伯建平長樊紹孟建俱爲司空虞放掾屬放遜位自劾還家郡以伊爲主簿、迎新太守曰、我是宰士何可委質於二朝乎

因出門名戶占繫陳國紹曰、郴下惠不去父母之國、君子不辭下位、獨行服事、後公黃瓊大以

爲恨、移書汝南論正主者吏絕紹文書而更辟

伊、

謹按春秋魯公曰宰、其吏爲士、言於四海無所不統

焉、孟軻稱不枉尺以直尋、況於枉尋以直尺、柳下惠

不枉道以事人、故三黜而不去、孔子謂之不恭、今紹

見編會以禮遊引耳、其義不同於此、伊心明審自求

多福、近靈帝之末、司徒掾宏農董君者上名典君事

不得自劾、暫以家急假、太守李崇請乞相見、頻頻功

曹與俱、班錄、訖乃謝遣、時公袁隗意亦非之、然彈糾

自是之後、彌以滋甚。郡用從事。縣用府吏。上下溷淆。
良可譏也。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國之大綱也、
可不申勑小懲而大戒哉、

宗正南陽劉祖奉、爲郡屬曹吏、左騎校尉薛丞
君卓爲戶曹史、太守公孫慶當祠章陵、舊俗常
以衣冠子孫、容止端嚴、學問通覽、任顧問者、以
爲御吏、時功曹白用劉祖、祖曰、旣託帝王肺腑。
過聞前訓。不能備光輝背附之任。而當側身陪
乘。執策握革。有死而已。無能爲役。薛丞因前自

白、令明公垂出、未有御者、雖云不敏、敢充人之周旋、進退、補察時闕、言出成謨、大見敬重、亦以祖爲高、歲盡俱舉孝廉、

謹按周禮保氏掌六藝之教、其一曰御、論語曰、吾何執、執御乎、子適衛、冉子僕、有政事之士、列於四友、然猶御者不爲役也、春秋左氏傳、晉悼公即位、程鄭爲乘馬御、訓羣騶知禮、今國家大駕、大僕親御、他出、奉車都尉、寧可復言執策握革、而辭讓之乎、凡黔首皆五帝子孫、何獨今之肺腑、當見優異也、宗廟之人、或

在訓畝人之化也何日之有舊時長吏質樸子皆無
御、故曰從見、君臣父子其揆一也、臣不肯御子豈可
然、公子遂偃蹇不使、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劉祖幸免
罪戾而見褒賞、公孫於是失政刑矣。

聘士彭城姜肱伯雅、京兆韋著休明、靈帝踐祚、
太后臨朝、陳竇以忠見害、中常侍曹節秉國之
權、大作威福、翼寵名賢以弭已謗、於是起姜肱
為犍為太守、著東海相、肱告其人、吾以虛獲實、
蘊藉聲價、盛明之際、尚不委質、況今政在家哉

遂乘桴浮海莫知其極而著驩以承命篤言守
征民不見德惟戮是聞論榆在校
譏拔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傳曰朝廷
之人入而不能出山林之士往而不能返言各有長
也孔子嘉虞仲夷逸作者七人亦終隱約姜肱高尚
其事見得思義豈不綽綽有餘裕哉韋著邁種其德
少有云補可也虐刑以逞民心怨痛德薄位尊力小
任重古人懼旃鮮能不及矣
趙相汝南李統少幼為冀州刺史況所奏耳目

不聰明股肱掾史咸用忿憤欲詣闕自理統聞知之歷收其家遣吏追還曰統久忝重任負於素餐年漸七十禮在懸車頃被疾病念存首丘比自乞歸未見聽許州家幸能爲統得去實至願也居無幾果徵時冀州有疑獄章帝見問統統處當詳平克厭上心曰君大聰明刺史侵君統曰臣受國厚恩官尊祿重不能自竭有以報稱久抱重疾氣力羸露耳聾目眩守虛隕越自分奄忽塡壑猥得承望闕廷親見御座不勝其

喜權時有瘳辭出之後。必復故也。刺史不侵臣也上悅其遜即日免沉拜統侍中 司徒九江朱張以年老爲司隸虞詡所奏耳目不聰明見掾屬大怒曰顛而不扶焉用彼相君勞臣辱何用爲於是東閣祭酒周舉曰昔聖帝明王莫不歷象日月星辰以爲鏡戒熒惑比有變異豈能手書密以上聞張曰可自力也舉爲劒草臣聞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臣竊見九月庚辰今月丙辰過熒惑於東井辟金光

[illegible]出經術淺末不曉天官見其非常昭昭再見誠切怪之誠懣憤夫月者太陰熒惑火星不宜相干臣聞盛德之主不能無異但當變改有以供御孔子曰雖明天子熒惑必誅禍福之徵愼察用之孝宣皇帝地節元年月蝕熒惑明年有霍氏亂孔子曰火上不可握熒惑班變不可息志帝應其修無極此言熒惑火精尤史家所宜察也楚莊曰災異不見寡人其亡今變異屢臻此天以佑助漢室覺悟國家也臣

誠懼史官畏忌不敢極言惟陛下深留聖思按圖書之文鑒古今之戒召見方直極言而靡諱親賢納忠推誠應人猶影響也宋景公有善言熒惑徙舍延年益壽況乎至尊感不旋日書曰天威匪諶言天德輔誠也周公將沒戒成王以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言此五官存亡之機不可不謹也臣願陛下思周旦之言詳左右清禁之內謹供養之官嚴宿衛之身申勑屢省務知戒愼以退未萌以此無彊識創創自力

手書密上上覽悵表嘉其忠謨悵目數病手能
細書譏案大臣苟肆私意譏坐上謝依家慰勞
謹按論語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夫子溫良恭儉讓
以得之傳曰心苟不競何憚於病未悵位極人臣視
事數年訖無一言彌縫時闕又悵年且九十足以憯
憒義當自引以避賢路就使有枉欣以俟命耳何能
乃發忿欲自提理周舉爲人謀而不忠維訖匡陳起
自嘗衛夫奉義順之謂禮愛人而不以德不可謂仁
信不由中文辭何爲向遇中宗永平之政赦罪不暇

何慰勞之有。李統內省。不敢進。對溫雅。明主是察。終爲長者。

蜀郡太守潁川劉勝季陵。去官在家。閉門却掃。歲時致敬郡縣。答問而已。無所褒貶。雖自枝葉莫力。太僕杜密周甫亦去北海相。在家。每至郡縣。多所陳說。幾記。括屬太守王昱頗厭苦之。語次。聞得京師書。公卿舉故大臣。劉季陵高士也。當急見徵。密知以見激。因曰。明府在九重之內。臣吏惶畏天威。莫敢盡情。劉勝位故大夫。見禮

上賓俯伏甚於蟹螖冷溢比如寒蜓無能往來
此罪人也淸雋就義隱居篤學時所不綜而密逵之究疑動賢成陳之罪所折而密啓之明府賞賢得中令聞休揚雖自天然之姿猶有萬分之一詩不云乎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人情所有庶不爲闕旣不善是多見譏論夫何爲哉於是昱甚悅服待之彌厚
謹按論語澹臺滅明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君子思不出其位孟軻亦以爲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

善其身、劉勝在約思純、其靜已甚、若時意實及言論折中、亦無嫌也。杜密婆娑府縣、干與王政、就若所云、猶有公私、旣見譏切不懲、坐謝負而多伐善、以爲已力、惟顏之厚、博而俗矣、

風俗通義卷五終

聲音

易稱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詩云鐘鼓鍠鍠磬管鏘鏘降福穰穰書曰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鳥獸且猶感應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夫樂者聖人所以動天地感鬼神按萬民成性類者也故黃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韶禹作夏湯作濩武王作武周公作勺勺言能斟勺先祖之道也武言以功定天下也濩言救民也夏大承

二帝也、韶繼堯也、大章章之也、五英英華茂也、六莖及根莖也咸池備矣其後周室陵遲禮崩樂壞諸侯恣行競悅所習桑間濮上鄭衛宋趙之聲。爾以放遠滔湮心耳乃忘平和亂政傷民致疾損壽重遭暴秦遂以闕忘漢興制氏世掌大樂頗能紀其鏗鏘而不能說其義武帝始定郊祀巡狩告封樂官多所增飾然非雅正故繼其條暢曰聲音也昔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於嶰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而吹之以為黃鍾之管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

其雄鳴爲六雌鳴亦爲六天地之風氣正而十二律之五聲於是乎生八音於是乎出聲者宮商角徵羽也音者土曰塤匏曰笙革曰鼓竹曰管絲曰絃石曰磬金曰鐘木曰柷詩曰鶴鳴九皐聲聞于天書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由是言之聲本音末也

商

謹按劉歆鐘律書商者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五行爲金五常爲義五事爲言凡歸爲臣

角

謹按劉歆鐘律書、角者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五行爲木、五常爲仁、五事爲貌、凡歸爲民

宮

謹按劉歆鐘律書、宮者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倡始施生爲四聲綱也、五行爲土、五常爲信五事爲思、凡歸爲君、

徵

謹按劉歆鐘律書、徵者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五行爲火、五常爲禮、五事爲視、凡歸爲事

羽

謹按劉歆鍾律書羽者宇也物始藏宇覆之也五行爲水五常爲智五事爲德凡歸爲物故聞其宮聲使人溫潤而廣大聞其商聲使人方正而好義聞其角聲使人整齊而好禮聞其徵聲使人惻隱而博愛聞其羽聲使人善養而好施宮聲亂者則其君驕商聲錯者則其臣壞角聲謬者則其民怨徵聲洪者則其事難羽聲差者則其物亂春宮秋律百卉必凋秋宮春律萬物必榮夏宮冬律雨雹必降冬宮夏律雷必

發聲夫音樂至重所感者大故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塤一作壎者古今字也

謹按世本暴辛公作塤詩云天之誘民如塤如篪塤燒土也圍五寸半長三寸半有四孔其二通凡為六孔

笙

謹按世本隨作笙長四寸十二簧像鳳之身正月之

音也物生故謂之笙詩云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大笙謂之巢小者謂之和

鼓

謹按易稱鼓之以雷霆聖人則之不知誰所作也鼓者郭也春分之音也萬物郭皮甲而出故謂之鼓周禮六鼓雷鼓八面路鼓四面鼖鼓晉鼓皆二面詩云擊鼓其鏜論語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管

謹按詩云嘒嘒管聲簫管備舉禮樂記管漆竹長一

天六孔十二月之音也物貫地而牙故謂之管。尚書大傳、舜之時西王母來獻其白玉琯、昔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泠道舜祠下得生白玉管、知古以玉爲管。後乃易之以竹耳夫以玉作音故神人和鳳皇儀也、

瑟

謹按世本、宓羲作八尺一寸四十五絃、黄帝書、泰帝使素女鼓瑟。而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爲二十五絃春秋師曠爲晉平公奏淸徵之音。有玄鶴二八從南

來進於廊門之扈再奏之而成列三奏之則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聲聞于天平公大說坐者皆喜平公提觴而起為師曠壽反坐而問曰音莫悲於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聞乎師曠曰不可昔黃帝駕象車交龍畢方並轄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灑道虎狼在後蟲蛇伏地大合鬼神於泰山之上作為清角今主君德薄不足以聽之聽之將恐有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之有雲從西北起再

奏之暴風亟至大雨灃沛裂帷幕破俎豆墮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於室側身遂疾痛晉國大旱赤地三年故曰不務德治而好五音則窮身之事也今瑟長五尺五寸非正器也

磬

謹按世本毋句作磬尚書豫州錫貢磬錯詩云笙磬同音論語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者曰有心哉

鐘

謹按世本垂作鐘秋分之音也詩鼓鐘于宮聲聞于

外論語云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周景王將鑄大鐘單穆公諫夫先王之制鐘也大不出均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故聖人愼之今王作鐘聽之弗及比之不度鐘聲不可以知和制度不可以出節無益於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

柷

謹按禮樂記柷漆桶方畫木方三尺五寸高尺五寸中有椎上用柷止音爲節書曰合止柷敔笙鏞以閒聲所以五者繫五行也音所以八者繫八風也傳曰

八音之變。不可勝聽也。由經五藝六。而其枝別葉布。繁華無已也。

琴

謹按世本。神農作琴。尚書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詩云。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雅琴者。樂之統也。與八音並行。然君子所常御者。琴最親密。不離於身。非必陳設於宗廟鄉黨。非若鐘鼓羅列於虡懸也。雖在窮閻陋巷。深山幽谷。猶不失琴。以為琴之大小得中。而聲音和。大聲不諠人而流漫。小聲不湮滅

而不聞適足以和人意氣感人善心故琴之爲言禁也雅之爲言正也言君子守正以自禁也夫以正雅之聲動感正意故善心勝邪惡禁是以古之聖人君子愼所以自感因邪禁之適故近之閒居則爲從容以致思焉如有所窮困其道閉塞不得施行及有所通達而用事則著之於琴以杼其意以示後人其道行和樂而作者命其曲曰暢暢者言其道之美暢猶不敢自安不驕不溢好禮不以暢其意也其遇閉塞憂愁而作者命其曲曰操操者言遇菑遭害困厄窮

沮雖怨恨失意猶守禮義不懼不樂道而不失其操者也伯子牙方鼓琴鍾子期聽之而意在高山子期曰善哉乎巍巍若泰山頃之間而意在流水鍾子又曰善哉乎湯湯若江河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以爲世無足爲音者也今琴長四尺五寸法四時五行也七絃者法七星也

空侯　又坎侯

謹按漢書孝武皇帝賽南越禱祠太一后土始用樂人侯調依琴作坎坎之樂言其坎坎應節奏也侯以

姓冠章耳或說空侯取其空中琴瑟皆空何獨坎侯耶。斯論是也詩云、坎坎鼓我、是其文也、

箏

謹按禮樂記、五絃筑身也。今并涼二州箏形如瑟。不知誰所改作也、或曰秦蒙恬所造、

筑

謹按太史公記、燕太子丹遣荊軻欲西刺秦王、與客送之易水而設祖道、高漸離擊筑、荊軻和歌、爲濮上音、士皆垂髮涕泣。後爲羽聲慷慨、而索瞋目髮盡上

指冠荊軻入秦事敗而死漸離變名易姓爲人庸保
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彷徨不
能出言曰彼有善不善從者告其主曰彼庸乃知言
竊言是非家丈人作樂召前使擊筑一坐稱美賜酒
而漸離念久畏約毋窮已時乃退出裝匣中筑與其
善衣更容貌而前莫不驚愕下與亢禮以爲上客使
擊筑歌無不涕泣而去者宋子客傳之聞於秦始皇
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高漸離始皇惜其善擊筑重
殺之乃矐其目使擊筑未甞不稱稍益近之漸離

乃以鉛置筑木中後進得近舉筑朴始皇不中於是遂誅

缶

謹按易稱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詩云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缶者瓦器所以盛漿秦人鼓之以節歌太史公記趙惠文王與秦昭王會於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曰某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奏缶以相樂秦王怒不許於是

相如進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皆靡、於是秦王不懌、爲一擊缶。相如顧召御史書曰、秦王爲趙王擊缶也。

笛　篴同

謹按樂記、武帝時丘仲之所作也、笛者滌也、所以蕩滌邪穢、納之於雅正也。長二尺四寸七孔、其後又有羌笛、馬融笛賦曰、近世雙笛從羌起、羌人伐竹未及已、龍鳴水中不見後、截竹吹之音相似、剡其上孔通洞之、材以當檛便易持、京君明賢識音律、故本四孔

加以一君明所如孔後出是謂商聲五音

批把

謹按此近世樂家所作不知誰也以手批把因以爲名長三尺五寸法天地人與五行四絃象四時

竽

謹按禮記管三寸六簧也長四尺二寸今二十三管

簧

謹按世本女媧作簧簧筀中簧也詩云吹笙鼓簧承筐是將

籥

謹按周禮籥師氏掌教國子吹籥詩云以籥不僭籥樂之器竹管三孔所以和衆聲也

篪 與池同

謹按世本蘇成公作篪管樂十孔長尺二寸詩云伯氏吹塤仲氏吹篪

簫

謹按尚書舜作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其形參差象鳳之翼十管長一尺

籟

謹按禮樂記、三孔籥也、大者謂之產、其中謂之仲、小者謂之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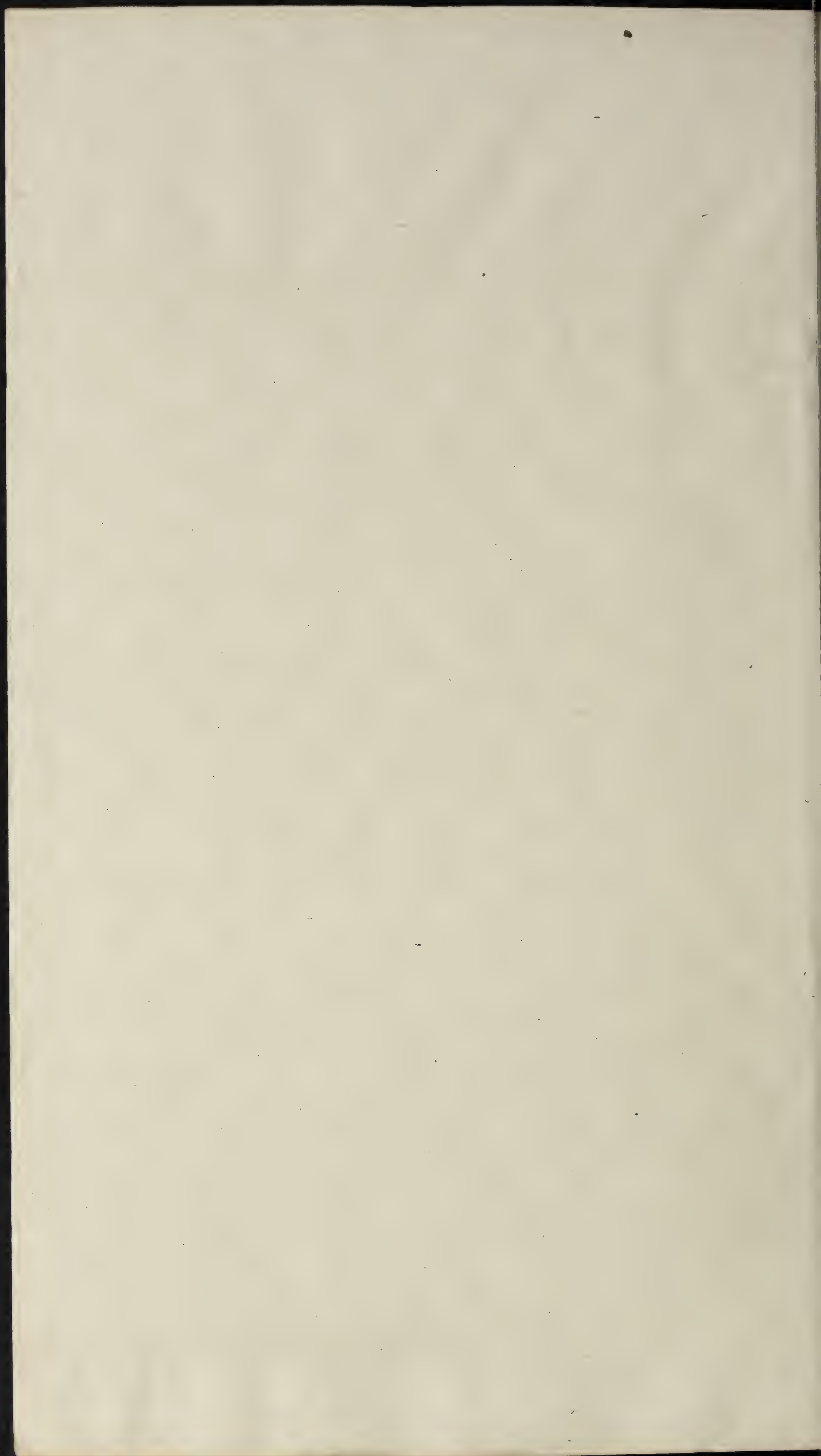
菰

謹按漢書舊注、菰吹鞭也、菰者憮也、言其節憮威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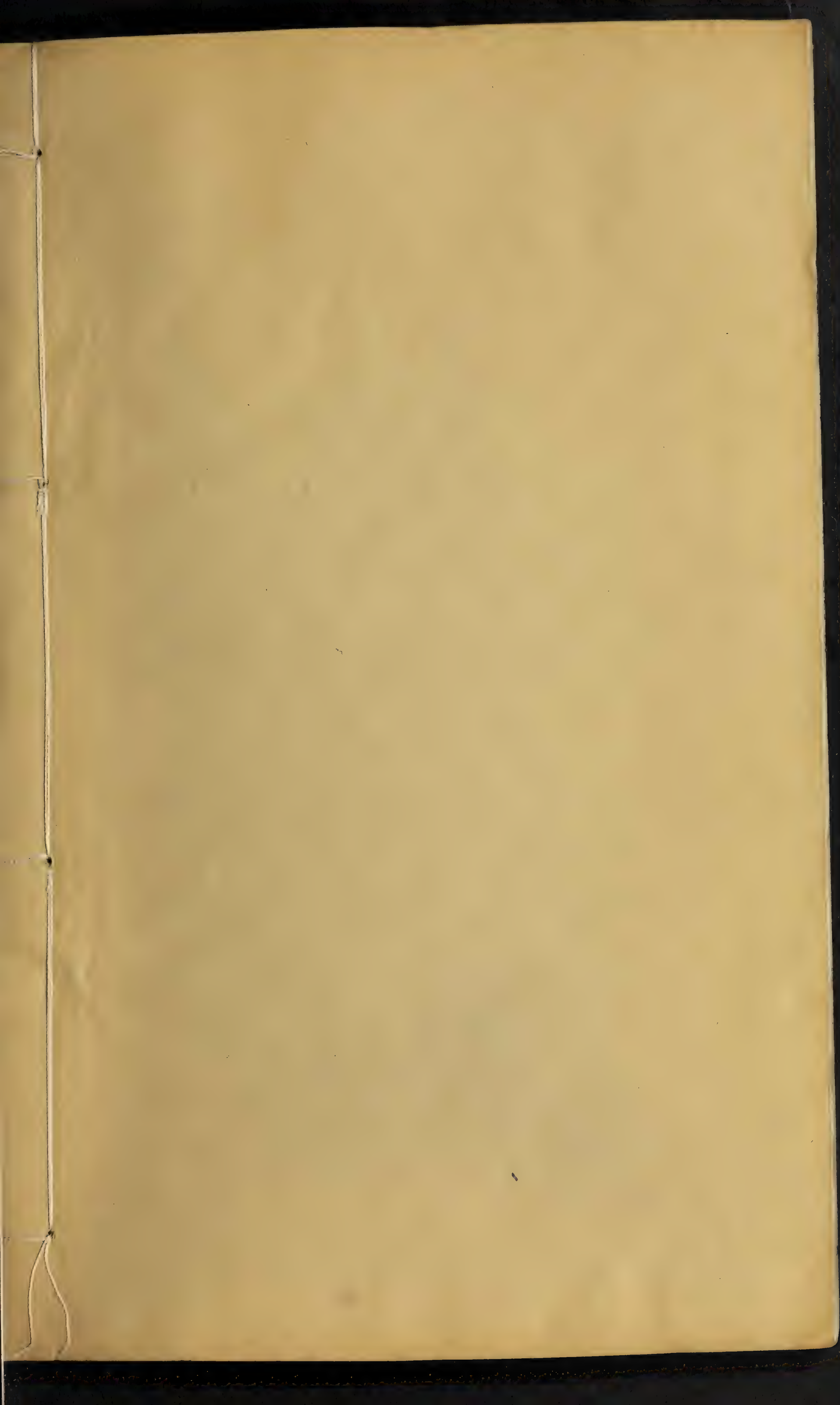
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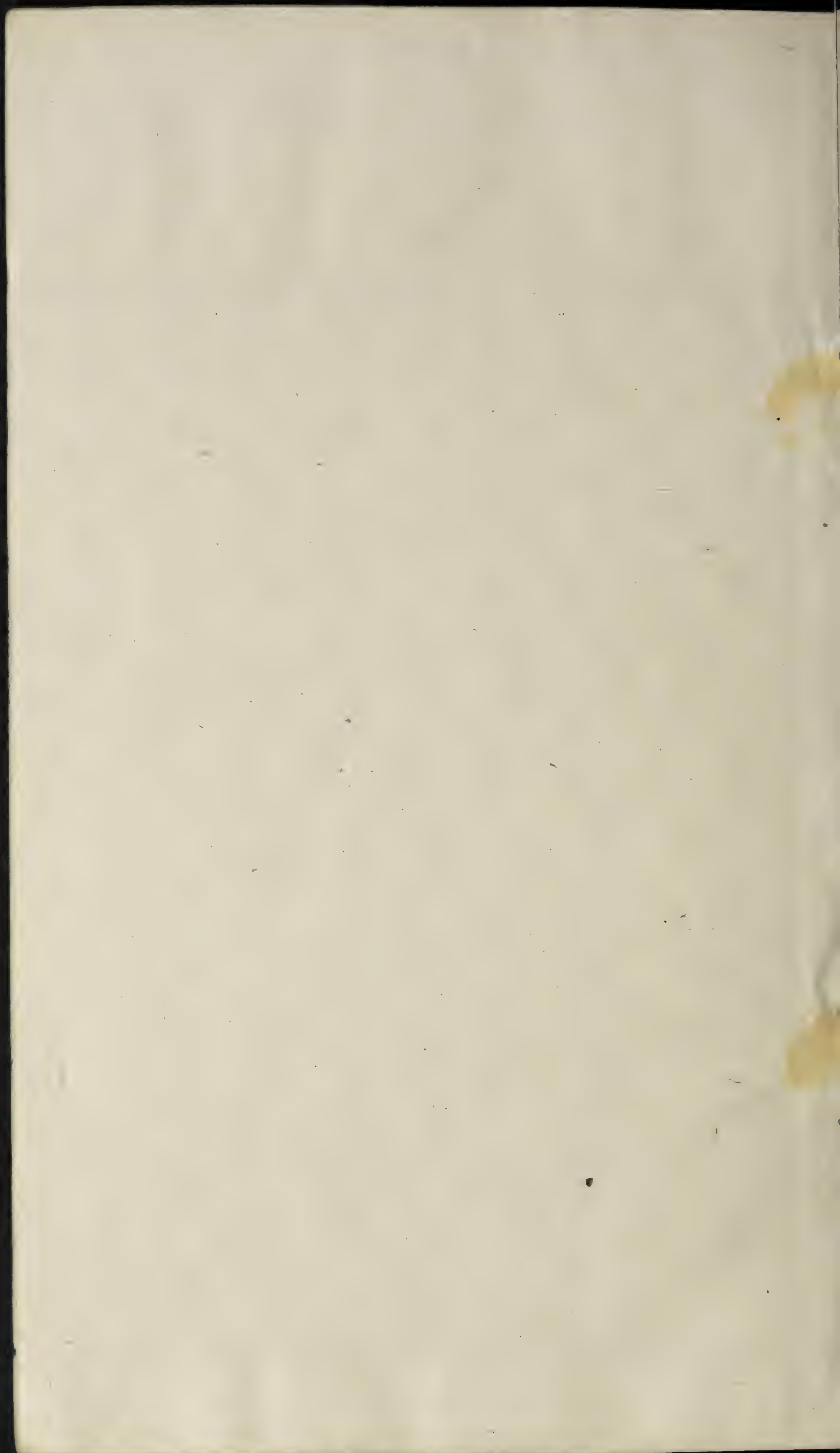
謹按漢書注、荻筩也、言其聲音荻荻。名自定也。

風俗通義卷六終









風俗通義卷七

窮通

易稱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然時有昏晦詩美滔滔江漢南北之紀然時有壅滯論語固天縱之莫盛於聖然時有困否日月不失其體故蔽而復明江漢不失其源故窮而復通聖人不失其德故廢而復興非唯聖人俾爾亶厚夫有恒者亦允臻矣是故君子厄窮而不閔勞辱而不苟樂天知命無怨尤焉故錄先否後喜曰窮通也



孔子困於陳蔡之間七日不嘗粒藜羹不糝而猶絃琴於室顏回擇菜於戶外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逐於魯削迹於衛拔樹於宋今復見厄於此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不禁夫子絃歌鼓舞未嘗絕音蓋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回無以對以告孔子孔子恬然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小人也召吾語之子路與子貢入子路曰如此可謂窮矣夫子曰由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性之患其何窮之爲故內省不疚於

道踈難而不失其德大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
松栢之茂也昔者桓公得之莒晉文公得之曹越得
之會稽陳蔡之厄於丘其幸乎自衛反魯删詩書定
禮樂制春秋之義著素王之法復相定公會于夾谷
昭舊以正其禮抗辭以拒其侮齊人謝過來歸鄆讙
龜陰之田焉
孟軻受業於子思既通游於諸侯所言皆以為迂遠
而濶於事情然終不屈道趣舍枉尺以直尋嘗仕於
齊位至卿後不能用孟子去齊尹士曰不識王之不

可以爲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祿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輒曰夫尹士烏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爲速王庶幾改諸王如改之則必反予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魯平公駕將見孟子嬖人臧倉請曰何哉君所謂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乎樂正子曰克告於君君將爲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曰行或使

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之所能也吾不遇於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又絕糧於鄒薛困殆甚退與萬章之徒序詩書仲尼之意作書中外十一篇以爲聖王不作諸侯恣行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於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也吾爲此懼閑先王之道距楊墨放淫辭正人心熄邪說以承三聖

者、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梁惠王復聘請之、以爲上卿、

孫況、齊威宣王之時、聚天下賢士於稷下、尊寵若鄒衍田駢淳于髡之屬甚衆、號曰列大夫、皆世所稱、咸作書刺世、是時孫卿有秀才、年十五、始來游學、諸子之事、皆以爲非先王之法也、孫卿善爲詩禮易春秋、至襄王時、而孫卿最爲老師、齊尚循列大夫之缺、而孫卿三爲祭酒焉、齊人或讒孫卿、乃適楚、楚相春申君以爲蘭陵令、人或謂春申君、湯以七十里、文王以

百里孫卿賢者也今與之百里地楚其危乎春申君謝之孫卿去之游趙應聘於秦是時七國交爭尚於權詐而孫卿守禮義貴術籍雖見窮擯而猶不黜其志作書數十篇疾濁世之政國亂君危相屬不遵大道而營乎巫祝信禨祥蘇秦張儀以邪道說諸侯以大貴顯隨而笑之曰夫不以其道進者必不以其道仕又小五伯以爲仲尼之門羞稱其功後客或謂春申君曰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衰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彊故賢者所在君尊國安今孫況天下賢

人、所去之國、其不安乎、春申君使請孫況、況遺春申君書、刺楚國、因爲歌賦以遺春申君。春申君因不得已乃行、復爲蘭陵令焉、

虞卿、游說之士也、一見趙孝成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拜爲上卿、故號爲虞卿、其後范雎之仇魏齊亡過平原君、於是秦昭王請平原君、願爲布衣之交、與飲數日、請曰、周文王得呂尚而以爲太公、齊桓得管夷吾而以爲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仇在君之家、願使人取其頭、不然吾不出君於

關平原君曰貴而交者爲賤也富而友者爲貧也夫
魏齊者勝之交也在固不出況今又不在臣所乎昭
王乃遺趙王書曰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家王使
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
於關趙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
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印與魏
齊閒行念諸侯莫可以赴急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
陵以至楚而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與未肯見曰虞卿
何如人哉時侯嬴在傍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

也夫虞卿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斤再見拜
爲上卿三見卒受相印萬戶侯當是之時天下爭知
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
印捐萬戶侯而閒行以急士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
如人知人固未易也信陵君大慚駕如野迎之魏齊
聞信陵君之初重見之大怒而自刎趙王聞之卒取
其頭與秦秦乃遣平原君虞卿遂畱於魏魏趙畏秦
莫復用困而不得意乃著書八篇號虞氏春秋焉孟
嘗君逐於齊見反譚子迎於澅曰君怨於齊大夫乎

孟嘗君曰有譚子曰如意則殺之乎夫富貴則人爭歸之貧賤則人爭去之此物之必至而理之固然也願君勿怨請以市論朝而盈焉夕而虛焉非朝愛之而夕憎之也求在故往亡故去孟嘗君曰謹受命於是削所怨者名而已

韓信常從南昌亭長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早食食時信往不為具食信亦知意遂絕去釣城下有一漂母見信饑飯之竟漂數十日信曰吾必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耳豈望報乎淮陰

少年有侮信者曰君雖姣麗好帶長劒怯耳能死刺我不能則出我跨下於是信孰視之俛出跨下匍匐一市人皆笑以爲信怯後佐命大漢功冠天下封爲楚王賜所食母千金及亭長與百錢公小人也爲德不竟召辱信之少年以爲中尉告諸侯將相曰此人壯士也方辱我時豈不能殺之殺之無名故忍至於此也

韓安國爲梁中大夫坐法抵罪蒙獄吏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田甲曰然則溺之居無幾

梁內史缺孝景皇帝遣使者卽拜安國爲內史起徒中爲二千石田甲亡去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乃宗甲肉袒謝安國笑曰公等可與治乎卒善遇之

李廣去雲中太守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飲田間還霸陵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遼西大爲邊害於是孝武皇帝乃召廣爲北平太守廣請霸陵尉與俱至軍斬之上書謝罪上報曰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振

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是以名聲縣於夷貊、威稜憺乎鄰國、夫報怨除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乃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稱朕之指哉。

太尉沛國劉矩叔方為尚書令、失將軍梁冀意、遷常山相、去官、冀妻兄孫禮為沛相、矩不敢還鄉里訪友人彭城環玉都、玉都素敬重、矩欲得其意、喜於見歸。為除處所、意氣周濟。人有譖玉都者、禍至無日、何宜為其主乎、玉都因事遣出、家人不復占問者則欝蒸、

寒則凜凍且饑且渴如此一年矩素直亮衆談同愁冀亦舉縣轉薄爲厚上補從事中郎復爲尚書令五卿三公爲國光鎮玉都懟悔自絕司徒中山祝恬字伯休公車徵道得溫病過友人鄴令謝著著拒不通因載病去至汲積六七日止客舍中諸生曰令君所苦沈結困無醫師聞汲令好事欲往語之恬曰謝著我舊友也尚不相見視汲令初不相知語之何益死生命也醫藥曷爲諸生事急坐相守吉凶莫見收舉便至寺門口白時令汝南應融義高聞之驚愕即嚴

便出徑詣牀蓐手自收模對之垂涕曰伯休不世英
才當爲國家幹輔人何有生相知者默止客舍不爲
人所知邂逅不自貞哉家上有尊老下有弱小願相
隨俱入解傳伯休辭讓融遂不聽歸取衣車厚其薦
蓐躬自御之手爲丸藥口嘗饘粥身自分熱三四日
間加甚劣極便制衣棺器送終之具後稍加損又謂
伯休吉凶不諱憂怖交心閒麤作備具相對悲喜宿
止傳中數十餘日伯休彊健入舍後室家酣宴乃別
伯休到拜侍中尚書僕射令豫章太守大將軍從事

中郎義高爲廬江太守八年遭母喪停柩官舍章百餘上得聽行服未闋而恬拜司隸薦融自代歷典五郡名冠遠近著去鄰淺薄流聞不爲公府所取司徒潁川韓演伯南爲丹陽太守坐從兄季朝爲南陽太守刺探尚書演法車徵以非身中贓釁道路聽其從容至蕭蕭令吳斌演同歲也未至謁其賓從到蕭乃一相勞而斌內之狴犴堅其鐶挺躬將兵馬送之出境從事汝南閻符迎之於杼秋相得令止傳舍解其桎梏入與相見爲致餚異曰明府所在流稱今

以公徵、往便原除、不宜深入、以介意、意氣過於所望、到亦遇赦、其間無幾、演爲沛相、武去官、乃臨中台首辟符焉、

太傅汝南陳蕃、坐舉去光祿勳、還到臨潁巨陵亭、從者擊亭卒數下、亭長閉門、收其諸生人客、皆厭毒痛、欲復收蕃、蕃曰、我故大臣、有罪州郡、尚當先請、今約勑兒客無素、幸皆坐之、何謂乃欲相及、相守數時、會行亭掾至、困乃得免、時令范伯弟亦聞殺其亭長、蕃本召陵、父梁父令、別仕平輿、其祖河東太守、冢在召

陵歲時往祠、以先人所出重難解亭、止諸家舍、時令劉子興、亦本光肅不肯出候、股肱爭之、爾乃會其家上、蕃持板迎之長跪、令徐乃下車即坐、不命去板辭意又不謙恪、蕃深忿之、令去顧謂賓客、平輿老夫何欲召陵令哉、不但為諸家故耶、而為小豎子所慢、孔子曰假我數年、乎其明年桓帝赫然誅五侯鄧氏、海內望風草偃、子興以臟疾見彈、埋於當世矣。蕃起於家、為尚書僕射太中大夫太尉、

謹按尚書曰、人惟求舊、詩云、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論

語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周禮九兩友以任得民是以隋會圖其身而不遺其友鮑叔度其德而固推管子厥後陵遲彌已凋翫伐木爲鳥鳴之刺谷風有弃予之怨陳餘張耳携手遯秦友猶父子及據國爭權還爲豺虎自漢所稱王貢彈冠蕭朱結綬博育復隙其終始以交爲難況客悅偶合而能申固其好者哉故長平之吏移於冠軍魏其之客移於武安鄭當汲黯亦旋復然翟公疾之乃書其門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貴一賤交情乃見自古患焉非直今也韓信寵秩

出跨下之人斯難能也安國不念舊惡合禮中平李
膺因戚歸忿非義之禮宣尼暨陳皆降而復升兼濟
天下唯虞卿適於彊秦獨善其身纘述篇籍垂訓後
昆昔子夏心戰則臞道勝如肥何必高祿豐爵以爲
融懿也

風俗通義卷七終

風俗通義卷八

祀典

禮天子祭天地山川歲徧春秋國語凡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典禮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爲質者也及天之三辰所昭仰也地之五行所生殖也九州名山川澤所出財用也非是族也不在祀典禮𧨏論語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又曰淫祀無福是以泰山不享季氏之旅易美西鄰禴祭蓋重祀而不貴牲敬實而不

求華也自高祖受命郊祀祈望世有所增武帝尤敬鬼神于時盛矣至平帝時天地六宗已下及諸小神凡千七百所今營寓夷泯宰器闕亡盖物盛則衰自然之道天其或者欲反本也故記敘神物曰祀典也

先農

謹按春秋左氏傳曰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周四月今二月也先農之時也孝文帝二年正

月詔曰、農者天下之本、其闢籍田、朕躬帥耕以給宗廟粢盛、今民間名曰田官、古者使民如借、故曰籍田。

社神

孝經說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廣博、不可徧敬、故封土以爲社而祀之、報功也、周禮說二十五家置一社、但爲田祖報求、詩云、乃立冢土、文曰、以御田祖、以祈甘雨、

謹按春秋左氏傳曰、共工有子曰句龍、佐顓頊能平九土、爲后土、故封爲土公、祀以爲社、非地祇

稷神

孝經說、稷者五穀之長、五穀衆多、不可徧祭、故立稷而祭之。

謹按春秋左氏傳、有烈山氏之子曰柱、能殖百穀蔬果、故立以爲稷正也、周棄亦以爲稷正也、周棄亦以爲稷、自商以來祀之、禮緣生以事死、故社稷人祀之也。則祭稷穀不得稷米稷反自食也。而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司馬子魚諫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祭以爲人也、民人神之主也、用人其誰享之、詩云、吉

日庚午、既伯既禱、豈復殺馬以祭馬乎孝經之說於斯悖矣米之神爲稷故以癸未日祠稷於西南水勝火爲金相也

靈星

俗說縣令問主簿靈星在城東南何法、主簿仰答曰、惟靈星所以在東南者亦不知也

漢書郊祀志、高祖五年、初置靈星、祀后稷也歐爵簸揚田農之事也

謹按祀典、既以立稷、又有先農、無爲靈星復祀后稷

也左中郎將賈逵說以爲龍第三有天田星、靈者神也、故祀以報功、辰之神爲靈星、故以壬辰日祀靈星於東南、金勝木爲土相也。

竈神

禮器記曰、臧文仲安知禮、燔柴於竈、竈者老婦之祭也。故盛於盆、尊於瓶、

周禮說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祀以爲竈神、

謹按明堂月令孟冬之月其祀竈也。五祀之神、王者所祭、古之神聖有功德於民、非老婦也、漢記南陽陰

子方積恩好施、喜祀竈、臘日晨炊而竈神見、再拜受神、時有黄羊、因以祀之、其孫識、執金吾、封原鹿侯、興衛尉鮦陽侯、家凡二侯、牧守數十、其後子孫常以臘日祀竈以黄羊。

風伯

楚辭說、後飛廉使奔屬、飛廉風伯也、

謹按周禮以柳燎祀風師、風師者箕星也、箕主簸揚、能致風氣。易巽爲長女也。長者伯、故曰風伯。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養成萬物、有功於人、王者祀以報

功也、戌之神爲風伯。故以丙戌日祀於西北。火勝金。爲木相也。

雨師

春秋左氏傳、說共工之子爲元冥師、鄭大夫子產禳於元冥、雨師也、謹按周禮、以槱燎祀雨師、雨師者畢星也、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易師卦也、土中之衆者莫若水、衆者師也、雷震百里、風亦如之、至于太山、不崇朝而徧雨天下、異於雷風。其德散大、故雨獨稱師也、丑之神爲

雨師故以巳丑日祀雨師於東北土勝水爲火相也

桃梗　葦茭　畫虎

謹按黃帝書上古之時有荼與鬱壘昆弟二人性能執鬼度朔山上章桃樹下簡閱百鬼無道理妄爲人禍害荼與鬱壘縛以葦索執以食虎於是縣官常以臘除夕飾桃人垂葦茭畫虎於門皆追效於前事冀以衛凶也桃梗梗者更也歲終更始受介祉也戰國策齊語孟嘗君將西入秦諫者千數而弗聽蘇秦欲止之曰臣之來也過於淄上有土偶人焉與桃梗相

與語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埏子以爲人至歲八月天霖雨淄水至則子殘矣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殘則復西岸耳子東國桃木也削子以爲人隆雨下淄水至流子而泛泛將何如矣夫秦四塞之國譬若虎口而入之則不知其可孟嘗乃止春秋左氏傳曰魯襄公朝楚會楚康王卒楚人使公親襚公患之叔孫穆叔曰祓殯而襚則布帛也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深山窮谷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

弧棘矢以除其災也。葦茭、傳曰、萑葦有藂、呂氏春秋湯始得伊尹、祓之於廟、薰以萑葦、周禮卿大夫之子名曰門子、論語誰能出不由戶、故用葦者、欲人子孫蕃殖。不失其類。有如萑葦。茭者、交易陰陽代興也。虎者陽物、百獸之長也。能執搏挫鋭噬食鬼魅、今人卒得惡遇。燒悟虎皮飲之。擊其爪亦能辟惡。此其驗也、

雄雞

俗說雞鳴將旦爲人起居、門亦昏閉晨開、扞難守固禮貴報功、故門戶用雞也、

青史子書說雞者東方之牲也歲終更始辨秩東作萬物觸戶而出故以雞祀祭也

太史丞鄧平說臘者所以迎刑送德也大寒至常恐陰勝故以戌日臘戌者溫氣也用其氣日殺雞以謝刑德雄著門雌著戶以和陰陽調寒配水節風雨也

謹按春秋左氏傳周大夫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歸以告景王曰憚其為犧也山海經曰祠鬼神皆以雄雞魯郊祀常以丹雞祀日以其朝聲赤羽去魯侯之咎今人卒得鬼刺痱悟殺雄雞以傳其心上病

賊風者作雞散東門雞頭可以治蠱出此言之雞主以禦死辟惡也

殺狗磔邑四門

俗說狗別賓主善守禦故著四門以辟盜賊也

謹按月令九門磔禳以畢春氣蓋天子之城十有二門東方三門生氣之門也不欲使死物見於生門故獨於九門殺犬磔禳犬者金畜禳者却也抑金使不害春之時所生令萬物遂成其性火當受而長之故曰以畢春氣功成而退木行終也

太史公記、秦德公始殺狗磔邑四門以禦蠱菑、令人殺白犬以血題門戶、正月白犬血辟除不祥、取法於此也、

膢

謹按韓子書、山居谷汲者膢臘而買水、楚俗常以十二月祭飲食也、又曰、嘗新始殺也、食新曰貙膢。

臘

謹按禮傳、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爲臘、臘者獵也、言田獵取獸以祭祀其先祖也、或曰臘者

接也新故交接故大祭以報功也漢家火行衰於戌故曰臘也

祖

謹按禮傳共工之子曰脩好遠遊舟車所至足跡所達靡不窮覽故祀以爲祖神祖者徂也詩云韓侯出祖清酒百壺左氏傳襄公將適楚夢周公祖而遣之是其事也詩云吉日庚午漢家盛於午故以午祖也

禊

謹按周禮男巫掌望祀望衍旁招以茅女巫掌歲時

以祓除釁浴禊者潔也春者蠢也蠢蠢摇動也尚書以殷仲春厥民析言人解療生疾之時故於水上釁潔之也巳者祉也邪疾巳去祈分祉也

司命

謹按詩云芃芃棫樸薪之槱之周禮槱燎司中司命文昌也司中文昌上六星也槱者積薪燔柴也今民間獨祀司命耳刻木長尺二寸爲人像行者檐篋中居者别作小屋齊天地大尊重之汝南餘郡亦多有皆祠以腊率以春秋之月

卷終

怪神

禮天子祭天地五嶽四瀆諸侯不過其望也大夫五祀士門戶庶人祖蓋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又曰淫祀無福是以隱公將祭鍾巫遇賊蔿氏二世欲解淫神閻樂劫弒仲尼不許子路之禱而消息之節平荀罃不從桑林之祟而晉侯之疾間由是觀之則淫躁而畏者災自取之厭咎饗應反誠據義內省不疚者物莫能動禍轉爲福矣傳曰神者申也怪者疑也孔子

稱土之怪爲墳羊論語子不語怪力亂神故采其見
著者曰怪神也

世間多有見怪驚怖以自傷者

謹按管子書齊公出於澤見衣紫衣大如轂長如轅
拱手而立還歸寢疾數月不出有皇士者見公語驚
曰物惡能傷公公自傷也此所謂澤神委蛇者也唯
霸主乃得見之於是桓公欣然笑不終日而病愈予
之祖父郴爲汲令以夏至日詣見主簿杜宣賜酒時
北壁上有懸赤弩照於杯形如蛇宣畏惡之然不敢

不飲其日便得胸腹痛切妨損飲食大用羸露攻治萬端不為愈後郴因事過至宣家闚視問其變故云畏此蛇蛇入腹中郴還聽事思惟良久顧見懸弩必是也則使門下史將鈴下侍徐扶輦載宣於故處設酒杯中故復有蛇因謂宣此壁上弩影耳非有他怪宣遂解甚夷懌由是瘳平官至尚書歷四郡有威名焉

世間多有惡夢變難必效

謹按晏子春秋齊景公病水十日夜夢與二日鬭而

不勝晏子朝公曰吾夢與二日鬭寡人不勝我其死也晏子對曰請召占夢者立於閨使以車迎召占夢者至曰曷爲見召晏子曰公夢與二日鬭不勝恐必死也占夢者曰請反具書晏子曰無反書公無所病病者陰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公病將已居三日公病大愈且賜占夢者占夢者曰此非臣之功也晏子教臣對也公召晏子將賜之晏子曰占夢者以臣之言對故有益也使臣身言之則不信矣此占夢者之力也臣無功焉公召吏而使兩賜之晏子不爲奪人之

沙占夢者不蔽人之能。

城陽景王祠

謹按漢書朱虛侯劉章齊悼惠王子高祖孫也。徇衛長安、年二十有氣力、高后攝政、諸呂擅恣、章私忿之、嘗入侍宴飲、章爲酒吏、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軍法行酒、有詔可、酒酣、章進歌舞、已而復曰、請爲太后耕田歌、太后笑曰、顧汝父知田耳、若生而爲王者、子安知田乎、曰、臣知之、深耕廣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鉏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亡酒者。章拔劍追斬

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軍法斬之太后左右大驚業許之矣無以罪也自是諸呂畏憚雖大臣亦皆依之高后崩諸呂作亂欲危社稷章與周勃共誅滅之尊立文帝封城陽王賜黃金千斤立二年薨城陽今莒縣是也自琅琊青州六郡及渤海都邑鄉亭聚落皆爲立祠造飾五二千石車商人次第爲之立服帶綬備置官屬烹殺謳歌紛籍連日轉相誑曜言有神明其譴問禍福立應歷載彌久莫之匡糾唯樂安太傅陳蕃濟南相曹操一切禁絕肅然政清陳

曹之後稍復如故安有鬼神能爲病者哉予爲營陵
令以爲章本封朱虛并食此縣春秋國盡力勞定國
能御大災凡在於他尚列祀典章親高祖之孫進說
耕田軍法行酒時固有大志矣及誅諸呂尊立太宗
功冠天下社稷已寧同姓如此功烈如彼餘郡禁之
可也朱虛與莒宜常血食於是乃移書曰到聞此俗
舊多淫祀糜財妨農長亂積惑其後可忿其愚可愍
昔仲尼不許子路之禱晉悼不解桑林之祟死生有
命吉凶由人哀哉黔黎漸染迷謬豈樂也哉莫之徵

耳今條下禁申約吏民爲陳利害其有犯者便收朝
廷若私遺脫爾彌不紀主者髡截歎無反巳城陽景
王縣甚尊之惟王弱冠内侍帷幄呂氏恣睢將危漢
室獨見先識權發酒令抑邪扶正忠義洪毅其歆禋
祀禮亦宜之於駕乘烹殺倡優男女雜錯是何謂也
三邊分拏師老器弊朝廷旰食百姓囂然禮興在有
年饑則損自今聽歲再祀備物而巳不得殺牛遠迎
他倡賦會宗落造設紛華方廉察之明爲身計而復
僣失罰與上同明除見處勿後中覺

九江逡遒有唐居山、名有神、衆巫共爲取公嫗、歲易男、不得復娶、女不得復嫁、百姓苦之、

謹按時太守宋均到官、主者白出錢給聘男子女、均曰、衆巫與神合契。知其旨欲。卒取小民不相當。於是勑條巫家男女以備公嫗。巫扣頭服罪、乃殺之、是後遂絕、

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一以牛祭、巫祝賦斂受謝、民畏其口、懼被祟、不敢拒逆、是以財盡於鬼神、產匱於祭祀、或貧家不能以時祀、至竟言

不敢食牛害或發病且死先爲牛鳴、其畏懼如此、

謹按時太守司空第五倫到官先禁絶之。掾吏皆諫、倫曰、夫建功立事在敢斷、爲政當信經義、言淫祀無福、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律不得屠殺少齒、令鬼神有知。不妄飲食民間、使其無知。又何能禍人。遂移書屬縣、曉諭百姓、民不得有出門之祀。督課部吏張設罪罰、犯尉以下、坐祀依託鬼神、恐怖愚民、皆按論之、有屠生輒行罰、民初恐怖、頗搖動不安、或接祝妄言、倫

物之愈急、後遂斷無復有禍祟矣、

鮑君神

謹按汝南鮦陽、有於田得麏者、其主未往取也、商車十餘乘經澤中行、望見此麏著繩、因持去、念其不事、持一鮑魚置其處、有頃、其主往不見所得麏、反見鮑魚、澤中非人道路。怪其如是。大以為神、轉相告語、治病求福、多有效驗、因為起祀舍、衆巫數十、帷帳鍾鼓、方數百里皆來禱祀、號鮑君神。其後數年、鮑魚主來歷祠下、尋問其故、曰此我魚也。當有何神。上堂取之、

遂從此壞。傳曰。物之所聚斯有神。言人共獎成之耳。

李君神

謹按汝南南頓張助。於田中種禾。見李核。意欲持去。顧見空桑中有土。因殖種。以餘漿溉灌。後人見桑中反復生李。轉相告語。有病目痛者。息陰下。言李君令我目愈。謝以一豚。目痛小疾。亦行自愈。衆犬吠聲。因盲者得視。遠近翕赫。其下車騎常數千百。酒肉滂沱。間一歲餘。張助遠出來還。見之。驚云。此有何神。乃我所種耳。因就斮也。

石賢士傳

謹按汝南汝陽彭氏墓路頭立一石人在石獸後田家老母到市買數片餌暑熱行疲頓息石人下小瞑遺一片餌去忽不自覺行道人有見者時客適會問因有是餌客聊調之石人能治病愈者來謝之轉語頭痛者摩石人頭腹痛者摩其腹亦還自摩他處於此凡人病自愈者因言得其福力號曰賢士輜軿轂擊帷帳絳繒絲竹之音聞數十里尉部常往護視數年亦自歇末復其故矣

世間多有亡人魄持其家語聲氣所說良是、

謹按陳國張漢直到南陽、從京兆尹延叔堅讀左氏傳、行後數月、鬼物持其女弟言、我痛死、喪在陌上、常苦饑寒、操一量不借挂柴後昔上傳子方、送我五百錢在北墉中、皆亡取之、又李幼一頭牛文券在書篋中、往求索之、悉如其言、婦尚不知有此女、新從聟家來、非其所受、人哀傷、益以爲審、父母諸弟衰絰到來迎喪、去精舍數里、遇漢直與諸生十餘人相追、漢直顧見其家、怪其如此、家見漢直、謂其鬼也、悵惘良久、

漢直乃前爲父拜說其本末且悲且喜、凡所聞見、若
此非一、夫死者澌也。鬼者歸也、精氣消越。骨肉歸于
土也。夏后氏用明器、殷人用祭器、周人兼用之、視民
疑也、子貢問孔子死者其有知乎、曰賜爾死自知之。
由未晚也。董無心云、杜伯死親射宣王於鎬京、予以
爲桀紂所殺、足以成軍、可不須湯武之衆、古事既察、
且復以今驗之、人相啖食甚於畜生。凡菜肝鱉瘕、尚
能病人、人用物精多、有生之最靈者也。何不芥蔕於
其胷腹而割裂之哉。猶死者無知審者矣。而時有漢

直爲狗鼠之所爲

世間亡者多有鬼神語言飲食其家信以爲是、益用悲傷、

謹按司空南陽來季德、停喪在殯、忽然坐祭牀上、顏色服飾聲氣熟是也、孫兒婦女以次敎誡、事有條貫、鞭撻奴婢、皆得其過、飲食飽滿、辭訣而去、家人大哀、剝斷絕如是三四、家益厭苦、其後飲醉形壞、但得老狗。便朴殺之、推問里頭沽酒家狗。

世間多有狗作變怪、朴殺之、以血塗門戶、然衆

得咎殃

謹按桂陽太守汝南李叔堅少時爲從事在家狗人立行家言當殺之叔堅云犬馬諭君子狗見人行效之何傷叔堅見縣令還解冠榻上狗戴持走家大驚時復云誤觸冠冠纓挂著之耳狗於竈前畜火家益怔忪復云兒婢皆在田中狗助畜火幸可不煩鄰里此有何惡里中相罵不言無狗怪遂不肯殺後數日狗自暴死卒無纖介之異叔堅辟大尉掾固陵長原武令終享大位子條蜀郡都尉威龍司徒掾凡變怪

皆婦女下賤。何者、小人愚而善畏、欲信其說、類復祀
增、文人亦不證察、與俱悼懾。邪氣承虛、故速咎證。易
曰、其亡斯自取災。若叔堅者、心固於金石、妖至而不
懼、自求多福、壯矣乎。

昔晉文公出獵、見大蛇、高如隄、其長竟路。文公曰、天
子見妖則脩德、諸侯脩政、大夫脩家、士脩身。乃飭齋
館、忘食與寢、請廟曰、孤犧牲瘯蠡、幣帛不厚、罪一也。
遊逸無度、不卹國政、罪二也。賦役重數、刑罰憯尅、罪
三也。有三罪矣、敢逃死乎。其僕守蛇吏夢天殺蛇曰

何故當聖君道爲及明視之則已臭爛

武帝時迷於鬼神尤信越巫董仲舒數以爲言武帝欲驗其道令巫詛仲舒仲舒朝服南面誦詠經論不能傷害而巫者忽死

世間多有精物妖恠百端

謹按魯相右扶風臧仲英爲侍御史家人作食設案欻有不清塵土投汙之炊臨熟不知釜處兵弩自行火從篋簏中起衣物燒盡而簏故完婦女婢使悉亡其鏡數日堂下擲庭中有人聲言汝鏡孫女年三四

歲亡之求不能得二三日乃於清中糞下啼若此非
一汝南有許季山者素善卜卦言家當有老青狗物
內中婢御者益喜與為之誠欲絕殺此狗遣益喜歸
鄉里皆如其言因斷無纖介仲英遷太尉長史
汝南汝陽西門亭有鬼魅賓客宿止有死亡其厲厭
者皆亡髮失精尋問其故云先時頗已有怪物其後
郡侍奉掾宜祿鄭奇來去亭六七里有一端正婦人
乞得寄載奇初難之然後上車入亭趨至樓下吏卒
檄白樓不可上云我不惡也時亦昏冥遂上樓與婦

人樓宿未明發去亭卒上樓掃除見死婦大驚走白亭長亭長擊鼓會諸廬吏共集診之乃亭西北八里吳氏婦新亡以夜臨殯火滅火至失之家即持去奇發行數里腹痛到新頓利陽亭加劇物故樓遂無敢復上。

謹按北部督郵西平到伯夷年三十所大有才決長涉太守到君章孫也日晡時到亭勑前導人錄事掾白今尚早可至前亭曰欲作文書便留吏卒惶怖言當解去傳云督郵欲於樓上觀望亟掃除須臾便上

未冥樓鐙階下復有火勑我思道不可見火滅去吏知必有變當用赴照但藏置壺中耳旣冥整服坐誦六甲孝經易本訖臥有頃更轉東首以拏巾結兩足幘冠之密拔劒解帶夜時有正黑者四五尺稍高走至柱屋因覆伯夷持被掩足跣脫幾失再三徐以劒帶擊魅腳呼下火上照視老貍正赤略無衣毛持下燒殺明旦發樓屋得所髡人結百餘因從此絕伯夷舉孝廉益陽長楚辭云鼈令屍亡泝江而上到岷山下穌起蜀人神之尊立爲王漢淮陽太守尹齊其治

嚴酷死未及殯怨家欲燒之屍亦飛去見於書傳樓上新婦豈虛也哉

世間多有伐木血出以為怪者

謹按桂陽太守江夏張遼叔高去鄢令家居買田田中有大樹十餘圍扶疎蓋數畝地播不生穀遣客伐之木中血出客驚怖歸具事白叔高叔高大怒老樹汁出此何等血因自嚴行復斫之血大流灑叔高使先斫其枝上有一空處白頭公可長四五尺忽出往赴叔高高乃逆格之凡殺四頭左右皆怖伏地而叔高恬

如也。徐熟視非人非獸也。遂伐其木。其年應司空辟侍御史、兗州刺史、以二千石之尊過鄉里薦祝祖考、白日繡衣榮羨如此。其禍安居。春秋國語曰、木石之怪夔魍魎、物惡能害人乎。

世間多有蛇作怪者

謹按車騎將軍巴郡馮緄鴻卿、爲議郎、發綬笥、有二赤蛇、可長二尺、分南北走、大用憂怖。許季山孫、字寧方、得其先人秘要、緄請使卜、云君後三歲、當爲邊將、東北四五里官、以東爲名。復五年爲大將軍南征。此

吉祥鴻卿意感名解實應且惑居無幾拜尚書遼東太守廷尉太常會武陵蠻夷黃高攻燒南郡鴻卿以威名素著選登亞將統六師之任奮虓虎之勢後爲屯騎校尉將作大匠河南尹復再臨理官紀數方面如寧方之言春秋外蛇與內蛇鬬文帝時亦復有此傳志著其云爲而鴻卿獨以終吉豈所謂或得神以昌乎。

世間人家多有見赤白光爲變恠者

謹按太尉梁國橋元公祖爲司徒長史五月末所於

中門外臥夜半後見東壁正白如開門明呼問左右左右莫見因起自往手收莫之壁白如故還牀復見之心大悖動共旦予適往候之語次相告因為說鄉人有董彥興者即許季山外孫也其探頤索隱窮神知化雖眭孟京房無以過也然天性褊狹羞於卜術間來候師王叔茂請起往迎須臾便與俱還公祖虛禮盛饌下席行觴彥興自陳下土諸生無他異分幣重言甘誠有踧踖頗能別者願得從事公祖辭讓再三爾乃聽之曰府君當有怪白光如門明者然不為

害也六月上旬雞鳴時南家哭聲十也到秋節遷[illegible]

行郡以金爲名位至將軍三公公而曰怪異如此救

族不暇何能致望於所不圖此相饒耳到六月九日

未明太尉楊秉暴薨七月二日拜鉅鹿太守鉅邊有

金後爲度遼將軍歷登三事今妖見此而應在彼猶

趙鞅夢童子裸歌而吳入郢也

風俗通義卷九終

風俗通義卷十

山澤

孝經曰、聖不獨立、智不獨治。神不過天地同靈、造虛由、立五嶽、設三台、傳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或伯或子男大小爲差。尚書咸秩無文。王者報功。以次秩之、無有文也。易稱山澤通氣。禮名山大澤不以封諸侯。故積其類曰。山澤也。

五嶽

東方泰山、詩云、泰山巖巖、魯邦所瞻、尊曰岱宗、岱者

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天下。其惟泰山乎。故爲五嶽之長。王者受命、易姓改制、應天功成封禪以告天地、孔子曰、封泰山禪梁父可得而數、七十有二、岱宗廟在博縣西北三十里、山虞長守之、十月日合凍、臘月日涸凍、正月日解凍、皆太守自侍祠、若有穢疾、代行事法、七十萬五千三牲、燔柴上福脯三十朐、縣次傳送京師、西嶽皆王同禮、南方衡山一名霍、霍者萬物盛長垂枝布葉、霍然而大。廟在廬江灊縣、西方華山、華者華也、

萬物滋然變華於西方也廟在宏農華陰縣北方恒山恒者常也萬物伏藏於北方有常也廟在中山上曲陽縣中央曰嵩高嵩者高也詩云嵩高惟嶽峻極于天廟在潁川陽城縣

謹按尚書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岱宗泰山也望秩于山川遂見東后東后諸侯也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贄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嶽南嶽衡山也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嶽西嶽華山也十二月北巡狩至于北嶽北嶽恒山也皆

如岱宗之禮。中嵩高也、王者所居故不巡焉。巡者循也、狩者守也、道德太平。恐遠不同化。幽隱有不得所者。故自親行之也。所以五載一出者、蓋五歲再閏。天道大備嶽者、埆功考德黜陟幽明也。

四瀆

河出燉煌塞外崑崙山、發源注海。易河出圖、聖人則之、禹貢九河既道、詩曰河水洋洋、廟在河南滎陽縣、河隄謁者掌四瀆、禮祠與五嶽同。江出蜀郡湔流互徼外岷山入海、詩云、江漢淘淘、禹貢江漢朝宗于海

廟在廣陵江都　出南陽平氏桐栢大復山東南
入海禹貢海岱及淮淮沂其乂詩云淮水湯湯廟在
平氏縣濟出常山房子贊皇山東入泜禹貢浮于汶
達于濟廟在東郡臨邑縣
謹按尚書大傳禮三正記江河淮濟爲四瀆瀆者通
也所以通中國垢濁民陵居殖五穀也江者貢也珍
物可貢獻也河者播爲九流出龍圖也淮者均均其
務也濟者齊齊其度量也

林

謹按詩云殷商之旅、其會如林、傳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禮記將主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林樹木之所聚生也。今配林在泰山西東五六里、予前臨郡、因侍祀之行、故往觀之樹木蓋不足言。猶七八百載間有衰索乎。

麓

謹按尚書堯禪舜納于大麓麓林屬於山者也。春秋沙麓崩、傳曰、麓者山足也。詩云、瞻彼旱麓、易稱即鹿無虞、以從禽也、

京

謹按爾雅丘之絕高大者爲京、謂非人力所能成。乃天地性自然也。春秋左氏傳、莫之與京、國語趙文子與叔向遊於九京、今京兆京師。其義取於此。

陵

謹按詩云如山如陵、易曰伏戎于莽、升其高陵、又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邱陵春秋左氏傳曰、殽有二陵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殽在宏農澠池縣、其語曰、東殽西殽。澠池所高。國語

周單子會晉厲公於加陵、爾雅曰、陵莫大於加陵、言其獨高厲也、陵有天性自然者。今王公墳壟各稱陵也。

丘

謹按尚書、民乃降丘度土、堯遭洪水萬民皆山棲巢居以避其害、禹決江疏河、民乃下丘營度爽塏之場、而邑落之故丘之字二人立一上。一者地也四方高中央下。像形也詩云至于頓丘、宛丘之下、論語他人之賢丘陵也、爾雅曰、天下有名丘五、其三在河南、二

墟

謹按尙書舜生姚墟傳曰郭氏之墟墟者虛也郭氏古之諸侯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法故善人怨焉惡人存焉是以敗爲丘墟也今故廬居處高下者亦名爲墟姚墟在濟陰城陽縣帝顓頊之墟閼伯之墟是也

阜

謹按詩云如山如阜春秋左氏傳魯公伯禽宅曲阜

之地、阜者茂也、言平地隆踊。不屬於山陵也。今曲阜在魯城中、委曲長七八里。維北芒坂、即爲阜也、

培

謹按春秋左氏傳、培塿無松栢、言其卑小、部者阜之類也。今齊魯之間、田中少高卬。名之爲部矣。

藪

謹按爾雅、藪者澤也、藪之爲言厚也、草木魚鼈所以厚養人君與百姓也。魯有泰野、晉有泰陸、秦有陽紆、宋有孟諸、楚有雲夢、吳有具區、齊有海隅、燕有昭餘

鄭有圃田、周有焦濩、今漢有九州之藪、楊州曰具區、在吳縣之西、荊州曰雲夢、在華容縣南、今有雲夢長掌之、豫州曰圃田、在中牟縣西、青州曰孟諸、不知在何處、兗州曰大野、在鉅鹿縣北、雍州曰弦蒲、在汧縣北蒲谷亭、幽州曰奚養、在虎縣東、冀州曰泰陸、在鉅鹿縣西北、并州曰昭餘祁、在鄔縣北、其一藪推求未得其處、尚書紂為逋逃淵藪、春秋左氏傳曰、山藪藏疾、又曰藪之薪蒸、虞侯守之是也、

澤

謹按尚書雷夏既澤、詩云彼澤之陂、有蒲與荷、傳曰水草交厝名之爲澤。澤者、言其潤澤萬物以阜民用也。春秋左氏傳曰、澤之萑蒲、舟鮫守之、韓詩內傳舜漁雷澤、雷澤在濟陰城陽縣、

沆

謹按傳曰、沆者莽也、言其平望莽莽無涯際也。沆澤之無水斥鹵之類也。今俗語亦曰沆

沛

謹按尚書春秋公羊傳齊景公循海而東、師大陷沛

澤之中左氏傳齊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傳曰送逸禽之超大沛沛者草木之蔽茂禽獸之所蔽匿也

湖

謹按春秋國語伍子胥諫吳王與我爭五湖之利非越乎及越滅吳范蠡乘扁舟於五湖湖者言流瀆四面所猥也川澤所仰以溉灌也今廬江臨丹陽蕪湖縣是也

陂

謹按傳曰陂者繁也言因下鍾水以繁利萬物也今

陂皆以溉灌今汝南富陂縣是也

渠

謹按傳曰渠者水所居也秦時韓人鄭國穿渠孝武帝時趙中大夫白公復穿渠故其語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鍤為雲決渠為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數百萬口又鄭當時穿渠以利漕道若此非一官民俱賴其饒焉

溝

謹按周禮澮者㳥也廣四尺深四尺漢書高祖與項羽要割鴻溝以東爲楚是也鴻溝在滎陽縣

洫

謹按周禮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故謂之洫

論語曰禹盡力乎溝洫

風俗通義卷十終

右風俗通十卷漢泰山太守汝南應劭仲遠撰按
本傳云劭撰風俗通以辨物類名號識時俗嫌疑
文雖不典後世服其洽聞凡所著述百三十六篇
內風俗通義隋志三十一卷唐志作三十卷文獻
通考惟存十卷而劭自序亦祇云二十卷或後人
見此書散佚祇據現存成數爲說并序文改之耳
陳氏謂餘略見庾仲容子鈔考後漢書五行志注
於董逃烏臟之讖夜龍伯夏之妖引風俗通皆不
見今本而廣韻及通鑑注引風俗通氏姓篇尤多

則其所可考見者又不止庾氏子鈔也今祇就叢書本校正其以風俗通名書說見自序不復論焉

汲上王謨識

人物志

人性爲之原而情者性之流也性發於內情導於外而形色隨之故邪正態度變露莫狀溷而莫覩其眞也惟至哲爲能以材觀情索性尋流照原而善惡之迹判矣聖人沒諸子之言

性者各膠一見以倡惑於後是俾馳辨闘異者得肆其說蔓衍天下故學者莫要其歸而天理幾乎息矣予好閱古書於史部中得劉邵人物志十二篇極數萬言其述性品之上下材質之兼偏研幽摘微一貫於道若度

之長短權之輕重無銖髮蔽也大抵考諸行事而約人於中庸之域誠一家之善志也由魏至宋歷數百載其用尚晦而鮮有知者吁可惜哉剝蝕篆淺技無益於教者猶刋鏤以行於世是書也博而暢辨而不肆非衆說

之流也王者得之爲知人之龜鑑士君子得之爲治性修身之檄栝其効不爲小矣予安得不序而傳之嬈夫良金美玉籝櫝一啓而觀者必知其寶也宋阮逸撰

人物志目錄

卷下

目錄終

人物志卷上

魏　廣平劉邵著　奉新羅蘭玉校

九徵第一 人物情性志氣不同徵神見貌形驗有九

蓋人物之本出乎情性情性之理甚微而玄非聖人之察其孰能究之哉凡有血氣者莫不含元一以爲質稟陰陽以立性體五行而著形苟有形質猶可卽而求之凡人之質量中和最貴矣中和之質必平淡無味故能調成五材變化應節是故觀人察質必先察其平淡而後求其聰明聰明者陰陽之精陰陽清

稱則中叡外明聖人淳耀能兼二美知微知章自非聖人莫能兩遂故明白之士達動之機而暗於元慮元慮之人識靜之原而困於速捷猶火日外照不能内見金水内映不能外光二者之義蓋陰陽之別也若量其材質稽諸五物五物之徵亦各著於厥體矣其在體也木骨金觔火氣土肌水血五物之象也五物之實各有所濟是故骨植而柔者謂之宏毅宏毅也者仁之質也氣清而朗者謂之文理文理也者禮之本也體端而實者謂之貞固貞固也者信之基也

筋勁而精者謂之勇敢勇敢也者義之決也色平而
暢者謂之通微通微也者智之原也五質恒性故謂
之五常矣五常之別列爲五德是故溫直而擾毅木
之德也剛塞而弘毅金之德也愿恭而理敬水之德
也寬栗而柔立土之德也簡暢而明砭火之德也雖
體變無窮猶依乎五質故其剛柔明暢貞固之徵著
乎形容見乎聲色發乎情味各如其象故心質亮直
其儀勁固心質休決其儀進猛心質平理其儀安閑
夫儀動成容各有態度直容之動矯矯行行休容之

動業業蹌蹌德容之動顒顒卬卬夫容之動作發乎心氣心氣之徵則聲變是也夫氣合成聲聲應律呂有和平之聲有清暢之聲有回衍之聲夫聲暢於氣則實存貌色故誠仁必有溫柔之色誠勇必有矜奮之色誠智必有明達之色夫色見於貌所謂徵神徵神見貌則情發於目故仁目之精慤然以端勇膽之精曄然以彊然皆偏至之材以勝體爲質者也故勝質不精則其事不遂是故直而不柔則木勁而不精則力固而不端則愚氣而不清則越暢而不平則蕩

是故中庸之質異於此類五常既備包以澹味五質內充五精外章是以目彩五暉之光也故曰物生有形形有神精能知精神則窮理盡性性之所盡九質之徵也然則平陂之質在於神明暗之實在於精勇怯之勢在於觔强弱之植在於骨躁靜之決在於氣慘懌之情在於色衰正之形在於儀態度之動在於容緩急之狀在於言其爲人也質素平澹中叡外朗觔勁植固聲清色懌儀正容直則九徵皆至則純粹之德也九徵有違則偏雜之材也三度不同其德異

稱故偏至之材以材自名兼德之人更爲美號是故兼德而至謂之中庸中庸也者聖人之目也具體而微謂之德行德行也者大雅之稱也一至謂之偏材偏材小雅之質也一徵謂之依似依似亂德之類也一至一違謂之間雜間雜無恒之人也無恒依似皆風人末流末流之質不可勝論是以畧而不槩也

體別第二 稟氣陰陽性有剛柔拘抗文質體越各別

夫中庸之德其質無名故鹹而不鹻淡而不醴質而不縵文而不績能威能懷能辨能訥變化無方以達

爲節是以抗者過之而拘者不逮夫拘抗違中故善
有所章而理有所失是故厲直剛毅材在矯正失在
激訐柔順安恕每在寬容失在少決雄悍傑健任在
膽烈失在多忌精良畏愼善在恭謹失在多疑强楷
堅勁用在楨幹失在專固論辨理繹能在釋結失在
流宕普博周給弘在覆裕失在溷濁淸介廉潔節在
儉固失在拘局休動磊落業在攀躋失在疏越沉靜
機密精在元微失在遲緩樸露徑盡質在中誠失在
不微多智韜情權在譎畧失在依違及其進德之日

不止揆中庸以戒其材之拘抗而指人之所短以益其失猶晉楚帶劒遞相詭反也是故彊毅之人狠剛不和不戒其彊之搪突而以順爲撓厲其抗是故可以立法難與入微柔順之人緩心寬斷不戒其事之不攝而以抗爲劌安其舒是故可與循常難與權疑雄悍之人氣奮勇决不戒其勇之毀跌而以順爲恇竭其勢是故可與涉難難與居約懼慎之人畏患多忌不戒其懦於爲義而以勇爲狎增其疑是故可與保全難與立節凌楷之人秉意勁特不戒其情之固

護而以辨爲僞强其專是故可以持正難與附衆辨
博之人論理贍給不戒其辭之汎濫而以楷爲繫遂
其流是故可與汎序難與立約宏普之人意愛周洽
不戒其交之溷雜而以介爲狷廣其濁是故可以撫
衆難與厲俗狷介之人砭清激濁不戒其道之隘狹
而以普爲穢益其拘是故可與守節難以變通休動
之人志慕超越不戒其意之大猥而以靜爲滯果其
銳是故可以進趨難與持後沉靜之人道思迴復不
戒其靜之遲後而以動爲疏美其懊是故可與深慮

難與捷速樸露之人中疑實碻不戒其實之野直而以譎爲誕露其誠是故可與立信難與消息韜譎之人原度取容不戒其術之離正而以盡爲愚貴其虛是故可與讚善難與矯違夫學所以成材也恕所以推情也偏材之性不可移轉矣雖教之以學材成而隨之以失雖訓之以恕推情各從其心信者逆信詐者逆詐故學不入道恕不周物此偏材之益失也

流業第三

三材爲源習者爲流流漸失源其業各異

蓋人流之業十有二焉有清節家有法家有術家有

國體有器能有臧否有伎倆有智意有文章有儒學有口辯有雄傑若夫德行高妙容止可法是謂清節之家延陵晏嬰是也建法立制彊國富人是謂法家管仲商鞅是也思通道化策謀奇妙是謂術家范蠡張良是也兼有三材三材皆備其德足以厲風俗其法足以正天下其術足以謀廟勝是謂國體伊尹呂望是也兼有三材三材皆微其德足以率一國其法足以正鄉邑其術足以權事宜是謂器能子產西門豹是也兼有三材之別各有一流清節之流不能宏

恕好尚譏訶分別是非是謂臧否子夏之徒是也法家之流不能創思遠圖而能受一官之任錯意施巧是謂伎倆張敞趙廣漢是也術家之流不能創制垂則而能遭變用權權智有餘公正不足是謂智意陳平韓安國是也凡此八業皆以三材爲本故雖波流分別皆爲輕事之材也能屬文著述是謂文章司馬遷班固是也能傳聖人之業而不能幹事施政是謂儒學毛公貫公是也辯不入道而應對資給是謂口辯樂毅曹丘生是也膽力絕衆材畧過人是謂驍雄

白起韓信是也凡此十二材皆人臣之任也主德不預焉主德者聰明平淡總達衆材而不以事自任者也是故主道立則十二材各得其任也清節之德師氏之任也法家之材司寇之任也術家之材三孤之任也三材純備三公之任也三材而微冢宰之任也臧否之材師氏之佐也智意之材冢宰之佐也伎倆之材司空之任也儒學之材安民之任也文章之材國史之任也辯給之材行人之任也驍雄之材將帥之任也是謂主道得而臣道序官不易方而太平用

成若道不平淡與一材同用好則一材處權而衆材失任矣

材理第四 材既殊塗理亦異趣故講群材至理乃定

夫建事立義莫不須理而定及其論難鮮能定之夫何故哉蓋理多品而人異也夫理多品則難通人材異則情詭情詭難通則理失而事違也夫理有四部明有四家情有九偏流有七似說有三失難有六構通有八能若夫天地氣化盈虛損益道之理也法制正事事之理也禮教宜適義之理也人情樞機情之

理也四理不同其於才也須明而章明待質而行是故質於理合而有明明足見理理足成家是故質性平淡思心元微能通自然道理之家也質性警徹權略機捷能理煩速事理之家也質性和平能論禮教辯其得失義禮之家也質性機解推情原意能適其變情理之家也四家之明既異而有九偏之情以性犯明各有得失剛略之人不能理微故其論大體則宏博而高遠歷纖理則宕往而疏越抗厲之人不能迴撓論法直則括處而公正說變通則否戾而不

人堅勁之人好攻其事實指機理則穎灼而徹盡涉大道則徑露而單持辯給之人辭煩而意銳推人事則精識而窮理即大義則恢愕而不周浮沉之人不能沉思序疏數則豁達而傲博立事要則爁炎而不定淺解之人不能深難聽辯說則擬鍔而愉悅審精理則掉轉而無根寬恕之人不能速捷論仁義則宏詳而長雅趨時務則遲緩而不及溫柔之人力不休强味道理則順適而和暢擬疑難則濡懦而不盡好奇之人橫逸而求異造權譎則倜儻而瓌壯案清道

則詭常而恢迂。此所謂性有九偏。各從其心之所可以為理。若乃性不精暢。則流有七似。有漫談陳說似有流行者。有理少多端似若博意者。有迴說合意似若讚解者。有處後持長從衆所安似能聽斷者。有避難不應似若有餘而實不知者。有慕通口解似悅而不懌者。有因勝情失窮而稱妙跌則掎蹠實求兩解似理不可屈者。凡此七似衆人之所惑也。夫辯有理勝有辭勝。理勝者正白黑以廣論釋微妙而通之。辭勝者破正理以求異。求異則正失矣。夫九偏之材有

理者眇矣必也聰能聽序思能造端明能見機辭能辯意捷能攝失守能待攻攻能奪守奪能易予兼此八者然後乃能通於天下之理通於天下之理則能通人矣不能兼有八美適有一能則所達者偏而所有異目矣是故聰能聽序謂之名物之材思能造端謂之構架之材明能見機謂之達識之材辭能辯意謂之贍給之材捷能攝失謂之權捷之材守能待攻謂之持論之材攻能奪守謂之推徹之材奪能易予謂之貿說之材通材之人既兼此八材行之以道與

通人言則同解而心喻與衆人言則察色而順性雖明包衆理不以尚人聰叡資給不以先人善言出己理足則止鄙誤在人過而不迫寫人之所懷扶人之所能不以事類犯人之所婟不以言例及己之所長說直說變無所畏惡采蟲聲之善音贊愚人之偶得奪與有宜去就不留方其盛氣折謝不恡方其勝難勝而不矜心平志諭無適無莫期於得道而已矣是可與論經世而理物也

人物志卷中

材能第五

材能大小其準不同量力而授所任乃濟

或曰、人材有能大而不能小。猶函牛之鼎。不可以烹雞。愚以爲此非名也。夫能之爲言已定之稱。豈有能大而不能小乎。凡所謂能大而不能小。其語出於性有寬急。性有寬急。故宜有大小。寬宏之人宜爲郡國使下得施其功而總成其事。急小之人宜理百里使事辦於已。然則郡之與縣。異體之大小者也。以實理寬急論辯之。則當言大小異宜。不當言能大不能小

也若夫雞之與牛亦異體之小大也故鼎亦宜有大
小若以烹犢則豈不能烹雞乎故能治大郡則亦能
治小郡矣推此論之人材各有所宜非獨大小之謂
也夫人材不同能各有異有自任之能有立法使人
從之之能有消息辨護之能有德教師人之能有行
事使人譴讓之能有司察糾摘之能有權奇之能有
威猛之能夫能出於材材不同量材能既殊任政亦
異是故自任之能清節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冢宰之
任爲國則矯直之政立法之能治家之材也故在朝

也則司寇之任爲國則公正之政計策之能術家之材也故在朝也則三孤之任爲國則變化之政人事之能智意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冢宰之佐爲國則諧合之政行事之能譴讓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司寇之任爲國則督責之政權奇之能伎倆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司空之任爲國則藝事之政司察之能臧否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師氏之佐爲國則刻削之政威猛之能豪傑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將帥之任爲國則嚴厲之政凡偏材之人皆一味之美故長於辦一官而

短於為一國何者夫一官之任以一味協五味一國之政以無味和五味又國有俗化民有劇易而人材不同故政有得失是以王化之政宜於統大以之治小則迂辨護之政宜於治煩以之治易則無易策術之政宜於治難以之治平則無奇矯抗之政宜於治侈以之治弊則殘諧和之政宜於治新以之治舊則虛公刻之政宜於紏姦以之治邊則失衆威猛之政宜於討亂以之治善則暴伎倆之政宜於治富以之治貧則勞而不困故量能授官不可不審也凡此之

能皆偏材之人也故或能言而不能行或能行而不能言至於國體之人能言能行故為衆材之儁也人君之能異於此故臣以自任為能君以用人為能臣以能言為能君以能聽為能臣以能行為能君以能賞罰為能所能不同故能君衆材也

利害第六

建法陳術以利國家及其弊也害歸於巳

蓋人業之流各有利害夫節清之業著于儀容發於德行未用而章其道順而有化故其未達也為衆人之所進既達也為上下之所敬其功足以激濁揚清

師範僚友其爲業也無弊而常顯故爲世之所貴法家之業本於制度待乎成功而效其道前苦而後治嚴而爲衆故其未達也爲衆人之所忌已試也爲上下之所憚其功足以立法成治其弊也爲羣枉之所讐其爲業也有徹而不常用故功大而不終術家之業出於聰思待於謀得而章其道先微而後著精而且元其未達也爲衆人之所不識其用也爲明主之所珍其功足以運籌通變其退也藏於隱微其爲業也奇而希用故或沈微而不章智意之業本于原度

其道順而不忤故其未達也爲衆人之所容矣已達也爲寵愛之所嘉其功足以讚明計慮其敝也知進而不退或離正以自全其爲業也諝而難持故或先利而後害臧否之業本乎是非其道廉而且砭故其未達也爲衆人之所識已達也爲衆人之所稱其功足以變察是非其敝也爲詆訶之所怨其爲業也峭而不裕故或先得而後離衆伎倆之業本于事能其道辨而且速其未達也爲衆人之所異已達也爲官司之所任其功足以理煩糾邪其敝也民勞而下困

其為業也細而不泰故為治之末也。

接識第七

推己接物俱識同體　兼能之士乃達羣材

夫人初甚難知。而士無衆寡皆自以為知人。故以己觀人則以為可知也。觀人之察人則以為不識也。夫何哉。是故能識同體之善。而或失異量之美。何以論其然。夫清節之人以正直為度。故其歷衆材也。能識性行之常。而或疑法術之詭。法制之人以分數為度。故能識較方直之量。而不貴變化之術。術謀之人以思謨為度。故能成策略之奇。而不識遵法之良。器能

之人以辨護爲度故能識方略之規而不知制度之原智意之人以原意爲度故能識韜譎之權而不貴法敎之常伎倆之人以邀功爲度故能識進趣之功而不通道德之化臧否之人以伺察爲度故能識訶砭之明而不暢倜儻之異言語之人以辨析爲度故能識捷給之惠而不知含章之美是以互相非駮莫肯相視取同體也則接詥而相得取異體也雖歷久而不知凡此之類皆謂一流之材也若二至已上亦隨其所兼以及異數故一流之人能識一流之善二

流之人。能識二流之美。盡有諸流。則亦能兼達衆材。故兼材之人。與國體同。欲觀其一隅。則終朝足以識之。將究其詳。則三日而後足。何謂三日而後足。夫國體之人。兼有三材。故談不三日。不足以盡之。一以論道德。二以論法制。三以論策術。然後乃能竭其所長而舉之不疑。然則何以知其兼偏。而與之言乎。其爲人也。務以流數杼人之所長。而爲之名目。如是兼也。如陳以美。欲人稱之。不欲知人之所有。如是者偏也。不欲知人。則言無不疑。是故以深說淺。益深益異。異

則相返反則相非是故多陳處直則以爲見美靜聽不言則以爲虛空抗爲高談則爲不遜遜讓不盡則以爲淺陋言稱一善則以爲不薄歷發衆奇則以爲多端先意而言則以爲分美因失難之則以爲不喻說以對反則以爲較己博以異雜則以爲無要論以同體然後乃悅於是乎有親愛之情稱舉之譽此偏材之常失。

英雄第八　自非平淡能各有名英爲文昌雄爲武稱

夫草之精秀者爲英獸之特羣者爲雄故人之文武

茂異取名於此是故聰明秀出謂之英膽力過人謂之雄此其大體之別名也若校其分數則互則須各以二分取彼一分然後乃成何以論其然夫聰明者英之分也不得雄之膽則說不行膽力者雄之分也不得英之智則事不立是故英以其聰謀始以其明見機待雄之膽行之雄以其力服衆以其勇排難待英之智成之然後乃能各濟其所長也若聰能謀始而明不見機乃可以坐論而不可以處事聰能謀始而明能見機而勇不能行可以循常而不可以慮變若

力能過人而勇不能行可以爲力人未可以爲先登力能過人勇能行之而智不能斷事可以爲先登未足以爲將帥必聰能謀始明能見機膽能決之然後可以爲英張良是也氣力過人勇能行之智足斷事乃可以爲雄韓信是也體分不同以多爲目故英雄異名然皆偏至之材人臣之任也故英可以爲相雄可以爲將若一人之身兼有英雄則能長世高祖項羽是也然英之分以多於雄而英不可以少也英分少則智者去之故項羽氣力蓋世明能合變而不能

聽采奇異。有一范增不用。是以陳平之徒皆亡歸高祖。英分多故羣雄服之。英材歸之。兩得其用。故能吞秦破楚。宅有天下。然則英雄多少能自勝之數也。徒英而不雄則雄材不服也。徒雄而不英。則智者不歸往也。故雄能得雄。不能得英。英能得英。不能得雄。故一人之身兼有英雄。乃能役英與雄。能役英與雄。故能成大業也

八觀第九

羣材異品志各異歸觀其通否所格者八

八觀者。一曰觀其奪救以明間雜。二曰觀其感變以

審常度三曰觀其志質以知其名四曰觀其所由以辨依似五曰觀其愛敬以知通塞六曰觀其情機以辨恕惑七曰觀其所短以知其長八曰觀其聰明以知所達何謂觀其奪救以明間雜夫質有至有違若至勝違則惡情奪正若然而不然故仁出於慈有慈而不仁者仁必有恤有仁而不恤者厲必有剛有厲而不剛者若夫見可憐則流涕將分與則恡嗇是慈而不仁者覩危急則惻隱將赴救則畏患是仁而不恤者處虛義則色厲顧利慾則內荏是厲而不剛者

然則慈而不仁者則悋奪之也仁而不恤者則懼奪之也厲而不剛者則慾奪之也故曰慈不能勝悋無必其能仁也仁不能勝懼無必其能恤也厲不能勝慾無必其能剛也是故不仁之質勝則伎力為害器貪悖之性勝則强猛為禍梯亦有善情救惡不至為害愛惠分篤雖傲狎不離助善著明雖疾惡無害也救濟過厚雖取人不貪也是故觀其奪救而明間雜之情可得知也何謂觀其感變以審常度夫人厚貌深情將欲求之必觀其辭旨察其應贊夫觀其辭旨

猶聽音之善醜察其應贊猶視智之能否也故觀辭察應足以互相別識然則論顯揚正白也不善言應元也經緯元白通也移易無正雜也先識未然聖也追思元事叡也見事過人明也以明為晦智也微忽必識妙也美妙不昧疎也測之益深實也假合炫燿虛也自見其美不足也不伐其能有餘也故曰凡事不度必有其故憂患之色乏而且荒疾疢之色亂而垢雜喜色愉然以懌慍色厲然以揚妒惑之色冒昧無常及其動作蓋並言辭是故其言甚懌而精色不

從者中有違也其言有違而精色可信者辭不敏也言未發而怒色先見者意憤溢也言將發而怒氣送之者強所不然也凡此之類徵見於外不可奄違雖欲違之精色不從感愕以明雖變可知是故觀其感變而常度之情可知何謂觀其志質以知其名凡偏材之性二至以上則至質相發而令名生矣是故骨直氣清則休名生焉氣清力勁則烈名生焉勁智精理則能名生焉智直強慤則任名生焉集于端質則令德濟焉加之學則文理灼焉是故觀其所至之多

少、而異名之所以生可知也、何謂觀其所由以辨依似夫純訐性違不能公正依訐似直以訐訐善純宕似流。不能通道依宕似通行傲過節故曰直者亦訐訐者亦訐、其訐則同、其所以爲訐則異通者亦宕、宕者亦宕、其宕則同、其所以爲宕則異、然則何以別之、直而能溫者德也、直而好訐者偏也、訐而不直者依也、道而能節者通也、通而時過者偏也、宕而不節者依也、偏之與依、志同質違、所謂似是而非也、是故輕諾似烈而寡信多易似能而無效進銳似精而去速訶

者似察而事煩訐施似惠而無成面從似忠而退違此似是而非者也亦有似非而是者大權似姦而有功大智似愚而內明博愛似虛而實厚正言似訐而情忠夫察似明非御情之反有似理訟其實難別也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得其實故聽言信貌或失其眞詭情御反或失其賢賢否之察實在所依是故觀其所依而似類之質可知也何謂觀其愛敬以知通塞蓋人道之極莫過愛敬是故孝經以愛爲至德以敬爲要道易以感爲德以謙爲道老子以無爲德以

虛爲道。禮以敬爲本。樂以愛爲主。然則人情之實有愛敬之誠。則與道德同體。動獲人心。而道無不通也。然愛不可少於敬。少於敬則廉節者歸之。而衆人不與。愛多於敬。則雖廉節者不悅。而愛接者死之。何則敬之爲道也。嚴而相離。其勢難久。愛之爲道也。情親意厚。深而感物。是故觀其愛敬之誠。而通塞之理可得而知也。何謂觀其情機以辨恕惑。夫人之情有六機。杼其所欲則喜。不杼其所能則怨。以自伐歷之則惡。以謙損下之則悅。犯其所乏則婟。以惡犯婟則妬。

此人性之六機也。夫人情莫不欲遂其志。故烈士樂奮力之功。善士樂督政之訓。能士樂治亂之事。術士樂計策之謀。辨士樂陵訊之辭。貪者樂貨財之積。幸者樂權勢之尤。苟贊其志則莫不欣然。是所謂杼其所欲則喜也。若不杼其所能。則不獲其志不獲其志則戚。是故功力不建則烈士奮。德行不訓則正人哀。政亂不治則能者歎。敵能未弭則術人思。貨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幸者悲。是所謂不杼其能則怨也。人情莫不欲處前。故惡人之自伐。自伐皆欲勝

之類也。是故自伐其善。則莫不惡也。是所謂自伐歷之則惡也。人情皆欲求勝。故悅人之謙。謙所以下之。下有推與之意。是故人無賢愚。接之以謙。則無不色懌。是所謂以謙下之則悅也。人情皆欲掩其所短。見其所長。是故人駁其所短。似若物冒之。是所謂駁其所乏則婟也。人情陵上者也。陵犯其所惡。雖見憎未害也。若以長駁短。是所謂以惡犯婟。則妬惡生矣。凡此六機。其歸皆欲處上。是以君子接物犯而不校。不校則無不敬。下所以避其害也。小人則不然。既不見

機而欲人之順已。以佯愛敬爲見異。以偶邀會爲輕。苟犯其機。則深以爲怨。是故觀其情機而賢鄙之志可得而知也。何謂觀其所短以知所長。夫偏材之人皆有所短。故直之失也訐。剛之失也厲。和之失也懦。介之失也拘。夫直者不訐。無以成其直。既悅其直不可非其訐。訐也者直之徵也。剛者不厲。無以濟其剛。既悅其剛。不可非其厲。厲也者剛之徵也。和者不懦。無以保其和。既悅其和。不可非其懦。懦也者和之徵也。介者不拘。無以守其介。既悅其介。不可非其拘。拘

也者介之徵也然有短者未必能長也有長者必以短爲徵是故觀其徵之所短而其材之所長可知也

何謂觀其聰明以知所達夫仁者德之基也義者德之節也禮者德之文也信者德之固也智者德之帥也夫智出於明明之於人猶晝之待白日夜之待燭火其明益盛者所見及遠及遠之明難是故守業勤學未必及材材藝精巧未必及理理義辨給未必及智智能經事未必及道道思元遠然後乃周是謂學不及材材不及理理不及智智不及道道也者回覆

變通。是故別而論之各自獨行。則仁為勝。合而俱用。則明為將。故以明將仁則無不懷。以明將義則無不勝。以明將理則無不通。然則苟無聰明無以能遂。故好聲而實不克則恢。好辯而理不至則煩。好法而思不深則刻。好術而計不足則偽。是故鈞材而好學。明者為師。比力而爭。智者為雄。等德而齊。達者稱聖。聖之為稱。明智之極名也。是以觀其聰明而所達之材可知也。

人物志卷中終

人物志卷下

七繆第十 人物之理妙而難明以情鑒察繆猶有七

七繆一曰察譽有偏頗之繆二曰接物有愛惡之惑三曰度心有小大之誤四曰品質有早晩之疑五曰變類有同體之嫌六曰論材有申壓之詭七曰觀奇有二尤之失夫采訪之要不在多少然徵質不明者信耳而不敢信目故人以爲是則心隨而明之人以爲非則意轉而化之雖無所嫌意若不疑且人察物亦自有誤愛憎兼之其情萬原不暢其本胡可必信

是故知人者以目正耳不知人者以耳敗目故州閭之士皆譽皆毀未可為正也交遊之人譽不三周未必信是也夫實厚之士交遊之間必每所在肩稱上等援之下等推之苟不能周必有咎毀故偏上失下則其終有毀偏下失上則其進不傑故誠能三周則為國所利此正直之交也故皆合而是亦有違比皆合而非或在其中若有奇異之材則非衆所見而耳所聽采以多為信是繆於察譽者也夫愛善疾惡人情所常苟不明質或疎善善非何以論之夫善非者

雖非猶有所是以其所是順已所長則不自覺情通意親忽忘其惡善人雖善猶有所乏以其所乏不明已長以其所長輕已所短則不自知志乖氣違忽忘其善是惑於愛惡者也夫精欲深微質欲懿重志欲宏大心欲嗛小精微所以入神妙也懿重所以崇德宇也志大所以戡物任也心小所以慎咎悔也故詩詠文王小心翼翼不大聲以色小心也王赫斯怒以對于天下志大也由此論之心小志大者聖賢之倫也心大志大者豪傑之雋也心大志小者傲蕩之類

也心小志小者拘懦之人也眾人之察或陋其心小或壯其志大是誤於小大者也夫人材不同成有早晚有早智而速成者有晚智而晚成者有少無智而終無所成者有少有令材遂為雋器者四者之理不可不察夫幼智之人材智精達然其在童髦皆有端緒故文本辭繁辯始給口仁出慈恤施發過與慎生畏懼廉起不取早智者淺惠而見速晚成者奇識而舒遲終暗者並困於不足遂務者周達而有餘而眾人之察不慮其變是疑於早晚者也夫人情莫不趣

名利避損害名利之路在於是得損害之源在於非
失故人無賢愚皆欲使是得在己能明己是莫過同
體是以偏材之人交遊進趨之類皆親愛同體而譽
之憎惡對反而毀之序異雜而不尚也推而論之無
他故焉夫譽同體毀對反所以証彼非而著己是也
至于異雜之人於彼無益於己無害則序而不尚是
故同體之人常患於過譽及其名敵則尠能相下是
故直者性奮好人行直於人而不能受人之訐盡者
情露好人行盡於人而不能納人之徑務名者樂人

之進趨過人而不能出陵已之後是故性同而材傾則相援而相賴也性同而勢均則相競而相害也此又同體之變也故或助直而毀直或與明而毀明而衆人之察不辨其律理是嫌於體同也夫人所處異勢勢有申壓富貴遂達勢之申也貧賤窮匱勢之壓也上材之人能行人所不能行是故達有勞謙之稱窮有著明之節中材之人則隨世損益是故藉富貴則貨財充於內施惠周於外見贍者求可稱而譽之見援者闡小美而大之雖無異材猶行成而名立處

貧賤則欲施而無財欲援而無勢親戚不能恤朋友不見濟分義不復立恩愛浸以離怨望者並至歸非者日多雖無罪尤猶無故而廢也故世有侈儉名由進退天下皆富則清貧者雖苦必無委頓之憂且有辭施之高以獲榮名之利皆貧則求假無所告而有窮乏之患且生鄙吝之訟是故鈞材而進有與之者則體益而茂遂私理卑抑有累之者則微降而稍退而衆人之觀不理其本各指其所在是疑於申壓者也夫清雅之美著乎形質察之寡失失繆之由恒在

二尤二尤之生與物異列故尤妙之人含精於內外無飾姿尤虛之人碩言瓌姿內實乖反而人之求奇不可以精微測其元機明異希或以貌少為不足或以瓌姿為巨偉或以直露為虛華以巧飾為真實是以早拔多誤不如順次夫順次長度也苟不察其實亦焉往而不失故遺賢而賢有濟則恨在不早拔拔奇而奇有敗則患在不素別任意而獨繆則悔在不廣問廣問而誤己則怨己不自信是以驥子發足衆士乃誤韓信立功淮陰乃震夫豈惡奇而好疑哉乃

尤物不世見而奇逸美異也。是以張良體弱而精彊，爲衆智之雋也。荆叔色平而神勇，爲衆勇之傑也。然則雋傑者，衆人之尤也。聖人者，衆尤之尤也。其尤彌出者，其道彌遠。故一國之雋，於州爲輩，未得爲第也。一州之第，於天下爲椳。天下之椳，世有優劣。是故衆人之所貴，各貴其出巳之尤，而不貴尤之所尤。是故衆人之明，能知輩士之數，而不能知第目之度。輩士之明，能知第目之度，不能識出尤之良也。出尤之人，能知聖人之教，不能究之入室之奥也。由是論之，人

物之理妙、不可得而窮已、

效難第十一　人材精微實自難知知之難審效薦之難

蓋知人之效有二難。有難知之難。有知之而無由得效之難。何謂難知之難、人物精微、能神而明、其道甚難、固難知之難也、是以衆人之察不能盡備、故各自立度以相觀采、或相其形容、或候其動作、或揆其終始、或揆其儗象、或推其細微、或恐其過誤、或循其所言、或稽其行事、八者遊雜、故其得者少、所失者多、是故必有草創信形之誤、又有居止變化之謬、故其接

遇覩人也隨行信名失其中情故淺美揚露則以為有異深明沉漠則以為空虛分別妙理則以為離婁口傳甲乙則以為義理好說是非則以為臧否講目成名則以為人物平道政事則以為國體猶聽有聲之類名隨其音夫名非實用之不效故曰名猶口進而實從事退中情之人名不副實用之有效故名由衆退而實從事章此章創之常失也故必待居止然後識之故居視其所安達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窮視其所為貧視其所取然後乃能知賢否此又已試

非始相也所以知質未足以知其略。且天下之人。不可得皆與遊處。或志趣變易隨物而化。或未至而懸欲。或已至而易顧。或窮約而力行。或得志而從欲。此又居止之所失也。由是論之。能兩得其要、是難知之難。何謂無由得效之難、上材已莫知。或所識者在幼賤之中未達而喪。或所識者未拔而先沒。或曲高和寡唱不見讚。或身卑力微言不見亮。或器非時好不見信貴。或不在其位無由得拔。或在其位以有所屈逼。是以良材識眞萬不一遇也。須識眞在位識百不

一有也。以位勢値可薦致之宜。十不一合也。或明足識眞。有所妨奪。不欲貢薦。或好貢薦。而不能識眞。是故知與不知相與分亂於總猥之中。實知者患於不得達效。不知者亦自以爲未識所謂無由得效之難也。故曰知人之效有二難。

釋爭第十二

賢善不伐况小事乎釋忿去爭必荷榮福

蓋善以不伐爲大。賢以自矜爲損。是故舜讓于德而顯義登聞。湯降不遲而聖敬日躋。郄至上人而抑下滋甚。王叔好爭而終于出奔。然則卑讓降下者茂進

之遂路也矜奮侵陵者毀塞之險途也是以君子舉
不敢越儀準志不敢凌軌等内勤己以自濟外謙讓
以敬懼是以怨難不在於身而榮福通於長久也彼
小人則不然矜功伐能好以陵人是以在前者人害
之有功者人毀之毀敗者人幸之是故並轡爭先而
不能相奪兩頓俱廢而爲後者所趨由是論之爭讓
之途其别明矣然好勝之人猶謂不然以在前爲速
銳以處後爲留滯以下衆爲卑屈以躡等爲異傑以
讓敵爲廻辱以陵上爲高厲是故抗奮遂往不能自

友也夫以抗遇賢必見遜下以抗遇暴必搆敵難敵難旣搆則是非之理必洶而難明洶而難明則其與自毀何以異哉且人之毀已皆發怨憾而變生釁也必依託於事飾成端末其餘聽者雖不盡信猶半以爲然也已之校報亦又如之終其所歸亦各有半信著於遠近也然則交氣疾爭者爲易口而自毀也並辭競說者爲貸手以自毆爲惑繆豈不甚哉然原其所由豈有躬自厚責以致變訟者乎皆有內恕不足外望不已或怨彼輕我或疾彼勝已夫我薄而彼輕

之則由我曲而彼直也我賢而彼不知則見輕非我咎也若彼賢而處我前則我德之未至也若德鈞而彼先我則我德之近次也夫何怨哉且兩賢未別則能讓者爲雋矣爭雋未別則用力者爲憊矣是故藺相如以廻車決勝於廉頗寇恂以不鬭取賢於賈復物勢之反乃君子所謂道也是故君子知屈之可以爲伸故含辱而不辭知卑讓之可以勝敵故下之而不疑及其終極乃轉禍而爲福屈讐而爲友使怨讐不延於後嗣而美名宣於無窮君子之道豈不裕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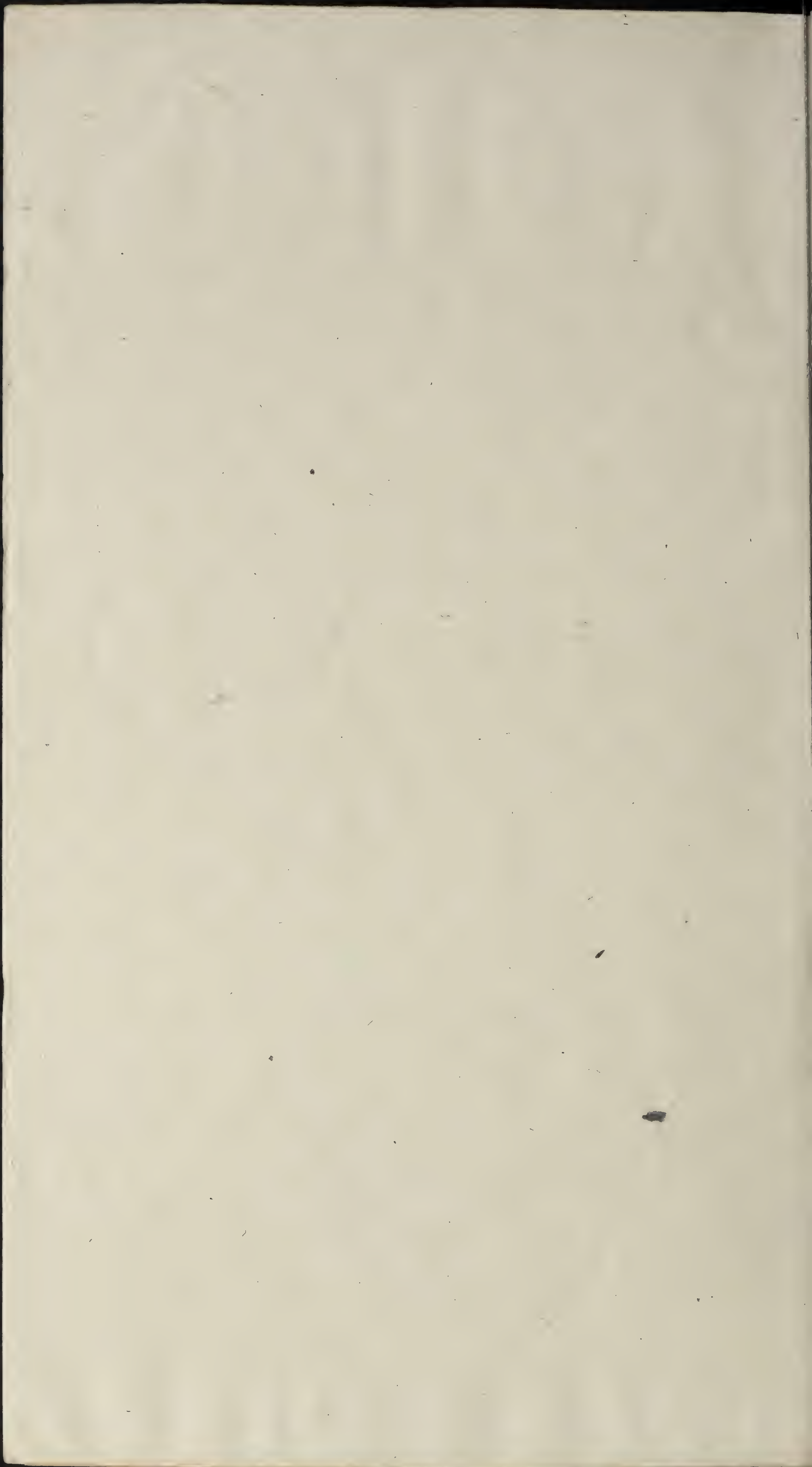
且君子能受纖微之小嫌故無變鬬之大訟小人不
能忍小忿之故終有赫赫之敗辱怨在微而下之猶
可以爲謙德也變在萌而爭之則禍成而不救矣是
故陳餘以張耳之變卒受離身之害彭寵以朱浮之
郄終有覆亡之禍禍福之機可不愼哉是故君子之
求勝也以推讓爲利銳以自修爲棚櫓靜則閉嘿泯
之元門動則由恭順之通路是以戰勝而爭不形敵
服而怨不搆若然者悔吝不存于聲色夫何顯爭之
有哉彼顯爭者必自以爲賢人而人以爲險詖者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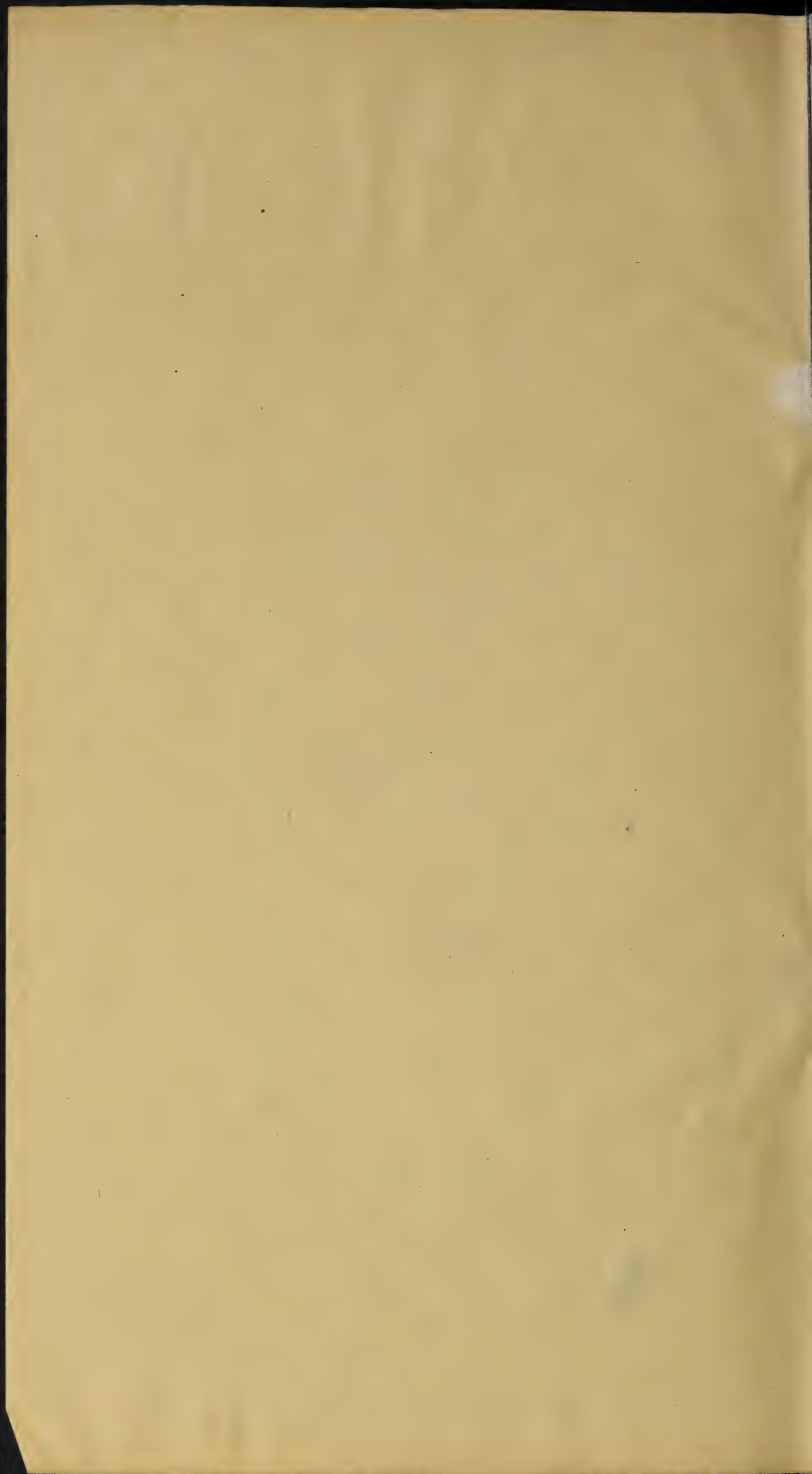
無險德則無可毀之義。若信有險德又何可與訟乎。
險而與之訟。是柙兕而攖虎其可乎。怒而害人亦必
矣。易曰險而違者訟訟必有衆起。老子曰、夫惟不爭
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是故君子以爭途之不可由也。
是以越俗乘高獨行於三等之上。何謂三等大無功
而自矜。一等有功而伐之。二等功大而不伐三等。愚
而好勝。一等賢而尚人。二等賢而能讓三等。緩己急
人。一等急己急人。二等急己寬人。三等凡此數者皆
道之奇。物之變也。三變而後得之。故人莫能遠也、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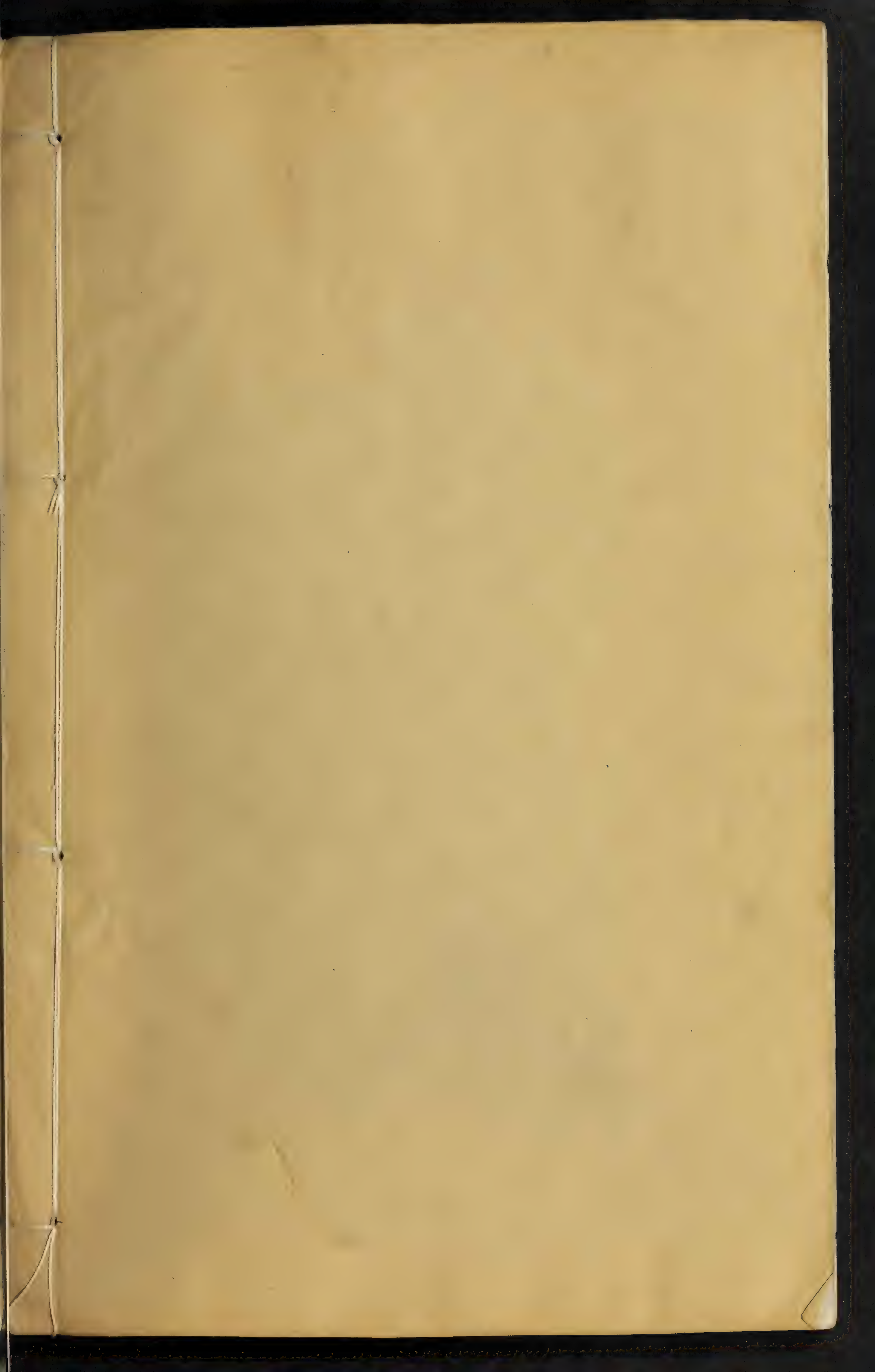
夫道通變者然後能處之是故孟之反以不伐獲聖人之譽管叔以辭賞受嘉重之賜夫豈詭遇以求之哉乃純德自然之所合也彼君子知自損之爲益故功一而美二小人不知自益之爲損故一伐而並失由此論之則不伐者伐之也不爭者爭之也讓敵者勝之也下衆者上之也君子誠能覩爭途之名險獨乘高於元路則光暉煥而日新德聲倫於古人矣

右人物志三卷魏邯鄲劉劭孔才撰有傳見三國志云劭所撰述法論人物志之類百餘篇法論不傳人物志亦祗十六篇大意以人之材能志尚不同當以九徵八觀審察而任使之耳劭嘗奉詔作都官考課七十二條以綜核名實甄别人物因本此意著書故隋唐志均以此書入名家也時有散騎侍郎夏侯惠疏薦劭云深忠篤思體周於數凡所錯綜源流宏遠故性實之士服其平和良正淸靜之士慕其元虛退讓文學之士嘉其推步詳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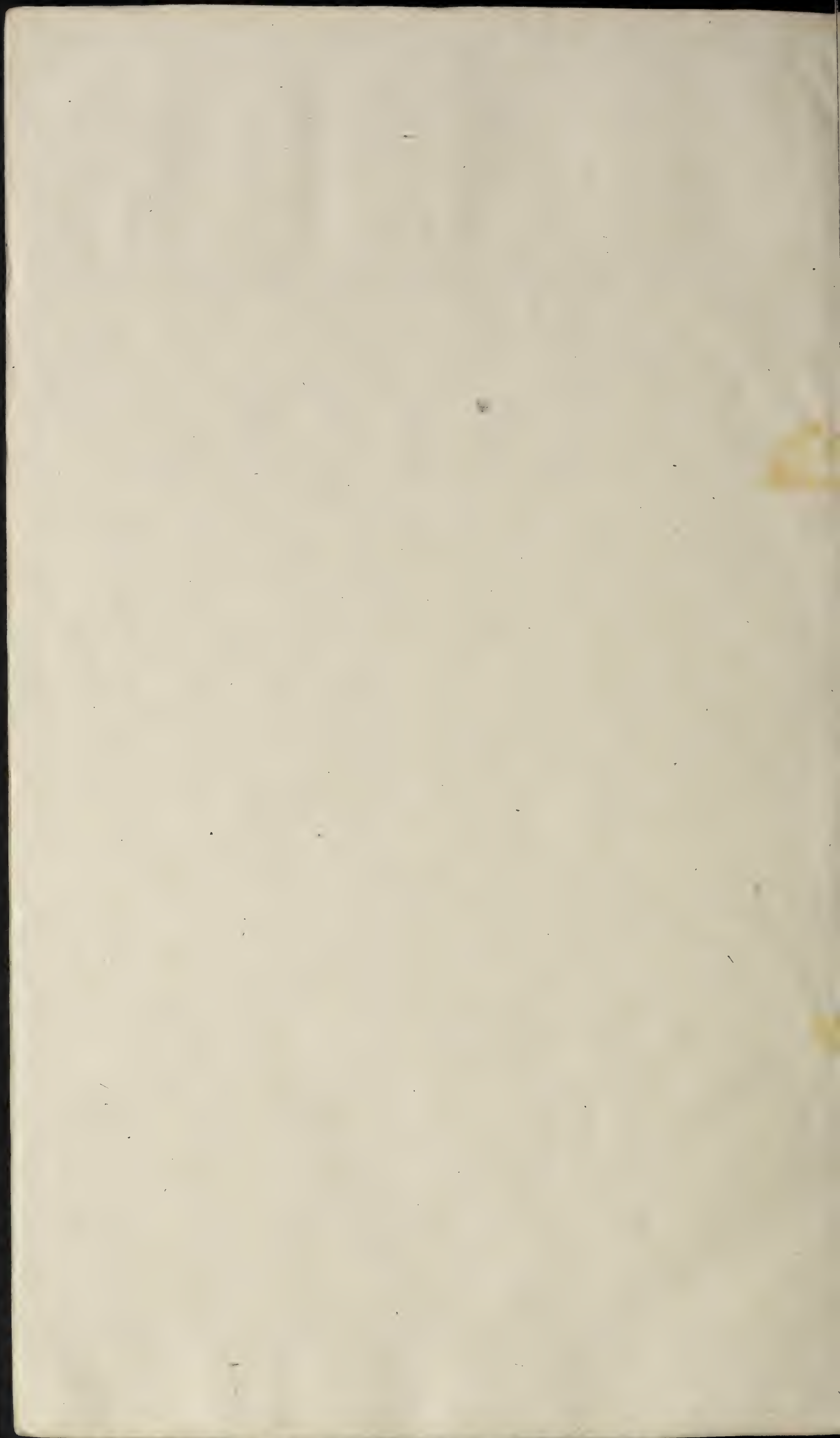
法理之士明其分數精比意思之士知其沉深篤固文章之士愛其著論屬辭制度之士貴其化略較要策謀之士贊其明思通微裴松之雖以是爲多溢美之辭然觀夏侯所以稱薦劭者不即得劭所以甄别人物之意歟唐志又載有劉炳注人物志三卷晁氏云此乃僞凉燉煌劉昞非炳也今叢書本猶題劉昞釋篇蓋即指所釋各卷篇名而言或别有注本未見汝上王謨識











PL 2451 [illegible]

新論目錄





卷五

卷六

卷十

目錄終

新論卷一

梁　東莞劉勰著　南昌程遵岳校

清神第一

形者、生之器也。心者、形之主也。神者、心之實也。故神靜而心和。心和而形全。神躁而心蕩。心蕩則形傷。將全其形、先在理神、故恬和養神、則自安於內、清虛棲心、則不誘於外、神恬心清、則形無累矣、虛室生白、吉祥至矣、人不照於爍金、而照於瑩鏡者、以瑩能明也。不鑑於流波、而鑑於靜水者、以靜能清也。鏡水以明

清之性、故能形物之形。由此觀之、神照則垢滅、形靜則神清、垢滅則內慾永盡、神清則外累不入、今清歌奏而心樂、悲聲發而心哀、神居體而遇感推移、以此而言之、則情之變動自外至也、夫一哀一樂、猶搴正性、況萬物之衆而能拔擢以生心神哉、夫萬人彎弧以向一鵠、鵠能無中乎。萬物眩曜以惑一生、生能無傷乎。七竅者精神之戶牖也、志氣者五臟之使候也、耳目之於聲色、鼻口之於芳味、肌體之於安適、其情一也、七竅狥於好惡。則精神馳騖而不守、志氣縻於

遯捨。則五臟滔蕩而不安。嗜慾連綿於外。心腑壅塞於內。蔓衍於荒淫之波。留連於是非之境。而不敗德傷生者。蓋亦寡矣。是以聖人清目而不視、靜耳而不聽、閉口而不言、棄心而不慮、貴身而忘賤。故尊勢不能動。樂道而忘貧。故厚利不能傾。容身而處。適情而游。一氣浩然。純白於衷。故形不養而性自全。心不勞而道自至也。

防慾第二

人之稟氣、必有性情、性之所感者情也、情之所安者

慾也、情出於性而情違性。慾由於情而慾害情。情之傷性性之妨情、猶煙冰之與水火也、煙生於火而煙鬱火。冰出於水而冰遏水。故煙微而火盛。冰泮而水通。性貞則精銷、情熾則性滅、是以珠瑩則塵埃不能附、性明則情慾不能染也、故林之性靜所以動者、風搖之也、水之性淸所以濁者、土渾之也、人之性貞所以邪者、慾眩之也、身之有慾如樹之有蝎、樹抱蝎則還自鑿。身抱慾而返自害。故蝎盛則木折、慾熾則身亡、將收情慾、先斂五關、五關者情慾之路、嗜好之府

也目愛綵色、命曰伐性之斤耳樂淫聲、命曰攻心之鼓口貪滋味、命曰燻喉之煙身安輦駟、命曰召蹷之機、此五者所以養生、亦以傷生、耳目之於聲色、鼻口之於芳味、肌體之於安適、其情一也、然亦以之死、亦以之生、或爲賢智、或爲庸愚、由于處之異也、譬由愚者之養魚鳥也、見天之寒、則内魚於溫湯之中、而棲鳥於火林之上、水木者所以養魚鳥也、養之失理、必至焦爛、聲色芳味所以悅人、悅之過理、還以害生、故明者刳情以遣累、約慾以守貞、食足以充虛接氣、衣

足以蓋形禦寒。靡麗之華不以滑性。哀樂之感不以亂神。處於止足之泉。立於無害之岸。此全性之道也。夫蜂蠆螫指、則窮日煩擾、蚊蝱噆膚、則通宵失寐、蚊蜂小害、指膚外疾、人入山則避蜂蠆、入室則驅蚊蝱、何者、以其害於體也、嗜慾攻心、正性顛倒、嗜慾大害、攻心內疾、方於指膚、亦以多也、外疾之害輕於秋毫、人知避之、內疾之害重於泰山、而莫之避、是棄輕患而負重害、不亦倒乎、人有牛馬放逸不歸、必知收之、情慾放逸而不知收之、不亦惑乎、將收情慾、必在

微情慾之萌、如木之將蘖、火之始熒、手可掣而斷、露可滴而滅。及其熾也、結條凌雲、煽熛章華、雖窮力運斤、竭池灌火、而不能禁、其勢盛也、嗜慾之萌、耳目可關而心意可鑰、至於熾也、雖襞情卷慾、而不能收、其性敗也。如能塞先於未形、禁慾於危微、雖求悔悋、其可得乎、

去情第三

情者、是非之主、而利害之根、有是必有非、能利亦能害、是非利害存於衷、而彼此還相疑、故無情以接物。

在遇而恒通。有情以接人。觸應而成礙。由此觀之、則情之所處、物之所疑也、是以謀揚譽人、而受譽者不以爲德、身膚強飯、而蒙飽者不以爲惠、嬰兒傷人、而被傷者不以爲怨、侏儒嘲人、而獲嘲者不以爲辱、何者、挾利以爲己、有情於譽飽。雖蒙惠而非德、無情於傷辱、雖獲毀而無憾。魚不畏網而畏鵜。復讐者不怨鏌鎁而怨其人。網無心而鳥有情。劍無情而人有心也。使信士分財。不如投策探鈎。使廉士守藏。不如閉局全封。何者、有心之於平不若無心之不平也、有

之於廉、不若無慾之不廉也、今人目若驪珠、心如權衡、評人好醜、雖言得其實、彼必嫌怨、及其自照明鏡、摹倒其容、醜狀既露、則内慙而不怨、向之評者與鏡無殊、然而向怨今之慙者、以鏡無情而人有心也、三人居室、二人交爭、必取信於不爭者、以辨彼此之得失。夫不爭者未必平、而交爭者未必偏、而信於不爭者何也。以爭者之心並挾勝情故也。飄瓦擊人、虛心觸己、是以聖人棄智以全眞、遣情以接物。不爲名尸。不爲謀府。混然無際而俗莫能累矣。

韜光第四

物之寓世、未嘗不韜形滅影、隱質遐外、以全性棲命者也、夫含奇佩美、衒異露才者、未有不以此傷性毀命者也、故翠以羽自殘。龜以智自害。丹以含色磨肌。石以抱玉碎質。此四者、生於異俗、與人非不隔也、託性於山林、寄情於物外、非有求於人也、然而自貽伊患者、未能隱其形也、若使翠斂翮於明丘之林。則解羽之患永脫。龜曳尾於暘谷之泥。則鑽灼之患不至。丹伏光於春山之底。則磨肌之患永絕。石亢體於元

圃之岀。則剖琢之憂不及故窮巖曲岫之梓、傑生於積石、穎貫青天、根鑿黃泉、分條布葉、輪菌磥砢、騏驎戲其下、鵷鸞游其顛、浮雲棲其側、淸風激其間、終歲無毫釐之憂、免刀斧之患者、非與人有德也、能韜隱其質、故致全性也、路側之榆、樵人採其條、匠者伐其柯、餘有尺蘖而爲行人所折者、非與人有仇也、然而致寇者、形不隱也、周鷄斷尾。獲免犧牲。山狙見巧。終必招害。由此言之、則出處之理、亦可知矣、是以古之有德者、韜迹隱智。以密其外、澄心封情以定其内内

定則神腑不亂。外寄則形骸不擾。以此處身、不亦全乎、

崇學第五

至道無言、非立言無以明其理、大象無形、非立象無以測其奥、道象之妙、非言不津、津言之妙、非學不傳、未有不因學而鑒道、不假學以光身者也、夫繭繰以為絲、織為縑紈、績以黼黻、則王侯服之、人學為禮儀、雕以文藻、而世人榮之、蠶之不繰。則素絲蠹於筐籠。人之不學、則才智腐於心胷、海蚌未剖、則明珠不顯、

崑竹未斷、則鳳音不彰、性情未鍊。則神明不發。譬諸金木、金性苞水、木性藏火、故鍊金則水出、鑽木而火生、人能務學鑽鍊其性、則本慧發矣、青出於藍而青於藍。染使然也。冰生於水而冷於水。寒使然也。鏡出於金而明於金。瑩使然也。戎夷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語、教使然也、山抱玉而草木潤焉、川貯珠而岸不枯焉、口納滋味而百節肥焉、心受典誥而五性通焉、故不登峻岑、不知天之高、不瞰深谷、不知地之厚、不游六藝、不知智之深、遠而光華者飾也、近而愈明者

學也、故吳榦質勁。非筈羽而不美。越劍性利。非淬礪而不銛。人性懷慧。非積學而不成。㳂淺以及深、披闇而覩明、不可以傳聞稱、非得以汎濫善也、夫還鄉者心務見家。不可以一步至也。慕學者情纏典素。不可以一讀能也。故爲山者基於一簣之土、以成千丈之峭。鑿井者起於三寸之坎、以就萬仭之深、靈珠如豆、不見其長、疊歲而大、饒舌如指、不覺其損、累時而折、懸巖滴溜。終能穿石。規車牽索。卒至斷軸。水非石之鑽。繩非木之鋸。然而斷穿者。積漸之所成也。耳形完

而聽不聞者聾也、目形全而視不見者盲也、人性美而不監道者、不學也、耳之初窒、目之始昧、必不悋百金、逆醫千里、人不涉學、猶心之聾盲、不知遠訪明師以攻心術、性之蔽也、故宣尼臨沒、手不釋卷、仲舒垂卒、口不輟誦、有子惡卧、自碎其掌、蘇生患睡、親錐其股、以聖賢之性、猶好學無倦、矧庸人而可怠哉、

專學第六

學者出於心、心爲身之主、耳目候於心、若心不在學、則聽誦不聞、視簡不見、如欲鍊業、必先正心、而後理

義入焉夫兩葉掩目、則冥默無覩、雙珠塡耳、必寂寞無聞、葉作目蔽、珠爲耳鯁、二關外擁、視聽內隔、固其宜也、而離婁察秋毫之末、不聞雷霆之聲、季子聽淸角之韻、不見嵩岱之形、視不關耳而耳不見、聽不關目而目不聞者何也、心溺秋毫、意入淸角故也、是以心駐於目、必忘其耳、則聽不聞、心駐於耳、必遺其目、則視不見也、使左手畫方、右手畫圓、令一時俱成、雖執規矩之心、迴剟劂之手、而不能者、由心不兩用、則手不並運也。奕秋、通國之善奕也、當奕之時有吹笙

過者、傾心聽之將圍未圍之際、問以奕道、則不知也、非奕道暴深、情有暫闇、笙猾之也、隸首、天下之善筭也、當筭之時、有鳴鴻過者、彎弧擬之將發未發之間、問以三五、則不知也、非三五難筭、意有暴昧、鴻亂之也、奕秋之奕、隸首之筭、窮微盡數、非有差也、然而心在笙鴻、而奕敗筭撓者、是心不專一、游情外務也、瞽無目而耳不可以察、專於聽也、聾無耳而目不可以聞、專於視也、以瞽聾之微、而聽察聰視明審者、用心一也、夫蟬難取而黏之如掇、卷耳易採而不盈傾筐、是

故學者必精勤專心以入於神、若心不在學而强諷誦、雖入於耳而不諦於心、譬若聾者之歌。效人爲之無以自樂、雖出於口則越散矣。

新論卷一終

新論卷二

辯樂第七

樂者、天地之聲。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人心喜則笑、笑則樂、樂則口欲歌之、手欲鼓之、足欲舞之歌之舞之、容發於聲音、形發於動靜、而入於至道、音聲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故人不能無樂、樂則不能無形、形則不能無道、道則不能無亂、先王惡其亂也、故制雅樂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淫。使其音調倫而不詭。使其曲繁省而廉均。是以感人之善惡、不

使放心邪氣、是先王立樂之情也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各像勳德、應時之變、故黃帝樂曰雲門、顓頊曰五莖、嚳曰六英、堯曰咸池、舜曰簫韶、禹曰大夏、湯曰大濩、武曰大武、此八樂之所以異名也、先王聞五聲、播八音、非苟欲愉心娛耳聽其鏗鏘而已、將順天地之體。成萬物之性。協律呂之情。和陰陽之氣。調八風之韻。通九歌之分。奏之圜丘則神明降用之方澤則幽祇升、擊拊球石則百獸率舞樂終九成則瑞禽翔、上能感動天地、下則移風易俗、此

德音之音。雅樂之情。盛德之樂也。明王既泯。風俗凌遲。雅樂殘廢。而溺音競興。故夏甲作破斧之歌。始爲東音。殷辛作靡靡之樂。始爲北聲。鄭衛之俗好淫。故有溱洧桑中之曲。楚越之俗好勇。則有赴湯蹈火之歌。各詠其所好。歌其所欲。作之者哀。聽之者泣。由心之所感。則形於聲。聲之所感。必流於心。故哀樂之心感。則噍殺嘽緩之聲應。濮上之音作。則淫泆邪放之志生。故延年造傾城之歌。漢武思靡嫚之色。雍門作松栢之聲。齊泯願未寒之服。荊軻入秦。宋意擊筑。歌

於易水之上、聞者瞋目、髮直穿冠。趙王遷於房陵、心懷故鄉、作山水之謳、聽者嗚咽、泣涕流連、此皆淫泆悽愴憤厲哀思之聲。非理性和情德音之樂也。桓帝聽楚琴、慷慨嘆息、悲酸傷心、曰善哉、爲琴若此、豈非樂乎、夫樂者聲樂而心和、所以和爲樂也。今則聲哀而心悲、灑淚而歔欷。是以悲爲樂也。若以悲爲樂、亦何樂之有哉、今悲思之聲、施於管絃、聽音者不淫則悲、淫則亂男女之辯、悲則感怨思之聲、豈所謂樂哉、故奸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

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樂不和順。則氣有蓄滯。氣有蓄滯則有悖逆詐偽之心。淫泆妄作之事。是以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使人心和而不亂者。雅樂之情也。故為詩頌以宣其志。鐘鼓以節其耳。羽旄以制其目。聽之者不傾。視之者不邪。耳目不傾不邪、則邪音不入。邪音不入、則情性內和。情性內和、然後乃為樂也。

履信第八

信者行之基。行者人之本。人非行無以成、行非信無

以立、故信之行於人、譬濟之須舟也。信之於行、猶舟之待檝也。將涉大川、非舟何以濟之、欲泛方舟、非檝何以行之、今人雖欲爲善而不知立行、猶無舟而濟川也、雖欲立行而不知立信、猶無檝而行舟也、是適郢土而首冥山、背道愈遠矣、自古皆有死、人非信不立、故豚魚著信之所及也、允哉斯言、非信不成、齊桓不背曹劌之盟、晉文不棄伐原之誓、吳起不虧移轅之賞、魏侯不乖虞人之期、用能德光於宇宙、名流於古今不朽者也、故春之得風、風不信則花萼不茂、花

孳不茂則發生之德廢、夏之得炎、炎不信則草木不長、草木不長則長嬴之德廢、秋之得雨、雨不信則百穀不實、百穀不實則收成之德廢、冬之得寒、寒不信則水土不堅、水土不堅則安靜之德廢、以天地之靈氣不信四時猶廢。而况於人乎。昔齊攻魯求其岑鼎、魯侯僞獻他鼎而請盟焉、齊侯不信、使柳季云是則請受之、魯使柳季、柳季曰、君以鼎爲國信者亦臣之國、今欲破臣之國、全君之國、臣所難也、乃獻岑鼎、小邾射以邑奔魯、魯使季路要我、君無盟矣、乃使子路

辭焉、季孫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一言、子何辱焉、子路曰、彼不臣而濟其言、是不義也、由不能矣、夫栁季季路、魯之匹夫。立信於衡門而聲馳於天下、故齊邾不信千乘之盟而重二子之言。信之爲德豈不大哉、秦孝公使商鞅攻魏、魏遣公子昂逆而拒之、鞅謂昂曰、昔鞅與公子善、今俱爲兩國將、不忍攻、願一飲醼休二師、公子許焉、遂與之會、鞅伏甲虜之、擊破魏軍、及惠王即位、疑其行詐、遂車裂於市、夫商鞅秦之貴臣、名重於海內、貪詐僞之小功、失誠

信之大義、一爲不信、終身取尤、卒至屠滅、爲天下笑、無信之弊、豈不重乎、故言必如言、信之符也、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教而行、誠在言外。君子知誠信之爲貴、必忱信而行、措應動靜不失其符、以施教則立、以莅事則正。以懷遠則附。以賞罰則明、由此而言、信之爲行、其德大矣、

思慎第九

七緯順度以光天象、五性順理以成人行、行象爲美、美於順也、夫人爲失、失在於逆、故七緯逆則天象變

五性逆則人道敗變而不生災敗而不傷行者未之有也山海爭水水必歸海非海求之其勢順也蹇利西南就土順也不利東北登山逆也是以去濕就燥火之勢也違高從下水之性也今導泉向澗則爲易下之流激波陸山必成難昇之勢水之無情猶知違逆趣順別人心乎故忠孝仁義德之順也悖傲無禮德之逆也順者福之門逆者禍之府由是觀之逆性之難順性之易斷可識矣今使孟說引牛之尾尾斷臏裂不行十步若環桑之條以貫其鼻靡以尋紖

髮童子騎而策之、風於廣澤。恣情所趣、何者、十步之行、非達於廣澤、被髮之童、非勇於孟說、然而近不及遠、強不如弱者、逆之與順也、司馬蒯聵天下之攻劒者也、令提劒鋒而掉劒𩑶、必刎其指、而不能以陷腐木、而況金甲乎、若提其𩑶而掉其鋒、雖則凡夫、可以陸斬犀象、水截蛟龍矣、順理而行、若執劒𩑶、逆情而動、如執劒鋒、欲無傷乎、后稷善播植、不能使禾稼冬生、逆天時也、禹善治水、鑿穴川、不能迴水西流、逆地勢也、人雖才藝卓絕、不能悖理成行、逆人道也、故循

理處情雖愚蠢可以立名反道爲務雖賢哲猶有禍害君子如能忠孝仁義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

愼獨第十

善者行之總不可斯須離可離非善也人之須善猶首之須冠足之待履首不加冠是越類也足不躡履是夷民也今處顯而修善在隱而爲非是清旦冠履而昏夜倮跣也荃蓀孤植不以巖隱而歇其芳石泉潛流不以澗幽而不清人在暗密豈以隱翳而廻操

是以戒慎目所不覩、恐懼耳所不聞、居室如見賔、入虛如有人、故蘧瑗不以昏行變節、顏回不以夜浴改容、句踐拘於石室、君臣之禮不替、冀缺耕於坰野、夫婦之敬不虧、斯皆慎乎隱微、枕善而居、不以視之不見而移其心、聽之不聞而變其情也、謂天蓋高而聽甚卑、謂日蓋遠而照甚近、謂神蓋幽而察甚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媿於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覩、暗昧之事、未有幽而不顯、昏惑之行、無有隱而不彰、修操於明、行悖於幽、以人不知、若人不知、則鬼神知之、鬼

神不知、則已知之而云不知、是盜鐘掩耳之智也。孔徒晨起爲善孜孜、東平居室、以善爲樂、故身恒居善、則內無憂慮、外無畏懼、獨立不慚影、獨寢不媿衾、上可以接神明、下可以固人倫、德被幽明、慶祥臻矣、

貴農第十一

衣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本也、民恃衣食、猶魚之須水、國之恃民。如人之倚足。魚無水則不可以生、人失足必不可以步、國失民亦不可以治、先王知其如此、而給民衣食、故農祥旦正、晨集娵訾、陽氣憤盈、土

木脉發、天子親耕於東郊、后妃躬桑於北郊、國非無良農也、而王者親耕、世非無蠶妾也、而后妃躬桑、上可以供宗廟、下可以勸兆民、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天子親耕、后妃親織、以爲天下先、是以其耕不強者、無以養其生、其織不力者、無以蓋其形、衣食饒足、姦邪不生、安樂無事、天下和平、智者無所施其策、勇者無以行其威、故衣食爲民之本、而工巧爲其末也、是以雕文刻鏤、傷於農事、錦繡纂組、害於

女工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工害則寒之源也飢寒並至而欲禁人為盜是揚火而欲無炎撓水而望其靜不可得也衣食足知榮辱倉廩實知禮節故建國者必務田蠶之實棄美麗之華以穀帛為珍寶比珠玉於糞土何者珠玉止於虛玩而穀帛有實用也假使天下瓦礫悉化為和璞砂石皆變為隋珠如值水旱之歲瓊粒之年則璧不可以禦寒珠未可以充飢也雖有奪日之鑑代月之光歸於無用也何異畫為西施美而不可悅刻作桃李似而不可食也衣之與

夫喘生人之所由、其最急者食爲本也。霜雪嚴嚴甚
盡、不可以代裘室、如懸磬、草木不可以當粮、故先王
制國有九年之備、可以備非常救災厄也。堯湯之時
有十年之蓄、及遭九年洪水、七載大旱、不聞飢饉相
望、捐棄溝壑者、蓄積多故也。榖之所以不積者在於
游食者多而農人少故也。夫螟螣秋生而秋死、一時
爲災而數年乏食。今一人耕而百人食之、其爲螟螣
亦以甚矣。是以先王敬授民時、勸課農桑、省游食之
人、減徭役之費、則倉廩充實、頌聲作矣。雖有戎馬之

與水旱之沴國未嘗有憂民終爲無害也

愛民第十二

天生萬民而立之君、君則民之天也。天之養物、以治陰陽為本、君之化民。以政教為務。故寒暑不時則疾疫、風雨不節則歲飢、刑罰者、民之寒暑也、教令者、民之風雨也、刑罰不時則民傷。教令不節則俗弊。故水濁無掉尾之魚、土确無葳蕤之木、政煩無逸樂之民。政之於人。由琴瑟也、大絃急、則小絃絕。大絃闕矣。夫足寒傷心。民勞傷國。足溫而心平、人佚而國寧、是故

善爲理者、必以仁愛爲本、不以苛酷爲先、寬宥刑罰以全人命、省徹徭役以休民力、輕約賦歛、不匱人財、不奪農時、以足民用、則家給國富而太平可致也、人之於君、猶子之於父母也、未有父母富而子貧、父母貧而子富也、故人饒足者、非獨人之足、亦國之足也、渴乏者、非獨人之渴乏、亦國之渴乏也、故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之謂也、先王之治、上順天時、下養萬物。草木昆蟲、不失其所、獺未祭魚、不施網罟、豺未祭獸、不修田獵、鷹隼未擊、不

張罻羅、霜露未霑、不伐草木、草木有生而無識、鳥獸有識而無知。猶施仁愛以及之、奚况生人而不愛之乎、故君者、其仁如春。其澤如雨。德潤萬物、則人爲之死矣、昔太王居邠而人隨之、仁愛有餘也、夙沙之君而人背之、仁愛不足也、仁愛附人、堅於金石、金石可銷而人不可離、故君者壤也、人者卉木也、未聞壤肥而卉木不茂、君仁而萬人不盛矣、

從化第十三

君以民爲體、民以君爲心。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

民必從之未見心好而身不從君欲而民不隨也、人之從君、如草之從風、水之從器、故君之德、風之與器也、人之情、草之與水也、草之戴風、風鶩東則東靡、風鶩西則西靡、是隨風之東西也、水之在器、器方則水方、器圓則水圓、是隨器之方圓也、下之事上、從其所行、猶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言不虛也、上所好物、下必有甚、詩云、誘人孔易、言從上也、昔齊桓公好衣紫、闔境盡被異綵、晉文公不好服美、群臣皆衣牂羊、魯哀公好儒服、舉國皆着儒衣、趙武靈王好鵕鸃、國人效

冠鵕冠、紫非正色、牂非美毳、儒非俗服、鵕非冠飾、而

鏡之者、隨君所好也、楚靈王好細腰、臣妾為之約食、餓死者多、越王句踐好勇而揖鬭蛙、國人為之輕命、兵死者衆、命者人之所重、死者人之所惡、今輕其所重、重其所惡者、何也、從君所好也、堯舜之人可比屋而封、桀紂之人可接屋而誅。非堯舜之民性盡仁義、而桀紂之人生輒姦邪、而善惡性殊者。染化故也。是以明君慎其所好、以正時俗、樹之風聲、以流來世、或者以為上化而下不必隨、君好而人未必同也、故唐

堯之世而四凶縱、殷紂之時而三仁貞、漢文節儉而人庶奢、齊景奢而晏嬰儉、此未達之辭也、何者、冬之德陰、而有寒炎蕭正、夏之德陽、而有霜霰、以天地之德、由不能一於陰陽、況其賢聖、豈能一於萬民哉、故權衡雖正、不能無毫釐之差、鈞石雖平、不能無抄撮之較、從君之譬、以多言之、唐堯居上、天下皆治、而四凶獨亂、猶曰堯治、治者多也、殷紂在上、天下皆亂、而三仁獨治、猶曰紂亂、亂者衆也、漢文節儉、而人有奢、猶曰世儉、儉者多也、齊景大奢、而晏嬰躬儉、猶曰國

奢奢者衆也、水性宜冷而有華陽温泉、猶曰水冷、冷者多也、火性宜熱而有蕭丘寒炎、猶曰火熱、熱者多也、迅風揚波高下相臨。山隆谷窪。差以尋常較而望之。猶曰水平。舉大體也。故世之論事。皆取其多者以爲之。節。今觀言者當顧言外之旨、不得拘文以害義也、

法術第十四

法術者、人主之所執、爲治之樞也、術藏於内。隨務應變、法設於外。適時御人。人用其道而不知其數者、術

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拘禮之人不足以言事。制法之士不足以論理。若握一世之法以傳百世之人。由以一衣擬寒暑一藥治瘴瘕也若載一時之禮以訓無窮之俗。是刻舟而求劒守株而待兎也。故制法者爲理之所由。而非所以爲治也。禮者成化之所宗而非所以成化也成化之宗。在於隨時。爲治之本在於因世。未有不因世而欲治不隨時而成化以斯治政未爲衷也

賞罰第十五

治民御下、莫正於法、立法施教、莫大於賞罰、賞罰者、國之利器、而制人之柄也、故天以晷數成歲、國以法教爲才、晷運於天、則時成於地、法動於上、則治成於下。晷之運也、先春後秋。法之動也、先賞後罰。是以溫風發春、所以動萌華也、寒露降秋、所以殞茂葉也、明賞有德、所以勸善人也、顯罰有過、所以禁下奸也、善賞者因民所喜以勸善、善罰者因民所惡以禁奸、故賞少而善勸。刑薄而奸息。賞一人而天下喜之。罰一人而天下畏之。用能教狹而治廣、用寡而功衆也。昔

王良之善御也、識馬之饑飽規矩徐疾之節、故鞭策不載、而千里可期、然不可以無鞭策者以馬之有佚也聖人之爲治也、以爵賞勸善以仁化愛民、故刑罰不用、太平可致、然而不可廢刑罰者以民之有縱也。是以賞雖勸善、不可無罰、罰雖禁惡、不可無賞、賞平罰當、則理道立矣、故君者賞罰之所歸、誘人以趣善也、其利重矣、其威大矣、空懸小利足以勸善、虛設輕威、可以懲姧、矧復張厚賞以施下操大威以臨民哉、故一賞不可不信也、一罰不可不明也、賞而不要、恐當

信作雖賞不勸。罰而不明、雖刑不禁。不勸不禁、則善惡失理。是以明主一賞善罰惡、非爲已也、以爲國也、適於已而無功於國者。不加賞焉。逆於已而有勞於國者。不施罰焉。罰必施於有過。賞必加於有功。苟能賞信而罰明、則萬人從之、若舟之循川、車之遵路、亦奚向而不濟、何行而弗臻矣、

審名第十六

言以緯理、理爲言本、名以訂實、實爲名源、有理無言、則理不可明、有實無名、則實不可辨、理由言明、而言

非理也、實由名辨、而名非實也、今信言以棄理。寔非
得理者也。信名而畧實。非得實者、也。故明者課言以
尋理、不遺理而著言、執名以責實、不棄實而存名、然
則言理兼通、而名實俱正。世人傳言、皆以小成大、以
非爲是、傳彌廣而理逾乖、名彌假而實逾反、則迴犬
似人、轉白成黑矣、今指犬似人、轉白成黑、則不類矣、
專以類推、以此象彼、謂犬似玃、玃似狙、狙似人、則犬
似人矣、謂白似緗、緗似黃、黃似朱、朱似紫、紫似紺、紺
似黑、則白成黑矣、黃軒四面、非有八目、夔之一足、必

有獨歷、周人玉璞、其實死鼠、楚之鳳凰、乃是山鷄、愚谷智叟、而像頑稱、黃公美女、乃得醜名、魯人縫掖、實非儒行、東郭吹竽、而不知音、四面一足、本非真實、玉璞鳳凰、不是定名、魯人東郭、空濫美稱、愚谷黃公、橫受惡名、由此觀之、傳聞喪真、翻轉名實、美惡無定稱、賢愚無正目、俗之弊者、不察名實、虛傳說者、即似定真、聞野丈人、謂之田父、河上姹女、謂之婦人、堯粱禹粮、龍肝牛膝、謂之爲肉、掘井得人、言自土而出、三豕渡河、云彘行水上、凡斯之類、不可勝言、故狐狸二獸、

因其名便、合而爲一、蛩蛩巨虚、其實一獸、因其詞煩、分而爲二、斯雖成其名而不知敗其實、弗審其詞而不察其形、是以古人必愼傳名、近審其詞、遠取諸理、不使名害於實、實隱於名、故名無所容其僞、實無所蔽其眞、此之謂正名也、

鄙名第十七

名者、命之形也、言者、命之名也、刑有巧拙、名有好醜、言有善惡、名言之善、則悅於人心、名言之惡、則忤於人耳、是以古人制邑名子、必依善名、名之不善、害於

貫矣昔畢萬以盈大會福晉讐以怨偶逢禍然盈大
者不必盡吉怨偶者不必皆凶而人懷愛憎之意者
以其名有善惡也今野人晝見蟢子者以為有喜樂
之瑞夜夢見雀者以為有爵位之象然見蟢者未必
有喜夢雀者未必彈冠而人悅之者以其名利人也
水名盜泉尼父不漱邑名朝歌顏淵不舍里名勝母
曾子還軔亭名柏人漢侯夜遁何者以其名害義也
以蟢雀之微無益於人名苟近善而世俗愛之邑泉
之大生人所庇名必傷義聖賢惡之由此而言則善

惡之義在於名也。昔有貧人、命其狗曰富、命其子曰樂、方祭而狗入於室、叱之曰富出、祝曰不祥、家果有禍、其子後死、哭之曰樂、而不自悲也、莊公時有人字其長子曰盜、次子曰毆、盜持衣出、嫭其母呼之曰盜、吏因縛之、其母呼毆、毆喻吏、遽而聲不轉、但言毆毆、吏因毆之、盜幾至於殪、立名不善、而受其弊、斯名之宜、豈不信哉、

新論卷三終

新論卷四

知人第十八

龍之潛也。慶雲未附。則與魚鱉爲鄰。驥之伏也。孫陽未賞。必與駑駘同櫪。士之翳也。知己未顧。亦與傭流雜處。自非洞明。莫能分也。故明哲之相士。聽之於未聞。察之於未形。而鑒其神智。識其才能。可謂知人矣。若功成事遂。然後知之者。何異耳聞雷霆而稱爲聰。目見日月而謂之明乎。故孔方諲之相馬也。雖未追風逐電。絶塵滅影。而迅足之勢固已見矣。薛燭之賞

劒也雖未陸斬元犀水截輕羽而鋭刃之資亦已露矣故范蠡吹於大簀文種聞而拜之鮑龍跪石而吟仲尼爲之下車堯之知舜不違桑陰文王之知呂望不以永日眉睫之微而形於色音聲之妙而動於心賢聖觀察不待成功而知之也陳平之棄楚歸漢魏無知識其善謀韓信之亡於黑水蕭何知其能將豈待吐六奇而後明破趙魏而方識哉若於臨機能謀而知其智犯難涉危乃見其勇是凡夫之識非明哲之鑒公輸之刻鳳也冠距未成翠羽未樹人見其身

者謂之龍鵠，見其首者名曰鵔鸃，皆訾其醜而笑其拙，及鳳之成，翠冠雲聳，朱距電摛，錦身霞散，綺翮焱發，翽然一翥，翾翔雲棟，三日而不集，然後讚其奇而稱其巧，堯遭洪水，浩浩滔天，蕩蕩懷山，下民昏墊，禹爲匹夫，未有功名，堯深知之，使治水焉，乃鑿龍門，斬荊山，導熊耳，通鳥鼠，櫛奔風，沐驟雨，面目黧黑，手足胼胝，冠絓不暇取，經門不及過，使百川東注于海，西被于流沙，生人免爲魚鱉之患，於是衆人咸歌詠，始知其賢，故見其朴而知其巧者，是王爾之知公輸也，

鳳成而知其巧者、是衆人之知公輸也、未有功而知其賢者、是堯之知禹也、有功而知其賢者、是衆人之知禹也、故知人之君未易遇也、侯生夷門抱關之吏、見知於無忌、豫子范中行之亡虜、蒙異於智伯、名尊而身顯、榮滿於當世、雖復刎頸魏庭、漆身趙地、揣情酬德、未報知已、虛左之顧、國士之遇也。世之烈士、願爲君者授命、猶瞽者之思視、躄者之想行、而目終不得開、足終不得伸、徒自悲夫、

薦賢第十九

國之需賢、譬車之恃輪、猶舟之倚檝也、車摧輪則無以行、舟無檝則無以濟、國乏賢則無以理、國之多賢、如託造父之乘、附越客之舟、身不勞而千里可期、足不行而蓬萊可至、朝之乏賢、若鳳虧六翮、欲望背磨青天、臆衝絳煙、終莫由也、峻極之山、非一石所成、凌雲之榭、非一木所搆、狐白之裘、非一腋之毳、宇宙爲宅、非一賢所治、是以古之人君必招賢搜隱、人臣則獻士舉知、唐昇二八、流睦睦之風、周保十亂、播濟濟之詠、仲尼在衞、趙鞅折謀、干木處魏、秦人罷兵、宮奇

未云獻公不侵子玉猶存文公側坐以此而言則立政致治折衝厭難者舉賢之效也夫連城之璧瘞影荊山夜光之珠潛輝鬱浦玉無翼而飛珠無脛而行揚聲於章華之臺炫燿於綺羅之堂者蓋人君之舉也賢士有脛而不肯至殆蘊材於幽岫毀跡於柴蓽者蓋人不能自薦未有爲之舉也古人競舉所知爭引其類才苟適治不問世冑智苟能謀奚妨秕行昔時人君拔奇於囚虜擢能於屠販內薦不避子外薦不避讐身受進賢之賞名有不朽之芳昔子貢問於

孔子曰、誰爲大賢、子曰、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吾聞進賢爲賢、非賢爲不肖、鮑叔薦管仲、子皮薦子產、未聞二子有所舉也、進賢爲美、逾身之賢、矧復抑賢者乎、故黔息碎首以明百里、北郭刎頸以申晏嬰、所以致命而不辭者、爲國薦士、滅身無悔、忠之至也、德之難也、臧文仲不進展禽、仲尼謂之竊位、公孫宏不引董生、汲黯指爲妬賢、虞丘不薦叔敖、樊姬貶爲不肖、東閭不達髦士、後行不正於路、故爲國入寶、不如能獻賢、獻賢受上賞、

蔽賢蒙顯戮、斯前識之良規、後代之明鏡矣、

因顯第二十

夫火以吹爇生焰、鏡以瑩拂成鑑、火不吹則無外耀之光、鏡不瑩必闕內影之照、故吹成火之光、瑩爲鏡之華、人之寓代、亦須聲譽以發光華、猶凡火鏡假吹瑩也、今雖智如樗里、才若賈生、居環堵之室、無知己之談、望迹流於地、聲聞於天、不可得也、柳下惠不遇仲尼、則貞潔之行不顯、未免於三黜之臣、無恥之人也、季布不遇曹丘、則百金之諾不揚、未離於凡庸無

羞之士也、二子所以德洽於當時、而聲流於萬代者、聖賢吹瑩也。昔有賣良馬於市者、已三旦矣、而市人不顧、乃謂伯樂曰、吾賣良馬而市人莫賞、今子一顧、請獻半馬之價、於是伯樂造市、來而迎睇之、去而目送之、一朝之價、遂至千金、此馬非昨爲駑駘、今成駃騠也。由人莫之賞、未有爲之顧眄者也。夫樟木盤根鈎枝、瘿節蠹皮、輪箘擁腫、則衆眼不顧、匠者採焉、製爲殿堂、塗以丹漆、畫爲黼藻、則百辟卿士莫不顧眄仰視、木性猶是也。而昔賤今貴者、良工爲之容也。刑

碤之珠、夜光之璧、薦之侯王、必藏之以玉匣、緘之以金縢、若闇以投人。則莫不相眄以愕。按劍而怒。何者、爲無因而至。故若物無所以因、良馬勞於駔闠。美材朽於幽谷。寶珠觸於按劍。名有所因而至。則良馬一顧千金。槃木光於紫殿。珠璧孳之玉匣。令人之居當代、雖抱才智、幽鬱窮閭、而無所因耶、未有爲之聲譽、先之以吹瑩、欲望身之光名之顯。猶捫虛縛風煎湯覓雪。豈可得乎。

託附第二十一

夫含氣庶品、未有不託附物勢以成其便者也、故霜雁託於秋風。以成輕舉之勢。騰蛇附於春霧。志希凌霄之遊。鼮鼠附於蛩蛩。以攀追日之步。碧蘿附於青松。以茂凌雲之葉。夫鳥獸蟲卉之智、猶知因風假霧、託峻附高以成其事、奚況於人、而無託附以就其名乎、故所託英賢、則跡光名顯、所附闇薉、則身悴名朽、天之始旭。則目察輕煙。歲之將暮。則蓬卷雲中。目之能見蓬之能高。託日之光。附風之勢也。綴羽於金鐵、置之於江湖、必也沈溺、陷於泥沙、非羽質重而性

沈、所託沈也、載石於舟、置之江湖、則披風截波、汎颺長瀾、非石質輕而性浮、所託浮也、搏牛之䖟、飛極百步、若附鸞尾。則一翥萬里。非其翼工。所託迅也。螻季足捷、追遬奔光、若駕疲驢。則日不涉一舍。非其脛遲。所託蹇也。以是觀之、附得其所、則重石可浮、短翅能遠、附失其所、則輕羽淪溺、迅足成蹇、夫燕之巢幕、銜泥補綴、爛若綾紋、雖陶匠逞妙、不能為之、可謂固矣、然凱旋剔幕、則巢破子裂者、所託危也、鷦鷯巢葦之葉、紩之以絲髮、珠圓纚纚、雖女手運巧、不能為之、可

謂固矣、然亟風欻至、則葦折卵破者、何也、所託輕弱使之然也、故鳥有擇木之性、魚有選潭之情、所以務其翔集、蓋斯爲美也、

心隱第二十二

二儀之大、可以章程測也、三綱之動、可以圭表度也、雷霆之聲、可以鐘鼓傳也、風雨之變、可以音律和也、故有象可觀、不能匿其影、有形可見、不能限其跡、有聲可聞、不能藏其響、有色可察、不能滅其情、以夫天地陰陽之難明、猶可以術數揆、而耳目可知、至於人

也、心居於内、情伏於裹、非可以筭數測也、凡人之心險於山川、難知於天、天有春夏秋冬旦暮之期、人有厚貌深情、不可得而知之也、故有心剛而色柔、容强而質弱、貌愿而行慢、性懁而事緩、假飾於外以明其情喜不必愛、怒不必憎、笑不必樂、泣不必哀、其藏情隱行、未易測也、日在天之外、而心在人之内、物亦照焉、照之於外、不可而僞内者也、而僞猶生焉、心在人之内、而智又在其内、神亦照焉、内之於内無所取徵也、而欲求其情、不亦難乎、不潔在面、人皆耻之、不潔在

心、人不肯愧、以面露外而心伏內、故善飾其情、潛姦隱智、終身不可得而見也少正卯在魯與孔子同時、孔子門人三盈三虛、唯顏淵不去獨知聖人之德也夫門人去仲尼而皈少正卯非不知仲尼之聖、亦不知少正卯之佞、子貢曰、少正卯魯之文人也、夫子爲政、何以先之、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夫少正卯、心逆而險、行辟而堅言僞而辯詞鄙而傅順非而澤、有此五僞而亂聖人以子貢之明而不能見知人之難也、以是觀之、佞與賢相類、詐與信相似、辯與智相亂、

與直相像若薺苨之亂人參、蛇床之似蘼蕪也、俗之常情莫不自賢而鄙物、重巳而輕人、觀其意也、非苟欲以愚勝賢、以短加長、由於人心難知、非可以准衡乎、夫能虛巳相推、故有以輕抑重、以短凌長、是以嫫母窺井、自謂娟勝西施、齊桓矜德、自稱賢於堯舜、若子貢始事孔子、一年自謂勝之、二年以為同德、三年方知不及、以子貢之才、猶不識聖人之德、望風相崇、奚況世人而能推勝己耶、是以眞僞繽紛、賢愚雜糅、自非明哲莫能辯也、

新論卷五

通塞第二十三

命有否泰、遇有屈伸、否與泰相翻、屈與伸殊貫、遨泰遇伸、不盡慮智、遭否會屈、不專膚蔽、何者、否泰由命、屈伸在遇也、命至於屈、才通理塞、遇及於伸、才塞跡通、通之來也、非其力所招、塞之至也、非其智所廻、勢苟就塞、則口目雙掩。遇必屬通、則聲眺俱明。故處穴犬、呼聲鬱數仞、順風長叫、響通百里、大井望天、不過圓蓋、登峯眺目、極於煙際、向在井穴之時、聲非卒嗄、

目非槩昧、而聞見局者、其勢塞也、及其乘風蹈峰聲非孟賁、目非離婁、而聲徹眺遠者、其勢通也、買臣忍饑而行歌、王章苦寒而坐泣、蘇秦握錐而憤懣、班超執筆而慷慨、當彼四子勢屈之時、容色黧黑、神情沮悒、言爲瓦礫、行成狂狷、髮露心憂、影銷貌悴、引嘆而雷轉、噴氣則雲湧、如騏驥之伏於鹽車、兀猿之束於籠圈、非無千里之駃、萬仞之犍、然而不異其羸鈍者、無所肆其巧也、何異處穴而望聲徹、入井而欲睇博哉、及其勢伸志得、或佩錦而還鄉、或聲玉於廊廟、或合

縱於六國之功、或懸旌於崑崙之外、當斯之時也、奢彩光焕、神氣開發、言成金玉、行爲世則、乘肥衣輕、怡然自得、漂若輕鴟之汎長波、沛若吞舟之颺太壑、何異順風而縱聲、登峯而長躧、人猶是也、而昔如彼、今如此者、非謂昔愚而今賢、故醜而新美、壅之與通也、水之性清、動壅以堤、則波紐而氣腐、決之使通、循勢而行、從瀾而轉、雖有朽骸爛卉、不能污也、非水之性異、通之與壅也、人之通、猶水之通也、德如寒泉、假有沙塵、弗能污也、以是觀之、通塞之路、與榮悴之容、相

去遠矣、

遇不遇第二十四

賢有常質、遇有常分、賢不賢性也、遇不遇命也、性見於人、故賢愚可定、命在於天、則否泰難期、命運應遇、危不必禍、遇不必窮、命運不遇、安不必福、賢不必達、故患齊而死生殊、德同而榮辱異者、遇不遇也、春日麗天而隱者不照、秋霜被地而蔽者不傷、遇不遇也、

昔韓昭侯醉臥而寒、典官加之衣、覺而問之、知典官有愛於巳也、以越職之故、而加誅焉、衛之驂乘、見御

者之非、從後呼車、有救危之意不蒙其罪、加之以哀
恐主之寒、呼車憂君之危、忠愛之情是同越職之愆
亦等、典官獲罪、呼車見德、遇不遇也、鴟墮腐鼠、非虞
氏之慢、鉶冰沃地、非射姑之穢、事出慮外、固非其罪、
而俠客大怒、虞氏見滅、邾君大怒而射姑獲免、遇不
遇也、齊之華士棲志丘壑、而太公誅之、魏之干木遁
代幽居、而文侯敬之、太公之賢非有減於文侯、干木
之德、非有逾於華士、而或榮或戮者、遇不遇也、董仲
舒智德冠代、位僅過士田千秋無他殊操、以一言取

相同遇明主而貴賤懸隔者遇不遇也莊姜適衛美而無寵宿瘤適齊醜而蒙幸遇不遇命也賢不賢性也怨不肖者不通性也傷不遇者不知命也如能臨難而不懾貧賤而不憂可爲達命者矣

命相第二十五

命者生之本也相者助命而成者也命則有命不形於形相則有相而形於形有命必有相有相必有命同稟於天相須而成也人之命相賢愚貴賤修短吉凶制氣結胎受生之時其眞妙者或感五帝三光或

應龍跡氣蔘、降及凡庶、亦稟天命、皆屬星辰、其値吉宿則吉、値凶宿則凶、受氣之始、相命旣定、卽鬼神不能移改、而聖智不能廻也。華胥履大人之跡而生伏羲、女媧感瑤光貫日而生顓頊、慶都與赤龍合而生唐堯、握登見大虹而生虞舜、修紀見洞流星而生夏禹、夫都見白氣貫月而生殷湯、太姙夢見長人而生文王、顏徵感黑帝而生孔子、劉媼感赤龍而生漢祖、薄姬感蒼龍而生文帝、徵子感牽牛星、顏淵感中台星、張良感狐星、樊噲感狼星、老子感火星、若此之類、

皆聖賢受天瑞命而生者也。相者或見肌骨或見聲色、賢愚貴賤修短吉凶、皆有表診、故五岳崔嵬有峻極之勢。四瀆皎潔有川流之形。五色鬱然有雲霞之觀。五聲鏗然有鐘磬之音。善觀察者、猶風胡之別刄、孫陽之相馬、覽其機妙、不亦難乎、伏羲日角、黃帝龍顏、帝嚳戴肩、顓頊骿骭、堯眉八采、舜目重瞳、禹耳三漏、湯肩二肘、文王四乳、武王齗齒、孔子返宇、顏回重瞳、皐繇鳥喙、若此之類、皆聖賢受天殊相而生者也舜目重瞳、是至明之相、而項羽王莽亦目重瞳子越

王句踐長頸烏喙非善終之象而夏禹亦長頸烏喙王莽之重瞳譬駑馬有驥之一毛而不可謂之驥也句踐長頸烏喙猶虵有龍之一鱗而不可謂之龍也爰及衆庶皆有診相故穀子豐下叔輿知其有後衛青方額黥徒明其富貴亞夫縱理許負見其餓死羊鮒聲豺叔姬鑒其滅族命相吉凶懸之於天命當貧賤雖富貴猶有禍患命當富貴雖欲殺之猶不能害夏孔甲畋於箕山大風晦暝入於人家主人方乳或占之曰後來而產是子不勝終必有殃孔甲取之曰

苟以爲余子、誰敢殃之、子長析薪、斧斬其左足、遂爲大閽、孔甲曰、嗚呼有疾、命矣夫、漢文以夢而寵鄧通、相者占通當貧餓死、帝曰、能富在我、何謂貧乎、與之銅山、專得冶鑄、後假衣食寄死人家、子文之生、妘子棄之、虎乃乳之、遂收養焉、卒爲楚相、褒離國王侍婢有娠、王欲殺之、婢曰、氣從天來、故我有娠、及子之產、捐猪圈中、猪以氣噓之、棄馬櫪中、馬復噓之、故得不死、卒爲夫餘之王、故善惡之命、若從天墮、若從地出、不得以理數推、非可以智力要、令人不知命之有限、

而妄覬於分願命在於貧賤而望鑿求富貴命在於
短折而臨危求長壽皆惑之甚者也

妄瑕第二十六

大道混然無形寂然無聲視之不見聽之不聞非可
以影響求不得以毀譽稱也降此以往則事不雙美
名不並盛矣雖天地之大三光之明聖賢之智猶未
免乎訾也故天有折之象地有裂之形日月有薄蝕
之變五星有悖彗之妖堯有不慈之誹舜有囚父之
謗湯有放君之稱武有殺主之譏齊桓有貪淫之目

晉文有不臣之聲、伊尹有誣君之迹、管仲有僭上之名、以夫二儀七耀之聖、不能無虧沒、堯舜湯武之聖、不能免於嫌謗、桓文伊管之賢、不能無纖瑕之過、由此觀之、宇宙庸流、能自免於怨謗而無悔悋耶、是以荊岫之玉。必含纖瑕。驪龍之珠。亦有微纇、然馳光於千里。飛價於侯王者、以小惡不足以傷其大美也。今忌人之細短、忘人之所長、以此招賢、是畫空而尋跡、披水而見路。不可得也。定國之臣、亦有細短、人主所以不棄之者、不以小妨大也、以小掩大、非求士之謂

也、伊尹夏之庖厨、傅說殷之胥靡、百里奚虞之亡虜、段干木魏之大駔、此四子者、非不賢也、而其迹不免汚也、名不兩盛、事不俱美、昔魏文侯問於李克曰、吳起何如人也、克對曰、起貪而好色、然其善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乃以爲將、拔秦五城、北滅燕趙、盡起之力也、魏無知薦陳平於漢王、或人譏之曰、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可用也、且聞盜嫂而受金、王乃踈平讓無知、無知曰、臣進策謀之士、誠足以利國耳、且其小過、豈妨公家之大務哉、乃擢爲護軍、

得施其策、故范增疽發死而楚國亡、闕氏開陣而漢軍全者、平之謀也、高祖棄陳平之小諐音愆採六奇之大謀、文侯捨吳起之小失、而取五城之功、向使二主以其小過、棄彼良材、則魏國之存亡不可知、漢楚之雄雌未可決也、而吳起必埋名於貪好、陳平陷身於賄盜矣、俗之觀士者、見其威儀屑屑、好行細潔、乃謂英彥士、有大趣、不修容儀、不惜小檢、而謂之棄人、是見朱橘一子蠹、因剪樹而棄之、覩縟錦一寸點、乃全疋而燔之、齊桓不知甯戚、將任之以政、群臣爭譏之

曰甯戚衛人去齊不遠君可使人問之若果眞賢用之未晩也公曰不然患其有小惡者民人知小惡忘其大美此世所以失天下之士也乃夜舉火而爵之以爲卿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桓公可謂善求士矣故仲尼見人一善而忘其百非鮑叔聞人一過而終身不忘夫子如斯之宏鮑叔如斯之隘也以是觀之聖哲之量相去遠矣牛蹄之涔不生魴鱮巢幕之窠不容鵠卵崇山廓澤不辭汚穢佐世良材不拘細行何者量小不足以包大形巨大無分小瑕也人之情

性皆有細短若其大畧是也雖有小過不足以爲累若其大畧非也雖有衡門小操未足與論大謀樊噲屠販之豎蕭曹斗筲之吏英布刑墨之隷周勃俳優之任其行皆中律其質則將才也張晁陽邸中之大猾也而威諸侯顏濁鄒梁父之大盜也而爲齊勲臣此皆有所短然而功名不朽者大畧得也袁精目鮑焦立節抗行不食非義之食乃餓而死不能立功拯溺者小節不申而大節屈也伯夷叔齊氷清玉潔義以不爲孤竹之嗣不食周粟餓死首陽楊朱全身養

性去脛之一毛以利天下則不爲也若此二子德非不茂行非不高亦能安治代紊蹈白刃而達功名乎此可以爲百代之鎔軌不可居伊管之任也

適才第二十七

物有美惡施用有宜美不常珍惡不終棄紫貂白狐製以爲裘鬱若慶雲皎如荆玉此毳衣之美也壓菅蒼蒯編以簑芒葉微踈綦黲若朽穰此卉服之惡也裘蓑雖異被服實同美惡雖殊適用則均今處繍戸洞房則簑不如裘被雪沐雨則裘不及簑以此觀之

適才所施。隨時成務。各有宜也、伏臘合歡。必歌採菱、牽石拖舟。則歌嘘噢。無非激楚之音、然而棄不用者、方引重抽力、不如嘘噢之宜也、卞莊子之昇殷庭也、鳴珮趨蹌、溫色怡聲、及其搏虎、必攘袂鼓肘、瞋目震嘷、并不知溫顏下氣之美、然而不能及者、方格猛獸、不如攘袂之宜也、安陵神童、通國之麗也、八音繁會使以嗷吹嚽聲、而人悅之、則不及瞽師侏儒之美、虵衘之珠、百代之傳寶、以之彈鵲、則不如泥丸之勁也、棠谿之劍、天下之銛也、用之穫穗、曾不如鉤鐮之[illegible]

也此四者美不常珍、惡不終廢。用各有宜也。昔野人棄子貢之辯而悅馬圉之辭、越王退吹籟之音而好鄙野之聲、非子貢不及馬圉、吹籟不若野聲、然而美不必合、惡而見珍者、物各有用也。水火金木土穀、六府異物而皆有施、規矩權衡準繩、六法殊形而各有任。故伊尹之興土功也、長脛者使之蹋鍤、強脊者使之負土、眇目者使之準繩、傴僂者使之塗地、因事施用、仍便效才。各盡其分而立功焉。商調之士。鷄鳴之客。才各有施。不可棄也。若使甯子結客於孟嘗。財未

免追軍之至囚縶之辱也。若使鷄鳴託於齊桓必不能光輔於霸道九合諸侯也。時須過關、莫若鷄鳴欲隆霸王、莫若商訶、商訶之雅而鷄鳴之鄙。雖美惡有殊、至於適理排難其揆一也。楚之市偷天下之大盜。而能却齊軍。雖使孫吳用兵彼必與之拒戰未肯有望風而退也。晉之叔魚一國之佞邪也而能歸季孫雖使甘蘇聘說彼必與之較辯。不至恐懾而逃還也大盜讒佞、民之殘害無用之人也、苟有士術猶能爲國興利除害、矧乃明智鍊才、其爲大益豈可棄耶。閫

雎興於鳥而爲風之首美其䙷而有別也鹿鳴興於獸而爲雅之端嘉其得食而相呼也以夫鳥獸之體苟有一善詩人歌詠以爲美談況人之有善而可棄乎夫樫栢之斷也大者爲之棟梁小者爲之椽桷直者中繩曲者中鈎隨材所施未有可棄者是以君子善能拔士故無棄人良匠善能運斤故無棄材是以人物交泰各盡其分而立功焉詩云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憔悴此之謂也

新論卷五終

新論卷六

文武第二十八

規者所以法圓裁局則乖矩者所以象方製鏡必背輪者所以輾地入水則溺舟者所以涉川施陸必躓何者方圓殊形舟車異用也雖形殊而用異而適用則均者盛暑炎蒸必藉涼風寒交冰積必處溫室夏不御氈非憎惡之炎有餘也冬不臥簟非怨讐之涼自足也不以春日遲遲而毀羔裀秋露漉漉而剔箕席白羽相望霜刃競接則文不及武干戈既輯禮樂

聿修則武不及文不可以九戡胥然而棄武四郊多壘而擯文士用各有時未可偏無也、五行殊性、俱爲人用文武異材並爲大益猶救火者或提盆榼或挈瓶盂。其器方圓形體雖反。名質相乖。至於盛水滅火功亦齊焉。繳者身仰。釣者身俯。俯仰別狀取利同焉織者漸進。耕者漸退進退異勢成務等焉墨子救宋重跰而行干木在魏、身不下堂、行止異跡。存國一焉文以讚治、武以凌敵趨舍殊途。爲績平焉。秦之季葉士崩瓦解、漢祖躬提三尺之劍、爲黔首請命、跋涉山

凡蒙犯矢石出百死以續一生而爭天下之利奮武厲誠以決一旦之命當斯之時冠章甫衣縫掖未若戴金胄而擐犀甲也嬴項既滅海内大定以武創業以文止戈徵鄒魯諸生而制禮儀修六代之樂朝萬國於咸陽當此之時修文者榮顯習武者憩㑴一世之閧而文武遞爲雄雌以此言之治亂異時隨務用才也今代之人爲武者則非文爲文者則嗤武各䛛其所長而相是非猶以宫笑角以白非黑非適才之情得實之論也

均任第二十九

爲有寬隘量有巨細材有大小則任其輕重所處之分未可乖也是以萬碩之鼎不可滿以盂水一鈞之鐘不可容於泉流十圍之木不可蓋以茅茨榛棘之柱不可負於廣廈何者小非大之量大非小之器重非輕之任輕非重之制也以大量小必有枉分之失以小容大則致傾溢之患以重處輕必有傷折之過以輕載重則致壓覆之害故鵾鵬一軒橫厲寥廓背負蒼天足蹹浮雲有六翮之資也騕褭一鶩騰光萬

里絕塵掣徵有迅足之勢也今以鷰雀之羽而慕冲天之迅犬羊之蹄而覬追日之步勢不能及亦可知也故奔蜂不能化藿蠋而螟蛉能化之越鷄不能伏鵠卵而魯鷄能伏之夫藿與螟蛉俱蟲也魯鷄與越鷄同禽也然化與不化伏與不伏者藿大越小也夫龍蛇有翻騰之質故能乘雲依霧賢才有政理之德故能踐勢處位雲霧雖密蟻蚓不能昇者無其質也勢位雖高庸蔽不能治者乏其德也故智小不可以謀大德狹不可以處廣以小謀大必危以狹處廣必

敗。子游治武城、仲尼發割鷄之嘆、尹何爲邑宰、子産出製錦之諫、德小而任大、謂之濫也、德大而任小、謂之降也。而其失也寧降無濫。是以君子量才而授任。量任而授爵。則君無虛授。臣無虛任。故無負山之累。折足之憂也。

慎言第三十

日月者、天之文也。山川者、地之文也。言語者、人之文也。天文失、則有謫蝕之變、地文失、則有崩竭之災、人文失、則有傷身之患、故口者言語之門戶、舌者門戶

之關鑰、關鑰動則門戶開、門戶開則言語出、出言之善。則千里應之。出言之惡。則千里違之。言失於巳。不可遏於人。情發於近。不可止於遠。是以君子愼其關鑰以審言語。言語在口、譬含鋒刄不可動也、動鋒刄者必傷喉舌、言失之害、非惟鋒刄、其所傷者不惟喉舌、故天有卷舌之星。人有緘口之銘。所以警慨言防口訧也。口舌者、禍患之宮。亡滅之府也。語言者、性命之所屬。而形骸之所係也。言出患入。語失身亡。身亡不可復存、言出不可復追、其猶射也、懸機未發、則猶

可止矣一離絃雖欲返之弗可得也易誠樞機詩刺言玷斯言一玷非礛磻所磨樞機旣發豈駿電所追皆前聖之至慎後人之埏鎔明者慎言故無失言闇者輕言自致害滅昔智伯失言於水灌韓魏躡其肘足魏武漏語於英雄元德遺其匕筯是以頭爲穢器師馳徐州地分三晉土割岷蜀亡敗長釁爲天下笑不慎言也韓昭侯與棠谿公謀而終夜獨寢慮夢言露於妻妾也孔光不對溫室之樹恐言之泄於左右也言者風也無足而行無翼而飛不可易也是以聖

人當言而懼、發言而憂、如蹈水火臨危險也、禮然後動、則動如春風。人不厭其動、時然後言、則言如金石人不厭其聲、故身無失行、口無過言也、

貴言第三十一

越劒性鋭、必託槌砧以成純鈎、楚柘質勁、必資撈檠以成彈弓、人性雖敏、必藉善言以成德行、故槌砧者夷不平也、撈檠者矯不正也、善言者正不善也、人目短於自見、故借鏡以覩形、髮拙於自理、必假櫛以修束、心闇於自照、則假言以策行、面之所以形、明鏡之

力也。髮之所以理，元櫛之功也。行之所以策，善言之益也。鏡櫛理形，其惠輕也。善言成德，其惠重也。人皆悅鏡之明己形，而不慕士之明己心。人皆欲櫛之理其髮，不願善言之理其情。是棄重德而採輕功，不亦倒乎。爲衣冠者，已手不能，則知越鄉借人以製之。至於理身而不知借言以修其行，是處其身輕而於冠重，不亦謬乎。君子重正言之惠，賢於軒璧之贈，樂聞其過，勝於德義之名。故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申叔一言。范獻賤萬畝之田，以貴舟人片說。季路抱五

愼之誡、趙盈佩九言之箴、以此觀之、軒[illegible]之與田邑豈能與善言齊價哉、夫桓侯不採越人之說、卒成骨髓之疾、吳王不聽枚乘之言、終受夷滅之禍、夫人之將疾者、必不甘魚肉之味、身之將敗、必不納忠諫之言、故臨死者謂無良醫之藥。將敗者謂無直諫之臣。而不聽善言、是耳聾也、非其耳之有塞、善言不入耳乎、是以明者納規於未形。採言於患表。從善如轉圜。遺惡如讐敵。正音日聞於耳、禍害逾遠於身、昔堯設招諫之鼓、舜樹誹謗之木、湯立司過之士、武王置誡

慎之鼓、以聖哲之神鑒、窮機洞微、非有毫釐之謬也、猶設廣聽之術、開嘉言之路、豈不貽厥將來、表正言之益耶、以夫先聖、猶能採言於芻蕘、奚況布衣而不貴言乎、故臣子之於君父。則有獻可替否諷諫之文。知交之於朋友。亦有切磋琢磨相成之義。君子若能聽言如響、從善如流、則身安南山、德茂松栢、聲振金石名流千載也、

傷讒第三十二

譽者揚善之樞也、毀者宣惡之機也、揚生於性美、

宜惡出於情妬性美以成德爲恒情妬以傷人爲務故譽以論善卽辭以極善爲功毀以擧過則言以窮惡爲巧何者俗人好奇不奇不用也譽人不增其義則聞者不快於心毀人不益其惡則聽者不滿於耳代之善人少而惡人多則擧者寂寞而譏者諠譁是以洗垢求瘢吹毛覓瑕揮空成有轉白爲黑提輕當重引寸至尺墨子所以悲素絲楊朱所以泣岐路以其變爲靑黃廻成左右也昔人與讒言於靑蠅譬利口於刀劍者以其點素成緇刃勁傷物故在四畏不

可不愼烏之曲喙跂距者羽類畏之獸之方喙鉤爪
者毛群畏之魚之哆脣鋸齒者鱗族畏之人之言口
讒謟者人共畏之讒嫉之人必好聞人惡惡聞人善
妬才智之在巳前甚富貴之在巳上猶喉中有噎吞
之思入目上有翳決之願去吞決之情深則萋斐之
辭作故揚娥眉者爲醜女之所妬行貞潔者爲讒邪
之所嫉昔直不疑未嘗有兄而讒者謂之盜嫂第五
倫三娶孤女而世人謂沓婦翁如此者皆聽虛而責響
視空而索影悖情而倒理誣罔之甚也以二子之賢

非身行之不潔與人有仇也而不免於世謗者豈非獸惡其綱人惡其諱耶故讒邪之蔽善人也猶朝日洞明霧甚則不見天沙石至淨流濁則不見地雖有明淨之質而不發明者水霧蔽之也蘭蓀欲茂秋風害之賢哲欲正讒人敗之故讒者知害嫉於他人而不知傷所說之主知傷所說之主而不知還害其身故無極之讒子常蒙謗郄費雙滅讒諂之流弊一至於斯嗚呼世之君子可不慎諸

慎隟第三十三

過者怨之梯也怨者禍之府也禍之所生必由積怨過之所始多因忽小小過之來出於意表積怨之成在於慮外故其來也不自悔其成也怨不可防怨不察而禍害臻焉故登峭坂而不跌墜者慎於大也跨阜垤而好顛蹷者輕於小也苟兢其步雖履嶮能安輕易其足雖夷路亦躓智者識輕小之為害故慎微細之危患毋畏輕微懍懍焉若朽索之馭六馬也鴻毳性輕積之沉舟魯縞質薄疊之折軸以毳縞之輕微能敗舟車者積多之所致也故墻之崩隤必因

其隟釰之毀折皆由于螢尺蚓穿堤能漂一邑寸煙泄突致灰千室怨之始也微於隟螢及其爲害大於墻釰禍之所傷甚於邑室將防其萌急於水火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故怨不在大亦不在小熒熒不滅能焚崑山涓涓不絕能成江河怨之所生不可類推禍之所言非可情測或怨大而成小或憾輕而至重深讐不必危而睚眦未可易也譬如風焉披雲飛石捲水壓木而人血脉不爲之傷隟穴之風輕塵不動毛髮不搖及中肌膚以爲深疾大不爲害小而

成患者。大風散漫。小風激射也。故漢祖免貫高之逆、魏后曹操泄張繡之讐、韓信削少年之辱、安國釋田甲之慢、此皆遇英達之主、寬廓之衿、得以深怨而不爲讐也、魯酒薄而邯鄲圍、羊羹偏而宋師敗、郈孫以鬬鷄亡身、齊侯以笑嬪破國、皆以輕蔑細怨忘樹禍端。以酒食戲笑之故、敗國滅身、爲天下笑、不慎故也、識之闇者、皆以小害易微之事、以至於大患、禍之至也、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門、害與利同隣、若非至精莫能分矣、是以智慮者禍福之門

戶動靜者利害之樞機不可不慎也

新論卷六終

新論卷七

誡盈第三十四

四時之序節滿即謝五行之性功成必退故陽極而降陰極而昇日中則昃月盈則虧此天之常道也勢積則損財聚則散年盛返衰樂極還悲此人之恒情也昔仲尼觀欹器而革容鑒損益而嘆息此察象而識類覩霜而知氷也夫知進而不知退則踐盈滿之危處存而不忘危必履太山之安故雷在天上曰大壯山在地中曰謙謙則裒多益寡壯則非禮勿履處

壯而能用禮居謙而能益寡降高以就卑抑強而同弱未有謙尊而不光驕盈而不斃者也聖人知盛滿之難持每居德而謙冲雖聰明睿智而志逾下富貴廣大而心逾降勛蓋天下而情逾抑不以德厚而矜物不以身尊而驕民故楚莊王功立而心懼晉文公戰勝而色憂非惛榮而惡勝乃功大而心小居安而念危也夏禹一饋而七起周公一沐而三握髮食不遑飽沐不及晞非耐飢而樂勞是能心急於接士德處於謙光也易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是以君子高

而能卑、富而能儉、貴而能賤、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辯而能訥、博而能淺、明而能闇、是謂損而不窮也、

明謙第三十五

天道下濟而光明、江湖善下而爲王、故山在地中成謙、王侯以孤寡爲損、謙則榮而逾高、損則顯而彌貴、高必以下爲基、貴則以賤爲本、在貴而忘貴、故能以貴下民、處高而遺高、故能以高就卑、是以大壯往則復、天地之謙也、極昇必降、陰陽之謙也、滿終則虧、日月之謙也、道盈體中、聖人之謙也、易稱謙尊而彌光、

老子云不伐故有功、謙者在於降巳以高下卑、以聖從鄙、不伐在於有功、不矜在於有德、不言歸於冲退、謙挹之流也、好盈自賢、矜功伐善者、俗之常情、聖人之惡也。必矜其功。雖賞之而稱勞、情猶不足。苟伐其善。雖與之賞多、必怨其少。則慊望之情生、躁競之色見。矜伐之路開、患難之釁作矣。君子則不然、在榮以挹損爲基、有功而不矜、有善而不伐、遺其功而功常存。忘其善而善自全。情常忘善。故能以善下物、情恒存善、故能以善勝人、是以情存功善、非心謙也、曰虛

託謙豈非矯乎、以善勝物、心遺功善、非矜伐也。口及其善、豈非實乎、故心存功善非心謙也、口雖不言、未免矜伐、心捨功善、口雖明言無傷於謙、故夏禹昌言明稱伐功、咎繇陳謨云說我、惠豈其矜功而存惠哉。夫言善非伐而伐善者、每稱其能言惠非矜而矜惠者常存其惠。聖人知人情尚賢而好伐、故發言裁典、多由謙退、所以棄其驕姱、競垂世則也、

大質第三十六

火之性也、大寒慘悽、凝冰裂地、而炎氣不爲之衰、大

熱煌赫燋金爍石而炎氣不爲之爍者、何也。有自然之質而寒暑不能移也。故丹可磨而不可奪其色。蘭可燔而不可滅其馨。玉可碎而不可改其白。金可銷而不可易其剛。各抱自然之性。非可强變者也。士有忠義之性。懷貞直之操。不移之質。亦如茲者也。是以生苟背道。不以爲利。死必合義。不足爲害。故不趍利而逃害。不忻生而慽死。不可以威脇而變其操。不可以利誘而易其心。昔子閭之劫也、擬之白刃而其心不傾。晏嬰之盟也、鉤以曲戟而其志不迴、不可以利

害移其情矣夫士有忠義之行踐繩墨之節其於平日乃無異於衆人及至處患蹈難而志氣貞剛然後知其殊也譬如鍾山之玉寒嶺之松比瑞珉梓柳無殊也及其燒以爐炭三日而色潤不改處於積冰終歲而枝葉不凋然後知其異於他玉衆木也故袒裼暴虎而後勇氣發焉超騰絕坂而後迅捷露焉手提萬鈞而後多力見焉處難踐患而後貞勇出焉不用干將奚以知其銳也不引烏號奚以知其勁也勁銳之質較然易見猶因人獲顯況乃志行難覩曷得不

因事而後明虖

辯施第三十七

夫山阜非爲鳥植林林茂而鳥自栖之江湖非爲魚鑿渾潭深而魚自歸之處世非爲人積財財積而人自依之非共所招勢使然也懷璧之子未必能惠不人競親者有惠人之資也被褐之士性能輕財而皆疎之者無惠人之資也今富而儉吝猶見親敬貧而仁施必見疎慢非行之失彼情變也策駟登山不得直轡而行泛舟入海不得安身而坐何者山路迂迴

濟水淪沒行者欲直而路曲之、坐者欲安而水蕩之、仁者欲施而貧遏之、富而賑物、德不爲難、貧而儉嗇行非爲過、天之道損有餘、人之情矜不足也、崑山之下。以玉抵烏、彭蠡之濱、以魚食犬、而人不愛者、非性輕財。所豐故也。挈餅乞水、執雀求火、而人不恡者、非性好施。有餘故也。口非匏瓜、不得不食、身非木石、不得不衣、食不滿腹、豈得輟口而惠人、衣不蔽形、何得露體而施物、非性儉恡、不足故也、飢饉之春、不賑朋戚、多稔之秋、饗及四隣、不賑朋戚人之惡、惠及四憐

人之善、蓋善惡之行、出於性情、而係於飢穰也、以此觀之、太豐則恩情生、窶乏則仁惠廢也、相馬者失在於瘦、求千里之步虧也、相人者失在於貧、求恩惠之迹鈌也、輕財之士、世非少也、然而不見者、貧掩之也、德行未著、而稱我能、猶足不能行而責舋蘗望人信之、實爲難矣、

和性第三十八

夫歐冶鑄劒、太剛則折、太柔則卷、欲劒無折、必加其錫、欲劒無卷、必加其金、何者、金性剛而錫質柔、剛柔

均平則為善矣良工塗漆緩則難晞急則弗牢均其緩急使之調和則為美也人之含性有似於茲剛者傷於嚴猛柔者失於軟懦緩者悔於後機急者敗於懁促故鑄劒者使金不至折錫不及卷製器者使緩而能晞急而能牢理性者使剛而不猛柔而不懦緩而不後機急而不懁促故能劒器兼善而性氣淳和也昔徐偃王軟而國滅齊簡公懦而身亡此性太柔之失也晉陽處父以純剛取害鄭子陽以嚴猛致斃此性太剛之過也楚子西寬而招敗邾莊公懁而自

禍此性褊急之災也西門豹性急佩韋皮以自緩董安于性緩帶絃絃而自急彼各能以一物所長攻其所短故陰陽調天地和剛柔均人事和也陰陽不和則水旱失節剛柔不均則强弱乖政水旱失節則歲敗强弱乖政則身亡是以智者寬而慄嚴而温柔而毅猛而仁剛而濟其柔柔抑其强强弱相參緩急相弼以斯善性未聞誤物而有悔恡者也

殊好第三十九

累榭洞房珠簾玉扆人之所悅也鳥入而憂聳石巉

巖巘崮糺結猨狖之所便也人上而慄五音六律咸
池簫韶人之所樂也獸聞而振懸瀨碧潭瀾波洶湧
魚龍之所安也人入而畏飛鼯甘煙走貊美鐵鴻日
嗜虵人好𤕤豢鳥獸與人受性既殊形質亦異所居
隔絕嗜好不同未足怪也人之與獸共稟二儀之氣
俱抱五常之性雖賢愚異情善惡殊行至於目見日
月耳聞雷霆近火覺熱履水知寒此之粗識未宜有
殊也聲色芳味各有正性善惡之分皎然自露不可
以皂爲白以羽爲角以苦爲甘以臭爲香然而嗜好

有殊絶者、則偏其反矣、非可以類推、弗得以情測、顛倒好醜、良可怪也、頼顔玉理、盼視巧笑、衆目之所悦也、軒皇愛嫫母之醜貌、不易落英之麗容、陳侯悦敦洽之醜狀、弗貿陽文之婉姿、炮羔煎鴻、臑蠵臇熊、衆口之所嗛、文王嗜菖蒲之葅、不易龍肝之味、陽春白雪、噭楚採菱、衆耳之所樂也、而漢順聽山烏之音、云勝絲竹之響、魏文侯好搥鑿之聲、不貴金石之和、鬱金元膽、春蘭秋蕙、衆鼻之所芳也、海人悦至臭之味、不愛芬馨之氣、若斯人者、皆性有所偏也、執其所好、

而與衆相反則倒白爲黑變苦成甘移角成羽佩蕕蒜當薰美醜無定形愛憎無正分也

新論卷七終

新論卷八

兵術第四十

太古淳朴、民心無欲、淳澆則爭起而戰萌生焉。神農氏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弦矢之利、以威天下、其後蚩尤强暴、好習攻戰、銷金爲刃、割革爲鉀、而兵遂興矣、黃帝戰於涿鹿、顓頊爭於不周、堯戰丹水、未詳舜征有苗、夏討有扈、殷攻葛伯、周伐崇侯、夫兵者凶器、財用之蠹、而民之殘也。五帝三王弗能弭者、所以禁暴而討亂、非欲耗財以害民也。然衆聚則財散、鋒接則民

戮。勢之使然也。故兵貴伐謀。不重交刃。百戰百勝、非用兵之善也、善用兵者、不戰而勝、善之善也、王者之兵、修正道而服人、霸者之兵、奇譎變而取勝、夫將者、國之安危、民之性命、不可不重、故詔之於廟堂、授之以斧鉞、受命既已、則設明衣、鑿凶門、臨軍之日。則忘其親。援鼓之時。則忘其身。用能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顧於後、以全國為重、以智謀為先、故將者必明天時。辨地勢。練人謀。明天時者、察七緯之情、洞五行之趣、聽八風之動、鑒五雲之候、辨地勢者、識

七舍之形別九地之勢練人謀者抱五德之美握二柄之要五德者智信仁勇嚴也二柄者賞罰也智以能謀信以約束仁以愛人勇以陵弱嚴以鎮衆賞以勸功罰以懲過故智者變通運奇之府也兵者詭道而行以制其勝也是以萬弩齊發孫臏之奇千牛俱奔田單之策囊土壅水韓信之權拽柴揚塵欒枝之謫舒車豕突尹子之術雲梯煙浮魯生之巧用奇出於不意少可以挫多弱可以折强況夫以衆擊寡以明攻昧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就下兵之勢避實而

擊虛避強而攻弱避治而取亂避銳而擊衰故水因地而制形兵因敵而制勝則兵無成勢水無定形覩形而運奇隨勢而應變反經以爲巧無形以成妙故風雨有形則可以帷幕捍寒暑無形不可以關鑰遏也是以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如畏雷霆擊無常處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如尋寰中不見其際覩吾之謀無畏敵堅覩吾之堅無畏敵謀以此言之不可不知也夫將者以謀爲本以仁爲源謀以制敵仁以得人故謀能制敵者將也力能勝敵者卒也將以權決

為本卒以齊力為先是以列宿滿天不及[illegible]
一光不同也虎兕多力而受制於人者心不[illegible]
濟也萬人離心不如百人同力千人遞戰不如一
但至今求同心之衆必死之士在於仁恩洽[illegible]
明脊靡者臨危難而不懼履氷火而如歸非輕
樂傷仁恩驅之也將得衆心必與同患暑不張蓋
不御裘所以均寒暑也隘險不乘丘陵必下所以
勞逸也軍食熟然後敢食軍井通然後敢飲所以
飢渇也三軍合戰必立矢石之下所以共安危也

醇醪注流。軍士通醉。溫詞一灑。師人挾纊。苟得衆心。則人競趍死。以此衆戰。猶轉石下山。決水赴壑。豈當之矣。

閱武第四十一

司馬法曰。國家雖大。好戰則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亟戰則民凋。不習則民怠。凋非保全之術。怠非擬寇之方。故兵不妄動。而習武不黷。所以養民命而修戎備也。孔子曰。不教民戰。是為棄之。易曰。君子修戎器以備不虞。是以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

[illegible]年而治兵、習戰敵也、出曰治兵、治其事也、入旅、言整衆也、還歸而飲至告於廟、所以昭文章、明貴賤、順少長、辯等列、習威儀、夫三軍浩漫、則立表言不相聞、故爲鼓鐸以通其耳、視不相見、故制旌以宣其目、若民不習戰、則耳不聆鼓鐸之音、目不旌麾之號、進退不應令、疏數不成行、故士未戰而疲、馬未馳而流汗、非其人怯而馬弱、不習之所致夫王宮人教之戰陣、約之法令、廻還進退、盡中規矩、蹈水火而不顧者、非其性勇而氣剛、教習之所

鏌鎁不爲巧者銳而爲拙者鈍。然而巧以坐勝。而取負者習與不習也。闔閭習武、試其民於五湖、皆加肩流血不肯止、勾踐習戰、試其民於寢宮、民入水火死者千餘、遽擊金而退之、豈其惡生而貪負罰明而教習至也、是以逢蒙善射、不能用不調弓、造父善御、不能策不服之馬、般倕善斲、不能運利之斤、孫吳善將、不能戰不習之卒、貔貅虎獸而帝教之戰、鷹鸇鷙鳥而羅氏教之擊、夫鳥獸無知性。猶隨人指授而能戰擊者教習之功也。奚況國

之士民而不習武乎、故射御慣習、至於馳獵、則能擒獲、教習之所致也、若弗先習、覆迭是懼、奚遑望獲、今以練卒與不練卒交鋒、若胡越爭遊、不競明矣、是以先王因於閑隙、大閱簡衆、繕修戎器、爲國豫備也、

明權第四十二

循理守常曰道、臨危制變曰權、權之爲稱、譬猶權衡也、衡者測邪正之形、權者揆輕重之勢、量有輕重、則形之於衡、今加一環於衡左則右蹶、加之於右則左蹶、唯莫之動、則平正矣、人之於事、臨危制變、量有輕

重、平而行之、亦猶此也、古之權者審其輕重、必當於理而後行焉、易稱巽以行權、語稱可以適道未可與權、權者反於經而合於道、反於義而後有善、若唐棣之華、反而更合也、孝子之事親、和顏卑體、盡孝盡敬、及其溺也、則攬髮而拯之、非敢侮慢、以救死也、故溺而捽父、祝則名君、勢不得已、權之所設也、慈愛者人之常情、然大義滅親、滅親益榮、由於義也、是故慈愛方義、二者相權、義重則親可滅、若虞舜之放傲弟象、周公之誅管叔、石碏之殺子厚、季友之酖叔牙、以義

權親此其類也。欺父矯君，臣子悖行，然舜娶不告，弦高矯命者，以絕祀之罪重於不告，矯命之過輕於滅國，權之義也。夫有道則無權，道失則權作，道之於用，猶衣冠之在身也。權之輕重，猶甲胄之衛體也。介胄禦寇而不可常服，權以度理而不可常用。自非賢哲，莫能處也。

貴速第四十三

成務雖均，機速為上；決謀或同，遲緩為下。何者？才能成功以速為貴，智能決謀以疾為奇也。善濟事者若

救火拯溺明其謀者猶驥捷矢疾今焚燃熛室則飛馳灌之湍波漂人必奔游拯之若穿井而救火則熛颺棟焚矣方鑿舟而拯溺則葬江魚之腹中矣驥所以見珍者以其日行千里也滿旬而取至則與駑馬均矣箭所以為貴者以其弦直而立至也窮日而取至者則與不至者同矣智所以為妙者以其應時而知也若事過而後知則與無智者齊矣昔吳起相楚貴族攻之起欲討讐而挿矢王屍陽虎在圍魯人出之虎欲報德而傷之以戈謀不斯須而讐德兩報其智

可謂應時而知矣。張祿之入秦，魏冉悔不先索而後行，故勢移而身逐；晁錯之穴壖垣，申屠悔不先斬而後奏，故發憤而致死。智不早决，敗而方悔，其智可謂與無智者同矣。故有智而不能施，非智也；能施而不能應速者，亦非智也。諺曰：力貴突，智貴卒。此之謂也。

觀量第四十四

夫曲思於細者，必忘其大；銳情於近者，必畧於遠。由心不並持，則事不兼通。小有所係，大必所忘也。故仰而貫針，望不見天；俯而拾虱，視不見地。天地至大而

不見者。眸掩於針亟故也。是以智者知小道之妨大務。小察之傷大明。捐棄細識。舒散情性。以斯觀之。人有小察細計者。知其必無遐志廣度。亦可知矣。奚以明之。夫覩僬僥之節。知非防風之脛。視象之牙。知其大於豕也。見狸之尾。知其小於豹也。故覩一可以知百。觀此可以明彼。是蹄涔之內不生蛟龍。培塿之上不植松柏。非水土之性有所不生。乃其營宇隘也。數粒而炊。析薪而爨。非苟爲艱難。由性褊惔而細碎也。項羽不學一藝。韓信不營一飡。非其心不愛藝。口不

嗜味。由其性大不綴細業也晉文種米。曾子植羊非性闇惷不辯方隅。以其運大不習小務也。智伯庖人亡炙一簞而即知之、韓魏將反而不能知、邯鄲子陽園亡一桃而即覺之、其自亡也而不能知、斯皆銳情於小而忘大者也。夫釣者雖有籊竿纖綸。芒鈎芳餌。擣以詹何之妙。不能與罾罟爭多。弋者挾繁弱之弓。貫會稽之箭。加以蒲苴之巧。不能與罻羅競獲。何者、術小故也。江河之流。爛胔漂屍。縱橫接連而人飲之。者量大故也。盆盂之水。鼠尾一曳。必嘔吐而棄之者。

量小故也。枳棘之生、數寸而抽枝、豫樟之植、百尺而擢柯、其何故耶、豈非質小者而枝條毓之。而體大者節目疎乎。是以達者之懷。則混瀁而無涯。褊人之情。必刻覈而頻細。自上觀之、趨舍之跡、寬監之量、斷可識矣、

新論卷九

隨時第四十五

時有淳澆、俗有華戎、不可以一道治。不得以一體齊也。故無爲以化三皇之時、法術以禦七雄之世、德義以柔中國之心、政刑以威四夷之性、故易貴隨時、禮尚從俗、適時而行也。霜風慘烈、周棄不蓺禾、炎氣赫曦、曹明不製裘、知時不可也。貿章甫者不造閩越、衒赤舄者不入跣猿、知俗不宜也。故救餓者以圓寸之珠、不如與之橡斗。貽溺者以方尺之玉、不如與之短

綆非橡綆之貴而珠玉之賤然而美不敵者各在其所急也方於飢溺之時珠玉寧能救生死哉是以中河失船一瓠千金貴賤無常時使然也昔秦攻梁惠王謂孟軻曰先生不遠千里辱幸敝邑今秦攻梁先生何以禦乎孟軻對曰昔太王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玉帛不可太王不欲傷其民乃去邠之岐今王奚不去梁乎惠王不悅夫梁所寶者國也今使去梁非不能去也非今日之所宜行也故其言雖仁義非惠王所須也亦何異救餓而與之珠拯溺而投之玉乎

秦孝公問商鞅治秦之術鞅對以變法峻刑行之三年人富兵強國以大治威服諸侯以孟軻之仁義論大王之去邠而不合於世用以商君之淺薄行刻削之苛法而反以成治非仁義之不可行而刻削之為美由於淳澆異跡則政教宜殊當合縱之代而仁義未可全行也故明鏡所以照形而盲者以之蓋卮玉笄所以飾首而禿嫗以之挂杖非鏡笄之不美無用於彼也庖丁解牛適俗所須朱泙屠龍無所用功苟乖世務雖有妙術歸於無用故老聃至西戎而効獏

言夏禹入躶國忻然而解裳非欲忘禮隨俗宜也墨子儉嗇而非樂者往見荆王衣錦吹笙非苟違性隨時好也魯哀公好儒服而削代君修墨而殘徐偃公行仁而亡燕噲爲義而滅夫削殘亾滅暴亂之所招而此以仁義儒墨而遇之非仁義儒墨之不行行非於時之所致也

風俗第四十六

風者氣也俗者習也土地水泉氣有緩急聲有高下謂之風焉人居此地習以成性謂之俗焉風有厚薄

俗有淳澆、明王之化、當移風使之雅、易俗使之正、是以上之化下、亦爲之風焉、民習而行、亦爲之俗焉、楚越之風好勇、其俗赴死而不顧、鄭衛之風好淫、其俗輕蕩而忘歸、晉有唐虞之遺風、其俗節財而儉嗇、齊有景公之餘化、其俗奢侈以誇競、陳太姬無子而好巫覡、其俗事鬼神以祈福、燕丹結客、納勇士於後宮、其俗待妻妾於賓客、斯皆上之風化、人習爲俗也、越之東有軫沐之國、其人父死、即負其母而棄之、云是鬼妻、不可與同居、其長子生、則解肉而食其母、謂之

宜弟楚之南有啖人之國、其親死、析其肉而埋其骨、謂之爲孝、秦之西有義渠之國、其人死、則聚柴而焚之、煙上燻天、謂之昇霞、朔之北有射姑之國、其親死、則棄屍於江中、謂之水仙、斯皆四夷之異俗、無足怪也、是以先王傷風俗之不善。故立禮教以革其弊。制禮樂以和其性。風移俗易而天下正矣。

利害第四十七

利害者、得失之本也、得失者成敗之源也、故就利而避害、愛得而憎失、物之恒情也、人皆知就利而避害。

莫知緣害而見利。皆識愛得而憎失。莫識由失以至得。有知利之爲害、害之爲利、得之成失、失之成得、則可與談利害而評得失矣。夫內熱者之飲毒藥、非不害也、疽痤用砭石、非不痛也、然而爲之者。以小痛來而大痛減。則細害至巨害除也。飢而倍食渴而大飲熱而投水、寒而入火、雖暫愜、必爲後患、菖蒲去蚤虱而來蚰蜒、礬石止齒齲之痛而朽牙根、蹀痛雖餌必至生害、此取小利而忘大利、惟去輕害而負重害也、瘕疾塡胸而不敢鈹、蠆尾螫蹄而不敢斫、非好疾

而愛毒以破斫之患甚於疾螫也酖酒盈巵渴者弗飲非不渴也飲之立死銷金在爐盜者弗掬非不欲也掬而灼爛虎在前地有隋珠雖貪如盜跖則手不暇拾懸縠向心路有西施雖淫如景陽則目不暇視非不愛寶而悅色然而不顧者利緩而害急也昔齊人貨美錦於市盜於衆中而竊之吏執而問曰汝何盜錦於衆中對曰吾但見錦不見有人故取之耳若斯人者眩於利而忘於害黄口以貪餌而忘害故擒於羅者異鵲以見利而忘身且怵於莊周是以智者見

利而思難。聞者見利而忘患、思難而難不至、忘患而患反生。以是觀之、利害之道、去就之理、亦以明矣。

禍福第四十八

禍福同根、妖祥共域、禍之所倚、反而爲福、福之所伏、還以成禍、妖之所見、或能爲吉、祥之所降、亦迴成凶、有知禍之爲福、福之爲禍、妖之爲吉、祥之爲凶、則可與言物類矣、吳兵大勝、以爲福也、而有姑蘇之困、越棲會稽、以爲禍也、而有五湖之覇、戎王強盛、以爲福也、而有樽下之執、陳駢出奔、以爲禍也、終有厚遇之

福、禍福廻旋。難以類推。昔宋人有白犢之祥、而有失明之禍、雖有失明之禍、以至獲全之福、北叟有胡馬之利、卒有奔墜之患、雖有奔墜之患、以至保身之福、是以見不祥而修善、則妖反為祥、見祥而不為善、則祥還成妖矣、昔武丁之時、亳有桑穀共生於朝、史占之曰、野草生朝、朝其亡乎、武丁恐懼、側身修德、桑穀自枯、八紘之内、重譯而來、殷道中興、帝辛之時、有雀生鳶於城之隅、史占之曰、以小生大、國家必王、帝辛驕暴、遂亡殷國、故妖孽者所以警王侯也、怪夢者所

以警庶人也。妖孽不勝善政。則凶反成吉。怪夢不勝善言。則禍轉為福。人有禍必懼。懼必有敬。敬則有福。福則有喜。喜則有驕。驕則有禍。是以君子祥至不深喜。逾敬慎以儉誡其身。妖見不為慼。逾修德以為務。故招慶於神祇、災消而福降也、

貪愛第四十九

小利大利之殘。小害大禍之津。苟貪小利則大利必亡。不遺小害則大禍必至。昔蜀侯性貪、秦惠王聞而欲伐之、山澗峻嶮、兵路不通、乃琢石為牛、多與金帛

置牛後、號牛糞之金以遺蜀侯、蜀侯貪之、乃塹山塡谷、使五丁力士以迎石牛、秦人帥師隨後而至、滅國亡身、爲天下所笑、以貪小利失其大利也、楚白公勝其性貪吝、旣殺子西、據有荊國、積斂財寶塡之府庫、不以分衆、石乞諫曰、今患至國將危、不顧勝敗存亡之機、固以形於胸中矣、不能散財以求人心、則不如焚之、無令彼衆還以害我、又不能從、及葉公入、乃發大府之財以與衆、出府之寶以賜人、因而攻之、十有九日、白公身滅、財非己有、而欲有之、以此小吝、一朝[illegible][illegible]

生焉。寒山有獸，其名曰貔，其角當心，俯而磨之，潰心而死。炎州有鳥，其名曰梟，偃伏其子，百日而長，羽翼既成，食母而飛。蜀侯之貪石牛，牛逾近而身轉危，何異貔磨其角，角逾利而身速亡乎。白公之貪財，財逾積而身逾滅，何異梟之養子，子逾長而身就害也。是以達人睹禍福之機，鑒成敗之源，不以苟得自傷，不以過吝自害。老子云：多藏必厚亡。禮云：積而能散。皆明止足之分，祛貪吝之萌也。

類感第五十

方以類聚、物以群分、聲以同應、氣以異乖、其類苟聚、雖遠不離、其群苟分、雖近未合、故銅山崩、蜀鍾鳴於晉、淄澠共川、色味異質、感應必類、自然之數也、是以飛行者、陽之群也、蟄伏者、陰之類也、故曰、夏至而鹿角解、月虧而蚌蛤胎、麒麟鬬而日蝕、鯨魚死而彗星出、東風至而酒盈溢、蠶含絲而商絃絶、新穀祭而舊穀缺、龍舉一井而雲彌九天、虎嘯一谷而風扇萬里、陽燧在掌而太陽火、方珠運握而少陽水、類感之也、箕麗於月而飄風起、畢動於天而驟雨散、天將風也

纖塵不動而鵲自鳴、且月雨也、寸霧未布而蟻蚓移矣、巢居知風、穴處識雨、風雨方至而鳥蟲應之、太白暉芒、雞必夜鳴、火精光盛、馬必晨驚、雞爲兌禽、金爲兵精、馬者離畜、火爲武神、干戈戢與、介駟將動而禽獸應之、龍鳴於野、鼈應於淵、騰蛇雄鳴於上風、雌鳴於下風、而化成形、以斯至精相應、不待召而自感者、類之所應也、若呼之與響、形之與影、故抱薪投火、燥者先燃、平地注水、濕者先濡、彈角則目操、鼓舟而波湧、物以類相感、神以氣相化也、豈以人情者哉、

正賞第五十一

賞者所以辯情也評者所以繩理也賞而不正則情亂於實評而不均則理失其眞理之失也由於貴古而賤今情之亂也在乎信耳而棄目古今雖殊其迹實同耳目誠異其識則齊識齊而賞異不可以稱正迹同而評殊未得以言評評正而賞翻則情理並亂也由今人之畫鬼魅者易爲巧摹犬馬者難爲工何也鬼魅質虛而犬馬質露也質虛者可託怪以示奇

形露者不可誣罔以是非難以其眞而見妙也託怪於無象可假非而爲是取範於眞形則雖是而疑非昔魯哀公遙慕稷契之賢不覺孔丘之聖齊景公高脩管仲之謀不知晏嬰之智張伯松遠羨仲舒之博近遺子雲之美以夫子之聖非不光於稷契晏嬰之賢非有減於管仲揚子雲之才非爲亞於董仲舒然而弗貴者豈非重古而輕今珍遠而鄙近貴耳而賤目崇名而毀實耶觀俗之論非苟欲以貴彼而賤此飾名而挫實由於善惡混揉眞僞難分摸法以度物

爲情信心而定是非也今以心察錙銖之重則莫之能識懸之權衡則毫釐之重辨矣是以聖人知是非難明輕重難定制爲法則揆量物情故權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誣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罔以方圓故摹法以測物則眞僞易辯矣信心而度理則是非難明矣越人臛虵以饗秦客甘之以爲鯷也旣而知其是虵攫喉而嘔之此爲未知味也趙人有曲者託以伯牙之聲世人競習之後聞其非乃束指而罷此爲未知音也宋人得石燕以爲美玉銅

匣而藏之、後知是石、因捧匣而棄之、此爲未識玉也、郢人爲賦、託以靈均、舉世而誦之、後知其非、皆緘口而捐之、此爲未知文也、故以蚍爲鯉者、唯易牙不失其味、以趙曲爲雅聲者、唯鍾期不溷其音、以燕石爲美玉者、唯猗頓不謬其眞、以郢賦爲麗藻者、唯相如不濫其賞、昔二人評玉、一人曰好、一人曰醜、久不能辨、客曰爾來入吾目中、則好醜分矣、夫玉有定形、而察之不同、非好相反、瞳睛殊也、堂珠黼幌、綴以金魄、眾流光霞、耀爛眩目、而醉者眸轉、呼爲焰火、非黼幌

狀貌自陵變也、鏡形如杯、以照西施、鏡縱則面長。鏡横則面廣。非西施貌易、所照變也、海濱居者、望島如舟、望舟如鳧、而須舟者不造島。射鳧者不向舟。知是望遠目亂心惑也、山底行者、望嶺樹如簪、視岫虎如犬、而求簪者不上。亡犬者不往呼。知是望高目亂而心惑也、至於觀人論文、則以大爲小、以能爲鄙、而不知其目亂心惑也、與望山海不亦反乎、昔者仲尼先飯黍、侍者掩口笑、子游揚裘而譏、曾參指揮而哂、以聖賢之舉錯非有謬也、而不免於嗤誚、奚況世人未

有名稱、其容止文華、能免於嗤誚者、豈不難也、以此觀之、則正可以爲邪、美可以稱惡、名實顛倒、可爲嘆息也、今述理者貽之知音君子、聰達亮於聞前。明鑒出於意表。不以名實眩惑。不爲古今易情。採其制意之本。畧其文外之華。不沒纖芥之善。不掩螢爝之光。可謂千載一選也、

激通第五十二

登峭嶺者則欲望遠、臨峻谷者必欲窺墟、墟墓之間使情哀。清廟之中使心敬。此處無心而情爲之發者

地勢使之然也。故駿雪多積，荒城之畏，急風好起沙河之上。克巳類出甕牖之氓，決命必在呑氣之士。何者，寒荒之地，風雪之所積；慷慨之懷，忠義之所聚。是以楩柟鬱蹙以成縟錦之瘤，蚌蛤結痾而銜明月之珠。鳥激則能翔青雲之際，矢驚則能踰白雪之嶺。斯言仍瘁以成明文之珍，因激以致高遠之勢。衝飈之激則折木，湍波之涉必漂石。風之體虛，水之性弱，而能披堅木、轉重石者，激勢之所成也。故居不隱者思不遠也，身不危者其志不廣也。蘓秦若有負郭之田

必不佩六國之印。主父不爲親友所蔑。必不窺五鼎之食。張儀不有堂下之耻。必無入秦之志、范雎若無厠中之辱、不懷復魏之心。甯越激而修文。卒爲周威之師。班超憤而習武。終建西域之蹟、觀夫數賢、皆因窘而發志。緣阨而顯名。故平原五達、易行之衢也、孤峰几折、難陟之逕也、從高趣下、駑馬之步也、騰峭登危、飛龍之足也。以險而陟。然後爲貴。以難而昇。所以爲貴。古之烈士、厄而能通。屈而能伸。彼皆有才智、又遇其時、得爲世用也、

惜時第五十三

夫停燈於缸、先焰非後焰、而明者不能見、藏山於澤、今形非昨形、而智者不能知、何者、火則時時滅、山亦時時移矣、天迴日轉、其謝如矢、騕褭迅足、神馬弗能追也、人之短生、猶如石火、炯然以過、唯立德貽愛爲不朽也、昔之君子、欲行仁義於天下、則與時競馳、不吝盈尺之璧、而珍分寸之陰、故大禹之趨時、掛冠而不顧、南榮之訪道、踵跰而不休、仲尼栖栖、突不暇黔、墨翟遑遑、席不及煖、皆行其德義、拯世危溺、立功埀

猶延芳百世、今人皆不知退、臭腐榮華、刻絕嗜慾、被麗絃歌、耽媚泉石、進不能披策樹勳、毗贊明時、空蝗粱黍、枉沒歲華、生爲無聞之人。歿成一棺之土。亦何殊草木自生自死者哉、歲之秋也、涼風鳴條、清露變葉、則寒蟬抱樹而長吟。烈悲酸瑟於落日之際、何也、哀其時命迫於嚴霜。而寄悲於菀柳。今日向西峯、道業未就、鬱聲於窮岫之陰。無聞於休明之世。已矣夫、亦奚能不霑衿於將來。染意於松煙者哉。

言菀第五十四

忠孝者百行之寶歟、忠孝不修、雖有他善、則猶玉屑盈匣、不可琢爲珪璋、亂絲滿篋、不可織爲綺縠、雖多亦奚以爲也、信讓者百行之順也、誕伐者百行之逆也、信讓乖禮、廻而成悖、誕伐合義、翻而成順、直躬證父、蒼梧讓兄、信讓悖也、弦高矯命、大禹昌言、誕伐順也、謂牧圉似桀紂、艴然而怒、比王侯於夷齊、怡然而喜、仁義所在、匹夫爲重、仁義所去、則尊貴爲輕、事可不必誠、理可以情通、睇秋月明而知孀婦思、聞林風響而見舟人驚、陽氣主生、物所樂也、陰氣主殺、物所

嫣也、故春葩含日似笑。秋葉泫露如泣。夫善交者、不以出入易意、不以生死移情、在終如始、在始如終、猶日月也、故日之出入符明、月之生死同形、天無情於生死、則不可以情而憾怨、故暄然而春、榮華者不謝、悽然而秋、凋零者不憾、榮凋有命、困遇有期、故春盡雖茂、假朝露而抽翠、秋葉誠危、因微風而飄零、萬物居溫則柔、入寒則剛、故春角可卷、夏條可結、秋露可凝、冬木可折、人皆愛少而惡老、重榮而輕悴、故簪小英華、而焚灰枯、朽莫識枯朽生於英華、英華歸於枯

板山抱玉故鑿之江懷珠則竭之豹佩文則刳之人含智則嫉之智能知人不能自知神能衛人不能自衛故神龜以智見灼靈虵以神見爆鶉知不智爲智不神爲神況妙必假物而物非生然巧必因器而器非虎巧是以羿無弧矢不能中微其中微者非弧矢也倕無斧斫不能善斲其善斲者非斧斫也書以摹形故先質後文言以寫情故先實後辯無質而文則書非形也不實而辯則言非情也紅紫飾容欲以爲艷而動目者稀揮紘繁弄欲以爲悲而驚耳者寡由

於質不美也質不美者雖崇飾而不華曲不和者雖響疾而不哀理動於心而見於色情發於衷而形於聲故强懽者雖笑不樂强哭者雖哀不悲耳聞所惡不若無聞目見所惡不如無見故雷霆必塞耳掣電必掩目爲仁則不利爲利則不仁故販粟者欲歲之飢售藥者欲人之疾物各重其所主而桀紂之狗可以吠堯故盜跖之徒賢於盜跖而鄙仲尼運屈而恚天辱至而怨人是以火焚而怨燧人溺井而尤伯益宿不樹惠臨難而施恩本不防萌害成而修愼是以

臨渴而穿井方飢而植禾雖疾無所及也公儀嗜魚屈到嗜芰雖非至味人皆甘之與衆同也文王嗜膽曾晳嗜棗膽苦棗酸聖賢甘之與衆異也鹿形似馬而迟於馬豺形似犬而健於犬國有千金之馬而無千金之鹿家有千金之犬而無千金之豺以犬馬有用而豺鹿無用也

九流第五十五

儒者晏嬰子思孟軻荀卿之類也順陰陽之性明敎化之本遊心於六藝留情於五常厚葬文服重樂有

命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尊敬其道然而
薄者流廣文繁難可窮究也　道者鬻熊老聃關尹
莊周之類也以空虛爲本清淨爲心謙挹爲德卑弱
爲行居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裁成宇宙不見其跡
亭毒萬物不有其功然而薄者全棄忠孝杜絕仁義
專任清虛欲以爲治也　陰陽者子韋鄒衍桑丘南
公之類也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受民時範三
光之度隨四時之運知五行之性通八風之氣以厚
生民以爲政治然而薄者則拘於禁忌溺於術數也

名者宋鈃尹文惠施公孫捷之類也其道主名名不正則言不順故定尊卑正名分愛平尚儉禁攻寢兵故作華山之冠以表均平之製則寬宥之說以示區分然而薄者損本就末分析明辯苟飾華辭也

法者慎到李悝韓非商鞅之類也其術在於明罰討陣整法誘善懲惡俾順軌度以爲治本然而薄者削仁廢義專任刑法風俗刻薄嚴而少恩也

墨者尹佚墨翟禽滑胡非之類也儉嗇謙愛尚賢右鬼非命薄葬無服不怒併鬭然而薄者其道太促儉而難遵

也。縱橫者，闕子、龐煖、蘇秦、張儀之類也。其術本於行仁，譯二國之情，弭戰爭之患，受命不受辭，因事而制權，安危扶傾，轉禍就福。然而薄者則苟尚華詐，而棄忠信也。雜者，孔甲、尉繚、尸佼、淮南之類也。明陰陽，通道德，兼儒墨，合名法，苞縱橫，納農植，觸類取與，不拘一緒。然而薄者則蕪穢蔓衍，無所係心也。農者，神農、野老、宰氏、范勝之類也。其術在於務農，廣爲墾闢，播厥百穀，國有盈儲，家有蓄積，倉廩充實，則禮義生焉。然而薄者，若使王侯與庶人竝耕於野，無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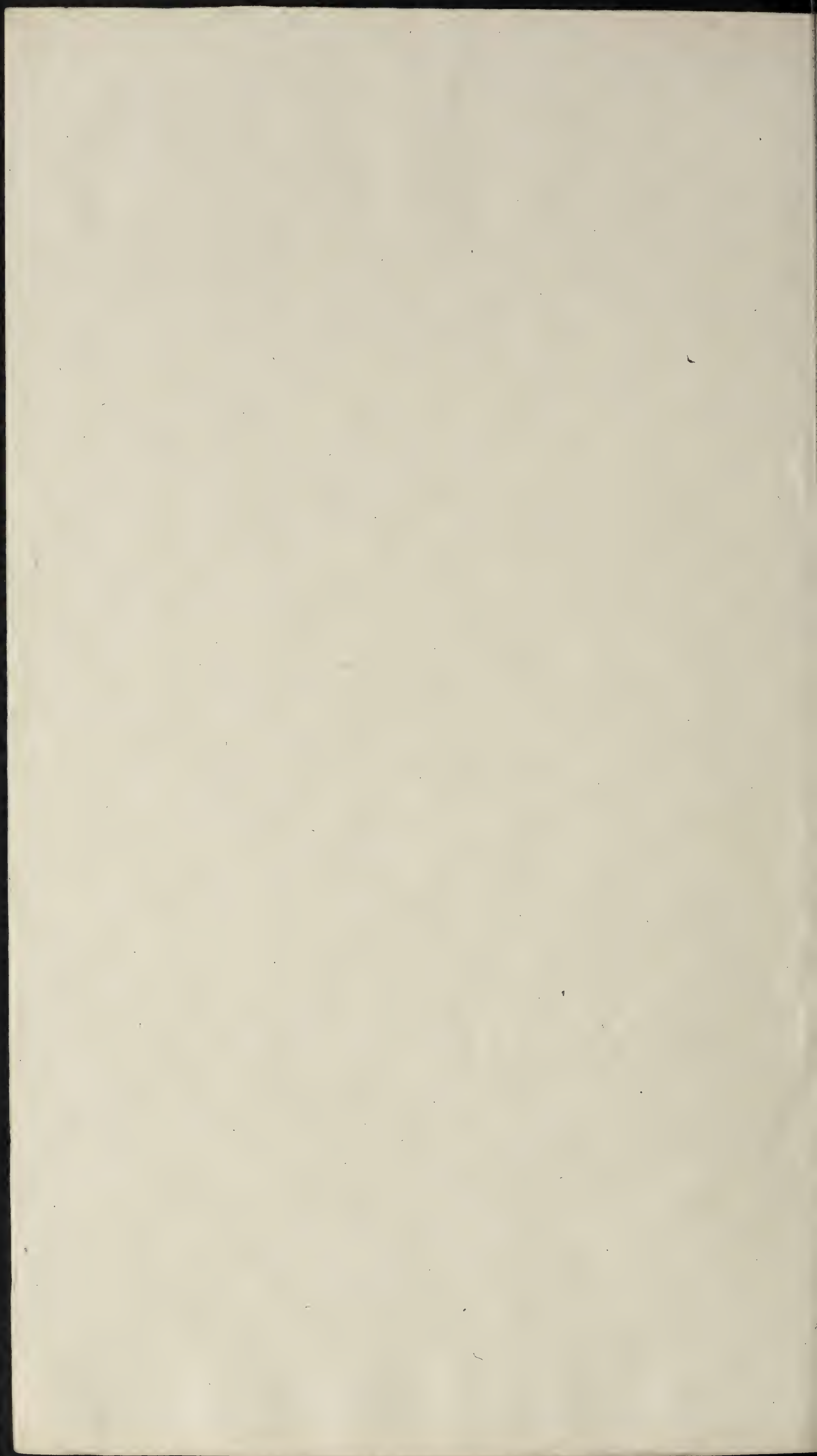
罪之刑失君臣之序也觀此九家之學雖旨有深淺辭有詳畧偕偭形反流分乖隔然皆同其妙理俱會治道跡雖有殊歸趣無異猶五行相滅亦還相生四氣相反而共成歲淄澠殊源同歸於海宮商異聲俱會於樂夷惠同操齊蹤爲賢三子殊行等迹爲仁道者玄化爲本儒者德教爲宗九流之中二化爲最夫道以無爲化世儒以六藝濟俗無爲以清虛爲心六藝以禮教爲訓若以教行於大同則邪僞萌生使無爲化於成康則氛亂競起何者澆淳時異則風化應殊

古今乖殊則政教宜僻以此觀之儒教雖非得真之說然茲教可以導物道家雖爲達情之論而違禮復不可以救弊今治世之賢宜以禮教爲先嘉遁之士應以無爲是務則操業俱遂而身名兩全也

新論卷十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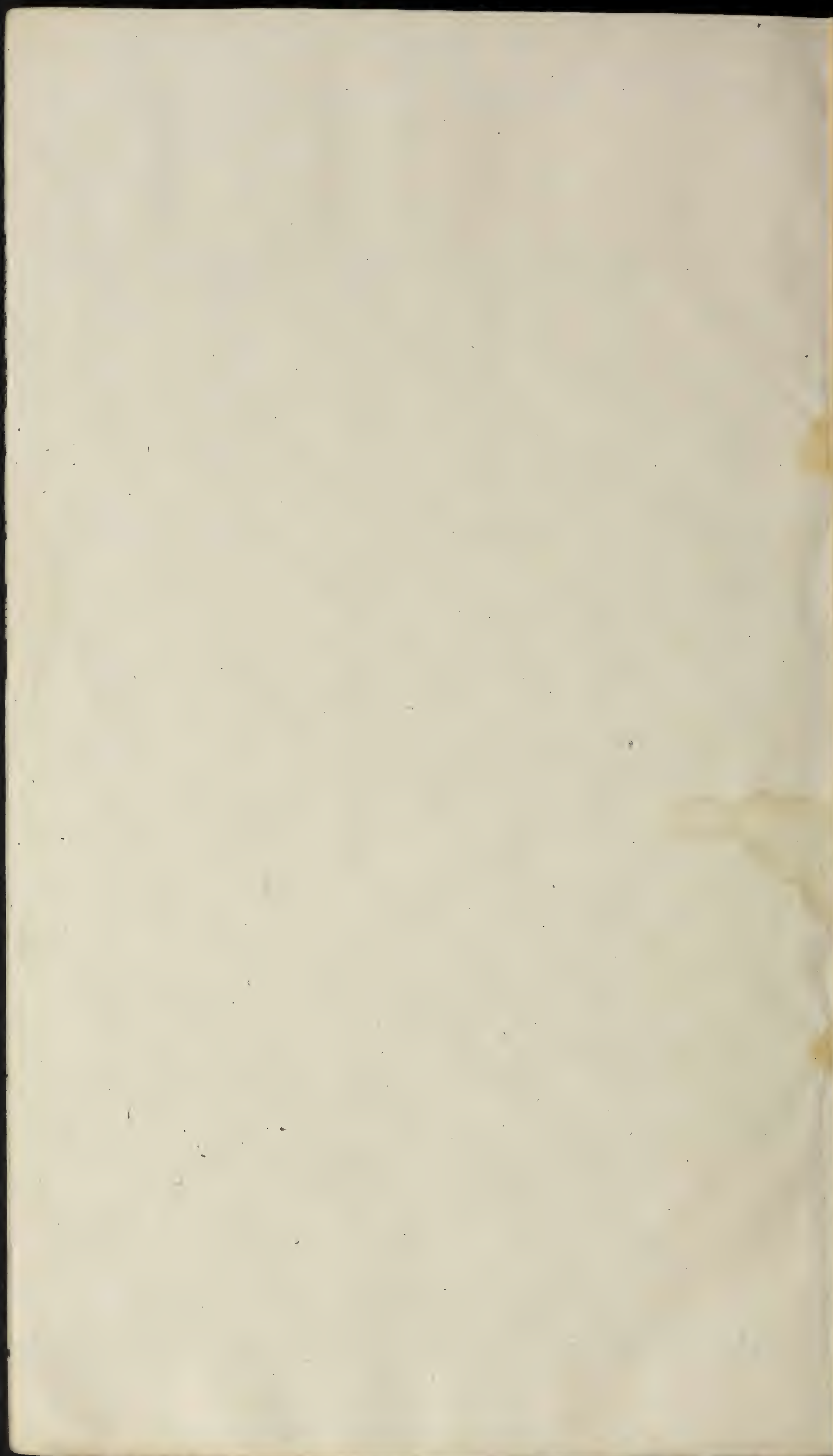
右新論十卷通考作劉子五卷晁氏云齊劉晝子孔昭撰或以爲劉勰或以爲劉孝標未知孰是陳氏云書凡五十五篇播州錄事參軍袁孝政爲序云晝傷已不遇天下陵遲播遷江表故作此書時人莫知謂爲劉勰孝政之言云爾終不知晝爲何代人其書近出傳記無稱莫詳其始末不知何以知其名晝字孔昭也玉海又引北史晝著金箱璧言撰高才不遇傳今考隋書經籍志果載有高才不遇傳注後齊劉晝著而金箱璧言與新論並軼

唐志亦載劉晝高才不遇傳而於劉子十卷注作
劉勰今叢書本亦作十卷稱劉勰撰從唐志也汝
上王謨識









顏氏家訓序

昔我皇祖廸哲垂範立訓有典有則以貽子孫子孫克遵厥訓明徵定保至於今有成法予小子欽念哉粵我皇祖邁種德在齊有黃門侍郎公在唐有魯國常山公在宋有潭州安撫



公文章節義昭回於天襃揚耿光而
垂休裕用大庇於我後人而黃門公
所著家訓廸我後人德業光切子孫
靈承厥志曰惟我祖之德是彝是訓
罔敢遏佚前人光茲予其永保哉自
時厥後寖微寖昌子孫有非若厥訓

亦弗克保厥家則訓敎之不立也凡民性非有恒善惡罔不在厥初圖惟厥初莫先敎訓詩曰螟蛉有子果蠃負之敎誨爾子式穀似之言子必用敎敎必用善也敎之以善猶懼弗率況導之以不軌不物俾惟慆淫是卽

其何善之有故子之在教也猶金之有鍘水之有源也鍘正則正源清則清弗可改也已我黃門祖恭立厥訓佑啟後人後人有弗獲覩厥訓以閑於有家若瞽之無相倀倀乎其曷所底止哉邦大懼祖德之克宣子孫之

弗逮也爰求家訓諸本重鋟諸梓俾子孫守焉是本乃宗人如環同知蘇州時所刻婁江王太史萬青閣所藏而出以示余維時余緝家譜未獲家訓全書竊以爲憾茲得之如獲拱璧厥惟我顏氏之文獻乎子孫如是乎

有徵焉罔或失墜則我顏氏忠義之家風與家訓俱存而不泯茲刻也維清緝熙迄用有成惟我顏氏之貞祥也豈曰小補之哉萬歷戊寅季冬茶陵平原派三十四代孫顏嗣邦書

顏氏家訓目錄

卷上

顏氏家訓目錄終

顏氏家訓卷上

北齊　顏之推著　宜黃余寅止校

序致篇第一

夫聖賢之書教人誠孝、慎言檢迹、立身揚名亦已備矣。魏晉以來、所著諸子、理重事複、遞相模斅、猶屋下架屋、牀上施牀耳、吾今所以復爲此者、非敢軌物範世也。業以整齊門內、提撕子孫、夫同言而信、信其所親。同命而行、行其所服。禁童子之暴謔、則師友之誠不如傅婢之指揮、止凡人之鬬鬩、則堯舜之道不如

寡妻之誨諭吾望此書爲汝曹之所信猶賢於傅婢寡妻耳吾家風教素爲整密昔在齠亂便蒙誨誘每從兩兄曉夕溫凊規行矩步安辭定色鏘鏘翼翼若朝嚴君焉賜以優言問所好尚勵短引長莫不懇篤年始九歲便丁荼蓼家徒離散百口索然慈兄鞠養苦辛備至有仁無威導示不切雖讀禮傳微愛屬文頗爲凡人之所陶染肆欲輕言不備邊幅年十八九少知砥礪習若自然卒難洗盪二十以後大過稀鮮每常心共口敵性與情競夜覺曉非今悔昨失自

憐無教。以至於斯。追思平昔之指。銘肌鏤骨。非徒古書之誡。經目過耳。故留此二十篇、以爲汝曹後範耳。

教子篇第二

上智不教而成。下愚雖教無益。中庸之人不教不知也。古者聖王有胎教之法、懷子三月、出居別宮、目不邪視、耳不妄聽、音聲滋味、以禮節之、書之玉版、藏諸金櫃。子生咳㖷、師保固明仁智禮義、導習之矣、凡庶縱不能爾。當撫嬰稚。識人顏色。知人喜怒。便加教誨。使爲則爲。使止則止。比及數歲、可省笞罰、父母威嚴

而有慈則子女畏慎而生孝矣吾見世間無教而有愛每不能然飲食運爲恣其所慾宜誡翻獎應訶反笑至有識知謂法當耳驕慢已習方復制之捶撻至死而無威忿怒日隆而增怨逮于成長終爲敗德孔子云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是也俗諺曰教婦初來教兒嬰孩誠哉斯語

凡人不能教子女者亦非欲陷其罪惡但重於訶怒傷其顏色不忍楚撻慘其肌膚耳當以疾病爲諭安得不用湯藥針艾救之哉又宜思勤督訓者可願苛虐於骨肉乎誠不得已也

王大司馬母魏夫人性甚嚴正王在湓城時為三千人將年踰四十少不如意猶捶撻之故能成其勳業梁元帝時有一學士聰敏有才為父所寵失於教義一言之是徧於行路終年譽之一行之非揜藏文飾冀其自改年登婚宦暴慢日滋竟以言語不擇為周逖抽腸釁鼓云

父子之嚴不可以狎骨肉之愛不可以簡簡則慈孝不接狎則怠慢生焉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此不狎之道也抑搔癢痛懸衾篋枕此不簡之教也或問曰陳亢喜聞君子之遠其子何謂

也對曰有是也蓋君子之不親教其子也詩有諷刺之詞禮有嫌疑之誡書有悖亂之事春秋有褒貶之譏易有備物之象皆非父子之可通言故不親授耳其意見白虎通

齊武成帝子瑯琊王太子母弟也生而聰慧帝及后竝篤愛之衣服飲食與東宮相準帝每面稱之曰此黠兒也當有所成及太子即位王居別宮禮數優偕不與諸王等太后猶謂不足常以爲言年十許歲驕恣無節器服玩好必擬乘輿常朝南殿見典御進新氷鈎盾獻早李還索不得遂大怒詢曰至

尊已有我、何意無不知分齊。率皆如此、識者多有叔段州吁之譏、後嫌宰相、遂矯詔斬之、又懼有救、乃勒麾下軍士防守殿門、既無反心、受勞而罷、後竟坐此幽斃。人之愛子、罕亦能均。自古及今、此弊多矣。賢俊者自可賞愛。頑魯者亦當矜憐。有偏寵者。雖欲以厚之。更所以禍之。共叔之死。母實爲之。趙王之戮。父實使之。劉表之傾宗覆族。袁紹之地裂兵亡。可爲靈龜明鑒也。齊朝有一士大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

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亦要事也。吾時俛而不答。異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業自致卿相。亦不願汝曹爲之。

兄弟篇第三

夫有人民而後有夫婦。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兄弟。一家之親。此三而已矣。自茲以往。至于九族。皆本於三親焉。故於人倫爲重者也。不可不篤。兄弟者。分形連氣之人也。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後裾。食則同案。衣則傳服。學則連業。遊則共方。

雖有悖亂之人不能不相愛也及其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雖有篤厚之人不能不少衰也娣姒之比兄弟則疎薄矣今使疎薄之人而節量親厚之恩猶方底而圓蓋必不合矣唯友悌深至不爲傍人之所移者免夫二親既殁兄弟相顧當如形之與影聲之與響愛先人之遺體惜已身之分氣非兄弟何念哉兄弟之際異於他人望深則易怨地親則易弭譬猶居室一穴則塞之一隙則塗之則無頹毀之慮如雀鼠之不卹風雨之不防壁陷楹淪無可救矣僕妾

之爲雀鼠妻子之爲風雨甚哉。兄弟不睦則子姪不愛子姪不愛則羣從疏薄。羣從疏薄則僮僕爲讐敵矣。如此則行路皆踖其面而蹈其心。誰救之哉。人或交天下之士皆有歡愛。而失敬於兄者。何其能多而不能少也。人或將數萬之師得其死力。而失恩於弟者。何其能疏而不能親也。娣姒者多爭之地也。使骨肉居之。亦不若各歸四海。感霜露而相思。佇日月之相望也。況以行路之人。處多爭之地。能無間者鮮矣。所以然者。以其當公務而執私情。處重責而懷

薄義也。若能恕己而行、換子而撫、則此患不生矣。一人之事兄、不可同於事父、何爲愛弟不及愛子乎。是反照而不明也。沛國劉璡、嘗與兄瓛連棟隔壁、瓛呼之數聲不應、良久方荅、瓛怪問之、乃云向來未着衣帽故也。以此事兄、可以免矣。江陵王玄紹、弟孝英、子敏、兄弟三人、特相愛友、所得甘旨新異、非共聚食、必不先嘗、孜孜色貌、相見如不足者。及西臺陷沒、玄紹以形體魁梧、爲兵所圍、二弟爭共抱持、各求代死、終不得解、遂并命爾。

後娶篇第四

吉甫賢父也伯奇孝子也賢父御孝子合得終於天性而後妻間之伯奇遂放曾參婦死謂其子曰吾不及吉甫汝不及伯奇王駿喪妻亦謂人曰我不及曾參子不如華元竝終身不娶此等足以爲誡其後假繼慘虐孤遺離間骨肉傷心斷腸者何可勝數慎之哉慎之哉江左不諱庶孽喪室之後多以妾媵終家事疥癬蚊虻或未能免限以大分故稀鬬鬩之恥河北鄙於側出不預人流是以必須重娶至于三四

母年有少於子者後母之弟與前婦之兄衣服飲食爰及婚宦至於士庶貴賤之隔俗以為常身沒之後辭訟盈公門謗辱彰道路子誣母為妾弟黜兄為傭播揚先人之辭迹暴露祖考之長短以求直己者往往而有悲夫自古姦臣佞妾以一言陷人者衆矣況夫婦之義曉夕移之婢僕求容助相說引積年累月安有孝子乎此不可不畏

凡庸之性後夫多寵前夫之孤後妻必虐前妻之子非唯婦人懷嫉妒之情丈夫有沉惑之僻亦事勢使之然也前夫之孤不敢

與我子爭家。提携鞠養。積習生愛。故寵之。前妻之子。每居己生之上。宦學婚嫁。莫不爲防焉。故虐之。異姓寵。則父母被怨。繼親虐。則兄弟爲讐。家有此者。皆門戶之禍也。

思魯等從舅殷外臣。博達之士也。有子基諶。皆已成立。而再取王氏。基每拜見後母。感慕嗚咽。不能自持。家人莫忍仰視。王亦悽愴。不知所容。旬月求退。便以禮遣。此亦悔事也。

後漢書曰。安帝時汝南薛包字孟嘗。好學篤行。喪母。以至孝聞。及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杖。

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而洒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昏晨不廢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後行六年服喪過乎哀既而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還復賑給建光中公車特徵至拜侍中包性恬虛稱疾不起以死自乞有詔賜告歸也

治家篇第五

夫風化者自上而行於下者也。自先而施於後者也。是以父不慈則子不孝。兄不友則弟不恭。夫不義則婦不順矣。父慈而子逆。兄友而弟傲。夫義而婦陵。則天之凶民。乃刑戮之所攝。非訓導之所移也。笞怒廢於家。則豎子之過立見。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治家之寬猛。亦猶國焉。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寧固。又云。雖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然則可儉而不可吝也。儉者省約為禮之謂也。吝者窮急不卹之謂也。今有奢則施。儉

則吝如能施而不奢儉而不悋可矣　生民之本要當稼穡而食桑麻以衣蔬果之蓄園場之所産雞豚之善塒圈之所生爰及棟宇器械樵蘇脂燭莫非種殖之物也至能守其業者閉門而爲生之具以足但家無鹽井耳今北土風俗率能躬儉節用以贍衣食江南奢侈多不逮焉　梁孝元世有中書舍人治家失度而過嚴刻妻妾遂共貨刺客伺醉而殺之　世間名士但務寬仁至於飲食饟饋僮僕減損施惠然諾其子節量狎侮賓客侵耗鄉黨此亦爲家之巨蠹

矣。齊吏部侍郎房文烈、未嘗嗔怒、經霖雨、絕糧、遣婢糴米、因爾逃竄、三四許日、方復擒之、房徐曰、舉家無食、汝何處來。竟無捶撻。嘗寄人宅、奴婢徹屋爲薪、畧盡、聞之顰蹙、卒無一言。裴子野有疏親故屬饑寒不能自濟者、皆收養之。家素清貧、時逢水旱、二石米爲薄粥、僅得遍焉。躬自同之、常無厭色。鄴下有一領軍、貪積已甚、家童八百、誓滿一千、朝夕肴膳、以十五錢爲率、遇有客旅、更無以兼、後坐事伏法、籍其家產、麻鞋一屋、弊衣數庫、其餘財寶、不可勝言、南陽有

人爲生奧博性殊儉吝、冬至後女壻謁之、乃設一銅甌酒、數臠麞肉、壻恨其單率。一舉盡之。主人愕然、俛仰命益、如此者再。退而責其女曰、某郎好酒、故汝嘗貧。及其死後、諸子爭財、兄遂殺弟。婦主中饋。唯事酒食衣服之禮耳。國不可使預政。家不可使幹蠱。如有聰明才智。識達古今。正當輔佐君子。助其不足。必無牝鷄晨鳴。以致禍也。江東婦女。畧無交遊。其婚姻之家。或十數年間。未相識者。惟以信命贈遺。致殷勤焉。鄴下風俗。專以婦持門戶。爭訟曲直。造請逢迎。

車乘塡街衢綺羅盈府寺代子求官爲夫訴屈此乃恒代之遺風乎南間貧素皆事外飾車乘衣服必貴齊整家人妻子不免饑寒河北人事多由内政綺羅金翠不可廢闕羸馬顇奴僅充而已唱和之禮或爾汝之　河北婦人織絍組紃之事黼黻錦繡羅綺之工大優於江東也太公曰養女太多一費也陳蕃云盜不過五女之門女之爲累亦以深矣然天生蒸民先人傳體其如之何世人多不舉女賊行骨肉豈當如此而望福於天乎吾有䟽親家饒妓媵誕育將及

使遣婿豎守之、體有不安、窺窻倚戶、若生女者、輒持將去、母隨號泣、莫敢救之、使人不忍聞也。　婦人之性、率寵子壻而虐兒婦、寵壻則兄弟之怨生焉、虐婦則姊妹之讒行焉、然則女之行留、皆得罪於其家者、母實爲之。至有諺云、落索阿姑飧、此其相報也。家之常弊、可不誡哉。　婚姻素對、靖侯成規、近世嫁娶、遂有賣女納財、買婦輸絹、比量父祖、計校錙銖、責多還少、市井無異、或猥壻在門、或傲婦擅室、貪榮求利、反招羞恥、可不愼歟。　借人典籍、皆須愛護、先有缺壞

就爲補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濟陽江祿讀書未竟雖有急速必待卷束整齊然後得起故無損敗人不厭其求假焉或有狼籍几案分散部帙多爲童幼婢妾之所點汙風雨犬鼠之所毀傷實爲累德吾每讀聖人之書未嘗不肅敬對之其故紙有五經詞義及賢達姓名不敢穢用也吾家巫覡禱請絕於言議符書章醮亦無祈焉並汝曹所見也勿妖妄之費

風操篇第六

吾觀禮經聖人之教箕帚匕箸咳唾唯諾執燭沃盥皆有節度亦為至矣但既殘缺非復全書其有所不載及世事變改者學達君子自為節度相承行之故世號士大夫風操而家門頗有不同所見互稱長短然其阡陌亦自可知昔在江南目能視而見之耳能聽而聞之蓬生麻中不勞翰墨汝曹生於戎馬之間視聽之所不曉故聊記錄以傳示子孫

禮云見似目瞿聞名心瞿有所感觸惻愴心眼若在從容平常之地幸須申其情耳必不可避亦當忍之猶如伯叔

兄弟酷類先人可得終身腸斷與之絕耶又臨文不諱廟中不諱君所無私諱蓋知聞名須有消息不必期於顛沛而走也梁世謝舉甚有聲譽聞諱必哭爲世所譏又臧逢世臧嚴之子也篤學修行不墜門風孝元經牧江州遣往建昌督事郡縣民庶競修牋書朝夕輻輳几案盈積書有稱嚴寒者必對之流涕不省取記多廢公事物情怨駭竟以不辦而還此並過事也近在揚都有一士人諱審而與沈氏交結周厚沈與其書名而不姓此非人情也凡避諱者皆須得

其同訓以代換之桓公名白博有五皓之稱厲王名長琴有修短之目不聞謂布帛爲布皓呼腎腸爲腎修也梁武小名阿練子孫皆呼練爲絹乃謂銷鍊物爲銷絹物恐乖其義或有諱雲者呼紛紜爲紛煙有諱桐者呼梧桐樹爲白鐵樹便似戲笑耳周公名子曰禽孔子名兒曰鯉止在其身自可無禁至若衛侯魏公子楚太子皆名蟣虱長卿名犬子王修名狗子上有連及理未爲通古之所行今之所笑也北土多有名兒爲驢駒豚子者使其自稱及兄弟所名亦何

恐哉。前漢有尹翁歸、後漢有鄭翁歸、梁家亦有孔翁
歸、又有顧翁寵、晉代有許思姚、孟少孤、如此名字、幸
當避之。今人避諱、更急於古、名子者當為孫地。吾親
識中有諱襃、諱友、諱同、諱清、諱和、諱禹、交疏造次。一
座百犯、聞者辛苦、無憀賴焉。昔司馬長卿慕藺相如
故名相如。顧元歎慕蔡邕、故名雍。而後漢有朱張字
孫卿、許暹字顏回、梁世有庾晏嬰、祖孫登、連古人姓
為名字。亦鄙事也。昔劉文饒不忍罵奴為畜產。今世
愚人遂以相戲。或有指名為豚犢者、有識傍觀、猶欲

掩耳况名之者乎近在議曹共平章百官秩祿有一
顯貴當世名臣意嫌所議過厚齊朝有一兩士族文
學之人謂此貴曰今日天下大同須爲百代典式豈
得尚作關中舊意乎明公定是陶朱公大兒耳彼此
歡笑不以爲嫌　昔侯霸之子孫稱其祖父曰家公
陳思王稱其父爲家父母爲家母潘尼稱其祖曰家
祖古人之所行今人之所笑也及南北風俗言其祖
及二親無云家者田里猥人方有此言耳凡與人言
言己世父以次第稱之不云家者以尊於父不敢家

也凡言姑姊妹女子子已嫁則以夫氏稱之在室則以次第稱之言禮成他族不得云家也子孫不得稱家者輕畧之也蔡邕書集呼其姑姊爲家姑家姊班固書集亦云家孫今竝不行也凡與人言稱彼祖父母世父母父母及長姑皆加尊字自叔父已下則加賢字尊卑之差也王羲之書稱彼之母與自稱己母同不云尊字今所非也南人冬至歲首不詣喪家若不修書則過節束帶以申慰北人至歲之日重行弔禮禮無明文則吾不取南人賓至不迎相見捧手

而不揖。送客下席而已、北人迎送並至門相見則揖古之道也。吾善其迎揖　昔者王侯自稱孤寡不穀。自茲以降。雖孔子聖師。與門人言皆稱名也。後雖有臣僕之稱。行者蓋亦寡焉。江南輕重各有謂號。具諸書儀。北人多稱名者。乃古之遺風。吾善其稱名焉。言及先人。理當感慕。古者之所易。今人之所難。江南事不獲已。乃陳文墨。慥慥無言者。須言閥閱。必以文翰。罕有面論者。北人無何便爾話說。及相訪問。如此之事。不可加於人也。人加諸己。則當避之。名位未高。

如爲勳貴所逼。隱忍方便。速報取了。勿取煩重。感辱祖父。若沒言須及者。則斂容肅坐。稱大門中。世父叔父則稱從、兄弟門中兄弟則稱亡者.子某門中。各以其尊卑輕重爲容色之節。皆變於常。若與君言。雖變於色。猶云亡祖亡伯亡叔也。吾見名士亦有呼其亡兄弟爲兄子弟子門中者、亦未爲安貼也、北土都不行此、太山羊偘梁初入南、吾近至鄴、其兄子肅訪偘委曲、吾答之云、卿從門中在梁如此如此、肅曰、是我親第七亡叔、非從也、祖孝徵在坐、先知江南風俗、乃

謂之云賢從弟門中、何故不解古人皆呼伯父叔父、而今世多單呼伯叔、從兄弟姊妹已孤、而對其前呼其母爲伯叔母、此不可避者也。兄弟之子已孤、與他人言、對孤者前呼爲兄子弟子、頗爲不忍。北土多呼爲姪、案爾雅喪服經左傳、姪名雖通男女、並是對姑之稱。晉世已來、始呼叔姪。今呼爲姪、於理爲勝也。別易會難、古人所重。江南餞送、下泣言離。有王子侯、梁武帝弟、出爲東郡、與武帝別、帝曰、我年已老、與汝分張、甚心側愴、數行淚下。侯遂密雲、赧然而出、坐此被

責飄颻舟渚、一百許日卒不得去、北間風俗不屑此事。岐路言離。歡笑分首。然人性自有少涕淚者。腸雖欲絕。目猶爛然。如此之人。不可強責。

凡親屬名稱。皆須粉墨。不可濫也。無風教者、其父已孤、呼外祖父母與祖父母同、使人爲其不喜聞也。雖質於面、皆當加外以別之。父母之世叔父、皆當加其次第以別之。父母之世叔母、皆當加其姓以別之。父母之群從世叔父母及從祖父母、皆當加其爵位若姓以別之。河北士人、皆呼外祖父母爲家公家母、江南田里間亦

言之、以家代外、非吾所識。凡宗親世數、有從父、有從祖、有族祖、江南風俗、自茲已往、高秩者通呼爲尊。同昭穆者、雖百世猶稱兄弟。若對他人稱之、皆云族人。河北士人、雖三二十世、猶呼爲從伯從叔。梁武帝嘗問一中土人曰、卿北人、何故不知有族。答云、骨肉易疏。不忍言族耳。當時雖爲敏對、於禮未通。吾嘗問周宏讓曰、父母中外姊妹、何以稱之。周曰、亦呼爲丈人。自古未見丈人之稱施於婦人也。吾親表所行、若父屬者、爲某姓姑。母屬者、爲某姓姨。中外丈人之婦、猥

俗呼爲丈母士大夫謂之王母謝母云而陸機集有與長沙顧母書乃其從叔母也今所不行齊朝士子皆呼祖僕射爲祖公全不嫌有所涉也乃有對面以相戲者

古者名以正體字以表德名終則諱之字乃可以爲孫氏孔子弟子記事者皆稱仲尼呂后微時嘗字高祖爲季至漢爰種字其叔父曰絲王丹與侯霸子語字霸爲君房江南至今不諱字也河北士人全不辨之名亦呼爲字字固因呼爲字尚書王元之兄弟皆號名人其父名雲字羅漢一皆諱之其餘

不足怪也。禮間傳云斬縗之哭。若往而不反。齊縗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哭。三曲而偯。小功緦麻哀容可也。此哀之發於聲音也。孝經云哭不偯。皆論哭有輕重質文之聲也。禮以哭有言者爲號。然則哭亦有辭也。江南喪哭時有哀訴之言耳。山東重喪則唯呼蒼天。朞功以下則唯呼痛深。便是號而不哭。

江南凡遭重喪。若相知者同在城邑。三日不弔則絕之。除喪。雖相遇則避之。怨其不己憫也。有故及道遙者致書可也。無書亦如之。北俗則不爾。江南凡弔者。主人

之外不識者不執手識輕服而不識主人則不於會所而弔他日修名詣其家　陰陽說云辰爲水墓又爲土墓故不得哭王充論衡云辰日不哭哭則重喪今無教者辰日有喪不問輕重舉家清謐不敢發聲以辭弔客道書又曰晦歌朔哭皆當有罪天奪之算喪家朔望哀感彌深寧當惜壽又不哭也亦不論偏傍之書死有歸煞子孫逃竄莫肯在家畫瓦書符作諸厭勝喪出之日門前然火戶外烈灰祓送家鬼章斷注連凡如此比不近有情乃儒雅之罪人彈議

所當加也。已孤、而履歲及長至之節、無父、拜母祖父母世叔父母姑兄姊、則皆泣。無母、拜父外祖父母舅姨兄姊、亦如之。此人情也。江左朝臣子孫初釋服、朝見二宮、皆當泣涕。二宮爲之改容。頗有膚色充澤無哀感者、梁武薄其爲人、多被抑退。裴政出服、問訊武帝、貶瘦枯槁、涕泗滂沱。武帝目送之曰、裴之禮不死也。二親既殁、所居齋寢、子與婦弗忍入焉。北朝頓丘李構、母劉氏夫人亡後、所住之堂、終身鏁閉、弗忍開入也。夫人宋廣州刺史纂之孫女、故構猶染

江南風教。其父獎為楊州刺史，鎮壽春遇害，構嘗與王松年、祖孝徵數人同集談讌。孝徵善畫，遇有紙筆，圖寫為人。頃之，因割鹿尾，戲截畫人以示構，而無他意。構愴然動色，便起就馬而去。舉坐驚駭，莫測其情。祖君尋悟，方深反側，當時罕有能感此者。吳郡陸襄父閑被刑，襄終身布衣蔬飯，雖薑菜有切割，皆不忍食，居家唯以掐摘供廚。江陵姚子篤母以燒死，終身不忍噉炙。豫章熊康父以醉而為奴所殺，終身不復嘗酒。然禮緣人情，恩由義斷，親以噎死，亦當不可絕

食。禮經父之遺書。母之杯圈。感其手口之澤。不忍讀用。政爲常所講習。讐校繕寫。及偏加服用。有迹可思者耳。若尋常墳典。爲生什物。安可悉廢之乎。既不讀用。無容散逸。唯當緘保。以留後世耳。思魯等第四舅母親、吳郡張建女也。有第五妹、三歲喪母。靈牀上屏風。平生舊物。屋漏沾濕。出曝曬之。女子一見。伏牀流涕。家人怪其不起。乃往抱持。薦席淹漬。精神傷怛。不能飲食。將以問醫。醫診脉云。腸斷矣。因爾便吐血數日而亡。中外憐之。莫不悲歎。　禮云。忌日不樂。正

以感慕罔極惻愴無聊。故不接外賓。不理衆務耳。必能悲慘自居。何限於深藏也。世人或端坐奧室。不妨言笑。盛營甘美。厚供齋食。迫有急卒。密戚至交。盡無相見之理。蓋不知禮意乎。魏世王修。母以社日亡。來歲社。修感念哀甚。隣里聞之。爲之罷社。今二親喪亡。偶值伏臘分至之節。及月小晦後忌之外。所經此日。猶應感慕。異於餘辰。不預飲讌。聞聲樂。及行遊也。劉縚緩綏兄弟。並爲名器。其父名昭。一生不爲照字。惟依爾雅火傍作召耳。然凡文與正諱相犯。當自可

避。其有同音異字。不可悉然。劉字之下。即有昭音。呂尚之兒。如不爲上。趙壹之子。儻不作一。便是下筆卽妨。是書皆觸也。甞有甲設讌席。請乙爲賓。而旦於公庭見乙之子。問之曰。尊侯早晚顧宅。乙子稱其父已往。時以爲笑。如此比例。觸類愼之。不可陷於輕脫。一江南風俗。兒生一朞。爲製新衣。盥浴裝飾。男則用弓矢紙筆。女則刀尺鍼縷。並加飲食之物及珍寶服玩。置之兒前。觀其發意所取。以驗貪廉愚智。名之爲試兒。親表聚集。致讌享焉。自玆已後。二親若在。每至此

日嘗有酒食之事耳。無教之徒。雖已孤露。其日皆為供頓酣暢聲樂。不知有所感傷。梁孝元年少之時、每八月六日載誕之辰、常設齋講、自阮修容薨殁之後、此事亦絕、人有憂疾則呼天地父母。自古而然。今世諱避。觸途急切。而江東士庶、痛則稱禰、禰是父之廟號、父在無容稱廟。父殁何容輒呼。蒼頡篇有倄（下交切痛聲也）字、訓詁云痛而謼也、（謼火故反）音羽罪反、今北人痛則呼之、聲類音于來反、今南人痛或呼之、此二音隨其鄉俗。竝可行也。梁世被繫劾者、子孫弟姪皆詣

闕三日、露跣陳謝、子孫有官、自陳解職、子則草屩粗衣、蓬頭垢面、周章道路、要候執事、叩頭流血、申訴冤枉、若配徒隸、諸子並立草菴於所署門、不敢過宅、動經旬日、官司驅遣、然後始退、江南諸憲司彈人事、事雖不重、而以教義見辱者、或被輕繫而身死獄戶者、皆爲怨讐、子孫三世不交通矣、到洽爲御史中丞、初欲彈劉孝綽、其兄溉先與劉善、苦諫不得、乃詣劉涕泣告別而去、○兵凶戰危、非安全之道、古者天子喪服以臨師、將軍鑿凶門而出、父祖伯叔若在軍陣、貶

損自居。不宜奏樂讌會及婚冠吉慶事也。若居圍城之中。憔悴容色。除去飾玩。常爲臨深履薄之狀焉。父母疾篤。醫雖賤雖少。則涕泣而拜之。以求哀也。梁孝元在江州。嘗有不豫、世子方等、親拜中兵參軍李猷、

四海之人、結爲兄弟。亦何容易。必有志均義敵。令終如始者。方可議之。一爾之後、命子拜伏、呼爲丈人、申父友之敬。身事彼親。亦宜加禮。比見北人。甚輕此節、行路相逢。便定昆季。望年觀貌。不擇是非。至有結父爲兄。託子爲弟者。

昔者周公一沐三握髮、一飯

三吐餐以接白屋之士一日所見七十餘人晉文公以沐辭竪頭須致有圖反之誚門不停賓古所貴也失敎之家閽寺無禮或以主君寢食嗔怒拒客未通江南深以爲恥黃門侍郎裴之禮號善爲士大夫有如此輩對賓杖之其門生僮僕接於他人折旋俯仰辭色應對莫不肅敬與主無別也

慕賢篇第七

古人云千載一聖猶旦暮也五百年一賢猶比髆也言聖賢之難得踈闊如此儻遭不世明達君子安可

不攀附景仰之乎吾生於亂世長於戎馬流離播越。聞見已多所値名賢未嘗不心醉䰟迷向慕之也。人在少年。神情未定。所與款狎。熏漬陶染。言笑舉動無心於學。潛移暗化。自然似之。何況操履藝能較明易習者也。是以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自芳也。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自臭也。墨翟悲於染絲。是之謂矣。君子必慎交遊焉。孔子曰。無友不如己者。顏閔之徒。何可世得。但優於我。便足貴之。世人多蔽。貴耳賤目。重遙輕近。少長周旋。如有賢哲。每相狎

傷不加禮敬他鄉異縣微藉風聲延頸企踵甚於饑渴校長短覈精麤或彼不能如此矣所以魯人謂孔子爲東家丘昔虞國宮之奇少長於君君狎之不納其諫以至亡國不可不留心也用其言棄其身古人所恥凡有一言一行取於人者皆顯稱之不可竊人之美以爲己力雖輕雖賤者必歸功焉竊人之財刑辟之所處竊人之美鬼神之所責梁孝元前在荆州有丁覘者洪亭民耳頗善屬文殊工草隸孝元書記一皆使之軍府輕賤多未之重恥令子弟以爲楷法

時云丁君十紙不敵王褒數字吾雅愛其手迹常所寶持孝元嘗遣典籤惠編送文章示蕭祭酒祭酒問云君王比賜書翰及寫詩筆殊爲佳手姓名爲誰那得都無聲問編以實荅子雲歎曰此人後生無比遂不爲世所稱亦是奇事於是聞者少復刮目稍仕至尚書儀曹郎末爲晉安王侍讀隨王東下及西臺陷殁簡牘湮散丁亦尋卒於揚州前所輕者後思一紙不可得矣侯景初入建業臺門雖閉公私草擾各不自全太子左衛率羊侃坐東掖門部分經畧一宿不

辦遂得百餘日抗拒兇逆于時城內四萬許人王公朝士不下一百便是恃朱异一人安之其相去如此古人云巢父許由讓於天下市道小人爭一錢之利亦已懸矣 齊文宣帝卽位數年便沈湎縱恣畧無綱紀尚能委政尚書令楊遵彥內外清謐朝野晏如各得其所物無異議終天保之朝遵彥後爲孝昭所戮刑政於是衰矣斛律明月齊朝折衝之臣無罪被誅將士解體周人始有吞齊之志關中至今譽之此人用兵豈止萬夫之望而已也國之存亡係其生死

張延雋之為晉州行臺左丞、匡維主將。鎮撫疆埸。儲積器用。愛活黎民。隱若敵國矣。羣小不得行志。同力遷之。既代之後。公私擾亂。周師一舉。此鎮先平。齊亡之迹。啓於是矣。

勉學篇第八

自古明王聖帝。猶須勤學。況凡庶乎。此事遍於經史、吾亦不能鄭重、聊舉近世切要、以終寤汝耳、士大夫子弟、數歲已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禮傳。少者不失詩論。及至冠婚。體性稍定。因此天機。倍須訓誘。有志

尚者遂能磨礪以就素業無履立者自兹墮慢便爲凡人人生在世會當有業農民則計量耕稼商賈則討論貨賄工巧則致精器用伎藝則深思法術武夫則慣習弓馬文士則講議經書多見士大夫耻涉農商羞務工伎射既不能穿札筆則纔記姓名飽食醉酒忽忽無事以此銷日以此終年或因家世餘緒得一階半級便謂爲足安能自苦及有吉凶大事議論得失蒙然張口如坐雲霧公私宴集談古賦詩塞默低頭欠伸而已有識傍觀代其入地何惜數年勤學

長受一生愧辱哉。梁朝全盛之時、貴遊子弟、多無學術。至於諺云、上車不落則著作、體中何如則秘書。無不燻衣剃面、傅粉施朱、駕長簷車、跟高齒屐、坐棊子方褥、憑班絲隱囊、列器玩於左右、從容出入、望若神仙。明經求第、則顧人荅策。三九公讌、則假手賦詩。當爾之時、亦快士也。及離亂之後、朝市遷革、銓衡選舉、非復曩者之親。當路秉權、不見昔時之黨。求諸身而無所得。施之世而無所用。披褐而喪珠、失皮而露質。兀若枯木、泊若窮流、孤獨戎馬之間、轉死溝壑之際。

當爾之時。誠駑材也。有學藝者。觸地而安。自荒亂已來。諸見俘虜。雖百世小人。知讀論語孝經者。尚爲人師。雖千載冠冕。不曉書記者。莫不耕田養馬。以此觀之。安可不自勉耶。若能常保數百卷書。千載終不爲小人也。夫明六經之指。涉百家之書。縱不能增益德行。敦厲風俗。猶爲一藝。得以自資。父兄不可常依。鄉國不可常保。一旦流離。無人庇廕。當自求諸身耳。諺曰。積財千萬。不如薄伎在身。伎之易習而可貴者。無過讀書也。世人不問愚智。皆欲識人之多。見事之廣。

而不肯讀書。是猶求飽而懶營饌。欲暖而惰裁衣也。夫讀書之人、自羲農已來、宇宙之下、凡識幾人、凡見幾事、生民之成敗好惡、固不足論、天地所不能藏。鬼神所不能隱也。有客難主人曰、吾見強弩長戟。誅罪安民。以取公侯者有矣。文義習史。匡時富國。以取卿相者有矣。學備古今。才兼文武。身無祿位。妻子饑寒者。不可勝數。安足貴學乎。主人對曰、夫命之窮達。猶金玉木石也。修以學藝。猶磨瑩雕刻也。金玉之磨瑩。自美其鑛璞。木石之段塊。自醜其雕刻。安可言木石

之雕刻乃勝金玉之鑛璞哉不得以有學之貧賤比於無學之富貴也且負甲爲兵咋筆爲吏身死名滅者如牛毛角立傑出者如芝草握素披黃吟道詠德苦辛無益者如日蝕逸樂名利者幾秋荼豈得同年而語矣且又聞之生而知之者上學而知之者次所以學者欲其多智明達耳必有天才拔群出類爲將則闇與孫武吳起同術執政則懸得管仲子產之教雖未讀書吾亦謂之學矣今子卽不能然不師古之蹤跡猶蒙被而臥耳人見隣里親戚有佳快者使子

弟慕而學之。不知使學古人。何其蔽也哉。世人但知跨馬被甲。長矟強弓。便云我能爲將。不知明乎天道。辨乎地利。比量逆順。鑒達興亡之妙也。但知承上接下。積財聚穀。便云我能爲相。不知敬鬼事神。移風易俗。調節陰陽。薦舉賢聖之至也。但知私財不入。公事夙辦。便云我能治民。不知誠己型物。執轡如組。反風滅火。化鴟爲鳳之術也。但知抱令守律。早刑晚舍。便云我能平獄。不知同轅觀罪。分劍追財。假言而奸露。不問而情得之察也。爰及農商工賈。厮役奴隸。釣魚

屠肉飯牛牧羊皆有先達可爲師表博學求之無不利於事也夫所以讀書學問本欲開心明目利於行耳未知養親者欲其觀古人之先意承顏怡聲下氣不憚劬勞以致甘腝惕然慙懼起而行之也未知事君者欲其觀古人之守職無侵見危受命不忘誠諫以利社稷惻然自念思欲效之也素驕奢者欲其觀古人之恭儉節用卑以自牧禮爲教本敬者身基瞿然自失斂容抑志也素鄙悋者欲其觀古人之貴義輕財少私寡慾忌盈惡滿賙窮卹匱赧然悔耻積而

能散也素暴悍者欲其觀古人之小心黜己齒弊舌存含垢藏疾尊賢容衆苶然沮喪若不勝衣也素怯懦者欲觀古人之達生委命強毅正直立言必信求福不回勃然奮厲不可恐懾也歷茲以往百行皆然縱不能淳去泰去甚學之所知施無不達世人讀書者但能言之不能行之忠孝無聞仁義不足加以斷一條訟不必得其理宰千戸縣不必理其民問其造屋不必知楣横而梲竪也問其爲田不必知稷早而黍遲也吟嘯談謔諷詠辭賦事既優閑材增迂誕軍

國經綸畧無施用故爲武人俗吏所共嗤詆良由是
乎夫學者所以求益爾見人讀數十卷書便自高大
凌忽長者輕慢同列人疾之如讐敵惡之如鴟梟如
此以學自損不如無學也古之學者爲己以補不足
也今之學者爲人但能說之也古之學者爲人行道
以利世也今之學者爲已脩身以求進也夫學者猶
種樹也春玩其華秋登其實講論文章春華也脩身
利行秋實也人生小幼精神專利長成已後思慮散
逸固須早教勿失機也吾七歲時誦靈光殿賦至于

今日十年一理猶不遺忘二十之外所誦經書一月廢置便至荒蕪矣然人有坎壈失於盛年猶當晚學不可自棄孔子云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魏武袁遺老而彌篤此皆少學而至老不倦也曾子七十乃學名聞天下荀卿五十始來遊學猶爲碩儒公孫宏四十餘方讀春秋以此遂登丞相朱雲亦四十始學易論語皇甫謐二十始授孝經論語皆終成大儒此並早迷而晚寤也世人婚冠未學便稱遲暮因循面牆亦爲愚爾幼而學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學者如

秉燭夜行猶賢乎瞑目而無見者也學之興廢隨世輕重漢時賢俊皆以一經弘聖人之道上明天時下該人事用此致卿相者多矣末俗已來不復爾空守章句但誦師言施之世務殆無一可故士大夫子弟皆以博涉爲貴不肯專儒梁朝皇孫已下總丱之年必先入學觀其志尚出身已後便從文吏畧無卒業者冠冕爲此者則有何胤劉瓛明山賓周捨朱异周弘正賀琛賀革蕭子政劉縚等兼通文史不徒講說也洛陽亦聞崔浩張偉劉芳鄴下又見邢子才四儒

者雖好經術亦以才博擅名如此諸賢故爲上品以外率多田里閒人音辭鄙陋風操蚩拙相與專固無所堪能問一言輒酬數百責其指歸或無要會鄴下諺云博士買驢書券三紙未有驢字使汝以此爲師令人氣塞孔子曰學也祿在其中矣今勤無益之事恐非業也夫聖人之書所以設教但明練經文粗通注義常使言行有得亦足爲人何必仲尼居卽須兩紙疏義燕寢講堂亦復何在以此得勝寧有益乎光陰可惜譬諸逝水當博覽機要以濟功業必能兼美

吾無間焉。俗間儒士。不涉羣書。經緯之外。義疏而已。吾初入鄴。與博陵崔文彥交遊。嘗說王粲集中難鄭玄尚書事。崔轉爲諸儒道之。始將發口。懸見排蹙。云文集止有詩賦銘誄。豈當論經書事乎。且先儒之中。未聞有王粲也。崔笑而退。竟不以粲集示之。魏收之在議曹。與諸博士議宗廟事。引據漢書。博士笑曰。未聞漢書得證經術。魏便忿怒。都不復言。取韋玄成傳擲之而起。博士一夜共披尋之。達明。乃來謝曰。不謂玄成如此學也。

夫老莊之書。蓋全真養性。不肯以

物累己也。故藏名柱石。終蹈流沙。匿跡漆園。卒辭楚相。此任縱之徒耳。何晏、王弼、祖述玄宗。遞相誇尚。景附草靡。皆以農黃之化。在乎己身。周孔之業。棄之度外。而平叔以黨曹爽見誅。觸死權之網也。輔嗣以多笑人被疾、陷好勝之穽也。山巨源以蓄積取譏、背多藏厚亡之文也。夏侯玄以才望被戮、無支離擁腫之鑒也。荀奉倩喪妻神傷而卒、非鼓缶之情也。王夷甫悼子悲不自勝、異東門之達也。嵇叔夜排俗取禍、豈和光同塵之流也。郭子玄以傾動權勢、寧後身外己

之風也阮嗣宗沈酒荒迷乖畏途相誡之譬也謝幼輿贓賄黜削違棄其餘魚之旨也彼諸人者並其領袖玄宗所歸其餘桎梏塵滓之中顛仆名利之下者豈可備言乎直取其清談雅論剖玄析微賓主往復娛心悅耳非濟世成俗之要也洎于梁世茲風復闡莊老周易總謂三玄武皇簡文躬自講論周宏正奉贊大猷化行都邑學徒千餘實為盛美元帝在江荊間復所愛習召置學生親為教授廢寢忘食以夜繼朝至乃倦劇愁憤輒以講自釋吾時頗預末筵親承

音旨性既頑魯亦所不好云

齊孝昭帝侍婁太后疾容色顦顇服膳減損徐之才為灸兩穴帝握拳代痛爪入掌心血流滿手后既痊愈帝尋疾崩遺詔恨不見太后山陵之事其天性至孝如彼不識忌諱如此良由無學所為若見古人之譏欲母早死而悲哭之則不發此言也孝為百行之首猶須學以修飾之況餘事乎

梁元帝嘗為吾說昔在會稽年始十一便已好學時又患疥手不得拳膝不得屈閑齋張葛幃避蠅獨坐銀甌貯山陰甜酒時復進之以自寬痛

率意自讀史書。一日二十卷。既未師受。或不識一字。或不解一語。要自重之。不知厭倦。帝子之尊。童稚之逸。尚能如此。況其庶士冀以自達者哉。古人勤學。有握錐投斧。照雪聚螢。鋤則帶經。牧則編簡。亦為勤篤。梁世彭城劉綺。交州刺史勃之孫。早孤家貧。燈燭難辦。常買荻尺寸折之。燃明夜讀。孝元初出會稽。精選寮寀。綺以才華為國常侍兼記室。殊蒙禮遇。終於金紫光祿。義陽朱詹。世居江陵。後出揚都。好學。家貧無資。累日不爨。乃時吞紙以實腹。寒無氈被。抱犬而臥。

犬亦饑虛起行盜食呼之不至哀聲動隣猶不廢業卒成學士官至鎭南錄事參軍爲孝元所禮此乃不可爲之事亦是勤學之一人東莞臧逢世年二十餘欲讀班固漢書苦假借不久乃就姊夫劉緩乞丐客刺書翰紙末手寫一本軍府服其志尚卒以漢書聞齊有宦者內參田鵬鸞本蠻人也年十四五初爲閽寺便知好學懷袖握書曉夕諷誦所居卑末使役苦辛時伺閒隙周章詢請每坐文林館氣喘汗流問書之外不暇他語及覩古人節義之事未嘗不感激沈

時久之吾甚憐愛倍加開獎後被賞遇賜名敬宣位至侍中開府後主之奔青州遣其西出參伺動靜爲周軍所獲問齊王何在紿云已去計當出境疑其不信歐捶服之每折一支辭色愈厲竟斷四體而卒蠻夷童丱猶能以學成忠齊之將相比敬宣之奴不若也

鄴平之後見徙入關思魯嘗謂吾曰朝無祿位家無積財當肆筋力以申供養每被課篤勤勞經史未知爲子可得安乎吾命之曰子當以養爲心父當以學爲教使汝棄學徇財豐吾衣食食之安得甘衣

之安得暖若務先王之道紹家世之業藜羹緼褐我自欲之。書曰好問則裕禮云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蓋須切磋相起明也見有閉門讀書師心自是稠人廣坐謬誤差慙者多矣穀梁傳稱公子友與莒挐相搏左右呼曰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名亦見廣雅近在齊時有姜仲岳謂公子左右姓孟名勞多力之人為國所寶與吾苦諍時清河郡守邢峙當世碩儒助吾證之赧然而伏又三輔決錄云靈帝殿柱題曰堂堂乎張京兆田郎蓋引論語偶以四言目京

兆人田鳳也有一才士乃言時張京兆及田郎二人皆堂堂耳聞吾此說初大驚駭其後尋愧悔焉江南有一權貴讀誤本蜀都賦注解蹲鴟芋也乃爲羊字人饋羊肉答書云損惠蹲鴟舉朝驚駭不解事義久後尋迹方知如此元氏之世在洛京時有一才學重臣新得史記音而頗紕繆誤反顓頊字頊當爲許錄反錯作許緣反遂一一謂言從來謬音專旭當音專翾耳此人先有高名翕然信行期年之後更有碩儒苦相究討方知誤焉漢書王莽贊云紫色蠅聲餘分

閏位。謂以爲亂眞爾。昔吾嘗共人談書、言及王莽形狀、有一儁士自許史學、名價甚高、乃云王莽非直鴟目虎吻、亦紫色蛙聲、又禮樂志云、給太官挏馬酒、李奇注以馬乳爲酒也、揰挏乃成。二字並從手。揰都孔反挏達孔反此謂撞擣挺挏之。今爲酪酒亦然。向學士又以爲種桐時、太官釀馬酒乃熟、其孤陋遂至於此、太山羊肅亦稱學問、讀潘岳賦周文弱枝之棗、爲杖策之杖、世本容成造歷、以歷爲碓磨之磨、談說製文援引古音。必須眼學。勿信耳受。江南閭里間士大夫或

不學問羞爲鄙朴道聽塗說強事飾辭呼徵質爲周鄭謂霍亂爲博陸上荊州必稱峽西下揚都言去海郡言食則餬口道錢則孔方問移則楚丘論婚則宴爾及王則無不仲宣語劉則無不公幹凡有一二百件傳相祖述尋問莫知源由施安時復失所莊生有乘時鵲起之說故謝朓詩曰鵲起登吳臺吾有一親表作七夕詩云今夜吳臺鵲亦共往塡河羅浮山記云望平地樹如薺故戴嵩詩云長安樹如薺又鄴下有一人詠樹詩云遙望長安薺又嘗見謂矜誕爲夸

嗚呼高年爲富有春秋皆耳學之過也夫文字者墳籍根本世之學徒多不曉字讀五經者是徐邈而非許慎習賦誦者信褚詮而忽呂忱明史記者專皮鄒而廢篆籀學漢書者悅應蘇而略蒼雅不知書音是其枝葉小學乃其宗系至見服虔張揖音義則貴之得通俗廣雅而不屑一手之中向背如此況異代各人乎世人皆以通俗文爲服虔造未知非服虔而輕之猶謂是服虔而輕之故此論從俗也夫學者貴能博聞也郡國山川官位姓族衣服飲食器皿制度皆欲根尋得其原本至於文字忽不經懷

已身姓名多或乖舛縱得不誤亦未知所由近世有人爲子制名兄弟皆山傍立字而有名峙者兄弟皆木傍立字而有名機者兄弟皆水傍立字而有名凝者名儒碩學此例甚多若有知吾之鍾不調一何可笑吾嘗從齊王幸并州自井陘關入上艾縣東數十里有獵閭村後百官受馬糧在晉陽東百餘里亢仇城側並不識二所本是何地博求古今皆未能曉及檢字林韻集乃知獵閭是舊䍡餘聚䍡音獵也亢仇舊是稪𥟖亭上音武安反下音仇悉屬上艾時太原王劭欲撰鄉邑

記注因此二名聞之大喜吾初讀莊子螝二首韓非
子曰虫有螝者一身兩口爭食相齕遂相殺也茫然
不識此字何音逢人輒問了無解者案爾雅諸書蠶
蛹名螝音潰又非二首兩口貪害之物後見古今字詁
此亦古之虺字積年凝滯豁然霧解嘗遊趙州見柏
人城北有一小水土人亦不知名後讀城西門徐整
碑云洦流東指衆皆不識吾案說文此字古魄字也
洦淺水貌此水漢來本無名矣直以淺貌目之或當
即以洦為名乎世中書翰多稱勿勿相承如此不知

所由。或有妄言此忽忽之殘缺耳。案說文勿者州里所建之旗也。象其柄及三遊之形。所以趣民事。故忽遽者稱爲勿勿。吾在益州與數人同坐。初晴日明。見地上小光。問左右此是何物。有一蜀豎就視。答云是豆逼耳。相顧愕然不知所謂。命取將來。乃小豆也。窮訪蜀土。呼粒爲逼。時莫之解。吾云三蒼說文此字白下爲匕。皆訓粒。通俗文音方力反。衆皆歡悟。愍楚友壻竇如同從河州來。得一青鳥。馴養愛翫。舉族呼之爲鶡。吾曰鶡出上黨。數曾見之。色並黃黑。無駁雜也

故陳思王鶡賦云揚𠂔黃之勁羽試檢說文鴉音雀分似鷂而青。出羌中。韻集音介。此疑頓釋。梁世有蔡朗諱純。既不涉學。遂呼尊為露葵。面牆之徒。遞相傚微承聖中遣一士大夫聘齊。齊主客郎李恕問梁使曰江南有露葵否。答曰。露葵是尊。水鄉所出。卿今食者綠葵菜耳。李亦學問但不測彼之深淺。乍聞無以覆究。思魯等姨夫彭城劉靈嘗與吾坐諸子侍焉吾問儒行敏行曰凡字與諮議名同音者其數多少能盡識乎。答曰未之究也。請導示之吾曰。凡如此例不預

研檢。忽見不識。誤以問人。反爲無賴所欺。不容易也
因爲說之得五十許字。諸劉歎曰不意乃爾若遂不
知。亦爲異事。校定書籍亦何容易。自揚雄。劉向方稱
此職耳。觀天下書未徧。不得妄下雌黃。或彼以爲非。
此以爲是。或本同末異。或兩文皆欠不可偏信一隅
也。

文章篇第九

夫文章者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於書者也。序述論
議。生於易者也。歌詠賦頌。生於詩者也。祭祀哀誄。生

於禮者也書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朝廷憲章軍旅
誓誥敷顯仁義發明功德牧民建國施用多途至於
陶冶性靈從容諷諫入其滋味亦樂事也行有餘力
則可習之然而自古文人多陷輕薄屈原露才揚己
顯暴君過宋玉體貌容冶見遇俳優東方曼倩滑稽
不雅司馬長卿竊貲無操王褒過章童約揚雄德敗
美新李陵降辱夷虜劉歆反覆莽世傅毅黨附權門
班固盜竊父史趙元叔抗竦過度馮敬通浮華擯壓
馬季長佞媚獲誚蔡伯喈同惡受誅吳質詆訶鄉里

曹植悖慢犯法杜篤乞假無厭路粹隘狹已甚陳琳實號麤疏繁欽性無檢格劉楨屈強輸作王粲率躁見嫌孔融禰衡誕傲致殞楊修丁廙扇動取斃阮籍無禮敗俗嵇康凌物凶終傅玄忿鬬免官孫楚矜誇淩上陸機犯順履險潘岳乾沒取危顏延年負氣摧黜謝靈運空疏亂紀王元長凶賊自貽謝玄暉侮慢見及凡此諸人皆其翹秀者不能悉紀大較如此至于帝王亦或未免自昔天子而有才華者唯漢魏

太祖文帝明帝宋孝武帝皆負世議非懿德之君也

自子游子夏荀況孟軻枚乘賈誼蘇武張衡左思之儔有盛名而免過患者時復聞之但其損敗居多耳每嘗思之原其所積文章之體標舉興會發引性靈使人矜伐故忽於持操果於進取今世文士此患彌切一事愜當一句清巧神厲九霄志凌千載自吟自賞不覺更有傍人加以砂礫所傷慘於矛戟諷刺之禍速乎風塵深宜防慮以保元吉

學問有利鈍文章有巧拙鈍學累功不妨精熟拙文研思終歸蚩鄙但成學士自足爲人必乏天才勿強操筆吾見世人

至於無才思自謂清華流布醜拙亦以衆矣江南號為詅（力正反）癡符近在并州有一士族好為可笑詩賦誂撆邢魏諸公衆共嘲弄虛相讚說便擊牛釃酒招延聲譽其妻明鑒婦人也泣而諫之此人歎曰才華不為妻子所容何況行路至死不覺自見之謂明此誠難也

學為文章先謀親友得其評論者然後出手慎勿師心自任取笑旁人也自古執筆為文者何可勝言然至於宏麗精華不過數十篇耳但使不失體裁辭意可觀遂稱才士要須動俗蓋世亦俟河之

清乎。不屈二姓夷齊之節也。何事非君伊箕之義也。自春秋已來。家有奔亡。國有吞滅。君臣固無常分矣。然而君子之交絕無惡聲。一旦屈膝而事人。豈以存亡而改慮。陳孔璋居袁裁書。則呼操為豺狼。在魏製檄。則目紹為蛇虺。在時君所命。不得自專。然亦文人之巨患也。當務從容消息之。或問揚雄曰。吾子少而好賦。雄曰。然。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為也。余竊非之曰。虞舜歌南風之詩。周公作鴟鴞之詠。吉甫史克雅頌之美者。未聞皆在幼年累德也。孔子曰。不學

詩無以言自衛返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大明孝道引詩證之揚雄安敢忽之也若論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但知變之而已又未知雄自爲壯夫何如也著劇秦美新妄投於閣周章怖慴不達天命童子之爲耳桓譚以勝老子葛洪以方仲尼使人歎息此人直以曉算術解陰陽故著太玄經爲數子所惑耳其遺言餘行孫卿屈原之不及安敢望大聖之清塵且太玄今竟何用乎不啻覆醬瓿而已　齊世有辛毗者清幹之士官至行臺尚書嗤鄙文學嘲

劉逖云君輩辭藻譬若榮華須臾之翫非宏才也豈比吾徒千丈松樹常有風霜不可凋悴矣劉應之曰旣有寒木又發春華何如也辛笑曰可矣凡爲文章猶人乘騏驥雖有逸氣當以銜勒制之勿使流亂軌躅放意塡坑岸也文章當以理致爲心腎氣調爲筋骨事義爲皮膚華麗爲冠冕今世相承趨末棄本率多浮艷辭與理競辭勝而理伏事與才爭事繁而才損放逸者流宕而忘歸穿鑿者補綴而不足時俗如此安能獨違但務去泰去甚耳必有盛才重譽改革

體裁者實吾所希古人之文宏材逸氣體度風格去今實遠但緝綴疎朴未爲密緻耳今世音律諧靡章句偶對諱避精詳賢於往昔多矣宜以古之製裁爲本今之辭調爲末並須兩存不可偏棄也。吾家世文章甚爲典正不從流俗梁孝元在蕃邸時撰西府新文史記無一篇見錄者亦以不偶於世無鄭衛之音故也有詩賦銘誄書表啓疏二十卷吾兄弟始在草土並未得編次便遭火盪盡竟不傳於世銜酷茹恨徹於心髓操行見於梁史文士傳及孝元懷舊志

沈隱侯曰文章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識字二也易讀誦三也邢子才常曰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覺若胸臆語也深以此服之祖孝徵亦嘗謂吾曰沈詩云崖傾護石髓此皆用事耶邢子才魏收俱有重名時俗準的以為師匠邢賞服沈約而輕任昉魏愛慕任昉而毀沈約每於談讌辭色以之鄴下紛紜各有朋黨祖孝徵嘗謂吾曰任沈之是非乃邢魏之優劣也

吳均集有破鏡賦昔者邑號朝歌顏淵不舍里名勝母曾參斂襟蓋忌夫惡名之傷實也破鏡

乃凶逆之獸事見漢書爲文幸避此名也比世往往見有和人詩者題云敬同孝經云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不可輕言也梁世費昶詩云不知是耶非殷澐詩云颻颻雲母舟簡文曰昶既不識其父澐又飄颻其母此雖悉古事不可用也世人或有文章引詩伐鼓淵淵者宋書已有屢遊之誚如此流比幸須避之北面事親別舅摛渭陽之詠堂上養老送兄賦桓山之悲皆大失也舉此一隅觸塗宜慎 江南文制欲人彈射知有病累隨卽改之陳王得之於丁廙也

山東風俗。不通擊難。吾初入鄴。遂嘗以此忤人。至今爲悔。汝曹必無輕議也。　凡代人爲文。皆作彼語。理宜然矣。至於哀傷凶禍之辭。不可輒代。蔡邕爲胡金盈作母靈表頌曰。悲母氏之不永。然委我而夙喪。又爲胡顥作其父銘曰。葬我考議郎君。袁三公頌曰。猗歟我祖。出自有嬀。王粲爲潘文則思親詩云。躬此勞悴。鞠予小人。庶我顯妣。克保遐年。而並載乎邕粲之集。此例甚眾。古人之所行。今世以爲諱。陳思王武帝誄。遂深永蟄之思。潘岳悼亡賦。乃愴手澤之遺。是方

父於虫匹婦於考也。蔡邕楊秉碑云、統大麓之重。潘尼贈盧景宣詩云、九五思飛龍。孫楚王驃騎誄云、奄忽登遐。陸機又誄云、億兆宅心、敦敘百揆。姊誄云、俔天之和。今為此言、則朝廷之罪人也。王粲贈楊德祖詩云、我君餞之、其樂泄泄。不可妄施人子、况儲君乎。挽歌辭者、或云古者虞殯之歌、或云出自田橫之客。皆為生者悼往苦哀之意。陸平原多為死人自歎之言。詩格既無此例、又乖製作本意。凡詩人之作、刺箴美頌、各有源流。未嘗混雜善惡同篇也。陸機為齊

謳篇前叙山川物產風教之盛後章忽鄙山川之情踈失厥體其為吳趍行何不陳子光夫差乎京洛行祠不述赧王靈帝乎　自古宏才博學用事誤者有矣百家雜說或有不同書儻湮滅後人不見故未敢輕議之今指知決紕繆者畧舉一兩端以為誡詩云有鷕雉鳴又曰雉鳴求其牡毛傳亦曰鷕雌雉聲又云雉之朝雊尚求其雌鄭玄注月令亦云雊雄雉鳴潘岳賦曰雉鷕鷕以朝雊是則混雜其雄雌矣詩云孔懷兄弟孔甚也懷思也言甚可思也陸機與長

顧母書、述從祖弟士璜死、乃言痛心拔腦有如孔懷、心既痛矣、卽爲甚思。何故言有如也、觀其此意、當謂親兄弟爲孔懷。詩云、父母孔邇、而呼二親爲孔邇、於義通乎。異物志云、擁劍狀如蟹、但一螯偏大爾。何遜詩云、躍魚如擁劍、是不分魚蟹也。漢書御史府中列栢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朝夕鳥。而文士往往誤作鳥鳶用之。抱朴子說項曼都詐稱得仙、自云仙人以流霞一杯與我飲之、輒不饑渴。而簡文詩云、霞流抱朴椀。亦猶郭象以惠施之辨爲莊

周言也後漢書囚司徒崔烈以銀鐺鏁上音狼下音當銀鐺大鏁也世間多誤作金銀字武烈太子亦是數千卷學士嘗作詩云銀鏁三公腳刀撞僕射頭爲俗所誤

文章地理必須愜當梁簡文鴈門太守行乃云鵞軍攻日逐燕騎蕩康居大宛歸善馬小月送降書蕭子暉隴頭水云天寒隴水急散漫俱分瀉北注徂黃龍東流會白馬此亦明珠之纇美玉之瑕宜慎之王籍入若耶溪詩云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江南以爲文外斷絕物無異議簡文吟詠不能忘之孝元諷

咏以爲不可復得至懷舊志載於籍傳范陽盧詢鄴下才俊乃言此不成語何事於能魏收亦然其論詩云蕭蕭馬鳴悠悠旆旌毛傳曰言不諠譁也吾每歎此解有情致籍詩生於此意耳　蘭陵蕭慤梁室上黃侯之子工於篇什嘗有秋詩云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疏時人未之賞也吾愛其蕭散宛然在目潁川荀仲舉琅琊諸葛漢亦以爲爾而盧思道之徒雅所不愜　何遜詩實爲清巧多形侶之言楊都論者恨其每病苦辛饒貧寒氣不及劉孝綽之雍容也雖然

劉甚忌之平生誦何詩云遽居響北闕㦎㦎乎麥反不道車又撰詩苑止取何兩篇時人譏其不廣劉孝綽當時旣有重名無所與讓唯服謝脁常以謝詩置几案間動靜輒諷味簡文愛陶淵明文亦復如此江南語曰梁有三何子朗最多三何者遜及思澄子朗也子朗信饒清巧思澄遊廬山每有佳篇並爲冠絕

名實篇第十

名之與實猶形之與影也德藝周厚則名必善焉容色姝麗則影必美焉今不修身而求令名於世者猶

貌甚惡而責妍影於鏡也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竊名忘名者體道合德享鬼神之福祐非所以求名也立名者修身慎行懼榮觀之不顯非所以讓名也竊名者厚貌深姦干浮華之虛稱非所以得名也人足所履不過數寸然而咫尺之途必顛蹶於崖岸拱抱之梁每沈溺於川谷者何哉為其旁無餘地故也君子之立己抑亦如之至誠之言人未能信至潔之行物或致疑皆由言行聲名無餘地也吾每為人所毀常以此自責若能開方軌之路廣造舟之航則

仲由之言信重於登壇之盟趙熹之降城賢於折衝之將矣吾見世人清名登而金貝入信譽顯而然諾虧不知後之矛戟毀前之干櫓也宓子賤云誠於此者形於彼人之虛實真偽在乎心無不見乎迹但察之未熟耳一爲察之所鑒巧偽不如拙誠承之以羞大矣伯石讓卿王莽辭政當于爾時自以巧密後人書之留傳萬代可爲骨寒毛竪也近有大貴孝悌著聲前後居喪哀毀踰制亦足以高於人矣而嘗以苫塊之中以巴豆塗臉遂使成瘡表哭泣之過左右

童豎不能掩之益使外人謂其居處飲食皆爲不信
以一僞喪百誠者乃貪名不已故也有一士族讀書
不過二三百卷天才鈍拙而家世殷厚雅自矜持多
以酒犢珍玩交諸名士甘其餌者遞相吹噓朝廷以
爲文華亦嘗出境聘東萊王韓晉明篤好文學疑彼
製作多非機杼遂設讌言面相討試竟日歡諧辭人
滿席屬音賦韻命筆爲詩彼造次即成了非向韻衆
客各自沈吟遂無覺者韓退歎曰果如所量韓又嘗
問曰王珽杼上終葵首當作何形乃答云珽頭曲圜

勢如葵藿耳。韓既有學。恐筭為吾說之。治點子弟文章以為聲價。大弊事也。一則不可常繼。終露其情二則學者有憑。益不精勵。鄴下有一少年出為襄國令。頗自勉篤。公事經懷。每加撫䘏。以求聲譽。凡遣兵役。握手送離。或齎梨棗餅餌。人人贈別云。上命相煩。情所不忍。道路饑渴。以此見思。民庶稱之不容於口。及遷為泗洲別駕。此費日廣。不可常周。一有偽情。觸塗難繼。功績遂敗損矣。或問曰。夫神滅形消。遺聲餘價。亦猶蟬殼蛇皮。獸迒鳥迹耳。何預於死者。而聖

人以爲教乎對曰勸也勸其立名則獲其實且勸一伯夷而千萬人立清風矣勸一季札而千萬人立仁風矣勸一柳下惠而千萬人立貞風矣勸一史魚而千萬人立直風矣故聖人欲其魚鱗鳳翼雜沓參差不絕於世豈不宏哉四海悠悠皆慕名者蓋因其情而致其善耳抑又論之祖考之嘉名美譽亦子孫之冕服墻宇也自古及今獲其庇廕者衆矣夫修善立名者亦猶築室樹果生則獲其利死則遺其澤世人汲汲者不達此意若其與魂爽俱昇松柏偕茂惑矣

哉。

顏氏家訓卷下

涉務篇第十一

夫君子之處世。貴能有益於物耳。不徒高談虛論。左琴右書。以費人君祿位也。國之用材。大較不過六事。一則朝廷之臣。取其鑒達治體。經綸博雅。二則文史之臣。取其著述憲章。不忘前古。三則軍旅之臣。取其斷決有謀。強幹習事。四則藩屏之臣。取其明練風俗。清白愛民。五則使命之臣。取其識變從宜。不辱君命。六則興造之臣。取其程功節費。開略有術。此則皆勤

學守行者所能辨也。人性有長短。豈責其美於六塗
哉。但當皆曉指趣。能守一職。便無媿耳。吾見世中
文學之士。品藻古今。若指諸掌。及有試用。多無所堪。
居承平之世。不知有喪亂之禍。處廟堂之下。不知有
戰陣之急。保俸祿之資。不知有耕稼之苦。肆吏民之
上。不知有勞役之勤。故難可以應世經務也。晉朝南
渡、優借士族、故江南冠帶有才幹者、擢為令僕以下、
尚書郎中書舍人已上、典掌機要。其餘文義之士。多
迂誕浮華。不涉世務。纖微過失。又惜行捶楚。所以處

於清名益護其短也。至於臺閣令史、主書監帥、諸王籤省，並曉習吏用，濟辨時須，縱有小人之態，皆可鞭杖肅督，故多見委使，蓋用其長也。人每不自量，舉世怨梁武帝父子愛小人而疏士大夫，此亦眼不能見其睫耳。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帶，大冠高履，出則車輿，入則扶侍，郊郭之内，無乘馬者。周宏正爲宣城王所愛，給一果下馬，常服御之，舉朝以爲放達。至乃尚書郎乘馬，則糺劾之。及侯景之亂，膚脆骨柔，不堪行步，體羸氣弱，不耐寒暑，坐死倉猝者，往往而然。

古人欲知稼穡之艱難斯蓋貴穀務本之道也夫食爲民天民非食不生矣三日不粒父子不能相存耕種之茠鉏之刈穫之載積之打拂之簸揚之凡幾涉手而入倉廩安可輕農事而貴末業哉江南朝士因晉中興南渡江卒爲羈旅至今八九世未有力田悉資俸祿而食耳假令有者皆信僮僕爲之未嘗目觀起一墢土耘一株苗不知幾月當下幾月當收安識世間餘務乎故治官則不了營家則不辦皆優閑之過也

省事篇第十二

銘金人云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至哉斯戒也能走者奪其翼善飛者減其指有角者無上齒豐後者無前足蓋天道不使物有兼焉也古人云多爲少善不如執一鼫鼠五能不成伎術近世有兩人朗悟士也性多營綜略無成名經不足以待問史不足以討論文章無可傳於集錄書迹未堪以留愛翫卜筮射六得三醫藥治十差五音樂在數十人下弓矢在千百人中天文畫繪棊博鮮卑語煎胡桃油

鍊錫爲銀。如此之類。略得梗槩。皆不通熟。惜乎。以彼神明。若省其異端。當精妙也。上書陳事。起自戰國。逮於兩漢。風流彌廣。原其體度。攻人主之長短。諫諍之徒也。訐羣臣之得失。訟訴之類也。陳國家之利害。對策之伍也。帶私情之與奪。遊說之儔也。總此四塗。賈誠以求位。鬻言以干祿。或無絲毫之益。而有不省之困。幸而感悟人主。爲時所納。初獲不貲之賞。終陷不測之誅。則嚴助、朱買臣、吾丘壽王、主父偃之類甚衆。良史所書。蓋取其狂狷一介。論政得失耳。非士君

子守法度者所爲也今世所覩懷瑾瑜而握蘭桂者悉恥爲之守門詣闕獻書言計率多空薄高自矜夸無經畧之大體咸糠粃之微事十條之中一不足採縱合時務已漏先覺非謂不知但患知而不行耳或被發姦私而相酬證事途廻冗翻懼愆尤人主外護聲教脫加含養此乃僥倖之徒不足與比肩也諫諍之徒以正人君之失爾必在得言之地當盡匡贊之規不容苟免偷安垂頭塞耳至於就養有方思不出位干非其任斯則罪人故表記云事君遠而諫則

諂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論語曰：未信而諫，人以爲謗己也。君子當守道崇德，蓄價待時，爵祿不登，信由天命。須求趨競，不顧羞慙，比較材能，斟量功伐，厲色揚聲，東怨西怒；或有劫持宰相瑕疵，而獲酬謝；或有諠聒時人視聽，求見發遣；以此得官，謂爲才力，何異盜食致飽，竊衣取溫哉！世見躁競得官者，便爲弗索何獲；不知時運之來，不求亦至也。見靜退未遇者，便爲弗爲胡成；不知風雲不與，徒求無益也。凡不求而自得，求而不得者，焉可勝算乎！ 齊之季世，多以

財貨託附外家諠動女謁拜守宰者印組光華車騎輝赫榮兼九族取貴一時而爲執政所患隨而伺察既以得利必以利殆微染風塵便乖肅正坑穽殊深瘡痏未復縱得免死莫不破家然後噬臍亦復何及吾自南及北未嘗一言與時人論身分也不能通達亦無尤焉

王子晉云佐饔得嘗佐鬬得傷此言爲善則預爲惡則去不欲黨人非義之事也凡損於物皆無與焉然而窮鳥入懷仁人所憫況死士歸我當棄之乎伍員之託漁舟季布之入廣柳孔融之藏張

儉孫高之匿趙岐前代之所貴而吾之所行也以此得辠甘心瞑目至如郭解之代人報讐灌夫之橫怒求地游俠之徒非君子之所爲也如有逆亂之行得辠於君親者又不足䘏焉親友之迫危難也家財已力當無所吝若橫生圖計無理請謁非吾教也墨翟之徒世謂熱腹楊朱之侶世謂冷腸腸不可冷腹不可熱當以仁義爲節文爾

前在修文令曹有山東學士與關中太史競歷凡十餘人紛紜累歲內史牒付議官平之吾執論曰大抵諸儒所爭四分并減分

兩家爾曆象之要可以晷景測之今驗其分至薄蝕則四分疏而減分密疏者則稱政令有寬猛運行致盈縮非算之失也密者則云日月有遲速以術求之預知其度無災祥也用疏則藏奸而不信用密則任數而違經且議官所知不能精於訟者以淺裁深安有肯服既非格令所司幸勿當也舉曹貴賤咸以爲然有一禮官恥爲此議苦欲留連強加考覈機杼既薄無以測量還復採訪訟人窺望長短朝夕聚議寒暑煩勞背春涉冬竟無與奪怨誚滋生赧然而退終

爲內史所迫此好名好事之辱也

止足篇第十三

禮云欲不可縱志不可滿宇宙可臻其極情性不知其窮唯在少欲知足爲立涯限爾先祖靖侯戒子姪曰汝家書生門戶世無富貴自今仕宦不可過二千石婚姻勿貪勢家吾終身服膺以爲名言也天地鬼神之道皆惡滿盈謙虛冲損可以免害人生衣取以覆寒露食取以充饑乏爾形骸之內尚不得奢靡己身之外而欲窮驕泰耶周穆王秦始皇漢武帝富

有四海貴爲天子不知紀極猶自敗累況士庶乎常以爲二十口家奴婢盛多不可出二十人良田十頃堂室纔蔽風雨車馬僅代杖策蓄財數萬以擬吉凶急速不啻此者以義散之不至此者勿非道求之仕宦稱泰不過處在中品前望五十人後顧五十人足以免恥辱無傾危也高此者便當罷謝偃仰私庭吾近爲黃門郎已可收退當時羈旅懼罹謗讟思爲此計僅未暇爾自喪亂已來見因託風雲徼倖富貴旦執機權夜捐坑谷朔歡卓鄭晦泣顏原者非十人

五人也。愼之哉愼之哉、

誡兵篇第十四

顏氏之先本乎鄒魯。或分入齊。世以儒雅爲業。徧在書記、仲尼門徒升堂者七十有二、顏氏居八人焉。秦漢魏晉下逮齊梁、未有用兵以取達者。春秋之世顏高顏鳴顏羽之徒、皆一鬬夫爾。齊有顏涿聚、趙有顏㝡、或作聚漢末有顏良、宋有顏延之、並處將軍之任、竟以顛覆、漢郎顏駟自稱好武、更無事迹、顏忠以黨楚王受誅、顏俊以據武威見殺。得姓以來無清操者唯

此二人皆罹禍敗頃世亂離衣冠之士雖無身手或
聚徒衆違棄素業徼倖戰功吾既羸薄仰惟前代故
寘心於此子孫誌之孔子力翹門關不以力聞此聖
證也吾見今世士大夫纔有氣幹便倚賴之不能被
甲執兵以衛社稷但微行險服逞弄拳腕大則陷危
亾小則貽恥辱遂無免者國之興亾兵之勝敗博學
所至幸討論之入帷幄之中參廟堂之上不能爲主
畫規以謀社稷君子所恥也然而每見文士頗讀兵
書微有經畧若承平之世睥睨宮閫幸災樂禍首爲

逆亂詿誤善良如在兵革之時構扇反覆縱横說誘不識存亡强相扶戴此皆陷身滅族之本也誡之哉誡之哉習五兵便乘騎正可稱武夫爾今世士大夫但不讀書即稱武夫兒乃飯囊酒甕也

養生篇第十五

神仙之事未可全誣但性命在天或難種植人生居世觸途牽縶幼少之日既有供養之勤成立之年便增妻孥之累衣食資須公私勞役而望遁跡山林超然塵滓千萬不過一爾加以金玉之費鑪器所須益

非貧士所辦學如牛毛成如麟角華山之下白骨如
莽何有可遂之理考之內教縱使得仙終當有死不
能出世不願汝曹專精於此若其愛養神明調護氣
息慎節起臥均適寒暄禁忌食飲將餌藥物遂其所
稟不爲夭折者吾無間然諸藥餌法不廢世務也庾
肩吾常服槐實年七十餘目看細字鬚髮猶黑鄴中
朝士有單服杏仁枸杞黃精朮車前得益者甚多不
能一說爾吾嘗患齒搖動欲落飲食熱冷皆苦疼
痛見抱朴子牢齒之法早朝叩齒三百下爲良行之

數日即平愈今恒持之此輩小術無損於事亦可修也凡欲餌藥陶隱居太清方中總錄甚備但須精審不可輕服近有王愛州在鄴學服松脂不得節度腸塞而死為藥所誤者甚多 夫養生先須慮禍全身保性有此生然後養之勿徒養其無生也單豹養於內而喪外張毅養於外而喪內前賢所戒也嵇康著養生之論而以傲物受刑石崇冀服餌之徵而以貪溺取禍往世之所迷也 夫生不可不惜不可苟惜涉險畏之途千禍難之事貪欲以傷生讒慝而致死

此君子之所惜哉。行誠孝而見賊。履仁義而得罪。喪身以全家。泯軀而濟國。君子不咎也。自亂離已來。吾見名臣賢士。臨難求生。終爲不救。徒取窘辱。令人憤懣。侯景之亂。王公將相。多被戮辱。妃主姬妾。畧無全者。唯吳郡太守張嵊。建義不捷。爲賊所害。辭色不撓。及鄱陽王世子謝夫人。登屋詬怒。見射而斃。夫人謝遵女也。何賢智操行若此之難。婢妾引決若此之易。悲夫。

歸心篇第十六

三世之事信而有徵。家業歸心，勿輕慢也。其間妙旨，具諸經論，不復於此，少能讚述；但懼汝曹猶未牢固，畧重勸誘爾。原夫四塵五廕，剖析形有；六舟三駕，運載群生；萬行歸空，千門入善，辯才智惠，豈徒七經百氏之博哉？明非堯舜周孔所及也。內外兩教，本為一體，漸極為異，深淺不同。內典初門，設五種禁；外典仁義禮智信，皆與之符。仁者，不殺之禁也；義者，不盜之禁也；禮者，不邪之禁也；智者，不淫之禁也；信者，不妄之禁也。至如畋狩軍旅，燕享刑罰，因民之性，不可卒

際就爲之節使不淫濫爾歸周孔而背釋宗何其迷也俗之謗者大抵有五其一以世界外事及神化無方爲迂誕也其二以吉凶禍福或未報應爲欺誑也其三以僧尼行業多不精純爲姦慝也其四以糜費金寶減耗課役爲損國也其五以縱有因緣如報善惡安能辛苦今日之甲利後世之乙乎爲異人也今並釋之于下云釋一曰夫遙大之物寧可度量今人所知莫若天地天爲積氣地爲積塊日爲陽精月爲陰精星爲萬物之精儒家所安也星有墜落乃爲

石矣、精若是石、不得有光、性又質重、何所繫屬、一星之徑、大者百里、一宿首尾、相去數萬百里之物、數萬相連、闊狹從斜、常不盈縮、又星與日月形色同爾、但以大小爲其等差、然而日月又當石也、石既牢密、烏兎焉容、石在氣中、豈能獨運、日月星辰若皆是氣、氣體輕浮、當與天合、往來環轉、不得錯違、其間遲疾、理宜一等、何故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各有度數、移動不均、寧當氣墜忽變爲石、地既滓濁、法應沉厚、鑿土得泉、乃浮水上、積水之下、復何有物、江河百谷、從何處

生東流到海何爲不溢歸墟尾閭渫何所到沃焦之
石何氣所然潮汐去還誰所節度天漢懸指那不散
落水性就下何故上騰天地初開便有星宿九州未
劃列國未分剪疆區野若爲躔次封建已來誰所制
割國有增減星無進退災祥禍福就中不差乾象之
大列星之夥何爲分野止繫中國昴爲旄頭匈奴之
次西胡東越彫題交阯獨棄之乎以此而求迄無了
者登得以人事尋常抑必宇宙外也凡人之信唯耳
與目耳目之外咸致疑焉儒家說天自有數義或渾

或蓋乍宣乍安斗極所周管維所屬若所親見不容
不同若所測量寧足依據何故信凡人之臆說迷大
聖之妙旨而欲必無恒沙世界微塵數劫也而鄒衍
亦有九州之談山中人不信有魚大如木海上人不
信有木大如魚漢武不信弦膠魏文不信火布胡人
見錦不信有虫食樹吐絲所成昔在江南不信有千
人氈帳及來河北不信有二萬斛船皆實驗也世有
祝師及諸幻術猶能履火蹈刃種瓜移井倏忽之間
千變五化人力所爲尚能如此何況神通感應不可

思量千里寶幢百由句座化成淨土踊出妙塔乎。

釋二曰、夫信謗之徵、有如影響、耳聞眼見、其事已多。或乃精誠不深、業緣未感、時儻差闌、終當獲報耳。善惡之行、禍福所歸、九流百氏、皆同此論。豈獨釋典爲虛妄乎。項橐顏回之短折、原憲伯夷之凍餒、盜跖莊蹻之福壽、齊景桓魋之富強、若引之先業、冀以後生、更爲通耳。如以行善而偶鍾禍報、爲惡而儻値福徵、便可怨尤、即爲欺詭、則亦堯舜之云虛、周孔之不實也。又欲安所依信而立身乎。

釋三曰、開闢已來不

善人多而善人少何由悉責其精潔乎見有名僧高行棄而不說若覩凡僧流俗便生非毀且學者之不勤、豈教者之爲過、俗僧之學經律何異士人之學詩禮以詩禮之教格朝廷之人。畧無全行者。以經律之禁格出家之輩。而獨責無犯哉。且闕行之臣猶求祿位毀禁之侶何慙供養乎其於戒行自當有犯一披法服已墮僧數歲中所計齋講誦持比諸白衣猶不啻山海也　釋四曰內教多途、出家自是其一法耳若能誠孝在心仁惠爲本。須達流水不必剃落鬚髮。

豈令罄井田而起塔廟窮編戶以爲僧尼也皆由爲
政不能節之遂使非法之寺妨民稼穡無業之僧空
國賦筭非大覺之本肯也抑又論之求道者身計也
惜費者國謀也身計國謀不可兩遂誠臣狥主而棄
親孝子安家而忘國各有行也儒有不屈王侯高尚
其事隱有讓王辭相避世山林安可計其賦役以爲
罪人若能偕化黔首悉入道塲如妙樂之世穰佉之
國則有自然稻米無盡寶藏安求田蚕之利乎釋
五曰形體雖死精神猶存人生在世望於後身似不

相屬及其歿後則與前身似猶老少朝夕耳世有寃神示現夢想或降童妾或感妻孥求索飲食徵須福祐亦爲不少矣今人貧賤疾苦莫不怨尤前世不修功業以此而論安可不爲之作地乎夫有子孫自是天地間一蒼生耳何預身事而乃愛護遺其基址況於己之神爽頓欲棄之哉凡夫蒙蔽不見未來故言彼生與今非一體耳若有天眼鑒其念念隨滅生生不斷豈可不怖畏邪又君子處世貴能克己復禮濟時益物治家者欲一家之慶治國者欲一國之良僕

妻臣民與身竟何親也而爲勤若修德乎亦是堯舜
周孔虛失愉樂耳一人修道濟度幾許蒼生免脫幾
身罪累幸熟思之汝曹若觀俗計樹立門戶不棄妻
子未能出家但當兼修戒行留心誦讀以爲來世津
梁人身難得勿虛過也儒家君子尚離庖廚見其生
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高柴折像未知內教皆
能不殺此乃仁者自然用心含生之徒莫不愛命去
殺之事必勉行之好殺之人臨死報驗子孫殃禍其
數甚多不能悉錄耳且示數條於末梁世有人常以

雞卵白和沐云使髮光每沐輒破二三十枚臨死髮中但聞啾啾數千雞雛聲　江陵劉氏以賣鱓羹爲業後生一兒頭是鱓自頸以下方爲人耳　王克爲永嘉郡守有人餉羊集賓欲讌而羊繩解來投一客先跪兩拜便入衣中此客竟不言之固無救請須臾宰羊爲炙先行至客一臠入口便下皮內周行遍體痛楚號叫方復說之遂作羊鳴而死　梁孝元在江州時有人爲望蔡縣令經劉敬躬亂縣廨被焚寄寺而住民將牛酒作禮縣令以牛繫剎柱屏除形像鋪

設牀坐於堂上、接賓未殺之項、牛解、徑來至階而拜、縣令大笑、命左右宰之、飲噉醉飽、便臥簷下、稍醒而覺體痒、爬搔隱疹、因爾成癩、十許年死、 楊思達爲西陽郡守、値侯景亂、時復旱儉、饑民盜田中麥、思達遣一部曲守視、所得盜者、輒截手腕、凡戮十餘人、部曲後生一男、自然無手、 齊有一奉朝請、家甚豪侈、非手殺牛、噉之不美、年三十許、病篤、大見牛來、舉體如被刀刺、叫呼而終、 江陵高偉、隨吾入齊、凡數年、向幽州淀中捕魚、後病、每見羣魚齧之而死、 世有

癡人不識仁義不知富貴並由天命為子娶婦恨其
生資不足倚作舅姑之尊虵虺其性毒口加誣不識
忌諱駡辱婦之父母却云教以婦道不孝己身不顧
他恨但怜己之子女不愛己之兒婦如此之人陰紀
其過鬼奪其算慎不可與為鄰仍不可與為援宜遠
之哉

書證篇第十七

詩云參差荇菜爾雅云荇接余也字或為莕先儒解
荇菜云水草圓葉細莖隨水淺深今是水悉有之黄

花似蓴江南俗亦呼爲猪蓴或呼爲荇菜、劉芳具有注釋、而河北俗人多不識之、博士皆以參差者是莧菜、呼人莧爲人荇、亦可笑之甚、詩云誰謂荼苦、爾雅毛傳並以荼苦菜也、又禮云苦菜秀、案易統通卦驗玄圖曰、苦菜生於寒秋。更冬歷春。得夏乃成。今中原苦菜則如此也、一名游冬。葉似苦苣而細、摘斷有白汁、花黄似菊、江南別有苦菜、葉似酸漿、其花或紫或白、子大如珠、熟時或赤或黑、此菜可以釋勞。案郭璞注爾雅、此乃蘵黄蒢也、今河北謂之龍葵、梁世講

禮者、以此當苦菜、既無宿根、至春子方生耳、亦大誤也、又高誘注呂氏春秋曰、榮而不實曰英、苦菜當言英、益知非龍葵也、詩云、有杕之杜、江南本並木傍施太傅曰、杕獨皃也、徐仙民音徒計反、說文曰、杕樹皃也、在木部、韻集音次第之第、而河北本皆爲夷狄之狄、讀亦如字、此大誤也、詩云、駉駉牡馬、江南書皆作牝牡之牡、河北本悉爲放牧之牧、鄴下博士見難云、駉頌既美僖公牧于坰野之事、何限騲騭乎、余荅曰、案毛詩云、駉駉良馬、腹幹肥張也、其下又云諸

侯六閑四種有良馬戎馬田馬駑馬若作放牧之意通於牝牡則不容限在良馬獨得駉駉之稱良馬天子以駕玉輅諸侯以充朝聘郊祀必無騲也周禮圉人職良馬匹一人駑馬麗一人圉人所養亦非騲也一人舉其强駿者言之於義爲得也易云良馬逐左傳云以其良馬二亦精駿之稱非通語也今以詩傳良馬通於牧騲恐失毛生之意且不見劉芳義證乎禮月令云荔挺出鄭玄注云荔挺馬薤也說文云荔似蒲而小根可爲刷廣雅云馬薤荔也通俗文亦

云馬藺易統通卦驗玄圖云、荔挺不出、則國多火災、蔡邕月令章句云、荔似挺、高誘注呂氏春秋云、荔草挺出也、然則月令注荔挺爲草名、誤矣、河北平澤率生之、江東頗有此物、人或種於階庭、但呼爲旱蒲、故不識馬薤、講禮者乃以爲馬莧、堪食、亦名豚耳、俗曰馬齒、江陵嘗有一僧、面形上廣下狹、劉緩幼子民譽年始數歲、俊悟善體物、見此僧云、面似馬莧、其伯父劉緇因呼爲荔挺法師、緇親講禮名儒、尚誤如此、

詩云、將其來施施、毛傳云、施施難進之意、鄭箋云、施

施舒行皃也、韓詩亦重爲施施、河北毛詩皆云施施、江南舊本悉單爲施、俗遂是之、恐有少誤、

詩云、有渰萋萋、興雲祁祁、毛傳云、渰陰雲皃、萋萋雲行皃、祁祁徐皃也、箋云、古者陰陽和、風雨時、其來祁祁然、不暴疾也。案渰巳是陰雲、何勞復云興雲祁祁耶。雲當爲雨、俗寫誤耳。班固靈臺詩云、三光宣精、五行布序。習習祥風、祁祁甘雨。此其證也。

禮云、定猶豫、決嫌疑、離騷曰、心猶豫而狐疑、先儒未有釋者、案尸子曰、五尺犬爲猶、說文云、隴西謂犬子爲猶、吾以爲人將

犬行、犬好豫在人前、待人不得、又來迎候。如此往還、至于終日。斯乃豫之所以爲未定也。故稱猶豫。或以爾雅曰、猶如麂、善登木。猶獸名也。既聞人聲、乃豫緣木、如此上下、故稱猶豫。狐之爲獸、又多猜疑、故聽河冰無流水聲、然後渡。今俗云、狐疑虎卜、則其義也。左傳曰、齊侯痎遂痁。說文云、痎、一日一發之瘧、痁有熱瘧也、案齊侯之病、本是間日一發、漸加重乎、故爲諸侯憂也、今北方猶呼痎瘧、音皆、世間傳本多以痎爲疥、杜征南亦無解釋、徐仙民音介、俗儒就爲通

云病疥、令人惡寒變而成瘧、此臆說也、疥癬小疾、何足可論、寧有患疥轉作瘧乎、　尚書曰惟影響、周禮云土圭測影、影朝影夕、孟子曰圖影失形、莊子云罔兩問影、如此等字、皆當爲光景之景、凡陰景者因光而生、故即謂爲景、淮南子呼爲景柱、廣雅云晷柱挂景、並是也、至晉世葛洪字苑、傍始加彡、音杉音於景反、而世間輒改治尚書周禮莊孟從葛洪字、甚爲失矣、

　太公六韜有天陳地陳人陳雲鳥之陳、論語曰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左傳爲魚麗之陳、俗本多作阜傍

車乘之車、按諸陳字並作陳鄭之陳夫行陳之義取於陳列耳此六書爲假借也。蒼雅及近世字書皆無別字、惟王羲之小學章獨阜傍作車、縱復俗行、不宜追改六韜論語左傳也、詩云黃鳥于飛集於灌木、傳云灌木叢木也、此乃爾雅之文故李巡注曰木叢生曰灌、爾雅末章又云木族生爲灌族亦叢聚也、所以江南詩古本皆爲叢聚之叢而古叢字似冣字、近世儒生因改爲冣解云木之冣高長者案衆家爾雅及解詩無言此者、唯周續之毛詩注音爲徂會反、劉昌

宗詩注音為在公反又祖會反皆為穿鑿失爾雅訓
也 也是語已及助句之辭文籍備有之矣河北經
傳悉略此字其間字有不可得無者至如伯也執殳
於旅也語同也屢空風風也教也及詩傳云不戢戢
也不儺儺也不多多也如斯之類儻削此文頗成廢
闕詩言青青子衿傳曰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服按古
者斜領下連於衿故謂領為衿孫炎郭璞注爾雅曹
大家注烈女傳並云衿交領也鄴下詩本既無也字
群儒因謬說云青衿青領是衣兩處之名皆以青為

飾用釋青清二字其失大矣又有俗學聞經傳中時須也字輒以意加之每不得所益誠可笑　易有蜀才注江南學士遂不知是何人王儉四部目錄不言姓名題云王弼後人謝炅夏侯該並讀數千卷書皆疑是譙周而李蜀書一名漢之書云姓范名長生自稱蜀才南方以晉渡江後北間傳記皆名爲僞書不貴省讀故不見也　禮王制云贏股肱鄭注云謂擐衣出其臂脛今書皆作擐甲之擐國子博士蕭該云擐當作擐音宣擐是穿著之名非出臂之義案字林

蕭讀是徐爰音恐非也。漢書田肯賀上，江南本皆作肯字。沛國劉顯博覽經籍，偏精班漢，梁代謂之漢聖。顯子臻不墜家業，讀班史呼爲田肯。梁元帝嘗問之，答曰：此無義可求，但臣家舊本，以雌黄改肯字爲肯。元帝無以難之。吾至江北，見本爲肯。 漢書王莽贊云：紫色蛙聲，餘分閏位。蓋謂非正黄之色，不中律呂之音也。近有學士，名問甚高，遂云王莽非直鳶髆虎視，復紫色蛙聲，亦爲誤矣。 簡策字竹下施束，七賜反。末代隷書似杞宋之宋，亦有竹下遂爲夾者，猶如

刺字之傍應爲朿今亦作夾徐仙民春秋禮音遂以筴爲正字以策爲音殊爲顛倒史記又作悉字誤而爲述作妬字誤而爲姤　徐鄒皆以悉字音述以妬字音姤既爾亦可以亥爲豕字音以帝爲虎字音乎張揖云虙今伏羲氏也孟康漢書古文注亦云虙今伏而皇甫謐云伏羲或謂之宓羲按諸經史緯候遂無宓羲之號虙字從虍音呼宓字從宀音綿下俱爲必末世傳寫遂誤以虙爲宓而帝王世紀因誤更立名耳何以驗之孔子弟子虙子賤爲單父宰卽虙羲之後

後俗字亦爲宓或復加山今兗州永昌郡城舊單父
地也東門有子賤碑漢世所立乃云濟南伏生即子
賤之後是知虙之與伏古來通字誤以爲宓較可知
矣　太史公記曰寧爲鷄口無爲牛後此是删戰國
策耳按延篤戰國策音義曰尸雞中之主從牛子然
則口當爲尸後當爲從俗寫誤也　應劭風俗通云
太史公記高漸離變名易姓爲人庸保匿作於宋子
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有客擊筑伎癢不能無出言
案伎癢者懷其伎而腹癢也是以潘岳射雉賦亦云

徒心煩而伎癢、今史記並作徘徊、或作徬徨不能無出言、是爲俗傳寫誤爾　太史公論英布曰、禍之興自愛姬、生於妒媢、以至滅國、又漢書外戚傳亦云、成結寵妾妒媢之誅、此二媢並當作娟。娟亦妒也。義見禮記三蒼、且五宗世家亦云、常山憲王后妒娟。王充論衡云、妒夫娟婦生則忿怒鬬訟、益知娟是妒之別名。原英布之誅。爲意賁赫耳。不得言媢。　史記始皇本紀二十八年、丞相隗林丞相王綰等議於海上、諸本皆作山林之林、開皇二年五月、長安民掘得秦時

鐵稱權旁有銅塗鐫銘二所其一所曰廿六年皇帝盡并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爲皇帝乃詔丞相狀綰法度量劓不壹歉疑者皆壹明之凡四十字其一所曰元年制詔丞相斯去疾法度量盡始皇帝爲之皆刻辭焉今襲號而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爲之者不稱成功盛德刻此詔於左使毋疑凡五十八字一字磨滅見有五十七字了了分明其書兼爲古隸余被勑寫讀之與內史令李德林對見此稱權今在官庫其丞相狀字乃爲狀貌之狀爿

旁作犬、則知俗作隗林非也、當為隗狀耳、漢書云
中外禔福、字當從示、禔安也、音匙匕之匙、義見蒼雅
方言、河北學士皆云如此、而江南書本多誤從手屬
文者對耦並為提挈之意、恐為誤、或問漢書注為
元后父名禁、改禁中為省中、何故以省代禁、荅曰、案
周禮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鄭注云糾猶割也、察
也、李登云省察也、張揖云省今省詧也、然則小井所
領二反並得訓察、其處既常有禁衛省察、故以省代
禁、詧古察字也、漢明帝紀為四姓小侯立學、桉桓

帝加元服又賜四姓及梁鄧小侯帛是知皆外戚也
明帝時外戚有樊氏郭氏陰氏馬氏爲四姓謂之小
侯者或以年小獲封故須立學耳或以侍祠猥朝侯
非列侯故曰小侯禮云庶方小侯則其義也 後漢
書云鸛雀銜三鱓音善魚多假借爲鱣鮪之鱣俗之學
士因謂之爲鱣魚案魏武四時食制鱣魚大如五斗
奩長一丈郭璞注爾雅鱣長二丈安有鸛雀能勝一
者況三頭乎鱣又純灰色無文章也鱓魚長者不過
三尺大者不過三指黃地黑文故都講云蛇鱓卿大

夫服之象也。續漢書及搜神記小說此事。皆作鱓字。孫卿云魚鱉鰌鱣。及韓非說苑皆曰鱣似蛇。蠶似蠋。並作鱣字。假鱣爲鱓。其來久矣　後漢書酷吏樊曅爲天水郡守。涼州爲之歌曰。寧見乳虎穴不入冀城寺。而江南書本穴皆誤作六。學士因循。迷而不寤。夫虎豹穴居。事之較者。所以班超云不探虎穴安得虎子。寧當論其六七乎。　後漢書楊由傳云。風吹削肺此是削札牘之柹耳。古者書誤則削之。故左傳云削而投之是也。或即謂札爲削。王褒童約曰書削代牘

蘇竟書云昔以摩。研編削之才。皆其證也。詩云伐木滸滸。毛詩云滸滸柹貌也。史家假借爲肝肺字俗本悉作脯腊之脯。或爲反哺之哺。學士因解云削哺是屏障之名。既無證據。亦爲妄矣。此是風角占候耳。風角書曰庶人風者。拂地揚塵轉削。若是屏障。何由可轉也。　三輔決錄云。前隊大夫范仲公。鹽豉蒜果共一筩果當作魏顆之顆。北土通呼物一由改爲一顆。蒜顆是俗間常語耳。故陳思王鷂雀賦曰頭如果蒜。目似花椒又道經云。合口誦經聲璅璅。眼中淚出珠

子磔其字雖異其音與義頗同。江南但呼爲蒜符。不知謂爲顆學士相承讀爲裹結之裹言鹽與蒜共苞一裹內筩中耳。正史削繁音義又音蒜顆爲苦戈反皆失也　有人訪吾曰。魏志蔣濟上書云弊劫之民何字也。余應之曰意爲劫即是皴倦之皴耳。要用字苑云皴音九僞反字見廣雅及陳思王集也張揖呂忱並云支傍作刀劍之刀亦是剞字。不知蔣氏自造支傍作筋力之力。或借剞字。終當音九僞反　晉中興書。太山羊曼常頹縱任俠飲酒誕節。兗州號爲濌伯。此字更無音訓。梁孝元

帝嘗謂吾曰、由來不識、唯張簡憲見教、呼爲嚃羹之嚃自爾便遵承之、亦不知所出、簡憲是湘州刺史張纘謚也、江南號爲碩學、案法盛世代殊近、當是耆老相傳、俗間又有濌濌語、蓋無所不施無所不容之意也、顧野王玉篇誤爲黑傍沓、顧雖博物、猶出簡憲孝元之下、而二人皆云重邊、吾所見數本並無作黑者重沓是多饒積厚之意、從黑更無義旨、

古樂府歌詞、先述三子、次及三婦、婦是對舅姑之稱、其末章云丈人且安坐、調絃未遽央、古者子婦供事舅姑旦夕

在側與兒女無異故有此言丈人亦長老之目今世俗猶呼其祖考為先亡丈人又疑丈當作大北間風俗婦呼舅為大人公丈之與大易為誤耳近代文士頗作三婦詩乃為匹嫡並耦己之羣妻之意又加鄭衛之辭大雅君子何其謬乎

古樂府歌百里奚詞曰百里奚五羊皮憶別時烹伏雌吹扊扅今日富貴忘我為吹當作炊煮之炊案蔡邕月令章句曰鍵關牡也所以止扉或謂之剡移然則當時貧困并以門牡木作薪炊耳聲類作扊又或作扂

通俗文曰

題云河南服虔字子愼造、虔旣是漢人、其敘乃引蘇林張揖、蘇張皆是魏人、且鄭玄以前全不解反語、通俗反音、甚爲近俗、阮孝緒又云、李虔所造、河北此書、家藏一本、遂無作李虔者、晉中經簿及七志並無其目、竟不得知誰制、然其文義允愜、實是高才、殷仲堪常用字訓、亦引服虔俗說、今復無此書、未知即是通俗文、爲當有異、近代或更有服虔乎、不能明也、或問山海經、夏禹及益所記、而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如此郡縣不少、以爲何也、荅曰史之闕文、爲日久矣

加復秦人滅學董卓焚書典籍錯亂非止於此。譬猶本草神農所述、而有豫章朱崖趙國常山奉高真定臨淄馮翊等郡縣名、出諸藥物、爾雅周公所作而云張仲孝友、仲尼脩春秋、而經書孔丘卒世本左丘明所書此說出皇甫謐帝王世紀而有燕王喜、漢高祖汲冢瑣語乃載秦望碑、蒼頡篇李斯所造、而云漢兼天下、海內并廁豨黥韓覆畔討滅殘列仙傳劉向所造、而贊云七十四人出佛經、列女傳亦向所造其子歆又作、頌終於趙悼后而傳有更始韓夫人、明德馬后、及梁夫人

嫌皆由後人所羼非本文也、或問曰東宮舊事何
以呼鴟尾爲祠尾荅曰張敞者吳人不甚稽古、隨宜
記注、逐鄉俗訛謬造作書字耳、吳人呼祠祀爲鴟祀、
故以祠代鴟、呼紺爲禁、故以糸旁作禁代紺字、呼盞
爲竹簡反、故以木傍作展以代盞字、呼鑊字爲霍字、
故以金傍作霍代鑊字、又金傍作患爲鐶字、木傍作
鬼爲槐字、火傍作庶爲炙字、既下作毛爲髻字、金花
則金傍作華、窓扇則木傍作扇、諸如此類專輒不少、
又問東宮舊事六色罽緅、是何等物、當作何音、荅曰、

按說文云莙牛藻也讀若威音隱塢瑰反即陸璣所謂聚藻葉如蓬者也郭璞注三蒼亦云蘊藻之類也細葉蓬茸生然今水中有此物一節長數寸細茸如絲圓繞可愛長者二三十節猶呼爲莙又寸斷五色絲橫著線股間繩之以象莙草用以飾物即名爲莙于時當紺六色罽作此莙以飾緄帶張敞因造絲旁畏耳宜作隈

栢人城東北有一孤山古書無載者唯闞駰十三州志以爲舜納于大麓即謂此山其上今猶有堯祠焉世俗或呼爲宜務山或呼爲虛無山

莫知所出、趙郡士族、有李穆叔季節兄弟李普濟、亦爲學問、並不能定鄉邑、此山余嘗爲趙州佐、共太原王邵讀栢人城西門内碑、碑是漢桓帝時栢人縣民、爲縣令徐整所立、銘云、上有巏務山、王喬所仙、方知此巏務山也、巏字遂無所出、務字依諸子書、卽旄丘之旄也、旄字字林一音亡付反、今依附俗名、當音權務耳、入鄴爲魏收說之、收大嘉歎、値其爲趙州莊嚴寺碑、銘曰權務之精、卽用此也、

或問一夜何故五更、更何所訓、荅曰漢魏以來、謂爲甲夜乙夜丙夜丁

夜戊夜又云鼓一鼓二鼓三鼓四鼓五鼓亦云一更二更三更四更五更皆以五爲節西都賦亦云衛以嚴更之署所以爾者假令正月建寅斗柄夕則指寅曉則指午矣自寅至午凡歷五辰冬夏之月雖復長短參差然辰間遼闊盈不至六縮不至四進退常在五者之間更歷也經也故曰五更爾　爾雅云朮山薊也郭璞注云今朮似薊而生山中案朮葉其體似薊近世文士遂讀薊爲筋肉之筋以耦地骨用之恐失其義　或問俗名傀儡子爲郭禿有故實乎荅曰

風俗通云、諸郭皆諱禿、當是前代人有姓郭而病禿者。滑稽戲調。故後人為其象呼為郭禿。猶文康象庾亮耳。　或問曰、何故名治獄參軍為長流乎、答曰、帝王世紀云、帝少昊崩、其神降于長流之山、（此事本出山海經流作留）於祀主秋、（此說本於月令）按周禮秋官司寇主刑罰、長流之職、漢魏捕賊掾耳、晉宋以來、始為參軍、上屬司寇、故取秋帝所居為嘉名焉、　客有難主人曰、今之經典、子皆謂非、說文所言、子皆云是、然則許慎勝孔子乎、主人撫掌大笑、應之曰、今之經典皆孔子手跡耶、

客曰、今之說文皆許愼手迹乎、荅曰、許愼檢以六文、貫以部分。使不得誤。誤則覺之。孔子存其義而不論其文也。先儒尚得臨文從意。何况書寫流傳耶。必如左傳止戈爲武。反正爲乏。皿蟲爲蠱。亥有二首六身之類。後人自不得輙改也。安敢以說文校其是非哉。且余亦不專以說文爲是也。其有援引經傳與今乖者。未之敢從。又相如封禪書曰、導一莖六穗於庖。犧雙觡共抵之獸、此導訓擇、光武詔云、非徒有豫養導擇之勞是也。而說文云導是禾名、引封禪書爲證。

無妨自當有禾名導非相如所用也禾一莖六穗於庖豈成文乎縱使相如天才鄙拙強爲此語則下句當云麟雙觡共抵之獸不得云犧也吾嘗笑許純儒不達文章之體如此之流不足憑信大抵服其爲書隱括有條例剖析窮根源鄭玄注書往往引其爲證若不信其說則冥冥不知一點一畫有何意焉世間小學者不通古今必依小篆是正書記凡爾雅三蒼說文豈能悉得蒼頡本指哉亦是隨代損益各有同異西晉已往字書何可全非但令體例成就不爲專

輒耳。考校是非，特須消息。至如仲尼居三字之中，兩字非體，三蒼尼旁益丘，說文居下施几，如此之類，何由可從。古無二字，又多假借，以中爲仲，以說爲悅，以召爲邵，以閒爲閑，如此之徒，亦不勞改。自有訛謬，過成鄙俗，亂旁爲舌，揖右無口，黿鼉從龜，奮奪從雚，音管席中加帶，惡上安西，鼓外設皮，鑿頭生毀，離則配禹，壑乃施豁，巫混經旁，皋分澤片，獵化爲獦，音葛獸名出山海經寵變成竉，竉音郎動反孔也故從穴業左益片，靈底著器，率字自有律音，强改爲別，單字自有善音，輒析成異，如此之

類不可不治吾昔初看說文蚩薄世字從正則懼人
不識隨俗則意嫌其非畧是不得下筆也所見漸廣
更知通變救前之執將欲半焉若文章著述猶擇微
相影響者行之官曹文書世間尺牘幸不違俗也案
彌亘字從二間舟詩云亘之秬秠是也今之隸書轉
舟為日而何法盛中興書乃以舟在二間為舟航字
謬也春秋說以人十四心為德詩說以二在天下為
酉漢書以貨泉為白水真人新論以金昆為銀國志
以天上有口為吳晉書以黃頭小人為恭宋書以召

力爲勑桼同契以人負告爲造如此之例蓋數術謬語假借依附雜以戲笑耳如猶轉貢字爲項以叱爲七安可用此定文字音讀乎潘陸諸子離合詩賦栻卜破字經及鮑昭謎字皆取會流俗不足以形聲論之也

河間邢芳語吾云賈誼傳云日中必熭注熭暴也曾見人解云此是暴疾之意正言日中不須臾卒然便昃耳此釋爲當乎吾謂邢曰此語本出太公六韜案字書古者暴曬字與暴疾字相似唯下少異後人專輒加傍日耳言日中時必須暴曬不爾者失

其時也晉灼已有詳釋芳笑服而退

音辭篇第十八

夫九州之人言語不同生民已來固常然矣自春秋標齊言之傳離騷目楚詞之經此蓋其較明之初也後有揚雄著方言其書大備然皆考名物之同異不顯聲讀之是非也逮鄭玄注六經高誘解呂覽淮南許慎造說文劉熹製釋名始有譬況假借以證音字耳而古語與今殊別其間輕重淸濁猶未可曉加以外言內言急言徐言讀若之類益使人疑孫叔言創

爾雅音義是漢末人獨知反語至於魏世此事大行高貴鄉公不解反語以爲怪異自茲厥後音韻鋒出各有土風遞相非笑指馬之諭未知孰是共以帝王都邑參校方俗考覈古今爲之折衷榷而量之獨金陵與洛下耳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舉而切詣失在浮淺其辭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濁而鈋鈍得其質直其辭多古語然冠冕君子南方爲優閭里小人北方爲愈易服而與之談南方士庶數言可辯隔垣而聽其語北方朝野終日難分而南染吳越北

雜夷虜。皆有深弊。不可具論。其謬失輕微者、則南人以錢爲涎、以石爲射、以賤爲羨、以是爲舐、北人以庶爲戍、以如爲儒、以紫爲姊、以洽爲狎、如此之例、兩失甚多、至鄴已來、唯見崔子約崔瞻叔姪、李祖仁李蔚兄弟、頗事言詞、少爲切正、李季節著音韻決疑、時有錯失。陽休之造切韻、殊爲疎野。吾見兒女雖在孩稚。便漸督正之。一言訛替。以爲已罪矣。云爲品物未可書記者、不敢輒名、汝曹所知也。古今言語。時俗不同。著述之人楚夏各異蒼頡訓詁、反稗爲逋賣、反娃爲

於乎、戰國策音刎爲免、穆天子傳音諫爲間、說文音戛爲棘、讀皿爲猛、字林音看爲口甘反、音伸爲辛、韻集以成仍宏登、合成兩韻、爲奇益石、分作四章、李登聲類、以系音羿、劉昌宗周官音、讀乘若承、此例甚廣、必須考校、前世反語、又多不切、徐仙民毛詩音、反驟爲在遘、左傳音、切椽爲徒緣、不可依信、亦爲衆矣、今之學士、語亦不正、古獨何人、必應隨其訛僻乎、通俗文曰、入室求曰搜、反爲兄侯、然則兄當音所榮反、今北俗通行此音、亦古語之不可用者、璵璠魯之寶玉、

當音餘煩，江南皆音藩屏之藩。岐山當音爲奇，江南皆呼爲神祇之祇。江陵陷沒，此音被於關中，不知二者何所承案。以吾淺學，未之前聞也。北人之音，多以舉莒爲矩，唯李季節云：齊桓公與管仲於臺上謀伐莒，東郭牙望桓公口開而不閉，故知所言者莒也。然則莒矩必不同呼。此爲知音矣。夫物體自有精麤，精麤謂之好惡；人心有所去取，去取謂之好惡。（上呼號，下烏故反）此音見於葛洪、徐邈。而河北學士讀尚書云好（呼號反）生惡殺，（於各反）是爲一論物體，一就人情，殊不通矣。

甫者男子之美稱古書多假借爲父字北人遂無一人呼爲甫者亦所未喻唯管仲范增之號須依字讀耳（管仲號仲父范增號亞父）案諸字書焉字鳥名或云語詞皆音於愆反自葛洪要用字苑分焉字音訓若訓何訓安當音於愆反於焉逍遙於焉嘉客焉用佞焉得仁之類是也若送句及助詞當音矣愆反故稱龍焉故稱血焉有民人焉有社稷焉託始焉爾晉鄭焉依之類是也江南至今行此分別昭然易曉而河北混同一音雖依古讀不可行於今也邪者（音耶）未定之詞左

傳曰。不知天之棄魯邪。抑魯君有罪於鬼神邪。莊子云天邪地邪。漢書云是邪非邪之類是也。而北人即呼爲也字。亦爲誤矣。難者曰。繫辭云乾坤易之門戶邪。此又未爲定辭乎。答曰。何爲不爾。上先標問。下方列德以折之耳。江南學士讀左傳。口相傳述。自爲凡例。軍自敗曰敗。打破人軍曰敗。補敗反 諸記傳未見補敗反。徐仙民讀左傳。唯一處有此音。又不言自敗敗人之別。此爲穿鑿耳。

古人云。膏粱難整。以其爲驕奢自足。不能剋勵也。吾見王侯外戚。語多不正。亦由

內染賤保傳。外無賢師友故耳。梁世有一侯。嘗對元帝飲謔。自陳癡鈍。乃成颸段。元帝荅之云。颸異涼風。段非干木。謂郢州為永州。元帝啓報簡文。簡文云。庚辰吳入。遂成同隸。如此之類。舉口皆然。元帝手教諸子侍讀。以此為誡。河北切攻字為古。琮與工公功三字不同。殊為僻也。北世有人名暹。自稱為纖。名琨。自稱為衮。名洸。自稱為汪。名勬音藥自稱為獡。音爍非唯音韻舛錯。亦使其兒孫避諱紛紜矣。

雜藝篇第十九

眞草書迹微須留意江南諺云尺牘書疏千里面目也承晉宋餘俗相與事之故無頓狼狽者吾幼承門業加性愛重所見法書亦多而翫習功夫頗至遂不能佳者良由無分故也然而此藝不須過精夫巧者勞而智者憂常爲人所役使更覺爲累韋仲將遺戒深有以也　王逸少風流才士蕭散名人舉世惟知其書翻以能自蔽也蕭子雲每歎曰吾著齊書勒成一典文章弘義自謂可觀唯以筆迹得名亦異事也王褒地胄清華才學優敏後雖入關亦被禮遇猶以

書工崎嶇碑碣之間辛苦筆硯之役嘗悔恨曰假使吾不知書可不至今日邪以此觀之愼勿以書自命雖然厮猥之人以能書拔擢者多矣故道不同不相爲謀也梁氏秘閣散逸以來吾見二王眞草多矣家中嘗得十卷方知陶隱居阮交州蕭祭酒諸書莫不得羲之之體故是書之源淵蕭晚節所變乃是右軍年少時法也晉宋以來多能書者故其時俗遞相染尚所有部帙楷正可觀不無俗字非爲大損至梁天監之間斯風未變大同之末訛替滋生蕭子雲改易

字體邵陵王頗行僞字前上爲草能傍作長之類是也朝野翕然以爲楷式畫虎不成多所傷敗至爲一字唯見數點或妄斟酌遂便轉移爾後墳籍略不可看北朝喪亂之餘書迹鄙陋加以專輒造字猥拙甚於江南乃以百念爲憂言反爲變不用爲罷追來爲歸更生爲蘇先人爲老如此非一徧滿經傳唯有姚元標工於楷隸留心小學後生師之者衆洎于齊末祕書繕寫賢於往日多矣江南閭里間有畫書賦此乃陶隱居弟子杜道士所爲其人未甚識字輕爲[illegible]

則托名貴師世俗傳信後生頗為所誤也一畫繪之
工亦為妙矣自古名士多或能之吾家常有梁元帝
手書蟬雀白團扇及馬圖亦難及也武烈太子偏能
寫真坐上賓客隨宜點染即成數人以問童孺皆知
姓名矣蕭賁劉孝先劉靈並文學已外復佳此法翫
閲古今特可寶愛若官未通顯每被公私使人亦為
猥役吳郡顧士端出身湘東國侍郎後為鎮南府刑
獄參軍有子曰庭西朝中書舍人父子並有琴書之
藝尤妙丹青常被元帝所使每懷羞恨彭城劉岳橐

之子也、仕爲驃騎府管記、平氏縣令、才學快士、而畫絕倫、後隨武陵王入蜀、下牢之敗、遂爲陸護軍畫支江寺壁、與諸工巧雜處、向使三賢都不曉畫、直運素業、豈見此恥乎、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所以觀德擇賢、亦濟身之急務也。江南爲世之常射、以爲兵射、冠冕儒生多不習此。別有博射、弱弓長箭、施於準的。揖讓升降以行禮焉。防禦寇難。了無所益。亂離之後、此術遂亡、河北文士、率曉兵射、非直葛洪一箭。已解追兵。三九讌集。常縻榮賜。雖然要輕禽、截狡獸、不

願汝輩為之卜筮者聖人之業也但近世無復佳師多不能中古者卜以決疑今人生疑於卜何者守道信謀欲行一事卜得惡卦反令忧忧音救惕也此之謂乎且十中六七以為上手粗知大意又不委曲凡射奇偶自然半收何足賴也世傳云解陰陽者為鬼所嫉坎壈貧窮多不通泰吾觀近古以來尤精妙者唯京房管輅郭璞耳皆無官位多或罹災此言令人益信儻值世網嚴密強負此名便有詿誤亦禍源也及星文風氣率不勞為之吾嘗學六壬式亦值世間好

匠聚得龍首金匱玉燮玉歷十許種書討求無驗。尋亦悔罷。凡陰陽之術。與天地俱生。其吉凶德刑。不可不信。但去聖既遠。世傳術書。皆出流俗。言辭鄙淺。驗少妄多。至如反支不行。竟以遇害。歸忌寄宿。不免凶終。拘而多忌。亦無益也。

算術亦是六藝要事。自古儒士、論天道、定律歷者、皆學通之。然可以兼明。不可以專業。江南此學殊少、唯范陽祖暅精之、位至南康太守、河北多曉此術、暅音亘

醫方之事、取妙極難。不勸汝曹以自命也。微解藥性。小小和合。居家得以救

急。亦為勝事。皇甫謐、殷仲堪則其人也。禮曰、君子無故不徹琴瑟、古來名士。多所愛好。洎於梁初、衣冠子孫、不知琴者、號有所闕、大同以末、斯風頓盡、然而此樂愔愔雅致。有深味哉。今世曲解。雖變於古。猶足以暢神情也。唯不可令有稱譽。見役勳貴。處之下坐。以取殘杯冷炙之辱。戴安道猶遭之。況爾曹乎。

家語曰、君子不博、為其兼行惡道故也、論語云、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然則聖人不用博奕為教、但以學者不可常精。時有疲倦。則儻為之。猶勝飽食昏

雖兀然端坐耳。至如吳太子以為無益，命韋昭論之。王肅、葛洪、陶侃之徒，不許目觀手執，此並勤篤之志也。能爾為佳。古為大博則六箸，小博則二焭，今無曉者。比世所行，一焭十二棊，數術淺短，不足可翫。圍棊有手談、坐隱之目，頗為雅戲。但令人耽憒，廢喪實多。不可常也。

投壺之禮，近世愈精。古者實以小豆，為其矢之躍也。今則雅欲其驍，益多益喜。乃有倚竿、帶劍、狼壺、豹尾、龍首之名。其尤妙者，有蓮花驍。汝南周璝，弘正之子；會稽賀徽，賀革之子，並能一箭四十餘

驍、賀又嘗爲小障。置壼其外。隔障投之。無所失也。至鄴以來、亦見廣寧蘭陵諸王、有此校具、舉國遂無投得一驍者、彈碁亦近世雅戲。消愁釋憒。時可爲之。

終制篇第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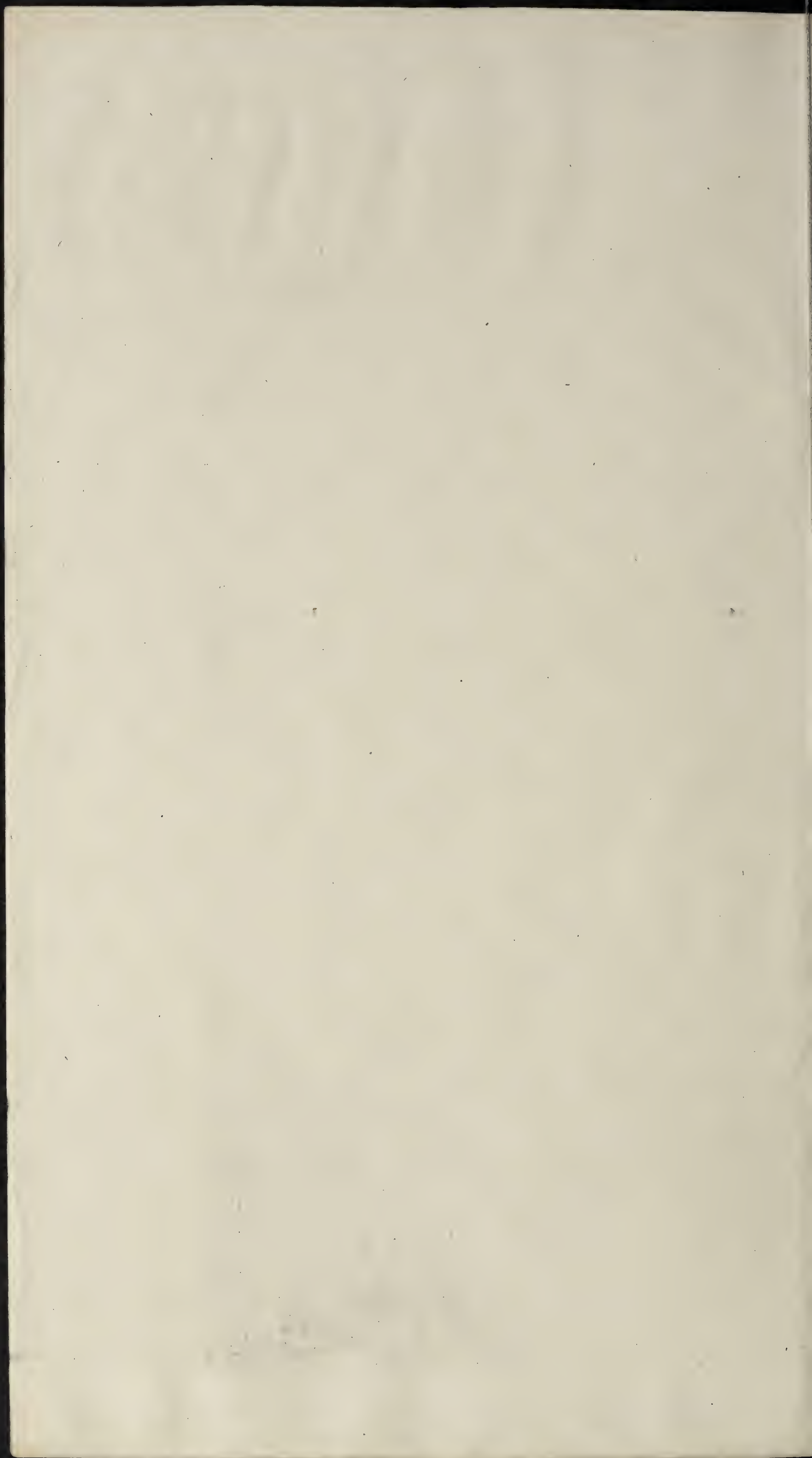
死者、人之常分。不可免也。吾年十九、値梁家喪亂、其間與白刃爲伍者、亦常數輩、幸承餘福、得至於今、古人云、五十不爲夭、吾已六十餘、故心坦然不以殘年爲念。先有風氣之疾。常疑奄然。聊書素懷。以爲汝誡。先君先夫人皆未還建鄴舊山、旅葬江陵東郭、承聖

已啓求揚都欲營遷厝蒙詔賜銀百兩已於揚州小郊北地燒磚便值本朝淪沒流離如此數十年間絕於還望今雖混一家道罄窮何由辦此奉營資費且揚都汙　無復孑遺還被下濕未爲得計自咎自責貫心刻髓計吾兄弟不當仕進但以門衰骨肉單弱五服之内傍無一人播越他鄉無復資廕使汝等沉淪廝役以爲先世之耻故靦冒人間不敢墜失兼以北方政教嚴切全無隱退者故也今年老疾侵儻然奄忽豈求備禮乎一日放臂沐浴而已不勞復魄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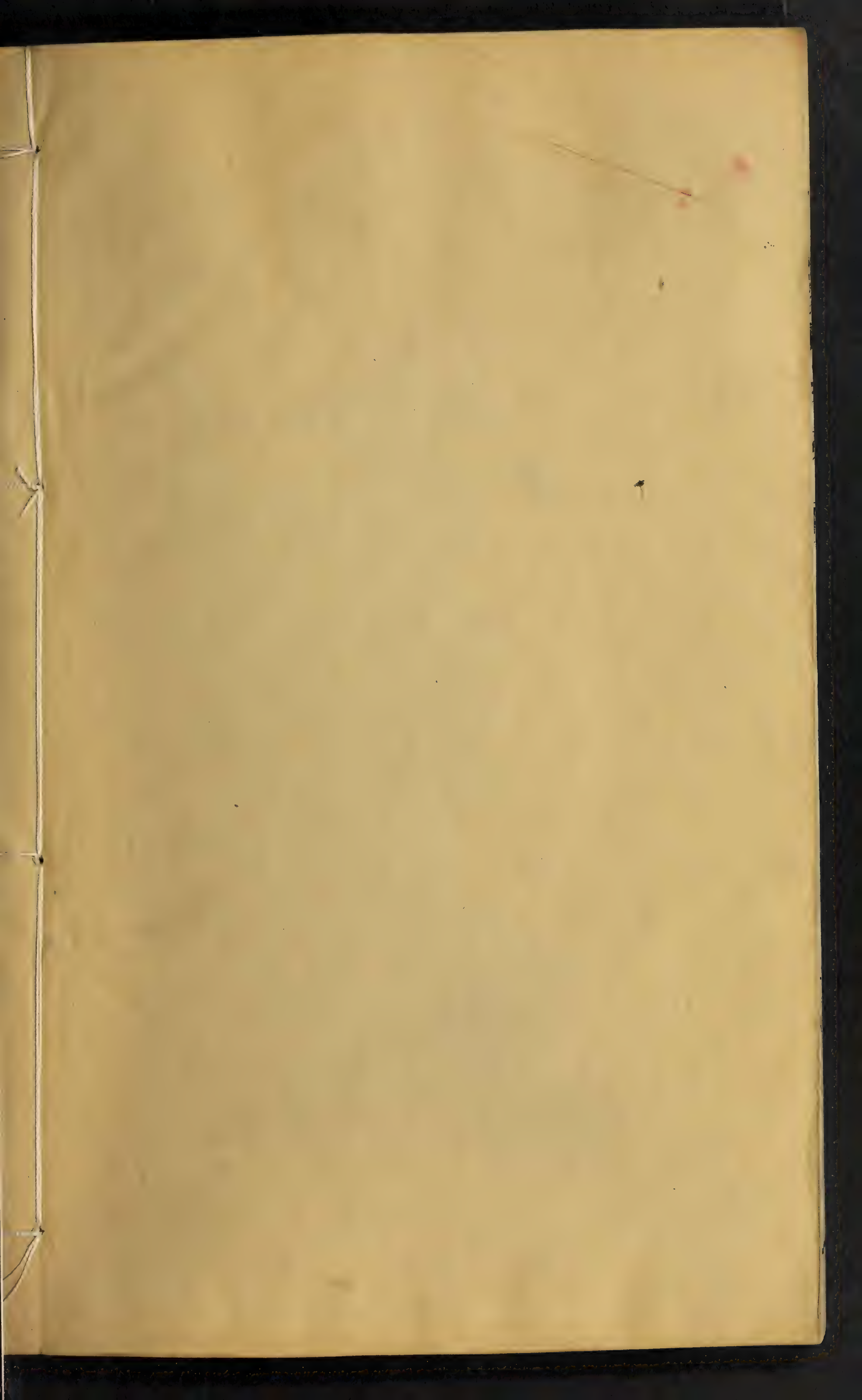
以常衣。先夫人棄背之時。屬世荒饉、家塗空迫。兄弟幼弱。棺器率薄。藏內無塼。吾當松棺二寸。衣帽已外。一不得自隨。床上唯施七星板、至如蠟弩牙玉豚錫人之屬、並須停省。糧罌明器、故不得營。碑誌旒旐、彌在言外。載以鼈甲車。襯土而下、平地無墳、若懼拜掃不知兆域。當築一堵低墻於左右前後。隨爲私記。靈筵勿設枕几。朔望祥禫。唯下白粥清水乾棗。不得有酒肉餅果之祭。親友來餟酹者一皆拒之、汝曹若違吾心、有加先妣、則陷父不孝。在汝安乎。其內典功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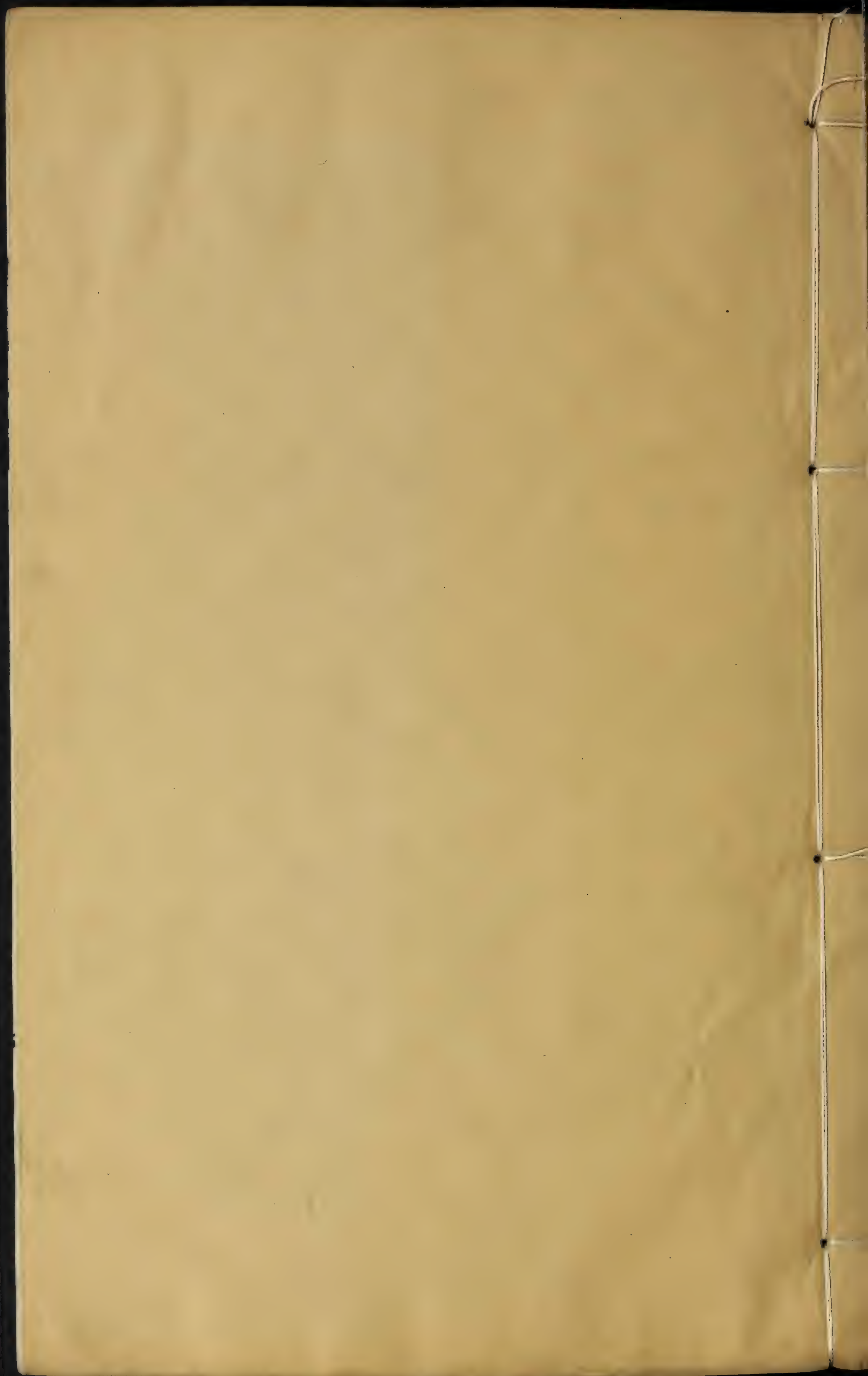
隨力所至。勿刳竭生資使凍餒也。四時祭祀周孔所教、欲人勿死其親。不忘孝道也。求諸內典則無益焉、殺生爲之、翻增罪累、若報罔極之德、霜露之悲、有時齋供及盡忠信不辱其親。所望於汝也。孔子之葬親也、云古者墓而不墳、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然則君子應世行道亦有不守墳墓之時。況爲事際所逼也。吾今羈旅身若浮雲、竟未知何鄉是吾葬地。唯當氣絕便埋之耳。汝曹宜以傳業揚名爲務、不可顧戀朽壤、以取湮沒也。

右顏氏家訓上下二卷隋志文獻通考俱作七卷晁氏云北齊顏之推撰之推本梁人著此二十篇述立身治家之法辨正時俗之訛以訓子弟陳氏云古今家訓以此為祖然其書頗崇尚釋氏所云崇尚釋氏者蓋指其中歸心篇而言及終制篇有內典功德及齋供等語皆此志也而隋志及通考皆入儒家以今觀之蓋通儒墨為一道亦諸子家也叢書原本編入載籍似為失之今訂正汝上王謨識









PL
2411
.H3
...

參同契序

夫道一而已矣而言道者大宗三曰羲文曰黃曰老易言天契人老言人契天陰符言天人之契合自仲尼繫生生存存而易未嘗非元自莊周寓南溟北溟而元未嘗不易易元之交



符在焉古未有演其宗以一故伯陽眞人紹十翼七篇而契作其文著明八卦三才密藏發機陰陽相勝食時合符之自然微而喻詳而妙契一符也同兩合也叅三易化也於經三宗於造化三極於身三物三寶化得合

合得符符乃一得一道畢故謂易有
太極契行而其後方術之家奉于禘
祖大宗師然而多不得其解以支傍
流遁何道爲天下裂也夫道一而已
而易之宗僞牽于理簽人執于數符
之宗詭於兵淫於房老之宗假於術

引於法衍於符籙何者聖人以道之不可言往往因象傳理迹事章化寄名宏法故莊曰弔詭曰寓言曰竢其知者旦暮遇之不知者無蝕吾道已矣而後人緣不知以希神泥事象以證眞執名以習道不大鑒乎嗚呼安

在於名非名有畫而無字乎故自周易道德以下皆寓也筏筌也假以入而非其所以入又況執其入而岐之魚將終不得河將終不渡況一生於情波慾海沒不出爾矣而謷然命曰是道是契是易將[illegible]之安息而市之

海夢之化城果且眞乎哉非耶夫曰周易叅同契同契易也易自宓羲後有三連山歸藏周易寅統人用其交上作始丑統地用其合歸育元子統天用其復周環而化三義承循三才運周周而易備矣上古之人樸用先

天無爲中古之人澆用後天有以合無爲入無爲周于天之元而生於人之復生生不息則叅符以契人何一息不在易中哉故人天地之德陰陽之交函一麗兩苞內落外而方士左道動援契入彼家又岐外事至命曰

煉已煉彼煉外曰參同嗚呼賊先聖之道此說也禍天下萬世之爲道此說也彼索其牝牡汞鉛交構烹煉而不得則假而物於象然則易之男女老之母子將皆物與長春入道二十年始讀契厭其有象求之無已証無

而知有象一無象也然後知契出于
符而叅于易後世言道亦用易十二
卦止爾攢蔟月日時用有而脩之不
知四象應四正八卦從八風六陰六
陽消長爲一月先後天交錯爲十二
令中而星紀之爲二十四氣通八卦

之變而爲三百六十日二陸三道登
沒縆鉤時而周徧自然也乃易未嘗
不挈人有人不挈耳故曰動靜休息
常與人俱立天之道以定人予十四
年辟穀十三年絕房十年與天通則
按易定關按至分候節晦朔弦望晝

夜晨夕時符功行以語人無有信聞
爲發願欲著道演一合易老符弃之
旨而各通爲一解爲証入歲異未敢
下令從直指鄭寰樞公談道山中黙
披是編以就正鄭君喜之因索序付
梓云九洞天符道人朱長春撰

乾坤設位章
日月懸象章
聖人上观章
君臣御政章
煉已立基章
明知兩竅章
明辨邪正章
龍虎兩弦章





目錄終

參同契

漢　魏伯陽著　　宜黃羅以豐校

乾坤者易之門戶衆卦之父母坎離匡廓運轂正軸牝牡四卦以爲橐籥覆育陰陽之道猶工御者準繩墨執銜轡正規矩隨軌轍處中以制外數在律歷紀月節有五六經緯奉日使兼并爲六十剛柔爲表朔旦屯直事至暮蒙當受晝夜各一卦用之依次序既未至晦爽終則復更始日辰爲期度動靜有早晚春夏據內體從子到辰巳秋冬當外用自午訖戌亥

賞罰應春秋昏明順寒暑爻辭有仁義隨時發喜怒
如是應四時五行得其理

乾坤設位章第一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中矣天地者乾坤之象也故位
者列陰陽配合之位也易謂坎離坎離者乾坤二用
二用無爻位周流行六虛往來既不定上下亦無常
幽潛淪匿變化于中包囊萬物爲道紀綱以無制有
器用者空故推消息坎離沒亡言不苟造論不虛生
引驗見效校度神明推類結字原理爲證坎戊月精

離巳日光日月爲易剛柔相當土旺四季羅絡始終青赤黑白各居一方皆稟中宮戊己之功

日月懸象章第二

易者象也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窮神以知化陽往則陰來輻輳而輪轉出入更卷舒易有三百八十四爻據爻摘符符謂六十四卦晦至朔旦震來受符當斯之際天地媾其精日月相撢持雄陽播元施雌陰化黃包混沌相交接權輿樹根基經營養鄞鄂凝神以成軀衆夫蹈以出蝡動莫不由

聖人上觀章第三

於是仲尼讚鴻濛。乾坤德洞虛。稽古當元皇。關雎建始初。冠婚氣相紐。元年乃芽滋。聖人不虛生。上觀顯天符。天符有進退。詘伸以應時。故易統天心。復卦建始蒙。長子繼父體。因母立兆基。消息應鍾律。升降據斗樞。三日出爲爽。震庚受西方。八日兌受下。上弦平如繩。十五乾體就。盛滿甲東方。別本作東方甲蟾蜍與兔魄日月氣雙明。蟾蜍視卦節。兔者吐生光。七八道已訖屈折低下降。十六轉受統。巽辛見平明。艮直于丙南

下弦二十三。坤乙三十日。東北喪其朋。節盡相禪與。繼體復生龍。壬癸配甲乙。乾坤括始終。七八數十五。九六亦相應。四者合三十。陽氣索滅藏。八卦布列曜。運移不失中。元精眇難覩。推度效符證。居則觀其象。准擬其形容。立表以為範。占候定吉凶。發號順時令。勿失爻動時。上察河圖文。下序地形流。中稽於人心。叅和考三才。動則循卦節。靜則因彖辭。乾坤周施行。天地然後治。

君臣御政章第四

御政之首，鼎新革故。他本缺此句管括微密，開舒布寶。要道魁柄，統化綱紐。爻象內動，吉凶外起。五緯錯順，應時感動。四七乖戾，該離俯仰。文昌統錄，詰責台輔。百官有司，各典所部。日合五行精，月受六律紀。五六三十度，度竟復更始。原始要終，存亡之緒。或君驕佚，亢滿違道。或臣邪佞，行不順軌。弦望盈縮，乖變凶咎。執法刺譏，詰過貽主。辰極受正，優游任下。明堂布政，國無害道。

煉巳立基章第五

内以養已安靜虛無原本隱明內照形軀閉塞其兌築固靈株三光陸沉溫養子珠視之不見近而易求黃中漸通理潤澤達肌膚初正則終脩幹立末可持一者以掩蔽世人莫知之

明知兩竅章第六

上德無爲不以察求下德爲之其用不休上閉則稱有下閉則稱無無者以奉上上有神德居此兩孔穴法金氣亦相胥知白守黑神明自來白者金精黑者水基水者道樞其數名一陰陽之始元含黃芽五金

之王北方河車故鉛外黑內懷金華被褐懷玉外爲狂夫金爲水母母隱子胎水爲金子子藏母胞眞人至妙若有若無髣髴太淵乍沈乍浮退而分布各守境隅採之類白造之則朱煉爲表衛白裏貞居方圓徑寸混而相居先天地生巍巍尊高旁有垣闕狀似蓬壺環匝關閉四通踟躕守禦密固閼絕奸邪曲閣相通以戒不虞可以無思難以愁勞神氣滿室莫之能留守之者昌失之者亡動靜休息常與人俱

明辨邪正章第七

是非歷臟法。內觀有所思。履行步斗宿。六甲以日辰。
陰道厭九一。濁亂弄元胞。食氣鳴腸胃。吐正吸外邪。
晝夜不寤寐。晦朔未嘗休。身體日疲倦。恍惚狀若癡。
百脉鼎沸馳。不得清澄居。累土立壇宇。朝暮敬祭祀。
鬼物見形象。夢寐感慨之。心歡意悅喜。自謂必延期。
遽以天命死。腐露其形骸。舉錯輒有違。悖逆失樞機。
諸術甚衆多。千條有萬餘。前却違黃老。曲折戾九都。
明者省厥旨。曠然知所由。勤而行之。夙夜不休。伏食
三載（作服）。食非輕舉遠遊。跨火不焦。入水不濡。能存能亡。

長樂無憂道成德就。潛伏俟時。太乙乃召。移居中洲
功滿上昇膺籙受圖。

龍虎兩弦章第八

火記不虛作。演易以明之。偃月法鼎爐。白虎為熬樞。
汞日為流珠。青龍與之俱。舉東以合西。魂魄自相拘。
上弦兌數八。下弦艮亦八。兩弦合其精。乾坤體乃成。
二八應一斤。易道正不傾。

金返歸性章第九

金入於猛火。色不奪精光。自開闢以來。日月不虧明

金不失其重。日月形如常。金本從月生。朔旦日受符。
金返復其母。月晦日相包。隱藏其匡廓。沈淪於洞虛。
金復其故性。威光鼎乃熺。

二土金功章第十

子午數合三。戊己號稱五。三五既和諧。八石正綱紀。
呼吸相含育。佇思爲夫婦。黃土金之父。流珠木之子。
作孝字非水以土爲鬼。土鎮水不起。朱雀爲火精。執平調
勝負。水盛火消滅。俱死歸厚土。三性既合會。本性共
宗祖。巨勝尚延年。還丹可入口。金性不敗朽。故爲萬

物寶術士伏食之。伏作服非壽命得長久。土游於四季守界定規矩。金砂入五內。霧散若風雨。薰蒸達四肢。顏色悅懌好。髮白皆變黑。齒落生舊所。老翁復丁壯。老嫗成姹女。改形免世厄。號之曰眞人

同類合體章第十二

胡粉投火中。色壞還爲鉛。冰雪得溫湯。解釋成太虛。金以砂爲主。稟和於水銀。變化由其眞。始終自相因。欲作伏食仙。宜以同類者。植禾當以穀。覆雞用其卵。以類輔自然。物成易陶冶。魚目豈爲珠。蓬蒿不成檟

類同者相從事乖不成寶燕雀不生鳳狐兔不乳馬
水流不炎上火動不潤下世間名學士高妙負良材
邂逅不遭遇耗火亡資財據按依文說妄以意爲之
端緒無因緣度量失操持擣治鉛石膽雲母及礬磁
硫黃燒豫章泥汞相煉冶鼓下五石銅以之爲輔樞
雜性不同類安肯合體居千舉必萬敗欲黠反成癡
僥倖訖不遇至人獨知之稚年至白首中道生狐疑
背道守迷路出正入邪蹊管窺不廣見難以揆方來

三聖前識章第十二

若夫至聖。不過伏羲。始畫八卦。效法天地。文王帝之
宗。結體演爻辭。夫子庶聖雄。十翼以輔之。三君天所
挺。迭興更御時。優劣有步驟。功德不相殊。制作有所
踵。推度審分銖。有形易忖量。無兆難慮謀。作事令可
法。爲世定詩書。素無前識資。因師覺悟之。皓若褰帷
帳。瞋目登高堂。火記六百篇。所趣等不殊。（作不迷非）文字
鄭重說。世人不熟思。尋度其源流。幽明本共居。竊爲
賢者談。曷敢輕爲書。若遂結舌瘖。絕道獲罪誅。寫情
著竹帛。又恐泄天符。猶豫增嘆息。俛仰綴斯愚。陶冶

有法度未可悉陳敷略述其綱紀枝葉見扶疏

金丹刀圭章第十三

以金為隄防水入乃優游金計有十五水數亦如之
臨爐定銖兩五分水有餘二者以為眞金重如本初
其三遂不入火二與之俱三物相合受變化狀若神
下有太陽氣伏蒸須臾間先液而後凝號曰黃輿焉
歲月將欲訖毀性傷壽年形體為灰土狀若明窗塵
擣治并合之持入赤色門固塞其際會務令致完堅
炎火張於下晝夜聲正勤始文使可修終竟武乃陳

候視加謹慎。審察調寒溫。周旋十二節。節盡更須親。

氣索命將絕。休死亡魄魂。色轉更為紫。赫然稱還丹。

粉提以一丸。刀圭最為神。

水火情性章第十四

推演五行數。較約而不繁。舉水以激火。奄然滅光明。

日月相薄蝕。常在晦朔間。一云朔望 水盛坎侵陽。火衰獨

晝昏。陰陽相飲食。交感道自然。名者以定情。字者以

性言。金來歸性初。乃得稱還丹。吾不敢虛說。倣傚聖

人文。古記題龍虎。黃帝美金華。淮南煉秋石。玉陽加

黄芽賢者能持行不肖毋與俱古今道猶一對談吐所謀學者加勉力留念深思惟至要言甚露昭昭不我欺

陰陽精氣章第十五

乾剛坤柔配合相包陽稟陰受雄雌相須須以造化精氣乃舒坎離冠首光耀垂敷元冥難測不可畫圖聖人揆度參序元基四者混沌徑入虛無六十卦周張布爲輿龍馬就駕明君御時和則隨從路平不邪邪道險阻傾危國家

君子居室章第十六

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謂萬乘之主處九重之室。發號出令。順陰陽節。藏器俟時勿違卦月。屯以子申蒙用寅戌。餘六十卦各自有日聊陳兩象未能究悉。立義設刑。當仁施德。逆之者凶。順之者吉。按歷法令。至誠專密。謹候日辰。審察消息。纖芥不正。悔吝為賊。二至改度。乖錯委曲。隆冬大暑。盛夏霜雪。二分縱橫。不應漏刻。水旱相代。風雨不節。蝗蟲湧沸。羣異旁出。天見其殃。山崩地裂。孝子用心感動

虖極。近出巳口。遠流殊域。或以招禍。或以致福。或典太平。或造兵革。四者之來。由乎胸臆。動靜有常。奉其繩墨。四時順宜。與氣相得。剛柔斷矣。不相涉入。五行守界。不妄盈縮。易行周流。屈伸反復

晦朔合符章第十七

晦朔之間。合符行中。混沌鴻濛。牝牡相從。滋液潤澤施化流通。天地神明。不可度量。利用安身。隱形而藏。始於東北。箕斗之鄉。旋而右轉。嘔輪吐明。潛潭見象。發散精光。昴畢之上。震出為徵。陽氣造端。初九潛龍。

陽以三立。陰以八道。三日震動。八日兌行。九二見龍。和平有明。三五德就。乾體乃成。九三夕惕。虧折神符。盛衰漸革。終還其初。巽繼其統。固濟操持。九四或躍。進退道危。艮主止進。不得踰時。二十三日。典守弦期。九五飛龍。天位加喜。六五坤承。結括終始。韞養衆子。世爲類母。上九亢龍。戰德於野。用九翩翩。爲道規矩。陽數已訖。訖則復起。推情合性。轉而相與。循環璇璣。升降上下。周流六爻。難可察覩。故無常位。爲易宗祖。

爻象功用章第十八

朔旦爲復陽氣始通出入無疾立表微剛黃鍾建子
兆乃滋彰播施柔暖黎烝得常臨爐施條開路正光
光耀漸進日以益長丑之大呂結正低昂仰以成泰
剛柔竝隆陰陽交接小往大來輻輳于寅運而趨時
漸歷大壯俠列卯門榆莢墮落還歸本根刑德相負
晝夜始分夬陰以退陽升而前洗濯羽翮振索宿塵
乾健盛明廣被四鄰陽終於巳中而相干姤始紀序
履霜最先井底寒泉午爲蕤賓賓服於陰陰爲主人
遯去世位收斂其精懷德俟時棲遲昧冥否塞不通

萌者不生。陰伸陽屈。沒陽一作毀傷姓名。觀其權量。察仲秋情任蓄微稚。老枯復榮。薺麥芽蘖因冒以生。剝爛肢體消滅其形化氣既竭。亡失至神。道窮則反歸乎坤元。恒順地理。承天布宣。元幽遠眇。隔閡相連應度育種。陰陽之元寥廓恍惚。莫知其端先迷失軌後為主君無平不陂道之自然變易更盛消息相因。終坤復始。如循連環帝王承御。千載常存

養性立命章第十九

將欲養性。延命却期。審思後末當慮其先人所稟軀

體本一無元精雲布因氣託初陰陽爲度魂魄所居陽神日魂陰神月魄魂之與魄互爲室宅性主處內立置鄞鄂情主營外築垣城郭城郭完全人物乃安爰斯之時情合乾坤乾動而直氣布精流坤靜而翕爲道舍廬剛施而退柔化以滋九還七返八歸六居男白女赤金火相拘則水定火五行之初上善若水清而無瑕道之形象真一難圖變而分布各自獨居類如雞子白黑相符縱廣一寸以爲始初四肢五臟筋骨乃俱彌歷十月脫出其胞骨弱可卷肉滑若鉛

二氣感化章第二十

陽燧以取火非日不生光方諸非星月安能得水漿二氣元且遠感化尚相通何況近存身切在於心胸陰陽配日月水火爲效徵

關楗三寶章第二十一

耳目口三寶閉塞勿發通眞人潛深淵浮游守規中旋曲以視聽開闔皆合同爲已之樞轄動靜不竭窮離氣内營衛坎乃不用聰兌合不以談希言順鴻濛三者既關楗緩體處空房委志歸虛無無念以爲常

證驗以推移。心專不縱橫。寢寐神相抱。覺寤候存亡。顏色浸以潤。骨節益堅強。排却衆陰邪。然後立正陽。修之不輟休。庶氣雲雨行。淫淫若春澤。液液象解水。從頭流達足。究竟復上昇。往來洞無極。沸沸彼谷中。反者道之驗。弱者德之柄。耕耘宿汚穢。細微得調暢。濁者清之路。昏久則昭明。

傍門無功章第二十二

世人好小術。不審道淺深。棄正從邪徑。欲速閼不通。猶盲不任杖。聾者聽商宮。沒水捕雉兎。登山索魚龍。

植麥欲獲黍。運規以求方。竭力勞精神。終年無見功。

欲知伏食法。事約而不繁。

流珠金華章第二十三

太陽流珠。常欲去人。卒得金華。轉而相因。化爲白液。凝而至堅。金華先唱。有頃之間。解化爲水。馬齒闌干。陽乃往和。情性自然。迫促時陰。拘畜禁門。慈母育養。孝子報恩。嚴父施令。敎勑子孫。五行錯王。相據以生。火性銷金。金伐木榮。三五與一。天地至精。可以口訣。難以書傳。子當右轉。午乃東旋。卯酉界隔。主客二者。

龍呼於虎。虎吸龍精。兩相飲食。俱相貪便。遂相啗嚥。
咀嚼相吞。熒惑守西。太白經天。殺氣所臨。何有不傾。
貍犬守鼠。鳥雀畏鸇。各得其功。何敢有聲。不得其理。
難以妄言。竭殫家產。妻子饑貧。自古及今。好者億人。
訖不諧遇。希有能成。廣求名藥。與道乖殊。

如審遭逢章第二十四

如審遭逢。覩其端緒。以類相況。揆物終始。五行相克。
更為父母。母含滋液。父主稟與。凝精流形。金石不朽。
審專不泄。得為成道。立竿見影。呼谷傳響。豈不靈哉。

天地至象。若以野葛一寸。巴豆一兩。入喉輒僵。不得俛仰。當此之時。周文揲蓍。孔子占象。扁鵲操鍼。巫咸扣鼓。安能令甦。復起馳走。

姹女黃芽章第二十五

河上姹女。靈而最神。得火則飛。不見埃塵。鬼隱龍匿。莫知所存。將欲制之。黃芽爲根。物無陰陽。違天背元。牝雞自卵。其雛不全。夫何故乎。配合來連。三五不交。剛柔離分。施化之精。天地自然。火動炎上。水流潤下。非有師道。使其然也。資始統正。不可復改。觀夫雌雄

交媾之時剛柔相結而不可解得其節槩非有工巧以制御之男生而伏女偃其軀稟乎胞胎受氣元初非徒生時著而見之及其死也亦復效之此非父母教令其然本在交媾定置始先

男女相胥章第二十六

坎男爲月離女爲日日以耀德月以智光月受日化體不虧傷陽失其契陰侵其明晦朔薄蝕掩冒相傾陽消其形陰凌災生男女相胥含吐以滋雌雄錯雜以類相求金化爲水水性周章火化爲土水不得行

男動外施。女靜內藏。溢度過節。爲女所拘。魄以鈐魂
不得淫奢。不寒不暑。進退合時。各得其和。俱吐証符

四者混沌章第二十七

丹砂木精。得金乃并。金水合處。木火爲侶。四者混沌
則爲龍虎。龍陽數奇。虎陰數偶。肝青爲父。肺白爲母
腎黑爲子。離赤爲女。脾黃爲祖。子五行始。三物一家
都歸戊巳。

卯酉刑德章第二十八

剛柔迭興。更歷分部。龍西虎東。建緯卯酉。刑德並會

相見歡喜刑主伏殺德主生起二月榆落魁臨於卯八月麥生天罡據酉子南午北互爲綱紀一九之數終而復始含元虛危播精於子

君子好逑章第二十九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雄不獨處雌不孤居元武龜蛇蟠糾相扶以明牝牡意當相須假使二女共室顏色甚姝蘇秦通言張儀合媒發辯利舌奮舒美辭推心調諧合爲夫妻弊髮腐齒終不相知若藥物非種名類不同分劑參差失其綱紀雖

黃帝臨爐。太乙執火。八公大煉。淮南調合。立宇崇壇。玉爲階陛。麟脯鳳脂。把籍長跪。禱祀神祇。請哀諸鬼。沐浴齋戒。冀有所望。亦猶和膠補釜。以滷塗瘡。去冷加冰。除熱用湯。飛龜舞蛇。愈見乖張。

聖賢伏煉章第三十

惟昔聖賢。懷元抱眞。伏煉九鼎。化迹隱淪。含精養神。通德三光。津液腠理。筋骨緻堅。衆邪辟除。正氣長存。累積長久。變形而仙。憂憫後生。好道之倫。隨傍風采。指畫古人。著爲圖籍。開示後昆。露見枝條。隱藏本根。

託號諸名覆謬衆文學者得之蘊匱終身子繼父業孫紹祖先傳世迷惑竟無見聞遂使宦者不仕農夫失耘商人棄貨志士家貧吾甚傷之定錄此文宇約易思事省不繁披列其條核實可觀分兩有數因而相循故爲亂辭孔竅其門智者審思用意參焉

法象成功章第三十一

法象莫大乎天地兮元溝數萬里河鼓臨星紀兮人民皆驚駭晷影妄前却兮九年被凶咎皇上覽視之兮王者退自改一作後關楗有低昂兮雲氣遂奔走江

淮之枯竭兮。水流注於海。天地之雌雄兮。徘徊予與
午寅申。陰陽祖兮出入復終始。循斗而招搖兮執衡
定元紀。化一作升熬于龍山兮。炎火張設下。白虎導唱
前兮。蒼液一作龍和于後。朱雀翺翔戲兮。飛揚色五彩。
遭遇羅網施兮、歷之一作止不得舉。嗷嗷聲甚悲兮。嬰
兒之慕母。顛倒就湯鑊兮。摧折傷毛羽。漏刻未過半
兮。魚鱗狎鬣起。五色象炫燿兮。變化無常主。潏潏鼎
沸馳兮。暴涌不休止。接連重疊累兮。犬牙相錯距。形
如仲冬冰兮。鬪于吐鍾乳。崔嵬而雜厠兮。交積相支

性。陰陽得其配兮。淡薄而（一作泊自）相守。青龍處房六兮。春華震東卯。白虎在昴七兮。秋芒兌西酉。朱雀在張二兮。正陽離南午。三者俱來朝兮。家屬為親侶。本之但二物兮。末而為三五。三五并與一（一作危一）兮。都集歸一所。治之如上科兮。日數亦取晡（亦作甫）先白而後黃兮。赤黑達表裏。名曰第一等（一作第一鼎）兮。食如大黍米自然之所為兮。非有邪偽道。山澤氣相（一作若山澤氣）蒸兮。興雲而為雨。泥竭遂成塵兮。火滅化為土。若蘗染為黃兮。似藍成綠組。皮革煮成膠兮。麴糵化為酒。同類

易施工兮。非種難爲巧。惟斯之妙術兮。審諦不誑語。傳於億世後兮。昭然自可考。煥若星經漢兮。昺如水宗海。思之務令熟兮。反復視上下。千周燦彬彬兮。萬遍將可覩。神明或告人兮。心靈本自悟。探端索其緒兮。必得其門戶。天道無適莫兮。常傳於賢者

鼎器妙用章第三十二

圓三五寸一分。口四八。兩寸脣。長尺二。厚薄均。腹齊三。（一作正）坐垂溫。陰在上。陽下奔。首尾武中間文。始七十。終三旬。二百六。善調勻。陰火白。黃芽鈆（一作鉛）兩七

竅一作彖輔翼人。瞻理腦。定昇元。子處中。得安存。來去

遊不出門。漸成大情性。純却歸一。還本元。善愛敬。如

君臣。至一周。甚辛勤。密防護。莫迷昬。途路遠。復幽元。

若達此。會乾坤。刀圭霑。淨魄魂。得長生。居仙村。樂道

者。尋其根。審五行。定銖分。諦思之。不須論。深藏守。莫

傳文。御白鶴。駕龍鱗。遊太虛。謁仙君。籙天圖。號眞人。

補塞遺脫章第三十三

參同契者。敷陳梗槩。不能純一。泛濫而說。纖微未備。

闕略髣髴。今更撰錄。補塞遺脫。潤色幽深。鉤援相逮。

旨意等齊所趨不悖故復作此命三相類則大易之情自此盡矣太易情性各如其度黃老用究較而可御爐火之事眞有所據三道由一俱出逕路枝莖花葉果實垂布正在根株不失其素誠心所言審而不誤象彼仲冬節竹木皆摧傷左陽詰賈旅人君深自藏象時順節令閉口不用談天道甚浩廣太元無形容虛寂不可覩匡廓以消亡謬誤失事緒言還自敗傷別序斯四象以曉後生盲

自儆後章第三十四

會稽鄙夫。幽谷朽生、挾懷樸素。不樂權榮。栖遲僻陋。
忽略利名、執守恬淡。希時安寧。晏然閒居。乃撰斯文。
歌敘大易。三聖遺言。察其旨趣。一統共倫。務在順理。
宜耀精神。神化流通。四海和平。表以為歷。萬世可循。
序以御政。行之不煩。引內養性。黃老自然。含德之厚。
歸根返元。近在我心。不離己身。抱一毋舍。可以長存。
配以伏食。雌雄設陳。挺除武都。入石棄捐。審類成物。
世俗所珍。羅列三條。枝莖相連。同出異名。皆由一門。
非徒累句。諧偶斯文。殆有其真。礫硌可觀。使予敷僞。

却被贅愆。命參同契。微覽其端。辭寡意大。後嗣宜遵。
委時去害。依托邱山。循遊寥廓。與鬼爲鄰。化形而仙。
淪寂無聲。百世一下。遨遊人間。陳敷羽翮。東西南傾。
湯遭厄際。水旱隔幷。柯葉萎黃。失其華榮。吉人相乘。
負安穩可長生。

參同契終

右參同契三十四章通考本作周易參同契三卷

晁氏云漢魏伯陽撰伯陽會稽上虞人約周易作此書以授同郡淳于叔通因行於世隋唐書皆不載按唐陸德明解易字云虞翻注參同契言易字從日下月今此書有日月爲易之文其爲古書明矣朱子以其詞韻皆古奥難通讀者淺聞妄輒更改此它書尤多舛誤乃合諸本更加讎正爲之考異又謂參同契爲艱深之詞使人難曉而其中有千周萬遍之說欲令熟讀以得之也鄱陽陳氏以

此爲道家煉養之術謂歐陽文忠公嘗删正黃庭朱文公嘗稱參同契二公大儒攘斥異端不遺餘力獨不以其說爲非山林獨善之士以此養生全年固未嘗得罪於名教也朱長春真人序此書又以爲出於陰符而參於易皆爲道家大宗而謂之參同契者言同契於易也故朱氏經義考以附周易今仍叢書原本列入諸子且以次陰符經後云

汝上王謨識

陰符經序

所謂命者性也性能命通故聖人尊之以天命愚其人而智其聖故曰天機張而不死地機弛而不生觀乎陰符造化在乎手生死在乎人故聖人藏之於心所以陶甄天地聚散天下而不見其跡者天機也故黃帝得之以登天湯武得之以王天下五霸得之以統諸侯夫臣易而主難不可以輕用太公九十非不遇蓋審其主焉若使哲士執而用之立石爲主刻木爲君亦可以享天下夫臣盡其心而主反怖有之

不亦難乎嗚呼无賢君則義士自死而不仕莫若豈
志巖石以養其命待生於泰階世人以夫子爲不遇
以秦儀爲得時不然志在立宇宙安能馳心下走哉
丈夫所恥嗚呼後世英哲審而用之范蠡重而長交
種輕而亡豈不爲泄天機天機泄者沉三劫宜然故
聖人藏諸名山傳之同好隱之金匱恐小人竊而弄
之

符經

漢　張良注　進賢馮來儀校

上篇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故天有五賊。見之者昌。

太公曰。其一賊命。其次賊物。其次賊時。其次賊功。其次賊神。賊命以一消天下用之以味。賊物以一急天下用之以利。賊時以一信天下用之以反。賊功以一恩天下用之以怨。賊神以一驗天下用之以小大。鬼谷子曰。天之五賊。莫若賊神。此大而彼

小以小而取夫天地莫之能神而況于人乎筌曰黃帝得賊命之機白日上昇殷周得賊神之驗以小滅大管仲得賊時之信九合諸侯范蠡得賊物之急而霸南越張良得賊功之恩而敗強楚

五賊在心施行於天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

太公曰聖人謂之五賊天下謂之五德人食五味而生食五味而死无有怨而棄之者也心之所味也亦然鬼谷子曰賊命可以長生不死黃帝以少女精炁感之時物亦然且經冬之草覆之而不死

露之即見傷草木遠近[illegible][illegible]如[illegible][illegible]天萬物之機

其機則少女以時處[illegible]曰[illegible][illegible]盡[illegible][illegible]五壽五

毒即五味五味盡可以長生也公曰人因五味而

生五味而死五味各有所主順之則相生逆之則

相勝久之則積炁薰蒸人腐五臟殆至滅亡後人

所以不能終其天年者以其生生之厚矣是以至

道淡然胎息无味神仙之術百數其要在抱一守

中少女之術百數其要在還精採炁金丹之術百

數其要在神水華池治國之術百數其要在清淨

自化用兵之術百數其要在奇正權謀此五事者
卷之藏于心隱于神施之彌于天給于地宇宙邇
息可在人之手萬物榮枯可生人之身黃帝得之
先固三宮後治萬國鼎成而馭龍上昇於天也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亮曰以爲立天定人其在于五賊
天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
筌曰昔伊尹佐殷發天殺之機克夏之命當而導
應之故有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太公曰[illegible]

三年大旱不蝥十年地壞殺人過萬大風暴起壹
月按楚殺漢兵數萬大風杳冥晝晦有若天地反
覆

天人合發萬變定基

良曰從此一信而萬信生故爲萬變定基矣筌曰
大荒大亂兵水旱蝗是天殺機也虞舜陶甄夏禹
拯骸殷繫夏臺周囚羑里漢祖亭長魏武乞丐俱
非王者之位乘天殺之機也起陸而帝君子在野
小人在位權臣擅威百姓思亂人殺機也成湯放

桀。周武伐紂。項籍斬嬴嬰。魏廢劉協。是乘人殺之機也。覆貴為賤。反賤為貴。有若天地反覆。天人之機合發。成敗之理。宜然萬變千化。聖人因之而定基業也。

性有巧拙可以伏藏

良曰。聖人見其巧拙。彼此不利者。其計在心。彼此利者。聖哲英雄道焉。況用兵之務哉。筌曰。中懿不出謂之啓。外邪不入謂之閉。內啓是其機也。難知如陰。不動如山。巧拙之性。使人无間而得窺也。

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

太公曰三要者耳目口也耳可鑿而塞目可穿而眩口可利而訥興師動衆萬夫莫議其奇在三者或可動或可靜之筌曰兩葉掩目不見泰山雙豆塞耳不聞雷霆一椒掠舌不能立言九竅皆邪不足以察機變其在三者神心志也機動未朕神以隨之機兆將成心以圖之機發事行志以斷之其機動也與陽同其波五嶽不能鎮其隅四瀆不能界其維其機靜也與陰同其德智士不能運其榮

深聞不能竅其謀。天地不能奪其時。而况于人乎。
火生于木。禍發必尅。奸生于國。時動必潰。知之修鍊
謂之聖人。
筌曰、火生于木。火發而木焚。奸生于國。奸成而國
滅。木中藏火。火始于无形。國中藏奸。奸始于无象。
非至聖不能修身鍊行。使奸火之不發。夫國有无
軍之兵。无災之禍矣。以箕子逃而縛裘牧商容因
而蹇叔哭。

中篇

天生天殺道之理也。
良曰、機出乎心。如天之生。如天之殺。則生者自謂得其生。死者自謂得其死。
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
鬼谷子曰、三盜者彼此不覺知。但謂之神明。此三者況車馬金帛。棄之可以傾河塡海、移山覆地。非命而動。然後應之。筌曰、天地與萬物生成。盜萬物以衰老。萬物與人之服御。盜人以驕奢。人與萬物

之上器盜萬物以毀敗皆自然而往三盜各得其
宜三才既安其任
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
鬼谷子曰不欲令後代人君廣斂珍寶委積倉廩
若能棄之雖傾河填海未足難也食者所以治百
骸失其時而生百骸動者所以安萬物失其機而
傷萬物故曰時之至間不容瞬息先之則太過後
之則不及是以賢者守時不肖者守命也
人知其神之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也

筌曰人皆有聖人不貴聖人之愚既覩其聖又[illegible]其愚復覩其聖故書曰專用聰明則事不成專用晦昧則事皆悖一明一晦衆之所載伊尹酒保太公屠牛管仲作革百里奚賣粥當衰亂之時人皆謂之不神及乎逢成湯遭文王遇齊桓値秦穆道濟生靈功格宇宙人皆謂之至神

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

鬼谷子曰後代伏愚之則明天地不足貴而況於人乎筌曰一歲三百六十五日日之有數月次十

二。以積閏大小餘分有定皆禀精炁自有不為聖功神明而生。聖功神明亦禀精炁自有不為日月而生。是故成不貴乎天地。敗不怨乎陰陽。

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

諸葛亮曰。夫子太公豈不賢於孫吳韓白。所以君子小人異之。四子之勇。至于殺身。固不得其主而見殺矣。筌曰。季主淩夷。天下莫見淩夷之機。而莫能知淩夷之源。霸王開國之機。而莫能知開國之

機而莫能知開國之源君子得其機應天順人乃固其躬小人得其機煩兵黷武乃輕其命易曰君子見機而作不俟終日又曰知機其神乎機者易見而難知見近知遠

下篇

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反晝夜用師萬倍

尹曰思之精所以盡其微良曰後代伏思之耳目之利絕其一源筌曰人之耳目皆分于心而竟于

神必分則機不精神竟則機不微是以師曠薰目而聰耳離朱漆耳而明目任一源之利而反用師於心舉事發機十全成也退思三反經晝歷夜思而後行舉事發機萬全成也太公曰目動而心應之見可則行見否則止

心生于物死于物機在於目

筌曰爲天下機者莫近乎心目心能發目目能見機秦始皇東遊會稽項羽目見其機心生于物謂項梁曰彼可取而代之晉師畢至於淮淝苻堅目

見其機必死乎物謂苻融曰彼勍敵也胡爲少耶則知生死之心在乎物成敗之機見于目焉

天之无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

良曰熙熙哉太公曰誠懼致福筌曰天心无恩萬物有必歸恩于天老子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是以施而不求其報生而不有其功及至迅雷烈風威遠而懼邇萬物蠢然而懷懼天无威而懼萬物萬物有懼而歸威于无聖人行賞也无恩于有功行伐也無威于有

罪故賞罰自立于上威恩自行于下也

至樂性餘至靜性廉

良曰夫機在于是也筌曰樂則奢餘靜則貞廉性餘則神濁性廉則神清神者智之泉神清則智明智者心之府智公則心平人莫鑒于流水而鑒于澄水以其清且平神清意平乃能形物之情夫聖人者不淫于至樂不安于至靜能棲神靜樂之間謂之守中如此施利不能誘聲色不能蕩辯士不能說智者不能動勇者不能懼見禍于重開之外

慮患于杳冥之內天且不違而況于兵之詭道者哉

天之至私用之至公

尹曰治極微艮曰其機善雖不令天下而行之天下所不能知天下所不能違筌曰天道曲成萬物而不遺椿菌鵬鷃巨細修短各得其所至私也雲行雨施雷電霜霓生殺之均至公也聖人則天法地養萬民察勞苦至私也行正令施法象至公也孫武曰視卒如愛子可以俱死視卒如嬰兒可與

之尅深溪。愛而不能令。譬若驕子。是故令之以文

齊之以武。

禽之制在炁

太公曰。豈以小大而相制哉。尹曰。炁者天之機。筌

曰。元龜食蟒。鵰隼擊鵠。黃腰啖虎。飛鼠斷猿。蝍蛆

甘蛇。鳥狼犴嚙鶴。餘甘柔金。河車服之。無窮化。玉雄

黃變鐵。有不灰之木。浮水之石。夫禽獸木石。得其

炁。尚能以小制大。況英雄得其炁。而不能淨寰海

而御宇宙也。

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于害害生于恩

太公曰損已者物愛之厚已者物薄之筌曰謀生者必先死而後生習死者必先生而後死鶡冠子曰不死不生不斷不成孫武曰投之死地而後生致之亡地而後存吳起曰兵戰之場立屍之地必死則生幸生則死恩者害之源害者恩之源吳樹恩于越而害生周立害于殷而恩生死之與生也恩之與害相反紀纏也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

太公曰觀鳥獸之時察萬物之變筌曰景星見黃龍下翔鳳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揚波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相錯晝冥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愚人以此天地文理爲理亂之機文思安安光被四表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大府三事無相奪倫百穀用成兆民用康昏主邪臣法令不一重賦苛斂上下相蒙懿戚貴臣驕奢淫縱酣酒嗜音峻宇雕墻百姓流亡思亂怨上我以此時物文理爲理亂之機也

人以愚虞聖我以不愚虞聖人以奇期聖我以不奇
期聖
签曰賢哲之心深妙難測由巢之跡人或窺之至
于應變無方自機轉而不窮之智人豈虞之以跡
度心乃爲愚者也
故曰沉水入火自取滅亡
艮曰理人自死理軍亡兵無死則無不死無生則
無不生故知乎死生國家安寧
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

尹曰靜之至不知所以生

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

艮曰天地之道浸微而推勝之

陰陽相推而變化順矣

艮曰陰陽相推激至于變化在于目

是故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而制之

艮曰大人見之為自然英哲見之為制愚者見之為化尹曰知自然之道萬物不能違故利而行之

至靜之道律歷所不能契

民曰觀鳥獸之時察萬物之變鳥獸至凖律歷所不能契從而機之

發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鬼藏

良曰六癸爲天藏可以伏藏也

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乎象矣

亮曰奇器者聖智也天垂象聖人則之推甲子畫八卦考蓍龜稽律歷則鬼神之情陰陽之理昭著乎象無不盡矣亮曰八卦之象申而用之六十四

子轉而用之神出鬼入萬明一矣良曰萬生萬象

者心也合藏陰陽之術日月之數昭昭乎在人心矣廣成子曰甲子合陽九之數也卦象出師衆之法出師以律動合鬼神順天應時而用鬼神之道也

陰符經終

右陰符經三篇自漢書藝文志道家兵書俱不載隋志始載有太公陰符鈐錄一卷周書陰符九卷而不言經唐志乃有集注陰符經一卷爲太公范蠡鬼谷子張良諸葛亮李淳風李筌李治李鑒李鋭陽晟十一家注又有驪山母傳陰符元義一卷注云筌於嵩山虎口巖石壁得黃帝陰符本題云魏道士寇謙之傳諸名山筌至驪山老母傳其說黃山谷云陰符出於李筌熟讀其文知非黃帝書也蓋雜以兵家語又妄說太公范蠡鬼谷張良諸

葛亮訓注尤可笑惜不經柳子厚一掊擊也謨按史記蘇秦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索隱引戰國策謂得太公陰符之謀則陰符是太公兵法以爲黃帝書固繆但如山谷謂出李筌恐亦未然此書宗旨與大易老子同歸而易言龍戰于野其血元黃老言聖人不死大盜不止亦奇險語安得以書中天發殺機龍蛇起陸天地萬物之盜等語遂目爲詭誕不經乎先秦古書類多後人依托安得一一舉而掊擊之乎通考道家兵書亦復刪而不載固

矣哉汝上王謨識

風后握奇經

漢　公孫宏解　臨川戈　成校

宋高似孫曰馬隆本作握機敘云風后軒轅臣也幄者帳也大將所居言其事不可妄示人故云握機人稱諸子總有三本其一本三百六十字一本三百八十字蓋呂尚增字以發明之其一行簡有公孫宏等語或云武帝令霍光等習之於平樂館以輔少主備天下之不虞今本衍四字

經曰八陣四爲正四爲奇。舊注奇讀如字後人說天地風雲爲四正龍虎鳥蛇爲四奇公孫宏曰世有八卦陣法其說不用奇正似非風后所傳未可參用 餘奇爲握奇 舊注奇讀如奇耦之奇解云說奇正者多矣而握奇云者四爲正四爲奇餘奇爲握奇陣數有九中心奇

零者大將握之以應赴八陣之急處或總稱之先出遊軍定兩端天有衝圓地有軸前後有衝。一作有風雲風附於天雲附於地衝有重列各四隊前後之衝各三隊風居四維故以圓軸單列各三隊前後之衝各三隊風居四角故以方天居兩端地居中間總為八陣陣訖遊軍從後躡敵或驚其左或驚其右驚一作警聽音望麾以出四奇天地之前衝為虎翼風為蛇蟠圍繞之義也虎居於中張翼以進蛇居兩端向敵而蟠以應之天地之後衝為飛龍雲為鳥翔突擊之義也龍居其中張翼以

進鳥掖兩端向敵而翔以應之虛實二壘。一作三軍皆逐天文氣候向背山川利害隨時而行以正合以奇勝。天地以下八重以列或曰握機望敵即引其後以掎角前列不動而前列先進以次之。公孫宏曰傳頊氏陣法依此今按而前列等八字舊文在依此注下誤也故遷次以成之或合而爲一因離而爲八。各隨師之多少觸類而長天或圓而不動。一作天或圓而不布前爲左後爲右天地四望之屬是也。一本下有風象二字天居兩端其次風其次雲。一作其次天衡其次地衡其次風衡其次雲衡左右相向是也。地方布風雲各在

後衝之前。天居兩端。其次地居中間。一作其次地其次天中間兩地爲比是也。公孫宏曰比爲地地爲從天陣變爲地陣或郎張弛布掣破敵攻圍不定其形故爲動也一本自公孫宏曰動靜二義皆雜出經文中縱布天一。一作兩天一無兩字而縱字上有異象龍一句一作龍者象龍天二次之。天二一作兩天縱布地四次於天後一作縱布四地四地次之一無下四地字縱布四風挾天地之左右。一無地字天地前衝居其右。後衝居其左。一無二句一無天地字一無居其右後衝五字雲居兩端。虛實二壘。則此是也。一本下有比爲動也四字一無虛實巳下公孫宏曰人多傳韓信注釋天或圓布巳十與此微有差異而范蠡樂毅之說相雜今亦錯綜於其中其部隊或三五或三十或五十變通之理奇之明哲不復備載近古以來其文不滿尺多悉口訣

以相傳授予今於難解之處增字發明之耳一本其部隊下上五十五陣圖如此變通由人以爲經文譏也按公孫氏稱與其異者天或圖布次遊軍定兩端下以爲正經而以天有衝止觸類而長列于續圖舊爲翔鳥之下今馬本尚如此

握奇經續圖

角音二　一初警衆　末收衆

華音五

鼓　一持兵　二結陣　三行　四趨走

五急鬪

金音五

一緩鬪　二止鬪　三退　四背

五急背（背一本作趍）

麾法五

一玄　二黄　三白　四青（一作赤）

五赤（一作青）

旗法八

一天玄　二地黄　三風赤　四雲白

五天前上玄下赤　六天後上玄下白

七地前上玄下青（一作赤）　八地後上黄下赤（一作青）

陣勢八　天　地　風　雲

飛龍　翔鳥　虎翼　蛇蟠

二革二金爲天　三革三金爲地

二革三金爲風　三革二金爲雲

四革三金爲龍　三革四金爲虎

四革五金爲鳥　五革四金爲蛇

舊注此八陣名用金鼓之制

其金革之間加一角音者。在天爲兼風。在地爲兼雲。在龍爲兼鳥。在虎爲兼蛇。加二角音者全師進東加

三角音者全師進南。一作南 加四角音者全師進西。一作西 加五角音者全師進北。鞞音不止者行伍不整。金革既息而角音不止者師並旋。

上 三十二隊天衝 十六隊風

下 八隊天前衝 十二隊地前衝

上 十二隊地軸 合作二十四隊 八隊天後衝

下 十二軸地後衝 十六隊雲

以天地前衝爲虎翼天地後衝爲飛龍風爲蛇蟠雲爲翔鳥

八陣總述

晉平　護軍西平太守封奉高侯加授東羌校尉

馬　隆　述

治兵以信。求聖以奇。信不可易。戰無常規。可握則握。可施則施。千變萬化。敵莫能知。

匹陳讃

動則爲奇。靜則爲陳。陳者陳列。戰則不盡。分苦均勞。佚輪輒定。有兵前守。後隊勿進。

天陳讃

天陳十六。內方外圓。四面風衝。其形象天。為陳之主。為兵之先。潛用三軍。其形不偏。

地陳讚

地陳十二。其形正方。雲生四角。衝軸相當。其體莫測。動用無疆。獨立不可。配之於陽。

風陳讚

風無正形。附之於天。變而為蛇。其意漸元。風能鼓動。萬物驚焉。蛇能圍繞。三軍懼焉。

雲陳讚 自太公范蠡以來風雲無正形所以附天地下

雲附於地則知無。形變爲翔鳥其狀乃成。鳥能突擊。
雲能晦冥。千變萬化。金革之聲、

飛龍

天地後衝。龍變其中。有手有足。有背有胸。潛則不測。
動則無窮。陳形亦然。象名其龍。

翔鳥

鷙鳥擊搏。必先翱翔。勢凌霄漢。飛禽伏藏。審而下之。
下必有傷。一夫突擊。三軍莫當。

蛇蟠

風為蛇蟠。蛇吞天真。勢欲圍繞。性能屈伸。四季之中。與虎為鄰。後變常山。首尾相困。

虎翼

天地前衝。變為虎翼。伏虎將搏。盛其威力。淮陰用之。變化無極。垓下之會。魯公莫測。

奇兵讚

古之奇兵。兵在陳內。今人奇兵。兵在陳外。兵體無形。形露必潰。審而為之。百戰不昧。

合而為一。離而為八。

合而爲一。平川如城。散而爲八。逐地之形。混混沌沌

如環無窮。紛紛紜紜。莫知所終。合則天居兩端。地居

其中。散則一陰一陽。兩兩相衝。勿爲事先。動而輒從。

遊軍

遊軍之形。乍動乍靜。避實擊虛。視羸撓盛。結陳趨地。

斷繞四經。後賢審之。勢無常定。

金革

金有五。革有五。退則聽金。進則聽鼓。鼓以增氣。金以

抑怒。握其機關。戰不失度。

鞞鼓

紅塵戰深。白刃相臨。勝負未決。人懷懼心。乍犇乍背。或縱或擒。行伍交錯。整在鞞音。

麾角

麾法有五光目條流。角音有五初驚末收。麾者指揮。角者驚覺臨機變化。慎勿交錯。光目一作光自

兵體

上兵伐謀。其下用師。棄本逐末。聖人不為。利物禁暴。隨時禁戢。蓋不得已。聖人用之。英雄為將。夕惕乾乾。

作闕四字其形不偏樂與身後勞與身先小人偏勝君子兩全爭者逆德不有破軍必有亡國提機爲陳動則爲賊後賢審之勿以爲惑夫樂殺人者不得志於天下聖人之言以戒來者一作天下

似孫曰風后握奇經三百八十四字其妙本乎奇正相生變化不測蓋潛乎伏羲氏之畫所謂天地風雲龍鳥蛇虎則其爲八卦之象明矣蓋注奇讀如奇耦之奇則尤可與易準諸儒多稱諸葛武侯八陣唐李衛公六花皆出乎此唐裴緒之論又以爲六十四卦

之變。其出也無窮若此則所謂八陣者特八卦之統爾。焦氏易學卦變至乎四千七十有六。奇正相錯變化無窮。是可以名數該之乎。然觀太公武韜且言牧野之師。有天陣。有地陣。此固出於握奇而又有人陣焉。此又出於天地陣之外者。非八陣六花所能盡也。獨狐及作風后八陣圖記。有曰黃帝順煞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將。風后握機制勝。作爲陣圖。故八其陣所以定位。衝抗於外。軸布於內。風雲負其四維。所以備物也。虎張翼以進。蛇向敵而蟠。飛龍翔鳥。上下其

勢。所以致用也。至若疑兵以困其餘地。遊軍以案其後。列門具將發。然後合戰。弛張則二廣迭舉。掎角則四奇皆出。圖成鐏俎。帝用經畧。北逐獯鬻。南平蚩尤。遺風寖寖。神機未昧。項籍得之霸西楚。黥布得之奄九江。孝武得之攘匈奴。唐天寶中、客有得其遺制於黃帝書之外篇。裂素而圖之。按魚復之圖。全本於握機。得其妙。窮其神者。武侯而已。獨孤乃以為項黥識帝得之末。之思歟。

右風后握奇經一卷按漢書藝文志陰陽家有風后十三篇圖一卷班固云黃帝臣依託也又五行家有風后孤虛二十卷此握奇經當在十三篇中而隋唐志並無風后諸篇目通考兵書門始載此經陳氏云永嘉薛士龍季宣校定自晉馬隆三百八十四字續圖三百十五字合標題七百字又有馬隆讚述多所發明并寫陳圖於後馬隆本奇作機此以爲公孫宏解蓋本高氏子略說見本篇玆故不錄謨竊謂風后經文固屬依託卽公孫氏解

亦無考証但以此援入漢魏亦如太公陰符經之
有張良諸葛亮等注也汝南王謨識

素書目錄

孝書目錄

素書

漢　黃石公著　南豐趙秉裕校

原始章第一

夫道德仁義禮五者一體也。

離而用之則有五。合而渾之則爲一。一所以貫五。

五所以衍一。

道者人之所蹈。使萬物不知其所由。

道之衣被萬物。廣矣大矣。一動息。一語默。一出處

一飲食。大而八紘之表。小而芒芥之內。何適而非

道也。仁不足以名。故仁者見之謂之仁。智不足以盡。故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不足以見。故日用而不知也、

德者人之所得。使萬物各得其所欲。有求之謂欲。欲而不得非德之至也。求於規矩者得方圓而已矣、求於權衡者得輕重而已矣。求於德者無所欲而不得。君臣父子得之以爲君臣父子。昆蟲草木得之以爲昆蟲草木。大得以成大。小得以成小。邇之一身。遠之萬物。蓋無所欲而不得

也。

仁者人之所親。有慈慧惻隱之心。以遂其生成。

仁之爲體如天。天無不覆。如海。海無不容。如雨露。雨露無不潤。慈慧惻隱。所以用仁者也。非親於天下。而天下自親之。無一夫不獲其生。書曰。鳥獸魚鼈咸若。詩曰。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其仁之至也夫。

義者人之所宜。賞善罰惡。以立功立事。

理之所在謂之義。順理而決斷。所以行義。賞善罰

惡義之理也立功立事義之斷也

禮者人之所履夙興夜寐以成人倫之序

禮履也朝夕之所履踐而不失其序者皆禮也言動視聽造次必於是放僻邪侈從何而生乎

夫欲爲人之本不可無一焉

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失者散也道散而爲德德散而爲仁仁散而爲義義散而爲禮五者未嘗不相爲用而要其不散者道妙而已老子言其體故曰禮者忠信

之薄而亂之首黄石公言其用故曰不可無一焉。

賢人君子明於盛衰之道通乎成敗之數審乎治亂之勢達乎去就之理

盛衰有道。成敗有數。治亂有勢。去就有理。

故潛居抱道以待其時。

道猶舟也。時猶水也。有舟楫之利而無江河以行之亦莫見其利涉也。

若時至而行則能極人臣之位。得機而動則能成絕代之功。如其不遇沒身而已。

蓋謂養之有素及時而動機不容髮豈容擬議者哉。

是以其道足高而名重於後代。

道高則名隨於後而重矣。

右第一章言道不可以無始。

正道章第二

德足以懷遠。

懷者中心悅而誠服之謂也。

信足以一異義足以得衆。

有行有爲而衆人宜之則得乎衆人矣。

才足以鑒古明足以照下此人之俊也。

行足以爲儀表智足以決嫌疑。

嫌疑之際。非智不決。

信可以使守約可以使分財。此人之豪也。

守職而不廢、

孔子爲委吏乘田之職是也。

處義而不回。

迫於利害之際而確然守義者此不回也。

見嫌而不苟免。

周公不嫌於居攝。召公則有所嫌也。孔子不嫌於見南子。子路則有所嫌也。居嫌而不苟免。其惟至明乎。

見利而不苟得。此人之傑也。

俊者峻於人。豪者高於人。傑者桀於人。有德有信有義有才有明者。俊之事也。有行有智有信有廉者。豪之事也。至於傑則才行足以名之矣。然傑勝於豪。豪勝於俊也。

右第二章、言道不可以非正。

求人之志章第三

絕嗜禁欲、所以除累

人性淸靜。本無係累。嗜欲所牽。捨己逐物。

抑非損惡、所以讓過。

讓、猶推讓而去之也。非至於無抑惡至於無損過。可以無讓爾。

貶酒闕色、所以無汚。

色敗精。精耗則害神。酒敗神。神傷則害精。

避嫌遠疑所以不悮。
於迹無嫌。於心無疑。事乃不悮爾。
博學切問。所以廣知。
有聖賢之質。而不廣之以學問。弗勉故也。
高行微言。所以修身。
行欲高而不屈。言欲微而不彰。
恭儉謙約。所以自守。深計遠慮。所以不窮。
管仲之計。可謂能九合諸侯矣。而窮於王道。商鞅之計。可謂能强國矣。而窮於仁義。宏羊之計可謂

能聚財矣而窮於養民凡有窮者俱非計也

親仁友直所以扶顛

聞譽而喜者不可以得友直

近恕篤行所以接人

極高明而道中庸聖賢之所以接人也高明者聖人之所獨中庸者衆人之所同也

任材使能所以濟物

應變之謂材可用之謂能材者任之而不可使能者使之而不可任此用人之術也

癉惡斥讒所以止亂。

讒言惡行。亂之根也。

推古驗今所以不惑。

因古人之迹。推古人之心。以驗方今之事。豈有惑哉。

先揆後度所以應卒。

執一尺之度。而天下之長短盡在是矣。倉卒事物之來。而應之無窮者。揆度有數也。

設變致權所以解結。

有正有變。有權有經。方其正有所不能行。則變而歸之於正也。方其經有所不能用。則權而歸之於經也。

括囊順會。所以無咎。

君子語默以時。出處以道。括囊而不見其美。順會而不發其機。所以免咎。

橛橛梗梗。所以立功。孜孜淑淑。所以保終。

橛橛者有所恃而不可搖。梗梗者有所立而不可撓。孜孜者勤之又勤。淑淑者善之又善。立功莫如

有守保終莫如無過也。

右第三章言志不可以妄求。

本德宗道章第四

夫志心篤行之術，長莫長於博謀。

謀之欲博

安莫安於忍辱。

至道曠夷，何辱之有。

先莫先於修德。

外以成物，內以成己，修德也。

樂莫樂於好善神莫神於至誠

無所不通之謂神人之神與天地參而不能神於天地者以其不至誠也

明莫明於體物

記云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如是則萬物之來其能逃吾之照乎

吉莫吉於知足

知足之吉吉之又吉

苦莫苦於多願

聖人之道泊然無欲其於物也來則應之去則無
係未嘗有願也古之多願者莫如秦皇漢武國則
願富兵則願強功則願高名則願貴宮室則願華
麗姬嬪則願美艷四夷則願服神仙則願致然而
國愈貧兵愈弱功愈卑名愈鈍卒至於所求不獲
而遺恨狼狽者多願之所苦也夫治國者固可不
多願至於賢人養身之方所守其可以不約乎

悲莫悲於精散

道之所生之謂一純一之謂精精之所發之謂神

其潛於無也則無生無死無先無後無陰無陽無動無靜其舍於形也則爲明爲晢爲智爲識血氣之品無不禀受正用之則聚而不散邪用之則散而不聚目淫於色則精散於色矣耳淫於聲則精散於聲矣口淫於味則精散於味矣鼻淫於臭則精散於臭矣散之不已其能久乎

病莫病於無常

天地所以能長久者以其有常也人而無常不其病乎

短莫短於苟得。

以不義得之。必以不義失之。未有苟得而能長也。

幽莫幽於貪鄙。

以身狥物。闇莫甚焉。

孤莫孤於自恃。

桀紂自恃其才。智伯自恃其强。項羽自恃其勇。王莽自恃其智。元載盧杞自恃其狡。自恃則氣驕於外。而善不入耳。不聞善則孤而無助。及其敗天下爭從而亡之。

危莫危於任疑。
漢疑韓信而任之而信幾叛。唐疑李懷光而任之
而懷光遂逆。
敗莫敗於多私
賞不以功。罰不以罪。喜佞惡直。黨親遠疏。小則結
匹夫之怨。大則激天下之怒。此私之所敗也。
右第四章、言本宗不可以離道德。
遵義章第五
以明示下者闇。

聖賢之道內明外晦惟不足於明者以明示下乃其所以闇也

有過不知者蔽

聖人無過而知賢人之過造形而悟有過不知其愚蔽甚矣

迷而不返者惑

迷於酒者不知其伐吾性也迷於色者不知其伐吾命也迷於利者不知其伐吾志也人本無迷惑者自迷之矣

以言取怨者禍。
行而言之。則機在我而禍在人。言而不行。則機在
人而禍在我。
令與心乖者廢。
心以出令。令以心行。
後令繆前者毀。
號令不一。心無信而事毀棄矣。
怒而無威者犯。
文王不大聲以色。四國畏之。故孔子曰。不怒而威

於鈇鉞。

好衆辱人者殃。

已欲沽直名而置人於有過之地取殃之道也。

戮辱所任者危。

人之云亡危亦隨之。

慢其所敬者凶。

以長幼而言則齒也。以朝廷而言則爵也。以賢愚而言則德也。三者皆可能。而外敬則齒也爵也。內敬則德也。

貌合心離者孤。親讒遠忠者亡。

讒者善揣摩人主之意而中之。忠者推逆人主之過而諫之。合意者多悦。逆意者多怨。此子胥殺而吳亡。屈原放而楚亡是也。

近色遠賢者惛。女謁公行者亂。

如太平公主韋庶人之禍是也。

私人以官者浮。

淺浮者不足以勝名器。如牛仙客爲宰相之類是也。

淩下取勝者侵名不勝實者耗

陸贄曰名近於虛於教爲重利近於實於義爲輕然則實者所以致名名者所以符實名實相資則不耗匱矣

畧已而責人者不治自厚而薄人者棄廢

聖人常善救人而無棄人常善救物而無棄物自厚者自滿也非仲尼所謂躬自厚之厚也自厚而薄人則人才將棄廢矣

以過棄功者損羣下外異者淪

措置失宜群情隔息阿諛並進私徇並行人人異心求不淪亡不可得也

既用不任者疎

用賢不任則失士心此管仲所謂害霸也

行賞悋色者沮

色有靳悋有功者沮項羽之刓印是也

多許少與者怨

失其本望

既迎而拒者乖

劉璋迎劉備而反拒之是也。

薄施厚望者不報。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覆之載之含之育之豈責其報也

貴而忘賤者不久。

道足於已者貴賤不足以爲榮辱貴亦固有賤亦固有惟小人驟而處貴則忘其賤此所以不久也

念舊而棄新功者凶。

切齒於睚眦之怨眷眷於一飯之恩者匹夫之量

有志於天下者雖仇必用以其才也雖怨必録以其功也漢高祖侯雍齒録功也唐太宗相魏鄭公用才也

用人不得正者殆彊用人者不畜

曹操彊用關羽而終歸劉備此不畜也

爲人擇官者亂失其所彊者弱

有以德彊者有以人彊者有以勢彊者有以兵彊者堯舜有德而彊桀紂無德而弱湯武得人而彊幽厲失人而弱周得諸侯之勢而彊失諸侯之勢

而弱唐得府兵而彊失府兵而弱其於人也善爲彊惡爲弱其於身也性爲彊情爲弱

決策於不仁者險

不仁之人幸患樂禍

陰計外泄者敗厚歛薄施者凋

凋削也文中子曰多歛之國其財必削

戰士貧游士富者衰

游士鼓其頰舌惟幸煙塵之會戰士奮其死力專捍疆埸之虞富彼貧此兵勢衰矣

貨賂公行者昧。

私昧公曲昧直也。

聞善忽畧記過不忘者暴。

暴而生怨。

所任不可信所信不可任者濁。

濁溷也。

牧人以德者集繩人以刑者散。

刑者原於道德之意而恕在其中是以先王以刑輔德而非專用刑者也故曰牧之以德則集繩之

以刑則散也

小功不賞則大功不立。小怨不赦則大怨必生。賞不服人罰不甘心者叛。

人心不服則叛也。

賞及無功罰及無罪者酷。

非所宜加者酷也。

聽讒而美聞諫而仇者亡。能有其有者安。貪人之有者殘。

有無之有則心逸而身安。

右第五章言遵而行之者義也

安禮章第六

怨在不捨小過患在不預定謀福在積善禍在積惡善積則致於福惡積則致於禍無善無惡則亦無禍無福矣

飢在賤農寒在墮織安在得人危在失事富在迎來唐堯之節儉李悝之盡地利越王勾踐之十年生聚漢之平準皆所以迎來之術也

貧在棄時上無常操下多疑心

躁靜無常。喜怒不節。羣情猜疑。莫能自安。

輕上生罪。侮下無親。

輕上無禮。侮下無恩。

近臣不重。遠臣輕之。

淮南王言去平津侯如發蒙耳。

自疑不信人。

暗也。

自信不疑人。

明也。

枉士無正友

李逢吉之友則八關十六子之徒是也

曲上無直下

元帝之臣則宏恭石顯是也

危國無賢人亂政無善人

非無賢人善人不能用故也

愛人深者求賢急樂得賢者養人厚

人不能自愛待賢而愛之人不能自養待賢而養之

國將霸者士皆歸。

趙殺鳴犢故夫子臨河而返。

邦將亡者賢先避。

微子去商仲尼去魯是也

地薄者大物不產。水淺者大魚不遊。樹禿者大禽不棲。林疏者大獸不居。

此四者以明人之淺則無道德。國之淺則無忠賢也

山峭者崩。澤滿者溢。

此二者明過高過滿之戒也

棄玉取石者盲

有目與無目同

羊質虎皮者柔

有表無裏與無表同

衣不舉領者倒

當上而下

走不視地者顛

當下而上

柱弱者屋壞輔弱者國傾。

才不勝任謂之弱。

足寒傷心人怨傷國。

夫冲和之氣生於足而流於四肢。而心爲之君氣

和則天君樂氣乖則天君傷矣。

山將崩者下先隳國將衰者人先弊。

自古及今生齒富庶人民康樂。而國衰者未之有

也。

根枯枝朽。人困國殘

長城之役興而秦國殘矣汴渠之役興而隋國矣。

與覆車同軌者傾。與亡國同事者滅。

漢武欲爲秦皇之事。幾至於傾。而能有終者。末年哀痛自悔也。桀紂以女色亡。而幽王之褒姒同之。漢以閹官亡。而唐之中尉同之。

見已生者慎將生。惡其跡者須避之。

已生者見而去之也。將生者慎而消之也。惡其跡者急履而惡蹤。不若廢履而無行。妄動而惡知不

若紬動而無爲。

畏危者安。畏亡者存。夫人之所行。有道則吉。無道則凶。吉者百福所歸。凶者百禍所攻。非其神聖。自然所鍾。

有道者非已求福而福自歸之。無道者畏禍愈甚而禍愈攻之。豈其有神聖爲之主宰。乃自然之理也。

務善策者無惡事。無遠慮者有近憂。同志相得。

舜有八元八凱。湯則伊尹。孔子則顏回是也。

桓憂

文王之閎散微子之父師少師周旦之召公管仲之鮑叔也

同惡相黨

商紂之臣億萬盜蹠之徒九千是也

同愛相求

愛利則聚利之臣求之愛武則談兵之士求之愛勇則樂傷之士求之愛仙則方術之士求之愛符瑞則矯誣之士求之凡有愛者皆情之偏性之蔽

也。

同美相妬。

女則武后韋庶人蕭良娣是也。男則趙高李斯是也。

同智相謀。

劉備曹操翟讓李密是也。

同貴相害。

勢相軋也。

同利相忌。

害相刑也

同聲相應同氣相感

五行五氣五聲散於萬物自然相感應也

同類相依同義相親同難相濟

六國合從而拒秦諸葛通吳以敵魏非有仁義存焉時同難爾

同道相成

漢承秦後海內凋弊蕭何以清靜涵養之何將亡念諸將俱喜功好動不足以知治道時曹參在齊

嘗治盖公黃老之術。不務生事。故引參以代相。

同藝相規。

李醯之賊扁鵲。逢蒙之惡后羿是也。規者非之也

同巧相勝。

公輸子九攻墨子九拒是也。

此乃數之所得。不可與理違。

自志屈下。皆所行所可預知。智者知其如此。順理

則行之。逆理則違之。

釋巳而教人者逆。正巳而化人者順。

教者以言化者以道老子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敎之逆者也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朴化之順者也

逆者難從順者易行難從則亂易行則理

天地之道簡易而已聖人之道簡易而已順日月而晝夜之順陰陽而生殺之順山川而高下之此天地之簡易也順夷狄而外之順中國而內之順君子而爵之順小人而役之順善惡而賞罰之順九土之宜而賦斂之順人倫而序之此聖人之簡

易也夫烏獲非不力也執牛之尾而使之卻行則終日不能步尋丈及以環桑之枝貫其鼻三尺之綯繫其頸童子服之風於大澤無所不至者蓋其勢順也。

如此理身理家理國可也。

小大不同其理則一。

右第六章言安而履之之謂禮。

素書終

右黄石公素書一卷自隋唐志及通考俱載黄石公三略而無素書晁氏謂此卽圯上老人以一編書授張良者其書論用兵機權之妙可以死易生可以存易亡眞西山亦謂其言治國養民法度與儒者指意不悖而斂藏退守不爲物先之意則黄老遺言也今考素書第一章所論仁義道德雖本儒家言而卽雜以黄老宗旨亦未見有用兵機權之妙抑不知是書卽三略與否玉海則以三略素書分爲二書而皆以爲圯上老人所授通志藝文

略亦以二書並載又皆有呂惠卿注疑祗一書稱名各異耳今本不詳何人所注然多引唐事如武后韋庶人太平公主李懷光牛仙客李逢吉之類是當爲惠卿注無疑玉海又引崇文書目云素書一卷九章恐依託說已見陰符經故不辨浚上王讜識

心書總目

目錄終

漢　諸葛亮著　　臨川雷體剛校

兵機第一

夫兵權者是三軍之司命主將之威勢將能執兵之權操兵之勢而臨羣下譬如猛虎加之羽翼而翱翔四海隨所遇而施之若將失權不操其勢亦如魚龍脫於江湖欲求遊洋之勢奔濤戲浪何可得也

逐惡第二

夫軍國之弊有五害焉一曰結黨相連毀譖賢良二

曰侈其衣服異其冠帶三曰虛誇妖術詭言神道四曰專察是非私以動衆五曰伺候得失陰結敵人此所謂奸僞悖德之人可遠而不可親也

知人性第三

夫知人之性莫難察焉美惡旣殊情貌不一有溫良而爲詐者有外恭而內欺者有外勇而內怯者有盡力而不忠者然知人之道有七焉一曰間之以是非而觀其志二曰窮之以詞辨而觀其變三曰咨之以計謀而觀其識四曰告之以禍難而觀其勇五曰醉

之以酒而觀其性六曰臨之以利而觀其廉七曰期之以事而觀其信

將才第四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知其飢寒察其勞苦此謂之仁將事無苟免不爲利撓有死之榮無生之辱此謂之義將貴而不驕勝而不恃賢而能下剛而能忍此謂之禮將奇變莫測動應多端轉禍爲福臨危制勝此謂之智將進有厚賞退有嚴刑賞不逾時刑不擇貴此謂之信將足輕戎馬氣蓋千夫善固疆場長於劍

戟此謂之步將陵高歷險馳射若飛進則先行退則後殿此謂之騎將氣凌三軍志輕強虜怯於小戰勇於大敵此謂之猛將見賢如不及從諫若順流寬而能剛勇而多計此謂之大將

將器第五

將之器其用大小不同若乃察其奸伺其禍為衆所服此十夫之將夙興夜寐言詞密察此百夫之將直而有慮勇而能鬭此千夫之將外貌桓桓中情烈烈知人勤勞悉人飢寒此萬人之將進賢進能日慎一

曰誠信寬大閑於理亂此十萬人之將仁愛洽於下信義服隣國上曉天文中察人事下識地理四海之內視如家室此天下之將

將弊第六

夫爲將之道有八弊焉一曰貪而無厭二曰妬賢嫉能三曰信讒好佞四曰料彼不自料五曰猶豫不自決六曰荒淫於酒色七曰奸詐而自怯八曰狡之而不以禮

將志第七

兵者凶器將者危任是以器剛則缺任重則危故善將者不恃強不怙勢寵之而不喜辱之而不驚見利不貪見美不淫以身殉國一意而已

將善第八

將有五善四欲五善者所謂善知敵之形勢善知進退之道善知國之虛實善知天時人事善知山川險阻四欲者所謂戰欲奇謀欲密衆欲靜心欲一

將剛第九

善將者其剛不可折其柔不可卷故以弱制強以柔

制剛純柔純弱其勢必削純剛純強其勢必亾不柔不剛合道之常

將驕第十

將不可驕驕則失禮失禮則人離人離則衆叛將不可恡恡則賞不行賞不行則士不致命不致命則無功軍無功則國虛國虛則寇實矣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將強第十一

將有五強八惡高節可以勵俗孝悌可以揚名信義

可以交友況慮可以容衆力行可以建功此將之五強也謀不能料是非禮不能任賢良政不能正刑法富不能濟窮厄知不能備未形慮不能防微密達不能舉所知敗不能無怨謗此謂之八惡也

出師第十二

古者國有危難君簡賢能而任之齋三日入太廟南面而立將北面太師進鉞於君君持鉞柄以授將曰從此至軍將軍其裁之復命曰見其虛則進見其實則退勿以身貴而賤人勿以獨見而違衆勿恃功能

勿失忠信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同寒暑等勞逸齊甘苦均危患如此則士必盡死敵必可亾將授詞鑿凶門引軍而出君送之跪而推轂曰進退惟時軍中事不由君命皆由將出若此則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主於後是以智者爲之慮勇者爲之鬬故能戰勝於外功成於內揚名於後世福流於子孫矣

擇材第十三

夫師之行也有好鬬樂戰獨取强敵者聚爲一徒名

曰報國之士。有氣冠三軍才力勇捷者。聚爲一徒。名曰突陣之士。有輕足善步走如奔馬者。聚爲一徒。名曰搴旗之士。有騎射若飛發無不中者。聚爲一徒。名曰爭鋒之士。有射必中中必死者。聚爲一徒。名曰飛馳之士。有善發強弩遠而必中者。聚爲一徒。名曰摧鋒之士。此六軍之善士。各因其能而用之。

智用第十四

夫爲將之道。必順天因時依人以立勝也。故天作時不作而人作。是謂逆時。時作天不作而人作。是謂逆

天天作時作而人不作。是謂逆人。智者不逆天。亦不逆時。亦不逆人也。

不陣第十五

古之善理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亾。昔者聖人之致理也、安其居、樂其業、人至老不相攻伐、可謂善理者不師。舜修典刑、臯陶作士師、人不干令、行無可施、可謂善師者不陣。若禹伐有苗、舜舞干羽而苗民格、可謂善陣者不戰。齊桓南服強楚、北伐山戎、可謂善戰者不敗。楚昭遭禍

奔秦請救卒能返國可謂善敗者不亡矣

將誡第十六

書曰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人力故用兵之要務攬英雄之心嚴賞罰之科總文武之道操剛柔之術說禮樂而敦詩書先仁義而後智勇靜若魚潛動若奔獺散其所連而折其所強耀以旌旗戒以金鼓退若山移進如風雨擊崩若摧合戰如虎迫而容之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卑而驕之親而離之強而弱之有危者安之有懼者悅之有叛者懷之

有冤者伸之。有強者抑之。有弱者扶之。有謀者親之。有讒者覆之。有獲財者與之。不倍兵以攻弱。不恃衆以輕敵。不傲才以驕人。不以寵而作威。先計而後動。知勝而始戰。得其財帛不自寶。得其子女不自使。將能若此。嚴號申令。而人願鬬。則兵和刃接。而人樂死矣。

戒備第十七

國之大務。莫先於戒備。若乃失之毫釐。則差若千里。覆軍殺將。勢不踰息。可不懼哉。故有患難。君臣旰食而謀之。擇賢而任之。若乃安居而不思危。寇至而不

知拒此謂燕巢於幕。魚遊於鼎。亾不俟夕。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又曰預備而虞。古之善政。又曰蜂蠆尚有毒而況國乎。無備雖衆不可恃也。故曰有備無患。故三軍之行不可無備。

習練第十八

夫軍不習練。百不當一。習而用之。一可當百。故仲尼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又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然則卽戎之士、不可不教。教之以禮義。誨之以忠信。戒之以典刑。威之以賞罰。故人知勸。然後

習之。武陣而分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走而郤之。別而合之。散而聚之。一人可教十人。十人可教百人。百人可教千人。千人可教萬人。萬人可教三軍。然後教練而敵可勝矣。

軍蠹第十九

夫三軍之行。有探候不審。烽火失度。後期犯令。不應時機。阻亂師徒。乍前乍後。不合金鼓。上不恤下。歛削無度。營私狥己。不恤饑寒。非言妖詞。妄陳禍福。如事喧雜。驚惑將吏。勇不受制。專而凌上。輕竭府庫。擅給

其財。此九者三軍之蠹。有之必敗也。

腹心第二十

夫爲將者、必有腹心耳目爪牙。無腹心者、如人夜行無所措手足。無耳目者、如冥然而居、不知運動。無爪牙者、如飢人食毒物、無不死矣。故善將者、必有博聞多智者爲腹心。沉審謹密者爲耳目。勇悍善敵者爲爪牙。

謹候第二十一

夫敗軍喪師。未有不因輕敵而致禍者。故師出以律。失律則凶。律有十五焉。一曰慮、間諜明也。二曰詰、詰

候謹也三曰勇敢衆不撓也四曰廉見利思義也五曰平賞罰均也六曰忍善含耻也七曰寛能容衆也八曰信重然諾也九曰敬禮賢能也十曰明不納讒也十一曰謹不違理也十二曰仁善養士卒也十三曰忠以身狥國也十四曰分知止足也十五曰謀自料知他也

機形第二十二

夫以愚克智命也以智克愚順也以智克智機也其道有三一曰事二曰勢三曰情事機作而不能應非

智也勢機動而不能制非賢也情機發而不能行非勇也善將者必因機而立勝

重刑第二十三

吳起曰鼓鞞金鐸所以威耳旌幟所以威目禁令刑罰所以威心耳威以聲不可不清目威以容不可不明心威以刑不可不嚴三者不立士可怠也故曰將之所麾莫不心移將之所指莫不前死矣

蠹將第二十四

古之善將者有四示之以進退故人知禁誘之以仁

義故人知禮重之以是非故人知勸決之以賞罰故人知信禁禮勸信師之大經也未有綱直而目不舒也故能戰必勝攻必取庸將不然退則不能止進則不能禁故與軍同亡無誡勸則賞罰失度人不知信故賢良退伏頑諂登用是以戰必敗散

審因第二十五

夫因人之勢以伐惡則黃帝不能與爭威矣因人之力以決勝則湯武不能與爭功矣若能審因而加之威勝則萬夫之雄將可圖四海之英豪受制矣

天勢第二十六

夫行兵之勢有三焉一曰天二曰地三曰人天勢者日月清明五星合度彗孛不殃風氣調和地勢者城峻重崖洪波千里石門幽洞羊腸曲沃人勢者主聖將賢三軍由禮士卒用命糧甲堅備善將者因天之時就地之勢依人之利則所向者無敵所擊者萬全矣

勝敗第二十七

賢才居上不肖居下三軍悅樂士卒畏懼相議以勇

鬬相望以威武相勸以刑賞此必勝之徵也三軍數驚士卒惰慢下無禮信人不畏法相恐以敵相詐以利相囑以禍福相惑以妖言此必敗之徵也

假權第二十八

夫將者人命之所懸也成敗之所繫也禍福之所倚也而上不假之以賞罰亦猶束猿猱之手而責之以騰捷膠離婁之目而使之辯青黃不可得也若賞移在權臣罰不由主將人苟自利誰懷鬬心雖伊呂之謀韓白之功而不能自衛也故孫武曰將之出君命

有所不受周亞夫曰軍中聞將軍之命不聞有天子之詔

哀死第二十九

古之善將者養人如養己子有難則以身先之有功則以身後之死者哀而葬之傷者泣而撫之飢者捨食而食之寒者解衣而衣之智者禮而祿之勇者賞而勸之將能若此所向必捷矣

三賓第三十

三軍之行也必有賓客群議得失以資將用有詞若

懸流奇謀不測博聞廣見多藝多才此萬夫之望可引為上賓有猛如熊虎捷若騰猿剛如鐵石利若龍泉此一時之雄可引為中賓有多言或中薄技小才此常人之能可引為下賓

設應第三十一

若乃圖難於易為大於細先動後用刑於無刑此用兵之智也師徒已列戎馬交馳強弩纔臨短兵又接乘威布信敵人告急此用兵之能也身衝矢石爭勝一時成敗未分我傷彼死此乃用兵之下也

使利第三十二

夫草木叢集利以遊逸重塞山林利以不意前林無隱利以潛伏以少擊衆利以日暮以衆擊寡利以淸晨強弩長兵利以捷次踰淵隔水風火晴昧利以搏前擒後

應機第三十三

夫必勝之術合變之形在於機也非智者孰能見機而作見機之道莫先於不意故猛獸失險童子持戟以追之蜂蠆發毒壯士徬徨而失色以其禍出不圖

變速非慮。

揣能第三十四

古之善用兵者揣其能而料其勝負主孰聖也將孰賢也吏孰能也糧餉孰豐也士卒孰練也軍容孰整也戎馬孰逸也形勢孰險也賓客孰智也鄰國孰懼也財貨孰多也百姓孰安也由此觀之強弱之形可以決矣。

輕戰第三十五

螫蟲之觸負其毒也戰士能勇倚其備也是以鋒鋭

甲堅則人輕戰故甲不堅密與肉袒同射不能中與無矢同衆不能入與無鏃同探候不謹與無目同將帥不勇與無將同

地勢第三十六

夫地勢者兵之助也不知戰地而求勝者未之有也山林土陵丘阜大川此步兵之地土高山狹蔓衍相屬此車騎之地依山附澗高林深谷此弓弩之地草淺土平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蘆葦相參竹樹交映此鎗矛之地也

情勢第三十七

夫將有勇而輕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貪而喜利者。有仁而不忍者。有智而心怯者。有謀而情緩者。是故勇而輕死者可暴也。急而心速者可久也。貪而喜利者可遺也。仁而不忍者可勞也。智而心怯者可窘也。謀而情緩者可襲也。

擊勢第三十八

古之善鬭者。必先揣敵情而後圖之。凡師老糧絕。百姓愁怨。軍令不習。器械不修。計不先設。外救不至。將

吏刻剝。賞罰輕懈。營陣失次。戰勝而驕。可以攻之。若用賢授能。糧食羨餘。甲兵堅利。四隣和睦。大國應援。敵有此者。計而避之。

整師第三十九

夫出師行軍以整爲勝。若賞罰不明。法令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之師。無益於用。所謂整師者。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可逼。前後應接。左右應旄。與之安而不與之危。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矣。

厲士第四十

夫用兵之道。尊之以爵。贍之以財。則士無不至矣。接之以禮。厲之以信。則士無不死矣。蓄恩不倦。法若畫一。則士無不服矣。先之以身。後之以人。則士無不勇矣。小善必錄。小功必賞。則士無不勸矣。

自勉第四十一

聖人則天。賢者法地。智者則古。驕者招毀。妄者稔禍。多語者寡信。自奉者少恩。賞於無功者離。罰加無罪者怨。喜怒不當者滅。

戰道第四十二

夫林戰之道。晝廣旌旗。夜多金鼓。利用短兵。巧在設伏。或攻於前。或發於後。叢戰之道。利用劍楯。將欲圖之。先度其路。十里一塲。五里一應。偃戢旌旗。特嚴金鼓。令賊人無措手足。谷戰之道。巧於設伏。利以勇鬬輕足之士。淩其高。必死之士。殿其後。列強弩而衝之。持短兵而繼之。彼不得前。我不得往。水戰之道。利在舟楫。練習士卒以乘之。多張旗幟以惑之。嚴弓弩以中之。持短兵以捍之。設堅柵以衛之。順其流而擊之。

夜戰之道利在機密或潛師以衝之以出其不意或多火鼓以亂耳目而攻之可以勝矣

和人第四十三

夫用兵之道在於人和和則不勸而自戰矣若將吏相猜士卒不服忠謀不用羣下謗議讒慝互生雖有湯武之智而不取勝於匹夫況衆人乎

察情第四十四

夫兵起而靜者恃其險也迫而挑戰者欲人之進也衆樹動者車來也塵土卑而廣者徒來也辭強而進

驅者退也。半進而半退者誘也。杖而行者饑也。見利而不進者勞也。鳥集者虛也。夜呼者恐也。軍擾者將不重也。旌旗動者亂也。吏怒者倦也。數賞者窘也。屢罰者困也。來委謝者休息也。幣重而言甘者誘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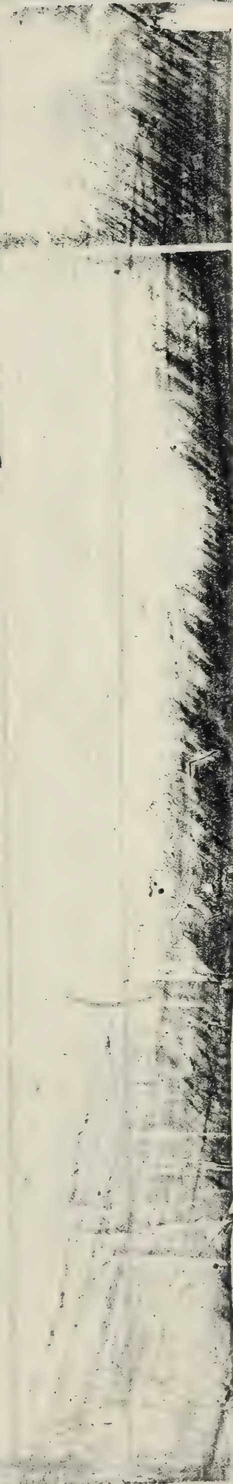
將情第四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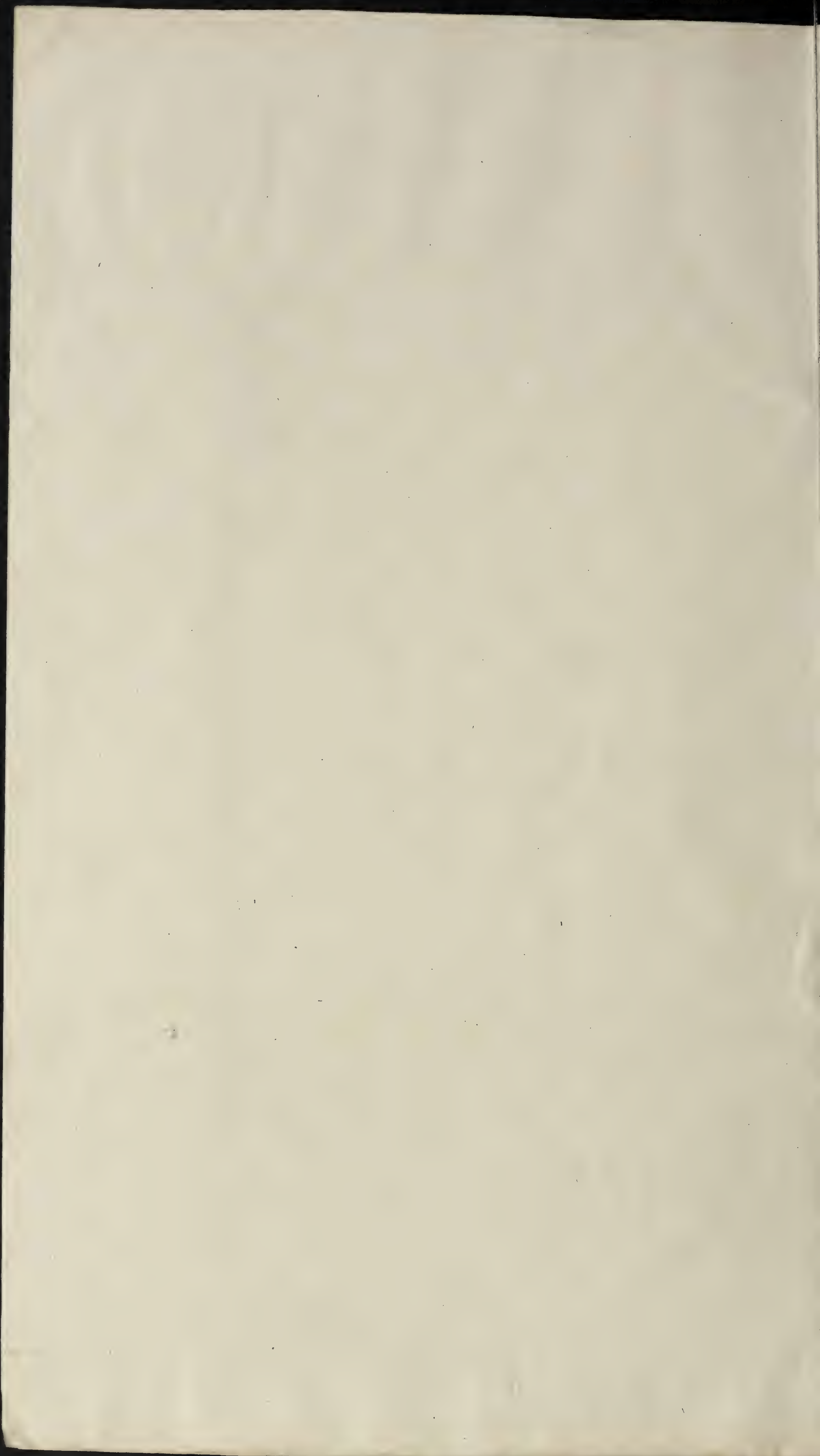
夫為將之道。軍井未汲。將不言渴。軍食未熟。將不言飢。軍火未燃。將不言寒。軍幕未施。將不言困。夏不操扇。冬不服裘。雨不張蓋。與衆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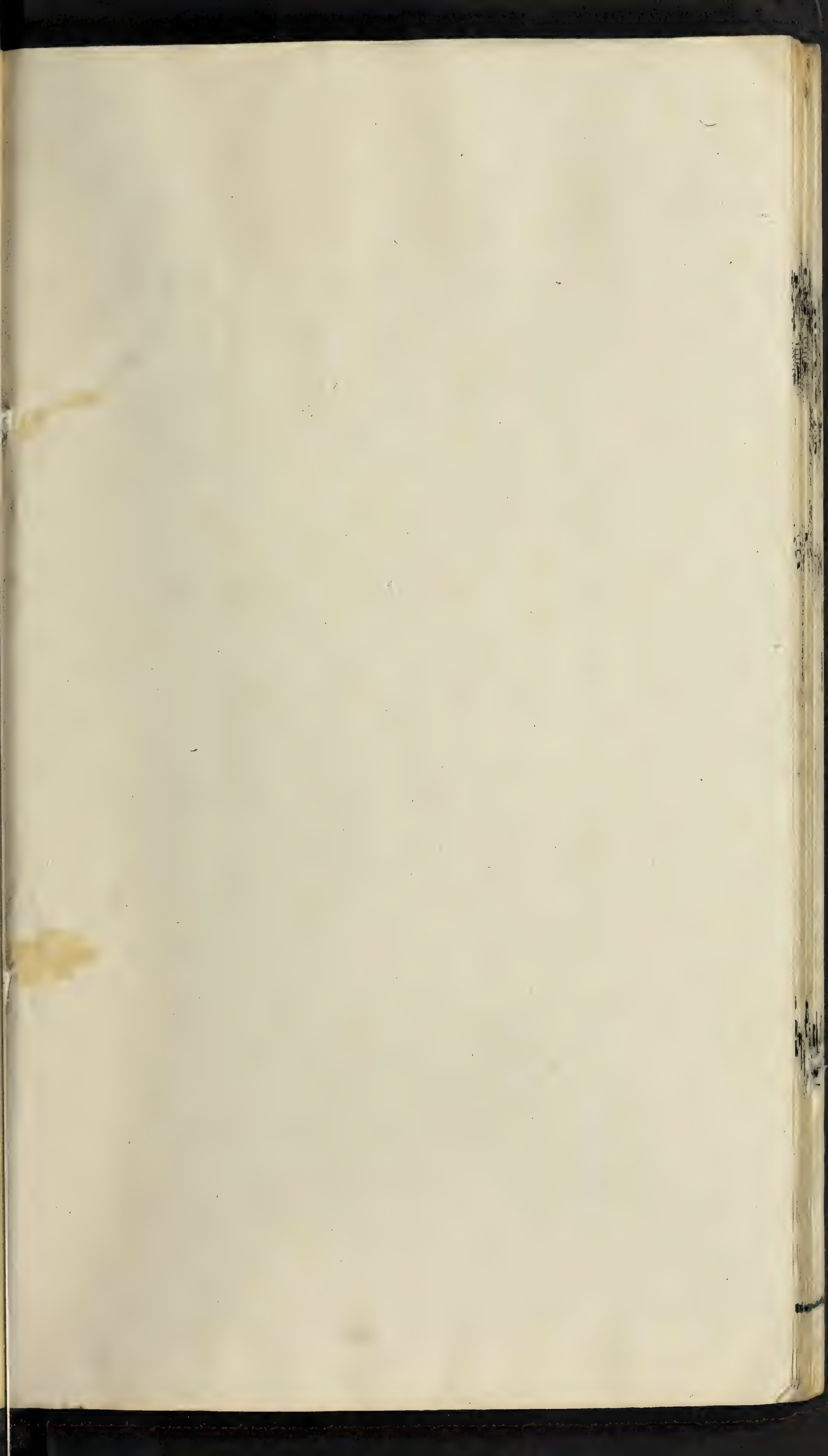
威令第四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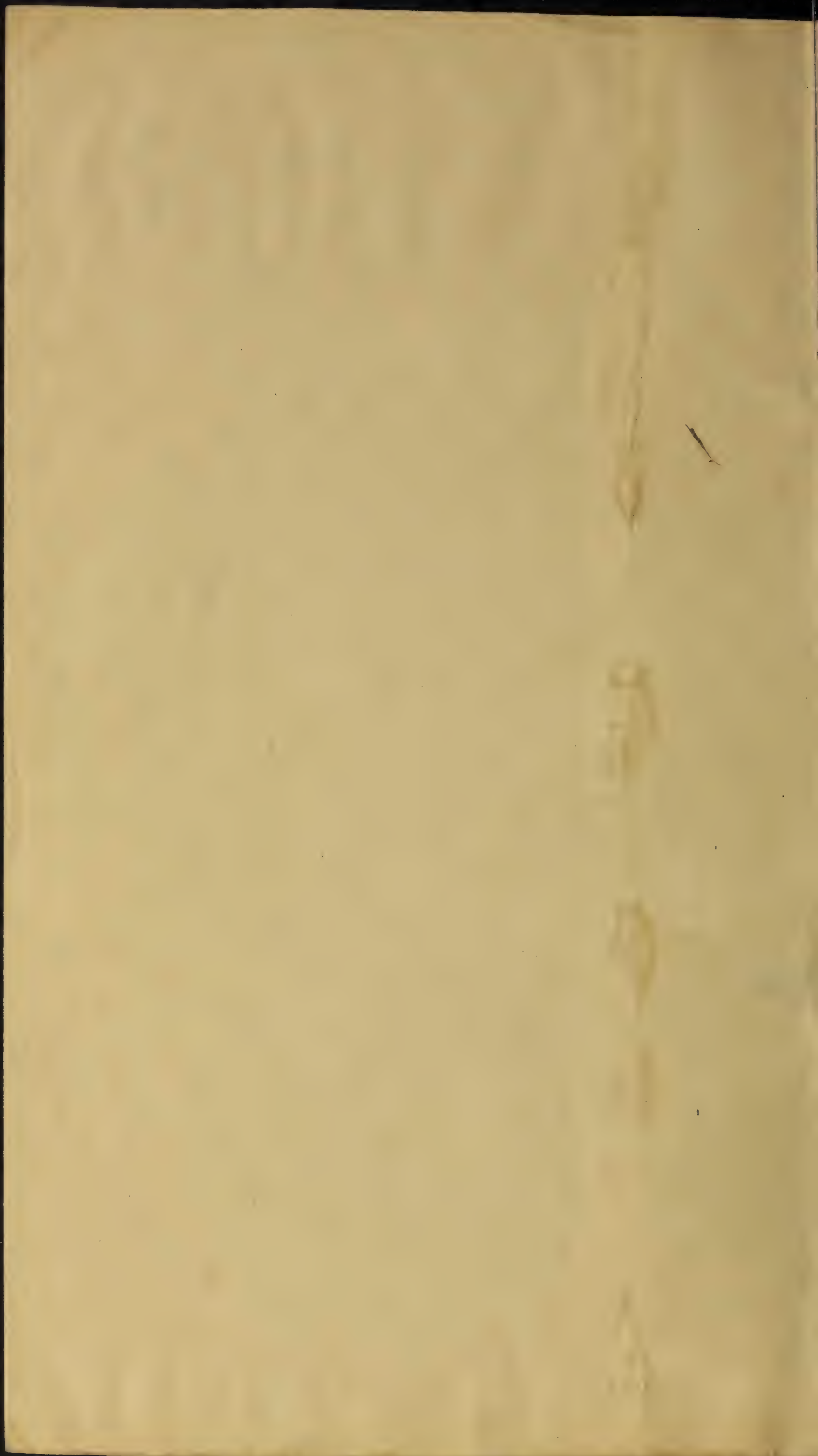
夫一人之身百萬之衆束肩斂息重足俯聽莫敢仰視法制使然也若乃上無刑罰下無禮義雖貴有天下富有四海而不能自免者桀紂之類也夫以匹夫之刑令之以賞罰而人不能逆其命者孫武穰苴之類也故令不可輕勢不可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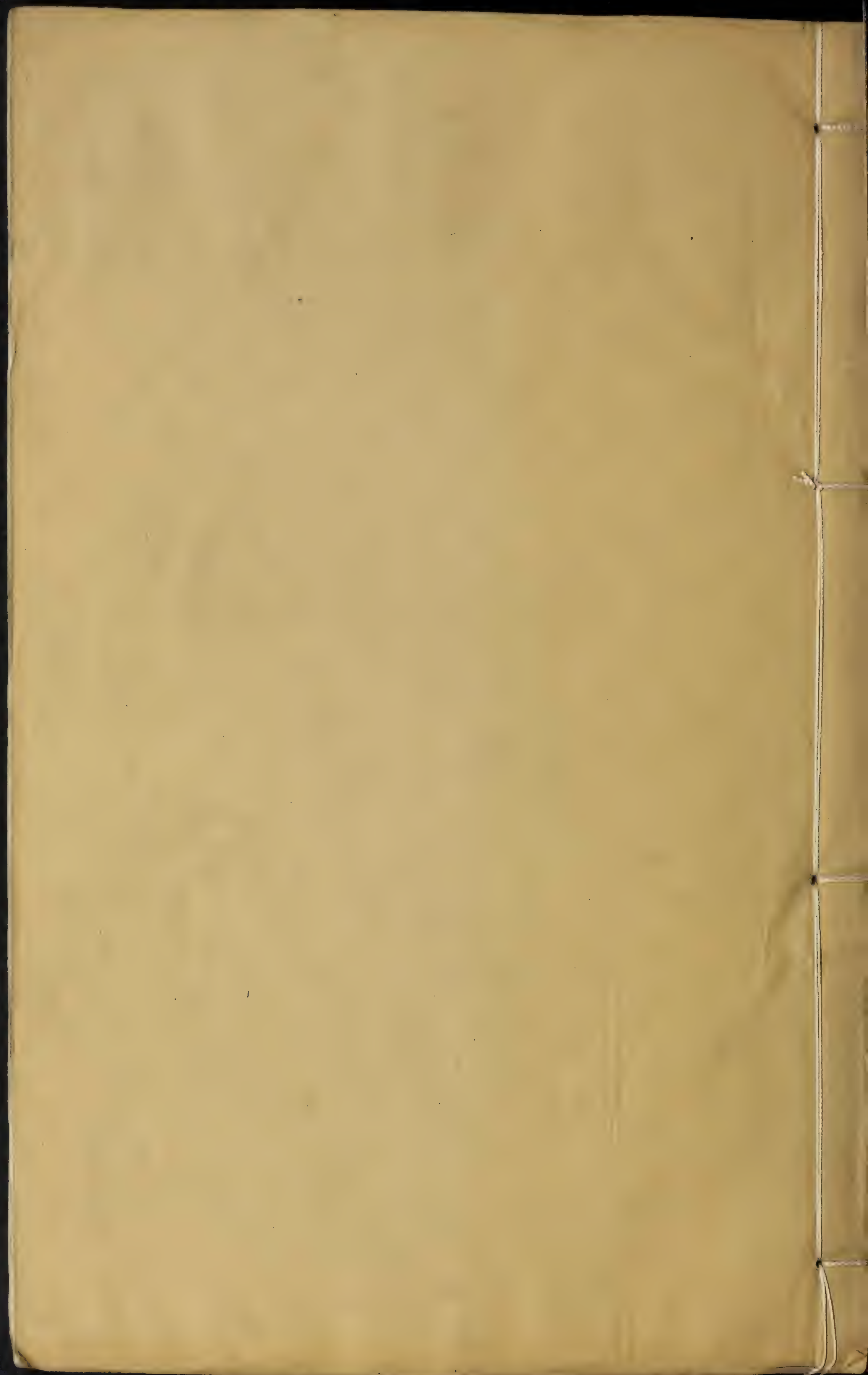
心書終











右諸葛亮心書一卷按蜀志陳壽上諸葛氏集目錄二十四篇無此書目隋唐志兵書類亦不言有此書通志藝文略始載有諸葛武侯十六策一卷又將苑一卷通考引晁氏說十六事一治國二君臣三視聽四納言五察疑六治民七舉措八考黜九治軍十賞罰十一喜怒十二治亂十三教令十四斬斷十五思慮十六陰察與此書篇目不同故陳氏亦以爲依托玉海引中興書目將苑一卷凡五十篇又引崇文目有武侯兵機法五卷而其書

皆不傳此書其卽在將苑兵法之閒乎今叢書本名心書雖不知何據要不得謂非武侯遺書也陳氏謂應變將略非其所長豈其然哉汝上王謨識

古今注總目

目錄終

古今注卷上

晉　崔豹著　　南昌黃中模校

輿服第一

大駕指南車、起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霧、兵士皆迷、於是作指南車以示四方、遂擒蚩尤而即帝位、故後常建焉、舊說周公所作也、周公治致太平、越裳氏重譯來貢、白雉一、黑雉二、象牙一、使者迷其歸路、周公錫以文錦二疋、軿車五乘、皆爲司南之制、使越裳氏載之以南、緣扶南林邑海際、朞年而

至其國使大夫宴將送至國而還亦乘司南而背其所指亦朞年而還至始制車轄轊皆以鐵還至鐵亦銷盡以屬巾車氏收而載之常爲先導示服遠人而正四方車灋具在尚方故事漢末喪亂其灋中絕馬先生紹而作焉今指南車馬先生之遺灋也馬鈞曹魏時人

大章車所以識道里也起於西京亦曰記里車車上爲二層皆有木人行一里下層擊鼓行十里上層擊鐲尚方故事有作車灋

辟惡車秦制也桃弓葦矢所以祓除不祥也

豹尾車、周制也、所以象君子豹變、尾言謙也、古軍正建之、今唯乘輿得建焉、

金斧黃鉞也、鐵斧元鉞也、三代通用之以斷斬、今以金斧黃鉞爲乘輿之飾、元鉞諸王公得建之、武王以黃鉞斬紂、故王者以爲戒、太公以元鉞斬妲巳、故婦人以爲戒、漢制諸公亦建元鉞、以太公秉之助武王斷斬、故爲諸公之飾焉、大將軍出征、特加黃鉞者、以銅爲之、黃金塗刃及柄、不得純金也、得賜黃鉞、則斬持節將也、

鍠秦改鐵鉞作鍠、始皇制也、一本云鍠秦制也、今乘輿諸公王妃主通建之也、

麾所以指麾武王右執白旄以麾是也、乘輿以黃諸公以朱刺史二千石以纁、

五輅衡上金爵者朱雀也口銜鈴鈴謂鑾所謂和鑾也、禮記云行前朱鳥鸞也前有鸞鳥故謂之鸞鸞口銜鈴故謂之鑾鈴今或爲鑾或爲鸞事一而義異也、

車輻棒也漢朝執金吾金吾亦棒也、以銅爲之黃金塗兩末謂爲金吾御史大夫司隷校尉亦得執焉御

史校尉郡守都尉縣長之類、皆以木爲吾焉用以夾車故謂之車輻一曰形似輻故謂之車輻也、

棨戟、殳之遺象也、詩所謂伯也執殳爲王前驅殳前驅之器也、以木爲之、後世滋僞、無復典刑、以赤油韜之亦謂之油戟、亦謂之棨戟、公王以下通用之以前驅、

信幡古之徽號也、所以題表官號、以爲符信、故謂爲信幡也、乘輿則畫爲白虎、取其義而有威信之德也、魏朝有青龍幡、朱鳥幡、元武幡、白虎幡、黃龍幡、五而以詔四方、東方郡國以青龍幡、南方郡國以朱鳥

幡、西方郡國以白虎幡、北方郡國以元武幡、朝廷畿內以黃龍幡、亦以騏驎幡、高貴鄉公討晉文王、自秉黃龍幡以麾是也、今晉朝唯用白虎幡、信幡用鳥書、取其飛騰輕疾也、一曰以鴻鴈燕乳者去來之信也、

重耳古重較也、文官青耳、武官赤耳、或曰重較在車車藩上、重起如牛角、故云重較耳、

穰衣厮役之服也、取其便於用耳、乘輿進食者服穰衣前漢董偃綠幘青韝、加穰衣以見武帝、廚人之服也、

伍伯一伍之伯也五人曰伍五長爲伯故稱伍伯一曰戸伯漢制兵吏五人一戸竈置一伯故戸伯亦曰火伯以爲一竈之主也漢諸公行則戸伯率其伍以導引也古兵士服韋弁今戸伯服赤幘纁衣素韠弁之遺法也

唱上所以促行徒也上鼓而行節也

警蹕所以戒行徒也周禮蹕而不警秦制出警入蹕謂出軍者皆警戒入國者皆蹕止也故云出警入蹕也至漢朝梁孝王王出稱警入稱蹕降天子一等焉

一曰蹕路也謂行者皆警於塗路也

華蓋黄帝所作也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止於帝上有花葩之象故因而作華蓋也

曲蓋太公所作也武王伐紂大風折蓋太公因折蓋之形而制曲蓋焉戰國常以賜將帥自漢朝乗輿用四謂爲轓輗蓋有軍號者賜其一也

伺風鳥夏禹所作也

雉尾扇起於殷世高宗時有雊雉之祥服章多用翟

羽周制以為王后夫人之車服輿車有翣即緝雉羽為扇翣以障翳風塵也漢朝乘輿服之後以賜梁孝王魏晉以求無常惟諸王皆得用之

障扇長扇也漢世多豪俠象雉尾扇而制長扇也

金根車秦制也秦并天下閱三代之輿服謂殷得瑞山車一曰金根車故因作金根之車秦乃增飾而乘御焉漢因而不改

漢舊制乘輿黃赤綬四采黃赤縹紺淳黃為圭長二丈九尺九寸五百首諸侯王赤綬四采赤黃縹紺淳

赤圭、長二丈一尺、三百首、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皆與乘輿同、長公主、天子貴人、與諸侯王同、綬者所加也、諸國貴人相國、皆綠綬、三采、綠紫紺、淳綠、圭長二丈一尺、二百四十首、公侯將軍紫綬、二采、紫白、淳紫圭、長一丈七尺、百八十首、公主封君服紫綬、九卿中二千石二千石青綬、三采、青白紅、淳青、圭長一丈七尺、百二十首、自青綬以上、縌皆長三尺二寸、與綬同采而首半之、

縌者、古佩璲也、佩綬相迎授、故曰縌、紫綬以上縌綬

之間得施玉環、止玉玦云、千石六百石黑綬、三采、青赤紺、純青圭長一丈六尺、八十首、四百石三百石長同、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黃綬、一采、淳黃圭、長一丈五尺、六十首、自黑綬以下、縌皆長三尺、與綬同采、而首半之、百石青紺綬、一采、婉轉繆織、織長一丈二尺、凡先合單紡爲一系、四系爲一扶、五扶爲一首、五首成一文、文采淳爲一圭、首多者系細、首少者系麤、皆廣一尺六寸也、漢末喪亂、玉佩之法絕而不傳、魏侍中王粲識古佩法、始更制焉、

帙魏武帝所制、初以章申服之輕便、又作五色幧以表方面也

白筆、古珥筆、示君子有文武之備焉、

兩漢京兆河南尹及執金吾司隷校尉、皆使人導引傳呼、使行者止、坐者起、四人皆持角弓、違者則射之、有乘高窺闞者、亦射之、魏晉設角弩而不用也、

青囊、所以盛印也、奏劾者、則以青布囊盛印於前、示奉王法而行也、非奏劾日、則以青繒為囊盛印於後、謝奏劾尚質直故用布非奏劾日尚文明、故用繒也、

自晉朝以來、劾奏之官專以印居前、非奏劾之官專以印居後也、

文官冠進賢冠古委貌之遺象也、武官冠惠文冠古緇布冠之遺象、緇布冠上古之法、武人尚質、故取法焉、

舄以木置履下、乾腊不畏泥濕也、天子赤舄、凡舄色皆象於裳、

屨者屨之不帶者也、

不借者草履也、以其輕賤易得、故人人自有、不假借

於人故名不借也又漢文帝屨不借視朝

五明扇舜所作也既受堯禪廣開視聽求賢人以自輔故作五明扇焉秦漢公卿士大夫皆得用之魏晉非乘輿不得用

貂蟬胡服也貂者取其有文采而不炳煥外柔易而內剛勁也蟬取其清虛識變也在位者有文而不自耀有武而不示人清虛自牧識時而動也

劍漢世傳高祖斬白蛇劍長七尺漢高祖為泗水亭長送徒驪山所提劍理應三尺耳後富貴則得七尺

寶劍捨舊劍而服之後漢之世唯聞高祖以所佩之劍斬白虵而高祖常佩此劍便謂此劍即斬虵之劍也

吳大皇帝有寶刀三寶劍六一曰白虹二曰紫電三曰辟邪四曰流星五曰青冥六曰百里刀一曰百鍊二曰青犢三曰漏景

孫文臺獲青玉馬鞍其光照衢

都邑第二

封疆畫界者封土爲臺以表識疆境也畫界者於二

封之間、又爲壝埒、以畫分界域也、
闤、市垣也、闠、市門也、
肆、所以陳貨鬻之物也、店、所以置貨鬻之物也、肆、陳
也、店、置也、
罘罳、屏之遺象也、塾、門外之舍也、臣來朝君、至門外、
當就舍、更詳熟所應對之事也、塾之言熟也、行至門
內屏外、復應思惟、罘罳、復思也、漢西京罘罳、合板爲
之、亦築土爲之、每門闕殿舍前皆有焉、于今郡國廳
前亦樹之、

城門皆築土爲之累土曰臺故亦謂之臺門也

長安御溝謂之楊溝謂植高楊於其上也一曰羊溝謂羊喜抵觸垣牆故爲溝以隔之故曰羊溝也

闕觀也古每門樹兩觀於其前所以標表宮門也其上可居登之則可遠觀故謂之觀人臣將至此則思其所闕故謂之闕其上皆丹堊其下皆畫雲氣仙靈奇禽怪獸以昭示四方焉

蒼龍闕畫蒼龍白虎闕畫白虎元武闕畫元武朱雀闕上有朱雀二枚

城者、盛也、所以盛受人物也、

廟者貌也、所以髣髴先人之靈貌也、

隍者城池之無水者也、

紫塞、秦築長城、土色皆紫、漢塞亦然、故稱紫塞焉、

丹徼、南方徼色赤、故稱丹徼、爲南方之極也、塞者塞也、所以擁塞戎狄也、徼者繞也、所以繞遮蠻夷使不得侵中國也、

枸欄、漢成帝顧成廟、有三玉鼎、二眞金鑪、槐樹悉爲扶老枸欄、畫飛雲龍角於其上也、

卷上終

音樂第三

雉朝飛者牧犢子所作也齊處士湣宣時人年五十無妻出薪於野見雉雄雌相隨而飛意動心悲乃作朝飛之操將以自傷焉其聲中絶魏武帝宮人有盧女者故冠軍將軍陰叔之妹年七歲入漢宮學鼓琴琴特鳴異於諸妓善爲新聲能傳此曲盧女至明帝崩後放出嫁爲尹更生之妻別鶴操商陵牧子所作也娶妻五年而無子父兄將爲之改娶妻聞之中夜

起、倚戸而悲嘯牧子聞之、愴然而悲、乃歌曰、將乖比翼隔天端山川悠遠路漫漫攬衣不寢食忘餐後人因爲樂章焉。

走馬引樗里牧恭所作也、爲父報寃、殺人而亡、藏於山谷之下、有天馬夜降圍其室而鳴、夜覺聞其聲、以爲吏追、乃犇而亡去、明視之、馬跡也、乃惕然大悟曰、豈吾所居之處將危乎、遂荷衣糧而去入于沂澤援琴鼓之爲天馬之聲號曰走馬引焉。

淮南王、淮南小山之所作也、淮南服食求仙、遍禮方

士遂與八公相携俱去莫知所在小山之徒思戀不已乃作淮南王之曲焉

武溪深乃馬援南征之所作也援門生爰寄生善吹笛援作歌以和之名曰武溪深其曲曰滔滔武溪一何深鳥飛不度獸不能臨嗟哉武溪多毒淫

吳趨曲吳人以歌其地也

箜篌引朝鮮津卒霍里子高妻麗玉所作也子高晨起刺船而濯有一白首狂夫被髮提壺亂流而渡其妻隨呼止之不及遂墮河水死於是援箜篌而鼓之

作公無渡河之歌聲甚悽愴曲終自投河而死霍里子高還以其聲語妻麗玉玉傷之乃引箜篌而寫其聲聞者莫不墮淚飲泣焉麗玉以其聲傳鄰女麗容名曰箜篌引焉

平陵東翟義門人所作也王莽殺義義門人作歌以怨之

薤露蒿里並喪歌也出田横門人横自殺門人傷之為之悲歌言人命如薤上之露易晞滅也亦謂人死魂魄歸乎蒿里故有二章一章曰薤上朝露何易晞

露晞明朝還復滋人死一去何時歸。其二曰、蒿里誰家地聚斂魂魄無賢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蹰。至孝武時、李延年乃分爲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世呼爲挽歌、

長歌短歌、言人生壽命長短定分不可妄求也、

陌上桑、出秦氏女子、秦氏邯鄲人有女名羅敷、爲邑人千乘王仁妻、王仁後爲趙王家令、羅敷出採桑於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因飲酒欲奪焉、羅敷乃彈

箏、乃作陌上歌以自明焉

杞梁妻、杞植妻妹明月之所作也、杞植戰死、妻歎曰、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生人之苦至矣、乃抗聲長哭、杞都城感之而頹、遂投水而死、其妹悲其姊之貞操、乃爲作歌、名曰杞梁妻焉、梁植字也、

釣竿、伯常子妻所作也、伯常子避仇河濱爲漁父、其妻思之、每至河側作釣竿之歌、後司馬相如作釣竿之詩、今傳爲古曲也、

董逃歌、後漢游童所作也、後有董卓作亂、卒以逃亡

後人習之、以爲歌章、樂府奏之、以爲烱戒、

短簫鐃歌、軍樂也、黃帝使岐伯所作也、所以建武揚德、風勸戰士也、周禮所謂王大捷、則令凱樂、軍大獻、則令凱歌者也、漢樂有黃門鼓吹、天子所以宴樂羣臣、短簫鐃歌、鼓吹之一章耳、亦以賜有功諸侯、

上留田、地名也、其地人有父母死、兄不字其孤弟者、鄰人爲其弟作悲歌、以諷其兄、故曰上留田、

日重光、月重輪、羣臣爲漢明帝所作也、明帝爲太子、樂人作歌詩四章、以贊太子之德、其一曰日重光、其

二曰月重輪其三曰星重輝其四曰海重潤漢末喪亂後其二章亡舊說云天子之德光明如日規輪如月衆輝如星霑潤如海太子皆比德焉故云重耳

橫吹胡樂也張博望入西域傳其法於西京唯得摩訶兜勒二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爲武樂後漢以給邊將軍和帝時萬人將軍得用之魏晉以來二十八解不復具存世用者黃鵠隴頭出關入關出塞入塞折楊柳黃覃子赤之陽望行人等十曲

後漢蔡邕益琴爲九絃後還用七絃

鳥獸第四

楊白鷹也似鷹尾上白

扶老禿秋也狀如鶴而大大者頭高八尺善與人鬭好啖蛇

鴈自河北渡江南瘦瘠能高飛不畏繒繳江南沃饒每至還河北體肥不能高飛恐爲虞人所獲嘗銜蘆長數寸以防繒繳焉

鳧鴈在江邊沙上食沙石悉皆銷爛唯食海蛤不消

隨其糞出、用以爲藥、倍勝餘者、

鶴千歲則變蒼、又二千歲則變黑、所謂元鶴也、

猿五百歲化爲玃、

鷓鴣出南方、鳴常自呼、常向日而飛、畏霜露、早晚希出、有時夜飛、夜飛則以樹葉覆其背上、

吐綬鳥、一名功曹、

驢爲牡、馬爲牝、生騾、騾爲牝、馬爲牡、生駏、

秦始皇有七名馬、追風、白兎、躡景、犇電、飛翮、銅爵、神鳧、

鴛鴦水鳥鳧類也雌雄未嘗相離人得其一則一思而至死故曰疋鳥

兎口有缺尻有九孔

麞有牙而不能噬鹿有角而不能觸麞一名麕青州人謂麕爲麞

雀一名嘉賓言常棲集人家如賓客也

鷰一名天女又名鷙鳥

鵲一名神女

鴝鵒一名鳲鳩

烏一名孝烏一名元烏

鷄一名燭夜

狗一名黃耳

猿一名叅軍

羊一名髯鬚主簿

魚蟲第五

螢火一名耀夜一名景天一名熠燿一名丹良一名燐一名丹鳥一名夜光一名宵燭一作燈腐草爲之食蚊蚋

螻蛄一名天螻一名轂胡卜切一名碩鼠有五能而不成伎術一飛不能過屋二緣不能窮木三沒不能窮谷四掘不能覆身五走不能絕人

蟋蟀一名吟蛩一名蛩秋初生得寒則鳴一云濟南呼爲懶婦

蝙蝠一名仙鼠一名飛鼠五百歲則色白腦重集則頭垂故謂之倒折食之神仙

蟛蜞小蟹生海邊泥中食土一名長卿其一有螯偏大者名擁劍一名執火其螯赤故謂之執火云

長蚑蠨蛸也身小足長故謂長蚑

蠅虎蠅狐也形似蜘蛛而色灰白善捕蠅一名蠅蝗

一名蠅豹一本作豹子

莎雞一名促織一名絡緯一名蟋蛣促織謂鳴聲如

急織絡緯謂其鳴聲如紡績也促織一曰促機一名

紡績

蚯蚓一名蜿蟺一名曲蟺善長吟於地中江東謂之

歌女或謂之鳴砌

飛蛾善拂燈一名火花一名慕光

蝘蜓一名龍子一曰守宮善上樹捕蟬食之其長細五色者名爲蜥蜴短大者名蠑螈一曰蛇醫大者長三尺其色元紺者善螫人一名元螈一曰緑螈也

蜻蛉一名青亭一名胡蝶色青而大者是也小而黄者曰胡梨一曰胡離小而赤者曰赤卒一名絳騶一名赤衣使者好集水上亦名赤弁丈人

蛺蝶一名野蛾一名風蝶江東呼爲撻末色白背青者是也其大如蝙蝠者或黑色或青斑名爲鳳子一名鳳車名鬼車生江南柑橘園中

紺蝶、一名蜻蛉、似蜻蛉而色元紺、遼東人呼爲紺幡、亦曰童幡、亦曰天雞、好以七月羣飛暗天海邊夷貊食之、謂海中青蝦化爲之也、

魚子曰鯤、亦曰鯤、亦曰鮇、言如散稻米也

鯉之大者曰鱣、鱣之大者曰鮪

蜣蜋能以土苞糞、推轉成丸、圓正無斜角、莊周曰、蛣蜣之智、在於轉丸、一曰蛣蜣、一曰轉丸、一曰弄丸、

蝸牛、陵螺也、形如蜆、蝓殼如小螺、熱則自懸於葉下、野人結圓舍如蝸牛之殼、故曰蝸舍、亦曰蝸牛之舍

也蝸殼宛轉有文章、絞轉爲結、似螺殼文、名曰螺縳、

童子結髮、亦爲螺髻、亦謂其形似螺殼、

白魚赤尾者曰魟、音紅一曰魧、或云雌者曰白魚、雄者曰鯫魚、子好羣泳水上者、名曰白萍、

蝦蟇子曰蝌蚪、一曰元針、一曰元魚、形圓而尾大、尾脫即脚生、

烏賊魚、一名河伯度事小吏、本草作虫事小史

兗州人呼赤鯉爲赤驥、謂青鯉爲青馬、黑鯉爲元駒、白鯉爲白騏、黃鯉爲黃雄、

鯨魚者海魚也大者長千里小者數十丈一生數萬子常以五月六月就岸邊生子至七八月導從其子還大海中鼓浪成雷噴沫成雨水族驚畏皆逃匿莫敢當者其雌曰鯢大者亦長千里眼為明月珠

水君狀如人乘馬衆魚皆導從之一名魚伯大水乃有之漢末有人於河際見之

人馬有鱗甲如大鯉魚但手足耳目鼻與人不異爾見人良久乃入水中

鼃名元衣督郵鼈名河伯從事

江東呼青衣魚爲婢鯈呼童子魚爲土父呼鼉爲河伯使者

結草蟲一名結葦好於草末折屈草葉以爲巢窟處處有之

古今注卷中終

古今注卷下

草木第六

甘實形如石榴者、謂之壺甘、

六駮山中有木葉似豫章皮多癬駮

白楊葉圓青楊葉長柳葉亦長細

栘楊圓葉弱蔕微風大摇一名高飛一名獨摇、

蒲柳生水邊葉似青楊一曰蒲楊、

栘楊亦曰栘柳亦曰蒲栘、

水楊蒲楊也枝勁韌任大用又有赤楊霜降則葉赤

材理亦赤也

合歡樹似梧桐枝葉繁互相交結每風來輒身相解了不相牽綴樹之階庭使人不忿嵇康種之舍前

杜仲支中有絲折之則見

木蜜生南方合體皆甜嫩枝及葉皆可生噉味如蜜解悶止渴其老枝及根幹堅不可食細破煮之煎以爲蜜味倍甜濃糯棗葉如柳實似柿而小味亦甘美

蘇枋木出扶南林邑外國取細破煮之以染色

翳或作鷖翳木出交州色黑而有文亦謂之烏文木

也
紫㮼木出扶南色紫亦謂之紫檀
豋豆一名治豋葉似葛而實長尺餘可蒸食一名豋
菽
貍豆一名貍沙一名獵沙葉似葛而實大如李核可
啗食也
虎豆一名虎沙似貍豆而大實如小兒拳亦可食
馬豆一名馬沙似虎豆而小實大如指亦可食也
荊葵一名戎葵一名芘芣華似木槿而光色奪目有

紅有紫有青有白有赤莖葉不殊但花色異耳一曰蜀葵

芙蓉一名荷華生池澤中實曰蓮花之最秀異者一名水芝一名水花色有赤白紅紫青黃紅白二色荖多花大者至百葉

芡雞頭也一名鴈頭一名芰葉似荷而大葉上蹙皺如沸實有芒刺其中如米可以度饑也

葚連葉如烏翅一名烏羽一名鳳翼花大者其色夕夕紅綠紅者紫點綠者紺點俗呼爲仙人花一名連纈

花、

酒杯藤、出西域、藤大如臂、葉似葛花、實如梧桐實、花堅、皆可以酌酒、自有文章暎徹可愛、實大如指、味如荳蔻、香美消酒、土人提酒來至藤下摘花酌酒、仍以實銷醒、國人寶之、不傳中土、張騫出大宛得之、事出張騫出關志、

烏孫國有青田核、莫測其樹實之形、至中國者、但得其核耳、得清水則有酒味出、如醇美好酒、核大如六升瓠、空之以盛水、俄而成酒、劉章得兩核、集賓客設

之常供二十人之飲一核盡一核所盛以復飲飲盡隨更注水隨盡隨盛不可久置久置則苦不可飲名曰青田酒

枳椇子一名樹蜜一名木餳實形拳曲花在實外味甜美如餳蜜一名白石一名白實一名木石一名木實一名枳椇

棘實爲棗杼實爲橡桑實爲椹楮實爲任

匏瓠也壺盧瓠之無柄者也瓠有柄者懸瓠可以爲笙曲沃者尤善秋乃可用之則漆其裏瓢亦瓠也瓠

其總瓢其別也
羊躑躅、花黃羊食之則死羊見之則躑躅分散故名
羊躑躅、
漆樹以剛斧斫其皮開以竹管承之汁滴管中即成
漆也
稻之黏者爲黍、亦謂稌爲黍、
禾之黏者爲黍亦謂之穄亦曰黃黍、
九穀、黍稷稻粱三豆二麥、
荼蓼也、紫色者荼也、青色者蓼也其味辛且苦食明

目或謂紫蘗者爲香荼青者爲青荼亦謂紫色者爲紫蓼青色者爲青蓼其長大不苦者爲高蓼高或作馬

蒜卵蒜也俗人謂之小蒜胡國有蒜十許子共爲一株籜幕裹之名爲胡蒜尤辛於小蒜俗人亦呼之爲大蒜

揚州人謂蒻爲斑杖不知食之

荆楊人謂藋爲菽

蘘荷似蘠苴而白蘠苴色紫花生根中花未散時可食久置則銷爛不爲實矣葉似薑宜陰翳地種之常

依陰而生、

燕支葉似薊、花似蒲公、出西方、土人以染名爲燕支、中國人謂之紅藍、以染粉爲面色、謂爲燕支粉、今人以重絳爲燕支花所染也、燕支花非燕支所染自爲紅藍、爾舊謂赤白之間爲紅、卽今所謂紅藍也、

苦葴、一名苦蘵、子有裹形如皮弁、始生靑熟則赤、裹有實正圓如珠、亦隨裹靑赤、長安兒童謂爲洛神珠、一曰王母珠、一曰皮弁草

沈釀者、漢鄭宏爲靈文鄉嗇夫、行官京洛、未至、宿一

埭埭名沈釀於埭逢故舊友人四顧荒郊村落絕遠酤酒無處情抱不伸乃以錢投水中依口而飲飲盡酣暢皆得大醉因更爲沈釀川明旦乃分首而去

雜注第七

孫亮作流離屛風鏤作瑞應圖凡一百二十種

魏武帝以馬瑙石爲馬勒硨磲爲酒埦

莫難珠一名木難色黃出東夷

陽燧以銅爲之形如鏡向日則火生以艾承之則得火也

長安婦人好爲盤桓髻、到于今其法不絶墮馬髻、今無復作者倭墮髻一云墮馬之餘形也、

盤龍釵、梁冀婦所制、

梁冀改驚翠眉爲愁眉、

魏宮人好畫長眉、今多作翠眉警鶴髻、

孫權時名舸爲赤馬、言如馬之走陸也、又以舟名馳馬、

驚帆、曹眞有駃馬名爲驚帆、言其馳驟如烈風之舉帆疾也、

魏文帝宮人絕所愛者有莫瓊樹薛夜來田尚衣段巧笑四人日夕在側瓊樹乃制蟬鬢縹眇如蟬故曰蟬鬢巧笑始以錦衣絲履作紫粉拂面尚衣能歌舞夜來善為衣裳一時冠絕

問答釋義第八

程雅問董仲舒曰自古何謂稱三皇五帝對曰三皇三才也五帝五常也三王三明也五霸五嶽也

牛亨問曰將離別相贈以芍藥者何答曰芍藥一名可離故將別以贈之亦猶相招召贈之以文無文無

亦名當歸也欲忘人之憂則贈以丹棘丹棘一名忘憂草使人忘其憂也欲蠲人之忿則贈之青堂青堂一名合懽合懽則忘忿

程雅問拾爐木一名無患者昔有神巫名曰寶一本作實眊能符劾百鬼得鬼則以此爲棒殺之世人相傳以此木爲衆鬼所畏競取爲器用以却厭邪鬼故號曰無患也

牛亨問曰自古有書契已來便應有筆世稱蒙恬造筆何也答曰蒙恬始造卽秦筆耳以枯木爲管鹿毛

爲柱羊毛爲被所謂蒼毫非兎毫竹管也又問彤管何也答曰彤者赤漆耳史官載事故以彤管用赤心記事也

孫興公問曰世稱黃帝錬丹於鑿硯山乃得仙乘龍上天羣臣援龍鬚鬚墜而生草曰龍鬚有之乎答曰無也有龍鬚草一名縉雲草故世人爲之妄傳至如今有虎鬚草江東亦織以爲席號曰西王母席可復是西王母乘虎而墮其鬚也

牛亨問曰冕旒以繁露何也答曰綴珠垂下重如繁

露也、

程雅問曰、堯設誹謗之木何也、答曰、今之華表木也、以橫木交柱頭狀若花也、形似桔槔、大路交衢悉施焉、或謂之表木、以表王者納諫也、亦以表識衢路也、秦乃除之漢始復修焉、今西京謂之交午也

牛亨問曰、籍者何也、答曰、籍者尺二竹牒、記人之年名字物色縣之宮門案省相應、乃得入焉、

程雅問曰、凡傳者何也、答曰、凡傳皆以木爲之長五寸書符信於上又以一板封之皆封以御史印章所

以爲信也如今之過所也、

牛亨問曰、草木生類乎答曰生類也、又曰有識乎、答曰無識也又曰無識寧得爲生須也、答曰物有生而有識者、有生而無識者、有不生而有識者、有不生而無識者、夫生而有識者。蟲類也。生而無識者。草木也。不生而無識者。水土也。不生而有識者。鬼神也。

牛亨問曰、蟻名元駒者、何也答曰、河內人並河而見人馬數千萬皆如黍米遊動往來從旦至暮家人以火燒之人皆是蚊蚋馬皆是大蟻故今人呼蚊蚋曰

[illegible]爲蟻曰元駒也

[illegible]亨問曰、蟬名齊女者何、答曰、齊王后忿而死、尸變爲蟬、登庭樹、嘒唳而鳴、王悔恨、故世名蟬曰齊女也、

古今注卷下終

右崔豹古今注三卷見隋志子部其經部論語集
義八卷下注晉尚書左中兵郎崔豹撰亦不詳何
人今考豹字正熊燕國人惠帝時官至太傅丞見
世說新語注及經典釋文敘錄而敘錄載豹官爵
又同隋志然則豹亦能為經學者也唐志又有伏
侯古今注三卷乃漢順帝侍中伏無忌所撰詳見
本傳後漢書天文五行志下所引古今注皆伏侯
注也在崔豹前唐志以次豹後失考至後唐太常
博士馬縞又推廣豹書為中華古今注亦三卷其

門類則詳矣而不免重複通考錄馬書而遺崔注

不知其於義何居汝上王謨識

博物志叙

史稱張華讀書三十車作博物志四百武帝以爲繁存十卷今讀其書雖多奇聞異事而簡略不成大觀豈書傳旣久殘闕處多耶抑或繁非能博博不在繁耶辨龍鮓識劍氣定有一

毀不經人見之學問附于書以傳一讀再讀令人悔武帝之芟除而思有以覩其全也

錢塘唐琳玉林父識

博物志目錄

卷七

卷八

目錄終

博物志卷一

晉　張華著　　南昌楊之湘校

余視山海經及禹貢爾雅說文地志雖曰悉備各有所不載者作略說出所不見麤言遠方陳山川位象吉凶有徵諸國境界犬牙相入春秋之後並相侵伐其土地不可具詳其山川地澤略而言之正國十二博物之士一覽而鑒焉

地理略自魏氏日已前夏禹治四方而制之

河圖括地象曰地南北三億三萬五千五百里地部

之位、起形高大者有崑崙山、廣萬里、高萬一千里、神物之所生。聖人仙人之所集也。出五色雲氣、五色流水。其泉南流入中國。名曰河也。其山中應於天、最居中、八十城布繞之、中國東南隅居其一分、是奸城也。

中國之城、左濱海、右通流沙、方而言之、萬五千里、東至蓬萊。西至隴右。右跨京北。前及衡岳。堯舜土萬里、時七千里、亦無常、隨德劣優也。

堯別九州。舜爲十二。

秦前有藍田之鎮。後有胡苑之塞。左崤函。右隴蜀。西

通流沙險阻之國也。

蜀漢之土與秦同域。南跨邛筰。北阻褒斜。西即隈礙。

隔以劍閣。窮險極峻。獨守之國也。

周在中樞。西阻崤谷。東望荆川。南面少室。北有太嶽。

三河之分。雷風所起。四險之國也。

魏前枕黃河。背漳水。瞻王屋。望梁山。有藍田之寶。浮

池之淵。

趙東臨九州。西瞻恒嶽。有沃瀑之流。飛壺井陘之險。

至於頡陽涿鹿之野。

燕却背沙漠。進臨易水。西至君都。東至於遼。長蛇帶塞。險陸相乘也。

齊南有長城巨防陽關之險。北有河濟。足以爲固。越海而東。通於九夷。西界岱嶽。配林之險。坂固之國也。

魯前有淮水。後有岱嶽蒙羽之向。洙泗之流。大野廣土。曲阜尼丘。

宋北有泗水。南迄睢濊。有孟諸之澤。碭山之塞也。

楚後背方城。前及衡嶽。左則彭蠡。右則九嶷。有江漢之流。實險阻之國也。

南越之國。與楚為鄰。五嶺已前至于南海。負海之邦。交趾之土。謂之南裔。

吳左洞庭。右彭蠡。後濵長江。南至豫章。水戒險阻之國也。

東越通海。處南北尾閭之間。三江流入南海。通東治嵩海。深險絕之國也。

衛南跨於河。北得洪水。南過漢上。左通魯澤。右指黎山。

贊曰

地理廣大四海八方遐遠別域略以難詳侯王設險守固保疆遠遮川塞近備城隍司察奸非禁禦不良勿恃危阨慾其淫荒無德則敗有德則昌安扅猶懼乃可不怠進用忠直社稷永康教民以孝舜化以彰

地

天地初不足故女媧氏練五色石以補其闕斷鼇足以立四極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帝而怒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絶地維故天後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注焉

崑崙山北，地轉下三千六百里，有八元幽都，方二十萬里。地下有四柱，四柱廣十萬里。地有三千六百軸，犬牙相牽。

泰山一曰天孫，言爲天帝孫也，主召人魂魄。東方萬物始成，知人生命之長短。

考靈耀曰：地有四遊，冬至地上北而西三萬里，夏至地下南而東三萬里，春秋二分其中矣。地常動不止，譬如人在舟而坐，舟行而人不覺。七戎、六蠻、九夷、八狄，形類不同，而總謂之四海，言皆近海。海之言晦昏無

所覩也

地以名山爲輔佐。石爲之骨。川爲之脉。草木爲之毛。土爲之肉。三尺以上爲糞。三尺以下爲地。

山

五嶽華岱恒衡嵩、

按北太行山、而北去不知山所限極處亦如東海不知所窮盡也、

水

石者金之根甲石流精以生水、水生木、木含火、

漢北廣遠中國人尠有至北海者漢使驃騎將軍霍去病北伐單于至瀚海而還有北海明矣周日用曰余聞北海言蘇武牧羊之所去年德甚邈秪一池號北海蘇武牧羊常在於是耳此地見有蘇武湖非北溟之海

漢使張騫渡西海至大秦西海之濵有小崑崙高萬仞方八百里東海廣漫未聞有渡者

南海短狄未及西南夷以窮斷今渡南海至交趾者不絕也

史記封禪書云威宣燕昭遣人乘舟入海有蓬萊方丈瀛州三神山神人所集欲採仙藥蓋言先有至之

者其鳥獸皆白金銀爲宮闕悉在渤海中去人不遠
四瀆河出崑崙墟江出岷山濟出王屋淮出桐栢
八流亦出名山渭出鳥鼠漢出嶓冡洛出熊耳涇出
少室汝出燕泉泗出涪尾沔出月台沃出太山水有
五色有濁有清汝南有黃水華山有黑水滸水淵或
生明珠而岸不枯山澤通氣以興雷雲氣觸石膚寸
而合不崇朝以雨
江河水赤名曰泣血道路涉骸於河以處也

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賞封內名山者通靈助化位相亞也故地動臣叛名山崩王道訖川竭神去國隨已亡海投九仞之魚流水涸國之大誠也澤浮舟川水溢臣盛君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小人握命君子陵遲白黑不別大亂之徵也

援神契曰五嶽之神聖四瀆之精仁河者水之伯上應天漢太山天帝孫也主召人魂東方萬物始成故知人生命之長短

五方人民

東方少陽日月所出、山谷清、其人佼好、

西方少陰日月所入、其土窈冥。其人高鼻深目多毛。

南方太陽、土下水淺。其人大口多傲

北方太陰、土平廣深。其人廣面縮頸、

中央四析、風雨交山谷峻。其人端正。

東南之人食水產、西北之人食陸畜、食水產者、龜蛤

螺蚌以爲珍味、不覺其腥臊也、食陸畜者、貍兎鼠雀

以爲珍味、不覺其膻也、

有山者採。有水者漁。山氣多男。澤氣多女。平衍氣仁
高陵氣犯。叢林氣躄。故擇其所居。居在高中之平。下
中之高。則產好人。
居無近絕溪。群冢狐蟲之所近。此則死氣陰匿之處
也。
山居之民。多癭腫疾。由於飲泉之不流者。今荊南諸
山郡東。多此疾瘇。由踐土之無鹵者。今江外諸山縣。
偏多此病也。盧氏曰。不然也。在山南人有之。北人及吳楚無此病。蓋南出黑水。水土然也。如是不流泉井。界尤無此病也

物產

地性含水土山泉者，引地氣也。山有沙者生金，有穀者生玉。名山生神芝不死之草。上芝爲車馬，中芝爲人形，下芝爲六畜。土山多雲，鐵山多石。五土所宜，黃白宜種禾，黑墳宜麥黍，蒼赤宜菽，芊下泉宜稻，得其宜則利百倍。

和氣相感則生朱草，山出象車，澤出神馬，陵出黑丹，阜出土怪。江南大貝，海出明珠。仁主壽昌，民延壽命，天下太平。

名山大川孔穴相內和氣所出則生石脂玉膏食之不死神龍靈龜行於穴中矣

神宮在高石沼中有神人多麒麟琪芝神草有英泉飲之服三百歲乃覺不死去瑯琊四萬五千里

三珠樹生赤水之上

員丘山上有不死樹食之乃壽有赤泉飲之不老多大蛇爲人害不得居也

博物志卷一終

博物志卷二

外國

夷海内西北有軒轅國，在窮山之際，其不壽者八百歲。渚沃之野，鸞自舞，民食鳳卵，飲甘露。

白民國有乘黃，狀如狐，背上有角，乘之壽三千歲。

君子國人衣冠帶劍，使兩虎，民衣野絲，好禮讓不爭，土千里，多薰華之草，民多疾風氣，故人不蕃息，好讓，故爲君子國。

三苗國，昔唐堯以天下讓於虞，三苗之民非之，帝殺

有苗之民叛浮入南海爲三苗國

驩兜國其民盡似仙人帝堯司徒驩兜民常捕海島中人面鳥口去南國萬六千里盡似仙人也

大人國其人孕三十六年生白頭其兒則長大能乘雲而不能走蓋龍類去會稽四萬六千里

厭光國民光出口中形盡似猨猴黑色

結匈國有滅蒙鳥奇肱民善爲拭扛以殺百禽能爲飛車從風遠行湯時西風至吹其車至豫州湯破其車不以視民十年東風至乃復作車遣返而其國去

玉門關四萬里、

羽民國民有翼飛不遠多鸞鳥民食其卵去九疑四萬三千里、

穿胷國昔禹平天下會諸侯會稽之野防風氏後到殺之夏德之盛二龍降之禹使范成光御之行域外既周而還至南海經防風防風氏之二臣以塗山之戮見禹使怒而射之迅風雷雨二龍昇去二臣恐以刃自貫其心而死禹哀之乃拔其刃療以不死之草是爲穿胷民、

交趾民在穿胷東

孟舒國民人首鳥身、其先主爲霅氏、訓百官夏后之世始食卵孟舒去之、鳳凰隨焉、

異人

河圖玉版云、龍伯國人長三十丈、生萬八千歲而死、大秦國人長十丈中秦國人長一丈、臨洮人長三丈五尺、

禹致羣臣於會稽、防風氏後至、戮而殺之、其骨專車、長狄喬如身橫九畝長五丈四尺、或長長十丈、

秦始皇二十六年有大人十二見於臨洮長五丈足迹六尺東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大人國僬僥氏長三丈時含神霧

日東北極人長九丈

東方有螗螂沃焦防風氏長三丈短人處九寸遠夷之名雕題黑齒穿胸儋耳大竺歧首

子利國人一手二足拳反曲

無脊民居穴食土無男女死埋之其心不朽百年還化爲人細民其肝不朽百年而化爲人皆穴居處二

國同類也、

蒙雙民、昔高陽氏有同產而爲夫婦、帝放之此野、相抱而死、神鳥以不死草覆之、七年男女皆活、同頸二頭四手、是蒙雙民

有一國、亦在海中、純女無男、又說得一布衣、從海浮出、其身如中國人衣、兩袖長二丈、又得一破船、隨波出在海岸邊、有一人項中復有面、生得與語不相通、不食而死、其地皆在沃沮東大海中、

南海外有鮫人、水居如魚、不廢織績、其眼能泣珠、

嘔絲之野、有女子方跪、據樹而嘔絲、北海外也、

江陵有猛人。能化爲虎、俗又曰虎化爲人、好著紫葛、人足無踵、

日南有野女羣行、見丈夫狀、晶目、裸袒、無衣禣、

異俗

越之東、有駭沐之國、其長子生、則解而食之、謂之宜弟、其大父死、則負其母而棄之、言鬼妻不可與同居、周日用曰既其母爲鬼妻。則其子爲鬼子。亦合棄之矣。

楚之南、有炎人之國、其親戚死、朽之肉而棄之、然後

埋其骨、乃爲孝也、

秦之西有義渠國、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熏之卽煙上、謂之登遐、然後爲孝、此上以爲政、下以爲俗、中國未足爲非也、此事見墨子、周日用曰此事庶幾佛國之法且如是乎中國之徒亦如此也

荆州極西南界至蜀、諸民曰獠子、婦人妊娠、七月而産、臨水生兒、便置水中、浮則取養之、沈便棄之、然千百多浮、旣長、皆拔去上齒牙各一、以爲身飾、

毋丘儉遣王頎追高句麗王宮、盡沃沮東界、問其耆

老言國人常乘船捕魚遭風吹數十日東得一島上有人言語不相曉其俗常以七夕取童女沈海

交州夷名曰俚子俚子弓長數尺箭長尺餘以燋銅爲鏑塗毒藥於鏑鋒中人即死不時歛藏即膨脹沸爛須臾燋煎都盡唯骨耳其俗誓不以此藥治語人治之飲婦人月水及糞汁時有差者唯射猪犬者無他以其食糞故也燋銅者故燒器其長老唯別燋銅聲以物杵之徐聽其聲得燋毒者偏鑿取以爲箭鏑

景初中蒼梧吏到京云廣州西南接交州數郡桂林

晉興寧浦間人有病將死便有飛蟲大如小麥或云有甲在舍上人氣絕來食亡者雖復撲殺有斗斛而來者如風雨前後相尋續不可斷截肌肉都盡唯餘骨在更去盡貧家無相纏者或殯殮不時皆受此弊有佛力者則以衣服布帛五六重裹亡者此蟲惡梓木氣即以板鄣防左右并以作器此蟲便不敢近也入交界更無轉近郡亦有但微少耳

異產

漢武帝時弱水西國有人乘毛車以渡弱水來獻香

者帝謂是常香非中國之所乏不禮其使留久之帝幸上林苑西使千乘輿聞并奏其香帝取之看大如燕卵三枚與棗相似帝不悅以付外庫後長安中大疫宮中皆疫病帝不舉樂西使乞見請燒所貢香一枚以辟疫氣帝不得已聽之宮中病者登日並差長安中百里咸聞香氣芳積九月餘日香猶不歇帝乃厚禮發遣餞送

一說漢制獻香不滿斤西使臨去乃發香氣如大豆者拭著宮門香氣聞長安數十里經數日乃歇

漢武帝時、西海國有獻膠五兩者、帝以付外庫、餘膠半兩、西使佩以自隨、後從武帝射於甘泉宮、帝弓弦斷、從者欲更張弦、西使乃進、乞以所送餘香膠續之、座上左右莫不怪、西使乃以口濡膠、爲以住斷弦、兩頭相連注、弦遂相著、帝乃使力士各引其一頭、終不相離、西使曰、可以射、終日不斷、帝大怪、左右稱奇、因名曰續弦膠、

周書曰、西域獻火浣布、昆吾氏獻切玉刀。火浣布汙則燒之則潔、刀切玉如臈、布漢世有獻者、刀則未聞、

魏文帝黃初三年、武都西都尉王褒獻石膽二十斤、
四年獻三斤、

臨邛火井一所、從廣五尺、深二三丈、井在縣南百里、昔時人以竹木投以取火、諸葛丞相往視之、後火轉盛熱、盆蓋井上煮鹽得鹽、入以家火即滅、訖今不復燃也、

酒泉延壽縣南山名火泉、火出如炬、

徐公曰、西域使王暢說石流黃出足彌山、去高昌八百里、有石流黃數十丈、從廣五六十畝、有取流黃晝視孔中上狀如煙而高數尺、夜視皆如燈光明高尺

餘暢所親見之也言時氣不和皆往保此山

博物志卷二終

博物志卷三

異獸

漢武帝時，大宛之北胡人有獻一物，大如狗，然聲能驚人，雞犬聞之皆走，名曰猛獸。帝見之，怪其細小。及出苑中，欲使虎狼食之。虎見此獸，即低頭著地。帝為反觀，見虎如此，謂欲下頭作勢，起搏殺之。而此獸見虎甚喜，舐唇搖尾，徑往虎頭上立，因搦虎面，虎乃閉目低頭，匍匐不敢動。搦鼻下去，下去之後，虎尾下頭去。此獸顧之，虎輒閉目。

後魏武帝伐冒頓經白狼山逢師子使人格之殺傷甚衆王乃自率常從軍數百擊之師子哮吼奮起左右咸驚王忽見一物從林中出如狸起上王車軛師子將至此獸便跳起在師子頭上即伏不敢起於是遂殺之得師子一還來至洛陽三千里雞犬皆伏無鳴吠

九眞有神牛乃生谿上黑出時其鬬即海沸黄或出鬬岸上家牛皆怖人或遮則霹靂號曰神牛

昔日南貢四象各有雌雄其一雄死於九眞乃至南

海百有餘日其雌塗土著身不飲食空草長史問其所以聞之輒流涕

越嶲國有牛稍割取肉牛不死經日肉生如故

大宛國有汗血馬天馬種漢魏西域時有獻者

文馬赤鬣身白似若黃金名吉黃之乘復薊之露犬也能飛食虎豹

蜀山南高山上有物如獼猴長七尺能人行健走名曰猴玃一名化或曰猳玃同行道婦女有好者輒盜之以去人不得知行者或每遇其旁皆以長繩相引

然故不免此得男女氣自死故取男也取去爲室家其年少者終身不得還十年之後形皆類之意亦迷惑不復思歸有子者輒俱送還其家產子皆如人有不食養者其母輒死故無不敢養也及長與人無異皆以楊爲姓故今蜀中西界多謂楊率皆猳玃化之子孫時時相有玃爪者也

小山有獸其形好鼓一足如蠡澤有委蛇狀如轂長如轅見之者霸

猩猩若黃狗人面能言

異鳥

崇丘山有鳥一足一翼一目相得而飛名曰䖌見則吉良乘之壽千歲

比翼鳥一青一赤在參嵎山

有鳥如烏文首白喙赤足曰精衛故精衛常取西山之木石以塡東海

越地深山有鳥如鳩青色名曰冶鳥穿大樹作巢如升器其戸口徑數寸周飾以土堊赤白相次狀如射侯伐木見此樹卽避之去或夜冥人不見鳥鳥亦知

人不見巳也鳴曰咄咄去明日便宜急上樹去鳴咄咄下去明日便宜急下若使去但言笑而不巳者可止伐也若有穢惡及犯其止者則虎通夕來守人不去者即害人此鳥白日見其形鳥也夜聽其鳴人也時觀樂便作人悲喜形長三尺澗中取石蟹就人火間炙之不可犯也越人謂此鳥爲越祝之祖

異蟲

南方有落頭蟲其頭能飛其種人常有所祭祀號曰蟲落故因取之焉以其飛因服便去以耳爲翼將曉

還復著體矣時往往得此人也、

江南山谿中水射工蟲甲類也長一二寸口中有弩形氣射人影隨所著處發瘡不治則殺人今鸂鶒蟲溺人影亦隨所著處生瘡 盧氏曰以雞腸草搗塗經日即愈周日用曰萬物皆有所相感愚聞以霹靂木擊鳥影其鳥應時落地雖未嘗試以是類知必有之

蝮蛇秋月毒盛無所蜇螫嚙草木以泄其氣草木即死人樵採設爲草木所傷刺者亦殺人毒治於蝮蠚、謂之蛇迹也、

華山有蛇名肥遺六足四翼見則天下大旱

常山之蛇名率然有兩頭觸其一頭頭至觸其中則兩頭俱至孫武以喻善用兵者

異魚

南海有鰐魚狀似鼉斬其頭而乾之去齒而更生如此者三乃止

東海有牛體魚其形狀如牛剝其皮懸之潮水至則毛起潮去則毛伏

東海鮫錯魚生子子驚還入母腸尋復出

吳王江行食鱠有餘棄於中流化爲魚今魚中有名

吳王鱠餘者、長數寸、大者如箸、猶有鱠形、

廣陵陳登食鱠作病、華佗下之、膾頭皆成蟲、尾猶是

鱠

東海有物、狀如凝血、從廣數尺、方員、名曰鮓魚、無頭目處、所内無藏、衆蝦附之、隨其東西、人煑食之、

異草木

太原晉陽以北生屏風草。

海上有草焉、名篩、篩音師、其實食之如大麥、七月稔熟、名曰自然谷、或曰禹餘糧、

堯時有屈佚草生於庭、佞人入朝、則屈而指之、一名指佞草。

右詹山帝女、化為詹草、其葉鬱茂、其華黃、實如豆、服者媚於人、

止些山多竹、長千仞、鳳食其實、去九疑萬八千里、

江南諸山郡中、大樹斷倒者、經春夏生菌、謂之椹、食之有味、而忽毒殺人、云此物往往自有毒者、或云蛇所著之、楓樹生者、啖之令人笑不得止、治之、飲土漿即愈、

卷三終

博物志卷四

物性

九竅者胎化。八竅者卵生。龜鼈皆此類、或卵生影伏、

白鷁雄雌相視則孕、或曰雄鳴上風則雌孕、

兎舐毫望月而孕。口中吐子。舊有此說、余自所見也、

大腰無雄、龜鼉類也、無雄與蛇通氣則孕、細腰無雌、蜂類也、

取桑蠶則阜螽子呪而成子、詩云螟蛉之子、蜾蠃負之是也、

蠶三化、先孕而後交、不交者亦產子、子後爲蠶、皆無眉目、易傷、收採亦薄、

鳥雌雄不可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二足而翼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

鵲巢門戶背太歲、得非才智也。

鸐雉長尾、雨雪惜其尾、棲高樹杪、不敢下食、往往餓死、魏景初中天下所說、

鸛水鳥也、伏卵時、卵冷則不沸、取礜石周繞卵、以時助燥氣、故方術家以鸛　中礜石、

山雞有美毛、自愛其色、終日映水、目眩則溺死、

龜三千歲、遊於蓮葉、巢於卷耳之上、

屠龜解其肌肉、唯腸連其頭、而經日不死、猶能齧物、鳥往食之、則爲所得、漁者或以張鳥、神蚍復續、

螃蟹以背行、快於足、

周官云、貉不渡汶水、鸜不渡濟水、魯國無鸜鵒、來巢記異也、

橘渡江北化爲枳、今之江東、甚有枳橘、

百足一名馬蚿、中斷成兩段、各行而去、

物理

凡月暈隨灰畫之隨所畫而闕、淮南子云未詳其法

麒麟闘而日蝕、鯨魚死則彗星出、嬰兒號婦乳出、

莊子曰、地三年種蜀黍其後七年多蛇、

積艾草三年後燒津液下流成鉛錫已試有驗、

煎麻油水氣盡無煙不復沸則還冷可內手攪之得

水則焰起散卒不滅此亦試之有驗、

庭州灞水以金銀鐵器盛之皆漏唯瓠葉不漏、

龍肉以醯漬之則文章生、

積油滿萬石則自然生火武帝泰始中武庫火積油所致

物類

燒鉛錫成胡粉猶類也

燒丹朱成水銀則不類物同類異用者

魏文帝所記諸物相似亂者

武夫怪石似美玉 蛇床亂蘼蕪 薺苨亂人參

杜衡亂細辛 雄黃似石流黃 鯿魚相亂以有大小相異 敵休亂門冬 百部似門冬 房葵

似狠毒。鉤吻草與荇華相似　拔揳與萆薢相似。一名狗脊

藥物

烏頭天雄、附子一物。春秋冬夏採各異也。

遠志苗曰小草、根曰遠志、

芎藭苗曰江蘺、根曰芎藭、

菊有二種、苗花如一、唯味小異、苦者不中食

野葛食之殺人、家葛種之三年不收、後旅生亦不可食

神仙傳云松柏脂入地千年化爲茯苓茯苓化爲琥珀琥珀一名江珠今泰山出茯苓而無琥珀益州永昌出琥珀而無茯苓或云燒蜂巢所作未詳此二說

地黃藍首斷心分根葉種皆生女蘿寄生兎絲兎絲寄生木上生根不著地

菫花朝生夕死

藥論

神農經曰上藥養命謂五石之練形六芝之延年也中藥養性合歡蠲忿萱草忘憂下藥治病謂大黃除

實當歸止痛夫命之所以延性之所以利痛之所以止當其藥應以痛也違其藥失其應卽怨天尤人設鬼神矣

神農經曰藥物有大毒不可入口鼻耳目者卽殺人一曰鉤吻盧氏曰陰也黃精不相連根苗獨生者是也二曰鴟狀如雌雞生山中三曰陰命赤色著木縣其子山海中四曰內童狀如鵞亦生海中五曰鴆羽如雀黑頭赤喙亦曰蝺蜥生海中雄曰蝺雌曰蜥也

神農經曰藥種有五物一曰狼毒占斯解之二曰巴豆藿汁解之三曰　　湯解之四曰天雄烏頭大豆

解之五曰班茅戎鹽解之毒采害小兒乳汁解先食飲二升

食忌

人啖豆三年則身重行止難

啖榆則眠不欲覺

啖麥稼令人力健行

飲眞茶令人少眠

人常食小豆令人肥肌麤燥

食鷰麥令人骨節斷解

人食鸞肉不可食水爲蛟龍所吞

人食冬葵爲狗所齧瘡不差或致死

馬食穀則足重不能行

雁食粟則翼重不能飛

藥術

胡粉白石灰等以水和之塗鬢鬚不白塗訖著油單裹令温煖候欲燥未燥間洗之湯則不得著晚則多折用暖湯洗訖澤塗之欲染當熟洗鬢鬚有膩不著藥臨染時亦當拭鬚燥温之

陳葵子、微火炒、令爆咤、散著熟地、遍蹋之、朝種暮生、遠不過經宿耳、

陳葵子秋種、覆蓋令經冬不死、春有子也、周日用曰愚聞熟地植生萊蘭擣石流黃篩於其上以盆覆之即時可待又以變白牡丹爲五色皆以沃其根以紫草汁則變之紫紅花汁則變紅並未試於理可焉此出爾雅

燒馬蹄羊角成灰、春夏散著濕地、生羅勒

蟹漆相合成爲神仙藥、服食方云、

戲術

削木令圓、擧以向日、以艾於後承其影、則得火、

取火法如用珠取火多有說者此未試
神農本草云雞卵可作琥珀其法取伏卵段黃白渾
雜者煑及尚軟隨意刻作物以苦酒漬數宿既堅內
著粉中佳者乃亂真矣此世所恒用作無不成者
燒白石作白灰既訖積著地經日俱冷遇雨及水澆
即便燃煙焰起
五月五日埋蜻蜓頭於西向戶下埋至三日不食則
化成青真珠又云埋於正中門
蜥蜴或名蝘蜓以器養之以朱砂體盡赤所食滿七

斤治擣萬杵點女人支體終年不滅唯房室事則滅
故號守宮傳云東方朔漢武帝試之有驗。
取鼈挫令如碁子大擣赤莧汁和合厚以茅苞五六
日中作投地中經旬臠臠盡成鼈也、

博物志卷四終

博物志卷五

方士

魏武帝好養性法，亦解方藥，招引四方之術士，如左元放華佗之徒無不畢至。周日用曰曹雖好奇而心道異如何招引方術之人乎如以左元放而兼見殺者若非變化已至滅身故有道者不合親之矣既要試術卽可乎

魏王所集方士名

上黨王真　隴西封君達　甘陵甘始　魯女生

譙國華佗字元化　東郭延年　冷壽光　唐雪

河南卜式　張貂　汝南費長房　薊子訓　鮮奴

辛　魏國軍吏河南趙聖卿　陽城郄儉字孟節

盧江左慈字元放

右十六人、魏文帝東阿王、仲長統所說、皆能斷穀不食、分形隱沒、出入不由門戶、左慈能變形、幻人覗聽、厭刻鬼魅、皆此類也、周禮所謂怪民、王制稱挾左道者也、

魏時方士甘陵甘始、

盧江有左慈、陽城有郄儉、始能行氣導引、慈曉房中之術、善辟穀不食、悉號二百歲人、凡如此之徒、武帝

皆集之於魏、不使遊散、皆始老而少容、曹子建客閩
其所行始言本師姓韓、字世雄、嘗與師於南海作金
投數萬斤於海、又取鯉魚一雙、鯉遊行沈浮、有若處
淵、其無藥者已熟而食、言此藥去此踰遠萬里、已不
可行、不能得也、
皇甫隆遇青牛道士、姓封名君達、其餘養性法、即可
放用、大略云、體欲常少勞、無過虛、食去肥濃、節酸鹹、
減思慮、損喜怒、除馳逐、愼房室、施瀉秋冬閉藏、别篇
武帝行之有效、

文帝典論曰陳思王曹植辯道論云世有吾王悉招
至之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郄儉始能行
氣儉善辟穀悉號三百歲人自王與太子及余之兄
弟咸以爲調笑不全信之然嘗試郄儉辟穀百日猶
與寢處行步起居自若也夫人不食七日則死而儉
乃能如是左慈修房中之術可以終命然非有至情
莫能行也甘始老而少容自諸術士咸共歸之王使
郄孟節主領諸人

近魏明帝時河東有焦生者裸而不衣處火不燋人

冰不凍杜恕爲太守親所呼見皆有實事 周日用曰焦孝然居河東一菴大雪菴倒人已爲死而視之蒸氣於雪略無變色時或折薪惠人而已故魏書云自羲皇以來一人而已

潁川陳元方韓元長時之通才者所以並信有仙者其父時所傳聞河南密縣有成公其人出行不知所至復來還語其家云我得仙因與家人辭訣而去其步漸高良久乃沒而不見至今密縣傳其仙去二君以信有仙蓋由此也 周日用曰豈惟二子乎

桓譚新論說方士有董仲君罪繫獄佯死臭自陷出

旣而復生

黃帝問天老曰天地所生豈有食之令人不死者乎天老曰太陽之草名曰黃精餌而食之可以長生太陰之草名曰鉤吻不可食入口立死人信鉤吻之殺人不信黃精之益壽不亦惑乎 周日用曰草旣殺人仍無益壽者也若殺人無驗則益壽不可信矣

服食

左元放荒年法擇大豆麤細調勻必生熟按之令有光煙氣徹豆心內先不食一日以冷水頓服訖其魚

肉菜果、不得復經口、渴卽飲水、慎不可煖飲、初小困
十數日後、體力壯健、不復思食、
斂法服三升爲劑、亦當隨食先食多少增損之、盛豐
欲還者、煑葵子及脂蘇、服肉羹、漸漸飲之、須豆下乃
可食、豆未盡而以實物、腸塞則殺人、矣此未試、或以
爲然、周日用曰、一說臘塗麩餅炙餅令熱卽塗之以意量多少卽食之如常渴卽飲冷水忌熱茶耳
孔子家語曰、食水者、乃耐寒而苦浮、食土者無心不
息、食木者多而不治、食石者肥澤而不老、食草者善
走而愚、食桑者有緒而蛾、食肉者勇而悍、食氣者神

明而壽食穀者智慧而夭不食者不死而神仙傳曰

維食者百病妖邪之所鍾焉

西域有蒲萄酒積年不敗彼俗云可十年飲之醉彌

月乃解

所食逾少心開逾益所食逾多心逾塞年逾損焉

辨方士

漢淮南王謀反被誅亦云得道輕舉周日用曰漢書云淮南自刑應不然乎得道輕舉非虛事也至今維陽境內馬迹猶存且口與成公同處皆上品眞人耳既談道德肯圖叛逆之事況恒行陰肯好書鼓不善弋獵淮南內書言神仙黃白之術去反事遠矣夫古今書傳多黜仙

道者慮帝王公侯廢萬幾而慕其道故隱而不書唯老聃不可掩而云二百歲後西遊流沙不知所之唐書云蜀有女道士謝自然白日上昇此久歷代史籍未嘗言也

鉤弋夫人被殺於雲陽而言尸解柩空、周日用日史云夫人被大風拔樹揚沙揭石亦不云尸解柩空

文典論云議郎李覃學郄儉辟穀、食茯苓、飲水中不寒、洩痢殆至殞命、軍祭酒宏農董芬學甘始鴟視狼頭呼吸吐納、為之過差、氣閉不通、良久乃蘇、寺人嚴峻就左慈學補導之術、閹豎真無事於斯、而逐聲若此

又云王仲統云甘始左元放東郭延年行容成御婦人法並為丞相所錄間行其術亦得其驗降就道士劉景受雲母九子元方年三百歲莫知所在武帝恒御此藥亦云有驗劉德治淮南王獄得枕中鴻寶秘書及子向咸而奇之信黃白之術可成謂神仙之道可致卒亦無驗乃以罹罪也周日用曰神仙之道學之匪一朝一夕而可得黃白者也仍須有分昇騰者應須有骨安可偶然而得效也

劉根不覺饑渴或謂能忍盈虛王仲都當盛夏之月十鑪火炙之不熱當嚴冬之時裸之而不寒恒君山

以爲性耐寒暑君山以無仙道好奇者爲之前者已述焉

司馬遷云無堯以天下讓許由事揚雄亦云誇大者爲之揚雄又云無仙道桓譚亦同

博物志卷六

人名攷

昔彼高陽是生伯鯀、布土取帝之息壤以填洪水、

殷三仁微子、箕子、比干、

文王四友南宮括、散宜生、閎夭太顛、仲尼四友顔淵、

子貢子路子張、

曹參字伯敬、

蔡伯喈母袁公妹、曜卿姑也、

古之善射者甘蠅、蠅之弟子曰飛衛、

平原管輅、善卜筮、解鳥語、

蔡邕有書萬卷、漢末年載數車與王粲、粲亡後、相國掾魏諷謀反、粲子與焉、既被誅、邕所與粲書、悉入粲族子葉、字長緒、即正宗父、正宗即輔嗣兄也、初粲與族兄凱避地荆州、依劉表、表有女、表愛粲才、欲以妻之、嫌其形陋周率、乃謂曰、君才過人而體貌躁、非女婿才、凱有風貌、乃妻凱、生葉、即女所生、

太丘長陳寔、寔子鴻臚卿紀、紀子司空羣、羣子泰、四世於漢魏二朝有重名、而其德漸小減、故時人爲其

語曰、公慙卿、卿慙長、

文籍攷

聖人制作曰經、賢者著述曰傳。鄭元注毛詩曰箋。不解此意、或云毛公嘗為北海郡守、元是此郡人、故以為敬、

何休注公羊傳云、何氏學、又不能解者、或答云休謙詞受學於師、乃宣此義、不出於己、此言為允、

太古書今見存有、神農經、山海經。或云禹所作、周易、蔡邕云、禮記月令、周公作、周日用日禮記疏云第一是呂不韋春秋明呂氏所

制蔡邕云周公未之詳也

謚法司馬法周公所作

余友下邳陳德龍謂余言曰靈光殿賦南郡宜城王子山所作子山嘗之泰山從鮑子真學算過魯國都殿而賦之還歸本州溺死湘水時年二十餘也

地理攷

周自后稷至於文武皆都關中號爲宗周秦爲阿房殿在長安西南二十里殿東西千步南北三百步上可以坐萬人庭中受十萬人二世爲趙高所殺於宜

春宮在杜城南三里葬於旁、
周時德澤盛高大以爲宮柱名曰蒿宮。
姜原祠在渭城長安西南三十里、
盜跖冢在大陽縣西、
逌歎冢在鴻水縣界、
始皇陵在驪山之北高數十丈周迴六七里今在陰盤縣界北陵雖高大不足以銷六丈冰背陵鄣使東西流又此山名運取大石於渭北渚故歌曰運石甘泉口渭水爲不流千人唱萬人鉤金陵餘石大如塸、

土屋其銷功力皆如此類、盧氏曰秦民奢侈自知葬麓從難發也高則難上固則難攻項羽爭衡之時發其陵未詳其至棺否

舊洛陽字作𢘐邊各、火行也、忌水、故去水而加隹、又魏於行次為土、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故復隹加水、變雒為洛焉、

洞庭君山、帝之二女居之、曰湘夫人、又荊州圖經曰、湘君所遊、故曰君山、

南荊臧江陵有臺甚大、而有一柱、衆木皆拱之、

典禮攷

三讓、一曰讓禮、二曰固讓、三曰終讓、

漢承秦羣臣上書皆曰昧死言。

王莽盜位慕古去昧死曰稽首光武因而不改、

肉刑明王之制、荀卿每論之、至漢文帝感太倉公女之言而廢之、班固著論宜復、迄漢末魏初陳紀又論宜申古制、孔融云不可復欲申之、鍾繇王朗不同、遂寢夏侯元李勝、曹羲丁謐、建私議各有彼此、多云時未可復故遂寢焉、

上公備物九錫、一大輅各一元牡二駟、二袞冕之服

赤舄副之三軒懸之樂六佾之舞四朱戶以居五納陛以登六虎賁之士三百人七鈇鉞各一八彤弓一彤矢百玈弓十玈矢千九秬鬯一卣珪瓚副之

樂攷

漢末喪亂無金石之樂魏武帝至漢中得杜夔舊法始後設軒懸鐘磬至於今用之於夔也

服飾攷

漢末喪亂絕無玉佩始復作之今之玉佩受於王粲古者男子皆絲衣有故乃素服又有冠無幘故雖凶

事皆著冠也

漢中興士人皆冠葛巾、建安巾

魏武帝造白帢於是遂廢唯二學書生猶著也、

器名攷

寶劍名鈍鉤湛盧豪曹魚腸巨闕五劍皆歐冶子所作、龍泉太阿上市三劍皆楚王者、

風胡子因吳請干將歐冶子作、干將陽龍文莫邪陰漫理此二劍吳王使干將作莫邪、干將妻也、夫妻共作劍也

赤刀周之寶器也、

物名攷

古駿馬有飛兎腰褭。

周穆王八駿、赤驥 飛黃 白蟻 華騮 騄耳 騧騟 渠黃 盜驪

唐公有驌驦、

項羽有騅、周日用曰曹公有流影而呂有赤兎皆後來有良駿也

周穆王有犬、名耗。毛白

晉靈公有畜狗名獒、

韓國有黑犬名盧、

宋有駿犬曰䧿。

犬四尺爲獒。

張騫使西域還乃得胡桃種。

徐州人謂塵土爲蓬塊吳人謂跋跌。

博物志卷六終

博物志卷七

異聞

昔夏禹觀河見長人魚身出曰吾河精豈河伯也

馮夷華陰潼鄉人也得仙道化爲河伯豈道同哉仙夷乘龍虎水神乘魚龍其行恍惚萬里如室

夏桀之時爲長夜宮於深谷之中男女雜處十旬不出聽政天乃大風揚沙一夕塡此宮谷又曰石室瑤臺關龍逢諫桀言曰吾之有民如天之有日日亡我則亡以爲龍逢妖言而殺之其後山復於谷下及在

上耆老相與諫桀又以爲妖言而殺之

夏桀之時費昌之河上見二日在東者爛爛將起在西者沉沉將滅若疾雷之聲昌問於馮夷曰何者爲殷何者爲夏馮夷曰西夏東殷於是費昌徙族歸殷

武王伐紂至盟津渡河大風波武王操戈秉麾麾之風波立霽

魯陽公與韓戰酣而日暮援戈麾之日因反三舍

太公爲灌壇令武王夢婦人當道夜哭問之曰吾是東海神女嫁於西海神童今灌壇令當道廢我行我

行必有大風雨而太公有德吾不敢以暴風雨過是毁君德武王至明日召太公三日三夜果有疾風暴雨從太公邑外過

晉文公出大蛇當道如拱文公反修德使吏守蛇吏夢天殺蛇曰何故當聖君道覺而視蛇則自死也

齊景公伐宋過泰山夢二人怒公謂太公之神晏子謂宋祖湯與伊尹也爲言其狀湯晳容多髮伊尹黑而短即所夢也景公進軍不聽軍鼓毁公怒散軍伐宋

徐偃王志云徐君宮人娠而生卵以爲不祥棄之水濵獨孤母有犬名鵠蒼獵於水濵得所棄卵銜以東歸獨孤母以爲異覆煖之遂𧊒成兒生時正偃故以爲名徐君宮中聞之乃更錄取長而仁智襲君徐國後鵠蒼臨死生角而九尾實黃龍也偃王又葬之徐界中今見狗襲偃王既其國仁義著聞欲舟行上國乃通溝陳蔡之間得朱弓矢以已得天瑞遂因名爲弓自稱徐偃王江淮諸侯皆伏從伏從者三十六國周王聞遣使乘駟一日至楚使伐之偃王仁不忍

鬭其民、為楚所敗、逃走彭城武原縣東山下、百姓隨之者以萬數、後遂名其山為徐山、山上立石室、有神靈、民人祈禱、今皆見存、

海水西、夸父與日相逐、走渴飲水、河謂不足、北飲大澤、未至、渴而死、棄其策杖、化為鄧林、

澹臺子羽渡河、齎千金之璧於河、河伯欲之、至陽侯波起、兩鮫挾船、子羽左摻璧、右操劍、擊鮫、皆死、既渡、三投璧於河伯、河伯躍而歸之、子羽毀而去、

荊軻、字次非、渡鮫夾船、次非不奏、斷其頭、而風波靜

除，周日用曰余嘗行經荆將軍墓墓與羊霸哀冢鄰若安伯施云爲荆將軍所伐乃在此也其地在苑陵之源求見其墓碑將軍名乃作次非字也

東阿王勇士有菑丘訢過神淵使飲馬馬沉訢朝服擕劍二日一夜殺二蛟一龍而出雷隨擊之七日夜眇其左目

漢滕公薨求葬東都門外公卿送喪駟馬不行跼地悲鳴跑蹄下地得石有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遂葬焉

衛靈公葬得石槨銘曰不逢箕子靈公奪我里

漢西都時南宮寢殿內有醇儒王史威長死葬銘曰明明哲士知存知亡崇隴原亹非寧非康不封不樹作靈乘光厥銘何依王史威長

元始元年中謁者沛郡史岑上書訟王宏奪董賢璽綬之功靈帝和光元年遼西太守黃翻上言海邊有流屍露冠絳衣體貌完全使翻感夢云我伯夷之弟孤竹君也海水壞吾棺槨求見掩藏民有襁褓視皆無疾而卒

漢末關中大亂有發前漢時冢者人猶活既出平復

如舊魏郭后愛念之錄著宮內常置左右問漢時宮中事說之了了皆有次序后崩哭泣過禮遂死焉

漢末發范友明冢奴猶活友明霍光女壻說光家事廢立之際多與漢書相似此奴常遊走於民間無止住處今不知所在或云尚在余聞之於人可信而目不可見也

大司馬曹休所統中郎謝璞部曲義兵奚儂恩女年四歲病沒故埋葬五日復生太和三年詔令休使父母同時齎女來視其年四月三日病死四日埋葬至

八日同墟入採桑聞兒生活今能飲食如常

京兆都張潛客居遼東還後爲駙馬都尉關内侯表言故爲諸生太學時聞故太尉常山張顥爲梁相天新雨後有鳥如山鵲飛翔近地市人擲之稍下墮民爭取之即爲一員石言縣府顥令搥破之得一金印文曰忠孝侯印顥表上之藏於官庫後議郎汝南樊行夷校書東觀表上言堯舜之時舊有此官今天降印宜可復置

孝武建元四年天雨粟孝元景寧元年南陽郡內雨

穀小者如黍粟而青黑味苦大者如大豆赤黃味如
麥下三日生根葉狀如大豆初生時也
代城始築立板幹一旦亡西南四五十板於澤中自
立結草爲外門因就營築焉故其城直周三十七里
爲九門故城處爲東城

博物志卷七終

博物志卷八

史補

黄帝登仙其臣左徹者削木象黄帝帥諸侯以朝之七年不還左徹乃立顓頊左徹亦仙去也

堯之二女舜之二妃曰湘夫人舜崩二妃啼以涕揮竹竹盡斑

處士東里塊責禹亂天下事禹退作三章强者攻弱者守敵戰城郭蓋禹始也

大姒夢見商之庭產棘乃小子發取周庭梓樹樹之

于闕閒梓化爲松栢棫柞覺驚以告文王文王曰愼勿言冬日之陽夏日之餘不召而萬物自來天道尚左日月西移地道尚右水潦東流天不享於殷自發之未生於今十年禹羊在牧水潦東流天下飛鴻滿野日之出地無移照乎

武王伐殷舍於幾逢大雨焉率輿三百乘甲三千一日一夜行三百里以戰於牧野

成王冠周公使祝雍曰辭達而勿多也祝雍曰近於民遠於佞近於義嗇於時惠於財任賢使能陛下擿

顯先帝光耀以奉皇天之嘉祿欽順仲壹之言曰遵並大道郊域康阜萬國之休靈始明元服推遠童稚之幼志宏積文武之就德肅勤高祖之清廟六合之內靡不蒙德歲歲與天無極右孝昭用成王冠辭

止雨祝曰天生五穀以養人民今天雨不止用傷五穀如何如何靈而不幸殺牲以賽神靈雨則不止鳴鼓攻之朱綠繩縈而脅之

請雨曰皇皇上天照臨下土集地之靈神降甘雨庶物羣生咸得其所

禮記曰孔子少孤不知其父墓母亡問於鄹曼父之母乃合葬於防防墓又崩門人後至孔子問來何遲門人實對孔子不應如是者三乃潸然流涕而止曰古不修墓蔣濟何晏夏侯元王肅皆云無此事注記者謬時賢咸從之周日用曰四士言無者後有何理而述之在愚所見實未之無矣且徵在與梁紇野合而生事多隱之況我正生而父已死既隱何以知之非問曼父之母安得合葬於防也

孔子東遊見二小兒辯鬭問其故一小兒曰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小兒曰以日出而遠而日中時近一小兒曰日初出時大如車蓋及日

中時如盤盂此不為遠者小而大者近乎一小兒曰日初出滄滄涼涼及其中而探湯此不為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謂兩小兒曰孰謂汝多知乎亦出列子周日用曰且當中向熱者炎氣直下也譬猶火氣直上而與旁暑其炎涼可悉耳是明初出近而當中遠矣豈聖人背對乎

子路與子貢過鄭神社社樹有鳥神牽攣子路子貢說之乃止

春秋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公羊傳曰有以告者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盧曰以其時非應故孔子泣而感之麟曰生三

策蓋天使
報聖人
左傳曰、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
燕太子丹質於秦、秦王遇之無禮、不得意、思欲歸請
於秦王、王不聽、謬言曰、令烏頭白、馬生角、乃可、丹仰
而歎、烏卽頭白、俯而嗟、馬生角、秦王不得已而遣之、
爲機發之橋、欲陷丹、丹驅馳過之、而橋不發、遁到關、
關門不開、丹爲雞鳴、於是衆雞悉鳴、遂歸、
詹何以獨繭絲爲綸、芒針爲鉤、荆篠爲竿、剖粒爲餌、
引盈車之魚於百仞之淵、汨流之中、綸不絕、鉤不申、

竿不撓、

薛譚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旨、於一日遂辭歸、秦青乃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震林木、響遏行雲、薛譚乃謝求返、終身不敢言歸、秦青顧謂其友曰、昔韓娥東之齊、遺糧、過雍門、鬻歌假食而去、餘響遶梁、三日不絕、左右以其人弗去、過逆旅、凡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一里老幼喜歡抃舞、弗能自禁、乃厚賂而遣之、故雍門人至今善歌哭、效娥之遺聲也、

趙襄子率徒十萬、狩於中山、藉芿燔林、扇赫百里、有

人從石壁中出隨煙上下若無所之經涉者襄子以爲物徐察之乃人也問其奚道而處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爲火其人者不知也魏文侯聞之問於子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聞於夫子和者同於物物無得而傷閡者游金石之間及蹈於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刳心去智商未能也雖試語之而卽暇矣文侯曰夫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夫子能而不爲文侯不悅

更羸謂魏王曰臣能射虛發而下鳥王曰然可於

此乎曰聞有鳥從東來羸虛發而下之也

澹臺子羽子溺水死欲葬之滅明曰此命也與螻蟻何親與魚鼈何讎遂使勿葬

列傳云聶政刺韓相白虹爲之貫日要離刺慶忌彗星襲月專諸刺吳王僚鷹擊殿上

齊桓公出因與管仲故道自燉煌西涉流沙往外國沙石千餘里中無水時則有沃流處人莫能知皆乘駱駝駱駝知水脉遇其處輒停不肯行以足蹋地人於其蹋處掘之輒得水

楚熊渠子夜行，射寢石，以爲伏虎，矢爲沒羽。

漢武帝好仙道，祭祀名山大澤以求神仙之道。時西王母遣使乘白鹿告帝當來，乃供帳九華殿以待之。七月七日夜漏七刻，王母乘紫雲車而至於殿西，南面東向，頭上戴七種青氣，鬱鬱如雲。有三青鳥，如烏大，使侍母旁。時設九微燈。帝東面西向。王母索七桃，大如彈丸，以五枚與帝，母食二枚。帝食桃，輒以核著膝前。母曰：取此核將何爲？帝曰：此桃甘美，欲種之。母笑曰：此桃三千年一生實。唯帝與母對坐，其從者皆

不得進時東方朔竊從殿南廂朱鳥牖中窺母母顧之謂帝曰此窺牖小兒嘗三來盜吾此桃帝乃大怪之由此世人謂方朔神仙也

君山有道與吳包山潛通上有美酒數斗得飲者不死漢武帝齋七日遣男女數十人至君山得酒欲飲之東方朔曰臣識此酒請視之因一飲致盡帝欲殺之朔乃曰殺朔若死此爲不驗以其有驗殺亦不死乃赦之

博物志卷八終

博物志卷九

雜說上

老子云、萬民皆付西王母、唯王聖人真人仙人道人之命上屬九天君耳、

黃帝治天下、百年而死、民畏其神百年、用其教百年、故曰黃帝三百年、上古男三十而妻女二十而嫁、曾子曰、弟子不學古知之矣、貧者不勝其憂、富者不勝其樂、

昔西夏仁而去兵、城廓不修、武士無位、唐伐之、西夏

亡昔者元都賢鬼神道、廢人事、其謀臣不用龜筴是
從、忠臣無祿、神巫用國
榆罔氏之君、孤而無使、曲沃進伐之、以亡
昔有巢氏有臣而貴任之、專國主斷、已而奪之臣怒
而生變、有巢以亡、昔者清陽强力、貴美女不治國而
亡、
昔有洛氏宮室無常、囿池廣大、人民困匱、商伐之、有
洛以亡、
神仙傳曰、說上據辰尾爲宿、歲星降爲東方朔、傅說

死後有此宿東方生無歲星、

曾子曰好我者知吾美矣惡我者知吾惡矣、

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后稷生乎巨跡伊尹生乎空桑、

箕子居朝鮮其後伐燕之朝鮮亡入海爲鮮國師兩妻墨色珥兩青蛇蓋句芒也、

漢興多瑞應至武帝之世特甚麟鳳數百王莽時郡國多稱瑞應歲歲相壽皆由順時之欲承旨求媚多無實應乃使人猜疑、

子胥伐楚、燔其府庫、破其九龍之鍾、
蓍一千歲而三百夢、其本以老、故知吉凶、蓍末大於
本為上吉、莖必沐浴、齋潔食香、每日望浴蓍、必五浴
之、浴龜亦然、明夷曰、昔夏后夢乘飛龍而登於天、而
牧占四華、皐陶曰吉、昔夏啓夢徙九鼎、啓果徙之、
昔舜夢登天、為神牧占有黃龍、神曰不吉、武王伐殷
而牧占蓍老、蓍老曰吉、桀夢伐唐、而牧占熒惑、曰不
吉、昔鯀夢注洪水、而牧占大明、曰不吉、有初無後、
蓍末大於本為卜吉、次蒿、次荊、皆如是、龜蓍皆月望

浴之

水石之怪爲龍罔象、木之怪爲蘷罔兩、土之怪爲獖羊、火之怪爲宋無忌、

鬬戰死亡之處、其人馬血積年化爲燐、燐著地及草木如露、略不可見、行人或有觸者、著人體便有光、拂拭便分散無數、愈甚有細咤聲、如炒豆、唯靜處良久乃滅、後其人忽忽如失魂、經日乃差、今人梳頭脫著衣時有隨梳解結有光者、亦有咤聲、

風山之首方高三百里、風穴如電穴深三十里、春風

自此而出也何以知還風也假令東風雲反從西來詵詵而疾此不旋踵立西風矣所以然者諸風皆從上下或薄於雲雲行疾下雖有微風不能勝上上風來則反矣

春秋書鼷鼠食郊牛牛死鼠之類最小者食物當時不覺痛世傳云亦食人項肥厚皮處亦不覺或名甘鼠俗人諱此所嚙衰病之徵

鼠食巴豆三年重三十斤

博物志卷九終

博物志卷十

雜說下

婦人妊娠未滿三月著壻衣冠平旦左遶井三匝映詳影而去勿反顧勿令人知見必生男周日用曰知女則可依法或先是男如何余聞有定法定母年月日與受胎時日算之遇奇則為男遇偶則為女知為女後即可依法

婦人妊娠不欲令見醜惡物異類鳥獸食當避其異常味不欲令見熊羆虎豹御及鳥射射雉食牛心白犬肉鯉魚頭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聽誦詩書諷

詠之音不聽淫聲不視邪色以此產子必賢明端正壽考所謂父母胎教之法（盧氏曰子之得清味滋液則生仁聖謂錯亂之年則生貪淫子因之氣也）故古者婦人妊娠必慎所感感於善則善惡則惡矣妊娠者不可啖兔肉又不可見兔令兒唇缺又不可啖生薑令兒多指

異說云瞽叟夫婦兇頑而生舜叔梁紇淫夫也徵在失行也加又野合而生仲尼焉其在有胎教也（盧氏曰夫甲及寅申生者聖以午在歲德在甲寅壬申生者則然矣亦由先天也亦由父母氣也古者元氣清故多聖今者俗淫陰濁故無聖人也）

豫章郡衣冠人有數婦，暴面於道，尋道爭分銖以給其夫與馬衣資，及舉孝廉，更取富者，一切皆給先者，雖有數年之勤，婦子滿堂室，猶放黜以避後人。

諸遠方山郡幽僻處出蜜臈，人往往以桶聚蜂，每年一取。

遠方諸山蜜臈處，以木為器，中開小孔，以蜜臈塗器內外令遍，春月蜂將生育時，捕取三兩頭著器中，蜂飛去，尋將伴來，經日漸益，遂持器歸。

人藉帶眠者，則夢蛇。

烏銜人之髮夢飛

王爾張衡馬均昔冒重霧行一人無恙一人病一人死問其故無恙人曰我飲酒病者食死者空腹

人以冷二水自漬至膝可頓啖數十枚瓜漬至腰啖轉多至頸可啖百餘枚所漬水皆作瓜氣味此事未試人中酒不解治之以湯自漬即愈湯亦作酒氣味也

昔劉元石於中山酒家酤酒酒家與千日酒忘言其節度歸至家當醉而家人不知以爲死也權葬之酒

家計千日滿乃憶元石前來酤酒醉向醒耳往視之云元石亡來三年已葬於是開棺醉始醒俗云元石飲酒一醉千日

舊說云天河與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來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飛閣於槎上多齎糧乘槎而去十餘日中猶觀星月日辰自後芒芒忽忽亦不覺晝夜去十餘日奄至一處有城郭狀屋舍甚嚴遥望宫中多織婦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牽牛人乃驚問曰何由至此此人具說來意并問此是

何處答曰君還至蜀郡訪嚴君平則知之竟不上岸因還如期後至蜀問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牽牛宿計年月正是此人到天河時也

人有山行墮深澗者無出路饑餓欲死左右見龜蛇甚多朝暮引頸向東方人因伏地學之遂不饑體殊輕便能登巖岸經數年後竦身舉臂遂超山澗上即得還家顏色悅懌頗更黠慧勝故還食穀啖滋味百餘日中復本質

天門郡有幽山峻谷而其土人有從下經過者忽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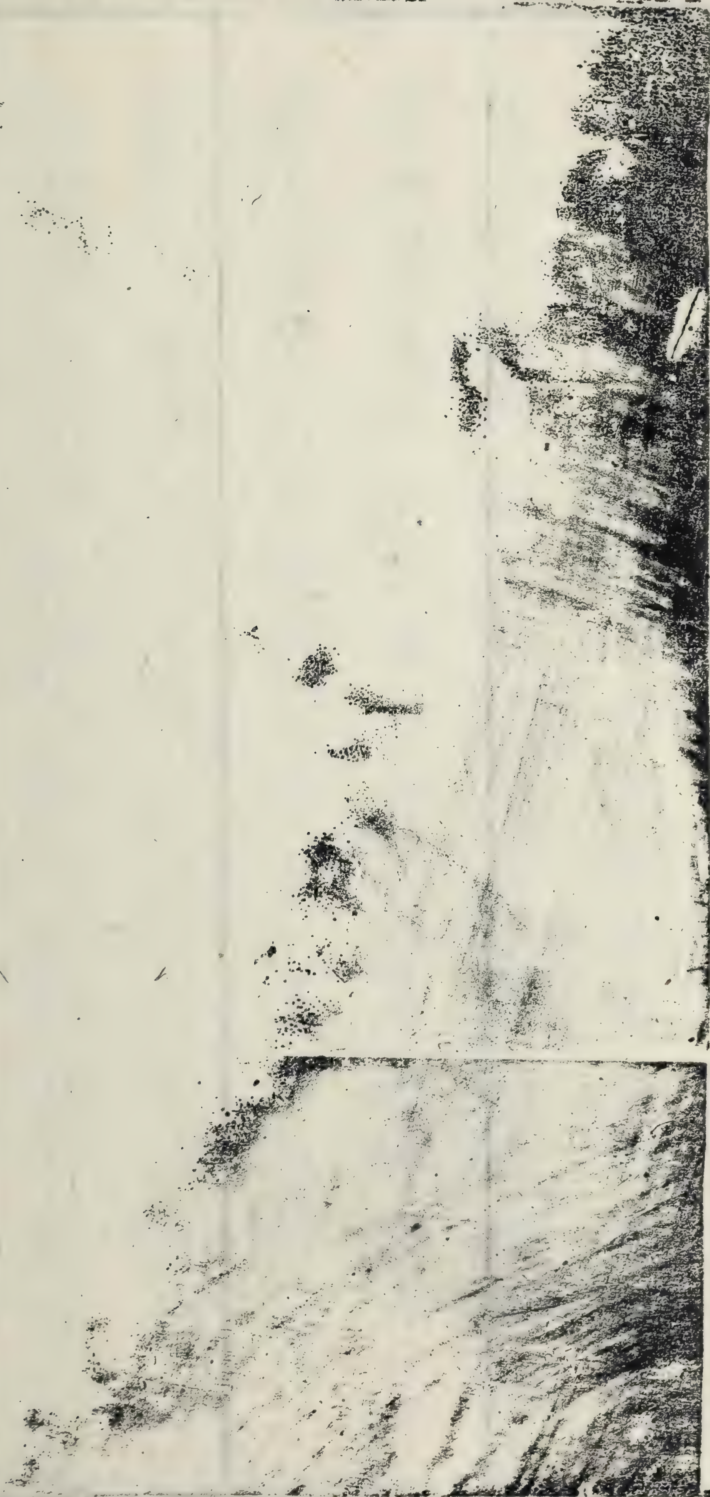
踊出林表狀如飛仙遂絕迹年中如此甚數遂名此處爲仙谷有樂道好事者入此谷中洗沐以求飛仙往往得去有長意思人疑必以妖怪乃以大石自墜牽一犬入谷中犬復飛去其人還告鄉里募數十人執杖擕山草伐木至山頂觀之遥見一物長數十丈其高隱人耳如簸箕格射刺殺之所吞人骨積此左右有成封蟒開口廣丈餘前後失人皆此蟒氣所噏上於是諸地遂安穩無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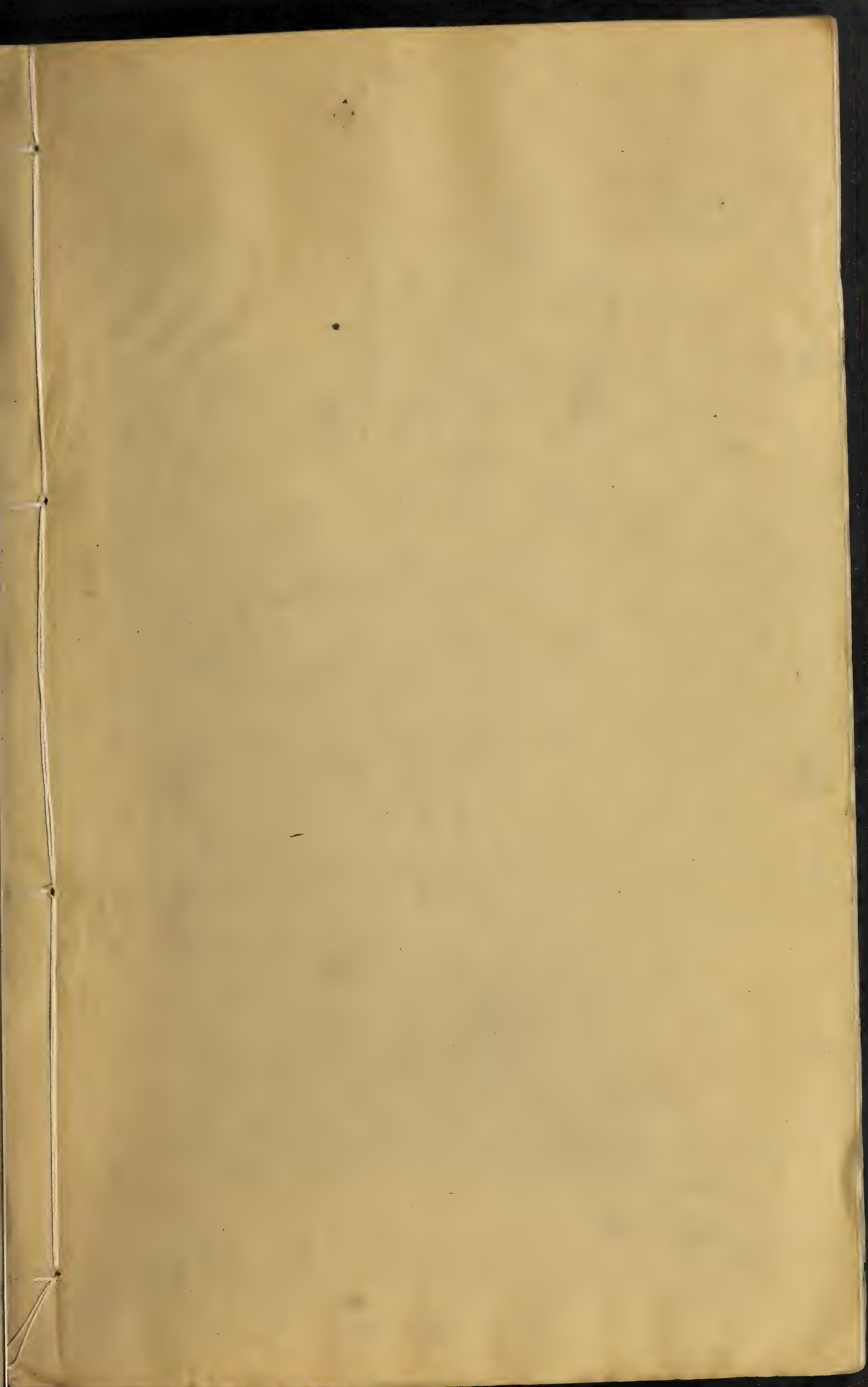
博物志卷十終

右張華博物志十卷晉書本傳及隋唐志所載並同按王子年拾遺記載張華造博物志四百卷奏於武帝帝詔詰問卿才綜萬代博識無倫遠冠羲皇近次夫子然記事采言亦多浮妄宜更刪翦無以冗長成文昔仲尼刪詩尚不及鬼神幽昧之事以言怪力亂神今卿博物志驚所未聞異所未見將恐惑亂於後生繁蕪於耳目更芟截浮疑分為十卷遂即於御前賜青鐵硯麟角筆側理紙而以博物志十卷置於函中暇日覽焉是則此十卷即

武帝所刪定也自後行世惟此十卷其軼猶時時散見他書而後漢書郡國志注所引博物記遂至有四十六條之多由張氏鑒省禹貢山海經地志而作是志故於地理特詳既以地理略冠卷首矣第六卷又有地理攷如郡國志注所引殆即本卷所刪又裴駰史記集解於公冶長塋諸君趙奢武涉墓所亦引張華說今第六卷猶載有趙鞅盜跖冢不知當日又何以不刪其他如裴松之三國志注酈道元水經注李善文選注以及唐宋人類書

中所引爲今志所不載者尤多裒而輯之倘可數
卷此則王嘉所說未爲虛也汝上王謨識





文心雕龍序

序曰齊梁以上立言之士無慮數千家珠聯綺合玉振金聲彬彬焉鏘鏘焉於文雅之場矣夫世代所趨巧拙所指作者殊科擇源涇渭則澄濁易淆按轡路岐而康徑未顯自非子野



安能雅俗並陳乎故知宏覽尚於體
裁銓品存乎明鏡文心雕龍之所以
作也文作於梁通事舍人劉勰氏勰
東莞人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
尼而南行寤而喜曰大哉聖人之難
見也小子之垂夢與乃始論文以成

此籍雖宏經之志未竟庶乎聖典之
英粼矣史稱勰博雅君子醞釀篇章
今讀其文網羅古今彌綸載籍遡文
體之自始要辭流之所終析其義於
毫芒精其法於聾瞶誠文章之奧區
聲音之律呂也至其銓衡往哲品論

羣言彰美指瑕曲極情狀昭昭乎化
工之肖形九原可作懲其月旦矣典
論之制徒擬夫七臣文賦之摘未窮
乎九變方斯何如哉今天下文教隆
盛海內操觚之士翕然同風人縶麟
鳳家寶隨和享弊帚於千金者亦寡

矣顧擬迹前脩存乎體要簽求是本
不異司南苦印傳之不廣博古者鼓
憾於斯予偶搜諸壁間如見貝玉又
惡夫已而不人者也遂校梓布焉文
凡四十九篇合篇終序志一篇五十
篇釐爲十卷古歙余誨序

文心雕龍目錄

卷六

目錄終

文心雕龍卷一

梁 東莞劉勰著 奉新彭瑞麟校

原道第一

文之爲德也大矣、與天地並生者何哉、夫玄黃色雜、方圓體分、日月疊璧。以垂麗天之象。山川煥綺。以鋪理地之形。此蓋道之文也。仰觀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兩儀既生矣、惟人參之、性靈所鍾、是謂三才、爲五行之秀、人實天地之心生、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傍及萬品、動植皆文、龍鳳以藻繪

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雲霞雕色有踰畫工之妙草木賁華無待錦匠之奇夫豈外飾蓋自然耳至於林籟結響調如竽瑟泉石激韻和若球鍠故形立則章成矣聲發則文生矣夫以無識之物鬱然有彩有心之器其無文歟人文之元肇自太極幽讚神明易象惟先庖犧畫其始仲尼翼其終而乾坤兩位獨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若迺河圖孕乎八卦洛書韞乎九疇玉版金鏤之實丹文綠牒之華誰其尸之亦神理而已自鳥迹代繩文字始炳炎皞遺事紀在

三墳、而年世渺邈、聲采靡追、唐虞文章、則煥乎始盛、元首載歌、既發吟詠之志、益稷陳謨、亦垂敷奏之風、夏后氏興、業峻鴻績、九序惟歌、勳德彌縟、逮及商周、文勝其質、雅頌所被、英華日新、文王患憂、繇辭炳曜、符采複隱。精義堅深、重以公旦多材、振其徽烈、剬詩緝頌。斧藻羣言、至夫子繼聖、獨秀前哲、鎔鈞六經、必金聲而玉振、雕琢情性、組織辭令、木鐸啓而千里應、席珍流而萬世響、寫天地之輝光。曉生民之耳目矣。爰自風姓、暨于孔氏、元聖創典、素王述訓、莫不原道

心裁文章、研神理而設教、取象乎河洛、問數乎蓍龜、觀天文以極變、察人文以成化、然後能經緯區宇。彌綸彝憲。發輝事業、彪炳辭義。故知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而明道。旁通而無涯。日用而不匱。易曰、鼓天下之動存乎辭、辭之所以能鼓天下者。迺道之文也。

贊曰

道心惟微、神理設教、光采元聖、炳燿仁孝、龍圖獻體、龜書呈貌、天文斯觀。民胥以傚。

徵聖第二

夫作者曰聖、述者曰明、陶鑄性情、功在上哲、夫子文章、可得而聞、則聖人之情、見乎文辭矣、先王聖化、布在方冊、夫子風采、溢于格言、是以遠稱唐世、則煥乎爲盛。近褒周代、則郁哉可從。此政化貴文之徵也。鄭伯入陳、以立辭爲功、宋置折俎、以多方舉禮。此事蹟貴文之徵也。褒美子產、則云言以足志、文以足言。泛論君子、則云情欲信、辭欲巧。此修身貴文之徵也。然則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辭巧、迺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矣、夫鑒周日月、妙極機神、文成規矩、思合符契、

或簡言以達旨。或博文以該情。或明理以立體。或隱義以藏用。故春秋一字以褒貶。喪服舉輕以包重。此簡言以達旨也。邠詩聯章以積句。儒行縟說以繁辭。此博文以該情也。書契斷決以象夬。文章昭晣以象離。此明理以立體也。四象精義以曲隱。五例微辭以婉晦。此隱義以藏用也。故知繁略殊形。隱顯異術。抑引隨時。變通會適。徵之周孔。則文有師矣。是以子政論文、必徵於聖。稚圭勸學、必宗於經、易稱辨物正言、斷辭則備、書云辭尚體要、弗惟好異、故知正言所以

立辯體要所以成辭辭成無好異之尤辯立有斷辭之義雖精義曲隱無傷其正言微辭婉晦不害其體要體要與微辭偕通正言共精義並用聖人之文章亦可見也顏闔以爲仲尼飾羽而畫徒事華辭雖欲此言（此言二字訾字之譌）聖弗可得已然則聖文之雅麗固銜華而佩實者也天道難聞猶或鑽仰文章可見胡寧勿思若徵聖立言則文其庶矣

贊曰

妙極生知睿哲惟宰精理爲文秀氣成采鑒懸日月

辭富山海。百齡影徂。千載心在

宗經第三

三極彝訓其書言經、經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
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參物序、制人紀、洞性靈之
區、極文章之骨髓者也、皇世三墳、帝代五典、重以八
索、申以九丘、歲歷綿曖、條流紛糅、自夫子刪述、而大
寶咸耀、於是易張十翼。書標七觀。詩列四始。禮正五
經、春秋五例。義既極乎性情。辭亦匠於文理。故能開
學養正、昭明有融、然而道心惟微、聖謨卓絕、墻宇重

峻。而吐納自深。譬萬鈞之洪鐘無錚錚之細響矣易
惟談天入神致用故繫稱旨遠辭文言中事隱韋編
三絕固哲人之驪淵也書實記言而訓詁茫昧通乎
爾雅則文意曉然故子夏歎書昭昭若日月之明離
離如星辰之行言昭灼也詩主言志訓詁同書摛風
裁興藻辭譎喻溫柔在誦故最附深衷矣禮記立體
宏用據事制範章條纖曲執而後顯採掇生言莫非
寶也春秋辨理一字見義五石六鷁以詳畧成文雉
門兩觀以先後顯旨其婉章志晦諒以邃矣尚書則

覽文如詭而尋理卽暢春秋則觀辭立曉而訪義方隱此聖人之殊致表裏之異體者也至根柢槃深枝葉峻茂辭約而旨豐事近而喻遠是以往者雖舊餘味日新後進追取而非晚前修文用而未先可謂太山徧雨河潤千里者也故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謌讚則詩立其本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紀傳銘檄則春秋為根並窮高以樹表極遠以啓疆所以百家騰躍終入環內者也若稟經以製式酌雅以富言是仰山而鑄銅煑海而為鹽

也故文能宗經體有六義一則情深而不詭二則風
清而不雜三則事信而不誕四則義直而不回五則
體約而不蕪六則文麗而不淫揚子比雕玉以作器
謂五經之含文也夫文以行立行以文傳四教所先
符采相濟勵德樹聲莫不師聖而建言修辭鮮克宗
經是以楚艷漢侈流弊不還正末歸本不其懿歟

贊曰

三極彝道訓深稽古致化歸一分教斯五性靈鎔匠
文章奧府淵哉鑠乎羣言之祖

正緯第四

夫神道闡幽天命微顯馬龍出而大易興神龜見而洪範燿故繫辭稱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斯之謂也但世夐文隱好生矯誕真雖存矣偽亦憑焉夫六經彪炳而緯候稠疊孝論昭晳而鉤讖葳蕤按經驗緯其偽有四蓋緯之成經其猶織綜絲麻不雜布帛乃成今經正緯奇倍擿千里其偽一矣經顯聖訓也緯隱神教也聖訓宜廣神教宜約而今緯多於經神理更繁其偽二矣有命自天迺稱符讖而八十一篇

皆託於孔子、則是堯造綠圖、昌制丹書、其偽三矣、商周以前、圖籙頻見、春秋之末、羣經方備、先緯後經、體乖織綜、其偽四矣、偽既倍摘、則義異自明、經足訓矣、緯何豫焉、原夫圖籙之見、迺昊天休命、事以瑞聖、義非配經、故河不出圖、夫子有歎、如或可造、無勞喟然、昔康王河圖、陳於東序、故知前世符命、歷代寶傳、仲尼所撰、序錄而已、於是伎數之士、附以詭術、或說陰陽、或序災異、若鳥鳴似語。蟲葉成字。篇條滋蔓。必假孔氏。通儒討覈、謂起哀平、東序祕寶、朱紫亂矣、至於

光武之世、篤信斯術、風化所靡、學者比肩、沛獻集緯
以通經、曹褒撰讖以定禮、乖道謬典、亦已甚矣、是以
桓譚疾其虛僞。尹敏戲其深瑕。張衡發其僻謬。荀悅
明其詭誕。四賢博練。論之精矣。若乃羲農軒皞之源。
山瀆鍾律之要。白魚赤烏之符。黃金紫玉之瑞。事豐
奇偉。辭富膏腴。無益經典。而有助文章。是以後來辭
人。採摭英華。平子恐其迷學。奏令禁絕。仲豫惜其雜
真。未許煨燔。前代配經、故詳論焉、

贊曰

滎河溫洛、是孕圖緯、神寶藏用、理隱文貴。世歷二漢、朱紫騰沸、芟夷譎詭、糅其雕蔚、

辯騷第五

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鬱起、其離騷哉、固已軒翥詩人之後、奮飛辭家之前、豈去聖之未遠、而楚人之多才乎。昔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以爲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穢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皭然涅而不緇、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班固以爲露才揚已、忿懟沉江、羿澆二姚、

與左氏不合、崑崙懸圃、非經義所載、然其文辭麗雅爲詞賦之宗、雖非明哲、可謂妙才、王逸以爲詩人提耳、屈原婉順、離騷之文、依經立義、駟虯乘翳、則時乘六龍、崑崙流沙、則禹貢敷土、名儒辭賦、莫不擬其儀表、所謂金相玉質、百世無匹者也、及漢宣嗟歎、以爲皆合經術、揚雄諷味、亦言體同詩雅、四家舉以方經而孟堅謂不合傳、褒貶任聲、抑揚過實、可謂鑒而弗精、翫而未覈者也、將覈其論、必徵言焉、故其陳堯舜之耿介。稱湯武之祗敬。典誥之體也。譏桀紂之猖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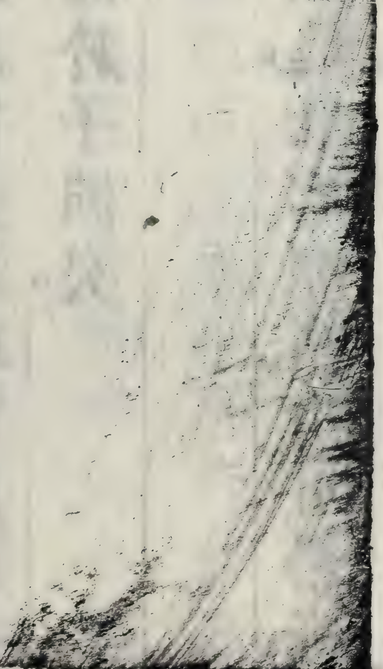
傷羿澆之顛隕規諷之旨也虬龍以喻君子雲蜺以譬讒邪比興之義也每一顧而淹涕歎君門之九重忠怨之辭也觀茲四事同于風雅者也至於託雲龍說迂怪豐隆求宓妃鴆鳥媒娀女詭異之辭也康回傾地夷羿彈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譎怪之談也依彭咸之遺則從子胥以自適狷狹之志也士女雜座亂而不分指以爲樂娛酒不廢沉湎日夜舉以爲懽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異乎經典者也故論其典誥則如彼語其夸誕則如此固知楚辭者體慢於三代而

風雅於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傑也。觀其骨鯁所樹。肌膚所附。雖取鎔經意。亦自鑄偉辭。故騷經九章、朗麗以哀志。九歌九辯、綺靡以傷情。遠遊天問、瓌詭而惠巧。招魂招隱、耀艷而深華。卜居標放言之志、漁父寄獨往之才。故能氣往轢古。辭來切今。驚采絕豔。難與並能矣。自九懷以下、遽躡其跡、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故其敘情怨。則鬱伊而易感。述離居則愴怏而難懷。論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候。則披文而見時。是以枚賈追風以入麗。馬揚沿波而得奇、

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菀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艷辭，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若能憑軾以倚雅頌，懸轡以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真，翫華而不墜其實，則顧盼可以驅辭力，欬唾可以窮文致，亦不復乞靈於長卿，假寵於子淵矣。

贊曰

不有屈原，豈見離騷，驚才風逸，壯志煙高，山川無極，情理實勞，金相玉式，艷溢錙毫。



文心雕龍卷二

明詩第六

大舜云詩言志歌咏言聖謨所析義已明矣是以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舒文載實其在茲乎詩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義歸無邪持之爲訓有符焉爾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昔葛天氏樂辭云元鳥在曲黃帝雲門理不空絃至堯有大唐之歌舜造南風之詩觀其二文辭達而已及大禹成功九序惟歌太康敗德五子咸怨順美匡惡其來久矣

自商暨周雅頌圓備四始彪炳六義環深子夏監絢
素之章子貢悟琢磨之句故商賜二子可與言詩自
王澤殄竭風人輟采春秋觀志諷誦舊章酬酢以爲
賓榮吐納而成身文逮楚國諷怨則離騷爲刺秦皇
滅典亦造仙詩漢初四言韋孟首唱匡諫之義繼軌
周文孝武愛文栢梁列韻嚴馬之徒屬辭無方至成
帝品錄三百餘篇朝章國采亦云周備而辭人遺翰
莫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見疑於後代也按召南
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滄浪亦有全曲暇豫優歌遠見

春秋、邪徑童謠、近在成世、閱時取證、則五言久矣、又古詩佳麗、或稱枚叔、其孤竹一篇、則傅毅之詞、比采而推、兩漢之作乎、觀其結體散文。直而不野。婉轉附物。怊悵切情。實五言之冠冕也。至於張衡怨篇、清曲可味。仙詩緩歌、雅有新聲。暨建安之初、五言騰踴、文帝陳思、縱轡以騁節、王徐應劉、望路而爭驅、並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敘酣宴。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辭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乃正始明道。詩雜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

淺。唯嵇志清峻。阮旨遙深。故能標焉、若乃應璩百一、獨立不懼、辭譎義貞。亦魏之遺直也。晉世羣才、稍入輕綺。張潘左陸、比肩詩衢、采縟於正始。力柔於建安。或析文以爲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畧也。江左篇製、溺乎元風。嗤笑徇務之志。崇盛亡機之談。袁孫已下、雖各有雕采。而辭趣一揆。莫與爭雄。所以景純仙篇挺拔而爲儁矣。宋初文詠、體有因革、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競也。故鋪觀

列代、而情變之數可監、撮舉同異、而綱領之要可明矣、若夫四言正體。雅潤爲本。五言流調。清麗居宗。華實異用。唯才所安。故平子得其雅。叔度含其潤。茂先凝其清。景陽振其麗。兼善則子建仲宣。偏美則太冲公幹。然詩有恒裁、思無定位、隨性適分、鮮能通圓、若妙識所難。其易也將至。忽之爲易。其難也方來。至於三六雜言。則出自篇什。離合之發。則明於圖讖。回文所興。則道原爲始。聯句共韻。則栢梁餘製。巨細或殊。情理同致。總歸詩圍、故不繁云、

贊曰

民生而志、詠歌所含。興發皇世、風流二南。神理共契、政序相參。英華彌縟、萬代永耽。

樂府第七

樂府者、聲依永、律和聲也。鈞天九奏、既其上帝、葛天八闋、爰乃皇時。自咸英以降、亦無得而論矣。至於塗山歌於候人、始爲南音。有娀謠乎飛燕、始爲北聲。夏甲歎於東陽、東音以發。殷整思於西河、西音以興。音聲推移、亦不一概矣。匹夫庶婦、謳吟土風、詩官採言

盲被律志感絲篁。氣變金石。是以師曠覘風於盛衰。季札鑒微於興廢。精之至也。夫樂本心術。故響浹肌髓。先王慎焉。務塞淫濫。敷訓胄子。必歌九德。故能情感七始、化動八風、自雅聲浸微、溺音騰沸、秦燔樂經、漢初紹復、制氏紀其鏗鏘、叔孫定其容典、於是武德興乎高祖、四時廣於孝文、雖摹韶夏、而頗襲秦舊、中和之響。闃其不還。暨武帝崇禮。始立樂府。總趙代之音。撮齊楚之氣。延年以曼聲協律。朱馬以騷體製歌。桂華雜曲。麗而不經。赤鴈羣篇。靡而非典。河間薦

雅而罕御。故汲黯致譏於天馬也。至宣帝雅頌、詩效鹿鳴、邇及元成、稍廣淫樂、正音乖俗、其難也如此。暨後郊廟、惟雜雅章、辭雖典文。而律非夔曠。至於魏之三祖、氣爽才麗、宰割辭調、音靡節平、觀其北上衆引、秋風列篇、或述酣宴。或傷羈戍。志不出於淫蕩。辭不離於哀思。雖三調之正聲。實韶夏之鄭曲也。逮於晉世、則傅玄曉音、創定雅歌、以詠祖宗、張華新篇、亦充庭萬、然杜夔調律、音奏舒雅、荀勗改懸、聲節哀急、故阮咸譏其離聲、後人驗其銅尺、和樂精妙、固表裏而

相資矣故知詩爲樂心聲爲樂體樂體在聲瞽師務調其器樂心在詩君子宜正其文好樂無荒晉風所以稱遠伊其相謔鄭國所以云亡故知季札觀辭不直聽聲而已若夫豔歌婉孌怨志訣絕淫辭在曲正響焉生然俗聽飛馳職競新異雅詠溫恭必欠伸魚睨奇辭切至則拊髀雀躍詩聲俱鄭自此階矣凡樂辭曰詩詩聲曰歌聲來被辭辭繁難節故陳思稱李延年閑於增損古辭多者則宜減之明貴約也觀高祖之詠大風孝武之歎來遲歌童被聲莫敢不協子

建士衡、咸有佳篇、並無詔伶人、故事謝絲管、俗稱乖調、蓋未思也。至於軒岐鼓吹、漢世鐃挽、雖戎喪殊事、而並總入樂府、繆襲所致、亦有可算焉。昔子政品文、詩與歌別、故畧具樂篇、以標區界、

贊曰

八音摛文、樹辭爲體、謳吟坰野、金石雲陛、韶響難追、鄭聲易啓、豈惟觀樂、於焉識禮。

詮賦第八

詩有六義、其二曰賦、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志

也。昔邵公稱公卿獻詩、師箴賦、傳云登高能賦、可爲大夫、詩序則同義、傳說則異體、總其歸塗、實相枝幹、劉向云明不歌而頌、班固稱古詩之流也、至如鄭莊之賦大隧、士蔿之賦狐裘、結言掘韻、詞自巳作、雖合賦體、明而未融、及靈均唱騷、始廣聲貌、然賦也者、受命於詩人、拓宇於楚辭也。於是荀況禮智、宋玉風釣、爰錫名號。與詩畫境、六義附庸、蔚成大國、遂客主以首引、極聲貌以窮文、斯蓋別詩之原始、命賦之厥初也、秦世不文、頗有雜賦、漢初詞人、順流而作、陸賈扣

其端賈誼振其緒枚馬同其風王楊騁其勢皐朔已下品物畢圖繁積於宣時校閱於成世進御之賦千有餘首討其源流信興楚而盛漢矣夫京殿苑獵述行序志竝體國經野義尚光大既履端於唱序亦歸餘於總亂序以建言首引情本亂以理篇迭致文契按那之卒章閔馬稱亂故知殷人輯頌楚人理賦斯竝鴻裁之寰域雅文之樞轄也至於草區禽族庶品雜類則觸興致情因變取會擬諸形容則言務纖密象其物宜則理貴側附斯又小制之區畛奇巧之機

要也。觀夫荀結隱語，事數自環。宋發巧談，實始淫麗。枚乘菟園，舉要以會新。相如上林，繁類以成艷。賈誼鵩鳥，致辨於情理。子淵洞簫，窮變於聲貌。孟堅兩都，明絢以雅贍。張衡二京，迅發以宏富。子雲甘泉，構深瑋之風。延壽靈光，含飛動之勢。凡此十家，並辭賦之流也。及仲宣靡密，發端必遒。偉長博通，時逢壯采。太沖安仁，策勳於鴻規。士衡子安，底績於流制。景純綺巧，縟理有餘。彥伯梗槩，情韻不匱。亦魏晉之賦首也。原夫登高之旨，蓋覩物興情。情以物興，故義必明雅。

物以情觀、故辭必巧麗、麗辭雅義、符采相勝、如組織之品朱紫、畫繪之著元黃、文雖新而有質。色雖糅而有本。此立賦之大體也。然逐末之儔、蔑棄其本、雖讀千賦、愈惑體要、遂使繁華損枝。膏腴害骨、無貴風軌、莫益勸戒、此揚子所以追悔於雕蟲。貽誚於霧縠者也。

贊曰

賦自詩出、分岐異派、寫物圖貌、蔚似雕畫、抑滯必揚、言庸無隘、風歸麗則。辭翦美稗。

頌讚第九

四始之至頌居其極頌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昔帝嚳之世咸墨爲頌以歌九韶自商以下文理允備夫化偃一國謂之風風正四方謂之雅容告神明謂之頌風雅序人事兼變正頌主告神義必純美魯國以公旦次編商人以前王追錄斯乃宗廟之正歌非燕饗之常詠也時邁一篇周公所製哲人之頌規式存焉夫民各有心勿壅惟口晉輿之稱原田魯民之刺裘鞸直言不詠短辭以諷丘明子高並諜爲誦斯則野誦之變體浸被乎人事矣及三閭橘頌

情采芬芳、比類寓意。又覃及細物矣。至於秦政刻文、爰頌其德、漢之惠景、亦有述容。沿世竝作、相繼於時矣、若夫子雲之表充國、孟堅之序戴侯、仲武之美顯宗、史岑之述熹后、或擬清廟。或範駉那。雖深淺不同。詳畧各異。其褒德顯容。典章一也。至於班傅之北征西巡。變爲序引。豈不褒過而謬體哉。馬融之廣成上林。雅而似賦。何弄文而失質乎。又崔瑗文學、蔡邕樊渠。竝致美於序。而簡約乎篇。摯虞品藻、頗爲精覈、至云雜以風雅、而不變旨趣。徒張虛論。有似黃白之僞

說矣及魏晉辨頌鮮有出轍陳思所綴以皇子爲標陸機積篇惟功臣最顯其褒貶雜居固末代之訛體也原夫頌惟典雅辭必清鑠敷寫似賦而不入華侈之區敬愼如銘而異乎規戒之域揄揚以發藻汪洋以樹義唯纖曲巧致與情而變其大體所底如斯而已讚者明也助也昔虞舜之祀樂正重讚蓋唱發之辭也及益讚於禹伊陟贊於巫咸並颺言以明事嗟歎以助辭也故漢置鴻臚以唱拜爲讚卽古之遺語也至相如屬筆始讚荊軻及遷史固書託贊褒貶約文以

總錄。頌體以論辭。又紀傳後評、亦同其名。而仲治流別、謬稱爲述。失之遠矣。及景純注雅、動植讚之、義兼美惡。亦猶頌之變耳。然其爲義、事生獎歎。所以古來篇體。促而不曠。必結言於四字之句。盤桓乎數韻之辭。約擧以盡情。昭灼以送文。此其體也。發源雖遠、而致用蓋寡。大抵所歸、其頌家之細條乎。

贊曰

容體底頌、勳業垂讚、鏤影摛文、聲理有爛、年積逾遠、音徽如旦。降及品物。炫辭作翫。

祝盟第十

天地定位祀徧羣神、六宗既禋、三望咸秩、甘雨和風、是生黍稷、兆民所仰、美報興焉、犧盛惟馨、本於明德、祝史陳信、資乎文辭、昔伊耆始蜡、以祭八神、其辭云、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無作、草木歸其澤、則上皇祝文、爰在兹矣、舜之祠田云、荷此長耜、耕彼南畝、四海俱有、利民之志、頗形於言矣、至於商履聖敬日躋、元牡告天、以萬方罪己、即郊禋之詞也、素車禱旱、以六事責躬、則雩禜之文也、及周之大、祝掌六祝之辭、

是以庶物咸生陳於天地之郊旁作穆穆唱於迎日
之拜夙興夜處言於祔廟之祝多福無疆布於少牢
之饋宜社類禡莫不有文所以寅虔於神祇嚴恭於
宗廟也春秋已下黷祀諂祭祝幣史辭靡神不至至
於張老成室致善於歌哭之禱蒯瞶臨戰獲佑於筋
骨之請雖造次顛沛必於祝矣若夫楚辭招魂可謂
祝辭之組纚也漢之羣祀肅其旨禮既總碩儒之儀
亦參方士之術所以祕祝移過異於成湯之心侲子
毆疫同乎越巫之祝禮失之漸也至如黃帝有祝邪

之文東方朔有罵鬼之書於是後之譴咒務於善罵唯陳思誥咎裁以正義矣若乃禮之祭祀事止告饗而中代祭文兼讚言行祭而兼讚蓋引神而作也又漢代山陵哀策流文周喪盛姬內史執策然則策本書贈因哀而爲文也是以義同於誄而文實告神誄首而哀末頌體而祝儀太史所作之讚因周之祝文也凡羣言發華而降神務實修辭立誠在於無媿祈禱之式必誠以敬祭奠之楷宜恭且哀此其大較也班固之祀濛山祈禱之誠敬也潘岳之祭庾婦奠祭

之恭哀也舉彙而求昭然可鑒矣盟者明也騂毛白馬珠盤玉敦陳辭乎方明之下祝告於神明者也在昔三王詛盟不及時有要誓結言而退周衰屢盟以及要契始之以曹沫終之以毛遂及秦昭盟夷設黃龍之詛漢祖建侯定山河之誓然義存則克終道廢則渝始崇替在人咒何預焉若夫臧洪歃辭氣絕雲蜺劉琨鐵誓精貫霏霜而無補於晉漢反爲仇讎故知信不由衷盟無益也夫盟之大體必序危機獎忠孝共存亡戮心力祈幽靈以取鑒指九天以爲正感

激以立誠切至以敷辭此其所同也然非辭之難處
辭為難後之君子宜在殷鑒忠信可矣無恃神焉

贊曰

毖祀欽明祝史惟談立誠在肅修辭必甘季代彌飾
絢言朱藍神之來格所貴無慚

文心雕龍卷二終

文心雕龍卷三

銘箴第十一

昔帝軒刻輿几以弼違、大禹勒筍簴而招諫、成湯盤盂著日新之規、武王戶席題必戒之訓、周公慎言於金人、仲尼革容於欹器、則先聖鑒戒、其來久矣、故銘者銘也、觀器必也正名、審用貴乎盛德、蓋臧武仲之論銘也、曰天子令德、諸侯計功、大夫稱伐、夏鑄九牧之金鼎。周勒肅慎之楛矢。令德之事也。呂望銘功於昆吾。仲山鏤績於庸器。計功之義也。魏顆紀勳於景

鐘孔悝表勤於衛鼎稱伐之類也若乃飛廉有石郭之錫靈公有蒿里之謚銘發幽石吁可怪矣趙靈勒跡於番吾秦昭刻博於華山夸誕示後吁可笑也詳觀衆例銘義見矣至於始皇勒岳政暴而文澤亦有踈通之美焉若班固燕然之勒張昶華陰之碣序亦盛矣蔡邕銘思獨冠古今橋公之鉞吐納典謨朱穆之鼎全成碑文溺所長也至如敬通雜器準矱戒銘而事非其物繁畧違中崔駰品物讚多戒少李尤積篇義儉辭碎蓍龜神物而居博奕之中衡斛嘉量而

在臼杵之末。賀名器之末。暇何事理之能閑。九寶器利。辭鈍。唯張載劍閣。其才清采。迅足駸駸。後發前至。勒銘岷漢。得其宜矣。箴者所以攻疾防患。喻鍼石也。斯文之興。盛於三代。夏商二箴。餘句頗存。及周之辛甲。百官箴一篇。體義備焉。迄至春秋。微而未絕。故魏絳諷君於后羿。楚子訓民於在勤。戰伐已來。棄德務功。銘辭代興。箴文委絕。至揚雄稽古。始範虞箴。作卿尹州牧廿五篇。及崔胡補綴。總稱百官。指事配位。鞶鑑可徵。信所謂追清風於前古。攀辛甲於後

代者也至於潘勗符節要而失淺溫嶠傅臣傅而患
繁王濟國子引廣事雜潘尼乘輿義正體蕪凡斯繼
作鮮有克衷至於王朗雜箴乃寘巾履得其戒慎而
失其所施觀其約文舉要憲章戒銘而水火井竈繁
辭不已志有偏也夫箴誦於官銘題於器名目雖異
而警戒實同箴全禦過故文資确切銘兼襃讚故體
貴宏潤其取事也必覈以辨其摛文也必簡而深此
其大要也然矢言之道蓋闕庸器之制久淪所以箴
銘異用罕施於代惟秉文君子宜酌其遠大焉

贊曰

銘實表器、箴惟德軌、有佩于言。無鑒于水。秉兹貞厲、敬言乎履、義典則宏、文約為美、

誄碑第十二

周世盛德、有銘誄之文、大夫之材、臨喪能誄、誄者累也。累其德行、旌之不朽也、夏商已前、其詳靡聞、周雖有誄、未被於士、又賤不誄貴、幼不誄長、在萬乘則稱天以誄之、讀誄定謚、其節文大矣、自魯莊戰乘丘、始及於士、逮尼父卒、哀公作誄、觀其憖遺之切、嗚呼之

歎、雖非叡作、古式存焉。至柳妻之誄惠子、則辭哀而韻長矣、暨乎漢世、承流而作、揚雄之誄元后、文實煩穢、沙麓撮其要、而摯疑成篇、安有累德述尊、而濶畧四句乎。杜篤之誄、有譽前代、吳誄雖工、而他篇頗疏、豈以見稱光武、而改盼千金哉。傅毅所製、文體倫序、孝山崔瑗、辨絜相參、觀其序事如傳、辭靡律調、固誄之才也。潘岳構意、專師孝山、巧於序悲、易入新切、所以隔代相望、能徵厥聲者也、至如崔駰誄趙、劉陶誄黃、並得憲章、工在簡要、陳思叨名、而體實繁緩、文皇誄末、

旨言自陳其乖甚矣若夫殷臣誄湯追褒玄鳥之祚周史歌文上闡后稷之烈誄述祖宗蓋詩人之則也至於序述哀情則觸類而長傅毅之誄北海云白日幽光雰霧杳冥始序致感遂爲後式景而效者彌取於工矣詳夫誄之爲制蓋選言錄行傳體而頌文榮始而哀終論其人也曖乎若可覿道其哀也悽焉如可傷此其旨也碑者埤也上古帝皇始號封禪樹石埤岳故曰碑也周穆紀跡於弇山之石亦石碑之意也又宗廟有碑樹之兩楹事止麗牲未勒勳績而庸

器漸缺。故後代用碑。以石代金。同乎不朽。自廟徂墳。
猶封墓也。自後漢以來、碑碣雲起、才鋒所斷、莫高蔡
邕、觀楊賜之碑、骨鯁訓典。陳郭二文、詞無擇言。周乎
衆碑、莫非淸允。其叙事也該而要。其綴采也雅而澤。
淸詞轉而不窮。巧義出而卓立。察其爲才。自然而至。
孔融所創、有慕伯喈。張陳兩文、辨給足采。亦其亞也。
及孫綽爲文。志在碑誄。溫王郄庾。辭多枝雜。桓彝一
篇。最爲辨裁。夫屬碑之體。資乎史才。其序則傳。其文
則銘。標序盛德。必見淸風之華。昭紀鴻懿。必見峻偉

之烈。此碑之制也。夫碑實銘器。銘實碑文。因器立名
事光於誄。是以勒石讚勳者。入銘之域。樹碑述已者
同誄之區焉。

贊曰

寫實追虛、碑誄以立、銘德慕行、文采允集、觀風似面。
聽辭如泣。石墨鐫華。頹影豈忒、

哀弔第十三

賦憲之謚、短折曰哀、哀者依也。悲實依心。故曰哀也。
以辭遺哀。蓋不淚之悼。故不在黃髮、必施夭昏、昔三

良殞秦百夫莫贖事均夭橫黃鳥賦哀抑亦詩人之
哀辭乎暨漢武封禪而霍子侯暴亡帝傷而作詩亦
哀辭之類矣及後漢汝陽王亡崔瑗哀辭始變前式
然履突鬼門怪而不辭駕龍乘雲仙而不哀又卒章
五言頗似歌謠亦彷彿乎漢武也至於蘇慎張升並
述哀文雖發其情華而未極心實建安哀辭惟偉長
差善行女一篇時有惻怛及潘岳繼作實踵其美觀
其慮善辭變情洞悲苦叙事如傳結言摹詩促節四
言鮮有緩句故能義直而文婉體舊而趣新金鹿澤

蘭莫之或繼也原夫哀辭大體情主於痛傷而辭窮
乎愛惜幼未成德故譽止於察惠弱不勝務故悼加
乎膚色隱心而結文則事愜觀文而屬心則體奢奢
體爲辭則雖麗不哀必使情往會悲文來引泣乃其
貴耳弔者至也詩云神之弔矣言神至也君子令終
定謚事極理哀故賓之慰主以至到爲言也壓溺乖
道所以不弔又宋水鄭火行人奉辭國災民亡故同
弔也及晉築虒臺齊襲燕城史趙蘇秦翻賀爲弔虐
民搆敵亦亡之道凡斯之例弔之所設也或驕貴而

殞身、或狷忿以乖道、或有志而無時、或美才而兼累、追而慰之、並名爲弔、自賈誼浮湘、發憤弔屈、體同而事覈。辭清而理哀。蓋首出之作也。及相如之弔二世、全爲賦體。桓譚以爲其言惻愴、讀者歎息。及卒章要切。斷而能悲也、揚雄弔屈、思積功寡、意深文畧、故辭韻沉膇、班彪蔡邕、並敏於致語。然影附賈氏、難爲並驅耳。胡阮之弔夷齊、褒而無聞、仲宣所制、譏呵實工、然則胡阮嘉其清。王子傷其隘。各志也。禰衡之弔平子、縟麗而輕清。陸機之弔魏武、序巧而文繁降斯以

下。未有可稱者矣。夫弔雖古義。而華辭未造。華過韻緩。則化而爲賦。固宜正義以繩理。昭德而塞違。割析褒貶。哀而有正。則無奪倫矣。

贊曰

辭定所表。在彼弱弄。苗而不秀。自古斯慟。雖有通才。迷方告控。千載可傷。寓言以送。

雜文第十四

智術之子。博雅之人。藻溢於辭。辭盈乎氣。苑囿文情。故日新殊致。宋玉含才。頗亦負俗。始造對問。以申其

志放懷寥廓氣實使之及枚乘摛艷首製七發腴辭雲構夸麗風駭蓋七竅所發發乎嗜欲始邪末正所以戒膏粱之子也揚雄覃思文潤業深綜述碎文璅語肇為連珠其辭雖小而明潤矣凡此三者文章之枝派暇豫之末造也自對問以後東方朔效而廣之名為客難託古慰志疏而有辨揚雄解嘲雜以諧謔迴環自釋頗亦為工班固賓戲含懿采之華崔駰達旨吐典言之裁張衡應問密而兼雅崔寔客譏整而微質蔡邕釋誨體奧而文炳景純客傲情見而采蔚

迭相祖述、然屬篇之高者也、至於陳思客問、辭高而理疏。庾敳客咨、意榮而文悴、斯類甚衆、無所取裁矣、原茲文之設、迺發憤以表志。身挫憑乎道勝、時屯寄於情泰。莫不淵岳其心。麟鳳其采。此立本之大要也。自七發以下、作者繼踵、觀枚氏首唱、信獨拔而偉麗矣、及傅毅七激、會清要之工。崔駰七依、入博雅之巧。張衡七辨、結采綿靡、崔瑗七厲、植義純正。陳思七啓、取美於宏壯。仲宣七釋、致辨於事理。自桓麟七說以下、左思七諷以上、枝附影從、十有餘家、或文麗而

義掞或理粹而辭駁觀其大抵所歸莫不高談宮館壯語畋獵窮瓌奇之服饌極蠱媚之聲色甘意搖骨體艷詞動魂識雖始之以淫侈而終之以居正然諷一勸百勢不自反子雲所謂先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者也雖七厲叙賢歸於儒道雖文非拔羣而意實卓爾矣自連珠以下擬者間出杜篤賈逵之曹劉珍潘勗之輩欲穿明珠多貫魚目可謂壽陵匍匐非復邯鄲之步里醜捧心不關西施之嚬矣唯士衡運思理新文敏而裁章置句廣於舊篇豈慕珠仲四寸

之瑞乎、夫文小易周。思閑可贍。足使義明而詞淨。事圓而音澤、磊磊自轉。可稱珠耳。詳夫漢來雜文、名號多品、或典誥誓問、或覽略篇章、或曲操弄引、或吟諷謠詠、總括其名、並歸雜文之區、甄別其義、各入討論之域、類聚有貫、故不曲述、

贊曰

偉矣前修、學堅多飽、負文餘力。飛靡弄巧。技辭攢映、嘒若參昴、慕顰之心、於焉祇攪、

諧讔第十五

芮良夫之詩云、自有肺腸、俾民卒狂、夫心險如山、口壅若川、怨怒之情不一、歡謔之言無方、昔華元棄甲、城者發睅目之謳、臧紇喪師、國人造侏儒之歌、並嗤戲形貌、內怨爲俳也、又蠶蟹鄙諺、貍首淫哇、苟可箴戒、載于禮典、故知諧辭讔言、亦無棄矣、諧之言皆也、辭淺會俗、皆悅笑也。昔齊威酣樂、而淳于說甘酒、楚襄讌集、而宋玉賦好色、意在微諷、有足觀者、及優旃之諷漆城、優孟之諫葬馬、並譎辭飾說。抑止昏暴。是以子長編史。列傳滑稽。以其辭雖傾回。意歸義正也。

但本體不雅、其流易弊、於是東方枚皐、餔糟啜醨、無所匡正、而詆嫚媟弄、故其自稱爲賦、迺亦俳也、見視如倡、亦有悔矣、至魏文因俳說以著笑書、薛綜憑宴會而發嘲調、雖抃推席、而無益時用矣、然而懿文之士、未免枉轡、潘岳醜婦之屬、束晳賣餅之類、尤相效之、蓋以百數、魏晉滑稽、盛相驅扇、遂乃應瑒之鼻、方於盜削卵、張華之形、比乎握舂杵、曾是莠言、有虧德音、豈非溺者之妄笑、胥靡之狂歌歟。讔者隱也。遯辭以隱意。譎譬以指事也。昔還社求拯於楚師、喻眢井

而稱麥麴、叔儀乞糧於魯人、歌佩玉而呼庚癸、伍舉刺荆王以大鳥、齊客譏薛公以海魚、莊姬託辭於龍尾、臧文謬書於羊裘、隱語之用、被于紀傳、大者興治濟身、其次弼違曉惑、蓋意生於權譎。而事出於機急。與夫諧辭可相表裏者也。漢世隱書十有八篇、歆固編文、錄之歌末、昔楚莊齊威性好隱語、至東方曼倩、尤巧辭述、但謬辭詆戲、無益規補、自魏代以來、頗非俳優、而君子隱化為謎語、謎也者、迴互其辭。使昏迷也。或體目文字、或圖象品物、纖巧以弄思。淺察以衒

辭。義欲婉而正。辭欲隱而顯。荀卿蠶賦。已兆其體。至魏文陳思。約而密之。高貴鄉公。博舉品物。雖有小巧。用乖遠大。夫觀古之爲隱。理周要務。豈爲童稚之戲謔。搏髀而抃笑哉。然文辭之有諧讔。譬九流之有小說。蓋稗官所采。以廣視聽。若效而不已。則髡袒而入室。旃孟之石交乎。

贊曰

古之嘲隱。振危釋憊。雖有絲麻。無棄菅蒯。會義適時。頗益諷誡。空戲滑稽。德音大壞。

文心雕龍卷四

史傳第十六

開闢草昧歲紀綿邈居今識古其載籍乎軒轅之世史有蒼頡主文之職其來久矣曲禮曰史載筆史者使也執筆左右使之記也古者左史記事者右史記言者言經則尚書事經則春秋唐虞流于典謨商夏被於誥誓自周命惟新姬公定法紬三正以班歷貫四時以聯事諸侯建邦各有國史彰善癉惡樹之風聲自平王微弱政不及雅憲章散紊彝倫攸斁夫子

閔王道之缺傷斯文之墜靜居以歎鳳臨衢而泣麟
於是就太師以正雅頌因魯史以修春秋舉得失以
表黜陟徵存亡以標勸戒褒見一字貴踰軒冕貶在
片言誅深斧鉞然睿旨存亡幽隱經文婉約丘明同
時實得微言乃原始要終創為傳體傳者轉也轉受
經旨以授於後實聖文之羽翮記籍之冠冕也至從
橫之世史職猶存秦并七王而戰國有策蓋錄而弗
敘故節簡而為名也漢滅嬴項武功積年陸賈稽古
作楚漢春秋爰及太史談世惟執簡子長繼志甄序

帝勣比堯稱典、則位雜中賢、法孔題經、則文非元聖、故取式呂覽、通號曰紀、紀綱之號、亦宏稱也、故本紀以述皇王、列傳以總侯伯、八書以鋪政體、十表以譜年爵、雖殊古式。而得事序焉。爾其實錄無隱之旨、博雅宏辨之才。愛奇反經之尤。條例踳落之失。叔皮論之詳矣、及班固述漢、因循前業、觀司馬遷之辭、思實過半、其十志該富。讚序宏麗、儒雅彬彬。信有遺味。至於宗經矩聖之典。端緒豐贍之功。遺親攘美之罪。徵賄鬻筆之愆。公理辨之究矣、觀夫左氏綴事、附經閒

出於文爲約而氏族難明及史遷各傳人始區詳而
易覽述者宗焉及孝惠委機呂后攝政班史立紀違
經失實何則庖犧以來未聞女帝者也漢運所值難
爲後法牝雞無晨武王首誓婦無與國齊桓著盟宣
后亂秦呂氏危漢豈唯政事難假亦名號宜愼矣張
衡司史而惑同遷固元帝王后欲爲立紀謬亦甚矣
尋子宏雖僞要當孝惠之嗣孺子誠微實繼平帝之
體二子可紀何有於二后哉至於後漢紀傳發源東
觀袁張所製偏駁不倫薛謝之作疎謬少信司馬彪

之詳實華嶠之準當則其冠也、及魏代三雄、記傳互出、陽秋魏畧之屬、江表吳錄之類、或激抗難徵、或疎濶寡要、唯陳壽三志文質辨洽、荀張比之於遷固、非妄譽也、至於晉代之書、繫乎著作、陸機肇始而未備、王韶續末而不終、干寶述紀、以審正得序、孫盛陽秋、以約舉爲能、按春秋經傳、舉例發凡、自史漢以下、莫有準的、至鄧璨晉紀、始立條例、又撮畧漢魏、憲章殷周、雖湘州曲學、亦有心典謨、及安國立例、乃鄧氏之規焉、原夫載籍之作也、必貫乎百氏、被之千載、表徵

盛衰殷鑒興廢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長有王霸之跡並天地而久大是以在漢之初史職爲盛郡國文計先集太史之府欲其詳悉於體國必閱石室啓金匱抽裂帛檢殘竹欲其博練於稽古也是立義選言宜依經以樹則勸戒與奪必附聖以居宗然後銓評昭整苛濫不作矣然紀傳爲式編年綴事文非泛論按實而書歲遠則同異難密事積則起訖易疎斯固總會之爲難也或有同歸一事而數人分功兩記則失於複重偏舉則病於不周此又銓配之未易也故

張衡摘史班之舛濫傅元譏後漢之尤煩皆此類
若夫追述遠代代遠多偽公羊高云傳聞異辭荀況
稱錄遠略近蓋文疑則闕貴信史也然俗皆愛奇莫
顧實理傳聞而欲偉其事錄遠而欲詳其跡於是棄
同即異穿鑿傍說舊史所無我書則傳此訛濫之本
源而述遠之巨蠹也至於記編同時時同多詭雖定
哀微辭而世情利害勳榮之家雖庸夫而盡飾迍敗
之士雖令德而常嗤理欲吹霜噴露寒暑筆端此又
同時之枉可歎息者也故述遠則誣矯如彼記近則

同邪如此析理居正唯素臣乎若乃尊賢隱諱固尼父之聖旨蓋纖瑕不能玷瑾瑜也姦慝懲戒實良史之直筆農夫見莠其必鋤也若斯之科亦萬代一準焉至於尋繁領雜之術務信棄奇之要明白頭訖之序品酌事例之條曉其大綱則衆理可貫然史之爲任乃彌綸一代負海內之責而羸是非之尤秉筆荷擔莫此之勞遷固通矣而歷詆後世若任情失正文其殆哉

贊曰

史肇軒黃體備周孔世歷斯編善惡偕總騰褒裁貶萬古魂動辭宗邱明直歸南董

諸子第十七

諸子者入道見志之書太上立德其次立言百姓之群居苦紛雜而莫顯君子之處世疾名德之不章唯英才特達則炳曜垂文騰其姓氏懸諸日月焉昔風后力牧伊尹咸其流也篇述者蓋上古遺語而戰伐所記者也至鬻熊知道而文王諮詢餘文遺事錄爲鬻子子自肇始莫先於茲及伯陽識禮而仲尼訪問

爰序道德以冠百氏然則鬻惟文友李實孔師聖賢竝世而經子異流矣逮及七國力政俊乂蠭起孟軻膺儒以磬折莊周述道以翱翔墨翟執儉确之教尹文課名實之符野老治國於地利騶子養政於天文申商刀鋸以制理鬼谷脣吻以策勳尸佼兼總於雜術青史曲綴以街談承流而枝附者不可勝算竝飛辨以馳術饜祿而餘榮矣暨于暴秦烈火勢炎崑岡而烟燎之毒不及諸子逮漢成普思子政讎校於是七畧芬菲九流鱗萃殺青所編百有八十餘家矣迄

至魏晉作者間出讕言兼存璅語必錄類聚而求亦充箱照軫矣然繁辭雖積而本體易總述道言治枝條五經其純粹者入矩踳駁者出規禮記月令取乎呂氏之紀三年問喪寫乎荀子之書此純粹之類也若乃湯之問棘云蚊睫有雷霆之聲惠施對梁王云蝸角有伏尸之戰列子有移山跨海之談淮南有傾天折地之說此踳駁之類也是以世疾諸混洞虛誕按歸藏之經大明迂怪乃稱羿斃十日姮娥奔月殷湯如茲況諸子乎至如商韓六風五蠹棄孝廢仁轘

藥之禍，非虛至也。公孫之白馬孤犢，辭巧理拙，魏牟比之鴞鳥，非妄貶也。昔東平求諸子史記，而漢朝不與，蓋以史記多兵謀，而諸子雜詭術也。然洽聞之士，宜撮綱要，覽華而食實，棄邪而採正，極睇參差，亦學家之壯觀也。研夫孟荀所述，理懿而辭雅；管晏屬篇，事覈而言練；列御寇之書，氣偉而采奇；鄒子之說，心奢而辭壯；墨翟隨巢，意顯而語質；尸佼尉繚，術通而文鈍；鶡冠緜緜，亟發深言；鬼谷眇眇，每環奧義；情辨以澤，文子擅其能；辭約而精，尹文得其要；慎到析密

理之巧韓非著博喻之富呂氏鑒達而體周淮南汎
採而文麗斯則得百氏之華采而辭氣文之大略也
若夫陸賈典語賈誼新書揚雄法言劉向說苑王符
潛夫崔寔正論仲長昌言杜夷幽求咸敘經典或明
政術雖標論名歸乎諸子何者博明萬事爲子適辨
一理爲論彼皆蔓延雜說故入諸子之流夫自六國
以前去聖未遠故能越世高談自開戶牖兩漢以後
體勢漫弱雖明乎坦途而類多依採此遠近之漸變
也嗟夫身與時舛志共道申摽心於萬古之上而送

懷於千載之下、金石靡矣、聲其銷乎、

贊曰

丈夫處世、懷寶挺秀、辨雕萬物、智周宇宙、立德何隱、含道必授、條流殊述、若有區囿、

論說第十八

聖哲彝訓曰經、述經叙理曰論、論者倫也、倫理有無、聖意不墜、昔仲尼微言、門人追記、故仰其經目、稱為論語、蓋羣論立名、始於茲矣、自論語已前、經無論字、六韜二論、後人追題乎、詳觀論體、條流多品、陳政則

與議說合契。釋經則與傳注參體。辨史則與贊評齊行。銓文則與叙引共紀。故議者宜言。說者說語。傳者轉師。注者主解。贊者明意。評者平理。序者次事。引者胤辭。八名區分。一揆宗論。論也者。彌綸羣言。而研精一理者也。是以莊周齊物。以論為名。不韋春秋。六論昭列。至石渠論藝。白虎通講。聚述聖言通經。論家之正體也。及班彪王命。嚴尤三將。敷述昭情。善入史體。魏之初霸。術兼名法。傅嘏王粲。校練名理。迄至正始。務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元論。於是聃周當路。與尼

父爭塗矣。詳觀蘭石之才性、仲宣之去代、叔夜之辨聲、太初之本元、輔嗣之兩例、平叔之二論、並師心獨見、鋒穎精密、蓋人倫之英也。至如李康運命、同論衡而過之、陸機辨亡、效過秦而不及、然亦其美矣。次及宋岱、郭象、銳思於機神之區。夷甫、裴頠、交辨於有無之域。並獨步當時、流聲後代、然滯有者、全繫於形用。貴無者、專守於寂寥。徒銳偏解、莫詣正理。動極神源、其般若之絕境乎。逮江左羣談、惟元是務、雖有日新、而多抽前緒矣、至如張衡譏世、頗似排說、孔融孝廉、但

談嘲戲、曹植辨道、體同書抄、言不持正、論如其已。原夫論之為體、所以辨正然否、窮於有數、追於無形、迹堅求通、鉤深取極、乃百慮之筌蹄、萬事之權衡也、故其義貴圓通。辭忌枝碎。必使心與理合、彌縫莫見其隙。辭共心密、敵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是以論如析薪、貴能破理、斤利者越理而橫斷、辭辨者反義而取通、覽文雖巧、而檢跡如妄、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安可以曲論哉、若夫注釋為詞、解散論體、雜文雖異、總會是同、若秦君延之注堯典十餘萬字、朱普之解尚書、

三十萬言所以通人惡煩羞學章句若毛公之訓詩
安國之傳書鄭君之釋禮王弼之解易要約明暢可
謂式矣說者悅也兌爲口舌故言咨悅懌過悅必譌
故舜驚讒說說之善者伊尹以論味隆殷太公以辨
釣興周及燭武行而紓鄭端木出而存魯亦其美也
暨戰國爭雄辨士雲踊從横參謀長短角勢轉丸騁
其巧辭飛鉗伏其精術一人之辨重於九鼎之寶三
寸之舌强於百萬之師六印磊落以佩五都隱賑而
封至漢定秦楚辨士弭節酈君卽斃於齊鑊蒯子幾

入乎漢鼎、雖復陸賈籍甚、張釋傅會杜欽文辨婁護
脣舌、頡頏萬乘之階、抵噓公卿之席、並順風以託勢。
莫能逆波而泝洄矣。夫說貴撫會、弛張相隨、不專緩
頰、亦在刀筆。范雎之言事、李斯之止逐客、並煩情入
機、動言中務、雖批逆鱗、而功成計合、此上書之善說
也。至於鄒陽之說吳梁、喻巧而理至、故雖危而無咎
矣。敬通之說鮑鄧、事緩而文繁、所以歷騁而罕遇也。
凡說之樞要、必使時利而義貞、進有契於成務、退無
阻於榮身、自非譎敵、則唯忠與信、披肝膽以獻主、飛

文敏以濟辭此說之本也而陸氏直稱說煒曄以譎誑何哉

贊曰

理形於言敘理成論詞深人天致遠方寸陰陽莫貳鬼神靡遯說爾飛鉗呼吸沮勸

詔策第十九

皇帝御寓其言也神淵嘿黼扆而響盈四表唯詔策乎昔軒轅唐虞同稱為命命之為義制性之本也其在三代事兼誥誓誓以訓戒誥以敷政命喻自天故

授管錫胤易之姤象后以施命誥四方誥命動民若天下之有風矣降及七國並稱曰令令者使也秦并天下改命曰制漢初定儀則則命有四品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戒勑勑戒州部詔誥百官制施赦命策封王侯策者簡也制者裁也詔者告也勑者正也詩云畏此簡書易稱君子以制度數禮稱明君之詔書稱勑天之命並本經典以立名目遠詔近命習秦制也記稱絲綸所以應接羣后虞重納言周貴喉舌故兩漢詔誥職在尚書王言之大動入史

策其出如綍不反若汗是以淮南有英才武帝使相如視草隴右多文士光武加意於書辭豈直取美當時亦敬慎來葉矣觀文景以前詔體浮新武帝崇儒選言宏奧策封三王文同訓典勸戒淵雅垂範後代及制誥嚴助即云厭承明廬蓋寵才之恩也孝宣璽書賜太守陳遂亦故舊之厚也逮光武撥亂留意斯文而造次喜怒時或偏濫詔賜鄧禹稱司徒爲堯敕責侯霸稱黃鉞一下若斯之類實乖憲章暨明帝崇學雅詔間出安和政弛禮閣鮮才每爲詔勑假手外

請建安之末文理代興潘勗九錫典雅逸羣衛覬禪

誥符命炳耀弗可加已自魏晉誥策職在中書劉放

張華互管斯任施命發號洋洋盈耳魏文帝下詔辭

義多偉至於作威作福其萬慮之一弊乎晉氏中興

唯明帝崇才以溫嶠文清故引入中書自斯以後體

憲風流矣夫王言崇秘大觀在上所以百辟其刑萬

邦作孚故授官選賢則義炳重離之輝優文封策則

氣含風雨之潤勑戒恒誥則筆吐星漢之華治戎燮

伐則聲有洊雷之威眚災肆赦則文有春露之滋明

罰勑法則辭有秋霜之烈此詔策之大略也戒勑爲文實詔之切者周穆命郊父受勑憲此其事也魏武稱作勑戒當指事而語勿得依違曉治要矣及晉武勑戒備告百官勑都督以兵要戒州牧以董司警郡守以恤隱勸牙門以禦衛有訓典焉戒者慎也禹稱戒之用休君父至尊在三罔極漢高祖之勑太子東方朔之戒子亦顧命之作也及馬援已下各遺家戒班姬女戒足稱母師也教者效也言出而民效也契敷五教故王侯稱教昔鄭弘之守南陽條教爲後所

述、乃事緒明也、孔融之守北海、文教麗而罕於理、乃
治體乖也、若諸葛孔明之詳約、庾稚恭之明斷、並理
得而辭中、教之善也、自教以下、則又有命、詩云有命
在天、明爲重也、周禮曰師氏詔王爲輕命、今詔重而
命輕、古今之變也、

贊曰

皇王施令、寅嚴宗誥、我有絲言、兆民尹好、輝音峻舉、
鴻風遠蹈、騰義飛辭、渙其大號、

檄移第二十

震雷始於曜電、出師先乎威聲、故觀電而懼雷壯聽聲而懼兵威兵先乎聲其來已久。昔有虞始戒於國、夏后初誓於軍、殷誓軍門之外、周將交刃而誓之故知帝世戒兵。三王誓師。宣訓我衆。未及敵人也至周穆西征、祭公謀父稱古有威讓之令、令有文告之辭、即檄之本源也。及春秋征伐、自諸侯出、懼敵弗服故兵出須名、振此威風、暴彼昏亂、劉獻公之所謂告之以文辭、董之以師武者也、齊桓征楚、詰苞茅之闕晉厲伐秦、責箕郜之焚、管仲呂相、奉辭先路詳其意義

卽令之檄文暨乎戰國始稱爲檄檄者皦也宣露於外皦然明白也張儀檄楚書以尺二明白之文或稱露布播諸視聽也夫兵以定亂莫敢自專天子親戎則稱恭行天罰諸侯御師則云肅將王誅故分閫推轂奉辭伐罪非唯致果爲毅亦且厲辭爲武使聲如衝風所擊氣似欃槍所掃奮其武怒總其罪人徵其惡稔之時顯其貫盈之數搖姦宄之膽訂信慎之心使百尺之衝摧折於咫書萬雉之城顛墜於一檄者也觀隗囂之檄亡新布其三逆文不雕飾而辭切事

明、隴右文士得檄之體矣、陳琳之檄豫州、壯有骨鯁、雖姦閹攜養、章密太甚、發兵摸金、誣過其虐、然抗辭書釁、皦然露骨矣、敢指曹公之鋒、幸哉免袁黨之戮也、鍾會檄蜀、徵驗甚明、桓公檄胡、觀釁尤切、並壯筆也、凡檄之大體、或述此休明、或叙彼苛虐、指天時、審人事、算強弱、角權勢、標蓍龜於前驗、懸鞶鑑於已然、雖本國信、實參兵詐、譎詭以馳旨、煒曄以騰說、凡此衆條、莫或違之者也、故其植義颺辭、務在剛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辭緩、露板以宣衆、不可使義隱、必事

昭而理辨、氣盛而辭斷、此其要也、若曲趣密巧、無所取才矣、又州郡徵吏、亦稱爲檄、固明舉之義也、移者易也、移風易俗、令往而民隨者也、相如之難蜀老、文曉而喻博、有移檄之骨焉、及劉歆之移太常、辭剛而義辨、文移之首也、陸機之移百官、言約而事顯、武移之要者也、故檄移爲用、事兼文武、其在金革、則逆黨用檄、順命資移、所以洗濯民心、堅同符契、意用小異、而體義大同、與檄參伍、故不重論也、

贊曰

三驅弛剛九伐先話鞶鑑吉凶蓍龜成敗摧壓鯨鯢抵落蜂蠆移寶易俗草偃風邁

文心雕龍卷五

封禪第二十一

夫正位北辰，嚮明南面，所以運天樞，毓黎獻者，何嘗不經道緯德，以勒皇蹟者哉。錄圖曰，潬潬噅噅，棼棼雉雉，萬物盡化，言至德所被也。丹書曰，義勝欲則從，欲勝義則凶，戒慎之至也。則戒慎以崇其德，至德以凝其化，七十有二君所以封禪矣。昔黃帝神靈，克膺鴻瑞，勒功喬岳，鑄鼎荆山，大舜巡岳，顯乎虞典，成康封禪，聞之樂緯，及齊桓之霸，爰窺王跡，夷吾譎陳，距

以怪物固知玉牒金鏤專在帝皇也然則西鶼東鰈南茅北黍空談非徵勲德而已是史遷八書明述封禪者固禋祀之殊禮名號之秘祝祀天之壯觀矣秦始皇銘岱文自李斯法家辭氣體乏宏潤然疎而能壯亦彼時之絕采也鋪觀兩漢隆盛孝武禪號於肅然光武巡封於梁父誦德銘勲乃鴻筆耳觀相如封禪蔚為唱首爾其表權輿序皇王炳元符鏡鴻業驅前古於當今之下騰休明於列聖之上歌之以禎瑞讚之以介丘絕筆茲文固惟新之作也及光武勒碑

則文自張純首胤典謨末同祝辭、引鉤讖、敘離亂、計武功、述文德事覈理舉華不足而實有餘矣、凡此二家竝岱宗實跡也、及揚雄劇秦、班固典引事非鐫石而體因紀禪觀劇秦爲文、影寫長卿詭言遯辭故兼包神怪然骨掣靡密辭貫圓通、自稱極思、無遺力矣典引所序雅有懿采、歷鑑前作能執厥中、其致義會文、斐然餘巧、故稱封禪麗而不典、劇秦典而不實、豈非追觀易爲明、循勢易爲力歟、至於邯鄲受命攀響前聲、風末力寡輯韻成頌雖文理順序而不能奮飛

陳思魏德假論客主問答迂緩且已千言勞深勣寡飇酞缺焉迖文爲用葢一代之典章也搆位之始宜明大體樹骨於訓典之區選言於宏富之路使意古而不晦於深文今而不墜於淺義吐光芒辭成廉鍔則爲偉矣雖復道極數殫終然相襲而日新其采者必超前轍焉

贊曰

封勒帝勣對越天休逖聽高岳聲英克彪樹石九旻泥金八幽鴻律蟠采如龍如虬

章表第二十二

夫設官分職、高卑聯事、天子垂珠以聽、諸侯鳴玉以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故堯咨四岳、舜命八元、固辭再讓之請、俞往欽哉之授、並陳辭帝庭、匪假書翰、然則敷奏以言、則章表之義也、明試以功、即授爵之典也、至太甲既立、伊尹書誡、思庸歸亳、又作書以讚、文翰獻替、事斯見矣。周監二代、文理彌盛、再拜稽首、對揚休命、承文受冊、敢當丕顯、雖言筆未分、而陳謝可見。降及七國、未變古式、言事於王、皆稱上書、秦初定

制改書曰奏漢定禮儀則有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議章以謝恩奏以按劾表以陳請議以執異章者明也詩云爲章於天謂文明也其在文物赤白曰章表者標也禮有表記謂德見于儀其在器式揆景曰表章表之目蓋取諸此也按七畧藝文謡詠必錄章表奏議經國之樞機然闕而不纂者乃各有故事而在職司也前漢表謝遺篇寡存及後漢察舉必試章奏左雄奏議臺閣爲式胡廣章奏天下第一並當時之傑筆也觀伯始謁陵之章足見其典文之美

為昔晉文受冊。三辭從命。是以漢末讓表。以三為斷、曹公稱為表不必三讓、又勿得浮華、所以魏初表章、指事造實、求其靡麗則未足美矣、至於文舉之薦禰衡、氣揚采飛。孔明之辭後主、志盡文暢。雖華實異旨、並表之英也。琳瑀章表有譽當時、孔璋稱健、則其標也、陳思之表、獨冠群才、觀其體贍而律調。辭清而志顯、應物製巧。隨變生趣。執轡有餘。故能緩急應節。逮晉初筆札、則張華為儁、其三讓公封、理周辭要引義比事、必得其偶、世珍鷦鷯、莫顧章表、及羊公之辭開

府有譽於前談庾公之讓中書信美於往載序志顯類有文雅焉劉琨勸進張駿自序文致耿介並陳事之美表也原夫章表之為用也所以對揚王庭昭明心曲既其身文亦且國華章以造闕風矩應明表以致禁骨采宜耀循名課實以章為本者也是以章式炳賁志在典謨使要而非略明而不淺表體多包情偽屢遷必雅義以扇其風清文以馳其麗然懇惻者辭為心使浮侈者情為文使繁約得正華實相勝脣吻不滯則中律矣子貢云心以制之言以結之蓋

辭意也、荀卿以爲觀人美辭、麗於黼黻文章、亦可以驗於斯乎、

贊曰

敷奏絳闕、獻替黼扆、言必貞明、義則宏偉、肅恭節文、條理首尾、君子秉文、辭令有斐、

奏啓第二十三

昔唐虞之臣、敷奏以言、秦漢之輔、上書稱奏、陳政事、獻典儀、上急變、劾愆謬、總謂之奏、奏者進也。言敷于下情、進于上也。秦始立奏、而法家少文。觀王綰之奏

勲德。辭質而義近。李斯之奏驪山。事略而意逕。政無膏潤。形於篇章矣。自漢以來、奏事或稱上疏、儒雅繼踵、殊采可觀、若夫賈誼之務農、晁錯之兵事、匡衡之定郊、王吉之觀禮、溫舒之緩獄、谷永之諫仙、理既切至。辭亦通暢、可謂識大體矣。後漢羣賢、嘉言罔伏、楊秉耿介於災異。陳蕃憤懣於尺一。骨鯁得焉。張衡指摘於史職。蔡邕銓列於朝儀。博雅明焉。魏代名臣、文理迭興、若高堂天文、黃觀教學、王朗節省、甄毅考課、亦盡節而知治矣。晉氏多難、災屯流移、劉頌殷勤於

時務溫嶠懇切於費役並體國之忠規矣夫奏之爲筆固以明允篤誠爲本辨析疏通爲首强志足以成務博見足以窮理酌古御今治繁總要此其體也若乃按劾之奏所以明憲清國昔周之太僕繩愆糾繆秦之御史職主文法漢置中丞總司按劾故位在摯擊砥礪其氣必使筆端振風簡上凝霜者也觀孔光之奏董賢則實其姦回路粹之奏孔融則誣其釁惡名儒之與險士固殊心焉若夫傅咸勁直而按辭堅深劉隗切正而劾文濶略各其志也後之彈事迭相

斟酌。惟新日用。而舊準弗差。然函人欲全。矢人欲傷。術在糾惡。勢必深峭。詩刺讒人。投畀豺虎。禮疾無禮。方之鸚猩。墨翟非儒。目以豕彘。孟軻譏墨。比諸禽獸。詩禮儒墨。既其如茲。奏劾嚴文。孰云能免。是以世人為文。競於詆訶。吹毛取瑕。次骨為戾。復似善罵。多失折衷。若能闢禮門以懸規。標義路以植矩。然後踰垣者折肱。捷徑者滅趾。何必躁言醜句。詬病為切哉。是以立範運衡。宜明體要。必使理有典刑。辭有風軌。總法家之式。秉儒家之文。不畏強禦。氣流墨中。無纖毫

隨聲動簡外乃稱絕席之雄直方之舉耳啓者開也高宗云啓乃心沃朕心取其義也孝景諱啓故兩漢無稱至魏國箋記始云啓聞奏事之末或云謹啓自晉來盛啓用兼表奏陳政言事既奏之異條讓爵謝恩亦表之別幹必斂散入規促其音節辨要輕清文而不侈亦啓之大略也又表奏確切號爲讜言讜者偏也王道有偏乖乎蕩蕩其偏故曰讜言也孝成稱班伯之讜言貴直也自漢置八儀密奏陰陽皂囊封板故曰封事鼂錯受書還上便宜後代便宜多附封

事、慎機密也。夫王臣匪躬。必吐謇諤。事舉人存。故無待泛說也。

贊曰

皂飭司直、肅清風禁、筆銳干將、墨含淳酖、雖有次骨無或膚浸、獻政陳宜、事必勝任、

議對第二十四

周爰諮謀、是謂為議、議之言宜。審事宜也。易之節卦、君子以制度數、議德行、周書曰議事以制、政乃弗迷、議貴節制、經典之體也、昔管仲稱軒轅有明臺之議、

則其來遠矣、洪水之難、堯咨四岳、宅揆之舉、舜疇五人、三代所興、詢及芻蕘、春秋釋宋、魯桓務議、及趙靈胡服、而季父爭論、商鞅變法、而甘龍交辨、雖憲章無算、而同異足觀、迄今有漢、始立駮議、駮者雜也。雜議不純、故曰駮也。自兩漢文明、楷式昭備、藹藹多士、發言盈庭、若賈誼之遍代諸生、可謂捷於議也、至如主父之駮挾弓、安國之辨匈奴、賈捐之陳於朱崖、劉歆之辨於祖宗、雖質文不同。得事要矣。若乃張敏之斷輕侮、郭躬之議擅誅、程曉之駮校事、司馬芝之議貨

錢何曾蠲出女之科秦秀定賈充之謚事實允當可謂達議體矣漢世善駁則應劭爲首晉代能議則傅咸爲宗然仲瑗博古而銓貫有叙長虞識治而屬辭枝繁及陸機斷議亦有鋒穎而腴辭弗翦頗累文骨亦各有美風格存焉夫動先擬議明用稽疑所以敬愼羣務弛張治術故其大體所資必樞紐經典採故實於前代觀通變於當今理不謬搖其枝字不妄舒其藻又郊祀必洞於理戎事必練於兵佃穀先曉於農斷訟務精於律然後標以顯義約以正辭文以辨

潔為能不以繁縟為巧事以明覈為美不以深隱為奇此綱領之大要也若不達政體而舞筆弄文支離構辭穿鑿會巧空騁其華固為事實所擯設得其理亦為遊辭所埋昔秦女嫁晉從文衣之媵晉人貴媵而賤女楚珠鬻鄭為薰桂之櫝鄭人買櫝而還珠若文浮於理末勝其本則秦女楚珠復在於茲矣又對策者應詔而陳政也射策者探事而獻說也言中理準譬射侯中的二名雖殊即議之別體也古之造士選事考言漢文中年始舉賢良晁錯對策蔚為舉

首、及孝武益明、旁求俊乂、對策者以第一登庸、射策者以甲第入仕、斯固選賢要術也、觀晁氏之對、證驗古今。辭裁以辨。事通而贍。超升高第、信有徵矣、仲舒之對、祖述春秋。本陰陽之化。究列代之變。煩而不慁者。事理明也。公孫之對、簡而未博。然總要以約文。事切而情舉。所以太常居下、而天子擢上也、杜欽之對、略而指事。辭以治宜。不為文作。及後漢魯丕、辭氣質素。以儒雅中策、以入高第、凡此五家、並前代之明範也、魏晉已來、稍務文麗、以文紀實、所失已多、及其來

選又稱疾不會雖欲求文弗可得也是以漢飲博士而雉集乎堂晉策秀才而麏興於前無他怪也選失之異耳夫駮議偏辨各執異見對策揄揚大明治道使事深於政術理密於時務酌三五以鎔世而非迂緩之高談馭權變以拯俗而非刻薄之偽論風恢恢而能遠流洋洋而不溢王庭之美對也難矣哉士之爲才也或練治而寡文或工文而疎治對策所選實屬通才志足文遠不其鮮歟

贊曰

議惟疇政、名實相課、斷理必綱、摛辭無懦、對策王庭、同時酌和、治體高秉、雅謨遠播

書記第二十五

大舜云書用識哉、所以記時事也、蓋聖賢言辭、總爲尚書、尚書之爲體、主言者也、揚雄曰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畫形、君子小人可見矣、故書者舒也。舒布其言。陳之簡牘。取象乎夬、貴在明決而已、三代政暇、文翰頗疎、春秋聘繁、書介彌盛、繞朝贈士會以策、子家與趙宣以書、巫臣之遺子反、子產之諫范宣、詳觀四

書辭若對面。又子服敬叔、進弔書於滕君、固知行人挈辭、多被翰墨矣。及七國獻書、詭麗輻輳、漢來筆札、辭氣紛紜、觀史遷之報任安、東方朔之難公孫、楊惲之酬會宗、子雲之答劉歆、志氣槃桓。各含殊采、並杼軸乎尺素。抑揚乎寸心。逮後漢書記、則崔瑗尤善。魏之元瑜、號稱翩翩。文舉屬章。半簡必錄。休璉好事。留意辭翰。抑其次也。嵇康絕交、實志高而文偉矣。趙至叙離、迺少年之激切也。至如陳遵占辭、百封各意。禰衡代書、親踈得宜。斯又尺牘之偏才也。詳總書體、本

在盡言、言以散鬱陶、託風采。故宜條暢以任氣、優柔以懌懷。文明從容、亦心聲之獻酬也。若夫尊貴差序、則肅以節文。戰國以前、君臣同書、秦漢立儀、始有表奏。王公國內、亦稱奏書。張敞奏書於膠后、其義美矣。迄至後漢、稍有名品、公府奏記、而郡將奏牋。記之言志、進已志也。牋者、表也。表識其情也。崔寔奏記於公府、則崇讓之德音矣。黃香奏牋於江夏、亦肅恭之遺式矣。公幹牋記、麗而規益、子桓弗論、故世所共遺。若略名取實、則有美於爲詩矣。劉廙謝恩、喻切以至、陸

機自理、情周而巧、牋之爲善者也、原牋記之爲式、旣上窺乎表、亦下睨乎書、使敬而不慴。簡而無傲、清美以惠其才。彪蔚以文其響。蓋牋記之分也、夫書記廣大、衣被事體、筆劄雜名、古今多品、是以總領黎庶、則有譜籍簿錄。醫歷星筮、則有方術占試。申憲述兵、則有律令法制。朝市徵信、則有符契券疏。百官詢事、則有關刺解諜。萬民達志、則有狀列辭諺。並述理於心。著言於翰。雖藝文之末品。而政事之先務也。故謂譜者普也、注序世統。事資周普。鄭氏譜詩、蓋取乎此、籍

者借也歲借民力條之於版春秋司籍即其事也簿
者圃也草木區別文書類聚張湯李廣爲吏所簿別
情僞也錄者領也古史世本編以簡策領其名數故
曰錄也方者隅也醫藥攻病各有所主專精一隅故
藥術稱方術者路也算歷極數見路乃明九章積微
故以爲術淮南萬畢皆其類也占者覘也星辰飛伏
伺候乃見精觀書雲故曰占也式者則也陰陽盈虛
五行消息變雖不常而稽之有則也律者中也黃鍾
調起五音以正音以正法律馭民八刑克平以律爲

名、珥中正也、令者命也、出命申禁、有若自天、管仲下命如流水、使民從也、法者象也、兵謀無方、而奇正有象、故曰法也、制者裁也、上行於下、如匠之制器也、符者孚也、徵召防僞、事資中孚、三代玉瑞、漢世金竹、末代從省、易以書翰矣、契者結也、上古純質、結繩執契、今羌胡徵數、負販記緡、其遺風歟、券者束也、明白約束、以備情僞、字形半分、故周稱判書、古有鐵券、以堅信誓、王褒髯奴、則券之楷也、疏者布也、布置物類、撮題近意、故小券短書、號爲疏也、關者閉也、出入由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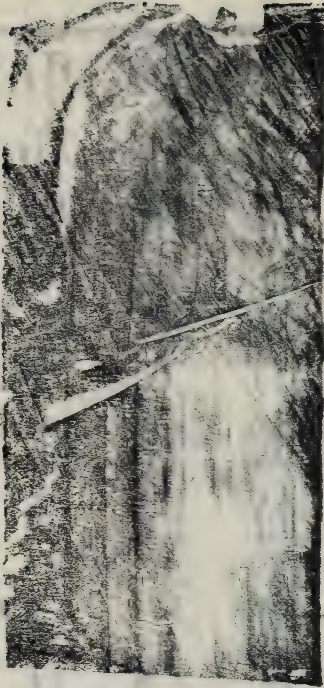
關閉當審庶務在政通塞應詳韓非云孫亶回聖相也而關於州郡蓋謂此也刺者達也詩人諷刺周禮三刺事叙相達若針之通結矣解者釋也解釋結滯徵事以對也牒者葉也短簡編牒如葉在枝溫舒截蒲卽其事也議政未定故短牒咨謀牒之尤密謂之爲籤籤者籤密者也狀者貌也禮貌本原取其事實先賢表謚並有行狀狀之大者也列者陳也陳列事情昭然可見也辭者舌端之文通已於人子產有辭諸侯所賴不可已也諺者直語也喪言亦不及文故

弔亦稱諺、廛路淺言、有實無華、鄒穆公云、囊漏儲中、皆其類也、太誓曰古人有言、牝鷄無晨、大雅云、人亦有言、惟憂用老、竝上古遺諺、詩書可引者也、至於陳琳諫辭、稱掩目捕雀、潘岳哀辭、稱掌珠伉儷、竝引俗說而爲文辭者也、夫文辭鄙俚、莫過於諺、而聖賢詩書、採以爲談、況踰於此、豈可忽哉、觀此四條、竝書記所總、或事本相通、而文意各異、或全任質素、或雜用文綺。隨事立體。貴乎精要。意少一字則義闕。句長一言則辭妨。竝有司之實務。而浮藻之所忽也。然才冠

鴻筆多疎尺牘。譬九方堙之識駿足。而不知毛色牝牡也。言既身文、信亦邦瑞、翰林之士、思理實焉、

贊曰

文藻條流、託在筆札、既馳金相、亦運木訥、萬古聲薦、千里應拔、庶務紛綸、因書乃察、





文心雕龍卷六

神思第二十六

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闕之下神思之謂也文之思也其神遠矣故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焉動容視通萬里吟詠之間吐納珠玉之聲眉睫之前卷舒風雲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爲妙神與物游神居胷臆而志氣統其關鍵物沿耳目而辭令管其樞機樞機方通則物無隱貌關鍵將塞則神有遯心是以陶鈞文思貴在虛靜疏瀹五藏澡雪精神積學

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懌辭然後
使元解之宰尋聲律而定墨獨照之匠闚意象而運
斤此蓋馭文之首術謀篇之大端夫神思方運萬塗
競萌規矩虛位刻鏤無形登山則情滿於山觀海則
意溢於海我才之多少將與風雲而並驅矣方其搦
翰氣倍辭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則意翻空而易
奇言徵實而難巧也是以意授於思言授於意密則
無際踈則千里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義在咫
尺而思隔山河是以秉心養術無務苦慮含章司契

不必勞情也人之稟才遲速異分文之制體大小殊功相如含筆而腐毫揚雄輟翰而驚夢桓譚疾感於苦思王充氣竭於思慮張衡研京以十年左思練都以一紀雖有巨文亦思之緩也淮南崇朝而賦騷枚皋應詔而成賦子建援牘如口誦仲宣舉筆似宿構阮瑀據案而制書禰衡當食而草奏雖有短篇亦思之速也若夫駿發之士心總要術敏在慮前應機立斷覃思之人情饒歧路鑒在疑後研慮方定機敏故造次而成功慮疑故愈久而致績難易雖殊並資博

練若學淺而空遲才疎而徒速以斯成器未之前聞
是以臨篇綴慮必有二患理鬱者苦貧辭溺者傷亂
然則博聞爲饋貧之糧貫一爲拯亂之藥博而能一
亦有助乎心力矣若情數詭雜體變遷貿拙辭或孕
於巧義庸事或萌於新意視布於麻雖云未費杼軸
獻功煥然乃珍至於思表纖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
筆固知止至精而後闡其妙至變而後通其數伊摯
不能言鼎輪扁不能語斤其微矣乎

贊曰

神用象通情變所孕物以貌求心以理應刻鏤聲律萌芽比興結慮司契垂帷制勝

體性第二十七

夫情動而言形理發而文見蓋沿隱以至顯因內而符外者也然才有庸儁氣有剛柔學有淺深習有雅鄭並情性所鑠陶染所凝是以筆區雲譎文苑波詭者矣故辭理庸儁莫能翻其才風趣剛柔寧或改其氣事義淺深未聞乖其學體式雅鄭鮮有反其習各師成心其異如面若總其歸塗則數窮八體一曰典

雅二曰遠奧三曰精約四曰顯附五曰繁縟六曰壯麗七曰新奇八曰輕靡典雅者鎔式經誥方軌儒門者也遠奧者馥采典文經理元宗者也精約者覈字省句剖析毫釐者也顯附者辭直義暢切理厭心者也繁縟者博喻釀采煒燁枝派者也壯麗者高論宏裁卓爍異采者也新奇者擯古競今危側趣詭者也輕靡者浮文弱植縹緲附俗者也故雅與奇反奧與顯殊繁與約舛壯與輕乖文辭根葉苑囿其中矣若夫八體屢遷功以學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氣氣以實

志。志以定言。吐納英華。莫非情性。是以賈生俊發。故文潔而體清。長卿傲誕。故理侈而辭溢。子雲沉寂。故志隱而味深。子政簡易。故趣昭而事博。孟堅雅懿。故裁密而思靡。平子淹通。故慮周而藻密。仲宣躁銳。故穎出而才果。公幹氣褊。故言壯而情駭。嗣宗俶儻。故響逸而調遠。叔夜俊俠。故興高而采烈。安仁輕敏。故鋒發而韻流。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辭隱。觸類以推。表裏必符。豈非自然之恒資。才氣之大略哉。夫才有天資。學慎始習。斲梓染絲。功在初化。器成綵定。難可翻

移故童子雕琢必先雅製沿根討葉思轉自圓八體雖殊會通合數得其環中則輻輳相成故宜摹體以定習因性以練才文之司南用此道也

贊曰

才性異區文體繁詭辭為肌膚志實骨髓雅麗黼黻淫巧朱紫習亦凝真功沿漸靡

風骨第二十八

詩總六義風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氣之符契也是以怊悵述情必始乎風沈吟鋪辭莫先於骨故

辭之待骨如體之樹骸情之含風猶形之包氣結言端直則文骨成焉意氣駿爽則文風清焉若豐藻克贍風骨不飛則振采失鮮負聲無力是以綴慮裁篇務盈守氣剛健既實輝光乃新其爲文用譬征鳥之使翼也故練於骨者析辭必精深乎風者述情必顯捶字堅而難移結響凝而不滯此風骨之力也若瘠義肥辭繁雜失統則無骨之徵也思不環周索莫乏氣則無風之驗也昔潘勗錫魏思摹經典羣才韜筆乃其骨髓駿也相如賦仙氣號凌雲蔚爲辭宗迺其

風力遒也能鑒斯要可以定文茲術或違無務繁采故魏文稱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至故其論孔融則云體氣高妙論徐幹則云時有齊氣論劉楨則云有逸氣公幹亦云孔氏卓卓信含異氣筆墨之性殆不可勝並重氣之旨也夫翬翟備色而翾翥百步肌豐而力沈也鷹隼乏采而翰飛戾天骨勁而氣猛也文章才力有似於此若風骨乏采則鷙集翰林采乏風骨則雉竄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筆之鳴鳳也若夫鎔鑄經典之範翔集子史之術洞

曉情變曲昭文體然後能孚甲新意雕畫奇辭昭體故意新而不亂曉變故辭奇而不黷若骨采未圓風辭未練而跨略舊規馳騖新作雖獲巧意危敗亦多豈空結奇字紕繆而成經矣周書云辭尚體要弗惟好異蓋防文濫也然文術多門各適所好明者弗授學者弗師於是習華隨侈流遁忘反若能確乎正式使文明以健則風清骨峻篇體光華能研諸慮何遠之有哉

贊曰

情與氣偕辭共體並文明以健珪璋乃騁蔚彼風力嚴此骨鯁才鋒峻立符采克炳

通變第二十九

夫設文之體有常變文之數無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詩賦書記名理相因此有常之體也文辭氣力通變則久此無方之數也名理有常體必資於故實通變無方數必酌於新聲故能騁無窮之路飲不竭之源然綆短者銜渴足疲者輟塗非文理之數盡乃通變之術疎耳故論文之方譬諸草木根幹麗土而同性

臭味晞陽而異品矣是以九代詠歌志合文則黃歌斷竹質之至也唐歌在昔則廣於黃世虞歌卿雲則文於唐時夏歌雕墻縟於虞代商周篇什麗於夏年至於序志述時其揆一也暨楚之騷文矩式周人漢之賦頌影寫楚世魏之策制顧慕漢風晉之辭章瞻望魏采推而論之則黃唐淳而質虞夏質而辨商周麗而雅楚漢侈而艷魏晉淺而綺宋初訛而新從質及訛彌近彌澹何則競今疎古風味氣衰也今才穎之士刻意學文多略漢篇師範宋集雖古今備閱然

近附而遠疎矣夫青生於藍絳生於蒨雖踰本色不能復化桓君山云予見新進麗文美而無採及見劉揚言辭常輒有得此其驗也故練青濯絳必歸藍蒨矯訛翻淺還宗經誥斯斟酌乎質文之間而檃括乎雅俗之際可與言通變矣夫誇張聲貌則漢初已極自兹厥後循環相因雖軒翥出轍而終入籠內枚乘七發云通望兮東海虹洞兮蒼天相如上林云視之無端察之無涯日出東沼月生西陂馬融廣城云天地虹洞固無端涯大明出東月生西陂揚雄校獵云

出入日月天與地沓張衡西京云日月於是乎出入象扶桑於濛汜此竝廣寓極狀而五家如一諸如此類莫不相循參伍因革通變之數也是以規略文統宜宏大體先博覽以精閱總綱紀而攝契然後拓衢路置關鍵長轡遠馭從容按節憑情以會通負氣以適變采如宛虹之奮鬐光若長離之振翼迺穎脫之文矣若乃齷齪於偏解矜激乎一致此庭間之迴驟豈萬里之逸步哉

贊曰

文律運周日新其業變則其久通則不乏趨時必果乘機無怯望今制奇參古定法

定勢第三十

夫情致異區文變殊術莫不因情立體即體成勢也勢者乘利而為制也如機發矢直澗曲湍回自然之趣也圓者規體其勢也自轉方者矩形其勢也自安文章體勢如斯而已是以模經為式者自入典雅之懿效騷命篇者必歸豔逸之華綜意淺切者類乏醞藉斷辭辨約者率乖繁縟譬激水不漪槁木無陰自

然之勢也。是以繪事圖色、文辭盡情、色糅而犬馬殊形、情交而雅俗異勢、鎔範所擬、各有司匠、雖無嚴郛、難得踰越、然淵乎文者、竝總羣勢、奇正雖反、必兼解以俱通。剛柔雖殊、必乘時而適用。若愛典而惡華、則兼通之理偏。似夏人爭弓矢、執一不可以獨射也。若雅鄭而共篇、則總一之勢離。是楚人鬻矛譽楯、兩難得而俱售也。是以括囊雜體、切在銓別、宮商朱紫、隨勢各配、章表奏議、則準的乎典雅。賦頌歌詩、則羽儀乎清麗。符檄書移、則楷式於明斷。史論序注、則師範

於覈要箴銘碑誄則體制於宏深連珠七辭則從事於巧豔此循體而成勢隨變而立功者也雖復契會相參節文互雜譬五色之錦各以本采爲地矣桓譚稱文家各有所慕或好浮華而不知實覈或美衆多而不見要約陳思亦云世之作者或好煩文博採深沉其旨者或好離言辨白分毫析釐者所習不同所務各異言勢殊也劉楨云文之體指實強弱使其辭已盡而勢有餘天下一人耳不可得也公幹所談頗亦兼氣然文之任勢勢有剛柔不必壯言慷慨乃稱

勢也。又陸雲自稱往日論文、先辭而後情、尚勢而不取悅澤。及張公論文、則欲宗其言、夫情固先辭。勢實須澤。可謂先迷。後能從善矣。自近代辭人、率好詭巧、原其爲體、訛勢所變、厭黷舊式、故穿鑿取新、察其訛意、似難而實無他術也、反正而已、故文反正爲乏。辭反正爲奇。效奇之法。必顛倒文句、上字而抑下。中辭而出外、回互不常。則新色耳。夫通衢夷坦。而多行捷徑者、趨近故也、正文明白、而常務反言者、適俗故也、然密會者以意新得巧。苟異者以失體成怪。舊練之

才則執正以馭奇新學之銳則逐奇而失正勢流不反則文體遂弊秉茲情術可無思邪

贊曰

形生勢成始末相承湍迴似規矢激如繩四移騁節情采自凝征讐學步力止襄陵

文心雕龍卷六終

文心雕龍卷七

情采第三十一

聖賢書辭總稱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虛而淪漪結木體實而華萼振文附質也虎豹無文則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資丹漆質待文也若乃綜述性靈敷寫器象鏤心鳥跡之中織辭魚網之上其為彪炳縟采名矣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聲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雜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情發而為辭章神理之

數也孝經垂典喪言不文故知君子嘗言未嘗質也老子疾僞故稱美言不信而五千精妙則非棄美矣莊周云辯雕萬物謂藻飾也韓非云豔采辯說謂綺麗也綺麗以豔說藻飾以辯雕文辭之變於斯極矣研味李老則知文質附乎性情詳覽莊韓則見華實過乎淫侈若擇源於涇渭之流按轡於邪正之路亦可以馭文采矣夫鉛黛所以飾容而盼倩生於淑姿文采所以飾言而辯麗本於情性故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後緯成理定而後辭暢此立文之

本源也。昔詩人什篇。為情而造文。辭人賦頌。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蓋風雅之興。志思蓄憤。而吟詠情性。以諷其上。此為情而造文也。諸子之徒。心非鬱陶。苟馳夸飾。鬻聲釣世。此為文而造情也。故為情者要約而寫真。為文者淫麗而煩濫。而後之作者。採濫忽真。遠棄風雅。近師辭賦。故體情之製日疎。逐文之篇愈盛。故有志深軒冕。而汎詠皋壤。心纏幾務。而虛述人外。真宰弗存。翩其反矣。夫桃李不言而成蹊。有實存也。男子樹蘭而不芳。無其情也。夫以草木之微。依

情待實況乎文章述志為本言與志反文豈足徵是以聯辭結采將欲明經采濫辭詭則心理愈翳固知翠綸桂餌反所以失魚言隱榮華殆謂此也是以衣錦褧衣惡文太章賁象窮白貴乎反本夫能設模以位理擬地以置心心定而後結音理正而後摛藻使文不滅質博不溺心正采耀乎朱藍間色屏於紅紫乃可謂雕琢其章彬彬君子矣

贊曰

言以文遠誠哉斯驗心術既形英華乃贍吳錦好渝

舜英徒豔繁彩寡情味之必厭

鎔裁第三十二

情理設位文采行乎其中剛柔以立本變通以趨時立本有體意或偏長趨時無方辭或繁雜蹊要所司職在鎔裁櫽括情理矯揉文采也規範本體謂之鎔剪截浮詞謂之裁裁則蕪穢不生鎔則綱領昭暢譬繩墨之審分斧斤之斲削矣駢拇枝指由侈於性附贅懸肬實侈於形二意兩出義之駢枝也同辭重句文之肬贅也凡思緒初發辭采苦雜心非權衡勢必

輕重是以草創鴻筆先標三準履端於始則設情以位體舉正於中則酌事以取類歸餘於終則撮辭以舉要然後舒華布實獻替節文繩墨以外美材既斲故能首尾圓合條貫統序若術不素定而委心逐辭異端叢至駢贅必多故三準既定次討字句句有可削足見其疎字不得減乃知其密精論要語極略之體遊心竄句極繁之體謂繁與略適分所好引而伸之則兩句敷為一章約以貫之則一章刪成兩句思贍者善敷才覈者善刪善刪者字去而意留善敷者

辭殊而義顯字删而意闕則短乏而非覈辭敷而言重則蕪穢而非贍昔謝艾王濟西河文士張俊以爲艾繁而不可删濟略而不可益若二子者可謂練鎔裁而曉繁略矣至如士衡才優而綴辭尤繁士龍思劣而雅好清省及雲之論機亟恨其多而稱清新相接不以爲病蓋崇友于耳夫美錦製衣修短有度雖翫其采不倍領袖巧猶難繁況在乎拙而文賦以爲榛楛勿翦庸音足曲其識非不鑒乃情苦芟繁也夫百節成體共資榮衛萬趣會文不離辭情若情周而

不繁辭運而不濫非夫鎔裁何以行之乎

贊曰

篇章戶牖左右相瞰辭如川流溢則泛濫權衡損益斟酌濃淡芟繁剪穢弛於負擔

聲律第三十三

夫音律所始本於人聲者也聲合宮商肇自血氣先王因之以制樂歌故知器寫人聲聲非學器者也故言語者文章神明樞機吐納律呂脣吻而已古之教歌先揆以法使疾呼中宮徐呼中徵夫商徵響高宮

羽聲下。抗喉矯舌之差。攢脣激齒之異。廉肉相準。皎然可分。今操琴不調。必知改張。摛文乖張。而不識所調。響在彼絃。乃得克諧。聲萌我心。更失和律。其故何哉。良由內聽難為聰也。故外聽之易。絃以手定。內聽之難。聲與心紛。可以數求。難以辭逐。凡聲有飛沉。響有雙疊。雙聲隔字而每舛。疊韻雜句而必睽。沉則響發而斷。飛則聲颺不還。竝轆轤交往。逆鱗相比。迂其際會。則往蹇來連。其為疾病。亦文家之吃也。夫吃文為患。生於好詭。逐新趣異。故喉脣糺紛。將欲解結。務

在剛斷、左礙而尋右。末滯而討前。則聲轉於吻。玲玲如振玉。辭靡於耳。纍纍如貫珠矣。是以聲畫妍媸。寄在吟詠。滋味流於字句。氣力窮於和韻、異音相從謂之和。同聲相應謂之韻。韻氣一定。故餘聲易遣。和體抑揚。故遺響難契、屬筆易巧。選和至難。綴文難精。而作韻甚易。雖纖意曲變。非可縷言。然振其大綱。不出茲論。若夫宮商大和、譬諸吹籥、翻迴取均、頗似調瑟、瑟資移柱。故有時而乖貳。籥含定管。故無往而不壹。陳思潘岳吹籥之調也、陸機左思瑟柱之和也。槩舉

而推可以類見、又詩人綜韻。率多清切、楚辭辭楚。故訛韻寔繁。及張華論韻、謂士衡多楚。文賦亦稱知楚不易。可謂銜靈均之聲餘。失黃鍾之正響也。凡切韻之動、勢若轉圜、訛音之作、甚於枘方、免乎枘方、則無大過矣、練才洞鑒、剖字鑽響、識疎闊略、隨音所遇、若長風之過籟、南郭之吹竽耳、古之佩玉、左宮右徵、以節其步、聲不失序、音以律文、其可忘哉、

贊曰

標情務遠、比音則近、吹律胸臆、調鐘脣吻、聲得鹽梅、

響滑榆槿、割棄支離、宮商難隱、

章句第三十四

夫設情有宅、置言有位、宅情曰章、位言曰句、故章者明也。句者局也。局言者聯字以分疆。明情者總義以包體。區畛相異。而衢路交通矣。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積句而成章、積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無疵也、章之明靡、句無玷也、句之青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從、知一而萬畢矣、夫裁文匠筆。篇有小大。離章合句。調有緩急。隨變適會莫見定準句司數字。待相接以

為用。章總一義。須意窮而成體。其控引情理。送迎際會。譬舞容迴環、而有綴兆之位、歌聲靡曼、而有抗墜之節也、尋詩人擬喻、雖斷章取義、然章句在篇、如蠒之抽緒、原始要終、體必鱗次、啓行之辭、逆萌中篇之意、絕筆之言。追媵前句之旨。故能外文綺交、內義脉注。跗萼相銜。首尾一體。若辭失其朋、則羈旅而無友。事乖其次。則飄寓而不安。是以搜句忌於顛倒。裁章貴於順序。斯固情趣之指歸。文筆之同致也。若夫筆句無常、而字有條數、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緩、

或變之以三五、蓋應機之權節也、至於詩頌大體、以四言爲正、唯祈父肇禋、以二言爲句、尋二言肇於黃世竹彈之謠是也、三言興於虞時、元首之詩是也、四言廣於夏年、洛汭之歌是也、五言見於周代、行露之章是也、六言七言、雜出詩騷、而體之篇成於兩漢、情數運周、隨時代用矣、若乃改韻從調、所以節文辭氣、賈誼枚乘。兩韻輒易。劉歆桓譚。百句不遷。亦各有其志也、昔魏武論賦、嫌於積韻、而善於資代、陸雲亦稱四言轉句、以四句爲佳、觀彼制韻、志同枚賈、然兩韻

輒易則聲韻微躁。百句不遷。則脣吻告勞。妙才激揚。雖觸思利貞。曷若折之中和。庶保無咎。又詩人以兮字入於句限。楚辭用之。字出句外。尋兮字成句。乃語助餘聲。舜詠南風。用之久矣。而魏武弗好。豈不以無益文義耶。至於夫惟蓋故者。發端之首唱。之而於以者。乃劄句之舊體。乎哉矣也。亦送末之常科。據事似閑。在用實切。巧者迴運。彌縫文體。將令數句之外。得一字之助矣。外字難謬。況章句歟。

贊曰

斷章有檢積句不恒理資配主辭忌失朋環情草調宛轉相騰離同合異以盡厥能

麗辭第三十五

造化賦形支體必雙神理爲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辭運裁百慮高下相須自然成對唐虞之世辭未極文而皐陶贊云罪疑惟輕功疑惟重益陳謨云滿招損謙受益豈營麗辭率然對爾易之文繫聖人之妙思也序乾四德則句句相銜龍虎類感則字字相儷乾坤易簡則宛轉相承日月往來則隔行懸合雖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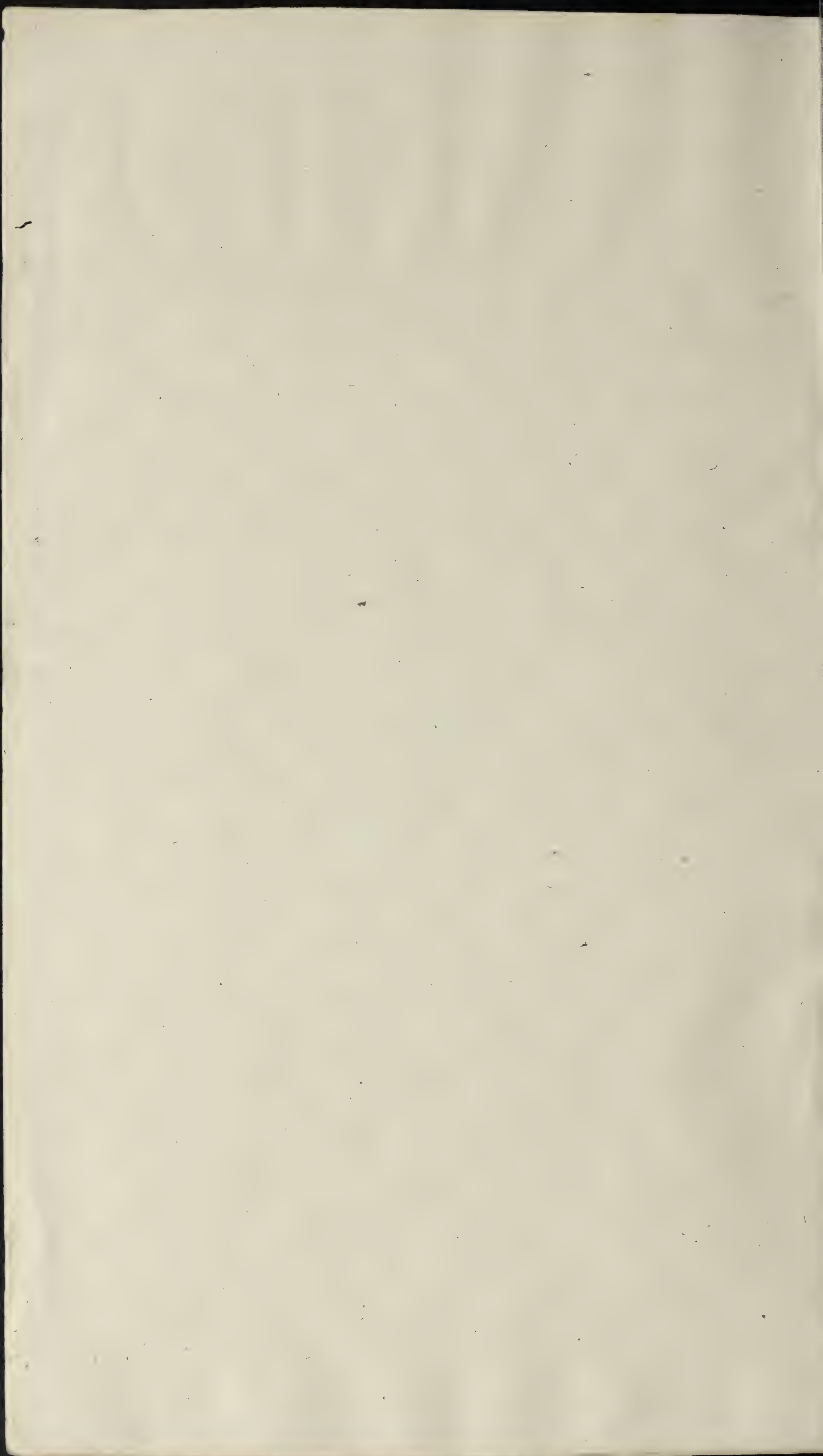
字或殊而偶意一也至於詩人偶章大夫聯辭奇偶
適變不勞經營自揚馬張蔡崇盛麗辭如宋畫吳冶
刻形鏤法麗句與深采竝流偶意共逸韻俱發至魏
晉羣才析句彌密聯字合趣剖毫析釐然契機者入
巧浮假者無功故麗辭之體凡有四對言對爲易事
對爲難反對爲優正對爲劣言對者雙比空辭者也
事對者竝舉人驗者也反對者理殊趣合者也正對
者事異義同者也長卿上林賦云脩容乎禮園翱翔
乎書圃此言對之類也宋玉神女賦云毛嬙鄣袂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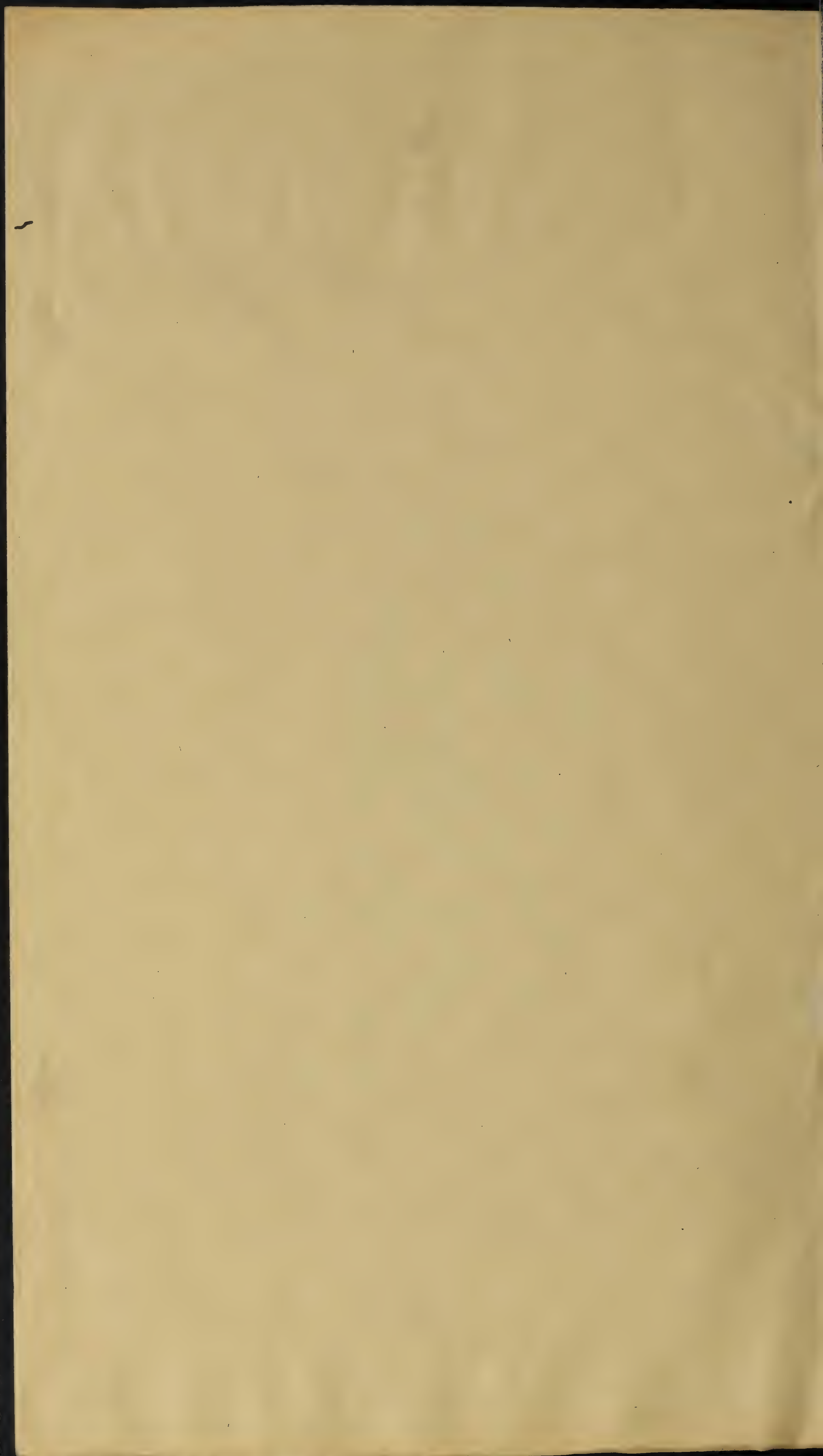
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無色、此事對之類也、仲宣登樓賦云、鍾儀幽而楚奏、莊舄顯而越吟、此反對之類也、孟陽七哀云、漢祖想枌榆、光武思白水、此正對之類也、凡偶辭胷臆、言類所以爲易也、微人之學、事對所以爲難也、幽顯同志、反對所以爲優也、竝貴共心、正對所以爲劣也、又以事對、各有反正、指類而求、萬條自昭然矣。張華詩稱遊鴈比翼翔、歸鴻知接翮、劉琨詩言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丘、若斯重出、即對句之駢枝也、是以言對爲美、貴在精巧。事對所先、務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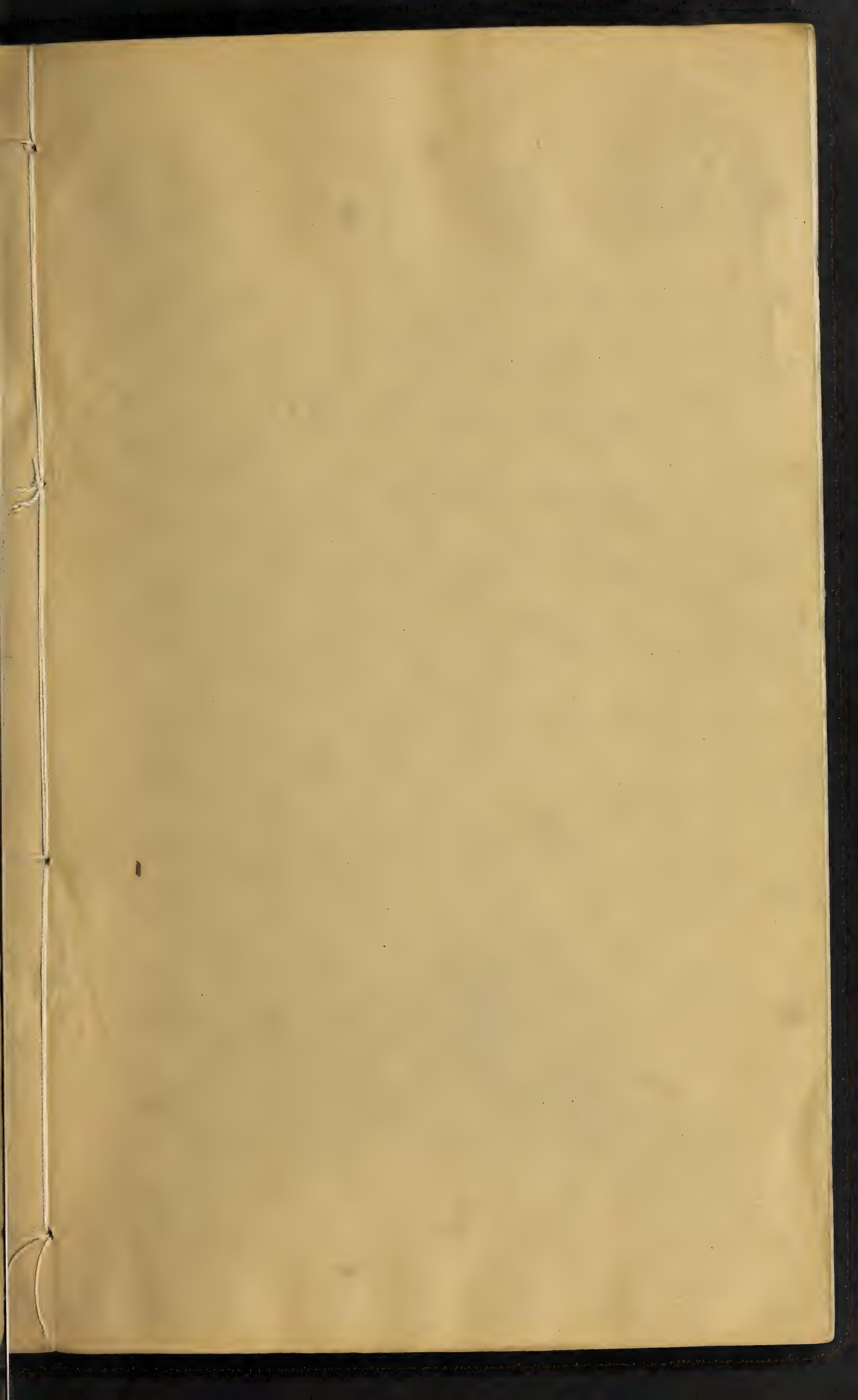
允當若兩事相配而優劣不均是驥在左驂駑爲右
服也若夫事或孤立莫與相偶是夔之一足趻踔而
行也若氣無奇類文乏異采碌碌麗辭則昏睡耳目
必使理圓事密聯璧其章迭用奇偶節以雜佩乃其
貴耳類此而思理自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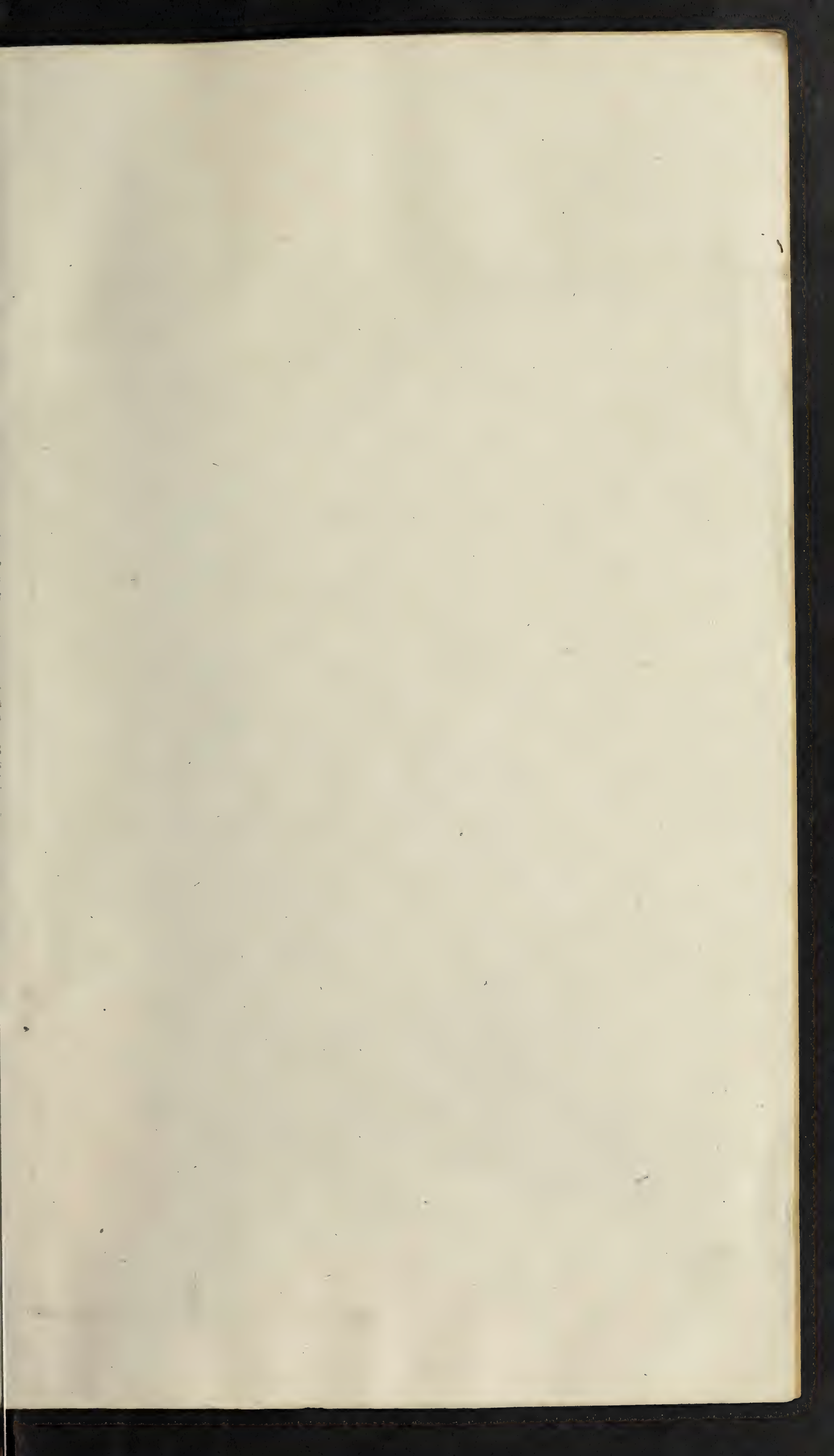
贊曰

體植必兩辭動有配左提右挈精味兼載炳爍聯華
鏡靜含態玉潤雙流如彼珩珮









文心雕龍卷八

比興第三十六

詩文宏奧包韞六義毛公述傳獨標興體豈不以風通而賦同比顯而興隱哉故比者附也興者起也附理者切類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擬議起情故興體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比則畜憤以斥言興則環譬以託諷蓋隨時之義不一故詩人之志有二也觀夫興之託諭婉而成章稱名也小取類也大關雎有別故后妃方德尸鳩貞一故夫人象義義取其貞無從



於夷禽德貴其別不嫌於鷙鳥明而未融故發注而後見也且何謂爲比蓋寫物以附意颺言以切事者也故金錫以喻明德珪璋以譬秀民螟蛉以類教誨蜩螗以寫號呼澣衣以擬心憂席卷以方志固凡斯切象皆比義也至如麻衣如雪兩驂如舞若斯之類皆比類者也楚襄信讒而三閭忠烈依詩製騷諷兼比興炎漢雖盛而辭人夸毗詩刺道喪故興義銷亡於是賦頌先鳴故比體雲構紛紜雜遝信舊章矣夫比之爲義取類不常或喻於聲或方於貌或擬於心

或譬於事、宋玉高唐云、纖條悲鳴、聲似竽籟、此比聲之類也、枚乘菟園云、猋猋紛紛、若塵埃之間白雲、此則比貌之類也、賈生鵩賦云、禍之與福、何異糾纆、此以物比理者也、王褒洞簫云、優柔溫潤、如慈父之愛子也、此以聲比心者也、馬融長笛云、繁縟絡繹、范蔡之說也、此以響比辯者也、張衡南都云、起鄭舞、繭曳緒、此以容比物者也、若斯之類、辭賦所先、日用乎比、月忘乎興。習小而棄大。所以文謝於周人也。至於揚班之倫、曹劉以下、圖狀山川、影寫雲物、莫不纖綜比義以

敷其華驚聽回視資此效績又安仁螢賦云流金在
沙季鷹雜詩云青條若總翠皆其義者也故比類雖
繁以切至爲貴若刻鵠類鶩則無所取焉

贊曰

詩人比興觸物圓覽物雖胡越合則肝膽擬容取心
斷辭必敢攢雜詠歌如川之澳

夸飾第三十七

夫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神道難摹
言不能追其極形器易寫壯辭可得喻其眞才非短

長、理自難易耳。故自天地以降、豫入聲貌、文辭所被、夸飾恒存、雖詩書雅言、風格訓世、事必宜廣、文亦過焉、是以言峻、則嵩高極天、論狹、則河不容舠、說多則子孫千億、稱少則民靡孑遺。襄陵舉滔天之目。倒戈立漂杵之論。辭雖已甚。其義無害也。且夫鴞音之醜。豈有泮林而變好、荼味之苦、寧以周原而成飴。並意深褒讚。故義成矯飾。大聖所錄、以垂憲章、孟軻云、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也、自宋玉景差、夸飾始盛、相如憑風、詭濫愈甚、故上林之館、奔星與宛虹

入軒從禽之盛。飛廉與鷦鷯俱獲。及揚雄甘泉、酌其餘波。語瓌奇、則假珍於玉樹。言峻極、則顛墜於鬼神。至東都之比目。西京之海若。驗理、則理無不驗。窮飾則飾猶未窮矣、又子雲校獵、鞭宓妃以釀屈原、張衡羽獵、困元寘於朔野、孌彼洛神、既非罔兩。惟此水怪。亦非魑魅。而虛用濫形。不其疎乎。此欲夸其威而飾其事、義睽刺也、至如氣貌山海。體勢宮殿。嵯峨揭業。熠燿焜煌之狀。光采煒煒而欲燃、聲貌岌岌其將動矣。莫不因夸以成狀。沿飾而得奇也。於是後進之才。

奘氣挾聲、軒翥而欲奮飛。騰擲而羞跼步。辭入煒燁。春藻不能程其豔。言在萎絕。寒谷未足成其凋。談歡則字與笑並。論慼則聲共泣偕。信可以發蘊而飛滯。披瞽而駭聾矣。然飾窮其要。則心聲鋒起。夸過其理。則名實兩乖。若能酌詩書之曠旨。翦揚馬之甚泰。使夸而有節。飾而不誣。亦可謂之懿也。

贊曰

夸飾在用。文豈循檢。言必鵬運。氣靡鴻漸。倒海探珠。傾崑取琰。曠而不溢。奢而無玷。

事類第三十八

事類者、蓋文章之外、據事以類義、援古以證今者也、昔文王繇易剖判爻位、既濟九三、遠引高宗之伐、明夷六五、近書箕子之貞、斯略舉人事以徵義者也、至若胤征義和、陳正典之訓、盤庚誥民、敘遲任之言、此全引成辭以明理者也、然則明理引乎成辭、徵義舉乎人事。迺聖賢之鴻謨。經籍之通矩也。大畜之象、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亦有包於文矣。觀夫屈朱屬篇、號依詩人、雖引古事、而莫取舊辭、唯賈誼鵩賦、始用

鶡冠之說、相如上林、撮引李斯之書、此萬分之一會也、及揚雄百官箴、頗酌於詩書、劉歆遂初賦、歷叙於紀傳、漸漸綜採矣、至於崔班張蔡、遂捃摭經史、華實布濩、因書立功、皆後人之範式也、夫桂薑同地、辛在本性。文章由學、能在天資。才自內發、學以外成、有學飽而才餒。有才富而學貧。學貧者迍邅於事義、才餒者劬勞於辭情。此內外之殊分也。是以屬意立文、心與筆謀、才爲盟主、學爲輔佐、主佐合德。文采必霸。才學褊狹、雖美少功。夫以子雲之才、而自奏不學、及觀

書石室乃成鴻采表裏相資古今一也故魏武稱張子之文爲拙然學問膚淺所見不博專拾掇崔杜小文所作不可悉難難便不知所出斯則寡聞之病也夫經典沈深載籍浩瀚實羣言之奥區而才思之神皐也揚班以下莫不取資任力耕耨縱意漁獵操刀能割必裂膏腴是以將贍才力務在博見狐腋非一皮能溫鷄蹠必數千而飽矣是以綜學在博取事貴約校練務精捃理須覈衆美輻輳表裏發輝劉邵趙都賦有云公子之客叱勁楚令歃盟管庫隸臣呵强

秦使鼓缶用事如斯可謂理得而義要矣故事得其要雖小成績譬寸轄制輪尺樞運闔也或微言美事置於閑散是綴金翠於足脛靚粉黛於胸臆也凡用舊合機不啻自其口出引事乖謬雖千載而爲瑕陳思羣才之英也報孔璋書云葛天氏之樂千人唱萬人和聽者因以蔑韶夏矣此引事之實謬也按葛天之歌唱和三人而已相如上林云奏陶唐之舞聽葛天之歌千人唱萬人和唱和千萬人乃相如接人然而濫侈葛天推三成萬者信賦妄書致斯謬也陸機

園葵詩云、庇足同一致生理合異端夫葵能衛足事譏鮑莊葛藟庇根辭自樂豫若譬葛爲葵則引事爲謬若謂庇勝衛則改事失眞斯又不精之患夫以子建明練士衡沈密而不免於謬曹仁之謬高唐又曷足以嘲哉夫山木爲良匠所度經書爲文士所擇木美而定於斧斤事美而制於刀筆研思之士無慙匠石矣。

贊曰

經籍深富辭理遐亘皜如江海鬱若崑鄧文梓共採、

瓊珠交贈、用人若己、古來無懵、

練字第三十九

夫文象列而結繩移、鳥跡明而書契作、斯乃言語之體貌、而文章之宅宇也、蒼頡造之、鬼哭粟飛、黃帝用之、官治民察、先王聲教、書必同文、輶軒之使、紀言殊俗、所以一字體、總異音、周禮保章氏、掌教六書、秦滅舊章、以吏爲師、及李斯刪籀而秦篆興、程邈造隸而古文廢、漢初章律、明著厥法、太史學童、教試六體、又吏民上書、字謬輒劾、是以馬字缺畫、而石建懼死、雖

云性愼亦時重文也至孝武之世則相如譔篇及宣
成二帝徵習小學張敞以正讀傳業揚雄以奇字纂
訓並貫練雅頌總閱音義鴻筆之徒莫不洞曉且多
賦京苑假借形聲是以前漢小學率多瑋字非獨制
異乃共曉難也暨乎後漢小學轉疎複文隱訓臧否
太半及魏代綴藻則字有常檢追觀漢作翻成阻奥
故陳思稱揚馬之作趣幽旨深讀者非師傳不能析
其辭非博學不能綜其理豈直才懸抑亦字隱自晉
來用字率從簡易時並習易人誰取難今一字詭異

則羣句震驚。三人弗識。則將成字妖矣。後世所同曉者。雖難斯易。時所共廢。雖易斯難。趣舍之間。不可不察。夫爾雅者、孔徒之所纂、而詩書之襟帶也、蒼頡者、李斯之所輯、而鳥籀之遺體也、雅以淵源詁訓、頡以苑囿奇文、異體相資、如左右肩股、該舊而知新、亦可以屬文、若夫義訓古今。興廢殊用。字形單複。妍媸異體。心既託聲於言。言亦寄形於字。諷誦則續在宮商。臨文則能歸字形矣。是以綴字屬篇。必須練擇。一避詭異。二省聯邊。三權重出。四調單複。詭異者、字體瓌

怪者也、曹攄詩稱豈不願斯遊、褊心惡呴呶、兩字詭異、大疵美篇、況乃過此、其可觀乎、聯邊者、半字同文者也、狀貌山川、古今咸用、施於常文、則齟齬爲瑕、如不獲免、可至三接、三接之外、其字林乎、重出者、同字相犯者也、詩騷適會、而近世忌同、若兩字俱要、則寧在相犯、故善爲文者、富於萬篇、貧於一字、一字非少。相避爲難也。單複者、字形肥瘠者也、瘠字累句、則纖踈而行劣。肥字積文、則黯黕而篇闇。善酌字者、參伍單複。磊落如珠矣。凡此四條、雖文不必有、而體例不

無若値而莫悟則非精解至於經典隱曖方册紛綸簡蠹帛裂三寫易字或以音訛或以文變子思弟子於穆不祀者音訛之異也晉之史記三豕渡河文變之謬也尚書大傳有別風淮雨帝王世紀云列風淫雨別列淮淫字似潛移淫列義當而不奇淮別理乖而新異傳毅制誄已用淮雨固知愛奇之心古今一也史之闕文聖人所慎若依義棄奇則可與正文字矣

贊曰

篆隸相鎔蒼雅品訓古今殊跡妍媸異分字靡異流文阻難運聲畫昭精墨采騰奮

隱秀第四十

夫心術之動遠矣文情之變深矣源奧而派生根盛而穎峻是以文之英蕤有秀有隱隱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獨拔者也隱以複意爲工秀以卓絕爲巧斯乃舊章之懿績才情之嘉會也夫隱之爲體義主文外秘響傍通伏采潛發譬爻象之變互體川瀆之韞珠玉也故互體變爻而化成四象珠

玉潛水而瀾表方圓始正而末奇內明而外潤使翫之者無窮味之者不厭矣彼波起辭間是謂之秀纖手麗音宛乎逸態若遠山之浮烟靄孌女之靚容華然煙靄天成不勞於粧點容華格定無待於裁鎔深淺而各奇穠纖而俱妙若揮之則有餘而攬之則不足矣夫立意之士務欲造奇每馳心於元默之表工辭之人必欲臻美恒溺思於佳麗之鄉嘔心吐膽不足語窮鍛歲煉年奚能喻苦故能藏穎詞間昏迷於庸目露鋒文外驚絕乎妙心使醞藉者蓄隱而意愉

英銳者抱秀而心悅譬諸裁雲製霞不讓乎天工斲卉刻葩有同乎神匠矣若篇中乏隱等宿儒之無學或一叩而語窮句間鮮秀如巨室之少珍若百詰而色沮斯並不足於才思而亦有媿於文辭矣將欲徵隱聊可指篇古詩之離別樂府之長城詞怨旨深而復兼乎比興陳思之黃雀公幹之青松格剛才勁而並長於諷諭叔夜之闕二字嗣宗之闕二字境元思澹而獨得乎優閑士衡之闕二字彭澤之闕二字心密語澄而俱適乎下闕二字如欲辨秀亦惟摘句常恐秋節至涼飈

奪炎熱意悽而詞婉此匹婦之無聊也臨河濯長纓念子悵悠悠志高而言壯此丈夫之不遂也東西安所之徘徊以旁皇心孤而情懼此閨房之悲極也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氣寒而事傷此羇旅之怨曲也凡文集勝篇不盈十一篇章秀句裁可百二並思合而自逢非研慮之所果也或有晦塞爲深雖奧非隱雕削取巧雖美非秀矣故自然會妙譬卉木之耀英華潤色取美譬繒帛之染朱綠朱綠染繒深而繁鮮英華曜樹淺而煒燁秀句所以照文苑蓋以此也

贊曰

深文隱蔚餘味曲包辭生互體有似變爻言之秀矣

萬慮一交動心驚耳逸響笙匏

文心雕龍卷八終

文心雕龍卷九

指瑕第四十一

管仲有言、無翼而飛者聲也、無根而固者情也、然則聲不假翼、其飛甚易、情不待根、其固匪難、以之垂文、可不愼歟、古來文才異世爭驅、或逸才以爽迅、或精思以纖密、而慮動難圓。鮮無瑕病。陳思之文、羣才之俊也、而武帝誄云、尊靈永蟄、明帝頌云、聖體浮輕、浮輕有似於蝴蝶、永蟄頗疑於昆蟲、施之尊極、豈其當乎、左思七諷、說孝而不從、反道若斯、餘不足觀矣、潘

晉爲才、善於哀文、然悲内兄、則云感口澤、傷弱子、則云心如疑、禮文在尊極而施之下流、辭雖足哀、義斯替矣。若夫君子擬人、必於其倫、而崔瑗之誄李公、比行於黄虞、向秀之賦嵇生、方罪於李斯、與其失也、雖寧僭無濫、然高厚之詩、不類甚矣、凡巧言易標、拙辭難隱。斯言之玷、實深白圭、繁例難載、故略舉四條、若夫立文之道、惟字與義、字以訓正、義以理宣、而晉末篇章、依希其旨、始有賞際奇至之言、終無撫叩酬即之語、每單舉一字、指以爲情、夫賞訓錫賚、豈關心解。

撫訓詁握何預情理。雅頌未聞、漢魏莫用、懸領似如可辯、課文了不成義、斯實情訛之所變、文澆之致弊、而宋來才英、未之或改、舊染成俗、非一朝也、近代辭人、率多猜忌、至乃比語求嫌、反音取瑕、雖不屑於古而有擇於今焉、又製同他文、理宜刪革、若排人美辭以爲己力、寶玉大弓、終非其有、全寫則揭篋、傍採則探囊。然世遠者太輕、時同者爲尤矣、若夫注解爲書、所以明正事理、然謬於研求、或率意而斷、西京賦稱中黃育獲之疇、而薛綜謬注、謂之閹尹、是不聞執雕

虎之人也、又周禮井賦、舊有疋馬、而應劭釋疋、或量首數蹄、斯豈辯物之要哉、原夫古之正名、車兩而馬疋、疋兩稱目、以並耦爲用、蓋車貳佐乘、馬儷驂服、乘不隻、故名號必雙、名號一正、則雖單爲疋矣、疋夫疋婦、亦配義矣、夫車馬小義、而歷代莫悟、辭賦近事、而千里致差、況鑽灼經典、能不謬哉、夫辯言而數首蹄、選勇而驅閹尹、失理太甚、故舉以爲戒、丹青初炳而後渝。文章歲久而彌光。若能檃括於一朝。可以無愧於千載也。

贊曰

羿氏舛射、東野敗駕、雖有儁才、謬則多誚、斯言一玷、千載弗化、令章靡疚、亦善之亞、

養氣第四十二

昔王充著述、制養氣之篇、驗已而作、豈虛造哉、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心慮言辭、神之用也、率志委和、則理融而情暢。鑽礪過分。則神疲而氣衰。此性情之數也、夫三皇辭質、心絕於道華、帝世始文、言貴於敷奏、三代春秋、雖沿世彌縟、並適分胸臆、非牽課才外也、

戰代枝詐攻奇飾說漢世迄今辭務日新爭光鬻采
慮亦竭矣故淳言以比澆辭文質懸乎千載率志以
方竭情勞逸差於萬里古人所以餘裕後進所以莫
遑也凡童少鑒淺而志盛長艾識堅而氣衰志盛者
思銳以勝勞氣衰者慮密以傷神斯實中人之常資
歲時之大較也若夫氣分有限智用無涯或慚鳧企
鶴瀝辭鐫思於是精氣內銷有似尾閭之波神志外
傷同乎牛山之木怛惕之盛疾亦可推矣至如仲任
置硯以綜述敬通懷筆以專業既暄之以歲序又煎

之以日時是以曹公懼爲文之傷命陸雲歎用思之困神非虛談也夫學業在勤功庸弗怠故有錐股自厲和熊以苦之人志於文也則申寫鬱滯故宜從容率情優柔適會若銷鑠精膽蹙迫和氣秉牘以驅齡灑翰以伐性豈聖賢之素心會文之直理哉且夫思有利鈍時有通塞沐則心覆且或反常神之方昏再三愈黷是以吐納文藝務在節宣清和其心條暢其氣煩而即捨勿使壅滯意得則舒懷以命筆理伏則投筆以卷懷逍遙以針勞談笑以藥勸常弄閑於才

鋒。賈餘於文勇。使刃發如新。湊理無滯。雖非胎息之
邁術。斯亦衛氣之一方也。

贊曰

紛哉萬象、勞矣千想、元神宜寶。素氣資養。水停以鑒。
火靜而朗。無擾文慮。鬱此精爽。

附會第四十三

何謂附會、謂總文理、統首尾、定與奪、合涯際、彌綸一
篇。使雜而不越者也、若築室之須基構、裁衣之待縫
緝矣。夫才量學文、宜正體製、必以情志為神明、事義

為骨髓辭采為肌膚宮商為聲氣然後品藻元黃摛振金玉獻可替否以裁厥中斯綴思之常數也凡大體文章類多枝派整派者依源理枝者循幹是以附辭會義務總綱領驅萬塗於同歸貞百慮於一致使衆理雖繁而無倒置之乖羣言雖多而無棼絲之亂扶陽而出條順陰而藏跡首尾周密表裏一體此附會之術也夫畫者謹髮而易貌射者儀毫而失牆銳精細巧必疎體統故宜詘寸以信尺枉尺以直尋棄偏善之巧學具美之績此命篇之經略也夫文變無

方意見浮雜約則義孤博則辭叛率故多尤需爲事
賊且才分不同思緒各異或製首以通尾或片接以
寸附然通製者蓋寡接附者甚衆若統緒失宗辭味
必亂義脈不流則偏枯文體夫能懸識湊理然後文
節自會如膠之粘木豆之合黃矣是以四牡異力而
六轡如琴馭文之法有似於此去留隨心脩短在手
齊其步驟總轡而已故善附者異旨如肝膽拙會者
同音如胡越改章難於造篇易字艱於代句此已然
之驗也昔張湯擬奏而再却虞松草表而屢譴並理

事之不明、而辭旨之失調也、及倪寬更草、鍾會易字、而漢武歎奇、晉景稱善者、乃理得而事明、心敏而辭當也、以此而觀、則知附會巧拙、相去遠哉、若夫絕筆斷章、譬乘舟之振楫、會詞切理、如引轡以揮鞭、克終底績、寄深寫遠、若首唱榮華、而媵句憔悴、則遺勢鬱湮、餘風不暢、此周易所謂臀無膚、其行次且也、惟首尾相援、則附會之體、固亦無以加于此矣、

贊曰

篇統間關、情數稠疊、原始要終、疏條布葉、道味相附、

懸緒自接、如樂之和、心聲克協。

總術第四十四

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爲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夫文以足言、理兼詩書、別目兩名、自近代耳、顏延年以爲筆之爲體、言之文也、經典則言而非筆、傳記則筆而非言、請奪彼矛、還攻其盾矣、何者、易之文言、豈非言文、若筆不言文、不得云經典非筆矣、將以立論、未見其論立也、予以爲發口爲言、屬筆曰翰、常道曰經、述經曰傳、經傳之體、出言入筆、筆爲言使、可強可

弱分經以典奧爲不刊非以言筆爲優劣也昔陸氏文賦號爲曲盡然汎論纖悉而實體未該故知九變之貫匪窮知言之選難備矣凡精慮造文各競新麗多欲練辭莫肯研術落落之玉或亂乎石碌碌之石時似乎玉精者要約匱者亦尠博者該贍蕪者亦繁辨者昭晳淺者亦露奧者複隱詭者亦典或義華而聲悴或理拙而文澤知夫調鐘未易張琴實難伶人告和不必盡窕槬之中動用揮扇何必窮初終之韻魏文比篇章於音樂蓋有徵矣夫不截盤根無以驗

利器不剖文奥無以辨通才才之能通必資曉術自非圓鑒區域大判條例豈能控引清源制勝文苑哉是以執術馭篇似善奕之窮數棄術任心如博塞之邀遇故博塞之文借巧儻來雖前驅有功而後援難繼少既無以相接多亦不知所刪乃多少之並惑何妍媸之能制乎若夫善奕之文則術有恒數按部整伍以待情會因時順機動不失正數逢其極機入其巧則義味騰躍而生辭氣叢雜而至視之則錦繪聽之則絲簧味之則甘腴佩之則芬芳斷章之功於斯

盛矣。夫驥足雖駿、纆牽忌長、以萬分一累、且廢千里、況文體多術、共相彌綸、一物携貳、莫不解體、所以列在一篇、備總情變、譬三十之輻、共成一轂、雖未足觀、亦鄙夫之見也、

贊曰、

文場筆苑、有術有門、務先大體、鑑必窮源、乘一總萬、舉要治繁。思無定契、理有恒存。

時序第四十五

時運交移、質文代變、古今情理、如可言乎、昔在陶唐、

德盛化鈞野老吐何力之談郊童含不識之歌有虞繼作政阜民暇薰風詩於元后爛雲歌於列臣盡其美者何乃心樂而聲泰也至大禹敷土九序詠功成湯聖敬猗歟作頌逮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太王之化淳邠風樂而不淫幽厲昏而板蕩怒平王微而黍離哀故知歌謠文理與世推移風動於上而波震於下者春秋之後角戰英雄六經泥蟠百家飆駭方是時也韓魏力政燕趙任權五蠹六蝨嚴於秦令唯齊楚兩國頗有文學齊開莊衢之第楚廣蘭臺之

宮、孟軻賓館、荀卿宰邑、故稷下扇其清風、蘭陵鬱其茂俗、鄒子以談天飛譽、騶奭以雕龍馳響、屈平聯藻於日月、宋玉交彩於風雲、觀其艷說、則籠罩雅頌、故知暐燁之奇意、出乎縱横之詭俗也、爰至有漢、運接燔書、高祖尚武、戲儒簡學、雖禮律草創、詩書未遑、然大風鴻鵠之歌、亦天縱之英作也、施及孝惠、迄于文景、經術頗興、而辭人勿用、賈誼抑而鄒枚沉、亦可知已、逮孝武崇儒、潤色鴻業、禮樂爭輝、辭藻競騖、柏梁展朝讌之詩、金堤製恤民之詠、徵枚乘以蒲輪、申主

父以鼎食擢公孫之對策、歎倪寛之擬奏買臣負薪而衣錦、相如滌器而被繡、於是史遷壽王之徒、嚴終枚皐之屬、應對固無方、篇章亦不匱、遺風餘采、莫與比盛、越昭及宣、實繼武績、馳騁石渠、暇豫文會、集雕篆之軼材、發綺縠之高喻。於是王褒之倫、底祿待詔、自元暨成、降意圖籍、美玉屑之談、清金馬之路、子雲銳思於千首、子政讎校於六藝、亦已美矣、爰自漢室、迄至成哀、雖世漸百齡、辭人九變。而大抵所歸、祖述楚辭。靈均餘影、於是乎在。自哀平陵替、光武中興、深

懷圖讖、頗略文華、然杜篤獻誄以免刑、班彪參奏以補令、雖非旁求亦不遐棄、及明帝疊耀崇愛儒術、肄禮璧堂、講文虎觀孟堅珥筆于國史賈逵給札於瑞頌、東平擅其懿文、沛王振其通論、帝則藩儀、輝光相照矣、自安和已下、迄至順桓則有班傅三崔王馬張蔡、磊落鴻儒才不時乏、而文章之選存而不論、然中興之後、羣才稍改前轍、華實所附、斟酌經辭蓋歷政講聚、故漸靡儒風者也、降及靈帝、時好辭製、造羲皇之書、開鴻都之賦而樂松之徒招集淺陋、故楊賜號

爲驩兜蔡邕比之俳優、其餘風遺文、蓋篾如也、自獻帝播遷、文學蓬轉建安之末、區宇方輯、魏武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陳思以公子之豪、下筆琳琅、竝體貌英逸、故俊才雲蒸、仲宣委質於漢南、孔璋歸命於河北、偉長從宦於青土、公幹狥質於海隅、德璉綜其斐然之思、元瑜展其翩翩之樂、文蔚休伯之儔、于叔德祖之侶、傲雅觴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灑筆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談笑、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竝志深而

筆長故梗槩而多氣也。至明帝纂戎、制詩度曲、徵篇章之士、置崇文之觀、何劉羣才、迭相照耀、少主相仍、唯高貴鄉公、英雅顧盼、合章動言、成論。於時正始餘風。篇體輕澹、而嵇阮應繆、並馳文路矣。遠晉宣始基、景文克構、並跡沉儒雅、而務深方術、至武帝惟新、承平受命、而膠序篇章、弗簡皇慮、降及懷愍、綴旒而已、然晉雖不文、人才實盛、茂先搖筆而散珠、太冲動墨而橫錦、岳湛曜聯璧之華、機雲標二俊之采、應傅三張之徒、孫摯成公之屬、並結藻清英、流韻綺靡、前史以

爲運涉季世人未盡才誠哉斯談可爲歎息元皇中興披文建學劉刁禮吏而寵榮景純文敏而優擢逮明帝秉哲雅好文會升儲御極孳孳講藝練情於誥策振采於辭賦庾以筆才逾親溫以文思益厚揄揚風流亦彼時之漢武也及成康促齡穆哀短祚簡文勃興淵乎清峻微言精理函滿元席澹思濃采時灑文囿至孝武不嗣安恭巳矣其文史則有袁殷之曹孫干之輩雖才或淺深珪璋足用自中朝貴玄江左稱盛因談餘氣流成文體是以世極迍邅而辭意夷

泰詩必柱下之旨歸賦乃漆園之義疏故知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繫乎時序。原始以要終。雖百世可知也、自宋武愛文、文帝彬雅、秉文之德、孝武多才、英采雲構、自明帝以下、文理替矣、爾其縉紳之林、霞蔚而飆起、王袁聯宗以龍章、顏謝重葉以鳳采、何范張沈之徒、亦不可勝也、蓋聞之於世、故略舉大較、暨皇齊馭寶、運集休明、太祖以聖武膺籙、高祖以睿文纂業、文帝以貳離含章、中宗以上哲興運、並文明自天、緝遐景祚、今聖歷方興、文思光被、海岳降神、才英秀發、馭

飛龍於天衢、駕騏驥於萬里、經典禮章、跨周轢漢、唐虞之文、其鼎盛乎、鴻風懿采、短筆敢陳、颺言讚時、請寄明哲、

贊曰

蔚映十代、辭采九變、樞中所動、環流無倦、質文沿時、崇替在選、終古雖遠、曠焉如面。

文心雕龍卷九終

物色第四十六

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搖焉蓋陽氣萌而元駒步陰律凝而丹鳥羞微蟲猶或入感四時之動物深矣若夫珪璋挺其惠心英華秀其清氣物色相召人誰獲安是以獻歲發春悅豫之情暢滔滔孟夏鬱陶之心凝天高氣清陰沈之志遠霰雪無垠矜肅之慮深歲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遷辭以情發一葉且或迎意蟲聲有足引心況清風與明月同夜

白日與春林共朝哉。是以詩人感物、聯類不窮。流連萬象之際。沇吟視聽之區。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宛轉。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故灼灼狀桃花之鮮。依依盡楊柳之貌。杲杲爲出日之容。瀌瀌擬雨雪之狀。喈喈逐黃鳥之聲。喓喓學草蟲之韻。皎日嘒星。一言窮理。參差沃若。兩字連形。並以少總多。情貌無遺矣。雖復思經千載。將何易奪。及離騷代興。觸類而長。物貌難盡。故重沓舒狀。於是嵯峨之類聚。葳蕤之羣積矣。及長卿之徒。詭勢瓌聲。模山範水。字必魚貫。所謂詩

人麗則而約言辭人麗淫而繁句也至如雅詠棠華或黃或白騷述秋蘭綠葉紫莖凡摛表五色貴在時見若青黃屢出則繁而不珍自近代以來文貴形似窺情風景之上鑽貌草木之中吟詠所發志惟深遠體物為妙功在密附故巧言切狀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寫毫芥故能瞻言而見貌印字而知時也然物有恆姿而思無定檢或率爾造極或精思愈疎且詩騷所摽並據要害故後進銳筆怯於爭鋒莫不因方以借巧卽勢以會奇善於適要則雖舊彌新矣

是以四序紛迴。而入興貴閑。物色雖繁。而析辭尚簡。使味飄飄而輕舉。情曄曄而更新。古來辭人、異代接武、莫不參伍以相變。因革以爲功。物色盡而情有餘者。曉會通也。若乃山林皐壤。實文思之奧府。略語則闕。詳說則繁。然屈平所以能洞監風騷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

贊曰

山沓水匝、樹雜雲合、目既往還。心亦吐納。春日遲遲、秋風颯颯、情往似贈。興來如荅。

才略第四十七

九代之文、富矣盛矣、其辭令華采、可略而詳也、虞夏文章、則有皋陶六德、夔序八音、益則有贊、五子作歌、辭義溫雅。萬代之儀表也、商周之世、則仲虺垂誥、伊尹敷訓、吉甫之徒、竝述詩頌、義固爲經、文亦師矣、及乎春秋大夫、則脩辭聘會、磊落如琅玕之圃、焜燿似縟錦之肆、薳敖擇楚國之令典、隨會講晉國之禮法、趙衰以文勝從饗、國僑以脩辭扞鄭、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善於辭令、皆文名之標者也、戰代任武、而

文士不絕諸子以道術取資屈宋以楚辭發采樂毅報書辯以義范雎上疏密而至蘇秦歷說壯而中李斯自奏麗而動若在文世則揚班儔矣荀況學宗而象物名賦文質相稱固巨儒之情也漢室陸賈首發奇采賦孟春而選典誥其辯之富矣賈誼才穎陵軼飛兔議愜而賦清豈虛至哉枚乘之七發鄒陽之上書膏潤於筆氣形於言矣仲舒專儒子長純史而麗縟成文亦詩人之告哀焉相如好書師範屈宋洞入夸艷致名辭宗然覆取精意理不勝辭故揚子以為

文麗用寡者長卿。誠哉是言也。王褒構采。以密巧為致。附聲測貌。泠然可觀。子雲屬意。辭人最深。觀其涯度幽遠。搜選詭麗。而竭才以鑽思。故能理贍而辭堅矣。桓譚著論。富號猗頓。宋弘稱薦。爰比相如。而集靈諸賦。偏淺無才。故知長於諷論。不及麗文也。敬通雅好辭說。而坎壈盛世。顯志自序。亦蚌病成珠矣。二班兩劉。奕葉繼采。舊說以為固文優彪。歆學精向。然王命清辯。新序該練。璿璧產於崑崗。亦難得而踰本矣。傳毅崔駰。光采比肩。瑗寔踵武。能世厥風者矣。杜篤

賈逵亦有聲於文跡其爲才也崔傅之末流也李尤
賦銘志慕鴻裁而才力沈膇垂翼不飛馬融鴻儒思
洽識高吐納經範華實相扶王逸博識有功而絢綵
無力延壽繼志瓌頛獨標其善圖物寫貌豈枚乘之
遺術歟張衡通贍蔡邕精雅文史彬彬隔世相望是
則竹栢異心而同貞金玉殊質而皆寶也劉向之奏
議旨切而調緩趙壹之辭賦意繁而體踈孔融氣盛
於爲筆禰衡思銳於爲文有偏美焉潘勗憑經以騁
才故絕羣於錫命王朗發憤以託志亦致美於序銘

然自卿淵已前多俊才而不課學雄向已後頗引書以助文此取與之大際其分不可亂者也魏文之才洋洋清綺舊談抑之謂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儁詩麗而表逸子桓慮詳而力緩故不競於先鳴而樂府清越典論辯要迭用短長亦無懵焉但俗情抑揚雷同一響遂令文帝以位尊減才思王以勢窘益價未爲篤論也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辭少瑕累摘其詩賦則七子之冠冕乎琳瑀以符檄擅聲徐幹以賦論標美劉楨情高以會采應瑒學優以得

文路粹楊脩頗懷筆記之工丁儀邯鄲亦含論述之美有足算焉劉劭趙都能攀於前脩何晏景福克光於後進休璉風情則百壹標其志吉甫文理則臨丹成其采嵇康師心以遣論阮籍使氣以命詩殊聲而合響異翮而同飛張華短章奕奕清暢其鷦鷯寓意即韓非之說難也左思奇才業深覃思盡粹於三都拔萃於詠史無遺力矣潘岳敏給辭自和暢鍾美於西京賈餘於哀誄非自外也陸機才欲窺深辭務索廣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士龍朗練以識檢亂故能

布采鮮淨敏於短篇孫楚綴思每直置以疎通摯虞述懷必循規以溫雅其品藻流別有條理焉傅玄篇章義多規鏡長虞筆奏世執剛中竝楨幹之實才非羣華之韡萼也成公子安選賦而辭美夏侯孝若具體而皆微曹攄清靡於長篇季鷹辨切於短韻各其善也孟陽景陽才綺而相埒可謂魯衛之政兄弟之文也劉琨雅壯而多風盧諶情發而理昭亦遇之於時勢也景純艷逸足冠中興郊賦旣穆穆以大觀仙詩亦飄飄而凌雲矣庾元規之表奏靡密以閑暢溫

太眞之筆記、循理而清通、亦筆端之良工也。孫盛干寶、文勝爲史、準的所擬、志乎典訓。戶牖雖異、而筆彩略同。袁宏發軫以高驤、故卓出而多偏。孫綽規旋以矩步、故倫序而寡狀。殷仲文之孤興、謝叔源之閑情、並解散辭體、縹緲浮音。雖滔滔風流、而大澆文意。宋代逸才、辭翰鱗萃、世近易明、無勞甄序。觀夫後漢才林、可參西京、晉世文苑、足儷鄴都、然而魏時話言、必以元封爲稱首、宋來美談、亦以建安爲口實、何也、豈非崇文之盛世、招才之嘉會哉。嗟夫、此古人所以貴

時也

贊曰

才難然乎性各異稟一朝綜文千年凝錦餘采徘徊遺風籍甚無曰紛雜皎然可品

知音第四十八

知音其難哉音實難知知實難逢逢其知音千載其一乎夫古來知音多賤同而思古所謂日進前而不御遙聞聲而相思也昔儲說始出子虛初成秦皇漢武恨不同時既同時矣則韓囚而馬輕豈不明鑒同

時之賤哉、至於班固傅毅文在伯仲、而固嗤毅云、下筆不能自休、及陳思論才、亦深排孔璋、敬禮請潤色、歎以爲美談、季緒好詆訶、方之於田巴、意亦見矣、故魏文稱文人相輕。非虛談也。至如君卿脣舌、而謬欲論文、乃稱史遷著書、諮東方朔、於是桓譚之徒相顧嗤笑、彼實博徒、輕言負誚、況乎文士可妄談哉、故鑒照洞明、而貴古賤今者、二主是也、才實鴻懿、而崇已抑人者班曹是也、學不逮文、而信僞迷眞者樓護是也、醬瓿之議、豈多歎哉、夫麟鳳與麏雉懸絕、珠玉與礫

石超殊、白日垂其照、青眸寫其形、然魯臣以麟為麏、楚人以雉為鳳、魏氏以夜光為怪石、宋客以燕礫為寶珠、形器易徵、謬乃若是。文情難鑒、誰曰易分、夫篇章雜沓、質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圓該、慷慨者逆聲而擊節、醞藉者見密而高蹈、浮慧者觀綺而躍心、愛奇者聞詭而驚聽、會己則嗟諷、異我則沮棄、各執一隅之解、欲擬萬端之變、所謂東向而望、不見西墻也。凡操千曲而後曉聲、觀千劍而後識器、故圓照之象、務先博觀、閱喬岳以形培塿、酌滄波以喻畎澮、無私

於輕重不偏於憎愛。然後能平理若衡。照辭如鏡矣。是以將閱文情先標六觀一觀位體二觀置辭三觀通變。四觀奇正五觀事義。六觀宮商斯術既形則優劣見矣。夫綴文者情動而辭發。觀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討源。雖幽必顯。世遠莫見其面覘文輒見其心。豈成篇之足深患識照之自淺耳。夫志在山水琴表其情。況形之筆端理將焉匿。故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瞭則形無不分心敏則理無不達然而俗監之迷者深廢淺售。此莊周所以笑折楊宋玉所以傷

實也昔屈平有言文質疏內衆不知余之異采見異唯知音耳揚雄自稱心好沈博絕麗之文其事浮淺亦可知矣夫唯深識鑒奧必歡然內懌譬春臺之熙衆人樂餌之止過客蓋聞蘭爲國香服媚彌芬書亦國華翫澤方美知音君子其垂意焉

贊曰

洪鐘萬鈞夔曠所定良書盈篋妙鑒迺訂流鄭淫人無或失聽獨有此律不謬蹊徑

程器第四十九

周書論士、方之梓材、蓋貴器用而兼文采也、是以樸斲成而丹雘施、垣墉立而雕墁附、而近代詞人、務華棄實、故魏文以爲古今文人之類、不護細行、韋誕所評、又歷詆羣才、後人雷同、混之一貫、吁可悲矣、略觀文士之疵、相如竊妻而受金。揚雄嗜酒而少算。敬通之不循廉隅、杜篤之請求無厭。班固諂竇以作威。馬融黨梁而黷貨。文舉傲誕以速誅、正平狂憨以致戮。仲宣輕脆以躁競。孔璋惚恫以麤疏、丁儀貪婪以乞貨、路粹餔啜而無恥。潘岳詭禱於愍懷、陸機傾仄於賈

賈郭傅元剛隘而詈臺、孫楚佷愎而訟府、諸有此類、並文士之瑕累文既有之、武亦宜然古之將相、疵咎實多、至如管仲之盜竊、吳起之貪淫、陳平之汚點、絳灌之讒嫉沿茲以下、不可勝數、孔光負衡據鼎而仄媚董賢況班馬之賤職、潘岳之下位哉、王戎開國上秩、而鬻官囂俗、況馬杜之磬懸、丁路之貧薄哉。然子夏無虧於名儒、濬冲不塵乎竹林者、名崇而譏減也、若夫屈賈之忠貞、鄒枚之機覺。黃香之淳孝徐幹之沈默豈曰文士必其玷歟蓋人稟五材、脩短殊用、自

非上哲難以求備然將相以位隆特達文士以職卑
多誚此江河所以騰湧涓流所以寸折者也名之抑
揚既其然矣位之通塞亦有以焉蓋士之登庸以成
務為用魯之敬姜婦人之聰明耳然推其機綜以方
治國安有丈夫學文而不達於政事哉彼揚馬之徒
有文無質所以終乎下位也昔庾元規才華清英勳
庸有聲故文藝不稱若非台岳則正以文才也文武
之術左右惟宜郤縠敦書故舉為元帥豈以好文而
不練武哉孫武兵經辭如珠玉豈以習武而不曉文

也是以君子藏器待時而動發揮事業固宜蓄素以弸中散采以彪外楩柟其質豫章其幹摛文必在緯軍國負重必在任棟梁窮則獨善以垂文達則奉時以騁績若此文人應梓材之士矣

贊曰

瞻彼前脩有懿文德聲昭楚南采動梁北雕而不器貞幹誰則豈無華身亦有光國

序志第五十

夫文心者言爲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孫巧心

心哉美矣、故用之焉古來文章、以雕縟成體、豈效騶
奭之羣言雕龍也、夫宇宙綿邈、黎獻紛雜、拔萃出類、
智術而已、歲月飄忽。性靈不居。騰聲飛實、制作而已
夫肖貌天地、稟性五行、耳目於日月、方聲氣乎
風雷、其超出萬物、亦已靈矣形同草木之脆、名踰金
石之堅、是以君子處世。樹德建言。豈好辯哉。不得已
也。予生七齡、乃夢彩雲若錦、則攀而採之、齒在踰立、
則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旦而寤、迺
怡然而喜、大哉聖人之難見也迺小子之垂夢歟、自

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敷讚聖旨莫若注經而馬鄭諸儒宏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詳其本原。莫非經典。而去聖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尚畫。文繡鞶帨。離本彌甚。將遂訛濫。蓋周書論辭、貴乎體要、尼父陳訓、惡乎異端、辭訓之異、宜體於要、於是搦管和墨、乃始論文、詳觀近代之論文者多矣、至於魏文述典、陳思序書、應瑒文論、陸機文賦、仲治流別宏範

翰林各照隅隙鮮觀衢路或臧否當時之才或銓品
前修之文或汎舉雅俗之旨或撮題篇章之意魏典
密而不周陳書辯而無當應論華而疎畧陸賦巧而
碎亂流別精而少巧翰林淺而寡要又君山公幹之
徒吉甫士龍之輩汎議文意往往間出並未能振葉
以尋根觀瀾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誥無益後生之慮
蓋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酌乎緯變乎
騷文之樞紐亦云極矣若乃論文叙筆則囿別區分
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

上篇以上綱領明矣至於剖情析采必籠圈條貫摛神性圖風勢幽遠苞會通閱聲字崇替於時序褒貶於才略怊悵於知音耿介於程器長懷序志以馭羣篇下篇以下毛目顯矣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數其爲文用四十九篇而已夫銓序一文爲易彌綸羣言爲難雖復輕採毛髮深極骨髓或有曲意密源似近而遠辭所不載亦不勝數矣及其品列成文有同乎舊談者非雷同也勢自不可異也有異乎前論者非苟異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與異不屑古今擘肌分

理唯務折衷按轡文雅之場而環絡藻繪之府亦幾乎備矣但言不盡意前聖所難識在缾管何能矩矱茫茫往代既洗予聞渺渺來世諒塵彼觀也

贊曰

生也有涯無涯惟智逐物實難憑性良易傲岸泉石咀嚼文義文果載心余心有寄

文心雕龍卷十終

右劉勰文心雕龍十卷見隋唐志按南史文學傳勰字彥和天監中兼東宮通事舍人撰文心雕龍論古今文體凡五十篇篇係以贊沈約謂其深得文理劉知幾亦云詞人屬文其體非一譬甘辛殊味丹素異彩後來祖述識昧圓通家有詆訶人相掎摭故劉勰文心生焉葢亦服膺此書而晁氏乃題其後以譏之曰世之詞人刻意文藻讀書多滅裂杜牧之以龍星爲眞龍王摩詰以去病爲衞青昔人譏之然亦不足怪葢詩賦或率爾之作故也

今勰著書行世自謂嘗夢執丹漆器隨仲尼南行其自負亦不淺矣乃其論說篇云六經論語以前經無論字六韜三論後人追題是殊不知書有論道經邦之言也其疎略過於王杜矣愚者論道經邦語出古文尚書周官說者亦以爲非眞尚書則此字仍出論語後要之文心原主論文不得以是爲病也汝上王謨識

詩品總評

王世貞曰吾覽鍾記室詩品折情文裁量事代可謂允矣詞亦奕奕發之第[illegible]所源出於何者恐未盡然邁凱昉約濫居中品至魏文不列乎上三公屈第乎下尤爲不公少損連城之價吾獨愛其評子建骨氣奇高詞彩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副宗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靈運名章迥句處處間起麗典新聲絡驛奔會越石善爲悽悷之詞自有清拔之氣明遠得景陽之詭諔含茂先之靡嫚骨節强於謝

混。驅邁疾於顏延。總四家而並美。跨兩代而孤出。玄暉奇章秀句。往往警遒。足使叔源失步。明遠變色。文通詩體總雜。善於摹擬。筋力於王微。成就於謝朓。此數許者。贊許既實。措撰尤工。

蘭莊詩話云。鍾嶸品陶潛詩。文體省靜。殆無長語。篤意眞古。辭興婉愜。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可謂知言矣。而寘之中品。其上品十一人。如王粲、阮籍輩。顧右於潛耶。論者稱嶸洞悉言理。曲臻雅致。標揚極界。以示法程。自唐而上莫及也。吾獨惑於處陶焉。

南史云、鍾嶸嘗求譽於約、約拒之、及約卒、嶸品古今詩爲評、言其優劣云云、蓋追宿憾以此報之也、

詩品卷上

梁　鍾嶸著　新城郭家蓮校

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照燭三才暉麗萬有靈祇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昔南風之辭卿雲之頌厥義敻矣夏歌曰鬱陶乎予心楚謠曰名予曰正則雖詩體未全然是五言之濫觴也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古詩眇邈人世難詳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製非衰周之倡也自王揚枚馬之徒詞賦競爽而吟詠

靡聞。從李都尉迄班婕妤、將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而已。詩人之風。頓已缺喪。東京二百載中。惟有班固詠史。質木無文。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鬱爲文棟。劉楨王粲。爲其羽翼。次有攀龍托鳳自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爾後陵遲衰微。迄於有晉。太康中、三張二陸兩潘一左、勃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永嘉時貴黃老。稍尚虛談。于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詩皆平

典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先是郭景純用儁上之才變創其體劉越石仗清剛之氣贊成厥美然彼衆我寡未能動俗逮義熙中謝益壽斐然繼作元嘉中有謝靈運才高詞盛富豔難蹤固已含跨劉郭陵轢潘左故知陳思爲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爲輔陸機爲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爲輔謝客爲元嘉之雄顏延年爲輔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詞之命世也夫四言文約易廣取效風騷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五言居文詞之要是衆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

會於流俗、豈不以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爲詳切者耶。故詩有六義焉、一曰興、二曰比、三曰賦、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宏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則患在意深。意深則詞躓。若但用賦體、則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無止泊。有蕪漫之累矣。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親、離羣託詩以怨。至於

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
戈外戍殺氣雄邊塞客衣單孀閨淚盡文士有解佩
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揚蛾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
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
故曰詩可以羣可以怨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尚
於詩矣故詞人作者罔不愛好今之士俗斯風熾矣
纔能勝衣甫就小學必甘心而馳騖焉於是庸音雜
體各各爲容至使膏腴子弟恥文不逮終朝點綴分
夜呻吟獨觀謂爲警策衆覩終淪平鈍次有輕薄之

徒笑曹劉爲古拙謂鮑照羲皇上人謝朓今古獨步而師鮑照終不及日中市朝滿學謝朓劣得黃鳥度青枝徒自棄於高聽無涉於文流矣觀王宮搢紳之士每博論之餘何嘗不以詩爲口實隨其嗜慾商確不同淄澠並泛朱紫相奪喧議競起準的無依近彭城劉士章俊賞之士疾其淆亂欲爲當世詩品口陳標榜其文未遂感而作焉昔九品論人七略裁士校以賓實誠多未值至若詩之爲技較爾可知以類推之殆均博奕方今皇帝資生知之上才沉鬱之幽

思文麗日月賞究天人昔在貴遊已爲稱首況入紘既奄風靡雲蒸抱玉者聯肩握珠者踵武以瞰漢魏而不顧吞晉宋於胷中諒非農歌轅議敢致流別嶸之今錄庶周旋於閭里均之於談笑耳

古詩

其體源出於國風陸機所擬十四首文溫以麗意悲而遠驚心動魄可謂幾乎一字千金其外去者日以疎四十五首雖多哀怨頗爲總雜舊疑是建安中曹王所製客從遠方來橘柚垂華實亦爲驚絕矣人代

寘滅而清音獨遠悲夫。

漢都尉李陵

其源出於楚辭文多悽怨者之流陵名家子有殊才。生命不諧聲頹身喪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此。

漢婕妤班姬

其源出於李陵團扇短章辭旨清捷怨深文綺得匹婦之致侏儒一節可以知其工矣。

魏陳思王植

其源出於國風。骨氣奇高。詞彩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粲溢今古。卓爾不羣。嗟乎。陳思之於文章也。譬人倫之有周孔。鱗羽之有龍鳳。音樂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俾爾懷鉛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暎餘暉以自燭。故孔氏之門如用詩。則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陽潘陸。自可坐於廊廡之間矣。

魏文學劉楨

其源出於古詩。仗氣愛奇。動多振絕。貞骨凌霜。高風跨俗。但氣過其文。雕潤恨少。然自陳思已下。楨稱獨

步。

魏侍中王粲

其源出於李陵。發愀愴之詞。文秀而質羸。在曹劉間。別構一體。方陳思不足。比魏文有餘。

晉步兵阮籍

其源出於小雅。無雕蟲之功。而詠懷之作。可以陶性靈。發幽思。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會於風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遠大。頗多感慨之詞。厥旨淵放。歸趣難求。顏延年註解。法言其志。

晉平原相陸機

其源出於陳思才高辭贍舉體華美氣少於公幹文劣於仲宣尚規矩不貴綺錯有傷直致之奇然其咀嚼英華厭飫膏澤文章之淵泉也張公歎其大才信矣

晉王門郎潘岳

其源出於仲宣翰林歎其翩翩然如翔禽之有羽毛衣服之有綃縠猶淺於陸機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陸文如披沙簡金往往見寶嶸謂益壽輕

華故以潘勝翰林篤論故歎陸爲深余常言陸才如
海潘才如江

晉黃門郎張協

其源出於王粲文體華淨少病累又巧構形似之言
雄於潘岳靡於太沖風流調達實曠代之高手詞彩
葱蒨音韻鏗鏘使人味之亹亹不倦

晉記室左思

其源出於公幹文典以怨頗爲精切得諷諭之致雖
野於陸機而深於潘岳謝康樂常言左太沖詩潘安

亡詩古今難比。

宋臨川大守謝靈運

其源出於陳思。雜有景陽之體。故尙巧似而逸蕩過之。頗以繁蕪爲累。嶸謂若人興多才高。博寓目輒書。內無乏思。外無遺物。其繁富宜哉。然名章迥句處處間起。麗典新聲。絡繹奔會。譬猶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塵沙。未足貶其高潔也。初錢塘杜明師夜夢東南有人來入其館。是夕卽靈運生於會稽。旬日而謝元亡。其家以子孫難得。送靈運於杜治養之。十五方

還都故名客兒。治音稚奉道之家靖室也

詩品卷中

一品之中略以世代爲先後不以優劣爲詮次又其人既往其文克定今所寓言不錄存者夫屬詞比事乃爲通談若乃經國文符應資博古撰德駁奏宜窮往烈至乎吟詠情性亦何貴於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臺多悲風亦唯所見清晨登隴首羗無故實明月照積雪詎出經史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顏延謝莊尤爲繁密於時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書抄近任昉王元長等辭不貴奇競須

新事。爾來作者。寖以成俗。遂乃句無虛語。語無虛字。拘攣補衲。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詞既失高。則宜加事義。雖謝天才。且表學問。亦一理乎。陸機文賦通而無貶。李充翰林疏而不切。王微鴻寶密而無裁。顏延論文精而難曉。摯虞文志詳而博贍。頗曰知言。觀斯數家。皆就談文體。而不顯優劣。至於謝客集詩。逢詩輒取。張騭文士。逢文即書。諸英志錄。並義在文。曾無品第。嶸今所錄。止乎五言。雖然。網羅今古。詞文殆集。輕欲辨彰清濁。掎摭病利。凡百二十人。預

此宗流者。便稱才子。至斯三品升降。差非定制。方申變裁。請寄知者爾。

漢上計秦嘉嘉妻徐淑

夫妻事既可傷。文亦悽怨。爲五言者不過數家。而婦人居二徐淑敘別之作。亞於團扇矣。

魏文帝

其文出於李陵。頗有仲宣之體。則新奇百許篇。率皆鄙直如偶語。惟西北有浮雲十餘首。殊美贍可翫。始見其工矣。不然。何以銓衡羣彥。對揚厥弟者耶。

晉中散嵇康

頗似魏文。過為峻切。許直露才。傷淵雅之致。然託諭清遠。良有鑒裁。亦未失高流矣。

晉司空張華

其源出於王粲。其體華艷。興託不奇。巧用文字。務為妍冶。雖名高曩代。而疏亮之士。猶恨其兒女情多。風雲氣少。謝康樂云。張公雖復千篇。猶一體耳。今置之中品疑弱。處之下科恨少。在季孟之間矣。

魏尚書何晏晉馮翊守孫楚晉著作王贊晉王

司徒掾張翰晉中書令潘尼

平叔鴻鴈之篇風規見矣子荆零雨之外正長朔風之後雖有累札良亦無聞季鷹黃華之唱正叔綠蘩之良雖不具美而文彩高麗竝得虬龍片甲鳳凰一毛事同駁聖宜居中品

魏侍中應璩

祖襲魏文善爲古語指事殷勤雅意深篤得詩人激刺之旨至於濟濟今日所華靡可諷味焉

晉清河守陸雲晉侍中石崇晉襄城太守曹攄

晉朗陵公何劭

清河之方平原。殆如陳思之匹白馬。于其哲昆。故稱二陸。季倫顏遠。並有英篇。篤而論之。朗陵爲最

晉太尉劉琨　晉中郎劉湛

其源出於王粲。善爲悽戾之詞。自有清拔之氣。琨旣體良才。又懼厄運。故善敘喪亂。多感恨之詞。中郎仰之。微不逮者矣。

晉宏農太守郭璞

憲章潘岳。文體相輝。彪炳可翫。始變永嘉平淡之體。

故稱中興第一翰林以爲詩首但遊仙之作辭多慷慨乖遠乎宗而云奈何虎豹姿又云戢翼棲榛梗乃是坎壈詠懷非列仙之趣也

晉吏部郎袁宏

彦伯詠史雖文體未遒而鮮明緊健去凡俗遠矣

晉處士郭泰機晉常侍顧愷之宋謝世基宋參軍顧邁宋參軍戴凱

泰機寒女之製孤怨宜恨長康能以二韻荅四首之美世基横海顧邁鴻飛戴凱人實貧羸而才章富健

觀此五子文雖不多氣調警拔吾許其進則鮑昭江淹未足逮止越居中品僉曰宜哉

宋徵士陶潛

其源出於應璩又協左思風力文體省靜殆無長語篤意真古辭興婉愜每觀其文想其人德世歎其質直至如歡言酌春酒日暮天無雲風華清靡豈直為田家語耶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

宋光祿大夫顏延之

其源出於陸機尚巧似體裁綺密情喻淵深動無虛

散一句一字皆致意焉又喜用古事彌見拘束雖乖秀逸是經綸文雅才雅才減若人則蹈於困躓矣湯惠休曰謝詩如芙蓉出水顏如錯彩鏤金顏終身病之

宋豫章太守謝瞻宋僕射謝混宋太尉袁淑宋徵君王微宋征虜將軍王僧達

其源出於張華才力苦弱故務其清淺殊得風流媚趣課其實錄則豫章僕射宜分庭抗禮徵君太尉可託乘後車征虜卓卓殆欲度驊騮前

宋法曹參軍謝惠連

小謝才思富捷恨其蘭玉夙凋故長轡未騁秋懷擣衣之作雖復靈運銳思亦何以加焉又工爲綺麗歌謠風人第一謝氏家錄云康樂每對惠連輒得佳語後在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寤寐間忽見惠連卽成池塘生春草故常云此語有神助非吾語也

宋參軍鮑昭

其源出於二張善製形狀寫物之詞得景陽之諔詭含茂先之靡嫚骨節强於謝混驅邁疾於顏延總四

家而擅美跨兩代而孤出嗟其才秀人微故取湮當代然貴尚巧似不避危仄頗傷清雅之調故言險俗者多以附照

齊吏部謝朓

其源出於謝混微傷細密頗在不倫一章之中自有玉石然奇章秀句往往警遒足使叔源失步明遠變色善自發詩端而末篇多躓此意銳而才弱也至爲後進士子之所嗟慕朓極與余論詩感激頓挫過其文

齊光祿江淹

文通詩體總雜。善於摹擬。筋力於王微。成就於謝朓。初淹罷宣城郡。遂宿冶亭。夢一美丈夫。自稱郭璞。謂淹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矣。可以見還。淹探懷中得五色筆以授之。爾後為詩。不復成語。故世傳江淹才盡。

梁衛將軍范雲梁中書郎丘遲

范詩清便宛轉。如流風迴雪。丘詩點綴暎媚。似落花依草。故當淺於江淹。而秀於任昉。

梁太常任昉

彥昇少年爲詩不工故世稱沈詩任筆昉深恨之晚節愛好旣篤又亦遒變若銓事理拓體淵雅得國士之風故擢居中品但昉旣博物動輒用事所以詩不得奇少年士子效其如此弊矣

梁左光祿沈約

觀休文衆製五言最優詳其文體察其餘論固知憲章鮑明遠也所以不閑於經綸而長於清怨永明相王愛文王元長等皆宗附之約于時謝朓未遒江淹

才盡范雲名級故微故約稱獨步雖文不至其功麗亦一時之選也見重閭里誦詠成音嶸謂約所著既多今翦除淫雜收其精要允爲中品之第矣故當詞密於范意淺於江也

詩品卷下

昔曹劉殆文章之聖陸謝爲體貳之才鋭精研思千百年中而不聞宮商之辨四聲之論或謂前達偶然不見豈其然乎嘗試言之曰古詩頌皆被之金竹故非調五音無以諧會若置酒高堂上明月照高樓爲韻之首故三祖之詞文或不工而韻入歌唱此重音韻之義也與世之言宮商異矣今既不備管絃亦何取於聲律耶齊有王元長者嘗謂余云宮商與二儀俱生自古詞人不知之唯顏憲子乃云律呂音調而

其實大謬。唯見范曄謝莊頗識之耳。常欲進知音論未就。王元長創其首。謝朓沈約揚其波。三賢或貴公子孫。幼有文辨。於是士流景慕。務爲精密。襞積細微專相凌架。故使文多拘忌。傷其眞美。余謂文製本須諷讀。不可蹇礙。但令清濁通流。口吻調利。斯爲足矣至平上去入。則余病未能。蜂腰鶴膝。閭里已具。陳思贈弟。仲宣七哀。公幹思友。阮籍詠懷。子卿雙鳧。叔夜雙鸞。茂先寒夕。平叔衣單。安仁倦暑。景陽苦雨。靈運鄴中。士衡擬古。越石感亂。景純詠仙。王微風月。謝客

山泉叔源離宴鮑照戍邊太沖詠史顏延入洛陶公詠貧之製惠連擣衣之作斯皆五言之警策者也所謂篇章之珠澤文彩之鄧林

漢令史班固　漢孝廉酈炎　漢上計趙壹

孟堅才流而老於掌故觀其詠史有感歎之詞文勝託詠靈芝懷寄不淺元叔散憤蘭蕙指斥囊錢苦言切句良亦勤矣斯人也而有斯困悲夫

魏武帝　魏明帝

曹公古直甚有悲涼之句叡不如丕亦稱三祖

魏白馬王彪　魏文學徐幹

白馬與陳思答贈。偉長與公幹往復。雖曰以莛扣鐘。亦能閑雅矣。

魏倉曹屬阮瑀　晉頓丘太守歐陽建　晉文學應璩　晉中書令嵇含　晉河南太守阮侃　晉侍中嵇紹　晉黃門棗據

元瑜堅石七君詩。並平典不失古體。大檢似而二嵇微優矣。

晉中書張載　晉司隸傅玄　晉太僕傅咸　侍中繆

襄散騎常侍夏侯湛

孟陽詩乃遠慙厥弟而近超兩傅長虞父子繁富可嘉孝沖雖曰後進見重安仁熙伯挽歌唯以造哀爾

晉驃騎王濟晉征南將軍杜預晉廷尉孫綽晉

徵士許詢

永嘉以來清虛在俗王武子輩詩貴道家之言爰洎江表玄風尚備真長仲祖桓庾諸公猶相襲世稱孫許彌善恬淡之詞

晉徵士戴逵晉東陽太守殷仲文

晉宋之際殆無詩乎義熙中以謝益壽殷仲文為華綺之冠殷不競矣

宋尚書令傅亮

季友文余常忽而不察今沉特進撰詩載其數百亦復平矣

宋記室何長瑜羊曜璠宋詹事范曄

乃不稱其才亦為鮮舉矣

宋孝武帝宋南平王鑠宋建平王宏

孝武詩彫文織綵過為精密為二藩希慕見稱輕巧

矣。

宋光祿謝莊

希逸詩氣候清雅不逮於范袁然興屬閑長良無鄙促也。

宋御史蘇寶生　宋中書令史陵修之　宋典祠令任曇緒　宋越騎戴法興

蘇陵任戴竝著篇章亦爲搢紳之所嗟詠人非文才是愈甚可嘉焉。

宋監典事區惠恭

惠恭本胡人爲顔師伯幹顔爲詩輙偷筆定之後造獨樂賦語侵給主被斥及大將軍修北第差充作長時謝惠連兼記室參軍惠恭時往共安陵嘲調末作雙枕詩以示謝謝曰君誠能恐人未重且可以爲謝法曹造遣大將軍見之賞歎以錦二端賜謝謝辭曰此詩公作長所製請以錦賜之

齊惠休上人　齊道猷上人　齊釋寶月

惠休淫靡情過其才世遂匹之鮑照恐商周矣羊曜璠云是顔公忌照之文故立休鮑之論庾白二胡亦

有清句行路難是東陽柴廓所造寶月嘗憩其家會廓亡因竊而有之廓子賫手本出都欲訟此事乃厚賂止之

齊高帝　齊征北將軍張永　齊太尉王文憲

齊高帝詩詞藻意深無所云少張景云雖謝文體頗有古意至如王師文憲既經國圖遠或忽是雕蟲

齊黃門謝超宗　齊潯陽太守丘靈鞠　齊給事中郎劉祥　齊司徒長史檀超　齊正員郎鍾憲　齊諸暨令顏則　齊秀才顧則心

檀謝七君、並祖襲顏延。欣欣不倦。得士大夫之雅致乎。余從祖正員常云、大明泰始中、鮑休美文殊已動俗。唯此諸人傅顏陸體。用固執。不如顏諸暨最荷家聲。

齊參軍毛伯成齊朝請吳邁遠齊朝請許瑤之

伯成文不全佳。亦多惆悵、吳善於風人答贈。許長於短句詠物。湯休謂遠云吾詩可爲汝詩父、以訪謝光祿云不然、爾湯可爲庶兄。

齊鮑令暉齊韓蘭英

令暉歌詩。往往斷絕清巧。擬古尤勝。唯百願淫矣。照

常答孝武云。臣妹才自亞於左芬。臣才不及太沖爾。

蘭英綺密。甚有名篇。又善談笑。齊武謂韓云。借使二

媛生於上葉。則玉階之賦。紈素之辭。詎未多也。

齊司徒長史張融　齊詹事孔稚珪

思光紆緩誕放。縱有乖文體。然亦捷疾豐饒。差不局

促。德璋生於封谿。而文爲雕飾。青於藍矣。

齊寧朔將軍王融　齊中庶子劉繪

元長士章。並有盛才。詞美英淨。至於五言之作。幾乎

尺有所短。譬應變將略、非武侯所長。未足以貶臥龍。

齊僕射江祏

祏詩猗猗清潤。弟祀明靡可懷。

齊記室王巾　齊綏遠太守卞彬　齊端溪令卞錄

王巾二卞詩、並愛奇嶄絕。慕袁彥伯之風。雖不宏綽。而文體勦淨、去平美遠矣。

齊諸暨令袁嘏

嘏詩平平耳、多自謂能、常語徐太保尉云、我詩有生氣、須人捉著、不爾便飛去。

齊雍州刺史張欣泰梁中書郎范縝

欣泰子真益希古勝文鄙薄俗製賞心流亮不失雅宗

梁秀才陸厥

觀厥文緯具識丈夫之情狀自製未優非言之失也

梁常侍虞羲梁建陽令江洪

子陽詩奇句清拔謝朓常嗟頌之洪雖無多亦能自迥出

梁步兵鮑行卿梁晉陵令孫察

行卿少年甚擅風謠之美。察最幽微。而感賞至到可。

右詩品三卷梁記室參軍潁川鍾嶸仲偉撰有傳
見南史云嶸嘗求譽於沈約約拒之及約卒嶸品
古今詩爲評言其優劣云觀休文衆製五言最優
於時謝朓未遒江淹才盡范雲名級又微故稱獨
步故當辭宏於范意淺於江蓋追宿憾以此報約
也今考約詩列在中品似未爲劣且旣評品自有
軒輊如於丘遲詩亦以爲淺於江淹秀於任昉豈
亦爲有宿憾耶但其評論諸家源流亦有未協如
以陶詩爲源出應璩前人固有議之者汝上王譔

識

書品

梁　庾肩吾著　南昌王翎校

玄靜先生曰予遍求邃古逖訪厥初書名起于玄洛字勢發于倉史故遺結繩取諸文象諸形會諸人事未有廣此緘縢深兹文契是以一畫加大天尊可知二力增土地卑可審日以君道則字勢圓月以臣輔則文體缺及其轉註假借之流指事會意之類莫不狀範毫端形呈字表開篇玩古則千載共朝削簡傳今則萬里對面記善則惡自削書賢則過必改玉歷

須正而化俗。帝敎陳言而設敎。變通不極。日用無窮。與聖同功。參神並運。爰自中葉。舍繁從省。漸失穎川之言。竟逐雲陽之字。若乃鳥跡孕于古文。壁書存于科斗。符陳帝璽。摹調蜀漆。署表宮門。銘題禮器。魚遊含鳳。鳥已分虫。仁義起于麒麟。威形發于龍虎。雲氣時飄。五色仙人。還作兩童。軀若浮溪。蛇若赴穴。流星疑燭。垂露似珠。芝英轉車。飛白掩素。參差倒薤。既思種柳之謠。長短懸針。復想定情之製。蚊脚傍低。鵠頭仰立。塡飄板上。謬起印中。波回墮鏡之鸞。楷顧雕陵

之鵠竝以篆籀重復見重昔時或巧能售酒或妙令鬼哭信無味之奇珍非趨時之急務且具錄前訓令不復兼論惟草正疏通專行于世其或繼之者雖百代可知尋隸體發源秦時隸人下邳程邈所作始皇見而重之以奏事繁多篆字難製遂作此法故曰隸書今時正書是也草聖起于漢時解散隸法用以赴急本因草創之義故曰草書建初中京兆杜操始以善書知名今之草書是也余自少迄長留心茲藝敏手謝于臨池銳意同于削板而藏山之扇竟未增錢

淩雲之臺無因誡子求諸故跡或有淺深輙刪善草隸者一百二十八人伯英以稱聖居首法高以追駿處末推能相越小例而九引類相附大等而三復爲略論總名書品

張芝伯英　鍾繇元常　王羲之逸少

右三人上之上

論曰隸既發源秦始草乃激流齊相跨七代而彌遵將千載而無革誠開博者也均其文總六書之要指其事籠八體之奇能拔篆籀于繁蕪移楷真于重密

分行紙上類出繭之蛾結畫篇中似聞琴之雀崿
間起瓊山慚其歛霧漪瀾遞振碧海愧其下風抽絲
散水定其下筆倚刀較尺驗于成字眞草既分于星
芒烈火復成于珠珮或橫牽竪掣或濃點輕拂或將
放而更畱或因挑而還置敏思藏于胸中巧意發于
毫銛詹尹端策故以迷其變化英韶傾耳無以察其
音聲殆善射之不注妙斲輪之不傳是以鷹爪含利
出彼兔豪龍管潤霜遊茲蠆尾學者鮮能具體窺者
罕得其門若探妙測深盡形得勢烟花落紙將動風

彩帶字欲飛疑神化之所爲非人世之所學惟張有道鍾元常王右軍其人也張工夫第一天然次之衣帛先書稱爲草聖鍾天然第一工夫次之妙盡許昌之碑窮極鄴下之牘王工夫不及張天然過之天然不及鍾工夫過之羊欣云貴越羣品古今莫二兼撮衆法備成一家若孔門以書三子入室矣允爲上之上

崔瑗子玉　杜度伯度　師宜官

張昶文舒　王獻之子敬

右五人上之中

論曰崔子玉擅名北中跡罕南度世有得其摹者王子敬見之稱美以爲功類伯英杜度濫觴于草書取奇于漢帝詔復奏事皆作草書師宜官鴻都爲最能大能小文舒聲劣于兒時云亞聖子敬泥帚最驗天骨兼以製筆復識人工一字不遺兩葉傳妙此五人允爲上之中

索靖幼安　梁鵠孟皇　韋誕仲將

皇象休明　胡昭孔明　鍾會士季

衛瓘伯玉　荀輿長允　阮研文幾

右九人上之下

論曰紉安欽蹇舅氏抗名衛令孟皇功盡筆力字入帳中仲將不妄染毫必須張筆而左紙孔明動見模楷皆謂胡肥而鍾瘦休明𨓜𨓜二家聯鴐八絶士季之範元常猶子敬之稟逸少而工措兼効眞草皆成伯玉遠慕張芝近恭父迹長允狸骨方擬而難追阮研居今觀古盡窺衆妙之門雖復師王祖鍾終成別搆一體此九人允爲上之下

張超子並　郭伯道　劉德昇君嗣

崔寔子真　衛夫人名鑠字茂猗

李式景則　庾翼稚恭　郗愔方回

謝安安石　王珉季琰　王栖平敬道

羊欣敬元　王僧虔　孔琳之彥琳

殷鈞季和

右十五人中之上

論曰、子並崔寔州里頗相倣效。可謂牆鹹于鹽。冰寒于水。伯道府問朝廷。遠封其迹。德昇之妙。鍾胡各採

其美子眞俊才門法不墜李妻衛氏自出華宗景則毫素流靡稚恭聲彩遒越郗愔安石草正並驅季琰栢仁筋力俱駿羊欣早隨子敬最得王體孔琳之聲高宋氏王僧虔雄發齊代殷鈞頗耽愛好終得肩隨此一十五人允爲中之上

魏武帝曹操孟德　吳主元宗孫皓

衛覬伯儒　左子邑伯子　衛桓巨山

杜預元凱　王廙世將　張彭祖　任靖

韋昶文休　王修敬仁　范懷約

張永景初　吳休尚　施方泰

右十五人中之中

論曰魏帝筆墨雄贍吳主體裁綿密伯儒兼叙隸草子邑分鑣梁鄐巨山三世元凱累葉王廙爲右軍之師彭祖取義之之道任靖嬌名文休題柱敬仁清舉致畏逼之詞張范逢時俱東南之美施吳鄰下後生同年拔萃此十五人允爲中之中

羅暉叔景　趙襲元嗣　劉輿　張昭

陸機士衡　朱誕　王導茂宏　庾亮元規

王洽　郗超吳興　張翼　宋文帝劉義隆

康昕　徐希秀　謝朓子暉　劉繪

陶隱君名宏景　王崇素

右十八人中之下

論曰叔景元嗣並稱西州劉輿之筆扎張昭之無懈陸機以宏才掩迹朱誕以偏藝流聲王導則列聖推能庾亮則羣公挹巧王洽以並通諸法郗超以晚年取譽張翼善効宋帝康昕郗秀孤生謝朓劉繪文宗書範近來少前陶隱君仙才翰采拔于山谷王崇素

繪事庳倫篇肇傳于里閭此十八人允爲中之下

姜翊　梁宣　魏徵子成　韋秀　鍾輿

向泰　羊忱　晉元帝景文　識道人

范曄蔚宗　宋炳　謝靈運　蕭思話

薄紹之敬叔　齊高帝紹伯　庾黔婁

費元瑶　孫奉伯　王會　羊祜叔子

論曰此二十一人並擅毫翰動成楷則殆逼前良見希後彥允爲下之上

陽經　諸葛融　楊潭　張炳　岑淵

張輿　王濟　李夫人　劉穆之道和
朱齡石　庾景休　張融思光　褚元明
孔敬通　王籍文海
右十五人下之中
論曰此十五人雖未窮字與書尚文情披其叢薄非無香草視其涯岸皆有潤珠故遺斯紙以爲世玩允爲下之中
衛宣　李韞　陳基　傅庭堅　張紹
陰光　韋熊少季　張暢　曹任　朱嘉

張邈　羊固　傅夫人　辟閭訓　謝晦

徐羨之　孔闓　顏寶光　周仁皓

張欣泰　張熾　僧岳道人

右二十二人下之下

論曰。此二十二人。皆五味一和。五色一彩。視其雕文。非特刻鵠。入人下筆。寧止追響。遺跡見珍。餘芳可折。誠以驅馳並駕。不逮前鋒。而中權後殿。各盡其美。允為下之下。

今以九例該此衆賢。猶如今圃積玉。炎洲聚桂。其中

實相推謝。故有茲多品。然終能振此鱗翼。俱上龍門。倘後之學者更隨點曝云爾。

右書品、庾肩吾所著、載漢魏以來能書者、肩吾生梁代、相去不遠、近者同時、宜其評論精核如此、後唐張懷瓘、宋灊溪氏、皆有論著、不過稍加損益、附以近世者耳、夫古文窮于真草、書法盡于六朝、取法乎上者、斯亦可以考見矣、羅浮山樵跋

書品終

右書品一卷梁散騎常侍新野庾肩吾慎之撰玉海云肩吾集草隸者一百二十八人以張芝爲首品爲九例蓋倣班固古今人表例於三等之中又各區爲三等也惟以草正疏通專行於世故於諸體不復兼論而又以隸書爲即今時正書玉海謂自唐以前皆謂楷字爲隸至歐陽集古錄始以八分爲隸書此論蓋自肩吾發之也此與鍾嶸詩品皆六朝遺書爲藝苑所不可廢而通考祗收詩品不收書品直齋書錄解題謂如書品書斷之類所

論書法工拙正與射御同科應創歸雜藝不以入經錄馬氏闕之謂以偏旁音韻入於小學眞行草篆入於雜藝一書析爲二門於藝無當似矣而檢通考二門中仍不載書品書斷何哉汝上王讓識

尤射

魏 繆襲著　南昌程[illegible]椿校

口贊從王圯厥德縱射觀游罔度獲尤于上天、口遂戒旃、觀游內讟擯盡也悛民于時誦太史胴釆似姓名作尤射、志悛也

粵稽觀射口氏口烈黨壂諧惔哲濬靖言其德也都淑奕珇允魏恂繹令順懿揚、言其威儀口口也有閌旁外三十有一載射口乃踦艘于門、爰路于江、以援厥勉有年有憮有憪有馮曰寡人爽義、爽于義謂射也罔曰弗俚惟勉咨

人亦有言惟天斯地。惟文斯武。誘射不可已也□□□媿罔紓、

下多闕文鳳凰來儀此錯簡當在有聞旁外之下

右稽覯第一

□□□我報聘于毛、亦亟曰求仇、二月□□遴射、大

闔于江麋弗逆、尤自此也故有後戒有攓于厥中、蔽于鑠、射退、

我旋于王惟辰心弗遑、剣抽厥畢、惟脅閱鄴遴、惟曰

河濁有清寧朕挺于倚。清哉清哉。余惟辰慎哉。闕

右報聘第二

□□戊□又通射于林Ⅱ、旋有菲、六月□□命浹錫

我以言格我以詠辰我惟禔曰厲哉宿哉浹再格曰厲我于時聿厥憮曰小子敬告惟畧朕詠瘉朕㲋朕㲋庸悀恩　以詹惟忱以延朕弗德罔承譬華輅車軸也而朽枕贼襦而敗裳奚攄偶已冐子之錫敢弗薄以副格錫畢惟對厥錫□□□□□□□□惟乃兟兟罔化于朕躬允若時辰。乃朕扈乃錫于萬億禩罔悛。□□諷遈由時罔夙夜達厥問先求得其歡心然後諫于射□□□□□賦我思二章此句當在浹再□□格曰厲下□

右遇射第三

喘有事于江麋姦芊典咎我灼捭書訓之九曰鳥乎
天産吉人挻吉惟寒禀敬采事罰躬罔弗終輕采慢
躬罔穫濟古哲有言輕火略焚僈水略溺烏乎戒哉
地匪屨勿屨采匪廸勿廸謹于行事上下睪口口口明也爰
易蘉陰陽彌正也爰罔僭嚴于治國道本也戒自茲哉古容
成氏獵于江百辟弗邇中央氏遝于應門百姓躪讟
豯稚豕也競食于橧靡或訾鳳鳥妄攖有師具咈自茲
聳願也勿恣厥遊妄奔傷足恣遊圯庋采蹈于尤靡
笙口口躬協于義靡夵口也俾惟曰甫田弗悉去厥

秀。大壁弗悉去厥瑕辰肆于觀游。亦惟割于乃懿開。
俾惟曰吳大也墻底壞胎杪穴。喬木底朽胎趙蠹辰、
撿于厥身亦惟光于乃令德奚臧否于朕觀。□□□
□□□□□警戒勔剗朕觀惟辰迹迹𦾔所指者廣不必及射而射在其中可謂善諫矣射□孩旃于時亟悛、

右尤戒第四

□□□□我贈玉藉芳報如旃罔藉惟惟曰侯乃巳
敦芳奚席于寡人侯□□我贈元毛報如旃□□錫
實以糊憐我滋遲賦無衣于時辰期于江門奄矔筵

圂、逆辟惡也、侯□□上國之香、龕□鱻香辰易、□□□夢月墜于前、輿賦詩曰、明月爛兮。何以有翰兮。嚋曰匪觀兮。迹印之館兮。□□、我獻箴嘉旃。□□我有松丠之志。將會日侯□□好也俾俾訣、適曰寡人弗德、幼弃于我前社、嗣羅多艱、茲特乃以薄苟捐、何有卽弗有、寡人將弗有、夾匪艾嚋乂、厥中罔中惟乃中。厥行罔行惟乃行。厥言罔言惟乃言。若苗方萌。弗耕弗耘。弗有旋成熟也若雞方卵。弗伏弗道。弗有晨。寡人侯嫇崽、射姓名嫇崽侯艾、時侯艾之松丠、時𩐁寡人觀、觀𩐁善從

艾苦哉弗苦何脊也而松止之茹腆服珇止抑嬉愉
何弗苦也肆當之責其去國也于辰我請戾于西殿侯魏
盈焉弗格惟錫醴餚餚饎我遲弗瞑眩弗克樹矦聆
覆馮以俺錫我寶桄軫也玉席筝也命寧□□命空
于期門弗遺□□□甘露降于時辰奏樂名曰玉
華曲名也靡辰㒺奏盛□□合□侯古寶古圓二辰錫
我一辰易如香□□□曰乃會八乙卯甲子侯月會
丙子丙辰侯日會癸亥戊辰辰侯歲會侯時會二歲以
戊子壽好也□□我辰奏箴牒匪彼匿然以服辟洩

也囗侯囗聘我元玉上等玉囗誓也錫書弗藉善聿書曰
觀恂立誓筵罔底貳攸貳于厥中有如大江于厥內
宮昭告皇天囗囗囗既而賦大車之本章藏于盟府
囗囗侯曰寡人惟背回也反言若治而曰亂也若在疢匪藥焉有
瘳背寡人將以仲秋之望囗囗錫戴寶環秬鬯一卣
我拜錫囗囗望不果背奏書寓恍我肅對曰曩我遜
罔或布厥愫幸乃射恣于游射恂失德展乃皇天置
介俾觀觀其乘合我展嘉天之賜自兹迄兹靡有怠
賜胎卽命我背寧甲子逭侯小罔大矢厥胎衷我展

懺二 古有姦咎、我懺姦逝、厥咎覆射于令德垂裕于子孫、顯問於後葉、懺乃蘊于乃躬、靡獲穉玆、侯曰監空興辰、豈胎衷胎易、我玉莫巳膹、玆拒我背莫巳葯胎戒乃射莫罔躬玆。聯囊誓莫罔人、良苗恒昧于秋穫。膌夙恒昧于昏。雨首臧末否。鮮末然我焉獲。乃終以懺寧靡盟府囊誓匿中。永言曰、東園有木。其名曰李。招我于園曰。請食爾。恒繁者萃恒鮮者。予命乎命乎吾將去此。書□□有□□□□旨詩□□□責其侯諷有瀫、監惛黰請于時我監空、以上乃□□□□□□以下實□□□

右贈玉第五

侯□□產厥令㓜墜于學、我憫旃函純成筆也萮𪐴
墨也丹牒縢書訓曰維鑽弗鑠終匪金維人弗學終
匪彥肆古聖后勤飭靡怠聞旃太庭有懿元妃名曰
無設大庭塈勑鄉厥學畀策三千有奇俾抽中宮采
采糊厥躬無設服于靡斁日昏衎齳采藏錠蠢于學、
恒悖以犯鷄鳴宿往瞻厥采旬日之夕佳一瞋碁、
茨然有成庸作大庭之歌白鶴㗁㗁朱鸞篸篸鳴聲悟悟
篸篸絡降于厥宮無設弗厲祥𤁒弗㤅再朞而後陎
飛貌

明月敷厥行爍𦍚罔晝貳學若時焉弗學而可底肎
侯念于茲内朕訓奏純成葯勶曁丹牒與𦍚元以妙
惟乃索心以從斯罔俾無設専顯于大庭朕嘉乃錫
惟芉維秋九月拜丹牒于内殿夜殹以佑與有獲

右學訓第六

侯冬十月口口有東之役我弗送口口我賦卷耳之
首章口歸自東我弗克逆皆道我口口我東厥駕口
賦伯兮之二章我賦鵙鴞之三章口口我曁繹示之
圍而旋闕

右東役第七

維三十有三載克終我訓令于辭、民歌曰、瞻彼世兮靡有雙蘘謂蛇兮令則龍何必佔畢盤游是從□□□□□□□□□□□□侯畤□內豫信信、䐺致我、元韜一兩苴飲二、布之貴重者可以爲帶寶珠二、圓玊石二次玉出海外神山□□我報以承澤二、寶扇也出□□志侯永寶□□□□□□□□□□□□□□□元靳履也

右䐺致第八

春正月□□越□日□□我報□□之聘、遂館旃屨

伻問仲秋之背厥庸則書寓我曰欽拜稽首糊言烏
乎浸遜予觀弗克儀惟弗天屬罹凶旋忓于卬下若
麋鹿之在厥藩若野鳥之在厥籔靡敢蓯(少也)逸乃德
展靡濬(深也)矦慨慨于厥衷罔攸嘗金疇弗曰厥孔
堅恒液于厥熾淵疇弗曰厥孔深恒測于厥淶淵王
也于觀之弗讀夫情厥惟恂堅監深哉允逾于淵金
夫嘗察越于觀鮮違于茲厥言幼聆諸耆耇農僕
貪耕卒有穫女倓貪績卒有織夫惟庸固越乃心後
惟終穫遂乃顧烏乎允監哉予觀靡簷若厥魚踕𣥂

齬不罔靡悔苟離未悔食言乃厥諱辰也此章曰我口言口口

庸作咎曰猷祗膺乃告昭乃怟攸隱辰弗辰矦予墍

焉戚若矦躳隱譬𦮃之式雨厥早罔天咎咎矦苗譬

聱之式相厥厥顛罔相咎咎矦聱予攸弗辰或咎乃允

若乃告予誕大也禔茲藉右人厥一人辰借升若降

厥心弗朝卬罔益厥一人逖越參若商厥心辰在若

若何食若其靡曰寧逖乃心允一予紓背厥罔憾荷

設貳辰在予側亦罔光允若乃告予誕禔予惠乃嶶

柔獲乃嶶言服乃慰即浸逖乃嶶言辰冀嗚呼乃射

勿中盤厥門又戒射忠哉人胥疇張皇匪乃之皇慶尚惟

背世音、似有行文此章□□會不□□□也

右糊言第九

巳巳召會于呂圃弗至□□庚午我申欸采越石志

遇也、欸刻也□□□□采事□□□□越□□□□□夏五月□□越□□

口寅籍詩勝我志服也其一日鷄鳴歐歐聲也明燈

晳晳音制摩彼華衾之辭彼疎之三載在是薄言胝之爛

矣初製賦也三載而若初製示不寢也□□其三日方舠伊何楞人擊

鼓其聲橦橦歷我江滸思子不見踦然獨舞賦也□□□□

大射

口踦子也其三曰昔我邂子藹萏葳蕤今我懷子有蒲參差日月疾邁永矣我息　賦也　□□其四曰青青綠竹蔭我宮墻馥馥幽蘭發我堂廡　堂之左右廡　安得覯子薦以兕觥　賦也　其五曰曰汙卬手于彼清水丹魚羣游衎衎其體彼何修斯天佑之祉　賦也羨佑祉于魚悼已不天也　其六曰歷覯重門以眺元里楊柳方方倉庚囀止願乘行雲言覯君子　賦也

右志服第十

六月□□我尋盟矦錫書曰赤帝肆毒金石具沕[illegible]

紂厥會商弗果顥耆寶監侯厥攸行我趕 闕文

右赤帝第十一

□□□□錫我紫綃之幃黃金飾□秋□□集盟我弗豫于時曹侯靳好 靳求也 闕文

右紫幃第十二

癸酉歸我以承澤□□乙亥錫我服屬觀 寶器也 冬至□□□□日卜蔓其孫曰有女有女孅娥坐彼虎子有窺厥牗展侯吉士卜入曰有女有士 陰陽協也虎子威始也窺牗通明也陰陽既協威始而通明罔弗吉尤利

于射于時又縱射觀游我戒之□□□丙子錫我菌

耆鵉鶖壁障觀造也射觀其造□寶重也□□□□闕

右承澤第十三

十一月□□我卜會其孫曰言索其絢觀光于朝卜

人曰索絢合也觀光于朝丕𠀤或載其孫曰有芳其

香侯合合止曰巳合也而芳在其中君罔攸疑會也

□□薛伯埜□侯先往我侯弗遺闕文

右卜會第十四

戊寅越七日壬子吉實至于呂圖有陳侯之會我西

弗遣我賚書曰屬古口口夏口口越茲疇曰厥弗逖
卒未獲丕會矦徵茲乃命厥軼匪乃忱何底時予方
迫于費會陳矦辰維鼻孟郰脅儀草震東風丕會匪
茲疇攸善予何弗辰乃弗在館疇式授几筵疇式黼
飲食疇式羞戾疇式逆逝疇式送徒勈于乃躬罔繇
丕會乃越上何佖予越下何戾（上下天地也）俾若時譬舟
之幾覆暨壖而風慭譬大旱踰獲而降霖若弗慭弗
降鬱陶乎厥衷予雅靡攸如乃弗格巳行午格適巳
逾辰格焉汻（勝焉）予中靡攸泊若孑雁越海若鰥貫

之止于遐、則芒芒君獲、次尚乃弗罪、厥弗廷、于欽辰

辰空乃篤 闕文

右實至第十五

口口丁丑、我有京師之役、我賚以華虫。帶鉤也 報我趾

澤之履。趾澤在眞臘西出奇錦 口口我歸自京師、闕

右華虫第十六

口口癸酉、我賚以追捫、寶扇名 藉用芳報我襦褓。寶器也

眞交也。闕 口乞膚金 即今金銀也 干我、

右追捫第十七

右雨會第十八 闕

四月庚戌戌命史于京師發黃金廿兩、 越五月哉生明□□□□□□□□丁未錫我 流蘓五色錦幃 闕 許報合

右命史第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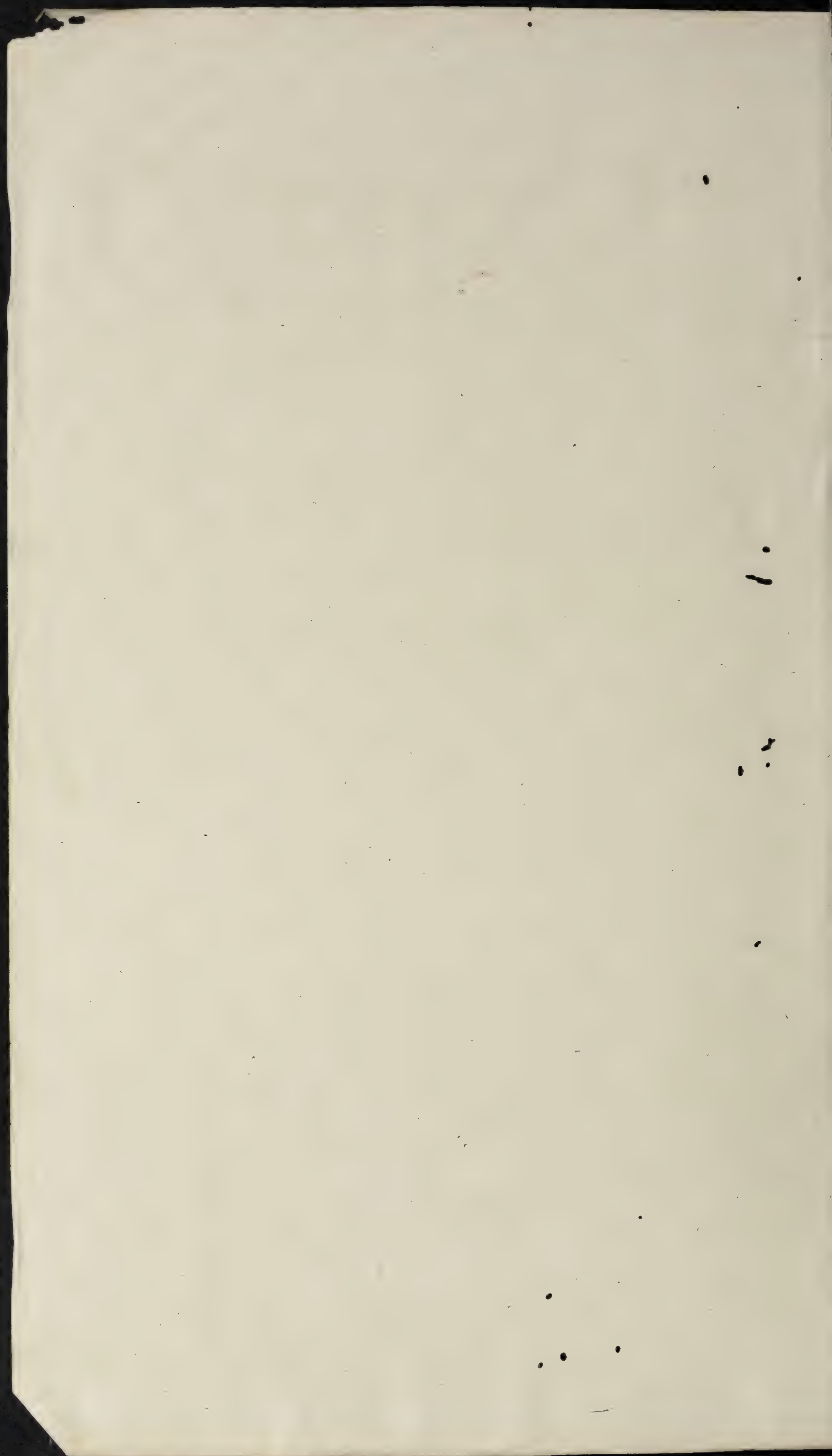
□□□□□復射禮也。□□□□書曰渡于 鴆水金厥禽獲越子里先得金。嗣射從畤昌子孫惟 振振丞膺天休。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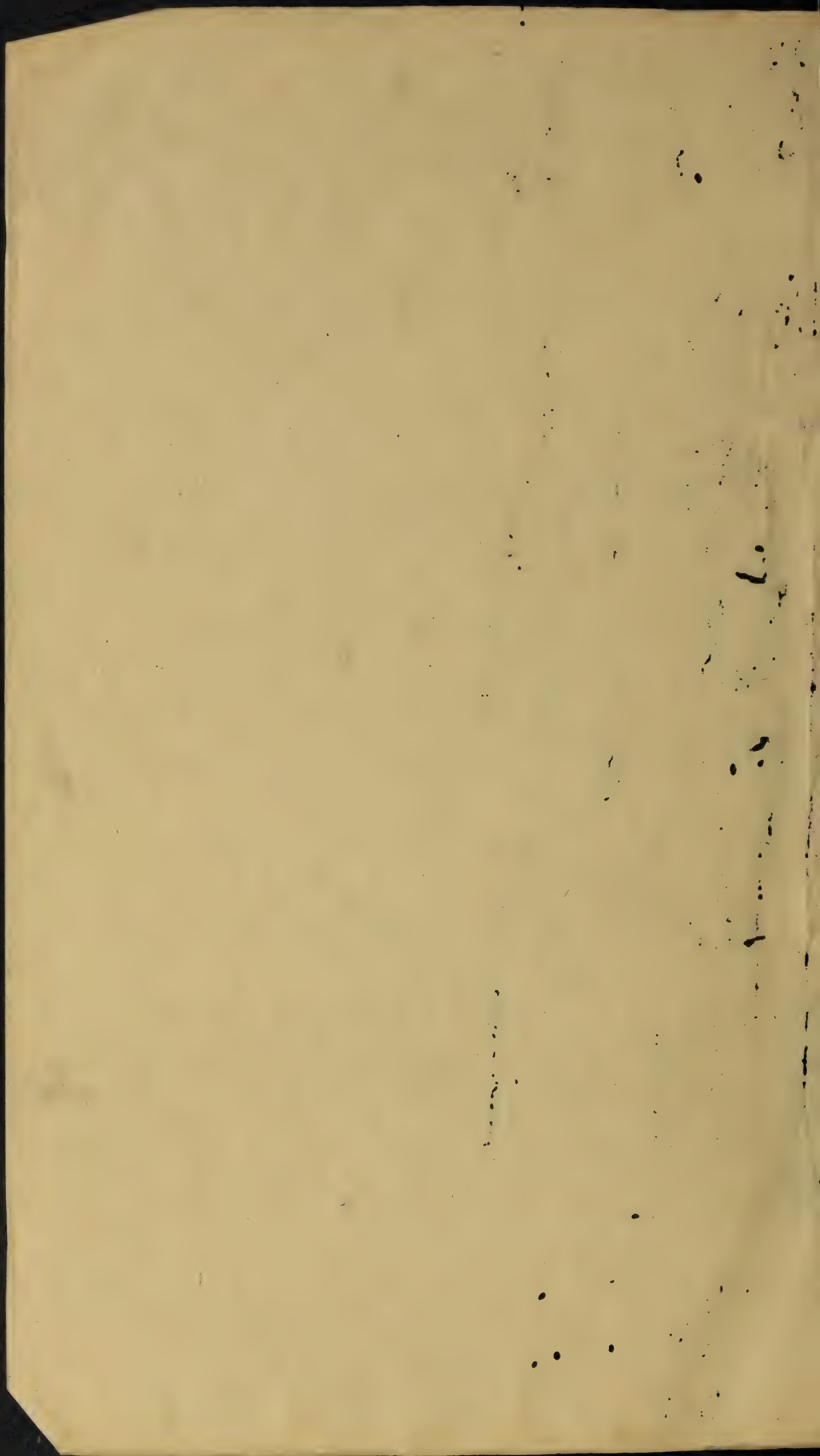
右復射第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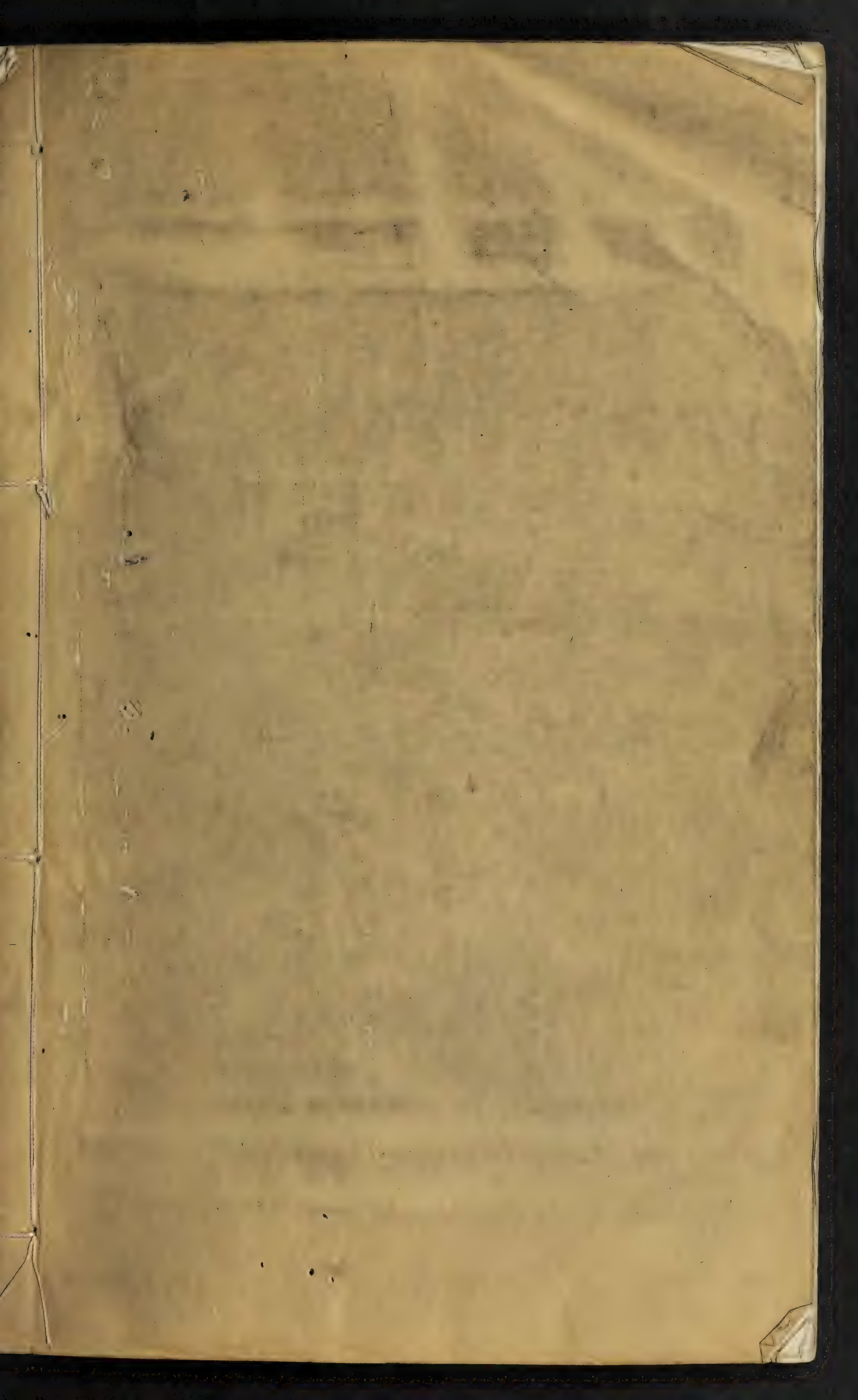
右繆襲尤射一卷按魏志劉劭傳同時東海繆襲亦有才學多所述敘官至尚書光祿勳注引文章志云襲字熙伯歷事魏四世正始中卒今考隋書經籍志載有襲撰列女傳贊一卷文集五卷又皇覽一百二十卷注繆卜等撰卜當作襲史記索隱皇覽是魏人王象繆襲等撰是也初無所謂尤射者通志藝文略藝術類射部備載唐王琚射經以下三十一家獨無尤射書目惟陶氏說郛第一百一号始以繆襲尤射列王琚射經前後始采入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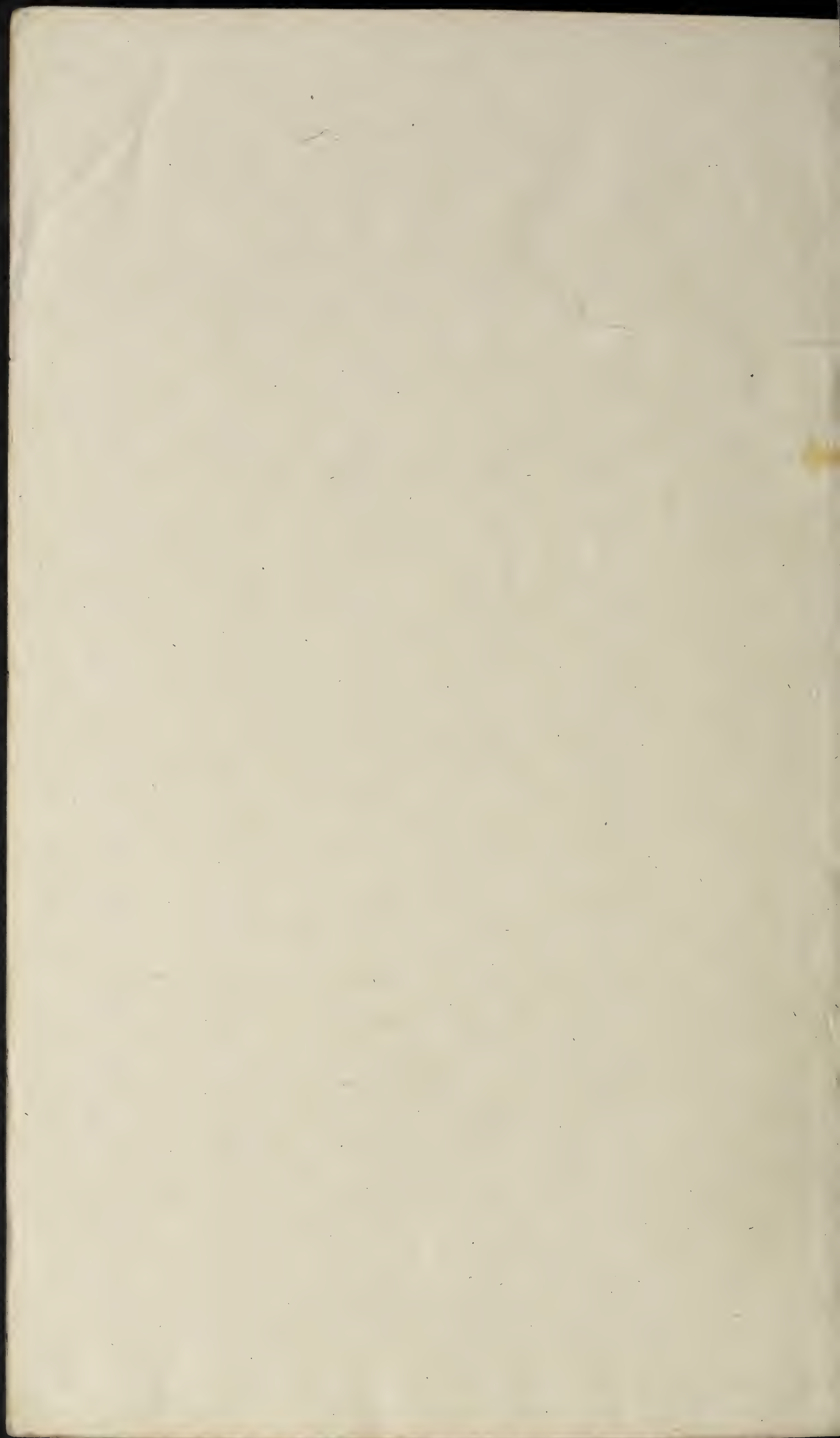
宋叢書今考篇首言以縱射觀游罔度獲尤於上天於時詣太史胴采作尤射雖似述作書之由但其中稱寡人究不知何所指其第三篇命淩及淩再格所謂淩者何人後又有曹侯陳侯薛伯竟似春秋列國會盟事而其以三十一載三十三載紀元年號又無所繫尤可疑者龔本仕魏世家東海而於尤射乃曰爰略於江又曰遘射大闐於江麋弗逆又曰有事於江麋又曰期於江門又曰歷我江渦一似風馬牛不相及者或云是時魏吳兵爭

襲有戒心於孟德會獵之書子桓臨江之嘆故亂其辭廋其旨而爲此寓言以諷諫亦未可知也書本殘缺又往往佶屈聱牙不可句讀然其文實古奧故特錄出與識者其珍賞之汝上王謨識









PL 2667 .H3 .W71

拾遺記序

拾遺記者晉隴西安陽人王嘉字子年所撰凡十九卷二百二十篇皆爲殘缺當僞秦之季王綱遷號五都淪覆河洛之地沒爲戎墟宮室榛蕪書藏堙毀荆棘霜露豈獨悲於前王鞠



爲禾黍彌深嗟於茲代故使典章散
滅黌館焚埃皇圖帝冊殆無一存故
此書多有亡敗文起羲炎巳來事訖
西晉之末五運因循十有四代王子
年乃搜撰異同而殊怪必舉紀事存
朴受廣向奇憲章稽古之文綺綜編

雜之部山海經所不載夏鼎未之或
存乃集而記矣辭趣過誕音旨迂濶
推理陳迹恨為繁冗多涉貞祥之書
博採神僊之事妙萬物而為言蓋絕
世而宏博矣世德陵夷文頗缺畧綺
更删其繁紊紀其實美搜刊幽祕捃

採殘落言匪浮詭事弗空誣推詳往
迹則影徵經史考驗眞怪則叶附圖
籍若其道業遠者則辭省朴素世德
近者則文存靡麗編言貫物使宛然
成章數運則與世推移風政則因時
迴改至如金繩鳥篆之文玉牒蟲章

之字末代流傳多乖曩跡雖探研鑽

爲抑多疑悞及言乎政化訛乎貞祥

隨代而炎之土地山川之域或以名

例相疑艸木鳥獸之類亦以聲狀相

惑隨所載而區別各因方而釋之或

變通而會其道寧可採於一說今捜

檢殘遺合爲一部凡一十卷序而錄

焉蕭綺撰

拾遺記總目

目錄終

拾遺記卷一

晉 隴西王嘉著 南昌胡鳳藻校

春皇庖犧

春皇者、庖犧之別號、所都之國有華胥之洲、神母遊其上、有青虹繞神母、久而方滅、即覺有娠、歷十二年而生庖犧、長頭修目、龜齒龍脣、眉有白毫、鬚垂委地、或人曰、歲星十二年一周天、今叶以天時、且聞聖人生皆有祥瑞、昔者人皇蛇身九首、肇自開闢、于時日月重輪、山明海靜、自爾以來、爲陵成谷、世歷推移、難

可紀筭、比于聖德、有踰前皇、禮義文物、於兹始作。去巢穴之居。變茹腥之食。立禮教以導文、造干戈以飾武。絲桑爲瑟。均土爲塤。禮樂於是興矣。調和八風以畫八卦、分六位以正六宗、于時未有書契、規天爲圖。矩地取法。視五星之文。分晷景之度。使鬼神以致羣祠。審地勢以定川岳。始嫁娶以修人道。庖者包也。言包含萬象。以犧牲登薦於百神。民服其聖。故曰庖犧、亦謂伏羲、變混沌之質。文宓其教。故曰宓犧。布至德於天下、元元之類、莫不尊焉、以木德稱王、故曰春皇

其明叡照於八區是謂太昊昊者明也位居東方以
含養蠢化叶于木德其音附角號曰木星

炎帝神農

炎帝始教民耒耜躬勤畎畝之事百穀滋阜聖德所
感無不著焉神芝發其異色靈苗擢其嘉穎陸池丹
蕖駢生如蓋香露滴瀝下流成池因爲豢龍之圃朱
草蔓衍於街衢卿雲蔚藹於叢薄築圓丘以祀朝日
飾瑤堦以揖夜光奏九天之和樂百獸率舞八音克
諧木石潤澤時有流雲灑液是謂霞漿服之得道後

天而老有石磷之玉號曰夜明以闇投水浮而不滅當斯之時漸華庖犧之朴辨文物之用時有丹雀銜九穗禾其墜地者帝乃拾之以植於田食者老而不死採峻鍰之銅以爲器峻鍰山名也下有金井白氣冠其上人升於其間雷霆之聲在於地下井中之金柔弱可以緘縢也

錄曰謹按周易云伏羲爲上古觀文於天察理於地俯仰二儀經綸萬象至德備於冥昧神化通於精粹是以圖書著其迹河洛表其文變太素之質

敀淳遠之化、三才之位既立。四維之義乃張。禮樂文物、自茲而始。降于下代、漸相移襲。八索載其遐軌、九邱紀其淳化、備昭籍籙、編列柱史、考驗先經、刊詳往誥、事列方典、取徵羣籍、博採百家、求詳可證。按山海經云、棠帝之山、出浮水玉、巫閭之地、其木多文、自非道真俗朴、理會冥旨、與四時齊其契。精靈協其德。貞祥之異、胡可致哉。故使迹感讖著、幽祇不藏其寶、祇心剪害、殊性之類必馴也。以降露成池、蓄龍爲圃、及乎夏代、世載緜絕、時有豢龍

之官考諸遐籍由斯立矣

軒轅黄帝

軒轅出自有熊之國母曰昊樞以戊巳之日生故以土德稱王也時有黄星之祥考定歷紀始造書契服冕垂衣故有衮龍之頌變乘桴以造舟楫水物爲之祥踴滄海爲之恬波泛河沉璧有澤馬羣鳴山車滿野吹玉律正璇衡置四史以主圖籍使九行之士以統萬國九行者孝慈文信言忠恭勇義以觀天地以祠萬靈亦爲九德之臣薰風至眞人集乃厭世於昆

臺之上、留其冠劍佩舄焉、昆臺者、鼎湖之極峻處也、立館於其下、帝乘雲龍而遊殊鄉絕域、至今望而祭焉、帝以神金鑄器、皆銘題、及昇遐後、羣臣觀其銘、皆上古之字、多磨滅缺落、凡所造建、咸刊記其年時、辭跡皆質、詔使百辟羣臣受德教者、先列珪玉於蘭蒲席上、燃沉榆之香、舂雜寶爲屑、以沉榆之膠和之爲泥以塗地、分別尊卑華戎之位也、事出封禪記帝使風后負書、常伯荷劍、旦遊洹流、夕歸陰浦、行萬里而一息、洹流如沙塵、足踐則陷、其深難測、大風吹沙如霧、中

多神龍魚鼈皆能飛翔、有石蕖青色、堅而甚輕、從風靡靡覆其波上、一莖百葉、千年一花、其地一名沙瀾、言沙湧起而成波瀾也、仙人甯封食飛魚而死、二百年更生、故甯先生遊沙海七言頌云、青蕖灼爍千載舒、百齡暫死餌飛魚、則此花此魚也、

少昊

少昊以金德王、母曰皇娥、處璇宮而夜織、或乘桴木而晝遊、經歷窮桑滄茫之浦、時有神童、容貌絕俗、稱為白帝之子、即太白之精、降乎水際、與皇娥讌戲、奏

㛹娟之樂游漾忘歸、窮桑者、西海之濱、有孤桑之樹、直上千尋、葉紅椹紫、萬歲一實、食之後天而老、帝子與皇娥泛於海上、以桂枝爲表、結薰茅爲旌、刻玉爲鳩置於表端、言鳩知四時之候、故春秋傳曰司至是也、今之相風、此之遺象也、帝子與皇娥並坐撫桐峯梓瑟、皇娥倚瑟而淸歌曰、天淸地曠、浩浩茫茫、萬象廻薄、化無方。浛天蕩蕩望滄滄。乘桴輕漾著日傍。當其何所至窮桑。心知和樂悅未央。俗謂遊樂之處爲桑中也。詩中衛風云、期我乎桑中、蓋類此也、白帝子答

野四維八埏眇難極驅光逐影窮水域璇宮夜靜當
軒織桐峰文梓千尋直伐梓作器成琴瑟清歌流暢
樂難極滄湄海浦來棲息及皇娥生少昊號曰窮桑
氏亦曰桑丘氏至六國時桑丘子著陰陽書即其餘
裔也少昊以主西方一號金天氏亦曰金窮氏時有
五鳳隨方之色集於帝庭因曰鳳鳥氏金鳴於山銀
涌於地或如龜蛇之類乍似人鬼之形有水倨曲亦
如龍鳳之狀有山盤紆亦如屈龍之勢故有龍山龜
山鳳水之目也亦因以為姓末代為龍丘氏出班固

藝文志虵丘氏出西王母神異傳

顓頊

帝顓頊高陽氏黃帝孫昌意之子昌意出河濱遇黑龍負元玉圖時有一老叟謂昌意云生子必叶水德而王至十年顓頊生手有文如龍亦有玉圖之象其夜昌意仰視天北辰下化爲老叟及顓頊居位奇祥衆祉莫不總集不稟正朔者越山航海而皆至也帝乃揖四方之靈羣后執珪以禮百辟各有班序受文德者錫以鐘磬受武德者錫以干戈有浮金之鐘沉

明之磬以羽毛拂之則聲振百里石浮於水上如萍
藻之輕取以爲磬不加磨琢及朝萬國之時乃奏含
英之樂其音清密落雲間之羽鯨鯢游溺海水恬波
有曳影之劍騰空而舒若四方有兵此劍則飛起指
其方則尅伐未用之時常於匣裏如龍虎之吟
濱海之北有勃鞮之國人皆衣羽毛無翼而飛日中
無影壽千歲食以黑河水藻飲以陰山桂脂憑風而
翔乘波而至中國氣暄羽毛之衣稍稍自落帝乃更
以文豹爲飾獻黑玉之環色如淳漆貢元駒千疋帝

以駕鐵輪、騁勞殊鄉絶域、其人依風泛黑河、以旋其國也、

闇河之北有紫桂成林其實如棗羣仙餌焉韓終採藥四言詩曰、闇河之桂、實大如棗、得而食之後天不老、

高辛

帝嚳之妃、鄒屠氏之女也、軒轅去蚩尤之凶遷其民善者於鄒屠之地、遷惡者於有北之鄉、其先以地命族、後分爲鄒氏屠氏女行不踐地、常履風雲游於伊

洛帝乃期焉納以爲妃妃常夢吞日則生一子、凡經八夢則生八子世謂爲八神、亦謂八翌。翌明也亦謂八英。亦謂八力。言其神力英明。翌成萬象。億兆流其神睿焉。

有丹丘之國、獻碼碯甕、以盛甘露、帝德所洽、被於殊方、以露充於廚也、碼碯、石類也、南方者爲之勝、今善別馬者、死則破其腦視之、其色如血者、則日行萬里、能騰空飛、腦色黃、日行千里、腦色青者、嘶聞數百里、腦色黑者、入水毛鬣不濡、日行五百里、腦色白者、多

力而怒今爲器多用赤色若是人工所制者多不成器亦殊朴拙其國人聽馬鳴則別其腦色丹丘之地有夜叉駒跋之鬼能以赤馬腦爲瓶盂及樂器皆精妙輕麗中國人有用者則魑魅不能逢之一說云馬腦者言是惡鬼之血凝成此物昔皇帝除蚩尤及四方羣凶并諸妖魅塡川滿谷積血成淵聚骨如岳數年中血凝如石骨白如灰膏流成泉故南方有肥泉之水有白堊之山望之峩峩如霜雪矣又有丹丘千年一燒黃河千年一清至聖之君以爲大瑞丹丘之

野多鬼血、化爲丹石、則碼碯也、不可析削雕琢、乃可鑄以爲器也、當皇帝時、碼碯甕、至堯時猶存、甘露在其中、盈而不竭、謂之寶露、以班賜羣臣、至舜時露已漸減、隨帝世之汚隆、時淳則露滿、時澆則露竭、及乎三代、減於陶唐之庭、舜遷寶甕於衡山之上、故衡山之岳有寶露壇、舜於壇下起月館、以望夕月、舜南巡至衡山、百辟羣后、皆得露泉之賜、時有雲氣生於露壇、又遷寶甕於零陵之上、舜崩甕淪于地下、至秦始皇通汨羅之流爲小溪、逕從長沙至零陵、掘地得赤

玉甕可容八斗以應八方之數在舜廟之堂前後人得之不知年月至後漢東方朔識之朔乃作寶甕銘曰寶雲生於露壇祥風起於月館望三壺如盈尺視八鴻如縈帶三壺則海中三山也一曰方壺則方丈也二曰蓬壺則蓬萊也三曰瀛壺則瀛洲也形如壺器此三山上廣中狹下方皆如工制猶華山之似削成八鴻者八方之名鴻大也登月館以望四海三山皆如聚米縈帶者矣

唐堯

帝堯在位、聖德光洽、河洛之濱、得玉版方尺、圖天地之形、又獲金璧之瑞、文字炳列、記天地造化之始、四凶既除、善人來服、分職設官、彝倫攸叙、乃命大禹疏川瀦澤、有昊之鄉、有北之地、無有妖災、沉翔之類、自相馴擾、幽州之墟、羽山之北、有善鳴之禽、人面鳥喙、八翼一足、毛色如雉、行不踐地、名曰青鸐、其聲似鐘磬笙竽也、世語曰、青鸐鳴。時太平。故盛明之世、翔鳴藪澤、音中律呂、飛而不行、至禹平水土、捿於川岳、所集之地、必有聖人出焉、自上古鑄諸鼎器、皆圖像其

形銘贊至今不絕堯登位三十年有巨查浮於西海查上有光夜明晝滅海人望其光乍大乍小若星月之出入矣查常浮繞四海十二年一周天周而復始名曰貫月查亦謂挂星查羽人棲息其上羣仙含露以漱日月之光則如暝矣虞夏之季不復記其出沒遊海之人猶傳其神仙也西海之西有浮玉山山下有巨穴穴中有水其色若火晝則通曨不明夜則照耀穴外雖波濤灌蕩其光不滅是謂陰火當堯世其光爛起化爲赤雲丹輝炳映百川恬澈游海者銘曰

沉燃。以應火德之運也、堯在位七十年、有鸞雛歲歲來集、麒麟遊於藪澤、梟鴟逃於絕漠、有秖支之國獻重明之鳥。一名雙睛。言雙睛在目、狀如雞、鳴似鳳、時解落毛羽、肉翮而飛、能搏逐猛獸虎狼、使妖災羣惡、不能爲害、飴以瓊膏、或一歲數來、或數歲不至、國人莫不掃灑門戶、以望重明之集、其未至之時、國人或刻木或鑄金、爲此鳥之狀、置於門戶之間、則魑魅醜類、自然退伏、今人每歲元日、或刻木鑄金、或圖畫爲雞於牖上、此其遺像也、

虞舜

虞舜在位十年，有五老遊於國都。舜以師道尊之，言則及造化之始。舜禪於禹，五老去，不知所從。舜乃置五星之祠以祭之。其夜有五長星出，薰風四起，連珠合璧，祥應備焉。萬國重譯而至。有大頻之國，其民來朝，乃問其災祥之數。對曰：「昔北極之外，有潼海之水，渤潏高隱於日中。有巨魚大蛟，莫測其形也。吐氣則八極皆闇，振鬐則五岳波盪。當唐堯時，懷山爲害，大蛟縈天。縈天則三河俱溢，海瀆同流。三河者，天河、地

河中河是也此三水有時通壅至聖之治水色俱濫無有流沫及帝之商均暴亂天下則巨魚吸日蛟繞於天故誣妄也此言吸日而星雨皆墜抑亦似是而非也故使後來爲之迴惑託以無稽之言特取其愛博多奇之間錄其廣異宏麗之靡矣舜葬蒼梧之野有鳥如雀丹州而來吐五色之氣氤氳如雲名曰憑霄雀能羣飛銜土成邱墳此鳥能反形變色集於峻林之上在木則爲禽行地則爲獸變化無常常遊丹海之際時來蒼梧之野銜青砂珠積成壟阜名曰珠

互其珠輕細風吹如塵起名曰珠塵今蒼梧之外山人採藥時有得青石圓潔如珠服之不死帶者身輕故仙人方迴遊南岳七言讚曰珠塵圓潔輕且明有道服者得長生

冀州之西二萬里有孝養之國其俗人年三百歲而織茅爲衣即尚書島夷卉服之類也死葬之中野百鳥銜土爲墳羣獸爲之掘穴不封不樹有親死者尅木爲影事之如生其俗驍勇能齧金石其舌杪方而本小手搏千鈞以爪畫地則洪泉涌流善養禽獸入

海取虬龍育於圓室以充祭祀昔皇帝伐蚩尤除諸凶害獨表此處爲孝養之鄉萬國莫不欽仰故舜封爲孝讓之國舜受堯禪其國執玉帛來朝特加賓禮異於餘戎狄也爰及鳥獸昆蟲以應陰陽至億萬之年山一輪海一竭魚蛟陸居有赤烏如鵬以翼覆蛟魚之上蛟以尾叩天求雨魚吸日之光冥然則暗如薄蝕矣衆星與雨偕墜舜乃禱海岳之靈萬國稱聖德之所洽羣祥咸至矣

南潯之國有洞穴陰源其下通地脉中有毛龍時蛻

骨於曠澤之中魚龍同穴而處、其國獻毛龍、一雌一雄、放置豢龍之宮、至夏代養龍不絕、因以命族、至禹導川、乘此龍、及四海攸同、反放河汭、

錄曰、按春秋傳云、星隕如雨、而夜猶明、淮南子曰、麒麟鬭而日月蝕、鯨魚死而彗星見、夫盈虛薄蝕、未詳變於聖典、孛彗妖沴、著災異於圖冊、麒麟鬭、鯨魚死、靡聞於前經、求諸正諦。殆將昧焉。

錄曰、自稽考羣籍伏羲至于軒轅少昊高辛唐虞之君、禪業相襲、符表名類、未若堯之盛也、按易緯

云、堯爲陽精、叶德乾道、粤若稽古、是謂上聖、惟天惟大惟堯則之、禪業有虞、所謂契叶符同、明象日月、蓋其載歷遐曠、筭紀綿遠、德業與紀、神迹各殊、考傳聞於前古、求僉言於中世、而道教參差、祥德遞起、掎明羣說、能無髣髴、精靈冥昧、至聖之所不語。安以淺末、貶其有無者哉。劉子政曰、凡傳聞不如親聞。親聞不如親見。何則、神化欻忽、出隱難常。非膚受之所考、筭恒情之所思測。至如龍火鳥水之異、雲鳳麟蟲之屬、魍魎百怪之形、欻忽之像、憑

風雲而自生、因金玉而相化、未詳備於夏鼎、信冥
記於山經、貫月查之誕、重明桂實之說、陽燎出於
氷木、陰蟲生於炎山、易腸倒舌之民、蜺骨龍肉之
景、憑風雲而託生、含雨露而蠢育、已表怪於衆圖、
方見偉於羣記、茫茫遐邇、眇眇流文、百家迂濶、各
尚斯異、吁守文於一說者矣

拾遺記卷一終

右王嘉拾遺記梁蕭綺錄共十卷隋唐志並作拾遺記二卷蕭綺錄拾遺記十卷文獻通考又以拾遺記第十卷別爲名山記一卷實祇一書卷數分合不同爾嘉字子年隴西人後秦姚萇方士有傳列晉書藝術亦言其拾遺記記事多詭怪昔太史公嘗病百家言黃帝文不雅馴而嘉乃鑿空著書專說伏羲以來異事其甚者至以衛風桑中託始皇娥爲有淫泆之行誣罔不道如此其見殺于萇非不幸也二志厠之雜史謬矣通考以入小說家

尚爲近之汝上王謨識

拾遺記卷二

夏禹

堯命夏鯀治水、九載無績、鯀自沈於羽淵、化為玄魚、時揚鬚振鱗、橫修波之上、見者謂為河精、羽淵與河海通源也、海民於羽山之中修立鯀廟、四時以致祭祀、常見玄魚與蛟龍跳躍而出、觀者驚而畏矣、至舜命禹疏川奠岳、濟巨海則黿鼉而為梁、踰翠岑則神龍而為馭。行遍日月之墟、惟不踐羽山之地、皆聖德感鯀之靈化、其事互說、神變猶一、而色狀不同、玄魚

黃熊四音相亂傳寫流文鯀字或魚邊玄也羣疑衆說並略記焉

錄曰書契之作肇迹軒轅道朴風淳文用尚質降及唐虞爰迄三代世祀遐絕載歷綿遠列聖通儒憂乎道缺故使玉牒金繩之書蟲章鳥篆之記或祕諸巖藪藏於屋壁或逢喪亂經籍事寢前史舊章或流散異域故字體與俗訛移其音旨隨方互改歷商周之世又經嬴漢簡帛焚裂遺文殘泯詳其朽蠹之餘採捃傳聞之說是以己亥正於前疑

三豕析於後謬千年所述涉乎萬古典聖叶同摘一文求理斯言如或可據尚書云堯殛鯀于羽山春秋傳曰其神化爲黃熊以入羽淵是在山變爲熊入水化爲魚也獸之依山魚之附水各因其性而變化焉詳之正典爰訪雜說若眞若似並略錄焉禹鑄九鼎五者以應陽法四者以象陰數使工師以雌金爲陰鼎以雄金爲陽鼎鼎中常滿以占氣象之休否當夏桀之世鼎水忽沸及周將末九鼎咸震皆應滅亡之兆後世聖人因禹之迹代代鑄鼎焉禹盡

力溝洫、導川夷岳、黃龍曳尾於前、玄龜負青泥於後、玄龜河精之使者也、龜頷下有印文、皆古篆字、作九州山川之字、禹所穿鑿之處、皆以青泥封記其所、使玄龜印其上、今人聚土爲界、此其遺象也、禹鑿龍關之山、亦謂之龍門、至一空巖、深數十里、幽暗不可復行、禹乃負火而進、有獸狀如豕、銜夜明之珠、其光如燭、又有青犬行吠於前、禹計可十里、迷於晝夜、既覺漸明、見向來豕犬、變爲人形、皆着玄衣、又見一神、蛇身人面、禹因與語、神卽示禹八卦之圖、列

於金壇之上有八神侍側禹曰華胥生聖子是汝
邪答曰華胥是九河神女以生余也乃探玉簡授禹
長一尺二寸以合十二時之數使量度天地禹即執
持此簡以平定水土蛇身之神即羲皇也

錄曰夫神迹難求幽暗罔辨希夷髣髴之間聞見
罕之衍惑若測諸冥理先墳有所指明是以彭生
假見於貝丘趙王示形於蒼犬皆文備魯冊驗袁
齊漢遠古曠代事異神同銜珠吐燭之怪精靈一
其均矣若夫茫茫禹跡杳漠神源非末俗所能推

辨矣、觀伏羲至于夏禹、歲歷悠曠、載祀綿邈、故能與日月共輝、陰陽齊契、萬代百王、情異迹至、參機會道、視萬齡如旦暮、促累劫於寸陰、何嗟鬼神之可已而疑羲禹之相遇乎、

殷湯

商之始也、有神女簡狄、遊于桑野、見黑鳥遺卵於地、有五色文、作八百字、簡狄拾之、貯以玉筐、覆以朱紱、夜夢神母謂之曰、爾懷此卵、即生聖子、以繼金德、狄懷卵一年而有娠、經十四月而生契、祚以[illegible]

卵之文也、雖遭旱厄、後嗣興焉、

傳說賃爲赭衣者、春於深巖以自給、夢乘雲繞日而行、筮得利建侯之卦、歲餘湯以玉帛聘爲阿衡也、

紂之昏亂、欲討諸侯、使飛廉惡來、誅戮賢良、取其寶器、埋於瓊臺之下、使飛廉等惑所近之國、侯服之內、使烽燧相續、紂登臺以望火之所在、乃興師往伐其國、殺其君、囚其民、收其女樂、肆其淫虐、神人憤怨、時有朱鳥銜火、如星之照耀、亂以烽燧之光、紂乃回惑、使諸國滅其烽燧、於是億兆夷民乃歡、萬國已靜、及

武王伐紂、樵夫牧竪探高鳥之巢、得玉璽、文曰、水德將滅、木祚方盛、文皆大篆、紀殷之世歷已盡、而姬聖之德方隆、是以三分天下、而其二歸周、故蚩蚩之類、嗟殷亡之晚、望周來之遲矣、

師延者、殷之樂人也、設樂以來、世遵此職、至師延精述陰陽曉明象緯、莫測其爲人、世載遼絕、而或出或隱、在軒轅之世、爲司樂之官、及殷時總修三皇五帝之樂、撫一絃琴則地祇皆升、吹玉律、則天神俱降、當軒轅之時、年已數百歲、聽衆國樂聲、以審興亡之兆、

至夏末抱樂器以奔殷、而紂淫於聲色、乃拘師延於陰宮、欲極刑戮師延既被囚繫、奏清商流徵滌角之音、司獄者以聞於紂、紂猶嫌曰、此乃淳古遠樂、非余可聽說也、猶不釋、師延乃更奏迷魂淫魄之曲、以歡修夜之娛、乃得免炮烙之害周武王興師、乃越濮流而逝或云死於水府故晉衛之人、鐫石鑄金以像其形、立祀不絕矣、

錄曰、三墳五典、及諸緯候雜說、皆言簡狄吞鷰卵而生契、詩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斯文正矣。此說

懷感而生、衆言各異。故記其殊別也。傳說去其春築、釋彼傭賃、應翹旋而來相、可謂知幾其神矣。同磻溪之歸周、異般相之負鼎、龍蛇遇命、道會則通、斯則往賢之明教、通人之至規、樂天知命、信之經言也。死且不朽、是謂名也、烏無聲譽於後裔、揚風烈於萬祀、譬諸金玉、煙埃不能埋其堅貞、比之涇濮、淄澠不能混其澄澈。師延嘗紂之虐、嬌步求存、因權取濟、觀時殉主、全身獲免、所謂困而能通、卒以智免。故影被丹青、形刊金石、愛其和樂之功、貴

其神迹之遠矣至如越思計然之利鑄金以旌其德方斯蔑矣

周

周武王東伐紂夜濟河時雲明如晝八百之族皆齊而歌有大蜂狀如丹鳥飛集王舟因以鳥畫其旗翌日而梟紂名其船曰蜂舟魯哀公二年鄭人擊趙簡子得其蜂旗則其類也事出太公六韜武王使畫其像於旛旗以為吉兆今人旛信皆為鳥畫則遺象也

成王即政三年有泥離之國來朝其人稱自發其國

嘗從雲裏而行、聞雷霆之聲在下。或入潛穴、又聞波瀾之聲在上。視日月以知方國所向、計寒暑以知年月。考國之正朔、則序歷與中國相符。王接以外賓禮也。

四年、旃塗國獻鳳鶵、載以瑤華之車、飾以五色之玉、駕以赤象、至于京師。育於靈禽之苑、飲以瓊漿、飴以雲實。二物皆出上元仙方。鳳初至之時、毛色文彩彪發。及成王封泰山、禪社首之後、文彩炳燿。中國飛走之類、不復喧鳴。咸服神禽之遠至也。及成王崩、冲飛

而去孔子相魯之時有神鳳遊集至哀公之末不復來翔故云鳳鳥不至可爲悲矣

五年有因祇之國去王都九萬里獻女工一人體貌輕潔被纖羅雜繡之衣長袖修裾風至則結其衿帶恐飄飄不能自止也其人善織以五色絲内於口中手引而結之則成文錦其國人來獻有雲崑錦文似雲從山岳中出有列堞錦文似雲霞覆城雉樓堞雜珠錦文似貫珠珮也有篆文錦文似大篆之文也有列明錦文似列燈燭也幅皆廣三尺其國丈夫勤於

耕耨、一日鋤十頃之地、又貢嘉禾一莖盈車、故時俗四言詩曰力勤十頃。能致嘉穎。

六年、燃邱之國、獻比翼鳥、雌雄各一、以玉為樊、其國使者、皆拳頭尖鼻、衣雲霞之布、如今朝霞也、經歷百有餘國、方至京師、其中路山川不可記、越鐵峴、泛沸海虵洲蜂岑、鐵峴峭礪、車輪剛金為輞、比至京師、輪皆銚銳幾盡、又沸海洶湧如煎、魚鼈皮骨堅强如石、可以為鎧、泛沸海之時、以銅薄舟底、蛟龍不能近也、又經虵洲、則以豹皮為屋、於屋內推車、又經蜂岑燃

胡蘇之木此木煙能殺百虫經途十五餘年乃至洛
邑成王封泰山禪社首使發其國之時並童稚至京
師鬚皆白及還至燃邱容貌還復少壯比翼鳥多力
狀如鵲銜南海之丹泥巢崑岑之岑木遇聖則來集
以表周公輔聖之祥異也
七年南陲之南有扶婁之國其人善能機巧變化異
形改服大則興雲起霧小則入於纖毫之中綴金玉
毛羽爲衣裳吐雲噴火鼓腹則如雷霆之聲或化爲
犛犀象師子龍蛇火鳥之狀或變爲虎兕口中生人

備百戲之樂宛轉屈曲於指掌間人形或長數分或復數寸神怪欻忽衒麗於時樂府皆傳此伎至末代猶學焉得麗于精代代不絕故俗謂之婆猴伎則扶婁之音訛替至今

昭王即位二十年王坐祇明之室晝而假寐忽夢白雲蓊蔚而起有人衣服並皆毛羽因名羽人夢中與語問以上仙之術羽人曰大王精智未開欲求長生久世不可得也王跪而請受絕慾之教羽人乃以指畫王心應手即裂王乃驚寤而血濕衿席因患心疾

郎部膳撤樂移於旬日忽見者復來語王曰先欲易王之心乃出方寸綠囊中有續脉明丸補血精散以手摩王之臆俄而即愈王即請此藥貯以玉缶緘以金繩王以塗足則飛天地萬里之外如遊咫尺之內有得服之後天而死

二十四年塗修國獻青鳳丹鵲各一雌一雄孟夏之時鳳鵲皆脫易毛羽聚鵲翅以爲扇緝鳳羽以飾車蓋也扇一名遊飄二名條翮三名虧光四名仄影時東甌獻二女一名延娟二名延娛使二人更搖此扇

侍於王側、輕風四散、冷然自涼、此二人辯口麗辭巧
善歌笑、步塵上無跡、行日中無影、及昭王淪於漢水
二女與王乘舟夾擁王身、同溺於水、故江漢之人到
今思之、立祀於江湄、數十年間、人於江漢之上、猶見
王與二女乘舟戲於水際、至暮春上巳之日、禊集祠
間、或以時鮮甘味、採蘭杜、包裹以沉水中、或結五色
紗囊盛食、或用金鐵之器、並沉水中、以驚蛟龍水虫
使畏之不侵此食也、其水傍號曰招祇之祠、綴青鳳
之毛爲二裘、一名煩質、二名暄肌、服之可以卻寒。至

厲王流於彘、彘人得而奇之分裂此裘遍於彘土、罪入大辟者抽裘一毫以贖其死、則價直萬金、

錄曰武王資聖智而尅伐、觀天命以行誅不驅熊羆之師、不勞三戰之旅、一戎衣而定王業憑神力而協符瑞、至于成王、制禮崇樂、姬德方盛、營洛邑而居九鼎寢刑廟而萬國來賓雖大禹之隆夏績、帝乙之典殷道、未足方焉、故能繼后稷之先基、紹公劉之聖德、文武之跡不墜、故大雅稱爲令德播聲敎於八荒之外。流仁惠於九圍之表。神智之所

綏化。遐邇之所來服。靡不越岳航海交贄於遼險之路。瑰寶殊怪之物充於王庭。靈禽神獸之類遊集林藪。詭麗殊用之物。觽蚹異於人功方冊未之或載。纂素或所不絕。及乎王人風舉之使直指踰於日月之陲。窮昏明之際。覘風星以望路。憑雲波而遠逝。所謂道通幽微。德被寘昧者也。成康以降。世禩陵衰。昭王不能宏遠。垂聲教南遊荆楚。義乖巡狩。溺精靈於江漢。且極於幸由水濱。所以招問春秋以爲深貶。嗟二姬殉死。三良之貞節。精

誠一至視殞若生格之正道不如强諫楚人惜之
失其死矣

拾遺記卷三

周穆王

穆王即位三十二年巡行天下馭黃金碧玉之車傍氣乘風起朝陽之岳自明及晦窮寓縣之表有書史十人記其所行之地又副以瑤華之輪十乘隨王之後以載其書也王馭八龍之駿一名絕地足不踐土二名翻羽行越飛禽三名奔霄夜行萬里四名超影逐日而行五名踰輝毛色炳燿六名超光一形十影七名騰霧乘雲而奔八名挾翼身有肉翅遞而駕焉

按轡徐行以匝天地之域王神智遠謀使迹轂遍於四海故絕異之物不期而自服焉

錄曰夫因氣含生罔不以形相別至於比德方事龍馬則同類焉是以蔡曇觀其智恳衛相其才抑亦昭發於圖緯而刊載於寶牒章皇王之符瑞叶河洛之貞祥故以丹青列其形銅玉傳其象至如騄耳驊騮赤驥白驎之絕黃渠山子踰輪之異不可得而比也故能遥碣石而轢倒碞排閶闔而軼姑徐非夫歸風彌塵之迹超虛送日之步安能若

是哉。望絳宮而驤首，指瓊臺而一息。繄可得而齊

影矣。至於詩書所記，名色寔多。騂駱驪乎坰野，駊

質耀乎空谷。或表形騧紫，彼乎青元，難可盡言矣。

其有龍文騕褭之倫，取其電逝而飈逸，驎駵駃騠

之儔，亦騰驤以稱駿，莫不待盛明而背出，歷代之

神寶矣。次有蒲梢齧膝、魚文驪駒之類，或擅名於

漢右，或珍生於冀北，備飾於涓正，填列於帝皁。進

則充服於上襄，而驂驪於瑶輅；退則羈棄於下圉，

思馭於帝閑，俟吳斑秦公之見識，仰天門而彌遠。

窺雲路而可即難哉使乎韓哀孫陽之復執鞭豈傷吻儆策伏匿而不進焉自非神徹幽遐體照冥遠驅騖羣龍窮觀天域詳搜逈古靡得儔焉

三十六年王東巡大騎之谷指春宵宮集諸方士仙術之要而螭鵠龍虵之類奇種憑空而出時已將夜王設常生之燈以自照一名恒輝又列璠膏之燭遍於宮內又有鳳腦之燈又有冰荷者出冰壑之中取此花以覆燈七八尺不欲使光明遠也西王母乘翠鳳之輦而來前導以文虎文豹後列雕麟紫麏曳丹

王之履敷碧蒲之席。黃莞之薦。共玉帳高會。薦清澄琬琰之膏以爲酒。又進洞淵紅蘤。嵰州甜雪。崐流素蓮。陰岐黑棗。萬歲冰桃。千常碧藕。青花白橘。素蓮者、一房百子、凌冬而茂、黑棗者、其樹百尋、實長二尺、核細而柔、百年一熟、

扶桑東五萬里、有磅磄山、上有桃樹百圍、其花青黑、萬歲一實、鬱水在磅磄山東、其水小流在大陂之下、所謂沉流、亦名重泉、生碧藕、長千常、七尺爲常也。條陽山由神蓬、如蒿、長十丈、周初國人獻之、周以爲宮

杜、所謂蒿宮也、中有白橘花、色翠而實白、大如瓜、香聞數里、奏環天之和樂、列以重霄之寶器、器則有岑華鏤管。胇澤雕鐘。員山靜瑟。浮瀛羽磬。撫節按歌、萬靈皆聚、環天者、鈞天也、和廣也、出穆天子傳岑華山名也、在西海上、有象竹、截爲管、吹之爲羣鳳之鳴、胇澤出精銅、可爲鐘鐸、員山、其形員也、有大林、雖疾風震地、而林木不動、以其木爲琴瑟、故曰靜瑟、浮瀛卽瀛洲也、上有青石、可爲磬、磬者長一丈、輕若鴻毛、因輕而鳴、西王母與穆王歡歌、既畢、乃命駕昇雲而去、

魯僖公

僖公十四年、晉文公焚林以求介之推、有白鵶遶煙而噪、或集之推之側、火不能焚、晉人嘉之、起一高臺、名曰思烟臺、種仁壽木、木似栢而枝長柔軟、其花堪食、故呂氏春秋云木之美者、有仁壽之華焉、卽此是也、或云戒所焚之山、數百里居人不得設網羅、呼曰仁烏、俗亦謂烏白臆者爲慈烏、則其類也、

錄曰、楚令尹子革有言曰、昔穆王欲肆心周行、使天下皆有車轍馬跡、考以竹書蠹簡、求諸石室、不

絶金繩、山經爾雅、及乎大傳、雖世歴悠遠、而記説叶、同名山大川、肆登躋之極、殊鄉異俗、莫不臆拜稽顙、東升巨人之臺。西宴王母之堂。南渡黿鼉之梁。北經積羽之地。觴瑶池而賦詩。期井泊而遊博。勦石軒轅之邱。絶跡元圃之上。自開闢以來、載籍所記、未有若斯神異者也、

周靈王

周靈王立二十一年、孔子生於魯襄公之世、夜有二蒼龍自天而下來附徵在之房因夢而生夫子、有二

神女擎香露於空中而來以沐浴徵在、天帝下奏鈞天之樂、列於顏氏之房、空中有聲、言天感生聖子、故降以和樂笙鏞之音、異於俗世也、又有五老列於徵在之庭、則五星之精也、夫子未生時、有麟吐玉書於闕里人家文云水精之子、繼衰周而素王、故二龍繞室五星降庭、徵在賢明、知爲神異、乃以繡紱繫麟角、信宿而麟去、相者云、夫子係殷湯水德而素王、至敬王之末、魯定公二十四年、魯人鋤商田於大澤、得麟以示夫子繫角之紱、尚猶在焉、夫子知命之將終、乃

抱麟解紱、涕泗滂沲、且麟出之時、及解紱之歲、垂百年矣

錄曰、詳觀前史、歷覽先誥、援神鉤命之說、六經緯候之志、研其大較、與今所記相符、語乎幽祕、彌深影響、故述作書者、莫不憲章古策、斟酌舊文、蓋以至聖之德列廣也、是以尊德崇道。必欲盡其真極。崑華不足以匹其高滄溟未得以方其廣。含生有識。仰之如日月焉。夫子生鍾周季、王政淩缺、愍大道之將崩惜文雅之垂墜、乃搜舊章而定五禮、采

遺音而正六樂、故以棟宇生民、舟航萬代者也、所
謂崇德廣業、其謂是乎、孟子云千年一聖、謂之連
步、自絕筆以來、載歷年祀、難可稱筭、故通人之言、
有聖將及後來、諸疑更發明其章也、
二十三年、起昆昭之臺、亦名宣昭、聚天下異木神工、
得崿谷陰生之樹、其樹千尋、文理盤錯、以此一樹而
臺用足焉、大幹爲桁棟、小枝爲栭桷、其木有龍蛇百
獸之形、又篩水精以爲泥、臺高百丈、昇之以望雲色、
時有萇宏能招致神異、王乃登臺望雲氣蓊鬱、忽見

二人乘雲而至，鬚髮皆黃，非世俗之類也。乘遊龍飛鳳之輦，駕以青螭。其衣皆縫緝毛羽也。王即迎之上席。時天下大旱，地裂木燃。一人先唱，能爲霜雪，引氣一噴，則雲起雪飛，坐者皆凜然，宮中池井，堅冰可琢。又設狐腋素裘，紫羆文褥，羆褥是西域所獻也。施於臺上，坐者皆溫。又有一人，唱能使即席爲炎，乃以指彈席上，而暄風入室，裘褥皆棄於臺下。時有容成子諫曰：大王以天下爲家，而染異術，使變夏改寒，以誣百姓。文武周公之所不取也。王乃疏萇宏而求正諫

之士時異方貢玉人石鏡此石色白如月照面如雪謂之月鏡有玉人機㑦自能轉動萇宏言於王曰聖德所招也故周人以萇宏幸媚而殺之流血成石或言成碧不見其尸矣有韓房者自渠胥國來獻玉駝高五丈虎魄鳳凰高六尺火齊鏡廣三尺闇中視物如晝向鏡語則鏡中影應聲而答韓房身長一丈垂髮至膝以丹砂畫左右手如日月盈缺之勢可照百餘步周人見之如神明矣靈王末年亦不知所在

錄曰夫誘於可欲而正德虧矣惑於聞見志用遷矣周靈之謂乎夵乃受制於奢玩神於亂波蕩正教爲之媮薄淫湎因斯而滋焉何則溺此仙道棄彼儒教覩乎異俗萬代之神絕者也及其化流遐俗風被邊隅非正朔之所被服四氣之所含養而使鬼物隨方而競至奇精自遠而來臻窮天區而盡地域反五常而移四序惚怳形象之間希夷明昧之際難可言也窮幽極智偉哉偉哉凡事君盡禮忠爲令德有違則規諫以竭言弗從則奉身以

求退甚能剖身碎首莫顧其生排戶觸輪知死不
去如手足衛頭目舟楫濟巨川君臣之義斯爲至
矣而宏違有犯無隱之誠行求媚以取容身卒見
於夷戮可爲哀也容成萇宏不竝評矣

師曠者或出於晉靈之世以主樂官妙辨音律撰兵
書萬篇時人莫知其原裔出沒難詳也晉平公之時
以陰陽之學顯於當世熏目爲瞽人以絕塞衆慮專
心於星筭音律之中考鐘呂以定四時無毫釐之異
春秋不記師曠出何帝之時曠知命欲終乃述寶符

百卷、晉戰國時、其書滅絕矣

老聃在周之末、居反景日室之山、與世人絕跡、惟有黃髪老叟五人、或乘鴻鶴、或衣羽毛、耳出於頂、瞳子皆方、面色玉潔、手握青筠之杖、與聃共談天地之數、及聃退跡爲柱下史、求天下服道之術、四海名士莫不爭至、五老即五方之精也、

浮提之國、獻神通善書二人、乍老乍少、隱形則出影、聞聲則藏形、出肘間金壺四寸、上有五龍之檢封、以青泥壺中有黑汁如淳漆、灑地及石、皆成篆隸科斗

之字記造化人倫之始、佐老子撰道德經垂十萬言、寫以玉牒編以金繩貯以玉函晝夜精勤形勞神倦、及金壺汁盡、二人刳心瀝血以代墨焉、遞鑽腦骨取髓代爲膏燭、及髓血皆竭、探懷中玉管、中有丹藥之屑以塗其身骨乃如故、老子曰、更除其繁紊存五千言、及至經成工畢、二人亦不知所往、

錄曰、莊周云、德配天地猶假至言、觀乎老氏崇謙柔以爲要、挹虛寂以歸眞、知太朴之旣漓、發元文以示世、孰能辨其虛無、究斯深寂、是以仲尼責其

德、叶以神靈極譬其人、以爲龍矣師曠設數千間、卒具春秋之末、抱朴子謂爲知音之聖也雖咨戚之妙、大撓之推歷、夔襄之理樂、延州之聽故孝之能過也、

師涓出於衛靈公之世、爲列代之樂、造新曲以代古樂、故有四時之樂、春有離鴻去鴈應蘋之歌。夏有明晨焦泉浮華流金之調、秋有商風白雲落葉吹蓬之曲。冬有凝河流陰沉雲之操。以此四時之聲、奏於靈公、靈公情湎心惑、忘於政事、蘧伯玉趨階而諫曰、此

雖以發揚氣律終爲沉湎淫漫之音無合於風雅非
下臣宜薦於君也。靈公乃去其聲而親政務、故衛人
美其化焉。師涓悔其乖於雅頌、失爲臣之道、乃退而
隱跡蘧伯玉焚其樂器於九達之衢、恐後世傳造焉、
錄曰夫體國以質直爲先。導政以謙約爲本故三
風十愆、商書以之昭、無荒無怠、唐風貴其遵儉、
靈公違詩人之明諷、惟奢縱惑心、雖追悔於初失、
能革情於後諫、日月之蝕、無損明焉、伯玉志存規
主秉亮爲心、師涓識進退之道、觀過知仁。一君二

臣斯可稱美。

宋景公之世、有善星文者、許以上大夫之位、處於層樓延閣之上、以望氣象、設以珍食、施以寶衣、其食則有渠滄之鳧。煎以桂髓。鷩庭之鷄。蒸以蜜沫。淇漳之鱧。脯以青茄。九江珠穟。爨以蘭蘇。華清夏潔。灑以纖縞。華清井之澄華也、饔人視時而叩鐘伺食以擊盤言每食而輒擊鐘磬也、懸四時之衣、春夏金玉爲飾、秋冬以翡翠爲溫、燒異香於臺上、忽有野人被草負笈扣門而進、曰、聞國君愛陰陽之術、好象緯之秘、

見景公乃延之崇堂、語則及未來之兆、次及已往之事、萬不失一、夜則觀星望氣、晝則執算披圖、不服寶衣、不甘奇食、景公謝曰、今國喪亂、微君何以輔之、曰德之不均、亂將及矣、修德以來人。則天應之祥、人美其化。景公曰善、遂賜姓曰子氏、名之曰韋、卽子韋也、

錄曰、宋子韋世司天部、妙觀星緯、抑亦梓愼裨竈之儔、景公待之若神、禮以上列、服以絕世之衣、膳以殊方之味、雖謂大禽之旨、華蟲龍袞之服、及斯固陋矣、春秋因生以賜姓、亦緣事以顯名、號司星

氏至六國之末著陰陽之書、出班固藝文志

越謀滅吳、蓄天下奇寶美人異味進於吳、殺三牲以祈天地、殺龍蛇以祠川岳、矯以江南億萬戶民、輸吳爲傭保、越又有美女二人、一名夷光、一名修明。即西施鄭旦之別名以貢於吳、吳處以椒華之房、貫細珠爲簾幌。朝下以蔽景。夕捲以待月。二人當軒並坐。理鏡靚粧於珠幌之內。竊窺者莫不動心驚魂。謂之神人。吳王妖惑忘政、及越兵入國、乃抱二女以逃吳苑、越軍亂入、見二女在樹下、皆言神女、望而不敢侵、今吳城蛇門

內有朽株、尚爲祠神女之處、初越王入國、有丹烏夾
王而飛、故句踐入國、起望烏臺、言丹烏之異也、范蠡
相越、日致千金、家僮閑筭術者萬人、收四海難得之
貨、盈積於越都、以爲器、銅鐵之類、積如山之阜、或藏
之井塹、謂之寶井、奇容麗色、溢于閨房、謂之遊宮、歷
古以來、未之有也、
錄曰、易尚謙益、書著明謨、人臣之體、以斯爲上、傳
曰、知無不爲、忠也、范蠡陳工術之本、而句踐乃霸、
卒王百越、稱爲富强、斯其力矣、故能佯狂以晦跡、

浮海以避世、因三從以別名、功遂身退、斯其義也、至如寶井遊宮、雖奢不惑、夫興亡之道、匪推之歷數、亦由才力而致也、觀越之滅吳、屈柔之禮盡焉、薦非世之絕姬、收歷代之神寶、斯皆跡殊而事同矣、博識君子驗斯言焉、

拾遺記卷三終

拾遺記卷四

燕昭王

王即位二年，廣延國來獻善舞者二人，一名旋娟，一名提嫫，並玉質凝膚，體輕氣馥，綽約而窈窕，絕古無倫，或行無跡影，或積年不饑。昭王處以單綃華幄，飲以瓀珉之膏，飴以丹泉之粟。王登崇霞之臺，乃召二人徘徊翔舞，殆不自支。王以纓縷拂之，二人皆舞，容冶妖麗，靡於鸞翔，而歌聲輕颺，乃使女伶代唱其曲，清響流韻，雖飄梁動木，未足嘉也。其舞一名縈塵，言

其體輕。與塵相亂。次曰集羽。言其婉轉若羽毛之從風。末曲曰旋懷。言其支體纏蔓。若入懷袖也。乃設麟文之席。散荃蕪之香。香出波弋國。浸地則土石皆香。著朽木腐草。莫不鬱茂。以熏枯骨。則肌肉皆生。以屑噴地厚四五寸。使二女舞其上。彌日無跡。體輕故也。時有白鸞孤翔。銜千莖穟。穟於空中自生花實。落地則生根葉。一歲百穫。一莖滿車。故曰盈車嘉穟。麟文者。錯雜寶以飾席也。皆爲雲霞麟鳳之狀。昭王復以衣袖麾之。舞者皆止。昭王知其神異。處於崇霞之臺。

設枕席以寢讌遣侍人以衛之、王好神仙之術元天之女、託形作此二人、昭王之末、莫知所在、或云遊於漢江、或伊洛之濱、

四年、王居正寢、召其臣甘需曰、寡人志於仙道、欲學長生久視之法、可得遂乎、需曰臣遊昆臺之山見有垂白之叟、宛若少童、貌如冰雪、行如處子、血清骨勁膚實腸輕、乃歷蓬瀛而超碧海、經涉升降、遊往無窮、此爲上仙之人也、蓋能去滯慾而離嗜愛洗神滅念常遊於太極之門今大王以妖容惑目美味爽口列

女成孽。迭心動慮。所愛之容。恐不及玉。纖腰皓齒。患不如神。而欲卻老雲遊。何異操圭爵以量滄海。執毫釐而迴日月。其可得乎。昭王乃徹色滅味、居乎正寢、賜甘需羽衣一襲、表其墟為明真里也、

七年、沐胥之國來朝、則申毒國之一名也、有道術人名尸羅、問其年、云百三十歲、荷錫持缾、云發其國五年乃至燕都、善衒惑之術、於其指端出浮屠十層、高三尺、乃諸天神仙、巧麗特絶、人皆長五六分、列幢蓋、鼓舞繞塔而行、歌唱之音、如真人矣、尸羅噴水為雰

霧暗數里間、俄而復吹爲疾風、雰霧皆止、又吹指上浮屠漸入雲裏、又如左耳出青龍、右耳出白虎、始入之時、纔一二寸、稍至八九尺、俄而風至雲起、即以一手揮之、即龍虎皆入耳中、又張口向日、則見人乘羽蓋駕螭鵠、直入於口內、復以手抑胷上、而聞懷袖之中轟轟雷聲、更張口則見羽蓋螭鵠相隨從口中而出、尸羅常坐日中、漸漸覺其形小、或化爲老叟、或爲嬰兒、倏忽而死、香氣盈室、時有清風來吹之、更生如向之形、呪術衒惑、神怪無窮、

八年盧扶國來朝渡河萬國方至云其國中山川無惡禽獸水不揚波風不折木人皆壽三百歲結草爲衣是謂卉服至死不老咸知孝讓壽登百歲以上相敬如至親之禮死葬於野外以香木靈草瘞掩其尸閭里助送號泣之音動於林谷河源爲之流止春木爲之改色居喪水漿不入於口至死者骨爲塵埃爲後乃食昔大禹隨山導川乃旌其地爲無老純孝之國

錄曰夫含靈稟氣取象二儀受命因生包乎五德

故守淳明以修身資施以爲本義緣天屬生盡愛
敬之容體自心慈死結追終之慕葢處物之常情
有識之常道是以忠諫一至則會理以通幽神義
由心洞祇靈爲之昭感迹顯神著表降羣祥行道
不違遠邇旌德美乎異國之人隔絕王化闕聞大
道語其國法華戎有殊觀其政敎頗令殊俗禮在
四夷事存諸語孝讓之風萬不尚也
九年昭王思諸神異有咎將于學道之人也言於王
曰西王母將來遊必語虛無之術不踰一年王母果

至與昭王遊於燧林之下說炎帝鑽火之術取綠桂之膏燃以照夜忽有飛蛾銜火狀如丹雀來拂於桂膏之上此蛾出於員丘之穴穴洞達九天中有細珠如流沙可穿而結因用爲珮此是神蛾之火也蛾憑氣飲露飛不集下羣仙殺此蛾合丹藥西王母與羣仙遊員丘之上聚神蛾以瓊筐盛之使玉童負筐以遊四極來降燕庭出此蛾以示昭王王曰今乞此蛾以合九轉神丹王母弗與昭王坐握日之臺參雲上可捫日時有黑鳥白頭集王之所銜洞光之珠圓徑

二尺、此珠色黑如漆、懸照於室內、百神不能隱其精靈、此珠出陰泉之底、陰泉在寒山之北、員水之中、言水波常圓轉而流也、有黑蚌飛翔來去、如五岳之上、昔黃帝時霧成子遊寒山之嶺、得黑蚌在高崖之上、故知黑蚌能飛矣、至燕昭王時、有國獻於昭王、王取瑤漳之水洗其沙泥、乃嗟歎曰、自懸日月以來見黑蚌生珠已八九十遇、此蚌千歲一生珠也、珠漸輕細、昭王常懷此珠、當隆暑之月、體自輕涼、號曰銷暑招涼之珠也、

秦始皇

始皇元年、騫霄國獻刻玉善畫工名裔、使含丹青以漱地、即成魑魅及詭怪羣物之象、刻玉爲百獸之形、毛髮宛若真矣、皆銘其臆前、記以日月、工人以指畫地長百丈直如繩墨、方寸之內、畫以四瀆五岳列國之圖、又畫爲龍鳳騫翥若飛、皆不可點睛、或點之必飛走也、始皇嗟曰、刻畫之形、何得飛走、使以淳漆各點兩玉虎一眼睛、旬日則失之、不知所在、山澤之人云見二白虎、各無一目、相隨而行、毛色相似、異於常

見者至明年西方獻兩白虎各無一目始皇發檻視之疑是先所失者乃刺殺之檢其胷前果是元年所刻玉虎迄胡亥之滅寶劍神物隨時散亂也

始皇好神仙之事有宛渠之民乘螺舟而至舟形似螺沉行海底而水不浸入一名淪波舟其國人長十丈編鳥獸之毛以蔽形始皇與之語及天地初開之時了如親覩曰臣少時躡虛卻行日遊萬里及其老朽也坐見天地之外事臣國在咸池日沒之所九萬里以萬歲爲一日俗多陰霧遇其晴日則天豁然雲

裂，耿若江漢，則有介龍黑鳳，翻翔而下，及夜，燃石以繼日光，此石出燃山，其土石皆自光澈，扣之則碎，狀如粟一粒，輝映一堂，昔炎帝始變生食，用此火也，國人今獻此石，或有投其石於溪澗中，則沸沫流於數十里，名其水為焦淵，臣國去軒轅之丘十萬里，少典之子採首山之銅，鑄為大鼎，臣先望其國，其金火氣動，奔而往視之，三鼎已成，又見冀州有異氣，應有聖人生，果有慶都生堯，又見赤雲入于酆鎬，走而往視，果有丹雀瑞昌之符，始皇曰，此神人也，彌信仙術焉，

始皇起雲明臺、窮四方之珍木、搜天下之巧工、南得烟丘碧樹、酈水燃沙、賁都朱泥、雲岡素竹、東得葱巒錦柏、漂檖龍松、寒河星柘、岏雲之梓、西得漏海浮金狼淵羽璧、滌嶂霞桑、沉塘員籌、北得寘卓乾漆、陰坂文梓、褰流黑魄、闇海香瓊、珍異是集、二人騰虛緣木、揮斤斧於空中、子時起工、午時已畢、秦人謂之子午臺、亦言於子午之地各起一臺、二說疑也、

張儀蘇秦二人同志好學、迭剪髮而鬻之以相養、或傭力寫書、非聖人之言不讀、遇見墳典、行途無所題

記以墨書掌及股裏夜還而寫之折竹爲簡二人每假食於路剝樹皮編以爲書帙以盛天下良書嘗息大樹之下假息而寐有一先生問二子何勤苦也儀秦又問之子何國人荅曰吾生於歸谷亦云鬼谷鬼者歸也又云歸者谷名也乃謂其術教以干世出俗之辯即探胸内得二卷說書言輔時之事古史考云鬼谷子也鬼歸相近也秦王子嬰立凡百日郎中趙高謀殺之子嬰寢於望夷之宮夜夢有人身長十丈鬢髮絶青納玉舄而乘丹車駕朱馬而至宮門云欲

見秦王子嬰、閽者許進焉、子嬰乃與言、謂子嬰曰、余是天使也、從沙丘來、天下將亂、當有同姓名欲相誅暴、翌日廼起、子嬰則疑趙高、囚高於咸陽獄、懸於井中、七日不死、更以鑊湯煑、七日不沸、乃戮之、子嬰問獄吏曰、高其神乎、獄吏曰、初囚高之時、見高懷有一青丸、大如雀卵、時方士說云、趙高先世受韓終丹法冬月坐於堅冰、夏日臥於爐上、不覺寒熱、及高死、子嬰棄高屍於九達之路、泣送者千家、或見一青雀從高屍中出、直入雲、九轉之驗、信於是乎、子嬰所夢、即

始皇之靈、所著玉舄則安期先生所遺也、鬼魅之理萬世一時

錄曰、夫含靈挺質、罕不羨乎久視、祈以長生、苟乖才性、企之彌遠、何者、夫層宮峻宇、肆其奢、綽約柔曼、縱其惑、九韶六英、悅其耳、喜怒刑賞、示其威、精靈溺於常滯、志意疲於馳策、銷竭神慮、翦刻天和、秦政自以功高三皇、世踰五帝、取惑徐市、身殞沙丘、燕昭能延禮羣神、百靈響集、並欲棄機事以遊眞極、去塵垢而望雲飛、譬猶等溝澮於天河、齊轍

茵於椿水、超二儀於崑巒、升一匱而坂重漢、何則望之與無階矣、抱朴子曰、學若牛毛、得如麟角、至如秦皇燕昭之知、雖微鑿仙體、而未入元眞、蓋由褊惑尚多、滯情未盡、至於神通元化、誑變萬端、故曰徐行雲垂之儔、駕影乘霞之侶、可得齊肩比步焉、與之棲息也、窮神絕異、隨方而來、銜絕殊形、越境而至、託神以盡變、因變以窮神、觸象難名、靈怪莫測、淮南子云、含雷吐火之術、出於萬畢之家、方鬐羽於洪鑪、炎烟火於冰水、漏海螺船之屬、飛珠

況霞之類、千途萬品、書籍之所未詳、自神化以來、神奇莫與爲倒、豈末代浮誣所能窺仰、天齡脩短之所效哉、今觀子年之記、蘇張二人、異辭同迹、或以字音相類、或以土俗爲殊、驗諸墳史、豈惟秦儀之見異者哉、

拾遺記卷四終

拾遺記卷五

前漢上

漢太上皇微時佩一刀、長三尺、上有銘、其字難識、疑是殷高宗伐鬼方之時所作也、上皇遊酆沛山中、寓居窮谷裏、有人歐冶鑄、上皇息其傍、問曰此鑄何器、工者笑而荅曰、爲天子鑄劒、愼勿泄言、上皇謂爲戲言而無疑色、工人曰、今所鑄鐵鋼礪難成、若得公腰間佩刀雜而冶之、卽成神器、可以尅定天下、星精爲輔佐以殲三猾、木衰火盛、此爲異兆也、上皇曰、余此

物名爲匕首其利難儔水斷虬龍陸斬虎兕魑魅罔
兩莫能逢之斫玉鐫金其刃不卷工人曰若不得此
匕首以和鑄雖歐冶專精越砥斂鍔終爲鄙器上皇
則解匕首投於鑪中俄而烟焰衝天日爲之晝晦及
乎劍成殺三牲以釁祭之鑄工問上皇何時得此匕
首上皇云秦昭襄王時余行逢一野人於陌上授余
云是殷時靈物世世相傳上有古字記其年月反成
劍工人視之其銘尚存叶前疑也工人即持劍授上
皇上皇以賜高祖高祖常佩於身以殲三猾及天下

巳定、呂后藏於寶庫、庫中守藏者見白氣如雲出於戶外、狀如龍蛇、呂后改庫名曰靈金藏、及諸呂擅權、白氣亦滅、及惠帝即位、以此庫貯禁兵器、名曰靈金內府也、

錄曰、夫精靈變化。其途非一。冥會之感。理故難常。至如墳讖所載、咸取驗於已往、謠歌里說、皆求徵於未來、考圖披籍、往往而編列矣、觀乎工人之說諒妖言之遠效焉、三尺之劍、以應天地之數、故三爲陽數、亦應天地之德、按鉤命決曰、蕭何爲鼎星

精項羽陳勝胡亥爲三猾國爲木德漢叶火位此其徵也

孝惠帝二年四方咸稱車書同文軌天下太平干戈偃息遠國殊鄉重譯來貢時有道士姓韓名稚則韓終之嗣也越海而來云是東海神使聞聖德洽乎區宇故悅服而來庭時有東極出扶桑之外有泥離之國來朝其人長四尺兩角如繭牙出如唇自乳已來有靈毛自蔽居於深穴其壽不可測也帝云方士韓稚解絶國人言令問人壽幾何經見幾代之事荅曰

五運相承。迭生迭死。如飛塵細雨。存殁不可論筭。問女媧以前可聞乎、對曰虵身已上、八風均、四時序、不以威悅攬乎精運、又問燧人以前、荅曰自鑽火變腥以來、父老而慈、子壽而孝、自軒皇以來、屑屑焉以相誅滅、浮靡囂動、淫於禮、亂於樂、世德澆訛、淳風墜矣、稚以荅問於帝、帝曰、悠哉杳昧、非通神達理者難可語乎斯遠矣、稚於斯而退、莫知其所之、帝使諸方士立仙壇於長安城北、名曰祠韓館、俗云司寒之神祀於城陰、按春秋傳曰、以享司寒、其音相亂也、定是祠

韓鮪至三年、詔宮女百人、文錦萬疋、樓船十艘、以送泥離之使、大赦天下、

漢武帝思懷往者、李夫人不可復得、時始穿昆靈之池、泛翔禽之舟、帝自造歌曲、使女伶歌之、時日已西傾、涼風激水、女伶歌聲甚遒、因賦落葉哀蟬之曲曰、羅袂兮無聲。玉墀兮塵生。虛房冷而寂寞、落葉依於重扃、望彼美之女兮。安得感余心之未寧。帝聞唱動心、悶悶不自支持、命龍膏之燈以照舟內、[illegible]不自止、親侍者覺帝容色愁怨、乃進洪梁之酒、酌[illegible]螺之

危、危出波祇之國、酒出洪梁之縣、此屬右扶風、至哀帝廢此邑、南人受此釀法、今言雲陽出美酒、兩聲相亂矣、帝飲三爵、色悅心歡、乃詔女伶出侍、帝息於延凉室、臥夢李夫人授帝蘅蕪之香、帝驚起、而香氣猶著衣枕、歷月不歇、帝彌思求、終不復見、涕泣洽席、遂改延凉室爲遺芳夢室、初帝深嬖李夫人、死後常思夢之、或欲見夫人、帝貌顦顇、嬪御不寧、詔李少君與之語曰、朕思李夫人、其可得乎、少君曰可遥見、不可同於帷幄、暗海有潛英之石、其色青輕如毛羽、寒盛

則不温暑盛則不冷刻之爲人像神悟不異眞人使
此石像往則夫人至矣此石人能傳譯人言語有聲
無氣故知神異也帝曰此石像可得否少君曰願得
樓船巨力千人能浮水登木皆使明於道術齎不死
之藥乃至暗海經十年而還昔之去人或升雲不歸
或託形假死獲反者四五人得此石即命工人依先
圖刻作夫人形刻成置於輕紗幙裏宛若生時帝大
悅問少君曰可得近乎少君曰譬如中宵忽夢而晝
可得近觀乎此石毒宜遠望不可逼也勿輕萬乘之

尊惑此精魅之物帝乃從其諫見夫人畢少君乃使舂此石人爲丸服之不復思夢乃築靈夢臺歲時祀之

元封元年浮忻國貢蘭金之泥此金出湯泉盛夏之時水常沸湧有若湯火飛鳥不能過國人常見水邊有人冶此金爲器金狀混混若泥如紫磨之色百鑄其色變白有光如銀卽銀燭是也常以此泥封諸函匣及諸宮門鬼魅不敢干當漢世上將出征及使絕國多以此泥爲璽封衛青張騫蘇武傅介子之使皆

受金泥之璽封也武帝崩後此泥乃絕焉
日南之南有淫泉之浦言其水浸淫從地而出成淵故曰淫泉或言此水甘軟男女飲之則淫其水小處可濫觴褰涉大處可方舟沿泝隨流屈直其水激石之聲似人之歌笑聞者令人淫動故俗謂之淫泉時有鳧鴈色如金羣飛戲於沙瀨羅者得之乃真金鳧也昔秦破驪山之墳行野者見金鳧向南而飛至淫泉後寶鼎元年張善為日南太守郡民有得金鳧以獻張善該博多通考其年月即秦始皇墓之金鳧也

昔始皇爲塚、斂天下瓌異、生殉工人、傾遠方奇寶於塚中、爲江海川瀆、及列山岳之形、以沙棠沉檀爲舟楫、金銀爲鳧鴈、以瑠璃雜寶爲龜魚、又於海中作玉象鯨魚、銜火珠爲星、以代膏燭、光出墓中、精靈之偉也、昔生埋工人於塚內、至被開時皆不死、工人於塚內琢石爲龍鳳仙人之像、及作碑文辭讚、漢初發此塚、驗諸史傳、皆無列仙龍鳳之製、則知生埋匠人之所作也、後人更寫此碑文、而辭多怨酷之言、乃謂爲怨碑、史記略而不錄

董偃常卧延清之室、以畫石爲床、文如錦也、石體甚輕、出郅支國、上設紫瑠璃帳、火齊屏風、列靈麻之燭、以紫玉爲盤、如屈龍、皆用雜寶飾之、侍者於戶外扇偃、偃曰、玉石豈須扇而後凉耶、侍者乃卻扇、以手摸方知有屏風。又以玉精爲盤、貯冰於膝前、玉精與冰同其潔澈。侍者謂冰之無盤。必融濕席。乃合玉盤拂之落堦下、冰玉俱碎、偃以爲樂、此玉精千塗國所貢也、武帝以此賜偃、哀平之世、民家猶有此器、而多殘破、及王莽之世、不復知其所在、

太初二年、大月氏國貢雙頭雞、四足一尾、鳴則俱鳴、武帝置於甘泉故館、更以餘雞混之、得其種類、而不能鳴、諫者曰、詩云牝雞無晨、一云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雄類不鳴、非吉祥也、帝乃送還西域、行至西關、雞反顧、望漢宮而哀鳴、故謠言曰、三七末世、雞不鳴、犬不吠、宮中荊棘亂相係、當有九虎爭為帝、至王莽篡位、將軍有九虎之號、其後喪亂彌多、宮掖中生蒿棘、家無雞鳴犬吠、此雞未至月支國、乃飛于天漢、聲似鵾雞、翺翔雲裏、一名蝹雞、昆蝹之音相類、

天漢二年，渠搜國之西，有祈淪之國，其俗淳和，人壽三百歲，有壽木之林，一樹千尋，日月爲之隱蔽，若經憩此木下，皆不死不病，或有泛海越山來會其國，歸懷其葉者，則終身不老，其國人綴草葬爲繩，結網爲衣，似今之羅紈也，至元狩六年，渠搜國獻網衣一襲，帝焚於九達之道，恐後人徵求，以物奢費，燒之，燼如金石之氣，

太始二年，西方有因霄之國，人皆善嘯，丈夫嘯聞百里，婦人嘯聞五十里，如笙竽之音，秋冬則聲清亮，春

支則聲沉重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向[illegible]亦曰舌重者以
爪徐剖之、則嘯聲逾遠、故呂氏春秋云反舌殊鄉之
國、即此謂也、有至聖之君、則來服其化、
錄曰、漢興維六國之遺弊。天下思於聖德、是以黔
黎甞秦亡之晚、恨漢來之遲、高祖肇基帝業、恢張
區宇、孝惠務寬刑辟。以成無爲之治、德侔三王、教
通四海、至于武帝、世載愈光、省方巡岳、標元崇號、
聞禮樂以恢風、廣文義以飾俗、改律歷而建封禪、
祀百神以招羣瑞、雖欽明茂於唐書、文思稱於虞

典。豈尚茲焉。觀乎周孔之教。不貴虛無之學。武帝修黃老。治御老之方。求報無福之祀。是以張敞切言使遠斥仙術。指以萇宏楚襄懷秦皇徐福之事。禁新垣之徒。卒見夷戮。夫仙者。尚沖靜以忘形體。守寂寞而袪嚚務。武帝好微行而尚寇伐。恢宮宇而廣苑囿。永乖長生久視之法。失無為守道之要。悔少翁之先誅。[illegible]欒大之詭說。至[illegible][illegible]夫人。輪[illegible][illegible]昵愛專妒[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魂之更生。飭新宮以延佇。蓋猶變惑之寵過熾。累心之結未袪。欲竦身雲霓之

表與天地而齊畢由係風晷其可階乎雖未及元眞頗參神邃是以幽明不能藏其殊妙萬象無所隱其精靈考諸仙部驗以衆說未有異於斯乎夫五運遞興數之常理金土之兆魏晉當焉董偃起自販珠之徒因庖宰而升寵竊幸一時富傾海宇內蓄神異之珍衒非世之寶一朝絕愛信盛衰之有兆乎夫爲棺槨者以防螻蟻之患爲斂骨之具聖人使合其正禮惡其踰費疾其過薄至如澹臺滅明之儉盛姬秦皇之奢皆失於節用嗟乎形銷

神滅。欻爲一棺之土。爲陵成谷。瓊瑜美寶。奄爲爐塵。斯則貴生加死。無益身名也。寘然長往。何憶曩時之盛。仲尼云不如速朽。歛手足形。聖人以斯昭誡。豈不尚哉。

拾遺記卷五終

拾遺記卷六

前漢下

昭帝元始元年、穿淋池廣千步、中植分枝荷、一莖四葉、狀如駢蓋、日照則葉低蔭根莖、若葵之衛足、名曰低光荷、實如元珠、可以飾佩、花葉雖萎、芬馥之氣徹十餘里、食之令人口氣常香、益脉理病、宮人貴之、每遊宴出入、必皆含嚼、或剪以爲衣、或折以蔽日、以爲戲弄、楚辭所謂折芰荷以爲衣、意在斯也、亦有倒生菱、莖如亂絲、一花千葉、根浮水上、實沉泥中、名紫菱、

年之不老。帝時命水嬉遊宴永日。土人進一豆槽。帝曰桂楫松舟。其猶重朴。況乎此槽可得而乘也。乃命以文梓為船。木蘭為拖。刻飛鸞翔鷁飾於船首。隨風輕漾。畢景忘歸。乃至通夜。使宮人歌曰。秋素景兮泛洪波。揮纖手兮折芰荷。涼風淒淒揚棹歌。雲光開曙月低河。萬歲為樂豈云多。帝乃大悅。起商臺於池上。及乎末歲。進諫者多。遂省薄遊幸。堙毀池臺。鸞舟荷芰。隨時夷滅。今臺無遺址。溝池已平。

宣帝地節元年。樂浪之東。有背明之國。來貢其方物。

言其鄉在扶桑之東見日出於西方其國昏昏常暗宜種百穀名曰融澤方三千里五穀皆良食之後天而死有浹日之稻種之十旬而熟有翻形稻言食者死而更生天而有壽有明清稻食者延年也清腸稻食一粒歷年不饑有搖枝粟其枝長而弱無風常搖食之益髓有鳳冠粟似鳳鳥之冠食者多力有遊龍粟葉屈曲似遊龍也有瓊膏粟白如銀食此二粟令人骨輕有繞明豆其莖弱自相縈纏有挾劍豆其莢形似人挾劍橫斜而生有傾離豆言其豆見日葉垂

穫地食者不老不疾有延精麥延壽益氣有昆和麥調暢六府有輕心麥食者體輕有醇和麥爲麴以釀酒一醉累月食之凌冬可袒有含露麥穟中有露味甘如飴有紫沉麻其實不浮有雲冰麻實冷而有光宜爲油澤有通明麻食者夜行不持燭是苣藤也食之延壽後天而老其北有草名虹草枝長一丈葉如車輪根大如轂花似朝虹之色昔齊桓公伐山戎國人獻其種乃植於庭云霸者之瑞也有宵明草夜視如列燭晝則無光自消滅也有紫菊謂之日精一莖

一蔓延及數畝味甘食者至死不饑渴有焦茅高五丈燃之成灰以水灌之復成茅也謂之靈茅有黃渠草映日如火其堅韌若金食者焚身不熱有夢草葉如蒲莖如蓍採之以占吉凶萬不遺一又有聞遐草服者耳聰香如桂莖如蘭其國獻之多不生實葉多萎黃詔並除焉元鳳二年於淋池之南起桂臺以望遠氣東引太液之水有一連理桂樹上枝跨於渠水下枝隔岸而南生與上枝同一株常以季秋之月泛蘅蘭雲鷁之舟窮晷係夜釣於臺下以香金爲鉤

緜縹爲綸丹鯉爲餌釣得白蛟長三丈若大虵無鱗甲帝曰非祥也命太官爲鮓肉紫骨青味甚香美班賜羣臣帝思其美漁者不能復得知爲神異之物

二年含塗國貢其珍怪其使云去王都七萬里鳥獸皆能言語雞犬死者埋之不朽經歷數世其家人遊於山阿海濱地中聞雞犬鳴吠主乃掘取還家養之毛羽雖秃落更生久乃悅澤

張掖郡有郅族之盛因以名也郅奇字君珍居喪盡禮所居去墓百里每夜行常有飛鳥銜火夾之登山

濟水號泣不息未嘗以險難為憂雖夜如晝之明也以淚灑石則成痕著朽木枯草必皆重茂以淚浸地即醎俗謂之醎鄉至昭帝嘉其孝異表銘其邑曰孝感鄉四時祭祀立廟焉

錄曰夫必迹所至無幽不徹理著於微冥昧自顯夅曦廻魯陽之戈嚴霜感匹夫之歎在於凡倫尚昭神迹況求之精爽以會蒸蒸之心木石為之夅感鳥獸為之馴集元偉哀號春花以之敗葉叔通晨輿朝流欻生橫石辛繕表跡於棲鸞衛農示德

於夢虎郅氏之行類斯道焉按漢昭帝時有黃鵠下太液池今云淋池蓋一水二名也宣帝之世有嘉穀秬稷之祥亦不說今之所生豈由神農后稷播厥之功抑亦王子所稱非近俗所食詮其名華而不實及乎飛走之類神木怪草見奇而說萬世之瑰偉也

漢成帝好微行於太液池傍起宵遊宮以漆爲柱鋪黑綈之幕器服乘輿皆尚黑色既悅於暗行憎燈燭之照宮中美御皆服皁衣自班婕妤已下咸帶玄綬

簪珮雖如錦綉更以木蘭紗綃單之至宵遊宮乃秉燭宴幸既罷靜鼓自舞而步不揚塵好夕出遊造飛行殿方一丈如今之輦選羽林之士負之以趨帝於輦上覺其行快疾聞其中若風雷之聲言其行疾也名曰雲雷宮所幸之宮咸以氈綈藉地惡車轍馬跡之喧雖惑於微行昵宴在民無勞無怨每乘輿返駕以愛幸之姬寶衣珍食捨於道傍國人之窮老者皆歌萬歲是以鴻嘉永始之間國富家豐兵戈長戢故劉向谷永指言切諫於是焚宵遊宮及飛行殿寵宴

逆之樂所謂從繩則正如轉圜焉。
帝常以三秋閑日與飛鷰戲於太液池以沙棠木爲舟貴其不沉沒也以雲母飾於鷁首一名雲舟又刻大桐木爲虬龍雕飾如眞以夾雲舟而行以紫桂爲柂枻及觀雲棹水玩擷菱蕖帝每憂輕蕩以驚飛鷰命佽飛之士以金鎖纜雲舟於波上每輕風時至飛鷰殆欲隨風入水帝以翠纓結飛鷰之裾常怨曰妾微賤何復得預纓裾之遊今太液池尚有避風臺即飛鷰結裙之處。

錄曰夫言端扆拱嘿者人君之尊也是故輿居有節進止有度出則太師奏登車之禮入則少師薦升堂之儀列旌門以周衛修清宮以宴息成帝輕南面之位微遊姬幸好感神仙之事谷永因而抗諫書不云乎弗矜細行終累大德斯之謂矣

哀帝尚淫奢多進諂佞幸愛之臣競以粧飾妖麗巧言取容董賢以霧綃單衣飄若蟬翼帝入宴息之房命賢更易輕衣小袖不用奢帶修裙故使宛轉便易也宮人皆效其斷袖又曰割袖恐驚其眠

後漢

明帝因貴人夢食瓜甚美帝使求諸方國時燉煌獻異瓜種恒山獻巨桃核瓜名穹隆長三尺而形屈曲味美如飴父老云昔道士從蓬萊山得此瓜云是崆峒靈瓜四劫一實西王母遺於此地世代遐絕其實頗在又說巨桃霜下結花隆暑方熟亦云仙人所食帝使植於霜林園園皆植寒菓積冰之節百菓方盛俗謂之相陵與霜林之聲訛也后曰王母之桃王公之瓜可得而食吾萬歲矣安可植乎后崩內侍者見

鏡奩中有瓜桃之核、視之涕零、疑非其類耳、

章帝永寧元年、條支國來貢異瑞、有鳥名鳼鵲、形高七尺、解人語、其國太平、則鳼鵲羣翔、昔漢武時、四夷賓服、有獻馴鵲、若有喜樂事、則鼓翼翔鳴、按莊周云、雕陵之鵲、蓋其類也、淮南子云、鵲知人喜、今之所記、大小雖殊、遠近爲異、故略舉焉、

安帝好微行、於郊垌或露宿、起帷宮、皆用錦罽文繡、至永初三年、國用不足、令吏民入錢者得爲官、有瑯琊王溥、卽王吉之後、吉先爲昌邑中尉、奕世衰陵、及

安帝時、家貧不得仕、乃挾竹簡插筆於洛陽市傭書、美於形貌、又多文辭、來僦其書者、丈夫贈其衣冠、婦人遺其珠玉、一日之中、衣寶盈車而歸、積粟于廩、九族宗親、莫不仰其衣食、洛陽稱爲善筆而得富、溥先時家貧、穿井得鐵印、銘曰、傭力得富錢至億庾。一土三田。軍門主簿。後以一億錢輸官、得中壘校尉、三田一土、壘字也、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故曰軍門主簿、積善降福、明神報焉、

靈帝初平三年、遊於西園、起裸遊館千間、采綠苔而

被增、引渠水以繞砌、周流澄澈、乘船以遊漾、使宮人乘之、選玉色輕體、以執篙楫、搖漾於渠中、其水清澄、以盛暑之時、使舟覆没、視宮人玉色者、又奏招商之歌以來涼氣也、歌曰、涼風起兮日照渠。青荷晝偃葉夜舒。惟日不足樂有餘。清絲流管歌玉鳧。千年萬歲喜難踰。渠中植蓮大如蓋、長一丈、南國所獻、其葉夜舒晝卷、一莖有四蓮叢生、名曰夜舒荷。亦云月出則舒也、故曰望舒荷。帝盛夏避暑於裸遊館、長夜飲宴、帝嗟曰、使萬歲如此、則上仙也、宮人年二七已上三

六已下、皆靚粧、解其上衣、惟着內服、或共裸浴、西域所獻茵墀香、煑以爲湯、宮人以之浴浣、使以餘汁入渠、名曰流香渠、又使內豎爲驢鳴於館北、又作雞鳴堂、多畜雞、每醉迷於天曉、內侍競作雞鳴、以亂眞聲也、乃以炬燭投於殿前、帝乃驚悟、及董卓破京師、散其美人、焚其宮館、至魏咸熙中、先所投燭處、夕夕有光如星、後人以爲神光、於此地立小屋、名曰餘光祠、以祈福、至魏明末、稍掃除矣、

錄曰、明章兩主、丕承前業、風被四海、威行八區、此

邊異服祥瑞輻輳安靈二帝同為敗德夫悅目快心罕不淪乎情慾自非遠鑒興亡孰能移隔下俗傭才緣心緬乎嗜慾塞諫任邪沒情於淫靡至如列代亡主莫不憑威猛以喪家國肆奢麗以覆宗祀詢考先墳往往而載僉求歷古所記非一販爵鬻官乖分職之本露宿郊居違省方之義成安二帝載世雖遠而亂政攸同驗之史諜訊諸前記迷情狗馬愛好龍鶴非明王之所閑示於後也豹窮淫酷外盡禽荒取悅耳目流貶萬世是以牝妖告

禍漢靈以卷伯傾宗酒池裸逐之醜鳴雞長夜之惑事由商乙遠倣燕丹異代一時可爲悲矣

獻帝伏皇后聰惠仁明有聞於內則及乘輿爲李傕所敗晝夜逃走宮人奔竄萬無一生至河無舟楫后乃負帝以濟河河流迅急惟覺脚下如有乘踐則神物之助焉兵戈逼岸后乃以身擁遏於帝帝傷趾后以綉裌拭血刮玉釵以覆於瘡應手則愈以淚湔帝衣及面潔靜如浣車人歎服雖亂猶有明智婦人精誠之至幽祇之所感矣

錄曰夫丹石可磨。而不可奪其堅色蘭桂可折而
不可掩其貞芳。伏后履純明之姿、懷忠亮之質、禀
危受命壯夫未能加焉、知死不恡、馮媛之儔也、求
之千古亦所罕聞、
漢興、至於哀平元成、尚以宮室崇苑囿、而西京始有
崇侈、東都繼其繁奢即違采椽不斵之製、兗異靈沼
邃儉之風、考之皇圖、求諸志錄、千家萬戶之書、臺衛
城隍之廣自垂門構宇以來、未有若斯之寬溢也。孝
哀廣四時之房、靈帝修裸遊之館、妖惑為之則神怨、

工巧為之則人虐夷國淪家可為慟矣及太靈瑞嘉禽艷卉殊木生非其壤詭色詭音不稟正朔之地無渉圖書所記或緣德業以來儀由時俗以具質咸得而備詳矣歷覽羣經披求方冊未若斯之宏麗矣

郭況光武皇后之弟也累金數億家僮四百餘人以黃金為器工冶之聲震於都鄙時人謂郭氏之室不雨而雷言其鑄鍛之聲盛也庭中起高閣長廡置衡石於其上以稱量珠玉也閣下有藏金窟列武士以衛之錯雜寶以飾臺榭懸明珠於四垂晝視之如星

夜望之如月、里語曰、洛陽多錢郭氏室、夜月晝星富無匹。其寵者皆以玉器盛食、故東京謂郭家爲瓊厨金穴、況小心畏慎、雖居富勢、閉門優遊、未曾干世事、爲一時之智也、

錄曰、夫后族之盛、專挾内主之威、皆以黨援强盛、肆簒於天下、嬖幸侵政擅椒房之親、在昔魏冉宮傾巍闈、漢世王鳳同拜五侯、館第僭於京都、嬙姬麗於宮掖、瑰賂南金爾玩於王府、緹繡雕文被飾於土木、高廊洞門極夏屋之盛、文馬朱軒、窮車服

之靡自古擅驕未有如斯之侈、雖三歸僭於管室、八佾陳於季庭、方之爲劣矣郭況內憑姻寵、外專聲厲、遠採丹山之穴、積陶朱程鄭之產、未足稱其盛歟、曾不恃其戚里、矜其財勢、秉溫恭之正守道持盈而自兢慎足可謂知幾其神乎、

劉向於成帝之末、校書天祿閣、專精覃思、夜有老人着黃衣、植青藜杖、登閣而進、見向暗中獨坐誦書、老父乃吹杖端煙燃、因以見向、說開闢已前、向因受五行洪範之文、恐辭說繁廣忘之乃裂裳及紳以記其

言至曙而去、向請問姓名、云我是太一之精、天帝聞金卯之子有博學者、下而觀焉、乃出懷中竹牒、有天文地圖之書、余略授子焉、至向子歆從向授其術、向亦不悟此人焉、

賈逵年五歲、明惠過人、其姊韓瑤之婦、嫁瑤無嗣、而歸居焉、亦以貞明見稱、聞隣中讀書、旦夕抱逵隔籬而聽之、逵靜聽不言、姊以爲喜、至年十歲、乃暗誦六經、姊謂逵曰、吾家貧困、未嘗有教者入門、汝安知天下有三墳五典、而誦無遺句耶、逵曰、憶昔姊抱逵於

籬間聽隣家讀書、今萬不遺一、乃剝庭中桑皮以爲牒、或題於扉屏、且誦且記、朞年、經文通遍於閭里、每有觀者、稱云振古無倫、門徒來學、不遠萬里、或襁負子孫、舍於門側、皆口授經文、贈獻者積粟盈倉、或云賈逵非力耕所得、誦經口倦、世所謂舌耕也、

何休木訥多智、三墳五典、陰陽筭術、河洛讖緯、及遠年古諺、歷代圖籍、莫不咸誦也、門徒有問者、則爲註記、而口不能說、作左氏膏肓、公羊廢疾、穀梁墨守、謂之三闕、言理幽微、非知機藏往、不可通焉、及鄭康成

蜂起而攻之求學者不遠千里嬴糧而至如細流之趨巨海京師謂康成爲經神何休爲學海

任末年十四時學無常師負笈不遠險阻每言人而不學則何以成或依林木之下編茅爲菴削荆爲筆尅樹汁爲墨夜則映星望月暗則縛麻蒿以自照觀書有合意者題其衣裳以記其事門徒悅其勤學更以靜衣易之非聖人之言不視臨終誡曰夫人好學雖死若存不學者雖存謂之行尸走肉耳河洛祕奥非正典籍所載皆注記於柱壁及園林樹木慕好學

者來輒寫之時人謂任氏爲經苑
曹曾魯人也本名平慕曾參之行改名爲曾家財巨
億事親盡禮日用三牲之養一味不虧於是不先親
而不食新味也爲客於人家得新味則含懷而歸不
畜雞犬言喧譁驚動於親老時亢旱井池皆竭母思
甘清之水曾跪而操缾則甘泉自涌清美於常學徒
有貧者皆給食天下名書上古以來文篆訛落者曾
皆刊正垂萬餘卷及國難既夷收天下遺書於曾家
連車繼軌輸於王府諸弟子於門外立祠謂曰曾氏

祠及世亂家家焚廬曾慮先文湮沒乃積石爲倉以藏書故謂曹氏爲書倉

錄曰覩乎劉向顯學於漢成時才包三古藝該九聖懸日月以來共類少矣逮乎後漢賈任曹之學並爲聖神適生民到今蓋斯而已若顏淵之殆庶幾閔美張霸何足顯大儒哉至如五君之徒孔門之外未有也方之入室彼有慙焉賈氏之姊所謂知識婦人鑒乎聖也

拾遺記卷六終

拾遺記卷七

魏

文帝所愛美人姓薛名靈芸常山人也父名鄴爲鄭鄉亭長母陳氏隨鄴舍於亭傍居生窮賤至夜每聚鄰婦夜績以麻蒿自照靈芸年至十五容貌絕世鄰中少年夜來竊窺終不得見咸熙元年谷習出守常山郡聞亭長有美女而家甚貧時文帝選良家子女以入六宮習以千金寶賂聘之既得乃以獻文帝靈芸聞別父母歔欷累日淚下霑衣至升車就路之時。

以玉唾壺承淚壺則紅色旣發常山及至京師壺中淚凝如血帝以文車十乘迎之車皆鏤金爲輪輞丹畫其轂軛前有雜寳爲龍鳳銜百子鈴鏘鏘和鳴響於林野駕青色之牛日行三百里此牛尸塗國所獻足如馬蹄也道側燒石葉之香此石重疊狀如雲母其光氣辟惡厲之疾此香腹題國所進也靈芸未至京師數十里膏燭之光相續不滅車徒咽路塵起蔽於星月時人謂爲塵宵又築土爲臺基高三十丈列燭於臺下名曰燭臺遠望如列星之墜地又於大道

之傍十里一銅表高五尺以誌里數故行者歌曰青槐夾道多塵埃龍樓鳳闕望崔嵬清風細雨雜香來土上出金火照臺此七字是妖辭也為銅表誌里數於道側是土上出金之義以燭置臺下則火在土下之義漢火德王魏土德王火伏而土興土上出金是魏滅而晉興也靈芸未至京師十里帝乘雕玉之輦以望車徒之盛嗟曰昔者言朝為行雲暮為行雨今非雲非雨非朝非暮改靈芸之名曰夜來入宮後居寵愛外國獻火珠龍鸞之釵帝曰明珠翡翠尚不能

勝兒乎龍鸞之重乃止不進夜來妙於鍼工雖處於深帷之內不用燈燭之光裁製立成非夜來縫製帝則不服宮中號爲鍼神也

錄曰五帝之運迭相生死起伏因循顯於言端童謠信於春秋纖辭煩於漢末或著明先典或託見圖記僉詳河洛應運不同唐堯以炎正禪虞大漢以火德受魏世歷沿襲得其宜矣夫升名藉璧因事而來旣而柔曼之質見進亦以裁縫之妙要寵媚斯姣約榮非世載取或一朝去彼疑賤延此華

軒、

魏明帝起凌雲臺、躬自掘土、羣臣皆負畚鍤、天陰凍寒、死者相枕、洛鄴諸鼎、皆夜震自移、又聞宮中地下有怨歎之聲、高堂隆等上表諫、曰王者宜靜以養民、今嗟歎之聲、形於人鬼、願省薄奢費、以敦儉朴、帝猶不止、廣求瑰異、珍賂是聚、飾臺榭累年而畢、諫者尤多、帝乃去煩歸儉、死者收而葬之、人神致感、衆祥皆應、太山下有連理文石、高十二丈、狀如栢樹、其文彪發、似人雕鏤、自下及上皆合、而中開、廣六尺、望若真

樹也、父老云、當秦末、二石相去百餘步、蕪沒無有蹊徑、乃魏帝之始、稍覺相近、如雙闕、土王陰類、魏爲土德、斯爲靈徵、苑囿及民家草樹、皆生連理、有合歡草、狀如蓍、一株百莖、晝則眾條扶疏、夜則合爲一莖、萬不遺一、部之神草、沛國有黃麟見於戊巳之地、皆土德之嘉瑞、乃修戊巳之壇、黃星炳夜、又起畢昴之臺、祭祀此星、魏之分野、歲時修祀焉

任城王彰、武帝之子也、少而剛毅、學陰陽緯候之術、誦六經洪範之書數千言、武帝謀伐吳蜀、問彰取便

利行師之決、王善左右射、學擊劍、百步中髭髮、時樂浪獻虎、文如錦斑、以鐵爲檻、梟殷之徒莫敢視、彰曳虎尾以繞臂、虎弭耳無聲、莫不服其神勇、時南越獻白象子在帝前、彰手頓其鼻、象伏不動、文帝鑄萬斤鐘置崇華殿、欲徙之、力士百人不能動、彰乃負之而趨、四方聞其神勇、皆寢兵自固、帝曰、以王之雄武吞併巴蜀、如鴟銜腐鼠耳、彰甍、如漢東平王葬禮、及喪出、空中聞數百人泣聲、送者皆言昔亂軍相傷殺者、皆無棺槨、王之仁惠、取其朽骨、死者歡於地、精靈知

感故人美王之德國史撰任成王舊事三卷晉初藏於祕閣。

建安三年胥徒國獻沉明石雞色如丹大如鷰常在地中應時而鳴聲能遠徹其國聞鳴乃殺牲以祀之當鳴處掘地則得此雞若天下太平翔飛頡頏以爲嘉瑞亦爲寶雞其國無雞犬聽地中候晷刻道家云昔仙人桐君採石入穴數里得丹石雞舂碎爲藥服之者令人有聲氣後天而死昔漢武帝寶鼎元年西方貢珍怪有琥珀鷰置之靜室自於室中鳴翔盖此

類也洛書云皇圖之寶土德之徵大魏之嘉瑞
明帝即位二年起靈禽之園遠方國所獻異鳥珍獸
皆畜此園也昆明國貢嗽金鳥人云其地去燃洲九
千里出此鳥形如雀而色黃羽毛柔密常翱翔海上
羅者得之以爲至祥聞大魏之德被於荒遠故越山
航海來獻大國帝得此鳥畜於靈禽之園飴以眞珠
飲以龜腦鳥常吐金屑如粟鑄之可以爲器昔漢武
帝時有人獻神雀蓋此類也此鳥畏霜雪乃起小屋
處之名曰辟寒臺皆用水精爲戶牖使內外通光宮

人爭以鳥吐之金用飾釵珮、謂之辟寒金。故宮人相嘲曰、不服辟寒金、那得帝王心。於是媚惑者亂爭此寶金爲身飾、及行卧皆懷挾以要寵幸也。魏氏喪滅、池臺鞠爲煨燼、嗽金之鳥、亦自翱翔。

咸熙二年宮中夜、異獸白色光潔繞宮而行、閹宦見之、以聞於帝、帝曰、宮闈幽密、若有異獸、皆非祥也。使宦者伺之、果見一白虎子、遍房而走、候者以戈投之、卽中左目、比往取視、惟見血在地、不復見虎、搜檢宮內及諸池井、不見有物、次檢寶庫中、得一玉虎頭枕、

眼有傷血痕尚濕帝該古博聞云漢誅梁冀得一玉虎頭枕云單池國所獻檢其頷下有篆書字云是帝辛之枕嘗與妲己同枕之是殷時遺寶也又按五帝本紀云帝辛殷代之末至咸熈多歷年所代代相傳凡珍寶久則生精靈必神物憑之也

魏禪晉之歲北闕下有白光如鳥雀之狀時飛翔來去有司聞奏帝所羅之得一白鸞以爲神物於是以金爲樊置於宮中旬日不知所在論者云金德之瑞昔師曠時有白鸞來巢檢瑞應圖果如所論白色叶

於金德師曠晉時人也古今之義相符焉

薛夏天水人也博學絕倫母孕夏時夢人遺之一篋衣云夫人必產賢明之子也爲帝王之所崇母記所夢之日及生夏之年以弱冠才辯過人魏文帝與之講論終日不息應對如流無有凝滯帝曰昔公孫龍稱爲辯捷而迂誕誣妄今子所說非聖人之言不談子游子夏之儔不能過也若仲尼在魏復爲入室焉帝手制書與夏題云入室生位至祕書丞居生甚貧帝解御衣以賜之果符元所夢名冠當時爲一代高

田疇、北平人也、劉虞爲公孫瓚所害、疇追慕無已、往虞墓設雞酒之禮、慟哭之音、動於林野、翔鳥爲之悽鳴、走獸爲之吟伏、疇卧於草間、忽有人通云、劉幽州來、欲與田子泰言平生之事、疇神悟遠識、知是劉虞之魂、既近而拜、疇泣不自支、因相與進雞酒、疇醉、虞曰、公孫瓚求子甚急、宜竄伏以避害、疇拜曰、聞君臣之義、生則盡禮、今見君之靈、願得同歸九地、死且不朽、安可逃乎、虞曰、子萬古之貞士也、深慎爾儀、奄然

不見、嗜亦醉醒、

曹洪武帝從弟、家盈產業、駿馬成羣、武帝討董卓、夜行失馬、洪以其所乘馬讓帝、其馬號曰白鵠、此馬走時、惟覺耳中風聲、足似不踐地、至汴水、洪不能渡、帝引洪上馬共濟、行數百里、瞬息而至、馬足毛不濕、時人謂乘風而行、亦一代神駿也、諺曰、憑空虛躍。曹家白鵠。

錄曰、王者廓萬宇以爲邦家、因海岳以爲城池、固是安民養德垂拱而治焉、去平遊歷之費、導於敦

教之道、無崇宮室、有薄林闕、采椽不斲、陶唐如斯、昭儉卑宮、非食伯禹、以之戒奢、迄今三代之王、失斯道矣、傷財弊力、以驕麗相誇、瓊室之後、璧臺之富、窮神工之奇妙、人力勤苦、至於春秋、王室凌廢、城者作謳、疲於勤勞、晉築虒祁之宮、爲功勤於民怨、宋興澤門之役、勞者以爲深嗟、姑蘇積貲於前、阿房奢竭於後、自以業固河山、名超萬世、覆滅宗祀、由斯哀哀、竊觀明帝踐中區之沃、盛威靈所懾、北強列代、貞祥神寶、史不絕書、殊方珍貢、府無虛

月、鼎據三方、稱雄四海、而聖教微於堯禹、歷代劣於姬漢、東傾闔吳、西病邛蜀、師旅歲興、財力日費、不能遵養黎元、遠瞻前朴、宮室窮麗、池榭肆其宏廣、終取夷滅、數其然哉、任成淵謀、神勇智周、祥藝雖來舟蓬蒙、劍射之好、不能加也、固疇事死如生、守以直節、精誠之至、通於神明、書濃忠烈、爲忠愛親憂國、此穆滿之駿、方之白鵠、可謂齊足者也、

拾遺記卷七終

拾遺記卷八

吳

孫堅母妊堅之時夢腸出繞腰、有一童女負之、繞吳閶門外、又授以芳茅一莖、童女語曰此吉祥也、必生才雄之子、今賜母以土、王於翼軫之地、鼎足於天下、百年中應於異寶、授於人也、語畢而覺、旦起筮之、筮者曰所夢童女負母繞閶門、是太白之精、感化來夢、夫帝王之興。必有神跡自表白氣者金色、及吳滅而晉踐、祚夢之徵焉、

錄曰按吳書云孫堅母懷堅之時夢腸出繞閶門與王子之說爲異夫西方金位以叶晉德興亡之兆後而効焉蓋表吳亡而授晉也夫六夢八徵著明周易授蘭懷日事類而非及吳氏之興年靡不之號芳茅之徵信矣至晉太康元年孫皓送六金璽云時無玉工故以金爲印璽夫孫氏擅割江東包卷百越吞席漢陽威惕中夏富強之業三雄比盛時有未賓而兵戈歲起每梗心於卭蜀憤慨於燕魏四方未夷有事征伐因之以師旅遭之以儉

素去以遊侈之費、塞玆雕靡之塗、不欲使四方民勞、非無玉工也、固能輕彼池山、賤斯棘實、漢鄗盈車之屑、燕棄璞於衢、廡沉河底谷、義昭攸古、務崇簡約、豈非高歟、及乎吳亡時、以六代金璽歸晉、堅毋之夢驗矣、

吳主趙夫人、丞相達之妹、善畫巧妙無雙、能於指間以綵絲織雲霞龍蛇之錦、大則盈尺、小則方寸。宮中謂之機絕。孫權常歎魏蜀未夷、軍旅之隙、思得善畫者、使圖山川地勢軍陣之像、達乃進其妹、權使寫九

州江湖方岳之勢夫人曰丹青之色甚易歇滅不可久寶妾能刺繡作列國方帛之上寫以五岳河海城邑行陣之形既成乃進於吳主時人謂之針絶雖棘刺木猴雲梯飛鳶無過此麗也權居昭陽宮倦暑乃褰紫綃之帷夫人曰此不足貴也權使夫人指其意思焉答曰妾欲窮慮盡思能使下綃帷而清風自入視外無有蔽礙列侍者飄然自涼若馭風而行也權稱善夫人乃拆髮以神膠續之神膠出鬱夷國接弓弩之斷弦百斷百續也乃織為羅縠累月而成裁為

幔內外視之飄飄如煙氣輕動而房內自涼時權常在軍旅每以此幔自隨以為征幙舒之則廣縱一丈卷之則可內於枕中時人謂之絲絕故吳有三絕四海無儔其妙後有貪寵求媚者言夫人幻耀於人主因而致退黜雖見疑墜猶存錄其巧工吳亡不知所在

吳主潘夫人父坐法夫人輸入織室容態少儔為江東絕色同幽者百餘人謂夫人為神女敬而遠之有司聞於吳主使圖其容貌夫人憂戚不食減瘦改形

工人寫其眞狀以進吳主見而喜悅以琥珀如意撫机即折嗟曰此神女也愁貌尚能惑人況在歡樂乃命雕輪就織室納於後宮果以姿色見寵每以夫人遊昭宣之臺志意幸愜既盡酣醉唾於玉壺中使侍婢瀉於臺下得火齊指環即挂石榴枝上因其處起臺名曰環榴臺時有諫者云今吳蜀爭雄還劉之名將爲妖矣權乃翻其名曰榴環臺又與夫人遊釣臺得大魚王大喜夫人曰昔聞泣魚今乃爲喜有喜必憂以爲深戒至於末年漸相譖毁稍見離退時人謂

人知幾其神吳主於是罷宴夫人果見棄逐釣臺基今尚存焉

錄曰趙潘二夫人妍明伎藝婉變通神抑亦漢遊洛妃之儔荆巫雲雨之類而能避妖幸之變覩進退之機夫盈則有虧道有崇替居盛必衰理數明矣語乎榮悴譬諸草本華落張弛勢之必然巧言萋斐前王之所信惑是以申褒見列於前周班趙載詳於往漢異代同聞可為歎也

黃龍元年始都武昌時裁攜之南獻背明鳥形如鶴

止不向明巢常對北多肉少毛聲音百變聞鐘磬笙竽之聲則奮翅搖頭時人以爲吉祥是歲遷都建業殊方多貢珍奇吳人語訛呼背明爲背亡鳥國中以爲大妖不及百年當有喪亂背叛滅亡之事散逸奔逃墟無煙火果如斯言後此鳥不知所在

張承之母孫氏懷承之時乘輕舟遊於江浦之際忽有白蛇長三尺騰入舟中母祝曰若爲吉祥勿毒噬我縈而將還置諸房內一宿視之不復見蛇嗟而惜之鄰中相謂曰昨見張家有一白鶴聳翮入雲以告

承母毋使簉之簉者曰此吉祥也虵鶴延年之物從
室入雲自下升高之象也昔吳王闔閭葬其妹殉以
美女珍寶異劒窮江南之富未及十年雕雲覆於溪
谷美女遊於塚上白鶴翔於林中白虎嘯於山側皆
昔時之精靈今出於世當使子孫位超臣極擅名江
表若生子可以名曰白鶴及承生位至丞相輔吳將
軍年踰九十虵鶴之祥也

錄曰國之將亡其兆先見傳曰明神降之觀其德
也及歸命面縛來降斯爲效矣虵鶴者蟲禽之最

靈張氏以爲嘉瑞吳越春秋百家雜說云吳王闔閭崇飾厚葬生埋美人多藏寶物數百年後雲鶴翔於林埜神虎嘯於山丘湛盧之劒飛入於楚收寃聚怪富麗已極而詭異失中不如速朽昔宋桓盛姬前史譏其驕惑嬴博楊孫君子貴其合禮觀夫遠古恒詳中代求諸事迹儉泰相懸至如末世漸相誇矯生恣淫酒死則同殉委積珍寶埃塵滅身乖於同穴可爲歎歟

呂蒙入吳吳主勸其學業蒙乃博覽羣籍以易爲宗

常在孫策座上酣醉忽臥於夢中誦周易一部俄而驚起衆人皆問之蒙曰向夢見伏犧周公文王與我論世祚興亡之事日月貞明之道莫不精窮極妙未該元旨故空誦其文耳衆座皆云呂蒙囈語通周易

錄曰夫精誠之至叶于幽冥與日月均其明與四時齊其契故能德會三古道合神微若鄭君之感先聖周盤之夢東里迹同事異光彼遐策索隱鈎深妙於元旨孔門羣說未若呂生之學焉

孫和悅鄧夫人常置膝上和於月下舞水精如意悞

傷夫人頰、血流汚袴、嬌姹彌苦、自舐其瘡、命太醫合藥、醫曰、得白獺髓雜玉與琥珀屑。當滅此痕。即購致百金、能得白獺髓者、厚賞之。有富春漁人、云此物知人欲取、則逃入石穴、伺其祭魚之時、獺有鬬死者、穴中應有枯骨、雖無髓、其骨可合玉舂爲粉、噴於瘡上、其痕則滅、和乃命合此膏、琥珀太多、及差而有赤點如朱。逼而視之。更益其研。諸嬖人欲要寵、皆以丹脂點頰而後進幸、妖惑相動、遂成淫俗、

孫亮作琉璃屏風、甚薄而瑩澈、每於月下淸夜舒之

常與愛姬四人皆振古絕色一名朝姝二名麗居三名洛珍四名潔華使四人坐屏風內而外望之如無隔惟香氣不通於外爲四人合四氣香殊方異國所出凡經踐躡宴息之處香氣沾衣歷年彌盛百浣不歇因名曰百濯香或以人名香故有朝姝香麗居香洛珍香潔華香亮每遊此四人皆同輿席來侍皆以香名前後爲次不得亂之所居室名爲思香媚寢

蜀

先主甘后沛人也生於賤微里中相者云此女後貴

位極宮掖，及后長而體貌特異，至十八，玉質柔肌，態媚容冶，先主召入綃帳中，於戶外望者，如月下聚雪。河南獻玉人，高三尺，乃取玉人置后側，晝則講說軍謀，夕則擁后而玩玉人，常稱玉之所貴，德比君子，况爲人形而不可玩乎，后與玉人潔白齊潤，觀者殆相亂惑，嬖寵者非惟嫉於甘后，亦妬於玉人也。后常欲琢毀壞之，乃誡先主曰：昔子罕不以玉爲寶，春秋美之，今吳魏未滅，安以妖玩繼懷，凡淫惑生疑，勿復進焉。先主乃撤玉人像，嬖者皆退，當斯之時，君子議以

昔后爲神智婦人焉、

糜竺用陶朱計術日益億萬之利、貨擬王家、有寶庫千間、竺惟能賑生邮死、家内馬廐屋仄、有古塚、有伏尸、夜聞淅泣聲、竺乃尋其泣聲之處、忽見一婦人袒背而來、訴云昔漢末妾爲赤眉所害、叩棺見剝、今袒在地、羞晝見人、垂二百年、今就將軍乞深埋、并弊衣以掩形體、竺許之、即命之爲棺槨、以青布爲衣衫、置於塚中、設祭既畢、歷一年、行於路西、忽見前婦人所着衣、皆是青布、語竺曰、君財寶可支一世、令遭火厄、

令以青蘆杖一枚長九尺報君棺槨衣服之惠竺挾杖而歸所住鄰中常見竺家有青氣如龍蛇之形或有人謂竺曰將非怪也竺乃疑此異問其家僮云時見青蘆杖自出門間疑其神不敢言也竺為性多忌信厭術之事有言中忤即加刑戮故家僮不敢言竺貨財如山不可筭計內以方諸盆鉼設大珠如卵散滿於庭謂之寶庭而外人不得窺數日忽青衣童子數十人來云糜竺家當有火厄萬不遺一賴君能恤斂枯骨天道不辜君德故來禳卻此火當使財物不

盡、自今已後亦宜防衛、笠乃掘溝渠周繞其庫、旬日火從庫內起、燒其珠玉十分之一、皆是陽燧旱燥自能燒物、火盛之時、見數十青衣童子來撲火、有青氣如雲覆於火上即滅、童子又云、多聚鸛鳥之類、以禳火災、鸛能水於巢上也、家人乃收鵁鶄數千頭養於池渠中以厭火、笠歎曰、人生財運有限、不得盈溢、懼爲身之患害、時三國交鋒、軍用萬倍、乃輸其寶物、車服以助先主、黃金一億斤、錦繡氈罽、積如丘壠、駿馬萬疋、及蜀破後、無復所有、飲恨而終、

周羣妙閑筭術讖說。遊岷山採藥。見一白猿從絕峯而下。對羣而立。羣抽所佩書刀投猿。猿化爲一老翁。握中有玉版長八寸。以授羣。羣問曰。公是何年生。答曰。已衰邁也。忘其年月。猶憶軒轅之時。始學歷數。風后容成。皆黃帝之史。就余授歷術。至顓頊時。考定日月星辰之運。尤多差異。及春秋時。有子韋子野裨竈之徒。權略雖驗。未得其門。邇來世代興亡。不復可記。因以相襲。至大漢時。有洛下閎。頗得其旨。羣服其言。更精勤筭術。及考校年歷之運。驗於圖緯。知蜀應滅。

及明年歸命奔晃皆云周羣詳陰陽之精妙也蜀人謂之後聖、白猿之異、有似越人所記、而事皆迂誕似是而非、

錄曰、孫和孫亮劉備、並惑於淫寵之玩、忘於軍旅之略、猶比強大魏、勉伐無功、可爲嗟矣、周羣之學、通於神明、白猿之祥、有類越人問劒之言、其事迂誕若是而非也、夫陰陽遞升、五常迭用、由水火相生、亦以相滅、淮南子云、方諸向月津爲水、以厭火災、寧廩氏宦於珍奇、創方諸爲鳥獸之狀、猶土龍

以蘄雨也、鴛鵂之音與彦諸相亂、蓋聲之訛矣、羽毛之類、非可禦烈火、於義則爲乖、於事則違類、先墳舊典、說以其詳焉、

拾遺記卷九

晉時事

武帝爲撫軍時、府內後堂砌下、忽生草三株、莖黃葉綠、若總金抽翠花條苒弱、狀似金莖、時人未知是何祥草、故隱蔽、不聽外人窺視、有一羌人、姓姚、名馥、字世芬、充廐養馬、妙解陰陽之術、云此草以應金德之瑞、馥年九十八、姚襄則其祖也、馥好讀書、嗜酒、每醉時、好言帝王興亡之事、善戲笑滑稽無窮、常歎云、九河之水不足以漬麴蘖。八藪之木。不足以作薪蒸。七

澤之麋不足以充庖俎凡人稟天地之精靈不知飲酒者動肉含氣耳何必木偶於心識乎婦嫛濁糟常言渴於醇酒羣輩常弄狎之呼爲渴羌及晉武踐位忽思見馥立於堦下帝奇其倜儻擢爲朝歌邑宰馥辭曰老羌異域之人遠隔山川得遊中華已爲榮幸請辭朝歌之縣長充養馬之役時賜美酒以樂餘年帝曰朝歌紂之故都地有美酒故使老羌不復呼渴馥於堦下高聲而對曰馬圉老羌漸染皇化溥天夷貊皆爲王臣今若歡酒池之樂更爲殷紂之民乎帝

撫玉几大悅卽遷酒泉太守地有清泉其味若酒馥乘醉而拜受之遂爲善政民爲立生祠後以府地賜張華猶有草在故茂先金臺賦云擢九莖於漢庭美三株於兹館貴表祥乎金德比名類乎相亂至惠帝元熙元年三株草化爲三樹枝葉似楊樹高五尺以應三楊擅權之事時有楊駿楊瑤楊濟三翁兄號曰三楊馬圄醉菴所說之驗

錄曰不得中行狂狷可也淳于優孟之儔因俳說以進諫至如姚馥才性容貌不與華同片言竊諷

媸足規範、及其俳諧詭譎、推辭指誡、因物而刺、言之者無罪、抑亦東方曼倩之儔歟。夫心胃之逸朽、故有腐腸爛腸之嗜、是以五味令人口爽、老氏以爲深誡、未若甘韮桂石、美斯松草、含吐煙霞、咀食沆瀣、迅千靈於一朝、方塵劫於俄頃乎、可淫此酣樂、忘彼久視者乎、夫物有事異而名同者、自非窮神逢理、莫能遥照、豈可假於詖辭、專求於邪說、夫命有兆、歷運攸歸、何可妄信於謠訛、指怪於纖草、將溺所聞、信諸厥術、可爲嗟乎、

咸寧四年立芳蔬園於金墉城東多種異菜有菜名曰芸薇類有三種紫色者最繁味辛其根爛熳春夏葉密秋蘂冬馥其實若珠五色隨時而盛一名芸芝。其色紫爲上蔬其味辛色黃爲中蔬其味甘色青者爲下蔬其味鹹常以三蔬充御膳其葉可以藉飲食以供宗廟祭祀亦止人渴饑宮人採帶其莖葉香氣歷日不歇

錄曰大雅云言采其薇此之類也草木蔬云其實如豆昔孤竹二子避世不食周粟於首陽山采薇

而食、疑是卉、或云神類非一、彌相惑亂、可以療饑、其色必紫、百家雜說、意吉相符、論其形品、詳其香色、雖移植芳圃、芬美莫傳、故薰蕕有質、物性無改、產乖本地、適見芬烈、譬諸薑桂、豈因地而辛矣、嘗此一代、是謂仙蔬、寔為神異、

張華為九醞酒、以三薇漬麴蘖、蘖出西羌、麴出北胡、胡中有指星麥、四月火星出、麥熟而獲之、蘖用水漬麥、三夕而萌芽、平旦雞鳴而用之、俗人呼為雞鳴麥、以之釀酒、醇美、久含令人齒動、若大醉不叫笑搖蕩、

令人肝腸消爛俗人謂爲消腸酒或云醇酒可爲長宵之樂兩說同而事異也閭里歌曰寧得醇酒消腸不與日月齊光言耽此美酒以悅一時何用保守壽而取長久至懷帝末民間園圃皆生蒿棘狐兔遊聚至元熙元年太史令高堂忠奏熒惑犯紫微若不早避當無洛陽乃詔內外四方及京邑諸宮觀林衞之內及民間園囿皆植紫薇以爲厭勝至劉石姚苻之末此蒿棘不除自絕也

晉太康元年白雲起於灞水三日而滅有司奏云天

下應太平、帝問其故、曰昔舜時黃雲興於鄭野、夏代白雲蔽於都邑、殷代元雲覆於林藪、斯皆應世之休徵、殊鄉絕域、應有貢其方物也、果有羽山之民、獻火浣布萬疋、其國人稱羽山之山有文石生火烟色以隨四時而見、名爲淨火、有不潔之衣、投於火石之上、雖滯汚瀆湼、皆如新浣、當虞舜時、其國獻黃布漢末獻赤布、梁冀製爲衣、謂之丹衣、史家云單衣今纏掖也、字異聲同、未知孰是、

錄曰、帝王之興、叶休祥之應、天無隱祥、地無蓄寶、

是以因神物以表運見星雲以觀德按周官有馮

相氏以觀祥錄之數晉以金德故白雲起於灞水

山海經及異物志云燃洲之獸生於火中以毛織

爲布雖有垢膩投火則潔淨也兩說不同故偕錄

焉

因墀國獻五足獸狀如師子玉鐵千緡其形如環環

亘十兩上有天壽永吉之字問其使者五足獸是何

變化對曰東方有解形之民使頭飛於南海左手飛

於東山右手飛於西澤自膌已下兩足孤立至暮頭

擡肩上兩手、遇疾風、飄於海外、落元洲之上、化爲五足獸、則一指爲一足也、其人旣失兩手、使傍人割裏肉以爲兩臂、宛然如舊也、因墀國在西域之北、送使者以鐵爲車輪、十年方至晉、及還輪皆絕鋭、莫知其遠近也、

太始元年、魏帝爲陳留王之歲有頻斯國人來朝、以五色玉爲衣、如今之鎧、其使不食中國滋味、自齎金壺、壺中有漿凝如脂、嘗一滴則壽千歲、其國有大楓木成林、高六七十里、善筭者以里計之、雷電常出樹

之半其枝交蔭於上蔽不見日月之光其下平淨掃灑雨霧不能入焉樹東有大石室可容萬人坐壁上刻為三皇之像天皇十三頭地皇十一頭人皇九頭皆龍身亦有膏燭之處緝石為床床上有膝痕深三寸床上有竹簡長尺二寸書大篆之文皆言開闢以來事人莫能識或言是伏羲畫卦之時有此書或言是蒼頡造書之處傍有丹石井非人之所鑿下及漏泉水常沸湧諸仙欲飲之時以長綆引汲也其國人皆多力不食五穀日中無影飲桂漿雲霧羽毛為衣

髮大如縷、堅韌如絲、伸之幾至一丈、置之自縮如蠡、續人髮以爲繩、汲丹井之水、久久方得升之水、水中有白蛙兩翅、常來去井上、仙者食之、至周王子晉臨井而窺、有青雀銜玉杓以授子晉、子晉取而食之、乃有雲起雪飛、子晉以衣袖揮雲、則雲雪自止、白蛙化爲雙白鳩、入雲、望之遂滅、皆頻斯國之所記、盡其人年不可測也、使圖其國山川地勢瓌異之屬、以示張華、華云此神異之國、難可驗信、以車馬珍服送之出關、

張華、字茂先、挺生聰慧之德、好觀祕異圖緯之部、捃採天下遺逸、自書契之始、考驗神怪、及世間閭里所說、造博物志四百卷、奏於武帝、帝詔詰問、卿才綜萬代、博識無倫、遠冠羲皇、近次夫子、然記事採言、亦多浮妄、宜更刪翦、無以冗長成文、昔仲尼刪詩書、不及鬼神幽昧之事、以言怪力亂神、今卿博物志、驚所未聞。異所未見。將恐惑亂於後生。繁蕪於耳目。可更芟截浮疑、分爲十卷、卽於御前賜青鐵硯。此鐵是于闐國所出、獻而鑄爲硯也、賜麟角筆。以麟角爲筆管、此

[illegible]國所獻側理紙萬番此南越所獻後人言陟里、與側理相亂、南人以海苔爲紙其理縱橫邪側因以爲名、帝常以博物志十卷、置於函中、暇日覽焉、

惠帝元熙二年、改爲永平元年、常山郡獻傷魂鳥、狀如雞、毛色似鳳、帝惡其名、棄而不納、復愛其毛羽、當時博物者云、黃帝殺蚩尤、有貙虎誤噬一婦人、七日氣不絕、黃帝哀之、葬以重棺石槨、有鳥翔其塚上、其聲自呼爲傷魂、則此婦人之靈也、後人不得其令終者、此鳥來集其匣園林之中、至漢哀平之末、王莽多

殺伐賢良、其鳥亟來哀鳴、肅人疾此鳥名、使常山郡國彈射驅之、至晉初、干戈始戢、四海攸歸、山野閒情見此鳥、憎其名、改傷魂爲相宏、及封孫皓爲歸命侯、相宏之義、叶於此矣、永寧之末、死傷多故、門堂巷哭、常山有獻、遂放逐之、

太始十年、有浮支國獻望舒草。其色紅、葉如荷、近望則如卷荷、遠望則如舒荷、團團似蓋、亦云月出則葉舒、月沒則葉卷、植於宮中、因穿池廣百步、名曰望舒荷池。愍帝之末、移入胡、胡人將種還胡中、至今絕矣、

池亦填塞、

祖梁國獻蔓金苔。色如黃金、若螢聚之、大如雞卵、投
於水中、蔓延於波瀾之上、光出照日、皆如火生水上
也、乃於宮中穿池、廣百步、時觀此苔、以樂宮人、宮人
有幸者、以金苔賜之、置漆盤中、照耀滿室、名曰夜明
苔。著衣襟、則如火光、帝慮外人得之、有惑百姓、詔使
除苔塞池、及皇家喪亂、猶有此物、皆在胡中、

石季倫愛婢名翔風。魏末於胡中得之、年始十歲、使
房內養之、至十五、無有比其容貌、特以姿態見美妙

別玉聲、巧觀金色、石氏之富、方比王家、驕侈當世、珍寶奇異、視如瓦礫、積如糞土、皆殊方異國所得、莫有辯識其出處者、乃使翔風別其聲色、悉知其處、言西方北方玉聲沈重而性溫潤。佩服者益人性靈。東方南方玉聲輕潔而性清涼。佩服者利人精神。石氏侍人美艷者數千人、翔風最以文辭擅愛、石崇嘗語之曰、吾百年之後、當指白日以汝爲殉、答曰、生愛死離、不如無愛、妾得爲殉、身其何朽、於是彌見寵愛、崇常擇美容姿相類者十人、裝飾衣服、大小一等、使忽視

不相分別、常侍於側、使翔風調玉以付工人、爲倒龍之珮、縈金爲鳳冠之釵、言刻玉爲倒龍之勢、鑄金釵象鳳皇之冠、結袖繞楹而舞、晝夜相接、謂之恒舞、欲有所召、不呼姓名、悉聽珮聲、視釵色。玉聲輕者居前。金色艷者居後。以爲行次而進也。使數十人各含異香、行而語笑、則口氣從風而颺、又屑沉水之香如塵末、布象床上、使所愛者踐之、無迹者賜以眞珠百琲、有迹者節其飲食、令身輕弱、故閨中相戲曰、爾非細骨輕軀、那得百琲眞珠。及翔風年三十、妙年者爭嫉

之或者云胡女不可爲羣競相排毁石崇受譖潤之言即退翔風爲房老使主羣少乃懷怨而作五言詩曰春華誰不美卒傷秋落時突煙還自低鄙退豈所期桂芳徒自蠹失愛在蛾眉坐見芳時歇憔悴空自嗤石氏房中並歌此爲樂曲至晉末乃止

石虎於太極殿前起樓高四十丈結珠爲簾垂五色玉珮風至鏗鏘和鳴清雅盛夏之時登高樓以望四極奏金石絲竹之樂以日繼夜於樓下開馬埒射場周迴四百步皆文石丹沙及彩畫于埒傍聚金玉錢

貝之寶、以賞百戲之人、四廂置錦幔、屋柱皆隱起爲
龍鳳百獸之形、雕斲衆寶以飾楹柱、夜往往有光明、
集諸羌氏於樓上、時亢旱、舂雜寶異香爲屑、使數百
人於樓上吹散之、名曰芳塵臺。上有銅龍、腹容數百
斛酒、使胡人於樓上嗽酒、風至望之如露、名曰粘雨
臺。用以灑塵。樓上戲笑之聲、音震空中、又爲四時浴
室、用鍮石珷玞爲堤岸、或以琥珀爲餅杓、夏則引渠
水以爲池、池中皆以紗縠爲囊、盛百雜香漬於水中、
嚴冰之時、作銅屈龍數千枚、各重數十斤、燒如火色、

投於水中、則池水恒溫、名曰燋龍溫池、引鳳文錦步障縈蔽浴所、共宮人寵嬖者、解媟服宴戲、彌於日夜、名曰清嬉浴室。浴罷、洩水於宮外、水流之所、名溫香渠。渠外之人、爭來汲取、得升合以歸、其家人莫不怡悅、至石氏破滅、燋龍猶在鄴城池、今夷塞矣

錄曰、居室見妬、故亦姦巧之恒情、因嬌酒嬖而菲錦之辭入、至於惑聽邪說、豈能隔於求媚憑藪、藹幸緣弃嬖而相容、是以先寵未退、盛衰之象兆矣、一朝愛退、皎日之誓忽焉、清奏薄言、怨刻之辭乃

作。石崇功擅時資。財業傾世。遂乃歌擬房中。樂稱恒舞。季庭管室。豈獨古之貶乎。石虎席卷西京。崇麗妖虐。外偕和鸞文物之儀。內修三英九華之號。靈祥遠貢。光耀舊都。珠璣丹紫。飾備於土木。自古以來。四夷侵掠。驕奢僭暴。擅位偷安。富有之業。莫此比焉

拾遺記卷九終

拾遺記卷十

崑崙山

崑崙山有昆陵之地。其高出日月之上。山有九層。每層相去萬里。有雲色。從下望之。如城闕之象。四面有風。羣仙常駕龍乘鶴。遊戲其間。四面風者。言東南西北一時俱起也。又有祛塵之風。若衣服塵污者。風至吹之。衣則淨如浣濯。甘露濛濛似霧。著草木則滴瀝如珠。亦有朱露。望之色如丹。著木石赭然如朱雪灑焉。以瑤器承之如餳。崑崙山者。西方曰須彌山。對七

星之下。出碧海之中。上有九層。第六層有五色玉樹蔭翳五百里。夜至水上。其光如燭。第三層有禾穟一株滿車。有瓜如桂。有柰冬生如碧色。以玉井水洗食之。骨輕柔能騰虛也。第五層有神龜。長一尺九寸。有四翼萬歲則升木而居。亦能言。第九層山形漸小狹下有芝田蕙圃皆數百頃。群仙種耨焉。傍有瑤臺十二各廣千步。皆五色玉為臺基。最下層有流精霄闕直上四十丈。東有風雲雨師闕。南有丹密雲望之如丹色。丹雲四垂周密。西有螭潭。多龍螭。皆白色千歲

一蛻其五藏此潭左側有五色石皆云是白螭腸化成此石有琅玕璆琳之玉煎可以爲脂北有珍林别出折枝相扣音聲和韻九河分流南有赤陂紅波千劫一竭千劫水乃更生也

蓬萊山

蓬萊山亦名防丘亦名雲來高二萬里廣七萬里水淺有細石如金玉得之不加陶冶自然光淨仙者服之東有鬱夷國時有金霧諸仙說此上常浮轉低昂有如山上架樓室常向明以開戶牖及霧滅歘戶皆

暘北其西有含明之國綴鳥毛以爲衣承露而飲終
天登高取水亦以金銀蒼環水精火藻爲階有冰水
沸水飲者千歲有大螺名鏍步負其殼露行冷則復
入其殼生卵著石則軟取之則堅明王出世則浮於
海際焉有葭紅色可編爲席溫柔如罽毳焉有鳥名
鴻鵝色似鴻形如禿鶖腹內無腸羽翮附骨而生無
皮肉也雄雌相眄則生產南有鳥名鴛鴦形似鳧鷖
徊雲間棲息高岫足不踐地生於石穴中萬歲一交
則生雛千歲銜毛學飛以千萬爲羣推其毛長者高

翁萬里。聖君之世。來。入國郊。有浮筠之幹。葉青莖紫。子大如珠。有青鸞集其上下。有沙礰細如粉。柔風至。葉條翻起。拂細沙如雲霧。仙者來觀而戲焉。吹風竹葉聲如鐘磬之音

方丈山

方丈之山一名巒雉。東方龍場。地方千里。玉瑤爲林。雲色皆紫。有龍皮骨如山阜。散百頃。遇其蛻骨之時。如生龍。或云龍常鬬此處。膏血如水流。膏色黑者。著草木及諸物。如淳漆也。膏色紫。先著地凝堅。可爲寶

器。燕昭王二年。海人乘霞舟。以雕壺盛數斗膏。以獻昭王。王坐通雲之臺。亦曰通霞臺。以龍膏爲燈。光耀百里。烟色丹紫。國人望之。咸言瑞光。世人遥拜之。燈以火浣布爲纏。山西有照石。去石十里。視人物之影如鏡焉。碎石片片。皆能照人。而質方一丈。則重一兩。昭王舂此石爲泥。泥通霞之臺。與西王母常遊居此臺上。常有衆鸞鳳鼓舞。如琴瑟和鳴。神光照耀。如日月之出。臺左右種恒春之樹。葉如蓮花。芬芳如桂花。隨四時之色。昭王之末。仙人貢焉。列國咸賀。王曰寡

人得恒春矣。何憂太清不至。恒春一名沉生。如今之沉香也。有草名濡姧。葉色如紺。莖色如漆。細軟可縈。海人織以爲席薦。卷之不盈一手。舒之則列坐方國之賓。莎蘿爲經。莎蘿草細大如髮。一莖百尋。柔軟香滑。羣仙以爲龍骨之轡。有池方百里。水淺可涉。泥色若金而味辛。以泥爲器。可作舟矣。百鍊可爲金。色青照鬼魅。猶如石鏡。魑魅不能藏形矣

瀛洲

瀛洲。一名魂洲。亦名環洲。東有淵洞。有魚長千丈。色

斑。鼻端有角。時鼓舞羣戲。遠望水間。有五色雲。就視乃此魚噴水爲雲。如慶雲之麗。無以加也。有樹名影木。日中視之。如列星。萬歲一實。實如瓜。青皮黑瓣。食之骨輕。上如華蓋。羣仙以避風雨。有金巒之觀。飾以衆環。直上干雲。中有青瑤。瓦覆以雲紈之素。刻碧玉爲倒龍之狀。懸火精爲日。刻黑玉爲烏。以水精爲月。青瑤爲蟾兎於地下。爲機棙。以測昏明。不虧弦望。時時有香風泠然而至。張袖受之。則歷年不歇。有獸名嗅石。其狀如麒麟。不食生卉。不飲濁水。嗅石則知有

金玉。吹石則開。金沙寶璞。粲然而可用。有草名芸苗狀如菖蒲。食葉則醉。餌根則醒。有鳥如鳳身紺翼丹名曰藏珠。每鳴翔而吐珠。累斛仙人常以其珠飾仙裳。蓋輕而耀於日月也

負嶠山

負嶠山。一名環丘。上有方湖。周迴千里。多大鵲高一丈。銜不周之粟。粟穗高三丈。粒皎如玉。鵲銜粟飛於中國。故世俗間往往有之。其粟食之歷月不饑。故呂氏春秋云。粟之美者。有不周之粟焉。東有雲石。廣五

百里馺騀如錦。扣之片片。則蓊然雲出。有木名猗桑。煎椹以爲蜜。有冰蠶長七寸。黑色。有角有鱗。以霜雪覆之。然後作繭。長一尺。其色五彩。織爲文錦。入水不濡。以之投火。經宿不燎。唐堯之世。海人獻之。堯以爲黼黻。西有星池千里。池中有神龜。八足六眼。背負七星日月八方之圖。腹有五岳四瀆之象。時出石上。望之煌煌如列星矣。有草名芸蓬。色白如雪。一枝二丈。夜視有白光。可以爲杖。南有移池國。人長三尺。壽萬歲。以茅爲衣服。皆長裾大袖。因風以昇煙霞。若鳥用

羽毛也。人皆雙瞳修眉長耳。飡九天之正氣。死而復生於億劫之內。見五岳再成塵。扶桑萬歲一枯。其人視之如旦暮也。北有浣腸之國。甜水繞之味甜如蜜。而水強流迅急。千鈞投之。久久乃沒。其國人常行於水上逍遙於絕岳之嶺。度天下廣狹繞八極為一息。經四軸而暫寢。捨塵吐霧。以算歷劫之數。而成丘阜亦不盡也

岱輿山

岱輿山有員淵千里。常沸騰以金石投之則爛如土

矣孟冬水涸中有黃烟從地出起數丈煙色萬變山人掘之入數尺得燋石如炭滅有碎火以蒸燭投之則然而青色深掘則火轉盛有草名莽煌葉圓如荷去之十步炙人衣則燋刈之爲席方冬彌温以枝相摩則火出矣南有平沙千里色如金若粉屑靡靡常流鳥獸行則沒足風吹砂起若霧亦名金霧亦曰金塵沙著樹粲然如黃金塗矣和之以泥塗仙宮則晃昱明粲也西有八玉山其石五色而輕或似履舄之狀光澤可愛有類人工其黑色者爲勝衆仙所用焉

北有玉梁千丈駕弱流之上。紫苔覆漫。味甘而柔滑
食者千歲不饑。玉梁之側有斑斕自然雲霞龍鳳之
狀。梁去弱流千餘丈。雲氣生其下。傍有丹桂紫桂白
桂。皆直上百尋。可為舟航謂之文桂之舟。亦有沙棠
豫章之木。長千尋。細枝為舟。猶長十丈。有七色芝生
梁下。其色青光輝燿。謂之蒼芝。螢火大如蜂。聲如雀。
八翅六足。梁有五色蝙蝠黃者無腸倒飛腹向天。白
者腦重。頭垂白挂。黑者如烏。至千歲。形變如小燕。青
者毫毛長二寸。色如翠。赤者止於石穴。穴上入天。視

日出入。恒在其上。有獸名嗽月。形似豹。飲金泉之液食銀石之髓。此獸夜噴白氣。其光如月。可照數十畝。軒轅之世獲焉。有遥香草。其花如丹。光耀入月。葉細長而白。如忘憂之草。其花葉俱香。扇馥數里。故名遥香草。其子如薏。中實甘香。食之累月不饑渴。體如草之香。久食延齡萬歲。仙人常採食之。

昆吾山

昆吾山。其下多赤金。色如火。昔黄帝伐蚩尤。陳兵於此地。掘深百丈。猶未及泉。惟見火光如星。地中多丹。

鍊石為銅。銅色青而利。泉色赤。山草木皆劒利。土亦鋼而精。至越王句踐使工人以白馬白牛祠昆吾之神。採金鑄之。以成八劒之精。一名揜日。以之指日。則光晝暗。金陰也。陰盛則陽滅。二名斷水。以之劃水。開即不合。三名轉魄。以之指月。蟾兔為之倒轉。四名懸翦。飛鳥遊過。觸其刃如斬截焉。五名驚鯢。以之泛海。鯨鯢為之深入。六名滅魂。挾之夜行。不逢魑魅。七名卻邪。有妖魅者見之則伏。八名真剛。以切玉斷金。如削土木矣。以應八方之氣鑄之也。其山有獸大如兔

毛色如金。食土下之丹石。深穴地以爲窟亦食銅鐵。膽腎皆如鐵其雌者色白如銀昔吳國武庫之中。兵刃鐵器。俱被食盡。而封署依然。王令檢其庫穴。獵得雙兎。一白一黃。殺之。開其腹而有鐵膽腎。方知兵刃之鐵。爲兎所食。王乃召其劒工。令鑄其膽腎以爲劒。一雌一雄。號干將者雄。號鏌鋣者雌。其劒可以切玉斷犀。王深寶之。遂霸其國。後以石匣埋藏。及晉之中興夜有紫色衝斗牛。張華使雷煥爲豐城縣令。掘而得之華與煥各寶其一。拭以華陰之土。光耀射人。後

華過害矣劍所在煥子佩其一劍過延平津劍鳴飛入水及入水尋之但見雙龍纏屈於潭下目光如電遂不敢前取矣

洞庭山

洞庭山浮於水上其下有金堂數百間玉女居之四時聞金石絲竹之聲徹於山頂楚懷王之時舉羣才賦詩於水湄故云瀟湘洞庭之樂聽者令人忘老雖咸池九韶不得比焉每四仲之節王常繞山以遊宴舉四仲之氣以為樂章仲春律中夾鐘乃作輕風流

水之詩。醮於山南。時中難實。乃作皓露秋霜之曲。後懷王好進姦雄。羣賢逃越。屈原以忠見斥。隱於沅湘。披蓁茹草。混同禽獸。不交世務。採栢實以和桂膏。用養心神。被王逼逐。乃赴清冷之水。楚人思慕。謂之水仙。其神遊於天河。精靈時降湘浦。楚人為之立祠。漢末猶在。其山又有靈洞。入中常如有燭於前。中有異香芬馥。泉石明朗。採藥石之人入中。如行十里。迥然天清霞耀。花芳柳暗。丹樓瓊宇。宮觀異常。乃見衆女霓裳冰顏。艷質與世人殊別。來邀採藥之人。飲以瓊

漿金液延入璇室奏以簫管絲桐餞令還家贈之丹醴之訣雖懷慕戀且思其子息卻還洞穴還若燈燭導前便絕饑渴而達舊鄉。已見邑里人戶。各非故鄉鄰。唯尋得九代孫問之云遠祖入洞庭山。採藥不還。今經三百年矣。其人說於鄰里。亦失所之

錄曰。按禹貢山海正史說名山大澤。或不列書圖者於編雜之部。或有作無。或同作異。故使覽者迴惑而嫙焉。至如列子所說員嶠岱輿。瑰奇是聚。先墳莫記。蓬萊瀛洲方丈。各有別名。昆吾神異。張騫

亦云焉。覩華戎不同。寒暑律入。鶤禽至。其異氣。雲水草木。怪麗殊形。考之載籍。同其生類。非夫貴遠體大。則笑其虛誕。俟諸宏博。驗斯靈異焉。

